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〇五・史部・詔令奏議類

胡林翼奏議五十一卷

〔清〕胡林翼撰

李文忠公奏稿八十卷（卷一至卷五）

〔清〕李鴻章撰

吳汝綸編

四九一

366/05

# 胡林翼奏議目錄

## 卷一

恭謝天恩並附陳楚北吏治兵政疏

添募水陸二軍分布南北岸剋期進剿疏

陳奏水陸二軍連旬進剿情形疏

攻剿武漢得獲勝仗疏

官軍大獲勝仗疏

## 卷二

陳奏水陸雕勦咸蒲竄匪均獲勝仗並北岸水陸連日獲勝現在會議剋期進剿疏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旨嚴行查究疏

馳報進剿漢陽連獲大勝水師勞績尤著請先行獎勵疏

## 卷二

陳奏分防金口及回勦麥山勇丁先後潰散現在迅派將弁收集整理以期補救疏  
整頓諸軍援師會勦請救川省迅籌軍餉疏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



卷四

陳報援軍克復崇陽本軍先期進勦先勝後挫疏  
陳報援軍分勦崇陽餘匪始勝中敗繼復大勝疏  
陳報官軍勦賊大勝會師蒲圻水陸並進疏

卷五

官軍會勦蒲圻克復城池疏  
陳奏陸軍克復咸甯山坡進兵紙坊水師克復金口進屯沌口疏  
進攻武昌省城大獲勝仗疏

卷六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  
遵旨保舉得力將官附請拔補實缺人員疏  
水陸攻勦疊獲勝仗疏

卷七

陳奏官軍連日獲勝情形疏

陳奏水陸官軍連日獲勝疏

## 卷八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三座疏（附請卹羅澤南并事蹟清單）

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現在情形疏

乞暫留升任道員襄辦軍務糧臺疏

乞展限查辦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被賊滋擾及水旱歉收蠲緩錢漕並年例應辦事件疏

奏陳湖北糧道歷年曠廢情形乞敕部抄發檔案疏

## 卷九

分兵應援疏

奏陳水陸分扼絕賊資糧攻勦獲勝疏

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及援軍迎勦均獲大勝疏

援軍遇賊羊樓洞水師沿江追勦陸師前後勦禦均獲大勝疏

## 卷十

遵奉諭旨瀝陳下情疏

分兵迎勦援賊並攻勦省城迭次大勝疏



援賊大至謹陳攻勦防禦情形疏

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疏

### 卷十一

官軍分攻合勦大破援賊疏

水師擊燬賊船直抵田鎮並咸甯勦賊大勝疏

### 卷十二

襄樊匪衆敗竄現飭馬步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勦疏

設局收捐米石籌濟兵食民食疏

襄陽勦匪續獲大勝疏

奏陳官兵克復武昌并分兵迅取武昌縣興國州大冶縣等處事宜疏

恭謝天恩疏

### 卷十三

水陸追勦克復武昌縣黃州府城池仍卽乘勝東下疏

乞蠲緩各屬本年應徵錢糧各項疏

乞緩徵被災各屬本年漕糧疏

查勘襄陽德安府屬災歉情形乞緩徵錢糧各項疏  
查勘德安府屬旱歉情形請乞緩徵本年漕糧疏

### 卷十四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奏陳收復大冶興國等州縣水師迭次大勝江面肅清疏

### 卷十五

恭謝恩賞各物疏  
奏陳土匪竄擾滋蔓請將勦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疏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  
奏陳留防襄陽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大獲勝仗疏  
奏爲遴派大員統領各路全軍圍勦山賊疏  
馬隊獨勦山賊又會南勇合勦連獲大勝疏  
請飾催各省應解湖北月餉片

### 卷十六

襄樊肅清疏



分兵馳往廬州疏

官軍進勦江皖并擊退小池口城賊連獲大勝疏

奏陳九江小池口兵將暫難抽撥疏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

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並添兵助勦疏

## 卷十七

皖賊上犯官軍援勦獲勝疏

武當山竄賊殲除襄鄖肅清疏

## 卷十八

遵旨會議懲辦逃兵疏

各路官軍勦辦皖賊獲勝疏

奏陳九江長圍困賊送次大勝及水師深入失利旋復獲勝疏

## 卷十九

奏陳久在軍營之道員差次病故懇恩賜卹疏

奏陳黃蘄官軍分路勦賊大勝疏

奏陳皖賊傾巢上竄擾及蕪水疏  
官軍布置已定並疊次堵剿獲勝疏

## 卷二十

水陸各軍剿除下游童司牌賊壘疊獲勝仗疏  
黃梅馬步各軍會剿黃蠟山等處並黃州移營剿賊大獲勝仗疏  
乞免參將考驗弓馬片  
黃州馬步各軍攻剿獲勝巴河以上黃州境地一律肅清疏  
黃州馬步各軍移營蕪水乘勝進剿續獲大勝疏  
奏陳全楚肅清現在會攻潯城進剿宿太疏  
奏陳堵剿豫捻各軍分別撤留以資控扼疏  
奏陳克復江西湖口縣城大概情形疏  
請飭秦晉蜀三省仍遵前旨籌撥鄂餉片

## 卷二十一

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并密陳進剿機宜疏  
訪舉隱逸乞賞給京銜以正人心而勵士習疏  
酌議驛站變通報銷章程乞敕部議覆疏



卷二十二

奏陳水陸各軍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破梅家洲偽城詳細情形疏  
楚北官軍攻拔江西彭澤縣兩岸偽城疏

卷二十三

奏陳鄂省尙有應辦緊要事件請俟九江克復再行率師下勦疏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  
首要知府員缺乞分別調補疏  
陳奏楚軍深入江皖驟難再行抽調疏  
奏陳水師乘勝下勦克復安徽望江東流銅陵等縣攻破偽城二座並與紅單船聯絡情形疏

卷二十四

謝恩給封典疏  
奏陳湖北裁汰鋪兵分別有驛無驛改鋪司爲馬遞差遞疏  
請立清查交代限期疏  
遵旨查覆沙市釐金情形疏  
奏陳鄂省員缺虛懸請不拘文法資格揀員調補疏

卷二十五

奏陳收過鄰省協餉及本省收支銀米總數疏  
奏陳楚師分勦江皖大勝疏  
遵旨籌議水師迅速東征疏

卷二十六

請旨革提違章徵收之知州疏  
特參抽取漢川縣釐金知縣疏  
勘明各州縣衛被淹情形乞分別緩徵疏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分別緩徵疏  
按年分別造報奏銷疏

卷二十七

遵旨籌墊安徽兵餉並調步軍馬隊馳赴麻羅防勦疏  
奏陳湖北歷年團練出力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疏……  
奏陳豫匪竄擾光固調軍先期移駐麻城酌量防勦疏  
恭謝天恩疏

覈實州縣可用人員疏

奏陳前後抽撥馬步援豫並各路情形疏

請撥漕折等銀資濟軍餉疏

### 卷二十八

奏陳皖匪上犯官軍掃平賊壘并收復英山縣城疏

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勦疏

另覈獎敘籌餉尤爲出力人員疏

懇恩免議襄隨失守各州縣本管上司疏

奏陳皖逆竄陷麻城官軍前往攻勦情形疏

### 卷二十九

馳奏官軍克復九江疏

各軍攻勦麻城大獲勝仗疏

奏陳皖賊繞竄黃安官軍攻勦獲勝並九江撥營上援疏

奏陳北路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赴浙疏

### 卷三十



恭謝恩加太子太保銜疏

奏陳被擾受旱州縣懇恩豁免徵收疏

官軍連復黃安麻城越境追勦並移兵防勦太湖等處疏

協濟江西廣西兵餉附片

陳奏逆匪大股上竄斬界官軍大獲勝仗疏

條陳楚軍水陸東征籌度情形疏

## 卷三十一

奏陳擊退彌陀鎮南陽河等處賊匪楚軍已入皖境疏

密陳替署司道各員附片

奏陳漕務章程辦有成效疏

請廣漢川縣文武學額疏

陳請終制疏

恭報起程赴鄂日期并先馳往營中疏

恭報到鄂署理印務并馳往黃州軍營日期疏

## 卷三十二

查明巡撫銜浙江布政司李續賓三河鎮陣亡實蹟懇恩加等優卹疏

卷三十三

勘明各州縣淹旱情形分別緩徵疏

勘明各州縣被淹較重懇請緩徵疏

選練提標營兵並酌撥礮船分防襄樊疏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

陳報各省協餉及本省錢漕釐課捐輸等項收數疏

指員請調來營疏

遵旨覆奏行軍進止機宜疏

卷三十四

遵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

請緩徵廣濟縣咸豐八年分銀米疏

卷三十五

酌擬清查局辦理章程疏

請加廣湖北鄉試永遠中額疏

敬陳湖北兵餉情形並舉賢自代疏

奏陳援寶官軍大勝疏

奏陳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知縣疏

## 卷二十六

楚軍征皖大勝攻拔石牌僞城疏

請廣湖北各邑學額疏

## 卷二十七

陳報官軍勦退太湖援賊疏

勘明各州縣己未成災請分別蠲緩疏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緩徵漕糧疏

楚師迎勦槎水賊援賊大勝疏

陳報移營日期疏

## 卷二十八

奏陳逆首投誠獻城旋爲賊黨襲踞先後勦撫辦理情形疏

奏陳皖逆擒匪上犯楚軍分路勦辦獲勝情形疏



征皖各營於潛山太湖夾擊粵捻逆匪大勝疏

陳報飛飭蕭軍取逕入川協勦片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

### 卷三十九

克復太湖縣城疏

克復潛山縣城疏

奏陳統兵道員現已到營各軍分路進規疏

恭謝恩加議敘疏

請免革員發遣留營效力片

請獎防勦舒城克復建德各員片

請獎潛山縣團練出力士民疏

請獎黃廣宿太英五縣團練出力士民疏

### 卷四十

奏陳湖北餉糈久匱鄰餉萬難籌撥疏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

奏陳江浙軍務並穎亳稔匪隱憂方大疏

代陳故巡撫死事及妻女姪婦殉難情形籲請旌卹疏  
特參不守營規之現任游擊疏  
請起復丁憂人員督辦皖屬八縣團練疏  
奏除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  
奏陳南岸軍需報銷疏

## 卷四十一

遵旨復奏川粵軍務疏  
遵旨覆奏皖北馬步兵勇無可調撥疏  
請優卹援湖陣亡之道員並聲明浙皖奏報兩歧緣由疏  
擬請減成收捐以濟軍食疏  
陳報江北馬步軍啓程日期疏

## 卷四十二

遵旨籌撥京餉分批起解疏  
請嚴催五省協餉以救飢軍疏  
奏陳楚軍圍攻桐城疊勝並請優卹陣亡員弁疏  
斬廣匪徒通賊經州縣先期拏獲疏

奏陳逆匪糾合捻衆上犯楚軍會勦大勝情形疏  
請援提漕折銀兩暫資飢軍接濟疏

### 卷四十三

請緩徵各州縣漕糧疏  
請分別蠲緩各州縣新舊錢糧等項疏  
請仍減成收捐以救飢軍疏  
恭謝實授湖北巡撫疏

### 卷四十四

奏陳大股髮捻竄入英山等處現籌援勦情形疏  
請飭催山西等省協餉片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  
奏陳髮捻大股犯楚請分別將弁功罪疏

### 卷四十五

覆陳湖北兵力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疏  
官軍克復孝感等縣並解麻城縣圍疏

楚軍截勦安慶援賊獲勝疏

## 卷四十六

奏陳楚軍勦退安慶援賊疏

陳報自太湖督兵回勦啓程日期疏  
馳陳安慶圍師戰守各情形疏

## 卷四十七

水陸馬步各軍圍攻德安隨州迭勝疏  
恭報到省日期疏

官軍克復通崇咸蒲等縣南岸一律肅清疏  
遴保才勝道府各員疏

克復德安郡城并分路追勦情形疏

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

請卹陣亡之大冶縣知縣疏

再陳湖北危窘情形籲懇減成收捐疏

## 卷四十八



請優卹楊嘉運等片

籲請恩卹殉難文武員弁疏

### 卷四十九

陳惟和闔家殉難請賜優卹疏

三次續請分別旌卹殉難紳民疏

### 卷五十

四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尤烈官紳士庶疏

五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官紳士庶疏

請卹陣亡袁得勝等片

六次續請旌卹陣亡殉難之官紳士庶疏

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八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九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十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十一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十二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卷五十一

十三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附請優卹參將黃澤遠在營病故片

附請優卹守備唐應國等片

十四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十五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附續查請卹三河桐城陣亡員弁疏

十六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十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

# 胡林翼奏議

## 卷一

### 恭謝天恩並附陳楚北吏治兵政疏（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二月初十日沌口行營，接準督臣前撫臣飭知正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布政使著胡林翼補授。欽此。」兼準札飭以北岸帶勇防勦，乏員接替，其藩司一缺，另委鹽道常恩兼署。當即恭設香案，叩謝天恩。因道途梗塞，尙未專摺奏。三月二十四日，準督臣咨開：「三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巡撫著胡林翼署理。』欽此。」聞命之下，感悚難名！即於武昌營次，望闕謝恩，接辦巡撫事宜。伏思兵勇之冗雜不精，則軍餉之支絀彌甚；連年以來，楚北之患，怯弁猾卒，習慣潰走，聞警尙且先逃，臨陣安能致果？懲前毖後之計，首在練兵明恥，教戰之方，貴先選將，被賊蹂躪州縣懸缺，待人兼攝承乏，刑罰不當其罪，而積莠日多，恩惠未及於人，而士民不信，吏治之與兵事，固始終相因者也。凡此應辦之事，惟當激勵士卒，迅圖克復武漢，即當次第舉行，容與督臣虛心實力，和衷商辦，以期稍報鴻恩於萬一。

### 添募水陸二軍分布南北岸剋期進勦疏（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正月，帶領練勇千八百人，從九江回軍，奉檄渡江，攻勦賊匪；嗣因省城失守，由沌口趕回，與水師共守金口，業經荆州將軍官文督臣楊霽，先後馳奏在案。三月廿四日，臣於武昌營次，接準督臣咨開：「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此時楚省賊勢，南北蔓延，幾無著手，官文等分辦合辦，同係一事，大江以北，朕統以責之楊霽，荆州防



守事宜，卽責成官文布置；南岸攻勦事宜，責成胡林翼妥辦；其如何互相援應，迅圖肅清之處，該將軍等務當熟計兼權，亦不能自分畛域也。所需兵餉，本日復飭催四川山西陝西趕緊籌解，並諭湖南酌量協濟。金口兵勇口糧，如此項銀兩到楚，卽著該將軍等仍遵前旨分用。」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訓示精詳。臣維荆襄據東南之形勝，而江漢又爲荆襄之咽喉。自正月初七日賊踞漢陽，而北岸已形梗塞。自二月十七日武昌復失，而南岸又已蔓延。此時之計，惟當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武漢速復，則南岸之崇通興冶等處，次第可以肅清。惟是鄂省素稱澤國，非舟師得力，不能力遏賊鋒。上年十二月，水師之輕便舢板百餘隻，水勇千餘人，陷入江西內湖。其泊外江者，兩次被襲，復遭風擊損，急回武漢，以資修理。而兩月以來，三次被風損壞。湖南紳局添造新船百餘隻，復經署臬司李孟羣記名知府彭玉麟招集水勇千餘，於三月中旬陸續趕到金口，船隻之大小相資，水軍之氣象已振。三月十五日，經彭玉麟鮑超王明山等放舟巡哨，駕駛甚利，往來如飛，卽可水陸定期會勦。此水師近日添募修整之實在情形也。臣之一軍，迭次於漢陽進勦，堅壘之下，頗傷精銳，而士氣尙可策勵。三月十六日，由金口進兵石嘴，十八、二十二等日，督隊直逼武昌賊壘，殺賊各三四十名，而總未大加懲創。臣於到鄂之始，卽遣舊用哨官前往湖南，添募新勇二千餘名，又經湖南撫臣檄飭守備譚瓊林帶勇六百名援鄂，均於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到金口會齊。由臣調驗察看，尙屬精壯。臣思賊踞武昌，於城外增修牆壕，安置鎗礮，其循江岸一路，尤爲賊所專注。若僅由一路進攻，難期得力。已密飭守備譚瓊林哨官滕正茂等，帶領二千人，由金口紙坊驛路會期，以攻武昌之背。臣卽率所部循江岸以攻武昌之南面，與水師會合夾攻。此臣所籌南岸陸軍防勦之實在情形也。副將王國才等，從九江回軍，近已添造軍械，一律修整。因思漢陽循江一路，可以上通沔陽荊州，若全軍集於武昌城外，專顧南岸，則漢陽之賊，必更滋蔓難圖。臣卽飭王國才等渡江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三月二十四日，進屯沌口，沌口山勢微高，可蔽風濤，舟師卽依以爲營，約期會勦。水陸并進，如果一處得手，仍可并力合攻。此又



北岸分布陸軍之實在情形也。至西安將軍扎拉芬署提督訥欽所帶兵勇，尙未準咨會行抵何處；如能迅抵蔡店，步步爲營，以攻漢陽之西，則賊勢旣分，可期得力。臣等各營雖口糧缺乏，然斷不敢因此稽延，坐廢日時，惟當激勵士卒，剋日會勦，以期上慰聖懷。

硃批：「覽奏分南北進攻，并防旁竄，布置尙合機宜；總以實力堵勦，以分賊勢爲要。」（四月十九日奉）

再、臣等各營口糧，二月分尙未找清，臣正月內從九江回軍，其時江西餉項未到，舟次糧臺已空，勢難待餉而後起程，抵鄂以後，駐兵沌口、金口，軍士飢疲，均形匱乏，刻下荊州、湖南陸續解到餉銀，分給臣營及水師北岸兩軍，實屬不敷支放。查前奉諭旨：「飭四川撥銀十萬兩，解濟湖北軍營。」茲查四川總督來咨，已起解銀二萬兩，尙無入境日期，其餘八萬兩，咨稱「不敷之項，同皖省兵餉，委實無款籌解。」等因。臣查四川鹽稅，近年較旺，地方本屬完善，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湖北軍餉萬分支絀，敕下四川總督，仍遵前旨，續撥銀入萬兩，分四月、五月兩次起解，由荊州入境，以濟武漢兵食；其奉旨飭撥山西陝西餉銀，查北岸一軍兵精，尤關緊要，應卽專濟襄陽、德安等處北路兵食。又查江西未解湖北軍餉四萬兩，準撫臣陳啓邁來咨，已在九江撥付塔齊布大營銀二萬兩，仍起解銀二萬兩，由湖南轉運，計日當已到楚，應請旨敕下湖南、江西撫臣，各再撥銀四萬兩，於四月、五月分兩次批解，庶幾兵勇之前欠可清，而後餉不匱。再水陸兵勇支應浩繁，臣等各營並無糧臺委員，查有現署荆宜施道揀發知府莊受祺，辦事精詳，廉正不欺，堪以委司總辦後路糧臺事宜，除檄飭知照外，謹附片具奏。硃批：「戶部查覈速奏。」

### 陳奏水陸二軍連旬進勦情形疏（四月廿一日）

竊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在石嘴營次，將添募水陸各勇，剋期會勦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臣南岸一軍，距武昌



賊營不遠，其北岸副將王國才一軍，亦擬步步爲營，直逼城下。三月三十日副將王國才副將銜參將恆泰等，自沌口移進漢陽朝關，并約會記名知府彭玉麟帶領礮船沿江轟擊，攻至鮎魚套口，燒燬賊船數隻。王國才甫築營壘，而漢陽之賊數千人，直犯朝關，王國才恆泰等督勇擊退，乘勝跟追，殺賊數十名，焚燬賊營一座。該逆退踞於漢陽西門外堅壘中，排列大礮，以死拒守。參將恆泰欲乘勢攻破賊營，躍馬大呼，身先士卒，該逆乃從營後民房擁出二千餘人，襲我後隊，恆泰奮勇衝突，斃賊極多。漢陽裏湖藏匿賊划，同時登岸，襲擊我軍，恆泰三面受敵，力戰陣亡。兵勇且戰且退，賊遂悉力追撲。正當危急之時，彭玉麟在鮎魚套督戰，遙見北軍退卻，即督水師登岸，彭玉麟張啓基等自鸚鵡洲截賊之尾，鮑超王明山等自鸚鵡洲前衝賊之中，該逆狡悍異常，猶復抵死抗拒。右營哨官劉連升首先砍倒騎馬賊目，并獲其馬；後營哨官王友章亦殺騎馬賊目一人，賊衆始亂。維時署臬司李孟羣派游擊何越珽前來接應，王國才亦下馬據地，手刃退兵，回軍夾擊，數路之賊同時潰敗。我軍奮力掩殺，斬級三百十餘顆，生擒僞師帥羅登才，并長髮老賊三十四人，立時正法。其餘鳧水淹斃之賊，又二百餘人，奪獲僞夏官右副丞相曾逆大黃旗一面，并鎗礮刀矛號衣二百餘件。此三十日北岸陸軍先敗，後勝，水軍登岸截殺，轉敗爲勝之實在情形也。查水師向不登岸，知府彭玉麟因見北岸賊勢猖獗，恐大有損失，致誤全局，變計從權，保全之功甚大，協和之誼亦甚可嘉。臣復查朝關地勢無險可守，仍令王國才駐紮沌口老營，相機再進，而臣急攻武昌，以分其勢，先令守備譚瓊林等帶領千餘人，自李家橋驛路進攻武昌之右臂。臣自率江岸各營循江隄分三路進攻賊營。四月初二日，督兵前進，該逆先以悍賊伏於街外民房，欲待我軍深入，而襲其後。臣派黔勇哨長姜映等六百人，堅立後隊以備之，派記名把總余玉興軍功王恆丁銳義等力攻白沙洲賊營，殺賊五十餘名。該逆果由兩路分撲，臣中路一軍，堅立不動，其隄外勇目復從沿江兩路，并力衝殺，斃賊九十餘名，生擒僞司馬張亞濱黎元功僞旅帥趙黑二等八名，奪獲賊械七十餘件，賊衆奔潰。是日李家橋一軍同時進攻，人數本單，未能







愈奮，往來於礮聲如雷礮子如雨之中，銜貫而前，衝出重圍，計被賊礮擊壞舳板十餘隻，弁勇陣亡二十餘人，受傷一百餘人，現在趕緊醫調，必使士氣振興，即可決期再戰。臣軍是日自辰至申，攻剿四時之久，弁勇奮力攻撲，擊破賊營一座，殺賊七十餘名，祇緣隄路窄狹，隄外積水沮如，我軍行陣能密而不能疏，午刻以後，水師及漢陽一軍，漸次收隊，李家橋所派一軍，進戰不利，該逆遂并力注於武昌江隄一路。臣營兵力本不甚厚，六成出隊，力戰四時，遂續調留營四成，更番迭進，直至二更，賊始敗退。統計陣殺生擒一百六十餘名，查訊犯供：「偽將軍羅逆偽總制黃逆是日均經轟斃。」而我勇之力戰受刀矛面傷者亦四十餘名，陣亡十一名，此初九、十二日水陸力戰之實在情形也。查探賊匪近又掘斷城前大路，添築土城，以阻我軍，其派往李家橋分兵進勦者，因僅止勇目管帶，遂添調揀發參將扎勒罕助勦，亦尙未能得手，連旬進戰水陸弁勇儘有出力之人，急宜簡拔，使勇怯分明，則士氣可期奮勉，惟一軍絕少文武官員，副將王國才參將扎勒罕之軍，勁旅無多，汰之則兵力更弱，留之則決戰頗難，且漢陽江岸甚關緊要，勢難將王國才調歸南岸，轉恐北岸空虛，至漢陽之蔡家嶺黃陵磯等處，武昌之李家橋紙坊金口等處，均係前後要隘，逆賊必爭之地，現已各分兵千數百人防勦，惟一軍已分數路，而管帶無人，僅止哨弁勇目，誠恐約束未能嚴明，而急切又無篤實可靠能當一面之才，五中焦灼，莫可名言。惟聞督臣已帶北路勁兵，陸續行抵隨州唐縣鎮等處，倘能迅由楊店蔡店直搗漢陽，約會臣營同時進攻，更當得力。蔡店尤賊匪糧餉必由之路，更當速撥重兵，且戰且守，乃爲周匝。至荊州將軍所派李光榮等，前已行抵仙桃鎮，如能進攻漢陽，臣再察核檄調，會同商辦，所有三十日力戰陣亡之副將銜參將恆泰，初九日力戰陣亡之署湘潭守備千總劉凝俊，均係帶隊衝鋒，身先士卒，忠勇特出，實堪憫惜，仰懇皇上天恩，敕部照升銜署銜從優賜卹，其餘陣亡弁勇，容臣查明咨部請卹。

硃批：知道了。恆泰等均著從優議卹，該部知道。」



再、臣等陸軍，因分撥各路防勦，不敷調遣，經臣與副將王國才等，添募陸勇五千人，月需餉銀四萬五千兩；而長夫之工食，戰陣之卹賞，軍械之修補，尚不在此數內。水師精卒，現在江西內湖，二月三月從湖南添募而來，人數既倍於昔，又兼湖南撫臣奏調回籍養傷之副將楊載福招募舊年部曲，擬令一并來鄂。據水師糧臺知府厲雲官稟稱：「水師一軍，每月約須餉銀四萬兩，刻下湖南所解銀錢，并江西之二萬兩，四川之二萬兩，合計水陸僅分敷二月之餉，三月初旬，尙未請領，計水陸缺餉已逾四十餘日。」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奏請敕下四川，於四月五月續撥入萬兩，湖南江西四月五月各續撥四萬兩，專運金口糧臺，尙未奉到諭旨之先，蒙皇上恩諭飭令陝西山西四川月解五萬兩，查秦晉之餉，已解到者，均歸北岸督臣楊需支用，川餉可由荊州下運金口，聞督臣楊需亦擬截留，現駐武漢兵勇，匱乏尤甚，水師將士船礮利器，專爲東征金陵而設，本非湖北本籍兵勇，且除此一軍，亦別無水師可用，任其飢潰，臣罪更大，惟有籲懇皇上天恩，敕下四川省，於前遵諭旨已撥之外，續撥銀十萬兩，分三次批解，專濟武漢水陸兵食。臣明知度支告匱，何敢徒殷呼籲，上瀆聖聰，亦明知各省均非寬裕之境，然較之鄂省，緩急安危，情形迥異，兼以前項餉銀，先經督臣楊需截留，以濟北軍，臣等各營，實屬萬分窘迫，惟激勵將士，斷不敢以無餉遷延，并擬隨時隨地，分遣委員紳士，極力勸捐，以濟要需。所有懇恩敕下專撥餉項緣由，理合附片奏聞。

硃批：「戶部迅速查明具奏，隨時勸捐，實爲救急良策，惟在辦理得人耳。」（五月十三日奉）

### 攻勦武漢得獲勝仗疏（五月十三日）

竊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將南北兩岸連旬進勦情形，由驛奏聞在案；旋即知會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兵勇於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大隊齊進，賊聞聲堅壘之中，我軍誘戰終日，該逆僅於牆隙施放鎗礮，以死拒守。二十



六日寅刻，水師得風，約會兩岸陸師，大隊齊發，一攻鮎魚套賊舟，一攻漢陽賊舟，自辰至午，排礮轟擊，賊以戰艦橫截鮎魚套口，及漢陽河口，我師從江外攻之，斃賊五十餘名，水勇亦被礮傷陣亡二名，帶傷十餘名，以賊舟堅守不動，未能乘釁衝入。副將王國才游擊周祿進攻漢陽西門，進兵之始，賊壘中寂不聞聲，王國才知賊計詭譎，嚴飭兵勇毋許輕進，俄頃之間，賊礮齊發，伏賊盡出。王國才佯卻以誘之，於賊營三里之外，民房牆穴預安木礮，迨賊追至相離丈許，自然引綫，轟斃騎馬賊目二名，餘賊一百十餘名，兵勇折轉追殺，斬擒甚多。臣於是日督隊力攻南岸賊營，分兵三路，派定營分，責成各攻一壘，千總何紹彩周得魁，州同銜伍典，各帶奮勇力攻江邊白沙洲各營，其黔勇恆勇寶勇安勇分攻江隄入步街各營，該弁等知賊營牆壕高深，預選壯士，各持斧鉞掘壕拔籤，直逼其壘，賊營鎗礮密如雨點，其攻打江邊各勇中傷三十餘名，仍能堅立不動。其攻打江隄各勇始則攻撲甚猛，同時中傷五十一名，創甚稍卻，又因扶掖帶傷勇士，隊伍雜亂，賊遂悉銳乘之。適水師記名知府彭玉麟遙見中路勢將不支，即飭江邊陸師趕回橫截，而自率水勇大呼助勢，何紹彩周得魁伍典三營遂飛馳四里，前來援應，由隄下湖蕩，鳧水衝上者數百人，水均沒頂，其大隊又繞上三里，涉淺橫衝，將追賊三百餘名截殺，後路賊數千已被橫截，中分爲二，遂先行奔潰，惟時援兵已上岸隄，而岸隄之勇目亦督隊回殺，四面圍住，前路衝鋒悍賊無一得脫者。計殺騎馬黃衣賊目五人，首級二百三十一顆，竄入隄壩湖內，復被矛戮四十餘名，生擒偽總制伍大潰等二十六名，訊據偽將軍黃至二偽十八軍檢點羅亞羊均已陣斬，奪賊馬五匹，殺賊馬七匹，大黃旗二十七面，刀矛鎗礮二百六十八件，外委安定國李仕喜譚得亮向德明等首先領旗衝殺，而大隊隨之，轉敗爲勝，膽力可嘉！向德明身受六傷，獨殺五賊，舉旗四桿，尤屬勇往，業經臣分別記名獎拔。其打仗不能出力者，亦於三月內外查實淘汰五百餘名，以示旌別。二十七、二十八、五月初二、初六等日，水陸均出隊力攻，或以數十人誘之，或以大隊逼之，賊終不出，惟每次攻其堅壘，逆賊穴牆安礮，排列數層，外壕三道，釘籤亦數層，勇往之士拔籤踰溝，



必致帶傷數名。臣細察賊形，并非畏避不出，必另以奸謀困人，恃其牆壕堅深，險阻難踰，使我各營勇士，日日攻堅，暗受礮傷，而轉於兵力不到之處，旁軼滋擾，深堪痛恨！前得督臣棗陽營次來函稱：「西安將軍力戰二日陣亡，他路兵勇先行退走。」不知救援，尤深憂憤！大將歿於營陣，軍氣不揚，德安一帶賊氛尚惡，可否懇請天恩，迅催提督塔齊布提督孔廣順進兵援楚，庶大江南北可以速復，而江西湖北水軍，不爲賊所中梗。至荊州將軍所派守備穆租索朗同知李光榮督臣所派李保邦新募湖南南勇在沔陽勦賊得勝，惟沔漢是上窺荆襄要路，兼可繞出水師之後，臣擬簡派精卒，委臬司管帶渡江協勦，容與臬司挑選籌議，再爲馳奏。

再、臣力攻武昌，一月有餘，近日賊更閉匿不出，知其必有奸謀；臣初九日繕摺，尙未拜發，是日午刻，適有投誠降賊，探知賊計，堅守不戰，於初七八等日，潛啓東門夜出，大股迂道上竄，夜行晝伏，并探定於初十日陰襲金口，以斷水陸餉道。臣之一軍，兵力不厚，金口僅止守護勇丁數百名分防，紙坊兵勇亦僅止一千二百名，勢恐不支；萬一賊匪竄踞，則後路糧餉軍火，必致斷絕。又因北岸亦關緊要，業已續派千二百名渡江協勦，兵力難以再分。臣卽日未刻，親提各勇飛馳金口紮營未畢，而紙坊兵勇千二百名，於初九日三更被賊圍攻，力戰一夜，初十日辰刻業已潰散，初十日午刻，賊之全隊直犯金口，分五路前來攻撲。臣軍預分三路埋伏以待，而以三路接戰，千總何紹彩周得魁余玉興州同銜伍典等各率百十人誘賊，而以大隊旋轉繞之，殺賊一百八十餘名，生擒十七名，逼溺內湖淹斃者約二百名，奪馬十七匹，殺倒二十一匹，奪器械二百餘件，戰至黃昏，數路之賊均經擊退，我軍亦收隊，仍修牆壘，以待決戰。并據水師記名知府彭玉麟都司鮑超張啓基等稟稱：「是日下游，又有另股賊循江上竄。」戰船卽過江轟擊，各用舢板排礮攻之，如是數次，斃賊甚多，自午至申，賊敗下走，復排礮追擊，轟斃賊匪多名。十一日辰刻，賊復分四路而來，遙見樹林中埋伏尤多。臣飭各營登高審視，按兵不動，專派長字營六百人深入誘之，賊果大至，伏賊亦起，我軍仍分六路以應之，千總何紹彩周得魁州同銜伍典軍功丁銳義等



各率練勇分途勦殺；何紹彩等從中路又分二枝，行陣既疏，得以施展，乘勢搏戰，並未施放鎗礮，專以長矛交鋒，賊衆大敗，陣斬二百一十三級，溺斃約百人，生擒偽總制陳立正等十六名，訊係桂平老賊，即時正去，奪獲旗幟鎗礮刀矛共一百九十餘件。維時葦山蛇行而進者，尙有千餘賊匪，署臬司李孟羣從舟中哨樓覘之，卽飭水師游擊何越斑率前營水勇登岸擊賊，署臬司李孟羣身自督陣，斬擒百餘名，并獲長髮老賊三名，各路之賊，同時皆潰。賊計欲抄襲官軍之後，而水陸預探得知，并力以乘之，水陸四戰，通計擒斬七百餘名，雜髮逃散者約千餘人；臣卽當督飭各營實力攻勦。至紙坊潰散兵勇，容俟查明，實在臨陣帶傷及膽力尙有可取者，準其收用，其餘八九百名一并裁汰，以示區別。謹將初十、十一日水陸勦辦情形，附片奏聞。

上諭：「胡林翼奏：『武昌連次獲勝情形，』各摺片覽，所奏軍情，武漢賊勢尙形猖獗，該署撫所帶兵勇，旣嫌單薄，自未便再行分撥；摺內所稱擬選派精卒，委臬司管帶渡江協勦，係恐賊由漢河上窺荆襄，繞出水師後路；但此時隨州已復，沔陽一帶，賊匪亦經擊退，孔廣順所帶官兵，已由棗陽一路進勦德安，西凌阿所統官軍，不日可出豫境，當可遏賊上竄；若李孟羣再帶兵渡江，恐該署撫兵力愈單，金口一帶不能堵截，轉致該逆沿江上竄，未爲得計。所稱擬令李孟羣挑選兵勇管帶渡江之處，仍著該署撫酌量緩急，相機辦理。塔齊布現在九江，未能卽時攻克，萬不能分身來楚，致賊肆行出江，孔廣順進攻北岸，必須將德安之賊掃除，方能進擣漢陽；該署撫惟當就現有兵力，速籌勦辦，如江北肅清，西凌阿等自能進兵，與南岸夾擊也。潰敗兵勇，隨時裁汰，所辦甚是。第所裁之數，至一千三四百名，應如何添補助勦，並著妥籌辦理。昨據御史張駿奏請『實行團練，以節糜費』等語，並著該署撫飭屬妥辦。如湖北黃州沔陽等處鄉團，頗能得力，而河南各屬，卽藉鄉團爲名，抗糧滋事，總在體察民情，慎選牧令，固不得視爲具文，亦不可拘泥成法。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六月初八日奉軍機字寄）



上諭「著胡林翼嚴飭水陸各營，實力進剿，務將武漢分踞之賊，殲除淨盡，迅圖克復，勿稍遲延！欽此。」（同日接奉）

官軍大獲勝仗疏（五月二十九日）

竊臣於五月十三日，將南北兩岸，連旬開仗獲勝，并賊匪迂道上竄，臣親提各勇，兩次勦辦大勝各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臣於拜摺後，當即分派精幹勇丁，赴各路嚴密偵探，并知會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水陸乘勝設法進攻，賊於十五日黎明，大股分六路而來，旗幟如林，彌山彌谷，臣登望樓審視，該匪離臣營僅四五里許，每路約一二千人，臣預派千總周得魁，記名把總余玉興，帶道州寶慶勇丁千二百人，在營右路三里許埋伏，又派從九銜丁銳義，千總何紹彩，州同銜伍典，各帶楚勇在營左路二里許埋伏，復遣壯勇數百名誘之，賊之大股，果分六路蜂擁前撲，臣猶按兵不動，迨賊勢漸近，始督飭大隊分四路而進，奮勇迎勦，該匪拚死相拒，約一時之久，我軍僅用刀矛交鋒，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騎馬賊目四名，殲斃賊匪百餘名，賊即退卻，我軍益加奮力，乘勢爭先，二路伏兵，同時亦分數路抄襲賊尾，各路之賊，均行奔潰，殲斃黃帽黃衣賊目九名，殺斃五百餘名，生擒三百三十餘名，投內湖淹斃者約二百餘人，並生擒偽平湖丞相陳大為，偽指揮伍正何亞喜等三名，立時正法。其循江下竄者，經署臬司李孟羣，知府彭玉麟，於賊匪大至時，已準備礮船過江，令水勇預先登岸埋伏，賊果一股由江岸潰退，我軍伏兵四起，撲出截擊，殺斃賊匪一百二十餘名，生擒十二名，逼入大江淹斃者約二百餘名，臣即督飭各勇乘勝追勦，沿途殲匪約百餘名，我軍自辰至申，追勦三十里，軍士已飢，始行紮營造飯。十六日四鼓，探聞賊之敗回者，仍住紙坊，臣即飭大隊逕赴紙坊，該匪堅閉不出，踞營抵敵，我軍奮力爭先，乘南風大起，施放鎗礮火箭火罐力戰，移時賊乃大潰，連塌賊營二座，殲斃甚多，餘匪分二股逃竄：一上竄山坡，一下竄城中，臣即



派周得魁何紹彩等帶勇丁千餘名，追趕搜勦，又派丁銳義伍典等帶領大隊，趁勢追勦，賊狂奔入城，城門已閉，我軍直逼武昌小東門，城上鎗礮如雨點，軍士仰攻，殊難得手，時已酉刻，臣度軍力稍疲，又兼城外濠溝寬逾數丈，兵力尙單，難以圍攻，卽飭前營離武昌十餘里暫行駐紮，并飭各營暫駐紙坊金口，以爲犄角之勢。計連戰二日，共殲斃賊匪并生擒淹斃及剃髮解散者，不下三千餘名。我軍陣亡帶傷者，僅止六名，此皆仰仗天威，三戰三捷，賊膽已寒，軍氣倍壯。查生擒各犯，內有二百九十餘名，訊明被擄僅止旬日，蓄髮未深，且臨陣均係棄械伏地，又陸續剃髮投營，懇請回籍者千餘名，實係被擄同行，並非甘心從逆，應卽貸其一死，并酌給米糧三升，準其回籍。惟是逆匪詭譎異常，其上竄之賊，尤恐勾結崇通餘匪，必應卽時搜捕，除飛咨岳州加意嚴防，并派水陸弁勇星速入湖雕勦。臣於十七日仍駐金口老營，趕緊會商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記名知府彭玉麟等，俟上游竄匪雕勦事竣，卽行并力進攻，以期克復武漢，仰慰聖懷。再查臣營本無將備大員，僅止哨弁勇目，隨營效力，自上年進勦通城崇陽興國九江湖口所帶舊勇迭戰十餘次，均經隨案稟商，督臣楊霽侍郎臣曾國藩及提臣塔齊布因九江未復，尙遲保奏。自援鄂以來，大小二十餘仗，雖未大勝，尙能穩紮力戰，不致潰走。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初十、十一、十五、十六等日，迭獲大勝，軍氣已振，可否懇請皇上天恩，俯念連月力戰，先行獎勵，以勸後來。茲特擇尤保奏三十一名，其迭次察看不能出力者，臣已陸續汰去一千餘名，卽勇怯爲勸懲，當可得力，除另繕清單外，謹將賊蹤上竄，繞出臣後飛馳，勦辦大獲勝仗情形，理合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臣於初九日午刻，探實賊匪潛出大股，迂道陰襲後路，臣營前已分布兩岸，實無兵力可以再分，未刻拔營，不及半日，賊果大至，力戰三日，敗賊四散，迅卽揀派陸勇，會同水師，入湖搜勦，并派湖南來援之守備譚瓊林回防六溪口及岳州等處江路要隘，仍恐逆賊勾結崇通土匪，餘燼復燃，一面飛飭岳州加意偵探防範。臣現駐金口，已退離袁家河三十八里之遠，雖竄匪有應追之勢，而臣營無再退之理，當俟援勦上游兵勇回營，仍迅卽進圖。



武漢；惟是武漢形勢，外江內湖，進剿情形，頗多阻隔；如北路兵勇迅速前來分途進攻，自易克復；惟溽暑之時，澤國沮洳，北來兵勇，水土能否服習，尙難遙揣；且北路勁兵，自當步步爲營，以次漸逼，斷不可任其輕進，失利有損國威。臣謹就武漢之大勢，切實思議。查去年前督臣楊需將軍官文之兵勇，均已進逼楊店蔡店軍山，而漢陽之後路已斷；岳州屢勝之兵勇，又分爲三大枝，以全力注於武昌；賊畏提臣塔齊布之威，不能堅守，而提臣塔齊布又繞出洪山，乘其思遁而力勦之，故兵始到而賊即敗竄。又查二年提臣向榮以重兵數萬，分布武昌各門，而全力扼守洪山，賊即遁竄，是進兵武昌固必以洪州爲扼要矣。武昌城周二十里，城門凡九，臣之兵力，攻其一而遺其八，兩月以來，逐日攻堅，迄未得手，誠爲失算。即擬繞出洪山之下，而尙恐兵力不敷，糧路中斷，使賊果出城抗拒，尙可力戰，以倖成功；若再堅閉不出，徒以礮石自守，則攻具未備，運道難通，官兵將有坐困之勢。此武昌一路之實在情形也。至漢陽城外，四面皆水，騎兵步卒，均阻沮洳；賊又四面皆設陷阱，環以溝壘，防守倍嚴。臣於正月二月，僅帶勇循江隄一路進剿，賊得專力抵禦於牆隙陜隘處，施放大礮，中傷勇士甚多，故不得手。先攻漢陽，必須於嶺口蔡店屯，以北來重兵扼其險要，深溝高壘，不必交戰，而賊之上犯襄河者，來去之路已斷。臣卽當開濬江隄，放水師入湖，同陸兵力扼其西，再能設法以水師橫出襄河之內，則外江內河，同時夾攻，漢陽如能速復，則鄂省之咽喉已通，不難併力注於武昌。蓋鄂省十府，黃州居其下，武昌居其南，其餘入府皆以漢陽爲門戶，稽之往牒，治鄂者必以漢陽爲重，亦形勢然也。一俟追剿上游水陸各軍，不日回營，卽當咨商督臣，迅將南勇義勇川兵之服習水土者，先行前進，更當審擇形勢所宜，併力一處，先其所急，以期仰答聖主眷念南服之至意。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奏陳。

再，臣前因兵餉不繼，遴選委員紳士，隨地勸捐，業經奏明在案。現在各處報捐銀數漸多，除將願捐貢監並各職銜者，卽將部頒執照填給外，所有指捐官職者，自宜隨時奏請，從優獎勵，以昭激勸。茲查賀曙初等報捐銀



兩，指捐各官，均經臣查照籌餉事，例減二成銀數核算，有盈無絀；理合附片奏懇皇上天恩，俯念軍需緊要，特予獎勵，以期踴躍！所有捐生銀兩，及呈請各項官職，另繕清單，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南北兩岸，勦賊連獲大勝，請將出力人等，先行獎勵。』一摺，勦辦尚為得手；賊鋒已挫，著胡

林翼等乘此聲威，督飭諸軍奮力攻勦，以圖克復；所有各營員弁兵勇，連月以來，屢次打仗出力，自應先行獎勵，以昭激勸！」（六月二十一日奉）

## 卷二

陳奏水陸雕勦咸蒲竄匪均獲勝仗並北岸水陸連日獲勝現在會議剋期

進勦疏（六月二十四日）

臣於五月二十九日，將十五日金口大獲勝仗情形，由驛馳奏在案；六月初六日，接奉上諭：「胡林翼奏：『武昌連次獲勝情形，』各摺片覽所奏軍情，武漢賊勢尚形猖獗，該署撫所帶兵勇，既形單薄，自未便再行分撥；惟當就現有兵力，速籌勦辦，潰敗兵勇，隨時裁汰，應如何添補助勦，並著妥籌辦理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於五月二十日，派令都司劉培元，守備張榮貴等，各挑水師四百名，從九丁銳義，代理江夏縣知縣邢高魁，千總余玉興，把總張勝奎，州同伍典等，挑帶陸勇千五百名，入湖雕勦；又恐賊回竄，復派廩生喻燾帶勇四百名，赴山坡一帶堵勦。五月二十六日，丁銳義等馳至孟家嘴地方，探聞賊由山坡竄入咸甯縣境，滋擾劉培元，即率水師沿河搜勦，丁銳義等率陸勇夾擊，該匪竟敢聚眾迎拒，余玉興等分路抄襲賊後，前後夾擊，水師從中橫截，賊乃大潰，殺斃二百二十名，生擒十二名，餘匪逃入蒲圻地界，適總兵銜副將楊載福先在岳州防勦，



親督舢板由六溪口駛入蒲圻，賊不意水師從上驟至，望見驚潰，追斬頗多，餘匪翻山逃散，即於次日收隊出江。其馳赴山坡之廩生喻燾，亦於二十七日探實偽監軍單金榜率匪占踞清靜寺，分起擄掠。喻燾督勇夜行三十里，出其不意，將清靜寺四面圍剿，賊開門撲出，我軍在前者奮力堵殺，在後者登屋拋擲火罐，立將偽監軍單金榜生擒，解營正法，餘賊無一得脫，解驗首級一百五十餘顆，燒斃更多。附近村莊逐一搜查，並無餘匪藏匿。臣查金口剿敗之賊，分股上竄，又經水陸會剿獲勝，餘賊竄散，勢已不多，惟尚有另股由興國州一帶擾入江西義甯武甯地界，誠恐會合爲一，分擾通崇及岳州平江等處，臣之兵力尙難襲遠，且武漢爲重，先務爲急，分剿之兵業已旬日在外，應卽札飭回營，仍一面飛咨湖南委爲防範，此南岸分勦之實在情形也。水師連旬以來，凡遇北風之日，力攻漢陽及鮎魚套賊船，賊之戰艦堅匿不出，迭次轟斃多賊，而究未可奪其堅守之卡，忽於本月十二日北岸漢陽賊匪分股上撲朝關營卡，細爲審察，尙是疑兵之計，實則潛以小划百餘隻，由湖內暗襲沌口及蔡家嶺營盤，副將王國才派兵迎戰，記名知府彭玉麟分派水勇登岸助戰，署臬司李孟羣先令游擊何越珽密拖舢板船隻備於湖內，王國才亦飭守備陳慶有先期置備小划多隻，載川勇之習水戰者，藏於湖汊，迨賊划逼近，以舢板衝鋒，小划繼之，賊勢不支，旋即敗退，奪獲小划多隻。十六日，又據王國才稟稱：「漢陽賊匪三千餘人，潛由蔡店繞出後路，攻撲麥山。」參將札勒罕，縣主簿魏喻義各督兵勇，分途堵禦，該匪勢甚兇猛，該參將等奮力迎擊，鏖戰數時，始行擊退，斃賊匪二百八十八名，生擒長髮老賊二名，我軍陣亡帶傷者僅止十五名。是夜賊退李家集地方，該參將等卽令軍士造飯，準備夜戰。十七日四更時分，賊果分數路竄進檀樹坳，札勒罕、魏喻義激勵兵勇，左右衝殺，都司石清吉遊擊烏凌阿等復由蔡家嶺赴援，代理漢陽縣知縣伍繼勛調集團練助戰，賊乃大潰，斃賊匪百餘人，奪獲大黃旗四桿，馬二匹，該匪仍退至李家集。夜探一漢陽城內出賊一千餘人，會同李家集之賊，約共四千餘人，又有另股四五百人，由繫馬口茶湖下竄班集，另股由馬家擄渡船下竄新集，同撲李



山。臣卽飭扎勒罕、魏喻義等，仍分數路以禦之。十八日，天甫微明，賊果大至，彼時各鄉新起團練，一呼卽至，彌山彌谷，約有三萬人，該匪分襲麥山，繞出水陸之後，蓋亦探知後路兵勇不多，乘虛而入，初不料團練之衆，旗幟如林，賊見我軍勢盛，不戰自退，此北岸堵剿之實在情形也。時方溽暑，軍士曝於日中，且有病暈於路者，至新集團練，可使助威，而不可使浪戰，誠恐訓練未精，戰陣未習，設有挫敗，民心卽爲動搖，大局轉形渙散，故必善藏其用，而慎使之，不宜遽以鄉民遠追窮寇。臣思漢陽一隅之地，初辦團練，卽能以三萬人協力堵禦，使賊驚潰，不敢內犯，足見該士民志切同仇，殊堪嘉尚！再查水師數月以來，大小二十餘仗，扼守長江，使賊不敢上竄，沿江之地，尺寸未失，前此船隻破損，兵力單微，尙能堅定不移，今復迭次破賊，均經陸續馳奏在案，可否查明水陸，尤爲出力弁勇，及督辦團練士民，分別奏請獎勵，以作士氣，出自皇上逾格恩施。又探聞「欽差大臣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已入楚境，湖廣督臣官文由襄陽中路可至潛沔，兼顧荊州門戶，常德副將楊載福由岳州統帶水師，六月十六日已抵金口。一經臣面察情形，水師兵力更強。近日上游賊匪紛紛竄歸武漢者甚多，臣當細意體察形勢，所宜決計深入力戰，並卽趕緊知會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楊載福，記名知府彭玉麟，剋日進攻，以期仰慰聖懷。再臣營兵力雖不甚厚，上廩聖慈諭飭妥籌辦理，臣細意體察，凡兵勇勝負之數，不在多寡而在勇怯，勇怯混淆，兵多亦弱，勇怯分明，兵少亦強。且兵多則餉多，刻下水陸餉項，積欠已至五六十日不等，未可再行添募，轉致餉糈支絀，合併附陳。

硃批：「知道了。著準其擇尤保奏。」

###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旨嚴行查究疏（六月二十四日）

竊查軍興數年，供億浩繁，度支告匱，我皇上宵旰憂勤，躬行節儉，卽在廷王大臣以下，無不捐省廉俸，以濟



軍需；凡在外大小臣工，自宜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且正項餉需尚多欠缺，惟當曉諭大義，共期奮勉；豈能縱容兵勇，專以財利爲事？又查定例，防剿本省官兵，向無行裝銀兩及例外口糧。推原例意，原以本省弁兵奉文防剿，道里不遠，職分當爲，故不準支給行裝等項。本年前督臣楊需咨調署理提督訥欽，挑帶兵丁千餘名防剿粵匪，該署提督訥欽即坐索行裝銀兩，兵不滿千，費至萬金以外。又據署襄陽縣知縣王璐稟稱：「提督訥欽帶兵防堵，遵卽照例雇備船隻，先期齊泊河干，伺應提督啓行，忽有兵丁多人，扭毆埠頭將范廷鑑右眼胞，王國富左腮，顏宗思左肋，李作霖項頸等處毆傷。又於二十日，署提標前營都司多恩帶兵三百六十名起程，仍飭丁役照前雇船應付，多恩聽信兵丁慫恿，逼勒水手聚衆逞兇，並在沿河客船肆行滋擾，結隊成羣，必欲另行雇覓。該都司所求不遂，復喝令兵丁將差總王安毆打，致傷遍體，稟請道府就近查驗。」等情，並準前督臣楊需及新任督臣官文函稱：「該提督所帶之兵，一不得力，需索行裝，實違定例。」各情。臣復查前西安將軍扎拉芬忠勇激烈一時名將，孤軍力戰二日之久，該署提督近在咫尺，並不發兵應援，且見賊先潰，惟恐不速，乃當州縣殘破，餉項支絀之時，方且例外需索，是其志在得財，不在殺賊，已可概見。前侍郎臣曾國藩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並備陳三年以來五次大潰等情。臣查湖北之額兵不實，營政久弛，臨事則招市人而冒充之，以致聞風先逃，恬不爲怪；侍郎臣曾國藩前次陳奏，均係實在情形。兵勇之不強，責在將帥，此皆督撫提鎮有兵政之責者之罪。該署提督總兵訥欽，不知引以爲恥，方且因以爲利，是誠何心？臣上年隨同提臣塔齊布之後，見其所帶兵勇經過州縣，絲毫無擾，與地方官絕不干涉，並無應付，且互相稽察，惟恐稍有侵害，致損聲名。可見凡兵勇之志在殺賊者，必不屑以擾民爲事；而其志在得財者，又必不能以殺賊爲事。此固理勢之必然者也。合無仰懇皇上天恩，敕下督臣官文就近將署提督訥欽及隨行將弁切實查究，一井從嚴參革，其不能得力之兵丁及早遣散，分別裁汰，以飭戎行，而儆官邪。



再、臣於六月初六日接奉上諭：「據御史張駿奏：『請實行鄉團，以節糜費』等語；并『著該署撫飭屬妥辦，總在體察民情，慎選牧令，固不得視為具文，亦不可拘泥成法。』」等因。欽此。臣查團練之效，外可助官軍之聲威，內可消宵小之隱慝。救時之策，此為先務。惟團練為治鄉之要，亦與吏治之用人、兵政之選將相似。假如州縣不得人，則州縣之事必壞；營伍之將領頭目不得人，則兵勇必潰。團練亦然，以正士良民為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皆可禦侮，以劣生莠民為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可使抗糧犯法，可使攘奪為亂。假鄉民以兵刃，而官吏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而日後之流弊滋甚。上諭以「體察民情，慎選牧令」為訓，聖慮周詳，無遠弗屆，實已洞察利弊，綱舉目張。臣查代理江夏縣知縣江世玉，本年二月先期藉勸捐出城，捐項既無所得，而城池已失，臣面諭其隨營效力，則以不能久住帳房為詞，且任事已久，於江夏縣團練毫無布置，是其心存狡猾，性耽安逸，已屬不堪造就。咸甯縣知縣莫若璣，年力已衰，耳目昏聩，團練廢弛，不堪振作。嘉魚縣知縣李文灝，於團練事宜漫不經心，且縱容差胥需索團費，尤為謬妄。以上三員，均應請旨革職。惟臣南岸一軍州縣乏人，查有揀發知縣黃昌輔，人尚明白，堪以委署嘉魚縣事，責飭速辦團練。又隨營湖南慈利縣大挑二等舉人，揀發知縣邢高魁，心地樸實，膽識亦優，在籍辦團已著成效，惟委署地方與例不符，札委暫行代理江夏縣專辦團練事宜。咸甯縣一缺，尚無可委之員，已函商督臣酌定委署，理合附奏。

上諭：「胡林翼奏：『查參加知縣各員，請旨革職』等語。江世玉、莫若璣、李文灝均著即行革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七月初八日奉）

### 馳報進勦漢陽連獲大勝水師勞績尤著請先行獎勵疏（八月初三日）

臣於六月二十四日，將雕勦咸蒲竄匪，并麥山開仗獲勝各情，具奏在案。探據漢陽蔡店賊匪，屢次大股犯



撲麥山各營，副將王國才馳救二次，賊匪退走。臣於七月初旬渡江渡湖馳救二次，知該匪必欲竄據此地，意圖撓大軍餉道，又可侵荊州要津，兼與德安之賊，聲氣聯絡。此股賊匪非加痛勦，不足以遏其兇鋒。况蔡店為咽喉重地，若能及早克復，則該逆之糧道已斷，南北之往來難通。臣於七月初五日，帶兵千餘，渡江擊退之後，初六日仍回金口，初八日探稱：「賊匪又領大股來犯。」臣思往返馳援，不如深入力戰，即飭留勇丁三千餘名防守金口，并交署臬司李孟羣管帶，即調水師左營知府彭玉麟帶領舢板礮船，由沌口繞出蔡店。臣親督各勇四千名，於七月初九日寅刻渡江渡湖，已刻始至黃陵磯，而麥山各營已敗，守備銜周得魁等督率勇丁馳援，殺倒騎馬衝鋒賊目，副將王國才亦從旁路馳至，賊即敗潰，我軍乘勝追殺五里。十一日拔營進抵東山。十二日該逆又由蔡店分五路而來，直撲我營。臣即飭各勇分五路以待之，俟其逼近，乃親督各勇鼓行而前，連斃騎馬衝鋒悍賊三名。該逆等拒敵不退，我軍奮力爭先，刀矛交鋒，鏖戰一時之久，殺斃賊匪百餘名，賊勢已挫。我軍一齊乘勝衝殺，直逼蔡店，沿途殺斃及溺斃賊匪約二千餘人，殺馬賊五名，奪獲鎗礮器械無算，敗匪沿河逃竄。適左營水師知府彭玉麟帶同後營都司張啓基，中營都司銜守備鮑超，各領舢板礮船，由沌口繞入，經過爛泥港，金牛港，水深不逾五寸，寬不逾丈，行運頗難。各營哨官及勇丁等，跣足拖擡，更替牽挽。十二日午刻，行抵蔡店。知府彭玉麟，都司銜守備鮑超，都司銜守備孫昌凱，已保守備銜千總黃開進，催槳前進，黃開進首先開礮，轟斃騎馬黃巾賊目一名，鮑超即督水勇登岸追殺，而陸軍各勇亦復四面圍攻，斬殺又約三百人。隔洲襄河內駛出賊船數隻，都司張啓基守備孫昌凱開礮，將賊船轟翻，餘賊盡行覆溺。蔡店即時克復，按家搜查，并無匿匪。此十二日水陸大獲全勝，克復蔡店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臣督各營前進，知府彭玉麟等仍留蔡店，搜捕襄河上游漢口一帶地方，以防後路。沿途僅轟斃散賊數十名。十五日卯刻，臣營及水師各營齊至漢陽上之十里高廟紮，定水陸並進，分攻漢陽漢鎮。知府彭玉麟領帶水師前進，至北岸宗關，賊圍大石城一座，約賊數百餘人，高立望樓，內安大礮



數尊，從左邊轟擊；南岸慈渡庵，亦圍大石城一座，約賊百餘人，高立望樓，安礮從右邊轟擊，左右夾守，欲使我軍不能前進。知府彭玉麟派守備鮑超帶舢板十餘隻，攻北岸宗關賊城，派都司張啓基帶舢板十餘隻，攻南岸慈渡庵賊城。彭玉麟親督各營直衝中鋒，開礮轟擊，一時之久，斃賊數十名，宗關之賊敗退，守備鮑超即督水師登岸追殺，生擒長髮老賊十餘名，當即正法，并獲大礮三尊，而宗關之石城已破。都司張啓基見慈渡庵賊城死拒，即將礮船馳赴下游，轉柘上攻。彭玉麟督左營接應之，船自上游奮勇登岸，我軍勢盛，前後夾擊，而慈渡庵之石城立破，營棚牆壘悉數燒燬，殺賊百餘名，生擒長髮老賊八名，斬之，奪獲大礮四尊，大黃旗四面，騾馬共六匹。彭玉麟即乘勝揮旗進至南岸五顯廟，此處為漢陽城外賊目之總巢穴，周圍十餘家，皆崇墉高垣，其堅如城，賊用大木作樁，密竹作籤，壘石為卡，四面阻湖，環以大礮，路徑只容一人，險不可踰；而賊之戰船、快蟹、長龍、舢板，盡泊其下，我軍奮力齊進，賊即排放大礮，哨官藍翎千總蔡宏元礮穿其胸，即時陣亡；藍翎外委已保把總劉大順礮中其股，受傷甚重；知府彭玉麟號於衆曰：「已入虎穴，非血戰不能出險成功。」隨派哨官已保守備藍翎千總黃開進，六品軍功曹德明、劉世玉，已保藍翎把總外委喻俊明、藍翎千總蘇在位，已保藍翎把總外委劉連升，藍翎把總張開榜等，共帶舢板十二隻，諄囑各營哨官，不準開礮搖旗，魚貫由北岸左邊直衝而下，抄出五顯廟賊船之後，迅奔南岸，大礮齊施，復派都司銜守備鮑超帶舢板八隻，自上游斜渡，作欲渡急攻之計，以牽賊勢。黃開進等即合力催槳，直衝賊船之尾，火蛋火箭一齊施放，奮勇撲上賊船，賊船之泊南岸者，悉數奪獲，賊皆紛紛投河，死者無數。彭玉麟即催大隊前進，齊撲賊牆，奪獲大礮六尊，燒燬賊卡一座，并奪快蟹三隻，舢板五隻，大礮六十餘座。復督隊直下轟斃岸賊甚多，舟至漢鎮，賊仍用快蟹長龍橫河中流，開礮上犯。彭玉麟即派孫昌凱、黃開進、光南、黃先敦由南岸進，鮑超、張啓基由北岸進，讓出中流，任賊船上駛；我軍已出賊船之下，兩岸包轉，將賊船圍住，鮑超奮力首先奪獲賊快蟹二隻，張啓基奪獲賊快蟹一隻，長龍一隻，彭玉麟奪獲賊長龍一隻，賊盡撲



水，有被我軍矛殺者，有被生擒者，亦有浮水仍登南北兩岸逃竄者；我軍乘勝直出襄河口，賊以鐵索貫廢船七隻，橫作浮橋，攔截河道，以舢板七隻護之。舢板之後，則賊之一切輜重船隻，約三百餘號，南北兩岸復多悍賊施放鎗礮，拋擲火蛋火箭，拒守浮橋。彭玉麟派張啓基帶六品軍功候補外委危廷貴，六品軍功梁昌周得勝，韋尙爵，鮑超帶已保藍翎把總外委瞿定國，已保千總藍翎外委何瑞祥，鄭陽和，六品軍功王鳳岐，成發翔，守備黃開進，孫昌凱等，一鼓前進，用大斧鋼鑿，直冒礮煙之中，斬斷浮橋鐵索，浮橋一時盡散。當即奪獲賊舢板七隻，其賊舟輜重三百餘隻，悉數焚燒，賊衆入水淹斃者，不計其數。彭玉麟即督各營登岸，攻入沿途賊巢，燒賊鑄礮局五座，獲礮二百餘尊，又燒賊火藥局六座，火焰迷天，徹日不止。隨即打出襄河口，破賊大石城二座，獲大礮六尊，時已酉刻，仍將各營戰船收入襄河，泊於永甯巷，乘夜搜捕漢口餘匪，生擒偽官蕭朝富，偽軍師吳會元，偽木將軍李姓等，并長髮二百餘名，立即盡數正法。奪獲騾馬十餘匹，黃旗黃帽紅袍號褂無數。時已二更，而南岸之賊，死灰復然，仍踞五顯廟，施放鎗礮火箭，以拒我師。至五更時分，賊忽失火，然燒藥桶，我軍乘機登岸追撲，遂賊即斬，遇屋即燒，遂燬五顯廟所踞巢穴，餘匪悉竄入漢陽城內。十六日辰刻，復派左營舢板十隻，後營舢板六隻，中營舢板八隻，進攻南岸嘴晴川閣一帶，撲去賊木城二座，燒燬賊踞民房巢穴百餘家。至未刻收隊，仍泊襄河內永甯巷。十七日，賊於永甯巷對面之南岸，忽築土牆，意欲安設大礮，對擊我軍，使不能灣泊。我軍奮力登岸，三擊三勝，并奪獲馬三匹，騾一匹，生擒長髮老賊四名，斬之。襄河稍爲肅清。十八日，因漢口無兵鎮守，民房被賊延燒，南北受敵，而黃州賊船數百隻來援武漢，乃駛出外江，會合總兵銜常德副將楊載福直赴下游迎勦。十九日，各營進至葉家洲，見賊船數百號，泊於山下，乘其不備，燒賊船二百餘號，其餘賊船盡數奪獲，旋即回陽邏灣泊。二十一日，仍紮沙口，扼守中流，使賊上下船隻不能往來。二十二日，副將楊載福派都司鮑超守備李濟清，搜查漢口後湖，行至該處，河道窄淺，戰船不能運動，仍出沙口駐紮。二十五日始歸沌口老營，此知府彭玉麟等由沌口入



襄河血戰十日之實在情形也。先是十五日，副將楊載福，在外江率同右哨游擊李成謀，前哨都司張榮貴，中哨守備萬化林等，直搗塘角賊船，共燒賊長龍舢板十一隻，糧船二百餘號，并直攻小河口，以引內河水師出江，因糧米軍火缺乏，幸奪下游援賊之舟，以資軍用。二十三日，同泊沙口外江。二十四日之夜，狂風大作，師船飄蕩，不能穩紮，遂乘風上駛武漢城下，賊礮齊施，并開快蟹長龍橫截中流，放礮死拒。我師舢板於狂風巨浪之中，左右迎敵，斃賊無算。藍翎守備銜千總黃開進，被賊砲穿胸陣亡。六品軍功蔣青海、王鳳岐、樊丙南、何肇昌等，均被賊礮打翻舢板船隻，落水陣亡。勇丁溺斃共二三百名。此又副將楊載福從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外江夾攻，經旬苦戰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漢陽一城，外江內河，湖水又環繞其中，而賊於附城四面，堅修溝壘，上架大礮，近城橋梁，均被拆斷，下埋地雷，上懸滾木，雖有一線湖隄，而道路可行之處，曲折紆回，跬步皆窘。大別山峙於城北，陷坑尤多，木城二座，內架大礮十餘尊，排列三面，皆可轟擊，有賊二百餘人，然火相待，其山脚挖斷，徧釘竹籤鐵片，使人不能飛越。山頂亦有石城一座，上有老賊數百人，以死拒守。臣於十五日，將陸軍分作三隊，臣親督寶勇、安勇等，繞攻大別山，又派仁勇、鳳勇等，由龍燈隄進攻西門，又派質勇、甯勇等，作為後路接應，并飛飭副將王國才，由沌口帶兵前進，協同圍勦，經過各處要隘，逆賊以巨礮拒守。臣營各勇奮不顧身，操戈直前，登壘一呼，賊衆喪膽，連破賊壘三處，麾兵直抵大別山，山頭礮石對擊，前隊哨官李文盛、李運絡等，業已乘勢入城，街中伏賊衝出，抵死相拒，我軍力戰多時，斬殺雖衆，究未能即時遽破，整旅回營，時已昏暮。十六日，復領軍進勦，該逆半途迎拒，我軍殺賊百餘人，賊仍分支迎拒，左路安黔、鳳各營之勇，有退卻里餘者，狹路擁擠，至臣軍亦卻二里餘，仍督隊追轉迎殺，賊乃堅閉不出。十七日，稍息兵力。十八日，臣統各營馳剿，該逆勢已不支，奔竄入城，正擬直逼城下，適值下游竄匪，潛赴漢口，延燒民房，水師為火氣所逼，不能中立。又下游黃州賊船上駛，馳出大江，臣軍即趕修牆壕，日夜謹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屢次誘戰，賊竟堅閉不出。十五、十六、十七日，副將王國才屢由沌口出隊力攻漢



陽南門外賊壘，共斃賊匪二百餘名，傷亡勇丁約三十餘名，賊壘甚堅，遠難得手。二十六日，賊知水師已回沌口，於黎明時約有三千餘人，分三路來撲臣營，餘贖逆船駛入內河，對營轟擊，臣之左右均被中傷數名，臣軍嚴陣以待，相持片刻，即鼓譟而進，擊斃長髮十餘名，賊衆返奔，臣軍乘勢追殺約三百名，賊船亦同時下竄。二十七日卯刻，復犯臣軍，即飭守備銜千總周得魁、何紹彩、主簿魏喻義等，穩紮於路南，千總余玉興、把總吳璘等，穩紮於路北，前後多派接應，有騎黑馬賊僞冬官右丞相劉姓者，衝鋒前來，悍賊踵至，臣軍分立於道左，俟其馳驟深入，守備銜千總周得魁、何紹彩等，均分伏兩旁，合力抄襲賊後，殺馬賊十餘名，餘賊六百餘名，賊返入城壘，我軍仍駐城外大營，計自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共斃僞國宗丞相指揮檢點木一將軍、炎九將軍等數十名，殺斃馬數十匹，餘賊甚多，此陸軍紮營城外高廟，屢次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其南岸金口之營，約共三千餘人，五品軍功江得勝、千總李鴻鈞、探武昌城內賊匪大隊潛襲金口，江得勝帶勇五百人堵其前，李鴻鈞密約鄉團伺賊於李家橋，俟衆賊過橋已畢，潛以民划殺守橋之賊，即將浮橋拆去，江得勝攻其前，李鴻鈞襲其後，賊衆六七百人，汨水脫去者僅二三十人，江得勝身受七傷，猶能力戰殺賊，實爲奮勇。二十八、九等日，崇通之賊又復并力窺伺金口，生員喻燾之黔勇、張于銘之川勇，均不得力，臬司李孟羣於二十八日親督大隊，迭次力戰，身先士卒，斬擒老賊百十餘人，奪大旗十餘面，此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日，南岸金口臬司力戰之實在情形也。臣思該逆以死拒守，已歷數月之久，臣軍南北渡江，徒勞兵力，是以決計深入，督臣官文派鹽道常恩、知縣李保邦等，克復漢川，會兵涇口，新溝南北之路已通，惟此時大局，德安尙未得手，而南岸金口北岸涇口，實爲全局關鍵，如兩處慎守不失，則水陸之後路無虞，而德安之賊勢已孤矣。至水師深入險地，轉戰十日，破賊壘十餘座，奪賊艦數十隻，大礮三百餘尊，焚賊資糧船六百餘隻，血戰尤苦，可否懇祈天恩，先行獎勵。水師知府彭玉麟忠勇冠軍，膽識沈毅，坐舢板督戰，被礮中斷其桅，神色不變，殺賊極多，可否記名以道員用。都司銜儘先守備鮑超，請以都司儘先補用，并



請賞加游擊銜；都司張啓基，請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銜儘先守備孫昌凱，請以都司遇缺卽補，并請賞換花翎；守備銜儘先千總蘇在位，請以守備補用，并請賞加都司銜；守備銜藍翎把總張開榜，請以守備遇缺卽補；游擊銜儘先都司李成謀，請以游擊儘先補用。藍翎都司銜儘先守備張榮貴、王明山，均請以都司儘先升用，并請賞換花翎；藍翎儘先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均請加都司銜，并請賞換花翎；外委喻俊明、瞿定國，請以千總遇缺卽補，并請賞戴藍翎；六品軍功成發、翔易、光南，均請以把總拔補，并請賞戴藍翎；六品軍功外委危廷貴，六品軍功梁昌周、得勝、韋尙爵，均請賞戴藍翎；外委何瑞祥、鄭陽和，均請以千總拔補，加守備銜，并請賞戴藍翎。其水師陣亡之守備黃開進、唐培植，千總蔡宏元，把總王席珍、王席義，外委張輔童、玉庭、陸洪福、金芝龍，六品軍功蔣青海、王鳳岐、樊丙、南何肇昌等，均請照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其餘出力之員，弁勇丁，可否查明擇尤保奏，以作士氣！其水陸陣亡弁勇，尙有三百餘名，可否查明咨部請卹，出自皇上逾格天恩。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是月二十四日接奉旨準。

### 卷三

陳奏分防金口及回勦麥山勇丁先後潰散現在迅派將弁收集整理以期補

救疏（五年八月十二日）

竊臣於本月初三日，將圍攻漢陽迭獲勝仗及水師勞績尤著情形，馳奏在案。嗣據探稱：「賊另股攻撲金口，係由江西義甯、湖南岳州合以通城、崇陽、興國之匪，嘯聚而來，而以武昌省城之賊應之。」據署臬司李孟羣稟稱：「本月初一日，賊撲金口，陸營李孟羣親督水陸擊退。初二日，賊又悉銳而來，李孟羣飭令陸營堅守以待，



賊已敗退兩次，復糾大股分作六路，蜂擁而來，陸營始尙力戰，繼乃潰散；李孟羣趕調水勇登岸救應，因陸勇已散，水師亦孤，必須撥兵應援。一等語，臣在漢陽城外，聞信之餘，憤恨已極！臣思武漢之要，以金口沌口蔡甸爲最著；臣五月在金口時，兩次雕勦，三次迎勦，賊已大挫，兩月以來，不敢復犯金口，方冀後路餉道無虞，卽擬定期進勦。適因北師爲賊所阻，德安賊勢復張，必須先在北岸打通，或可稍分賊勢。又漢陽之麥山等處，兵勇屢潰，警報頻來，前後四次分兵援勦，江湖閒隔，往返疲勞，遂以陸師三千人留防金口，並飭署臬司李孟羣管帶，仍以水師護之。臣自率陸師四千人渡江，兼會彭玉麟楊載福之水師，由蔡甸冒險深入，轉鬪而前，逼賊安營，圍攻漢陽，力戰二十餘日，無如漢口無兵分守，漢陽之城未能卽下，而黃州德安之賊，分股來援。初二初三日，賊以下游調來礮船轟臣營帳，傷斃臣左右數人，適都司鮑超以礮船下擊，賊乃退走；而上游德安應城等處之賊，復由漢口新溝蔡甸分股下駛，鮑超又奮力回擊，焚賊舟十餘隻，賊亦自焚所餘之舟，登岸下竄漢口。臣思內河寬不數丈，水師礮船終虞賊焚，不能久泊，且漢陽之攻戰方緊，而金口之警報旋來，臣若全軍赴援，則北岸皆爲賊有，欲分軍回救，則兩岸皆覺兵單，兼顧無力，焦灼實深！卽於初四日由漢陽退二十里，駐蔡家嶺，以期轉扼蔡甸，以待北師。而臣營勇糧已積欠至八九十日不等，屢催餉船未到，支絀萬分，因於麥山扼要安營，而各勇嗷嗷待哺，連月以來，不特銀錢久停支發，卽薪米亦甚艱難。初八日，賊以大股分七八路圍撲臣營，各勇竟以無糧不肯出隊，臣激以大義，督令出師，強而後可，心終不固，逆匪以數千抄後，大衆散走。臣現在一面督集潰勇，暫駐大軍山，一面飛催餉項，補放口糧，副將王國才亦因臣軍潰散，移駐軍山，一俟齊集整頓，再圖分勦。署臬司李孟羣因上游新隄新灘口六溪口江面，在在緊要，應分礮船嚴防，並卽稟請親往上游梭巡，以昭慎重。其彭玉麟楊載福，仍以水師力扼下游，戰守不懈。茲荆州轉解川餉三萬兩，因風阻滯，於十一日始到，臣卽派水師都司鮑超設法另募陸勇，或可漸次整理。惟水陸各軍，欠餉已久，杯水車薪，萬難濟急，三軍之氣，旣以此而俱頽，戰守之機，亦因此而彌窘。



若非援兵大集，南北夾攻，則武漢之克復難期，逆賊之蔓延更甚；臣調度乖方，妄不自揣，急攻漢陽，深入賊穴；水師之勞績獨著，而陸軍之潰散相仍，以一軍分布兩岸，而兩岸皆潰，以一軍兼顧兩岸，而兩岸均虛，且勇散藉詞於餉絀，究皆嗜利而忘義；如果深明大義，誓報國恩，卽至羅掘俱空，亦應忍飢而戰，況餉船已起解在途，食米亦偶有協濟，連旬力戰微勞，亦均記名候獎，何至喪盡天良，決裂若此？總由臣平時訓練不力，督率無方，除將首倡潰散者另行查實正法，並將各弁勇查究辦理外，應請將臣嚴行治罪，以肅戎行。惟是武漢情形，水師雖尙完全，而大局實已危迫；荊州、沔陽、岳州等處，均恐分軼滋擾，不敢不以實陳。伏祈皇上天恩，再飭川省廣籌兵餉，速爲接濟，則愚臣幸甚！天下幸甚！

再，湖北軍務喫緊，臣等餉絀兵散，有不敢不盡之心，而賊勢日猖，實非可以飢兵羸卒收功於旦夕者。提臣塔齊布忠勇至誠，爲賊所畏，歿於九江，賊必大肆，卽以湖北一省而論，急宜徵兵集餉，力保荆襄，非南北夾攻，楚蜀合力，難期補救。臣謹就現在情形而細審之：臣軍藉口潰散，卽使收集大半，氣已不振，亦必不能如從前之敢戰；副將王國才一軍，更多冗雜，湖北舊散兵勇，三月以後，無所歸束，先經減等酌給鹽糧，均應大加裁汰。夫兵勇之不強，患在乎多而不精，而餉亦因而久絀；且一次潰走，卽恐習慣自然，恬不爲怪，若不因此裁汰，則正餉愈分而愈少，欠餉日積而日深，外侮可虞，內訌尤甚。終歸潰敗，何補絲毫？查有水師現保游擊銜都司鮑超，勇敢知兵，臣已遣往湖南分途另募新兵三千人，期以百日，堅明約束，以圖迅來鄂省勦辦；又思九江湖口江面，旣無水師，卽使圍攻經年，賊之往來自便，不如并力從湖南北節節打通，乃可水陸東下，合於九江。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屢戰有功，前此臣曾國藩派勦義甯，卽擬進勦武漢，因塔齊布之喪而暫回潯陽，應請救下臣曾國藩，仍派羅澤南一軍，并益以精兵一二千名，迅速由湖南邊界來鄂會勦，若仍株守九江，而賊勢之橫出旁軼，蔓延上游，似於大局無補。至荊州一府，系東南一大關鍵，國家設立駐防鎮守，立法至爲精微，惟城兵太單，戰守均難分布，萬一



賊匪窺伺，深爲可虞；應請敕下四川督臣黃宗漢，速帶精勇一二千名，親來荊州鄂城一帶堵剿，專督江漢之師，兼理江漢之餉。庶臣等得以專意攻戰，不虞餉竭。且川督在蜀道派兵堵禦，不如合力攻剿，則楚蜀均有裨益。此臣所擬陸軍補救情形也。至賊匪力爭長江之險，非水師得力，不能制其死命。侍郎臣曾國藩之創立水師，實爲識時務之要著。自舢板入湖，九江遭風之後，下游久無水師，故九江湖口安慶廬州均因江面賊舟充斥，湖港分岐，陸軍竟不得手。武漢幸有礮船，而臣之陸軍先潰，王國才亦稍稍引退，水師孤立，沌口上游賊蹤已繞出其後，餉道既虞中梗，日久恐被抄襲。此時應以力保水師，暫屯嘉魚新隄等處，以待陸軍之再整。惟水師十營五哨，可戰者半，亦有經年未曾開仗者。月需餉項四萬餘兩，積欠亦至七八十日不等。不如及時汰去怯弱，以節虛糜，而養精壯。知府彭玉麟經臣會國藩調赴江西南康，總辦內湖水師之事。臣與副將楊載福面商退屯新隄，修船隻，將各營水師均交該副將親自揀選，極力裁汰，去其十分之三。每月可省節餉項，免致日久更形支絀。楊載福力主兵貴精不貴多之論，誠爲洞悉機宜。此又水師之應速裁汰者也。臣軍之已散者，昧良喪心，不準補給欠餉；其水師及陸勇之應汰者，仍須清償已往，方可節省將來。刻下一軍嗷嗷，殊不應手。湖南以一省防黔粵江西湖北數省之賊，餉項亦聞久絀，勢難分濟。鄂省江西支應亦煩，北路之餉，應以專濟督臣及欽差大臣之師，應請敕下部臣指撥他省兵餉，並請敕下四川督臣廣籌糧餉，分月接濟。臣亦當迅速整頓，挑募奮勇，務期悉數殲除，早復堅城，以安黎庶。而紓宸廑，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整集潰軍籌辦防勦』一摺，胡林翼著交部議處。所有首先潰散之兵勇，著胡林翼查明，卽行正法，以肅戎行。欽此。」（九月初一日奉）

整頓諸軍援師會勦請敕川省迅籌軍餉疏（九月初一日）



竊臣於八月十二日將金口麥山勇丁藉詞欠餉，先後潰散，及招集整理，修船隻各情形，奏報在案。臣查武漢今歲賊勢，與去歲異；去歲之賊勢猖獗，利在速戰；今歲之賊勢猖獗，利在拒守。賊求速戰，我軍一經得手，賊膽皆寒，乘勢前進，幾如破竹，死守之賊，則必須糧多兵足，分截要隘，四面環攻，期以時日，乃足以制賊之死命。當春夏之交，臣力攻武昌，乘賊出而與之戰，戰無不勝；嗣後賊乃堅守不出，臣日事圍攻，傷亡過多，往往挫我軍氣。七月以來，臣渡江渡湖，力攻漢陽，自黃陵磯至高廟，繞道百餘里，力戰二十餘日，均有勝仗，而漢口得而不守，漢陽亦終不下，漢口失而德安之賊得與漢陽通，金口失而武昌之賊已出水陸之後，以久戰之勇，潰於一旦，誠可惜也。現在鄂省賊勢滋蔓，又聞湖南已有逆匪數萬人，由粵續至，竄入茶陵、貴州、苗疆蠢動，漸侵楚界，若不及時速勦，致兩省賊合，則東南大局不可問矣。顧兵無應援，則顧此必至失彼，餉難接濟，則勁旅亦成弱兵。頃據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稟稱：「武漢為東南之樞紐，上控荆襄，南屏楚粵，大局所關，其形勢百倍於潯陽。已經侍郎臣曾國藩飭派該道湘勇並添派寶勇由南康進發，義甯入通城，以攻崇陽之賊，崇通一定，即赴金口會攻武昌。」等語。臣查羅澤南一軍，自湖南湖北江西迭戰有功，兵力最強，此軍來援，軍威必振。惟羅澤南本營及添帶寶勇二營，據稱月須餉銀三萬餘兩，水師經楊載福整理裁汰，陸師經臣與副將王國才分別裁汰，水陸尚萬餘人，亦月須餉銀七萬餘兩，加以援兵每月共須餉十萬餘兩。臣軍不足重輕，王國才一軍尤為冗雜，而楊載福之水師，羅澤南之陸師，則東南數省中不可多得之勁旅。臣若籌餉不周，任其久飢，則軍心必懈，賊勢必張，臣罪更大。事關東南大局安危，合無仰懇皇上逾格天恩，將臣前奏懇請救下四川督臣黃宗漢廣籌兵餉，於九月十月每月專撥武漢餉銀十萬兩，由荊州將軍嚴飭後路糧臺道員莊受祺迅解臣營，並祈諭救四川督臣黃宗漢督帶精勇一二千名，定於九月內星速抵鄂，督師理餉，則武漢可以速復，而湖南茶陵湖北德安之賊，皆以勢孤無援，可速蕩平。由此乘勝東下，掃蕩賊氛，可紓宸廑。



再、臣查近年軍務情形，籌餉難於將兵，董勸捐輸，辦理釐金，尤爲軍需之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非士紳出力，則經理必難得人。昔唐臣劉晏之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蹤靡定，風鶴可虞，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顧者，頗難其人。臣正月由九江回援，卽有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漢陽府教授賀青蓮，舉人傅卓然，拔貢生張映芸，文生朱輝憲，湖南增生曾耀業，在武昌新隄沙市簪洲施南等處，設局勸捐，試辦釐金，設廠造修戰艦，軍裝火藥，礮位，當水陸餉缺，船隻破損，萬難接濟之時，主事胡大任等倡率親友，設法董勸，旋於各市收集釐金，以資軍餉，通計費用四萬餘串之多，實屬奮勉出力，可否仰懇天恩，請將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以員外郎用，胡大任督帶鄉勇，迭次出力，尤爲奮勇，並請賞戴花翎，教授賀青蓮，請以內閣中書用，舉人傅卓然，請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拔貢生張映芸，請以教諭歸部選用，文生朱輝憲，增生曾耀業，請以訓導歸部選用，出自恩施逾格，以勸後來。其沙市樊城及荆襄各屬捐局釐金局，如果實在出力，接應大營不致匱乏，再由臣分別核實奏請恩施。該胡大任王家璧二員，結實廉明，應卽飭委總司各屬捐局釐金局務，庶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官吏不敢染指，市儈不能侵欺，實於軍儲大有裨益。臣不揣愚昧，爲急切籌餉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收集潰軍，急籌防勦，請飭撥兵餉』各等語，已諭令川陝兩省，按月酌解數萬兩，並令黃宗漢將夔巫等處防兵二千名，派員管帶，馳赴湖北協勦，復飭曾國藩令羅澤南帶兵迅往援應矣。此次賊匪由崇通興國撲我金口陸營，德安應城之賊，亦從上游分竄漢口，兵勇潰散，胡林翼暫駐大軍山，收集潰勇，加以裁汰，並募湖南得力壯勇，以振軍威。惟湖南募勇，尙需時日，卽川兵亦恐未能速到，著飭李孟羣王國才等力圖整頓，不可挫折銳氣，使賊勢益張，並飭楊載福趕將船隻修驗，以資防勦。俟羅澤南一軍到楚，水陸均有策應，庶大局尙可挽回。前據載增奏：『常恩在柘樹口遇伏兵敗，以致賊撲蔡店，漢陽之匪亦突出



抄襲，該署將軍欲親赴潛沔堵剿。已令官文妥籌兼顧，著胡林翼等隨時咨商官文等，不致顧此失彼，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九月初十日軍機字寄）

上諭：「胡林翼奏：『在籍官紳籌餉出力，懇請鼓勵』等語。此次賊匪回竄武昌，水陸攻剿，需餉甚繁，該官紳等辦理捐輸，力籌接濟，或修造戰艦軍裝，或督帶鄉勇出力，均屬著有微勞，自應量予獎勵。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均著以員外郎用，胡大任並著賞戴花翎。漢陽府教授賀青蓮著以內閣中書用，舉人傅卓然著以知縣儘先選用，拔貢生張映芸著以教諭選用，文生朱輝憲、湖南增生曾耀業著以訓導選用。該部知道。欽此。」（九月二十二日奉）

###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九月二十一日）

竊臣將水陸諸軍，嚴為裁汰，逐日點覈軍籍，以求簡練。陸軍之裁定者，已飭深溝固壘，加意嚴防；水師亦勻撥修船，仍可準備攻剿。其南岸石頭關、六溪口、島口、魚馬頭等處，為崇通、咸蒲賊匪必竄之路，北岸新隄、新灘口、沙湖等處，亦漢陽、德安之賊所必爭也。輪派水陸嚴密防剿，并函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約期夾剿金口，即行併攻武漢。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派於北岸步步為營，以冀迎會北兵，漸圖漢陽。臣軍既經裁去怯弱，嚴立軍狀，必當深入力戰，為客兵之前導。而羅澤南由南康疾馳入境，已先有通城之捷，是役也。羅澤南參將彭三元、遊擊普承堯等於八月二十七日由江西義甯州拔營，九月初一日抵湖北通城縣界之南樓嶺。初五日駐營通城縣東南，湖南紳士五品銜知縣何忠駿、李原濬、藍翎知縣黃崇策、藍翎千總方城亦同日以平江勇來會。駐營通城縣之西南，賊之在通城者，初不過四五千，賊首鍾逆糾聚一二萬人於桂口，聞我軍將至通城，以大股之賊來援，立木城兩座於西城山巔，層布礮眼，深掘重壕，冀以抗拒我師。羅澤南等安營甫畢，自率勇士



數百人，於沿城高阜審視形勢，賊見我軍無多，突出大隊追襲，諸勇回旗擊之，殺斃騎馬賊目三名，生擒七名，賊敗歸壘，負固不出。初六日辰刻，羅澤南與各營會議，部署甫定，而平江勇爭先殺賊，分三路直撲城外賊壘，賊以大礮轟擊，羅澤南卽飭各營繼進，記名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州李杏春、候選訓導劉蓉分率湘勇之右營、副右營、副中營攻城，外賊營以接應平江之勇，而羅澤南自率中營繼之，以攻城之西北。彭三元、普承堯分率寶營、雲營以攻城之東南，候選直隸州唐訓方、同知銜候選知縣蔣益澧分率訓營、湘營以攻城之東，平江勇進攻，諸軍乘之，殺斃當先悍賊數十人，乘勝奪入賊壘，縱火焚燒，賊悉由西北渡溪而奔，我軍分路截殺之，溪水盡赤，城中諸門皆閉，惟留西門以通賊壘，留北門以通桂口之路，爲諸勇所截，無地可逃，遂由二門奔入城中，諸勇盡從而尾追之，守城之賊以磚石紛紛下擊，諸勇多受重傷，而勇氣愈倍，奪門而入，東南路諸軍亦攀援而上，毀其南門，賓陽門各營之勇繼之，殺斃城中賊無算，賊復挺而走險，從北門蜂擁而出，我軍亦奮迅而入，城門半開，不能多容，兩相擁擠，賊之踐死於城甕中者正多，我軍亦有爲其所踐者。羅澤南見賊猶聚於城樓，以巨石抵拒，因飭諸勇分伏北門外樹林中，俟賊之大隊奔出，四路截殺，有未出者，我軍又退伏以俟之，再出再截，如是者六七次，城中之賊乃盡追奔，至十餘里之遙，鮮得脫者。計是日斬賊約三千餘名，黃褂長髮賊目約數十名，生擒者三百六十名，奪賊旗幟牛馬軍裝穀米無數，此九月初五初六等日，通城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崇陽縣屬之桂口，處湖南江西湖北之邊，形勢輿衍，米糧亦多，賊目僞丞相鍾逆義甯州之敗卽於此，修土木之城，跨山引澗，袤斜六里，意欲據一隅以牽綴三省之兵，伺兵力單弱之處而乘之。羅澤南之行軍也，審量地勢，險度賊情，每多勝算，乘屢勝之銳氣，不暇休養，於九月初十日遂由通城直搗桂口，適有賊探百餘名，騎馬賊十餘名，前至沙坪，遍貼僞諭，爲我兵所追殺而竄走。十一日，分三路進攻，我軍勢盛，賊已不支，大半宵遁，於崇陽分途掩殺，斃賊百餘名，生擒十餘名，奪獲軍裝旗幟無數，我軍遂奪桂口之險，因酌留平江士紳何忠駿、李原濟、黃崇策方城，帶平江四營



駐守桂口，復調湘南委員劉騰鴻帶湘勇五百以益之，部署一定，即由崇陽蒲圻節次攻剿，此九月初十、十一等日，羅澤南由通城至桂口追剿之實在情形也。援軍一來，士氣百倍，軍威所至，賊膽俱寒，所有在事尤為出力員弁兵勇及受傷陣亡者，可否仰懇天恩俯準分別獎卹，以作士氣而勸將來。臣一面飛飭羅澤南從崇陽蒲圻由驛路進取新店金口，以期會合臣軍，速攻武昌，并飛催荊州一帶將川省兵餉，並捐項釐金，趕緊接濟。

再，臣自裁汰水陸以來，連旬整飭隊伍已成，羅澤南援兵有通城桂口之捷，羣賊數萬，尙圖并聚於蒲圻，羅澤南由崇陽進剿而出，臣當由六溪口迎剿而入，內外交攻，互相犄角，冀將南竄之賊，盡殲於蒲，乃得以專事武漢，而我軍無後顧之虞。臣於十九日已飭各營整隊進剿，并飭知縣孫守信以其練勇會於蒲圻，至賊船已於前次焚奪幾盡，所餘無多，賊目偽承宣張子朋又從安慶湖口下游帶礮船上駛，臣一俟蒲圻得手，即日率同水陸速攻金口，急圖武漢，理合將進剿蒲圻緣由附片奏聞。  
硃批：「覽奏已悉。」

### 卷四

#### 陳報援軍克復崇陽本軍先期進剿先勝後挫疏（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竊臣於九月二十一日，將援軍克復通城進剿桂口，定期會師各情形，具奏在案。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於九月十三日自桂口拔營探聞桂口之賊竄入崇陽，於城南江邊之山巔紮大營二座，毀城內屋磚，砌壘高二丈，壘外掘礮高二三丈，以木椿竹籤層布圍繞，砌斷大路，以遏我師，沿途設伏，以圖截殺。復於城東門外搭架浮橋，密約通山之賊數千人，入城助戰，狡兔之計，詭譎莫測。羅澤南因集各營官會議，十四日黎明，記名道員李維賓以其相勇右營候選訓導劉蓉以其副右營由烏龜石渡江而進，同知銜候選知縣蔣益澧以其相勇左營防賊



後襲，均循河之東岸，約於浮橋東偏駐營，以截賊入通山之路。羅澤南以其湘勇中營，候補直隸州李杏春以其湘勇副中營，候補參將彭三元以其寶營沿河西岸而進；候補游擊普承堯率雲字寶營，候補直隸州唐訓方率訓字營居後，以防賊之襲尾，繞道出城之西北，逼近賊營半里許駐營，而賊營已包於我軍之中。彭三元駐其左，李杏春駐其右，賊乘我師方至，營壘未修，遽以六七千人自壘中分兩路而來：一由山脊直攻我營，一由城西迂道以抄我後。羅澤南傳令賊不逼營，不可與戰，以數十人搖旂上前，佯敗數次，誘賊衝至營旁，羅澤南率勇破山脊而下，彭三元從左路堵之，各殺斃騎馬黃褂賊目二名，髮長三尺，奪馬四匹，又擊斃當先衝鋒賊十餘名；兩路之賊大敗，回旗狂奔。李杏春率勇由江邊而下，圍繞賊壘，奮力廝殺，以截賊之歸路，賊不能復入其壘。唐訓方普承堯亦由後路率勇疾進，相與追殺，賊繞城西北，莫由東門渡江以逃。李續賓劉蓉蔣益澧突由東岸山內殺出，兩岸約共斃賊六七百名，賊乃入城，閉門自守。羅澤南以諸勇遠行，尙未午餐，飭令收隊，賊復以千餘人出城掘修壘外壕溝，加釘木椿，適蔣益澧於江面搭造浮橋，以通兩岸之路。羅澤南與之沿江審視，知賊佯爲修壘，以示堅守，實無固志，因卽密示東岸三營，擇勇八百人，西岸五營，擇勇一千二百人，各攜鼓角鎗礮，分作數十隊，於黃昏後暗伏兩岸要隘處，簡選敢戰之士數百人，於二更時，攜沙囊，負雲梯，拔去木椿竹籤，緣壁而上，拋放火毬火箭，壘中帳房多係竹簟搭蓋，一時火起，光燄燭天，諸勇層布壘中之賊，焚死者不可計數，兩岸埋伏之勇，見壘中火起，各擊鼓吹角，施放鎗礮，喊聲震天，城中之賊大亂，遽開北門而出，踐斃於城甕者以數百計，踰城墮死者無數，其得出城者，又爲各路之勇截殺千餘人，屍橫遍野，諸勇因乘勝入城，燒燬賊所搭城上望樓，搜捕餘匪，生擒賊匪一百二十餘人，卽時正法，奪獲器械旗幟無算，三更收隊，將生擒之賊審訊，供稱：「撲營之際，爲我兵殺斃僞五十二指揮雷春萬，僞二十五指揮楊逢芳，僞總制李姓一名，是以速敗。」前任崇陽縣知縣王國楨，亦於是日至營，協諸紳防勦。十五日，隨同羅澤南入城，招撫難民，諭令薙髮，約集士紳，力行團練，以圖善後。此九月十四



日羅澤南晝夜急勦，大獲勝仗，克復崇陽之實在情形也。至臣之水陸各師，於通城桂口告捷之後，揣度賊情，必由浦咸下竄，以與省城之賊相通。臣因於十九日派陸師三千餘，礮船十餘隻，由六溪口橫入蒲圻地界，駐營於車埠，以安字營紮東面，當茅山來路之衝，而以質營紮其後，鳳營紮北面，彪營紮南面，以當蕭橋斗門兩路之衝；仁營南營紮於偏西，以防新店之路，兼以援應各營。一面約會羅澤南定期夾攻，因岳州防兵進勦微挫，且探聞偽翼王石達開以羣賊數萬人上竄，盡注於武昌南岸。羅澤南之兵極精而少於賊數，不止十倍，崇陽餘匪搜勦須嚴，故援兵不能速至。二十二日，賊已悉衆由茅山蕭橋兩路分踞我營之前，山巒列陣，中隔田隴，其茅山一股，悉衆來撲，守備何紹彩周得魁張寅恭等，憑隄抵禦，把總張勝奎李文勝率勇應之，殺斃當先悍賊數十名，賊即敗退，諸勇并力擊之，越山嶺而返。另股復蜂擁齊下，水師都司銜喻吉三開礮擊之，橫截賊腰，斃賊百十名，賊復退卻，我軍仍乘勝追至茅山而返。其蕭橋之賊，股數尤多，儘先千總楊再佑領勇七百人，獨當一面，匹馬衝鋒，揮槊殺賊，立斃七人，賊畏其勇，折回茅山。一路以撲何紹彩等之營，各營亦奮勇抵禦，賊不能支，又折而聚於蕭橋。一路以撲楊再佑之營，楊再佑俟其涉水至半，轟斃數十人，截殺百餘人，賊遂大敗退走。我軍自辰至午，鏖戰五時，正值收隊，而賊復折回，我軍亦回軍抵擊，羣賊蟻至，彌山彌谷，各營廝殺，乘賊勢退卻，追入山中，其山後羣賊，遂草山而行，橫出我軍之後，各營已被圍繞，奮殺兩時，乃出重圍，傷亡壯士二百餘人，軍氣稍挫，老營及水師各營，均無損失。此二十二日，臣軍先期進勦蒲圻，在車埠地方先勝後挫之實在情形也。查是日以三千之勇，敵二萬之賊，鏖戰六七時之久，千總楊再佑等雖以追賊深入，爲賊所乘，究未可因賊多兵少，坐守不戰，默察該千總等敗挫之餘，志節不衰，整飭數日，仍即進勦，至道員羅澤南一軍，克復崇陽，其出力員弁勇丁，可否懇請皇上天恩，準其擇尤彙案請獎，出自聖裁。

上諭：「胡林翼奏『羅澤南進攻崇陽，克復縣城』一摺，此股賊匪，經羅澤南兩次痛勦，收復城池，餘黨諒已無



多，著胡林翼令地方官紬隨處截勦，以清餘孽！所有出力員弁兵勇，均著擇尤彙奏，候朕施恩。欽此。」

陳報援軍分剿崇陽餘匪始勝中敗繼復大勝疏（十月初六日）

竊臣於九月二十八日，將援軍克復崇陽，臣軍進勦蒲圻勝負情形，具奏在案；查羅澤南克復崇陽之後，因岳州防兵挫於蒲圻羊樓洞，慮賊上犯，以牽我軍，派記名道員李續賓之湘勇右營，訓導劉蓉之副右營，知縣蔣益澧之湘勇左營，直隸州知州唐訓方之訓字營，游擊普承堯之雲字寶營，移駐羊樓洞之西禦之；羅澤南自帶湘勇中營，參將彭三元帶寶營，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李杏春帶副中營，仍駐崇陽，偽總制楊萬年者，率敗賊據梯木山，擾壞頭堡，冀我師一去，復踞崇陽，壕頭堡距崇陽四十里，羅澤南遂於二十二日，令彭三元李杏春率其兩營往勦，行至路口，遇賊二百餘，當即擊退。二十三日，兩營捫藤攀石，抵梯木山，賊悉衆來拒，我軍分路奮擊，斃賊數十名，焚逆賊楊萬年之窟而返。忽來悍賊六七千，登山瞻望，列陣滿山，我軍分三路應之；左路中路奮力同進，殺斃當先悍賊，賊遂大潰，諸勇或尾追，或腰截，賊尸徧野；而右路松林之賊，愈集愈多，李杏春躍馬登山，整隊以待，該逆爲山所隔，不知中左兩路之賊先潰，仍洶湧并進，我軍突前擊之，斃大旗悍賊八九名，賊衆反走，彭三元督勇橫截而出，殺賊最多，餘悉奔白羊山，往咸甯而逃；計各路共斃賊八九百人，內斃偽指揮偽將軍各一名，搜獲偽印二顆，奪獲大小旗幟七十餘件，馬二十餘匹，及偽制冠服。詢據生擒之賊供稱：「此股逆匪，不下三萬人，逆首石達開統之，由金陵上竄至武昌縣，取道金午，昨夜始宿咸甯，今之戰敗者，乃其前隊也。」二十四日，羅澤南以書促彭三元李杏春歸營，而逆賊大至，約二萬人，鎗礮環施，火箭噴筒交下，彭三元李杏春見賊甚衆，飭諸勇不遠追，身先士卒，擇隘堵殺，追至田隴而返，我返而賊又蜂擁而至，如是者二三十合，賊一處來則一路應之，數路來則數路應之，彭三元耳受礮傷，血流滿襟，李杏春勸其回營，而彭三元戰益力，曰：「今日誓同生死，難



傷，何忍獨歸！蓋自卯至申，已鏖戰五時之久矣。賊乃敗退，計共斃賊百餘名，生擒八名，勇丁亦陣亡六名。羅澤南是日申刻在崇陽聞信，以從九李續宜率中營三百人援之，並飛調蔣益澧率左營由羊樓洞來援。二十五日寅刻，羅澤南自帶中營二百五十人繼進，而賊之在咸甯者，黎明時已盡數來攻，崇陽土匪從而附之，數倍於前。繞營三匝，彭三元、李杏春相與誓曰：「男兒以身許國，死生久已不顧，今日誓必盡殺此賊！」各跨馬分路堵禦，相持者踰兩時，礮子噴筒，連環迭至。彭三元、李杏春不少卻，賊之另股，忽繞後路，入營放火，回馬救之，賊衆尾追。彭三元大呼：「殺賊！」手刃黃馬褂賊目一名，爲羣賊殺於馬下。李杏春勒馬衝至，隨丁勸之走，且憤且誓曰：「彭參將死，我何獨生爲！」亦遂殉難，其義烈如此。把總蕭馥山始終隨李杏春左右，爲賊所刃。把總李光熾居營守輜重，聞其兄杏春死，目皆怒裂，同時死之。守備銜千總彭獻傑、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劉碧山，率中營三百人，獨當一面，與賊力戰，賊不敢逼。及營中火起，遂各執哨旂殺入賊中而死。是時勇丁以營官陣亡，且戰且卻，迨羅澤南督勇馳援，距營十里而事已無及矣。列隊山岡，以集勇丁，賊見我兵繼至，不敢窮追。日暮乃悉率歸崇陽。時蔣益澧已駐軍城外，卽下馬相商，以我師分駐崇陽、羊樓兩路，兵力本單，賊勢方盛，必爲所乘。若專駐崇陽，則南路空虛，使賊由蒲圻上犯，與湖北大營聲息隔絕，乃定計以五鼓移師羊樓洞，并力駐守。此九月二十二、三、四、五等日，羅澤南分勦餘匪，突遇首逆大股，始勝中敗。彭三元、李杏春等血戰陣亡之實在情形也。羅澤南於二十六日午刻馳抵羊樓洞，方令傳餐，而大股賊由蒲圻突來，澤南與李續宜登山審察，約二萬餘賊，屯聚山巔，爲二大枝。其一枝循山而下，踰田隴，又分三枝，直逼訓營。右營、副右營吹角放鎗，黃旗遍野，是爲賊之正兵；其一掩旗息鼓，草山蛇行，埋匿於七里冲山內，是爲賊之奇兵。冀誘我師禦其正兵，而其奇兵襲後，撲入我營。羅澤南會商各營，以我師自崇陽至者，血戰三日，遠行一百餘里，令少息，毋遽出戰，而令劉蓉率其營以擊田隴賊陣之腰。李續宜率其營從左路石山繞出，以截田隴賊陣之尾。唐訓方則以其營三哨當田隴之正賊，以二哨搜其營前山內。



之伏賊；普承堯則分其營爲二路，以搜七里冲諸山之伏賊；部署甫定，而中營、副中營、左營、寶營之自崇陽至者，爭請於前，誓必報昨仇。澤南義之，因示以策應之略。賊之在田隴者，見訓營三哨人少，直前攻撲，我兵按立不動。俟賊逼近，突以鎗轟之，鏖戰移時，賊不能敵。劉蓉率副右營從中段橫截，賊亂反旗而走，諸勇圍之不得出。其在後者，同奔上山，遇李續賓右營，已繞至山巔截殺。將益澧率左營策應，賊之正兵大敗，而山內之伏賊不知也。猶躍躍思出，中營、副中營從左路無賊之處，繞出山巔，將賊包裹其中。普承堯則率其營直從山口分路迎頭殺入。老寶營繼之，賊之奇兵亦大敗，各勇分途追殺十餘里。日暮收隊，計共斃長髮賊九百餘名，內有黃姓僞總制一名，李姓僞指揮一名，身懷僞印，奪獲黃旗八十餘面，馬三十餘匹，軍火器械無算。生擒長髮賊七十餘名，訊據一賊匪僞國宗韋俊，自鄂省率賊二萬餘，由紙坊至蒲圻，冀以抗拒援軍，不能下攻。一等語。因設彭三元、李杏春等之靈，殺生擒賊以祭。此九月二十六日，羅澤南會師羊樓洞，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參將彭三元、舊隸前提督塔齊布部下，師法忠勇，稟承方略，身經百餘戰，屢立奇功。前於克復通城、崇陽案內，擬保副將侯選同知直隸州李杏春，學問深醇，日以殺賊爲志，節概凜然。通城、崇陽案內，擬保知府均尙未稟詳。茲以一千三百之衆，遇悍賊數萬，始而大勝，繼而力戰三日，士無退志，力竭捐軀，深堪憫惜。彭三元可否請旨追贈副將銜，照副將例從優議卹；李杏春請贈知府銜，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守備銜千總彭獻傑，每戰必先奮不顧身，請以都司例優卹。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李光熾、蕭馥山、劉碧山，均請以千總例優卹。并請附入湖南新建前提督塔齊布專祠，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勇目，并出力員弁，容卽查明彙案，分別奏咨，懇請獎卹。出自恩施。羅澤南一軍五千人，由江西入境，連復兩城，所向克捷。因岳州兵挫，崇陽賊多，軍分而三，遂致中挫。移師合勤，繼復大勝。該道員以新失二將，稟請交部嚴議之處，伏候聖裁。臣軍先於二十二日在蒲圻挫失，刻已整理，與羅澤南會攻蒲圻，卽以水陸并進，直搗金口。理合將援軍搜捕，突遇大股，始勝中敗，繼復大勝，并懇請獎卹緣由，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湖北爲東南奧區，商賈繁庶，連年被賊州縣，舊商失業，新集牙行，均無印帖；查行帖向由部頒到司，各州縣加具殷實印結，請領轉發，而外省陋習，規費相因，吏胥中飽，究於公費毫無補益；臣訪察積弊，有一帖費至數百金或千金者，忘公徇私，比比皆是。茲據總辦捐輸釐金局紳員外郎胡大任等呈稱：「新商無從請帖，可否咨部先行頒給各色行帖二千張，令各市鎮向捐局按例請領，并將從前各衙門陋規，一并算入正款，勸其捐輸，給以行帖」等因；前來。惟臣營既無科則，即兼署藩司羅遵殿遠在襄陽，亦無例案可稽，應請敕下戶部頒給各行牙帖二千張，并則例條款，由驛遞發臣營，轉交捐局，遴派公正士紳，妥爲辦理，以資軍需；如果試行有效，再爲奏請推廣，杜胥吏之侵漁，資軍需之正款；既便商情，無傷政體；其捐資請領者，由總局報明彙冊咨部，并札行司道州縣備案，所捐成數，仍歸於軍餉案內覈實報部。又查舊例生監各衿，不準充行，推原律意，士大夫之行，不可爲商賈之事，所以示節制，嚴壟斷也。訪查近年弊竇，有生監隱名而充行之人，有行戶居積而改捐職銜之人，循名覈實，未能畫一，應請此後生監職銜人等，準其領充，以廣招徠；其身入仕途，名列科第者，仍不準承充，以示限制，而符定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該部速議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援軍分勦崇陽餘匪，突遇大股，截勦獲勝。』一摺；此股賊匪，現尙分踞咸甯蒲圻，著該署撫迅即會同羅澤南合力攻勦，以期掃蕩賊氛，直搗武漢，毋稍延緩！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并著該署撫擇尤保奏，候朕施恩。此次奮勇殺賊，力竭陣亡之參將彭三元，著追贈副將銜，照副將例從優議卹；候選同知直隸州知縣李杏春，著追贈知府銜，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千總彭獻傑，著照都司例從優議卹；藍翎把總胡元則，把總李光熾、蕭馥山、劉碧山，均照千總例從優議卹；並準其附入湖南地方塔齊布專祠，以慰忠魂。羅澤南帶兵由江西入楚境，連復兩城，此次以少擊多，雖致中控，仍復大勝，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



（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胡林翼奏：『逆首石達開率賊數萬上竄，』早慮羅澤南兵單不敵，恐有挫失，已諭知官文派撥精兵前往接應。覽本日該署撫奏羅澤南一軍接仗情形，將士兵勇均能奮不顧身，以少擊衆，惟彭三元李杏春俱衝鋒殞命，殊爲可惜。雖二十六日羊樓洞之捷，尙能轉敗爲勝，士氣不衰，究竟傷損精銳，皆因兵單所致。胡林翼所統各軍，既已力加整頓，卽著與羅澤南會合，直抵蒲圻。石達開韋俊均係著名悍賊，現旣麇聚咸甯，卽應合力進攻，能將該逆殲戮，則咸蒲一帶賊匪必自瓦解。羅澤南之兵，本紮崇陽羊樓兩處，今旣併歸羊樓，則崇通後路有何接應？此時賊勢甚熾，攻勦機宜固不在專守城池，而此軍一移，誠恐得而復失，不特前功可惜，抑且後顧堪虞。應調何處兵勇以爲後路接應？該署撫卽與官文商酌。如荊州新到川兵及德安得勝兵丁皆可分撥，著該署撫飛咨官文迅速調度。羅澤南一軍於勦賊極有關繫，而崇通咸蒲又爲江西湖南四達之衝，該逆旣以全力來抗，我軍亦必併力會攻，始能得手。此處關鍵一得，卽可乘勝長驅，由金口直趨武漢，切勿稍存大意，致誤事機。再該署撫兩次摺內均有岳州兵挫之語，是否係湖南防兵逆賊？是否不至上竄？未見駱秉章奏報，並著該署撫將詳細情形附報具奏，以慰廑念。彭三元等應得贈卹，已照所請降旨，並將羅澤南處分寬免，出力員弁準其擇尤保奏矣。將此由六百里諭知胡林翼並羅澤南知之。欽此。」（○月○○日奉軍機字寄）

陳報官軍剿賊大勝會師蒲圻水陸並進疏（十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十月初六日，將援軍搜捕情形具奏在案。查羅澤南合師羊樓洞大勝之後，軍聲益振，以壕頭堡之役，寶營副中營之營官陣亡，乃兼管副中營之事。其寶營七百人，則分隸於游擊普承堯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



州唐訓方之營；又調湖南防堵軍功劉騰鴻之湘勇五百人，以厚其力，擬俟休養旬日，卽下攻蒲圻；乃崇陽之賊首韋俊，自九月二十六日敗後，復集殘喘，沿途裹脅，並添撥逆首石達開悍賊數千，共二萬餘人，於十月初三日自蒲圻分途來撲，其由東路楓樹嶺雷家橋沿七里冲而入者，則橫排羊樓洞北田隴，旌旗蔽野，約萬餘人，漸次前進，每進數十丈輒止，我兵不動，則又進，進則相與大呼，聲震山谷，如是者歷二時，一股由千嶂嶺張鼓嶺踰山而來，約四五千人，列陣於營北，韋逆張黃蓋踞山巔，按陣不動，俯瞰我師，一股約二三千人，由港口驛循中港而至，列陣於葉家山，冀以牽制我西面諸營，不得併力進攻。羅澤南駐營山上，審視瞭如，示各營以策應之略，飭令賊不逼營，毋遽出戰，東路一股，愈逼愈近，忽分三路：一路登小石山撲我左營，一路據麥園以防中營之橫截，一路循山脊直逼右營。道員李續賓督勇擊之，與賊交鋒，殺斃當先悍賊五六人，山脊之賊敗，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分三路繞攻麥園，知縣蔣益澧分其左營爲二：一登小石山，一繞山北抄之，一鼓而前，賊衆大潰，溺斃於園外池塘者百餘人，賊伏於松林密箐中者，諸勇繞之，截殺五六百人，大股由田隴狂奔，急不能擇，散布山谷，右營從七里冲之右脊而上，中營副中營循中脊左營登左脊，三路圍勦，奮登其巔，其在山谷者千餘人，皆刃之，逸出者各營又追殺十餘里而後止。營北山巔之賊，見大股已敗，猶思據險自固，訓導劉蓉率副右營分路仰攻，殺斃當先悍賊數人，賊潰。唐訓方率訓營由張鼓嶺橫截之，葉家山之賊，游移觀望，普承堯以其寶勇二營暗擊之，賊駭而奔，劉騰鴻率陽字營抄其西，署蒲圻縣孫守信率勇包其左，四路截殺，尸橫遍野，亦追至十里外而止。計是戰共斃賊二千餘人，奪獲黃湖縐大旗三十餘面，小旗七十餘面，馬四匹，刀矛之棄於道路者數千件，我軍皆取之以歸，生擒一百一十餘名，據供「韋逆受石逆密約，奮力攻我，以圖上襲岳州，石逆卽由通城攻平江，共犯湖南，不料復敗。」等語，審明正法，此羅澤南十月初三日在羊樓洞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臣由嘉魚取道至羊樓洞，與羅澤南會商密圖進取，惟十月初二、初三、初五等日，湖南平江縣紳士在通城防勦，勇丁二千人，與



首逆石達開之賊，血戰數日。初五日，平營被躡，退守平江上塔市。臣抵羊樓洞，與羅澤南面商，賊之嘯聚崇通，故作上竄湖南之勢者，不過牽制我師，使不得遽攻下游，搗其巢穴。若我軍久駐羊樓洞，以堵上竄，時日遷延，適足老師。若復轉搜崇通，則兵進賊遁，兵退賊出，多方誤我，往返皆疲，莫如併力急攻，直下蒲圻，攻其所必救也。羅澤南之軍與臣之陸軍均於十七日拔營前進，并約楊載福派水師進紮新灘口牌洲，相機直下。臣仍一面飛咨湖南嚴防不虞，庶無瞻前顧後之慮，得以專意進取，藉紓宸廑。至羅澤南營中出力員弁勇丁，可否由臣查明彙案請獎，伏候恩旨，以昭激勸！

上諭：「胡林翼奏『羊樓洞官軍勦賊大勝』一摺，現在胡林翼已統軍與羅澤南會合，著即併力進攻，盡殲醜類。所有殺賊出力員弁兵勇，著胡林翼彙案請獎，候朕施恩。欽此。」（十一月十二日奉）

再，湖北賊勢自秋冬以來，大股專注於南岸，即下游金陵皖江之賊，亦專以逼脅多人，分股上竄為計，而總不離沿江兩岸。求所以制賊之致命者，惟以精水師斷賊糧為先務之要。或疑賊之擄掠銀錢，聚於金陵，財多人眾，日增猖獗為慮。臣愚以為不然，自來盜賊之擾害，其志專在財利，彼豈能以財利予人哉？即至窮蹙，忍不能舍，固賊情之常也。夷考古今，平賊之略，必以據上游形勢，斷賊糧為先，而財帛之豐歉不與焉。武漢則金陵之上游也，荆襄關南北之大局，而武漢又荆襄之咽喉，兩湖及巴蜀之米多於吳會，故諺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語。昔年江面安靜，米艘蔽江而下，日夜轉輸，今乃久為賊阻，通籌吳楚之全勢，必以武漢得手，設立重鎮，屹然不可再搖，乃會合江西內湖一軍，以水師之全力制賊，而下游紅單巨艦，亦得并力以扼賊吭。惟查水師將才，以副將楊載福為最，忠勇廉明，每戰必先，自道員彭玉麟調往江西之後，外江水師僅恃楊載福一員，積年力戰，肺病日增，而滅賊之志，終始不渝，病不言勞，功不言賞，志識已高出尋常。其十營將官如游擊李成謀、都司鮑超、張榮貴等，均勇敢冠軍，惟未經特將，尚待悉心審察，觀其戰陣之方略，別其才識之利鈍，再行詳悉奏聞，此則水師將才之



宜預籌者也。署臬司李孟羣以礮船六十隻入湖，冬令水涸，不能繞出襄河，停泊沙市等處，距漢陽尚數百里，營中將弁勇目，未能精實，頗難力戰，業已嚴飭該司，慎守船礮，毋許資賊，致貽禍根。外江水師，船多礮少，取給湖南礮局，暫可供用，惟模範較小，不如粵東所購洋礮之美。查上年侍郎臣曾國藩奏請礮位，因道梗未經運竣，應請皇上天恩，敕下兩廣督臣葉名琛，購運五百斤以上千斤以下洋礮六百尊，派兵妥護，交湖南舟運湖北，期以冬杪交付，轉交侍郎臣曾國藩勻配，以資異日東征利用，此又礮位之宜預備者也。謹附片奏。

## 卷五

### 官軍會剿蒲圻克復城池疏（五年十一月初一日）

竊臣於十月十七日由羊樓洞拔營，下攻蒲圻；臣仁鳳彪恭四營，會同羅澤南七營，共十二營，相為聯絡，軍威益壯，而逆渠韋賊等自初三日敗後，收集殘喘萬餘，乞救於逆渠石達開，分四千人，令偽總制李賊率之來會，兼集崇通土匪，不下三萬人，踞於蒲圻，守具日增，於鳳皇山之麓，五嶽觀之巔，築大營二座，於南門外築大營二座，豐樂門外築大營一座，各營之間，設立石卡，以扼入城之要，河之北岸，築木城四座，以通咸甯江夏之賊，搭造浮橋以濟之，冀阻我師之下攻也。我軍以重險難越，十九日乃採署蒲圻縣孫守信及蒲圻縣舉人賀霽若之議，由閒道出公安，販進駐鐵山，臨城西北隅，賊壘遽失其險。鐵山高二里，縣互數里，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峙，其東南為鳳皇山，西北為河邊寶塔一帶諸山，形勢雄險。臣等以五營駐山脊，俯瞰城中，四營駐山西北，三營駐山東南，以便分路進攻；因我軍野戰則易於取勝，攻堅則受傷必多，計誘賊衆來襲，庶可一鼓盪平。二十日，遣捷勇數百，直逼賊壘搦戰，賊出則反旗而走，賊退又往，如是者歷一日，賊不敢遠追。二十一日辰刻，羅澤南率中營，候選訓導劉蓉率副右營，從山右田隴而下，攻南門外賊壘；李續賓率右營從雞冠山脊而下，攻豐樂門賊壘；同知銜



候選知縣蔣益澧率左營，候選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字營，從田隴之右林木中繞出，攻五嶽觀賊壘，守備周得魁率鳳營，守備何紹彩率仁營，駐鳳皇山，防賊之伏，候補游擊普承堯率寶勇，湖南委紳劉騰鴻率陽字營，千總楊再佑率彪營，從山之左而下，駐寶塔諸山，截河北之賊，兼以攻城，張寅恭率恭營，同知銜候選知縣邢高魁，附生李景湖，把總周有元率南營，以攻城之西北，孫守信帶武生汪士哲等團練數百人，分布於要隘之間，以供指揮。臣軍方出北岸，賊衆紛紛渡河來救，普承堯、劉騰鴻、楊再佑、邢高魁、張寅恭、李景湖率諸勇截之，沿岸廝殺。北岸之賊不敢渡，復督諸勇屢抵城根，以擡鎗仰攻，守城之賊皆應聲而倒，或緣梯而上，或肉薄而登，如是者三四次，爲賊之滾木亂石所阻，終莫能上。首先攻城登時陣亡者，守備銜千總楊再佑，外委韋順清，從九蔣文彬、郭祥基也。城中之賊爲我所截，亦無出救，賊壘者壘中多長髮老賊，其營皆立於山巔，峻險異常，木柵竹簽，回互曲折，是賊長技，我軍從下仰攻，其勢逆而難，賊從上俯禦，其勢順而易，李續賓率右營之勇，由雞冠山直薄豐樂門，賊壘奮勇而上，折毀木柵，各營亦極力分攻，皆堅不可奪，賊出柵來追，諸勇乘賊之出，反旗廝殺，賊又入柵以自固，如是者六七次，爲賊之火毬大礮所阻，終莫能入。首先攻壘登時陣亡者，把總張九錫、易光榮、黃德榮也。賊爲我軍擊斃者衆，亦無敢出壘迎敵者，豐樂門南門二壘之間，賊立重卡，大石鱗次，樹木縱橫，路曲而隘，不能容數人，卡內有小坡，賊之悍者悉萃之，我軍因攻壘不下，轉而攻卡，賊以死力拒守，隘口兩壘，以礮橫擊之，諸勇奮力爭入，雖傷亡者衆，毫無畏心，血戰二時，旋而退，亦旋而進，如是者七八次，爲地勢所阻，又莫能入。首先攻卡登時陣亡者，都司楊泰友、守備楊佐清也。賊之頭目爲我軍所擊斃者多，亦無敢踰卡來襲者，羅澤南、李續賓、劉蓉、蔣益澧等會商，令諸勇暫駐山坡，據險以待，休息片時，約各營誓曰：「今日不破此壘，賊勢必張，將堅守以老我師，如九江故事，蒲圻不下，武漢必不能攻，須力戰勝之而後已。」諸勇聞之，皆流涕誓不破此壘，不歸。劉蓉之弟文章、劉蕃親率諸勇取稻草柴薪往燒賊壘，賊以大礮爲鎗轟擊，劉蕃身先士卒，不稍退避，逼近木柵，中礮陣亡。



諸勇憤之，荷芻負薪，奮迅而進，縱火焚燒，烈焰突起，賊衆乃亂，乘機奪柵以入，蔣益澧親率左營殺入東嶽觀之，壘唐訓方率訓營周得魁率鳳營何紹彩率仁營殺入河邊之壘，諸壘賊潰，劉蓉率副右營及中營二哨之勇四面攻擊，分途截殺，而豐樂門與南門壘中之賊猶恃險如故，羅澤南李續賓督中右二營之勇乘勢殺入重卡，臣遣張寅恭率恭營從城西北殺入，連用大礮轟擊，賊莫能當，張寅恭先射賊目，策馬躍入壘中，普承堯之弟六品軍功普承忠率寶勇孫守信率勇繼之，奪柵以入，賊壘五處，陸續火發，光燄衝突，煙霧蔽野，士卒歡呼，聲震山谷，賊之負壘不出，焚死者二千計，其逃潰者城閉不得入，爲諸勇所殺者以千計，內斃首戴金龍偽冠賊目十餘名，冠上多書總制指揮字樣，其餘涉河逃溺死者無算，屍橫遍野，血流滿溪，霎時之間，重卡頓破，五營俱躡，所未下者僅一城耳。因久戰力倦，將士皆飢，飭令各營收隊。該逆大敗之後，一見我師歸營，北岸之賊復渡河入城，弱者議欲棄城而逃，強者猶冀死守以拒，黃昏而後，臣派李續賓帶勇士百餘人，踞雞冠山頂，俯驚賊營，蔣益澧帶勇從鳳皇山而下，防賊南竄崇陽之路，普承堯劉騰鴻帶勇出城西門外山上，張寅恭周有元帶勇出寶塔山上，循環施放火鎗吹角掌號，賊驚莫測。在西城者則傳官兵已入東門，在南城者則傳官兵已破北門，紛紛大亂，各自奔逃，我軍勇士直逼城下，緣梯而上，施放火毬火箭，諸賊盡從北門以出，踐踏於門竇，墮溺河中，爭先擁擠，黑夜自相戕殺者，又以千計，北城爲賊糧所聚，又逆渠僞署之所在，軍器最多，賊急不能運，自行縱火焚燒，城中之賊以城門火起，急不能出，縋城而下，爲城上滾木所壓，及跌死於竹簽木刺者無算，諸勇相繼入城，搜殺長髮老賊四五百名。二十二日黎明渡河，將北岸賊營四座，盡行焚燒，跡賊所遁之路，數里外猶血流滿道，兩日一夜約殺斃焚斃溺斃五千餘人，生擒一百七十餘名，奪獲馬四十餘匹，大小旗幟三百餘面，僞服僞冠軍裝糧食無數。是役也，以全力攻堅，將士同心效命，日夜血戰，軍無退志，得以踏破賊營九座，克復城池，羅澤南李續賓自通城崇陽克復二城後，桂口壕頭堡羊樓洞等處，屢戰大勝，功績最高，迭奉恩旨，準其彙案保奏，應以通城崇陽蒲圻三



城，並歸一案，除羅澤南李續賓另片懇請恩施外，所有克復通城崇陽蒲圻三城在事出力員弁，謹擇尤先行奏保，以示鼓勵。藍翎候選直隸州知州唐訓方，操練營勇，精悍敢戰，懇請加知府銜，賞換花翎。同知銜藍翎候選知縣蔣益澧，身先士卒，不避艱險，懇請以同知補用，賞換花翎。訓導劉蓉，籌畫大局，動中機宜，克復三城，屢立奇功，懇請以知縣補用，加同知銜，並賞戴花翎。候補游擊普承堯，質直無飾，士樂用命，懇請以參將儘先留於湖北補用。藍翎都司朱品隆，曉習軍務，轉戰無前，義甯州案內請保游擊，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參將留於湖北遇缺補用，並賞換花翎。都司銜藍翎守備劉錫文，藍翎守備周寬世，張文煥，督勇殺賊，精悍無敵，義甯州案內請保都司，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游擊儘先補用，守備銜藍翎千總陳光孚，藍翎千總劉人和，王名潛，攻陷堅城，每戰必先，義甯州案內請保守備，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都司儘先補用，藍翎把總朱升開，錢得勝，何習藝，先登陷陣，所向有功，義甯州案內請保千總，歸江西辦理。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守備儘先補用。六品軍功李見榮，倡衆殺賊，不避艱險，克復三城，功力最著，懇請以千總拔補，賞戴藍翎。六品軍功普承忠，摧堅陷陣，懇請以把總拔補，賞戴藍翎。藍翎把總楊德武，張福田，首先陷陣，所向有功，義甯州案內擬保千總。又克復三城，懇請以守備補用。已革湖南鎮溪營游擊張寅恭，經前署湖廣督臣張亮基，以性情乖謬，訓練並不認真，劾參查該員秉性粗直，核其原案，尚非退縮失守可比。此次奮勇冠軍，首先躍入賊壘，可否開復原官之處，伏候聖裁。升用同知署蒲圻縣知縣孫守信，自正月至於九月，團練力守，迭戰有功，及韋逆大股二三萬人上犯縣城，該員力戰受傷，退保鄉里，團練尚未解散，隨同官軍克復城池，功多於過，可否懇請免議。其餘克復三城，迭次戰績，在事出力員弁，勇丁，容臣查明，並歸一案，開單懇請恩施。至文童劉蕃，忠義至性，屢立奇功，克復各城，尚未稟詳，此次首先焚燒賊壘，為我師成功之轉機，懇請追贈知縣，照知縣例優卹。都司楊泰友，身經百戰，義甯州案內請保游擊，又克復各城，請照參將例優卹。守備銜儘先千總楊佐清，楊再佑，奮勇無敵，爭先致力，請照都司例優卹。把



總劉祥雲、易光榮、黃德榮、張九錫，外委韋順清，奮攻城壘，不肯稍退，先後陣亡。通城崇陽寨內，擬保千總，請照守備例優卹。從九蔣文彬、郭祥基，請照縣丞例優卹。其餘傷亡勇丁，查明另案請卹。

謹按：奏內所請獎卹及開復免議各員，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奉旨準。

再、臣於上年會合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之師，在九江湖口連營一月，見其每戰必先，忠勇冠時。本年十月十四日，取道嘉魚，會於蒲圻，其營中將士勇敢樸誠，有古烈士風。察其所用之材，則皆羅澤南所教弟子及其祖若父之門生也。軍中得閱該員家書，羅澤南之父羅嘉旦年八十歲，李續賓之父李登勝年七十歲，最以「忠勇報國，不得私念親老，眷戀庭闈」詞意嚴正大義可風。是該員等之忠義奮發，實皆稟承家訓。伏思我皇上孝治天下，堯思舜慕，化及四表，每遇覃恩封贈，內外臣工之父母，並祖父母，下至微末員弁，亦得均承恩澤，錫類推仁，淪肌浹髓。該員等身經百戰，已蒙特恩加銜，並簡任實缺，核與請封之例相符。且屢次稟稱受恩深重，不敢再邀議敘，可否仰懇皇上天恩，將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賞給其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賞加鹽運使銜，給其父母三品封典。如蒙俞允，在該員等感激恩施格外，必仰體教孝作忠之義，以報高厚鴻慈於萬一。而海內仁人孝子，亦知戰陣無勇，不得為孝，自當聞風興起，實於聖朝教化，大有裨益。並請敕下廷臣核議，凡戰功最著者，始準援引，此外不得援以為例。臣愚昧之見，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按：此疏於十一月二十日接奉旨準。

再、臣於十月二十八日蒲圻營次，欽奉十月十八日上諭：「飭與羅澤南會合，直抵蒲圻，與官文商酌，如荆州新到川兵，及德安得勝兵丁，皆可分撥著飛咨官文迅速調度。該署撫兩次摺內，均有岳州兵挫之語，是否係湖南防兵逆賊，是否不至上竄，著該署撫將詳細情形附報具奏。」等因。欽此。跪聆之下，仰見聖謨廣運，感悚難



名臣查大股賊匪，注於蒲咸，臣軍與羅澤南會合，克復蒲圻，即當由咸甯進剿；訊據賊供：「韋逆已遁回武昌，石逆一股有分竄江西之信，湖南岳州一帶尚無逆賊竄擾。」先是岳州防兵於九月十五日越羊樓洞而勦賊，失挫，仍退守岳州；羅澤南恐大股之上竄也，分軍於蒲圻羊樓洞以禦之，不虞在壕頭堡而中挫。臣於九月二十二日獨由六溪口入攻，又挫於車埠，而賊亦遂退守蒲圻，不復上犯矣。目下情形，蒲圻克復，崇通亦探無賊蹤，自應遵奉恩訓，併力會攻，乘勝長驅，由金口直趨武漢。臣等一軍分則力單，合則力厚，崇通是大軍後路，而急切實無兵力可分；德安兵勇雖多，聞亦惟前都統西凌阿之馬隊及顏朝斌之川勇乃能應敵；此外兵勇將弁，難期精實。臣於八月九月，尚分兵以應之，恐不能再分兵以應。南岸惟武昌城大，臣等進攻之時，應於金口等處留兵以通餉道，屆期再與督臣官文商酌調遣，以慰宸念。再二十一日之戰，臣之彪營恭營維澤南之湘中營李續賓之右營蔣益澧之左營，摧堅力戰，瘡痍頗多；臣等密察賊勢，則應乘機以速破之，而體察軍情，又須稍為撫養，擬再調治五六日，即由驛路直搗咸甯江夏，到金口以後，與水師會商，如應以水師分截上游下游，則楊載福之才可當一路；臣亦當竭力以督帥一路，緩急情形，現難踰度，容再隨摺陳奏。

陳奏陸軍克復咸寧山坡進兵紙坊水師克復金口進屯沌口疏（十一月二十

一日）

臣於本月初一日，將克復蒲圻大獲勝仗情形，具奏在案；初八日，臣派仁營鳳營恭營南營彪營自蒲圻啓行，初十日駐咸甯城西一里之柏家山。初九日，羅澤南飭湘訓寶陽七營啓行。初十日駐汀泗橋，距咸甯三十里，不意武昌省城賊匪復約集興國大冶之賊五六千人，及臣軍甫至，而賊已先據城，賊旗遍布城上矣。恭營營官張寅恭南營營官李景湖於駐營後，各帶勇百人，往視形勢，城西一溪環繞，淺者三四尺，深者不可測，有木橋以



通行人，橋上有亭，賊以石塞之；把總瞿高魁、吳玉清直逼橋前；賊以千餘人從城之西北門蜂擁而出，踰橋堵截。瞿高魁殺賊十餘人，力竭死之。賊分三路而進，直撲我營。同知銜候選知縣邢高魁、迅商各營分三路應之。仁營守備何紹彩、鳳營守備周得魁從營左繞出，恭營張寅恭繼之，以抄賊尾。彪營千總陳玉輝從營右繞出，涉溪水以擊賊腰。邢高魁帶同千總李洪鈞，守備銜李文盛率其親兵，李景湖帶同周有元、馬方武率南營迎頭堵殺。賊三路死拒，鏖戰二時之久，賊遂大敗，乘勝追至橋頭。日暮收隊，共殺賊百餘名，生擒八名，奪獲大小黃旗二十餘面，軍械百餘件。三更時，賊復率衆撲營，逼近牆壘。各營排列礮石，靜以待之。賊見我軍屹立不動，歷時乃退。羅澤南在汀泗橋聞信，即時傳餐率各營四鼓前進。十一日黎明，至咸甯城西橋前山上駐營。時方大霧，軍行無聲。賊始不知，日出霧收，突見城外多壘，賊衆大亂，縱火焚燒橋亭，使我軍無進攻之路。羅澤南同李續賓傳示相訓寶陽七營，以攻城之西北，邢高魁等率仁鳳恭南彪五營，攻城之東南。諸勇或從橋上撲火而進，或由水之淺處裸身而涉，無不一以當十，直逼城下，攀緣而登，焚燒城上賊棚，賊衆盡從東門逃出，分途截殺，斃賊又數百人，追至十里之遙而止。隨即入城，安撫難民，傳諭紳士力行團練。此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克復咸甯之實在情形也。十三日，羅澤南率湘訓寶陽各營，由咸甯拔營，夜駐桃林鋪。探知逆賊於咸甯敗後，下竄江夏縣之山坡驛，復乞救武昌城內之賊，共得八九千餘人，蜂聚驛店於山坡上五里四姑腦地方，擄民修築土城，以爲頭卡。於山坡下五里街修葺木壘，以爲二卡，冀以抗拒我師，不得下勦。又埋伏悍賊於驛路左右山中，以衝我之行陣。羅澤南計乘賊壘未就，速行進攻。於十四日黎明，派湘勇右營中營訓字營寶營爲前隊，輜重繼之，湘勇左營陽字營爲後隊，以護輜重，兼防遠山之伏。行至四姑腦近處，突遇賊匪分三路而來。一見我師，遽作橫陣，排列山岡，暗分大股出左路樹林後，計誘我師前進，橫截其後。羅澤南與記名道李續賓等商定進攻之策，李續賓率右營候補府經歷縣丞蕭積仰、同知吳坤修率副右營以禦中路大股，候補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字營以禦右路，候補游擊普



承堯同弟普承忠率寶勇以禦左路；羅澤南同知縣孫守信率中營副中營暗伏左路樹林之前，以防賊之伏；賊乘我師列陣未就，遽分三路來撲，搖旗吹角，喊聲震谷，我師三路應之，鏖戰良久，殺斃其前鋒數十人，賊敗走，乘勝追殺賊至山坡驛前，復據險頓旗以待，蓋冀樹林之伏賊橫截我後，以相與夾擊也。羅澤南等率中營從樹林截出，賊不虞我之突至，遽施火鎗噴筒以拒，我師奮力衝突，殪其前鋒二十餘人，林後之賊亦敗，為諸勇所遏，不能回驛，由驛左山以竄，山坡之賊方在抵敵，遙見伏兵已破，而各路兵勇奮殺，遂盡從驛北以竄，同知銜候補知縣蔣益澧率左營軍功劉騰鴻率陽字營聞前路礮聲不絕，知與賊戰，即搜殺遠山伏賊，趕緊前進，與前隊共相追殺，賊之衣被鹽米及逆渠之偽驕偽服偽書棄於道，追至十五里外之降仙橋而止。賊壘之將成者，盡為折毀，各路共殺斃賊千餘人，內斃偽副將軍一名，指揮二名，身懷偽印，生擒六十餘名，奪獲大小黃旗八十餘面，烏鎗拾鎗七十餘件，軍器無算，未刻收隊。訊據生擒賊稱：「偽國宗楊逆，係首逆楊秀清之死黨，十月初三日羊樓洞之戰，身受鎗傷，死於咸甯，二十一日蒲圻之戰，偽國宗韋逆，敗回武昌，急調各路之賊誓相死守，因我兵未遽下攻，以韋逆守省城，洪逆上據咸甯，咸甯敗，洪逆退守山坡，不意復敗。」等語。此十一月十四日進勦山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金口為水陸之要衝，賊踞日久，牆壁尤堅，臣思陸路正兵由蒲咸驛路而進，賊必探知準備，臣當先以偏師循江岸搗金口，則水陸之聲援可通，而賊亦不虞官兵之驟至，金口關隘可奪而有也。初八日，臣楊載福飭水師自六溪口拔營，以中營遊擊銜都司鮑超，副中營都司銜守備李濟清，前營都司王明山，副前營都司銜守備萬化林，副左營守備銜千總陳金鼈，五營循江南岸而下，而自率水師右營遊擊李成謀，副右營都司張榮貴，左營遊擊張啓基，後營遊擊曾秉忠，定湘營守備銜千總段康侯，五營循江北岸繼發，又飭副將王國才帶陸勇循北岸以渡新灘口。賊聞我軍北岸已復涓口，復蔡店，進逼漢陽，南岸復蒲咸，破山坡，而由驛進發，其新灘口紗帽山魚馬頭老鸛嘴牌洲上下各處之賊，股數不多，聞風即潰，而皆竄聚於金口，水陸夾護，以禦我師。



十二日，水師五更出隊，已刻至金口地方，尙隔里許，賊以拖罟、快蟹、大礮船數十號，及長龍、舢板、快划數十百號，泊於金口，以賊壘五處護之。我軍船初至，賊以大礮船橫排中流，子如雨點，以快划梭織往來，上下如飛。鮑超、李濟清、王明山、萬化林、陳金鼇五營相與會議，賊之戰艦頗多，須先時布置分枝，以清眉目，而後責成可專。又須合力以聯聲勢，而後兵力可足。議定，鮑超由中路奮勇當先，陳金鼇、萬化林繼之，李濟清抄其左，王明山抄其右，四面圍擊。鏖戰逾時，賊以千舢大礮，排列施放四遍，我軍以戰艦排列施放六遍，賊怯而不敢進。我軍弁勇中礮受傷，而進步愈速，每放一輪，即進十餘丈。六遍之後，軍船已逼賊舟，遠不逾尺矣。鮑超右肋中大礮子傷，穿衣斜過，皮肉均傷，吐血升許，而勇敢絕倫，進戰益力。衆軍乃益奮擊，沈賊船數隻，斃賊數百名，乘勝衝入賊陣，火箭火蛋一齊施放，賊乃開船下竄。我軍且追且燒，轉戰二十八九里，有全股被感入江者。其船隻均被奪獲，追至小軍山下，始行收隊。而金口岸上賊壘五處，因水賊敗走，亦自驚潰。即時一並踏燬。是夜水師分泊金口、大軍山，及臣軍至金口。臣楊載福遂率副將王國才等，以其陸師及全營水師進屯沌口。是役也，賊船之被擊沈燒燬者，約大小數十號，奪獲千舢五百，舢大小礮六十餘尊，旗幟器械無算，擊斃淹斃燒斃之賊無算，生擒賊渠十餘名。鮑超獨獲大快蟹二隻，舢板二隻，快划二隻，陳金鼇獨獲長龍一隻，快划四隻。李濟清獨獲舢板一隻，均驗實存記。此十一月十三日水師克復金口。十五日進屯沌口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南北各路，仰仗天威，水陸並進，臣胡林翼、臣楊載福與道員羅澤南均會於金口，密期同日並舉齊攻武漢，以冀速復堅城，上紓宸念。水師游擊銜都司鮑超，屢立奇功，膽識過人，如此奮厲無前，身受礮傷，裹創追賊，忠勇冠軍，實爲克復金口之首功。可否賞給勇號，以游擊儘先補用。水師守備銜千總陳金鼇奮迅攻擊，奪獲最多，請以守備儘先補用。六品軍功記名把總吳玉清，獨禦悍賊，身受七傷，未曾少卻，請以千總超補，並賞戴藍翎。再查陣亡軍功李見榮，忠勇素著，克復藩圻案內，已隨摺保千總，請從優以千總例議卹。藍翎把總楊琢珩，候選從九品李開益，候選未入流史友喬，藍翎外委汪永



劍，外委熊紹德，外委黃鎮海，外委郭榮輝，外委劉百祿，外委李榮，均請照例從優議卹；克復崇通蒲圻案內，擬保把總瞿高魁、黎立祖，請照把總例議卹。湖南武生六品軍功歐陽光，長沙協兵丁六品軍功王得高、周岐鳳、劉鳳翥，六品軍功戴曉嵐、王錫福、張日新，于得勝鄧勝華、胡家順，爭先殺賊，奮不顧身，均請從優照外委例議卹。其餘水陸各營奮勇出力員弁，記名獎賞，其受傷陣亡之勇丁，分別咨部請卹。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十二月十七日接奉旨準。

再，臣前保同知銜知縣劉蓉一員，久在湘營，羅澤南稱其「研心經史，步趨程朱，而於當世之務，無不窮究；侍郎臣曾國藩延之幕中，自克復湘潭、岳州、武昌，以至潯城，參議軍謀，竭誠贊助，初次保舉訓導，劉蓉力辭，嗣後未為請保者，欲以遂其志也。今秋援鄂，劉蓉管帶副右營，士樂用命，克復通城、崇陽、蒲圻，皆資借著，其父劉東屏年近七十，屢召之歸，其弟劉蕃攻城陣亡，劉蓉素性孝友，負骸歸養，情非得已，惟念軍務至要，奇傑之士不可多得，懇請奏調隨營」等語。前來臣查劉蓉學問深醇，器識誠篤，久於行陣，深知兵略，湘勇將士素同里閭，情義孚洽，臨陣則指臂相應，故能所向克捷，當此武漢待復，江南未平，必須該員襄理營事，惟因其親老回籍，公義私情，不遑兼顧，伏思國事與家事，必當權其輕重之序，方為不負所學，應請敕下湖南撫臣傳諭該員劉蓉之父，即飭劉蓉迅速赴營，隨同羅澤南辦理營務，理合據稟附片奏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請飭在籍人員，迅赴軍營』等語。湖南在籍知縣劉蓉，係因親老回籍之員，惟據該撫奏稱：『該員熟悉營務，足資襄辦。』著駱秉章即飭劉蓉前赴羅澤南軍營，隨同辦理營務。欽此。」（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奉）

進攻武昌省城大獲勝仗疏（十二月初二日）



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將陸軍克復咸甯山坡，水師克復金口各情形奏報在案；二十六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率湘勇中左右三營陽營彪營，由紙坊拔營從東路出省城之東，駐營洪山；臣率仁鳳南恭四營暨寶營訓營從中路出省城之南，由李家橋板橋駐營保安門外五里墩，其西路則令湖南九谿兵六百名駐金口以牽制之，并經臣官文另添兵勇以協其力，三路犄角，共圖攻擊，且以杜賊之上遁也。二十七日，羅澤南駐營魯家巷，偕鹽運使銜記名道李續賓帶親兵數十人，哨登洪山審安營之地，與進兵之方遙見賊於武勝門外下壇角一帶築大壘二座，鮎魚套口白沙洲一帶築大壘二座，以護江面之賊船，使水師難以進攻；望山門外八步街口築大壘二座，防我西路金口之師；中和門外十字街口築大壘一座，防我中路隄上李家橋板橋之師；小東門外修礮臺一座，子可飛中洪山，其東南附近城坡上築大石壘，高與城等，與十字街口之大壘相對，以阻我東路洪山之師；又築二小壘聯絡於二大壘之間，使中東二路不能相通，礮眼密布，重溝深壑，竹簽木椿，縱橫錯錯，城上遍設望樓，積滾木巨石於其上，所以為守省城計者，至嚴且密矣。江面賊舟排列兩岸，省城有警，則北岸之賊渡江而南，漢陽有警，則南岸之賊渡江而北，審視之下，知必南北並擊，水陸夾攻，始能為力，非偏師所能制勝也。二十八日辰刻，羅澤南率諸營進紮洪山南岡，修築營盤，其地可俯瞰城中，賊衆聚蛇山觀望，無敢出迎戰者；羅澤南亦無意於戰。臣於紙坊拔營駐李家橋，因沿途驛路橋梁盡為賊毀，日夜修造。二十八日，飭寶營訓營仁鳳南恭四營各派六成隊至省城之南，察視地勢，逼近十字街口，亦不以戰為急，乃壘中之賊見臣李家橋隄上之師至，遽集白沙洲八步街口各壘之匪約共二萬餘人，從十字街而上，以阻我師，黃旗滿隄，鎗礮噴筒齊施，勢甚凶悍。候補參將普成堯率寶營，知府銜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營，從隄上抵禦，游擊張寅恭率恭營，文生李景湖率南營，繞出於隄之左，都司銜守備何紹彩周得魁率仁營鳳營，繞出於隄之右，互相圍勦，隄上諸勇奮力直前，殫斃其前鋒數十人，賊敗退，復頓旗來戰，各營復奮力禦之，如是者三四次，相持至二時之久，羅澤南李



續賓登洪山瞭望，卽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駐守老營，防壇角之賊由洪山北麓以襲我營之後；分右營二哨據洪山之脊，牽制東門外礮臺之賊；羅澤南率中營，李續賓率右營，二哨從中路以進，軍功劉騰鴻率陽營出右路，千總陳玉輝率彪營出左路，皆息鼓捲旗，銜枚疾走，至賽湖隄邊，分爲二支：一支由隄上直攻附城大壘，一支辟二小壘之險，由隄下踰溝越溪，經湖中涸處，以攻十字街口之壘。普承堯、唐訓方等見羅澤南之師已至，暗令諸勇佯敗走，賊不知我之乘其後也，得意上追，及普承堯等頓旗回殺，而我師以抄出壘北，諸勇縱火焚燒壘中之賊，及其牛馬號叫跳擲，無得脫者；其追我師者，亦無路可歸，從隄下藕塘以竄，陷於泥淖，敗荷藕絲，皆其勁敵，繞塘殺之，如摧枯株，有一勇殺至數十賊者；餘賊皆由十字街以遁，附城大壘之賊見我師分支，由賽湖隄上進攻，遽合二小壘之賊來禦，當先悍賊皆跨駿馬，擲火球，我師以擡鎗轟之，火球僅能及近，不如擡鎗之及遠，其技未盡，馬已倒斃，賊大敗歸壘；我師尾之，賊皆縋城而上，其不及縋者，盡爲我師所殺；二小壘亦同時踴燬，與十字街口賊壘之火同燭霄漢。臣六營之勇追賊至十字街，羅澤南等之攻附城賊壘者，因由城根橫入，首尾交擊，尸橫滿街，乘勝追至望山門外鮎魚套口而止；及壇角之賊繞洪山而東，漢陽之賊渡大江而南，賊諸壘灰燼已無濟矣。日暮各收隊歸，而逆賊猶據城自固，必需各路並進，始能得手。是役也，臣軍從中路李家橋率六營進逼武昌保安門外五里墩，羅澤南由東路油坊嶺率七營駐營洪山之南岡，賊衆於要隘密布營壘，排列大礮，我軍直逼壘前誘戰，賊衆迎拒，乘勝奪入壘門，各營圍繞，從竹簽木椿礮眼牆隙中攀援而登，壘中火起，人號馬嘶，無得脫者。兩路連破四壘，殺斃焚斃約三千人，生擒九十餘人，奪馬三十餘匹，殺馬百餘匹，大小黃旗一百二十餘面，軍裝無數。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鹽運使銜記名道員李續賓、參將普承堯首先衝鋒，知府銜唐訓方率各營繼之，將士均極奮勇，帶傷者僅止數十人，陣亡六人，容臣查明彙案請保，并請賞卹，仰候聖恩。現在臣官文已飭各路速攻漢陽，并另派兵勇前往石嘴金口協勦，以助聲威。臣與羅澤南速攻武昌，水師則南北兩岸



上下衝擊，總期迅復堅城，以慰聖廑。

上諭「官文等奏『進攻武昌，踴破賊壘，大獲勝仗』一摺，勤辦甚爲得手，所有出力將士，準該督撫等查明彙案保奏，仍著會同南北兩岸水陸各軍，乘勝迅圖克復武漢兩城，掃盪逆氛，以慰盼望。欽此。」

### 卷六

####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六年正月十五日）

竊臣於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驛賫奉恩賞福字一方，藍辯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銀錢二箇，銀鏤四箇，杞果三觔，藕粉七觔，蓮子三觔，百合粉七觔，南棗七觔，奶餅十觔，桂麵二十把，到臣營。臣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伏念臣濫膺重寄，未效寸長，鵝濡時愧，乎章身鶴，俸更慙於素食，茲復仰承恩寵，渥賚殊珍，自天錫祉，璇題耀奎，璧之輝匝地，延禧玉壘，壯風雲之色，組訓煥彩，方魚佩以增華，鏐鏐鎔模，合蚨飛而利用，加以甘涼絳果，義取延齡，蕙葯瓊英，性堪益智，寶蓮垂實，萃德水之千枝，玉屑傳餐，擬名香之百合，幽圖剝棗，咸稱仁壽之觥，塞微凝酥，醇斂醍醐之味，銀絲異製，北首穀於先登，玉食頓頒，轉葵心於旣日，蟻忱滋悚，鰲戴彌深。臣惟有勉策馳驅，竭摠心膂，仰高深之幃覆，宣德意於軍民，體九重推解之恩，俾頑懦咸知奮起，貽億兆蒸黎之福，使閭閻共樂昇平。

#### 遵旨保舉得力將官附請拔補實缺人員疏（六年正月十七日）

臣於五年五月內，準兵部咨開「咸豐五年四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各省保舉堪勝陸路總兵人員，現經用竣，著各該督撫於陸路副將內卽行遴選，曉暢營務，堪勝總兵，酌保數員，送部引見，候朕記名，以備簡用。并著



各路統兵大臣，於軍營副將內，察核保奏；其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各員，如有材能出眾，勇敢有為者，該督撫大臣，一併覈實開單具奏。欽此。是時臣軍攻剿武昌者，不滿三千，僅哨止弁勇目，膽力尚可，才略無聞，未堪入保。上年五月內，奉旨就近暫領水師，數月以來，詳細體察水師十餘營，營官以總兵楊載福、記名道員金華府知府彭玉麟為尤著；楊載福舊管右營，經臣咨改統領外江水師；彭玉麟舊管左營，經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調入江西總理內湖水師。該二員業蒙皇上天恩，不次擢用。其外江水師將官十餘員，查有儘先游擊李成謀，身經百戰，陷陣衝鋒，必以身先，廉明愛士，士亦樂為之用。儘先游擊鮑超，勇敢冠軍，曉暢兵略，紀律最為嚴明。以上二員，其勇敢才略，似堪水陸方鎮之任，謹據實保舉，伏乞皇上聖鑒施行。又水師正左營營官儘先游擊張啓基，副右營營官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正前營營官都司王明山，副前營營官都司銜守備萬化林，副中營營官都司銜守備李濟清，正後營營官都司銜守備喻吉三，副左營營官守備陳金鼐，又前帶水師，現經改帶陸勇，派剿漢陽之參將何越珽，游擊曾秉忠，均勇敢善戰，樸實不欺。即如上年十一月十二月力戰攻堅，賊仿下游烏船之式，併仿大拖罟戰艦之式，以二三千舢大礮堅守不動，更番施放，我軍僅以舢板小艇及中號長龍，回環攻擊，船礮均小於賊器數倍，猶且縱橫出入於礮子如雨之中，受傷哨官士卒已及六百人，猶能兩次奪燒賊船約二百餘隻，我師無一船退縮失損者，其勇氣百倍，約束嚴明，實堪嘉尚。臣查水師利用，不僅專為武漢，而湖北湖南江南舊有水師，久成虛設。其儘先游擊張啓基，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王明山，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喻吉三，守備陳金鼐，參將何越珽，游擊曾秉忠，共十員，迭蒙皇上天恩獎勵補用，亦必待江南一律肅清，方可送部考驗。可否懇請敕下部臣覈議，準將該營官等十員，遵照奉旨先後遇有江楚水陸銜缺相當，儘先推補，則獎勵可期得人，而軍政必能覈實。似較尋常綠營將備勇少怯多者，大有分別。至水師十營哨官，其都司千把業經迭奉恩旨，準其儘先補用，可否準臣查取履歷，咨部敘補，出自恩施。臣所統陸勇六營，頗有勇士，羅澤南、李續賓所統



湘營寶營訓營，尤多敢戰之將弁，東南勁旅，誠不易得；惟臣營整飭裁汰，不滿三月，羅澤南等營，俟武漢大定，再行詳確訪舉，以備簡用。

謹按：此疏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臣所保水師之李成謀、鮑超二員，又附請拔補實缺，水師儘先游擊張啓基，儘先都司張榮貴，都司孫昌凱，都司王明山，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喻吉三，守備陳金鼇，又前帶水師現經改帶陸營，派剿漢陽之參將何越珽，游擊曾秉忠十員，均係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苦心訪求，歷試有功之人，或從陸弁改爲水營，或從勇目奏保官職，實東南數省中第一勁旅，惟弁勇之樸拙無文，不諳定例，軍中打仗，需才甚亟，往往循照鄉勇陋習，因疾病家事請假回籍，動淹旬月，蓋不知官守之爲重，遂不免去留之自如；臣已嚴定章程，咨會署提督總兵楊載福，嗣後水師將備已經出力，蒙恩拔補官職，自都守以上，卽照定律，不準因微疾家事請假回籍；其打仗帶傷者，仍分別給假調理，以肅軍政，而勵戎行，是否有當，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等水陸各軍，自十一月二十八日進剿武昌，一月以來，前後蹋破賊壘十一座，前後焚賊舟約二百隻，而士卒中礮帶傷者，水陸約千七八百人，各營將官身在礮子如雨之中，左右前後，傷亡枕藉，幸得力將官均無損失，軍氣不致動搖，事機尙爲順適；賊船賊礮，大於官軍數倍，負嵎不出，以守爲計，水師自湘潭、岳州、田鎮以來，未有如近日之力戰攻堅者也。臣非敢一味操切，不惜士卒，實恐師愈久而餉愈費，賊得妄生他變；且江西待援方切，十二月初四等日，樟樹、南康、青山等處，雖獲勝仗，而兵力極單，羅澤南之利在速戰，亦大局宜然；臣再四思維，惟有分派陸師一扼武昌，下三十里之青山，一扼漢陽，下三十里之沙口，而以礮船之半，駐於武漢下游，則賊糧軍火，不禁自絕，賊必內訌；卽有奔突，亦可乘其飢疲，渙散痛加剿洗，似較日夜仰攻，徒受礮傷爲得計；惟臣軍與羅澤南不滿萬人，已分爲二，若分爲三軍，則須加意警備，以防困獸之鬪；而水師十營僅四千人，血戰已久，大



礮尤少，尙恐兵分力單，未得十分把握。臣思沿江郡縣，總以長江爲天險，卽多設數萬陸兵，而江面尙虛，將使賊船往來自如，其糧食火藥，必不能斷，卽如九江之陸兵，株守而不得戰，則以江面無水師也。臣已飛咨荊州將軍，並湖南撫臣，趕調大礮，以助水師之力，並與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詳悉斟酌，妥慎辦理。再水師礮位，模範太小，前經臣於十月二十二日奏請，敕下兩廣督臣，購辦六百觔至千觔大礮六百尊，蒙皇上硃批：「另有旨欽此。」臣兩次咨明粵東，未準咨覆，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再敕兩廣督臣葉名琛，速購千觔重洋礮三百尊，六百觔八百觔重洋礮三百尊，派委精實兵將，護交湖南，舟運到鄂，限日交代。雖武漢之克復，不可期待礮位，坐廢時日，而將來東南征剿，終必賴大礮之力，豫爲籌備，乃期利用，謹據實附片奏聞。

水陸攻剿疊獲勝仗疏（正月十七日）

竊臣於十二月初二日，將攻破省城東南賊壘四座情形，繕摺奏報在案；連日激勵各軍，期將省賊一鼓而復；惟自我軍兩路逼圍，城外之溝壘日增，城上之礮石加密，更鼓徹旦，又益以興國之賊萬人，蓋欲困守堅城，以老我師也。其西路望山門外八步街口二壘，爲阻遏官軍糧食軍裝之路；北路武勝門外壇角二壘，爲賊通興國大冶之路；十二月初二日，羅澤南率李續宜，隨臣於鮎魚套內搭造浮橋，率衆直攻八步街口二壘，以奇兵襲壘之後，壘高而固，卽上年春夏間臣所屢攻未下者，諸勇奮不顧身，從礮子中逼近壘前，拋擲火球火箭，壘中火起，賊衆大遁，諸勇乘之以入，截殺最多，此初二日陸師攻克八步街賊壘之事。臣於初六日四更，傳飭各營攻城，臣由中路督各勇攻城之西北，羅澤南李續賓督各營攻城之東南，以中營攻大東門礮臺，四更大雨，出隊稍遲，逼城之時，天已黎明，城外壕深二三丈，必先去其竹簽木椿，而後雲梯可施；賊由城上拋擲礮石，其大東門礮臺，係蛇山之脊，諸勇以雲梯奮上，延燒臺中火藥，斃賊數百，城中大亂，賊悉悍衆來拒，勇之登城闕者屢矣，均爲賊礮



石所阻，終莫能進；羅澤南因勇多傷亡，飭令暫息以待。賊隨出三四千人，從壇角經沙湖之尾，以襲我師；羅澤南令小龜山之勇誘戰，引賊過湖，雙鳳山之勇從而抄之，截殺衝鋒悍賊數百人，敗歸壇角。此初六日陸師攻城未下，敗賊於沙湖之事。賊以沙湖之敗，知我必攻壇角，遂於沙湖涸處，掘挖深溝，通湖水至城根，以阻進攻之路。初十日，李續賓往攻壇角，羅澤南率中營駐洪山，臣飭寶營訓營由中路往洪山接應，蔣益澧以左營前驅，適賊出隊掘溝，諸勇往撲，賊潰，李續賓率右營，藍翎從九劉騰鴻率後營，陳玉輝率彪勇，乘之直逼壇角，賊悉入壘抗拒，我軍三面圍攻，從竹簽木樁中衝煙緣柵而上，奪入賊壘，縱火焚燒，賊之火藥由興國州解到者，尙存壘中，一時火起，烈焰冲霄，賊衆死亡殆盡，諸勇乘勝，又蹋破漢陽門外之壘，所設船廠，一並焚燬，賊之焚死殺死及投江死者以千計。城上之賊，見我軍直往無前，沙湖空虛，由城竄伏行溝內，以截我軍，李續賓召諸營急據小龜山之險，以待賊隊來撲，勢頗猖獗。羅澤南從洪山馳下，由小東門城根截出，李續賓等復從小龜山殺下，我進而賊遂退，我往而賊又來，如是者六七次，其前鋒之賊被戮者，以數百計，寶營訓營亦從城根衝出，軍勢益振，賊乃竄歸。此初十日陸師攻破壇角等處二壘，疊獲勝仗之事。十一日黎明，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進據小龜山，賊以小隊至，我軍出小隊應之，伏小槍於樹林中，殪其前鋒數十人，賊以大隊至，我軍排列山上，屹然不動，賊屢衝至山脚，無應之者，賊亦逡巡不敢上，其山前之石山爲紫荆山，賊時繞山而來，截我之後，羅澤南因派蔣益澧率左營，由小龜山東北進，彪營由雙鳳山進，自率中營掩旗疾趨，以二哨伏山之西，二哨伏山之東，李續賓等見各路已至，率左營後營衝山而下，分爲三隊，各爲雁陣，前隊進，中後隊按旗不動，前隊退，則中隊進，中隊退，而後隊又進，循環不已，賊久戰而疲，我軍不懈，賊分大隊由城根出石山之右，冀襲我後，中營之伏於山西者，挺出迎戰，賊即反走，伏山東者，從而截之，各營並向城根橫截，斃賊千餘人，馬之倒斃於溝者，以百餘計，賊恨前此爲伏兵所敗，急以大衆衝我之伏，羅澤南派彪營及右營一哨助之，令佯敗以誘賊，賊果力追，伏者回殺，諸勇又從而截之。



賊之死者七八百計，餘賊乃遁。臣駐軍洪山，見羅澤南之軍鏖戰不已，臣即添調仁鳳二營接應，城中之賊，見中路分兵而東，乘虛撲營，以四五百人由望山門悍然上攻，臣即馳回，督同周得魁帶鳳營回截，普承堯、唐訓方、張寅、恭、李景湖率寶訓南恭四營迎敵，分路抄截，殺賊甚多，追至十字街，已值日暮，羅澤南、李續賓等自壇角收隊，聞中路軍聲，亦迅赴湖路，以圖夾攻，賊乃驚潰入城，我軍歸營，已二鼓矣。此十一日陸師兩路接戰獲勝之事。賊復乘夜於望山門外築葺石壘二重，左接城根，右及鮎魚套港，礮眼密布，以斷我師進攻之路。十八日，臣令訓營寶營進攻，恭營接應，南營渡浮橋以截白沙洲之賊，使不得相顧，壘中礮子密如雨下，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攻其前面，蛇行而進，受傷者多，諸勇不退，候補同知邢高魁訓導李景湖率南營由鮎魚套西岸轟其腹背，賊驚而自動，訓營乘之，奪入前壘，縱火焚燒，普承堯又率寶勇繼之，殺賊數百，奪獲大小旗幟四十餘面，礮十尊，刀矛無算，方欲攻其次壘，大雨如注，火器莫施而止。此又十八日攻破望山門賊壘之實在情形也。賊以前壘既破，加修次壘，高與城等，城上以大礮護之，白沙洲之壘與壇角之溝日益高深，臣等商定二十日以三路進攻，臣率南恭鳳義四營由西路乘夜潛行，出花園迂道三十餘里，以攻白沙洲之壘，臣官文調署松潘鎮總兵德恩率川兵湖南九谿營游擊侯鳳岐率楚兵出入步街以爲接應，洲上大石壘二座，高堅如城，其西築土壘二座衛之，從九丁銳義都司周得魁率義營鳳營先進，遊擊張寅、恭訓導李景湖繼之，從竹簽木樁中踰溝而上，踰破土壘二座，縱火焚燒，守壘之賊悉行駢斬，奪獲旗幟礮矛無算，而石壘之賊密施大礮以拒，終莫能入。李續賓、蔣益澧率左營右營由中路攻望山門外之壘，普承堯率寶勇以應之，唐訓方率訓營仍於鮎魚套西岸衝其中堅，壘高而固，木樁至十餘丈之遙，右營左營之勇皆奮不顧身，潛拔木樁得路而進，逼近壘前，拋擲火箭火球，賊壘火起，訓營與侯鳳岐楚兵隔岸施鎗以轟之，賊畏而遁，而城中之賊忽以大股踞壘，紛放鎗礮，我軍受傷者衆，終莫能入。李續賓乃令諸勇暫退，誘賊出，復分路攻之，斃賊數百，賊衆仍遁入壘，羅澤南由東路率中營攻大東門，並飭何紹彩



率仁營，陳玉輝率彪營相爲接應，從九劉騰鴻率後營踞小龜山，防壇角之賊，天未黎明時，逼近城根，拔其竹箬木椿，緣梯奮登，爲賊所覺，大礮擡鎗滾木亂石紛如雨下，終莫能入，城中之賊，又由壇角經沙湖之尾，以抄我後，劉騰鴻督後營禦之，屢退屢進，鎗斃騎馬賊目二十餘人，中營由小東門橫襲之，兩路繞截，斃賊數百，賊敗入城。此二十日西路蹋破土壘二座，中路東路攻壘攻城未下，轉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探聞賊匪日由青山一帶，幫運糧米火藥入城。二十三日，李續賓率右營出密灣一帶，截賊之餉，賊見我兵少，忽率大股七八千人，由壇角經小龜山沿湖而下，李續賓督勇數百，據險以戰，賊衆莫之敢撻，羅澤南卽令劉騰鴻率後營，蔣益澧率左營，出洪山之東，而自率中營及陳玉輝之彪營，何紹彩之仁營，出洪山之西，以抄之前後夾攻，賊大敗，殺斃甚多，溺死湖中者無數，生擒四十餘人，奪獲旗幟刀矛無算，此二十三日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計自十二月初二日至二十三日，城之東路、南路、東北路、西南路賊壘均已蕩平，而江岸西北一隅之賊壘未破。臣營及羅澤南各營之登城破壘被礮中傷者，已逾千數，百人士卒奮勇，無一隊退卻者。署提督楊載福於十二月初二日黎明，率水師十營自沌口出隊，至鸚鵡洲，賊船分紮鮎魚套南岸嘴壇角三處，爲犄角之勢，而以土城倚之。楊載福派副前營萬化林從鮎魚套下口攻剿，派正中營瞿定國副後營段康侯從鮎魚套上口攻剿，派正右營李成謀正左營張啓基副右營張榮貴副左營陳金鼈副中營李濟清正後營喻吉三攻剿南岸嘴壇角二處，南岸嘴外水落洲現賊船數十號，藏於洲內，洲口甚狹，賊以大拖罟橫列其中，兼以土牆周護，礮子如雨，負嵎自固。我軍六營攻撲數次，賊船永不啓旋，船高不可踰越，遂併力以攻壇角之賊船，而壇角之船亦復死守不動，船上之礮與岸上之礮一齊施放拒敵，我軍伺其中雜有糧食船及坐船，計欲先攻其易，因乘隙拋擲火器，奮勇攻撲，賊勢不支，有棄船岸竄者，遂縱焚賊船百餘號，殺賊千餘人，餘船逃竄，六營奮力下追，至青山收隊。是夜卽紮漢口之下游。萬化林等四營攻打鮎魚套，燒賊船二十餘號，惟餘大拖罟四隻，橫傍河岸，有土城十餘座護之。我軍往攻四次，傷亡甚



多，未能燒盡，萬化林等遂率勇登岸，繞賊土牆之旁，以火箭噴筒攻破賊壘一座，得大礮二十餘尊；其取攜不盡者，悉行封釘，是夜四營仍回紮沌口。初三日黎明，楊載福復率萬化林等四營往攻，游擊李成謀亦率下游六營，從下上攻，賊出烏船七八號，拖罟數號拒戰，其烏船較拖罟為高大，而運動較迅，每船藏二千觔大礮二十餘尊，子如雨點，急不能近，各營上下夾攻，鏖戰逾時，李成謀奮勇先衝賊隊，張啓基、李濟清繼之，賊始敗退，仍依泊土城之下，伏而不動。李成謀等從下擊之，張榮貴、喻吉三、陳金鼇從上截之，圍其一隻，賊船火器齊施，營官陳金鼇被燒，李成謀、張榮貴、張啓基等奮勇攻擊，不退一步，船上之賊盡行擊斃，其自行溺水者尤多。我軍爭擲火蛋，燒其風帆，而船板則以沙土墊滿，不能即然，極力攀援，而船復高不可上。李成謀等憤怒，逼近賊船，以大礮圍衝之，始將其船擊壞，各營復併力攻其灣泊之船，賊船之礮與賊牆之礮，幾無隙地，並有陸賊匿於賊船之側，施放擡鎗、火箭，我軍攻撲數次，傷亡甚多，而時已薄暮。楊載福即飭萬化林等三營回紮沌口，自率瞿定國、李成謀等，仍紮漢口下游北岸，帶兵都統都興阿見水師下駛沙口，恐其孤軍無依，遂率馬隊馳三十里，駐江岸以守護之。露宿兩日夜，屹立不動，其公忠之義，水師將弁倍形感奮，而馬隊亦因水師之敢戰，故露處兩日夜而不言勞也。初四日，萬化林等三營自沌口出隊，李成謀等七營由下攻上，賊於黃鶴樓下至壇角地方，添設土牆，密排大礮，我軍上下往來，必由其礮口經過，因思賊船不出，終難攻進，即派各營長龍快蟹，由壇角過河攻擊，冀誘賊船出敵，再以各營舢板圍剿之。該賊死守不出，我軍密排大礮逼賊壘賊船，而更迭轟之，斃賊極多，我軍亦多被礮子中傷。楊載福思上游賊船未盡，終不便久泊下游，率十營回紮沌口。初五、初六日，仍率十營往攻，賊竟以負固不出，為得計，連戰數日，共燒賊船百數十號，奪獲賊礮三十餘尊，旗幟、刀矛無數，擊斃賊匪甚多，所有生擒長髮老賊，當即訊明正法。此水師初二日至初六日進攻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十一、十四、十六等日，迭次出隊攻剿，該匪仍堅守不出。十九夜，楊載福備民船二十餘號，實以油薪，派副左營李朝斌帶船十餘隻，燒鮎魚套之賊船，派





副後營周清元帶船十餘隻，燒南岸嘴之賊船，楊載福親率各營，三更出隊，周清元等暗槳潛行，衝過賊營二座，至南岸嘴洲頭，賊已預於洲口密釘梅花樁，火船不能進港，僅燒其洲外小船數十隻，李朝斌所帶火船亦至鮎魚套上口，逼近賊船，焚燒小船二十餘隻。二十日黎明，楊載福率大隊戰船至鮎魚套上口，派正左營張啓基，正後營喻吉三，專攻鮎魚套，派副中營李濟清，副前營萬化林，正右營李成謀，正中營瞿定國繼進，其張榮貴之副右營，周喜元之正前營，紮於鸚鵡洲下，以爲聲援，張啓基、李濟清等屢衝至黃鶴樓下，更番迭進，誘賊出戰，賊船傍岸灣泊，環以水拒，船之隙處，遍築小壘，密安大礮，我軍奮勇攻進，斃賊約數百名，而賊舟仍未盡破，自十九日三更鏖戰六七時之久，始行收隊，正後營營官喻吉三受傷，猶能力戰不退，此十九夜至二十日，水師攻剿賊船之實在情形也。連日將生擒各賊，訊據：「水師經旬力戰，焚賊舟一百數十號，轟斃賊千餘名，燒斃五百餘名，自溺五百餘名，礮斃大小老賊頭目二百七十餘名」等語；而水師之哨官陣亡五員，營官傷二員，弁勇傷亡約六百餘名，而無一船損失，無一人退怯者。臣仍令水陸各軍暫養數日，設法并力攻剿，以期迅復堅城，所有陸師尤爲出力之外，委陳玉輝，面中鎗子，勇敢不退，可否以千總拔補？從九劉騰鴻，身先陷陣，七戰均在諸軍之先，可否以知縣選用？候選知縣李續宜，勇敢爭先，請以同知選用，並賞戴花翎，六品軍功楊高桂，可否以把總補用？六品軍功傅學海，可否賞給六品翎頂？外委彭澤南，可否以千總超補？其水師尤爲出力之儘先游擊李成謀，可否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勇號？儘先都司張榮貴，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王明山，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儘先游擊張啓基，可否以參將儘先補用？藍翎守備陳金鼈，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都司銜守備喻吉三，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以示鼓勵！至陣亡各員弁水師之藍翎把總賴洪興、談金榜，藍翎外委劉魁和，外委曹勝發等弁，已經臣官文先行奏請議卹，其水陸員弁奮不顧身，冒險衝鋒，登城殺賊，實皆忠義之氣，倍勝平時，其力戰陣亡情形，可否加等議卹，以慰忠魂。所有候選從九





品劉卓巖，請照例議卹；藍翎守備張福田、劉高選，請照都司例優卹；千總賀采臣、劉青四，請照守備例優卹；藍翎把總吳秀珮、羅長發、王美在、曾旺、益周、玉堂，把總黎天才，請照千總例優卹；藍翎外委廖自集、鍾興，外委胡裕大、王祥元、朱福勝、賀芝蘭，戴有亮、黃復勝、董起隆、徐文章，請照把總例優卹；六品軍功夏隆吉、田羣良、朱達明、劉步、翹、吳勝貴、咸甯、山坡案內，均擬保把總，尙未出奏，請照把總例優卹；其餘出力員弁，及傷亡勇丁，容臣查明，分別奏咨獎卹，仰候恩施。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江夏縣屬之梁子湖，水面寬闊，港汊紛歧，與武昌咸甯各縣相通，外江賊匪，每由武昌縣屬之樊口駛舟入湖，搶掠食用。經臣飭令署武昌縣林之華督同馬鄉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等，齊團堵禦，又派五品軍功把總余雲龍帶勇駐湖巡防。上年十二月十七日，林之華探有賊目偽監軍陳姓等率賊四五百人，竄至武昌縣之金牛鎮，聲言大股隨後即至，希圖牽綴大營之後，當密調把總余雲龍帶勇往剿。十九日，余雲龍接信，即率六品軍功徐斌、張占鼇、譚運華、李占魁、張金榜、曹得太帶勇三百名，二十日行抵張橋，中途與宋斯年會合，適舉人黃守謙督團來會，江夏三里之團總文童祝茂文、吳先藻亦帶領團勇會剿。該匪知覺，即列陣以待，余雲龍、黃守謙、宋斯年督各勇向前迎敵，殺斃前鋒悍賊十餘名，餘賊即潰。鄉團奮勇百倍，追殺數十里，撲水淹斃者亦以數十計，餘悉竄逸，生擒賊目匪黨共二十三人，經林之華訊明解驗，立予駢誅，奪獲騾馬四匹，黃旗四面，偽監軍印一顆，黃馬褂一件，黃邊風帽二頂，偽示偽牌解營驗實。臣查鄉團出力士民同仇，實堪嘉獎。該把總余雲龍奉委巡防梁子湖水面，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團練鄉勇，自去歲以來，迭有斬擒，隨時稟報，批准獎勵在案。今又鎗斃金牛賊匪多名，大獲勝仗，應請先行獎勵，以勸將來。把總余雲龍可否以千總拔補，並請賞加銜備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可否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儘先縣丞署金牛鎮巡檢，宋斯年可否以知縣仍留湖北補用，所有打仗奮勇



之鄉團，六品軍功徐斌張占鼈二名，請以把總拔補；鄉團六品軍功譚運華李占魁張金榜曹得太四名，均請以外委拔補；文童團總祝茂文吳先藻均請以從九品遇缺儘先選用；其餘出力各勇，由臣賞給功牌，以示獎勵。除仍飭該員弁等隨時慎密防剿外，所有剿辦金牛賊匪獲勝情形，理合附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二月○○日接奉旨準。

再，南路之餉，前奉部撥由江西省月解餉銀三萬兩，專濟羅澤南一軍，未經解到，賊已窺吉安袁州一帶，江西軍務孔亟，自顧不遑，勢難措解，且道路阻隔不通，十月十一月之餉，皆由督臣官文設法措濟，而十二月未能全清，正月以後，竟無可措之款，賊匪負固不出，克復恐稍需時日，且克復後追剿搜捕，均為緊要，所有各營餉項，亟應趕籌接濟，計臣營月需銀二萬二千餘兩，羅澤南營月需銀三萬八千餘兩，臣之水師十營，月需銀二萬兩，加以督臣調過南岸之川楚兵二千六百餘名，月需銀七千餘兩，又數月來水陸兵勇奮力進攻，傷亡甚多，賞卹一項，勢難減省，現值進攻喫緊之際，尤須預為籌備，以勵軍心，共計月需銀十萬兩，內外除本省竭力設法隨時湊用外，合行據實陳明，請旨敕下陝西四川督撫臣，迅即籌措，按月解銀五萬兩來營，以便支放。至北路馬步兵丁及李孟羣王國才等營，餉需尤多，應請敕下部臣，於山東山西河南三省，趕緊協濟。再查湖北連年用兵，歲費帑項至鉅，臣不能自籌，而仰給於鄰省，鄰省不能不顧念全局，而代籌協濟，實已應接不遑，中夜焦思，尤深憤厲，惟武漢賊勢，有必破之機，北岸馬隊，極為勇往，其餘兵勇繁多，需餉尤急，經督臣激勵再四，大有起色，自當竭力攻剿，寬為籌畫，力復二城，功收一篲，以期上慰宸念。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

## 卷七



陳奏官軍連日獲勝情形疏（六年二月初七日）

臣於正月十七日，將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二至二十三日，水陸大勝情形，縷敘具奏在案；十二月二十七日，賊於城外掘挖壕澗，樹立木柵。相後營劉騰鴻帶二哨往偵，賊見我兵不多，遽出旗來圍，我兵且戰且退，以誘之。添撥六哨，一鼓抄襲，殺傷之賊甚多。嗣因雨雪連綿，不能出戰。羅澤南駐營洪山之南，因北路為山所隔，懼賊乘不意以襲營。咸豐六年正月十二日，羅澤南移三營駐洪山絕頂，距城更近，可以俯瞰城中。中營駐洪山之首，其南岡後營居之，以待城賊之來攻；左營駐洪山後嶺，其南岡右營居之，以防後路之抄襲；仁營駐洪山中頂，其南岡以彪營居之，相與聯絡，前後共成犄角之勢。知賊之必乘夜撲營也，十三夜二鼓後，鹽運使銜李續賓帶右營往偵，將及雙鳳山下，賊已率千餘人出城，先踞其巔，突然相遇，李續賓策馬直進，鎗礮齊施，潛分二支，包山之趾，而及其脊，賊敗。羅澤南出中營接應於山之左，劉騰鴻出後營接應於山之右，斃賊無數，夜半始收隊。十四日黎明，天大霧，劉騰鴻率後營登雙鳳山巔，以礮轟擊大東門，賊莫測我軍之多寡，城中大亂，四面開礮以拒；及霧收，賊以千餘人繼城而下，我兵拒戰甚力，賊不能近，又於小東門出千餘人來抄我後。羅澤南率中營從雙鳳山北以迎之，鏖戰良久，賊恃距城甚近，城上可開大礮以轟我師，城下木柵又可為賊藏身之地。我兵奮殺，殪其前鋒十餘人，賊猶力戰如故。中營乃從湖之乾涸處，分二支以繞賊之左後營，驅雙鳳山之賊與小東門賊併聚一處，亦分二支以繞其右，皆逼至木柵，賊反包於我軍之中。城上之礮，以賊未入不敢開，四路夾擊，斃賊約六七百人，生擒二十五名。城中見賊敗，遽出隊數千從漢陽門繞沙湖之尾來救，李續賓率右營，候補同知蔣益澧率左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由小龜山直逼沙湖，以鎗礮轟擊，斃賊最多，諸勇皆分碎其屍，擲於城下，以示賊。此十三夜十四日東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十八日，賊以百餘人猝抵中路五里墩，搦戰，我軍知其為誘，按兵不動，以



百餘勇敢者追至長虹橋，賊以千餘人伏於其側，我兵退以誘之；參將普承堯之寶勇，知府銜唐訓方之訓勇，分路進攻；游擊張寅恭之恭勇，從九丁銳義之義勇，都司周得魁之鳳勇，訓導李景湖之南勇，各出四成隊繼之，分三路以攻其伏；鏖戰二時之久，礮斃其頭目三人，賊敗，乘勝尾擊，殺斃數百人，此十八日中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日，大雪初霽，四更後，賊以千餘人來撲中營，前隊多著白衣，與積雪同色，望之不辨，猝抵營前，矛傷燒望火者，尾之而至，環拋火器噴筒，幾登外牆，傳籌者守更者見之，奮登牆上，擲以大石，賊不能登，營中之勇繼出，以鎗礮轟擊；洪山兩面皆絕壁，山脊瘦而積雪有深三四尺者，賊以一路蜂擁而前，故我礮所發無不中者，賊大敗，棄器械走，多墜死崖下；我兵以夜深不敢追，比曉視之，雪上皆血跡。二十五日四更，賊又以大隊來撲中營，懲前敗，逡巡不敢上，黎明始登山，拋擲火器，羅澤南令中營後哨右哨出洪山之北，左哨出洪山之南，俟二哨抄出，前哨乃開營迎擊，劉騰鴻率後營分三路繞賊之後，賊遂狂奔，其旁遁者多為我兵所殺，直追至城根，賊乃踰木柵中，由大東門繼城而上，我勇登雙鳳山，以劈山礮擊之，墜城而死者無算，乃收隊歸，諸勇恨我師出而賊即退，不得多殺，以洩憤，乃於二十六日四更，中營以右後二哨埋伏於賊來路之左，後營以前左二哨埋伏於右，五鼓，賊以千餘人捲旗而來，以撲中營，我兵之伏者，俟其過而截之，中營前左二哨迎之，賊方銳意前攻，而不知伏者之繞其後，前後夾擊，共斃賊二百餘人，內斃偽總制林姓者一名，旅帥之成姓劉姓者二人，生擒旅帥李姓者一名，皆身懷偽印，奪其旗幟，有總制旅帥某姓等字樣，又生擒二十餘名，此二十四、五、六日賊乘雪夜來攻東路，迭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賊以十餘旗由東門而下，以十餘旗出小龜山之尾，有渡賽湖燒民房者；羅澤南飭劉騰鴻率後營以救火，分中營二哨住堵大東門，何紹彩率仁勇堵小龜山，鏖戰三時，斃賊約二十餘人，蓋賊欲誘我師至城下，可於城上以大礮轟之也。羅澤南以賊不多，先令中後二營收隊，蔣益澧率右營進駐小龜山，接應仁營，俾得收隊不致為賊所乘，詎賊見二營之勇不多，忽於壇角出大股千餘人，有戴金龍風帽黃馬褂



之賊，立馬於小石山巔，指揮衆賊從隄上以牽制左營，小東門大東門，繼城而下者千餘人，直撲仁營，火箭噴筒鎗礮並施，賊氣頗悍，仁營分三支應之，奮力抵禦，不少退却。左營見兩路齊至，飭勇駐小龜山巔，據險以待，分二哨繞小龜山而下，以截撲仁營之賊，乘勢邀擊，賊敗，由湖以逃至城根，復頓旗迎戰，我軍中營右營後營分三路奮迅而前，與左仁二營相爲包繞，此衝彼突，不遺餘力，斬斃賊約六七百人，餘賊皆遁走木柵中。日暮收隊，左營在後徐行，賊之在小石山者，忽由隄上尾追，左營反旗殺之，鎗斃其戴金龍風帽者，此二十八日東路鏖戰之實在情形也。二月初一日，賊防我兵進攻城池，欲遏賽湖之水以斷其路，以四五百人掘土填橋，居民驚報，羅澤南飭劉騰鴻率後營臨隄上，礮隊居先轟擊，賊不能敵，直奔中和門東舊壘，冀繼城而上，諸勇乘勝尾追，作三路包繞，城下溝極深，竹簽木椿又極密，賊無可遁之路，悉陷於溝坑，椿簽中我勇，火器環擊，鮮有脫者，屍填滿溝，其得繼城而上者，不過十之一耳。東路之兵方歸，賊又以三四千人過鮎魚套橋，由八步街對岸以擊我軍之腰。臣飭唐訓方率訓勇，普承堯率寶勇，張寅恭率恭勇，周得魁率鳳勇，過長虹橋迎敵，飭丁銳義率義勇，李景湖率南勇，由五里墩渡浮橋以禦八步街之賊，賊之在長虹橋者，見我兵至，施鎗擲戰，我兵按旗不動，俟其近前，始開鎗礮以轟之，賊忽分三路來抄，我兵亦以三路應，我進賊退，我住賊來，如是者歷二時之久。東路見中路鏖戰，飭參將葉永泰督彪勇出湖中，遙爲接應，賊畏抄後敗走，各營乘勝追之，殺賊數百，奪獲黃旗二十餘面，生擒十三名。賊之由八步街出者，南營向前截之，衆寡不敵，勢幾不支，賊愈戰愈衆，我兵之戰於長虹橋者，懼對岸有失，飭善泅水者踰鮎魚套港援之，殪斃賊目十餘人，奪獲旗幟甚多，奪銅礮一尊，賊敗走。日暮收隊，此二月初一日東路中路接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初二日，臣軍與羅澤南軍各出數百人誘賊，賊亦以千餘人繼城而下，我兵爭先奮擊，斃賊數十人，賊緣隄走，我兵乘勝追之，殺賊無算，奪獲黃旗十餘面，銅礮二尊，火藥八桶，賊敗入城。此初二日中路東路復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水師現在添備火具，趕緊催齊，臣卽日定期會剿，力圖擴清，以慰聖懷。所



有陣亡藍翎守備丁懷本，藍翎千總金品高，藍翎把總黎文祥，向德明，秦裕昌，外委蕭得勝，胡萬隆等，屢立戰功，向先殺賊，奮不顧身，深堪憫卹。丁懷本請照都司例優卹，金品高請照守備例優卹，黎文祥、向德明、秦裕昌請照千總例優卹，蕭得勝、胡萬隆請照把總例優卹，以慰忠魂。其有在事出力員弁及陣亡受傷勇目，俟臣查明，續請獎卹。謹將連日接戰大獲勝仗情形，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署提督鄖陽鎮總兵臣楊戴福，恭摺具奏。

硃批：「覽奏均悉。丁懷本等均照所請優卹，該部知道。欽此。」

再，翰林院侍讀金國均，上年請假回籍迎親，現已假滿，應即回京供職。惟湖北一省，釐金牙帖，甫經設局籌辦，非得本籍廉正紳士經理，恐無以通民情而收實濟。臣已咨會侍讀金國均，並丁憂在籍之前任大理寺少卿彭久餘，前往襄陽、安陸、鄖陽、荊門等處總理局事，俾商民及早輸將，而吏胥無所欺隱。武漢克復後，再將紳局移於省會，兼可咨訪團練人才，以求樸勇之士，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著照所請。欽此。」

### 陳奏水陸官軍連日獲勝疏（三月初一日）

臣於二月初七日，將咸豐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咸豐六年二月初二日陸路迭獲勝仗情形，具奏在案。二月初三日，賊以數百人掘賽湖之隄，使我兵不能及城根。知縣劉騰鴻督湘勇後營以鎗轟之，右營排列甚後，以防鷹嘴閣下之伏賊。於隄上迎戰，我兵分三路抄之，殲賊二十餘人。賊走，乘勝追過鷹嘴閣，賊先以千餘人伏於十字街長虹橋下溝內。城中之賊見追兵至少，忽以大隊分三路而來。一出鷹嘴閣以禦官軍，一出長虹橋以助暗伏之賊；又以一支渡鮎魚套，循隄至長虹橋對岸，排鎗以待。我兵抄至長虹橋，賊伏突起，放鎗擲矛，蜂擁而前。隔岸之賊，又以礮橫擊，我軍右營與鷹嘴閣之賊戰，不能往救。後營之勇不及賊之什一，知縣劉騰鴻誓以死



戰，用劈山礮及擡鎗轟之，賊敗走；我兵莫不以一當百，計追殺五六百人；蓋劉騰鴻身先倡率之力也。適臣中路見長虹橋接戰，出兵往援，候選從九丁銳義等率義勇先至，與後營追至望山門外，奪獲旗幟數十面，騾馬十四匹；而臣中路之寶勇訓勇恭勇鳳勇及東路之中營左營彪營仁營俱以大隊接應，殺賊無算，賊大敗入城。此初三日接戰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賊以屢敗，堅閉不出，荊州所解礮位運至洪山東路，於初四、五、六、七等日，令諸營以二礮扛至雙鳳山巔，以二礮扛至沙湖尾紫金山巔，俯瞰城中，對城轟擊，僅壞其城樓女牆數處，而堅城非礮力之所能破也。初九日，督臣官文會期大舉，臣與羅澤南飭各營製長梯數百，並挾土囊，負沙袋，束稻草，以填城下之溝，兼以壓覆城根之木椿竹簽；又扛大礮於山巔，以轟擊其城上之賊，備揚塵車以迷賊目。中路各營攻城南鷹嘴閣之左右，東路各營攻大東門南門之左右，復各派五成隊分路而進，中路則攻望山門中和門鮎魚套等處；東路則攻小東門紫金山沙湖壇角等處；派川兵川勇嚴守八步街等處，以爲聲援，使賊不能並聚一隅，以殺其勢。初九日四更，齊集城下，先以刀斧手斫其壕邊之木柵二重，繼以土囊稻草填其城壕，方在緣城，而賊忽大號，守城之賊皆起，擲火球，下亂石，墜滾木，擡鎗鳥鎗紛紛施放，其礮臺之大礮皆以大子，羣子連環開放，我勇之逼城根者，受傷最多，毫無退志，前隊已傷，後隊又緣梯而上；彼勇陣亡，此勇又踰溝而前，擡鎗隊皆挺身溝外，以轟擊城上之賊，亦不以傷亡而稍怯；相持一時，仰攻之難，不如城上俯禦之易，終莫能登。臣以礮傷士卒太多，知縣劉騰鴻衣履頭巾洞穿十數處，而身無重傷，臣亦恐遂傷之，乃令諸勇暫退，伏於城下坡壟，俟其子藥之盡而復攻；忽見城上之礮自裂三座，傷賊甚多，諸勇三次乘之而上，賊急不能支，以桶盛火藥燒擲，礮石更密於前，終不能上，申刻收隊，城中之賊逃出者，皆言是日城上爲我軍礮斃者，以四五百計，僞總制陳姓李姓，僞國相韋姓楊姓，並僞軍師三名，均守城賊目也。又因礮裂而自斃者，僞十二國宗韓姓一名，羅澤南營臣營之受礮傷及中礮陣亡者，亦已六百名，此初九日兩路力攻七時之久，鎗斃多賊之實在情形也。臣以攻城多傷，暫令休



息，賊於初十、十二及十四、十五等日，以數百人由大東門縋城而下，或繞沙湖而出，搖旗搦戰；我兵不出，則距踴而前；我兵甫出，則捲旗而走；諸勇或分路圍抄，或暗伏掩擊，每日斃賊或十餘名，或數十名，終無益於攻剿之大計。惟下游青山、密灣一帶，爲陸路接濟賊糧之道，擬分數千人駐紮其地，而臣營羅澤南營兵力尙非有餘，遲回審顧，一月有餘，終以分兵扼下游爲勝算。十七日，羅澤南、李續賓、湘勇各二哨，往密灣審視營基，密灣距城約十里，在沙湖之尾，湖水由港中出，建石壩一座，以通江隄，率勇過壩，橫列隄上。羅澤南、李續賓復帶親兵數十人，沿江而上，以察賊船；賊之大隊盡由武勝門而出，不下三四萬人，排列六七里之遙，旗幟蔽江，其前隊八九千人，直逼陣前；羅澤南以我寡而賊衆，隄壩寬闊，必據險而後可戰，乃飭勇排陣，徐徐而退，退數十丈，又頓旗搦戰，如是者四五次，乃渡壩排陣於港之左，賊亦奮躍而前，排列於港之右。羅澤南、李續賓身先士卒，而密飭鎗礮手百餘人伏港內低處，飭各隊刀矛旗幟皆佯作逃奔狀，賊得意迅追，甫至壩，我兵鎗礮齊發，賊隊整而人密，所發皆中，應聲而倒，回旗返殺，賊大敗。適都司何紹彩率勇來援，相與尾追六七里之遙，其鎗傷者不能行，皆爲我兵所殺，約四百人，屍橫隄濱。日暮乃收隊。當賊以大隊出武勝門之時，先以千餘人駐紫金山，千餘人駐雙鳳山，蓋防我兵抄隄之後也。候補同知蔣益澧率湘勇左營，劉騰鴻率湘勇後營，駐小龜山，以禦紫金山之賊；從九羅嘉亮、生員劉典率湘勇中營前左兩哨，以禦雙鳳山之賊；參將葉永泰、千總秦國勝率彪勇繼之；賊見我兵自密灣收隊，度其路遠不能遽歸，乃折而回，冀襲我營。盡由武勝門城根萃於山下，黃旗蔽湖，喊聲震谷，直撲小龜山而上，勢極兇悍。蔣益澧督勇禦於山右，劉騰鴻禦於山左，賊擁而上，則轟鎗礮以擊之，賊受傷而退，刀矛手追至湖濱，以黑夜莫敢深追，復據山上以待，賊蜂擁而上，則又以鎗礮刀矛擊追之，如是者五次。賊以小龜山難踰，乃由紫金山之南，橫出小東門，與大東門之賊會，奮躍而上，又爲湘勇中營及彪營所阻，自黃昏戰至二更後，我兵以二千餘人禦賊數萬，無懈可擊，及密灣勇歸，悉往助陣，聲勢益壯，賊逃入城中，比曉往視，賊尸填於湖中及溝外者



不下五六百矣。此十七日陸路各營接戰，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三日，賊以數百人在小龜山延燒民房，大東門亦出百餘旗接應。羅澤南乃令中營出二哨以逐小龜山之賊，出二哨以禦大東門之賊，小龜山之賊遁，衆勇追之，駐其山以待，而賊之由壇角出者二萬計，排列沙湖溝之北，悍賊數百人，則登紫金山，旋循沙湖之隄，以鎗礮轟擊我兵，以數百人與之相持二時之久。羅澤南見賊之多，乃自帶親兵督中營二哨，先擊追大東門之賊，飭知縣劉騰鴻率相後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與湘中營同踞小龜山，用劈山礮擊隄上之賊，賊退，諸勇乘勝追之，至沙湖坪以排鎗轟擊，復以一隊奮登紫金山，共斃賊數十人，賊遁歸溝內，賊隊之排列溝北者，猶整齊如故。羅澤南飭諸勇仍踞小龜山，令數百人追隄上之賊，殪其先鋒數名，逐至紫金山下，賊踞山上，放鎗以拒溝內之賊，見追兵不多，踰溝而前，羅澤南與劉騰鴻督大隊分路應之，何紹彩率仁勇由溝外橫截紫金山之賊，賊爲我兵所包，遂大亂，各營環繞，斃賊六七百人，分裂其屍，血流湖際，餘賊踰溝而逃，我兵亦收隊，賊乘我兵之歸，復有登紫金山者，適候補同知蔣益澧聞戰，率左營接應，因奮殺數十人，日暮收隊，奪大黃旗四面，小旗十餘，面生擒七人，此二十三日東路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署提臣楊載福於二月初五日黎明，率水師十營自沌口出隊，至鸚鵡洲，正後營喻吉三，副前營萬化林，副中營李濟清，循東岸而下，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鼇，正中營鮑超，正前營周喜元，副後營周清元，循西岸而下，距賊船約四五里之遙，即排列以待，是日北風甚大，賊以大拖罟四隻，從鮎魚套沂流而上，開礮一次，即轉柁下駛，佯作退避狀，蓋欲誘我軍下擊而反攻也。各營靜聽軍令，毋敢妄動，賊又出烏船及大拖罟二十餘號，順風揚帆，魚貫而進，以衝我東岸之船，各營仍堅持不動，俟賊船將近，楊載福飭即迎頭擊之，鎗礮齊施，火器並發，賊船整而密，火器所著，登時焚烈，中礮者紛紛墜水，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鼇，正中營鮑超，復過江以抄賊尾，期併力夾攻，一舉殲滅，而賊船之在南岸嘴者，見我船多趨東岸，亦出大船數十號緣西岸而上，周喜元率正前營



周清元率副後營迎頭截擊，衝入賊隊，賊船不敢進，仍退泊南岸嘴沙洲之內，土牆之下，堅伏不動。其由鮎魚套而上者，喻吉三萬化林李濟清奮勇以攻其前，孫昌凱張榮貴張啓基陳金鼇鮑超繞出以攻其後，縱橫馳逐，鏖戰逾時，賊之烏船較拖罟高大，上排巨礮，各營合擊，燒其大烏船一隻，船礮沈江，逆賊二百餘人，登時焚溺，無一得脫者；奪大拖罟一隻，擒斬焚溺各百餘名，奪千觔礮十尊，賊遂敗走；各營乘勝力追，斃賊無算。蓋南岸嘴賊船，爲正前營副後營所牽綴，不能赴援，故遂得以盡力擊殺也。另有大烏船一隻，橫列河畔，正後營副前營副中營圍而奪之，賊之竄岸墮水者數百人，悉爲我軍所殺，船大易於擱淺，推挽不動，遂縱火焚燒，仍取其千觔大礮八尊以歸，火烈未及盡取，而船已沈。楊載福以賊船去遠，又值日暮，遂收隊。初六七八等日，楊載福飭令十營迭次出隊，賊因大敗之後，堅守不出。初九日，楊載福以陸路各營會期進剿，寅刻率十營出隊，正後營喻吉三，副中營李濟清，副前營萬化林，由東岸攻鮎魚套之賊；正右營孫昌凱，副右營張榮貴，正左營張啓基，副左營陳金鼇，正中營鮑超，正前營周喜元，副後營周清元，由西岸攻南岸嘴之賊；賊恃其土牆堅固，我軍百計誘之，仍不出戰，惟於牆隙施放鎗礮，我以大礮轟擊，賊以大礮拒敵，士卒莫不憤怒，爭先衝突，又以火器噴筒射入牆內，焚賊船隻，斃賊甚多。是日南風大起，我軍戰船搖蕩不定，開礮無準，楊載福恐爲賊所乘，令各營徐徐收隊，仍紮沌口。數日接戰，計燒大烏船二隻，奪大拖罟一隻，奪千觔大銅礮十八尊，擡鎗鳥鎗劈山大礮三十餘件，黃旗黃帽黃馬褂刀矛偽文報等多件；賊之被轟擊及溺水死者無數，生擒賊目五名，訊據賊目偽丞相陳姓已爲我軍所殲，該逆等新從九江安慶帶船上援，不料一戰遂敗，此水路迭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水陸自冬至春，齊力攻堅，入十餘日中，幾於無日不戰，然堅城未復，戰士之中礮傷者已逾二千餘名，勇氣不衰，士怒未已，非賊強兵弱，蓋攻守之異宜；且下游一路，水陸皆虛，未得其要也。再四商酌，陸師自以分兵下游，斷賊糧路爲要著。本月二十五日，鹽運使銜李續賓，知縣劉騰鴻，率三千人移駐下游窰灣，以扼其吭；羅澤南仍駐洪山，調中路唐訓方八百人以



益之；臣當中路長虹橋一面，尚有四千餘人，足敷圍剿。至水路賊匪，自上年金口大捷之後，每遇賊船出隊，則我軍奪獲必多，遂匿於武漢兩城之下，外以沙洲爲護，內與陸賊相依，官軍逼近，伏匿不出，計惟有多用火船，乘風延燒，趁勢追剿，或可得手。春水方生，旬日之內，必可剋期大舉，聚而殲旃，以期上慰聖懷。所有水陸陣亡員弁，抓城拔柵，踰越重壕，焚奪賊舟，冒險陷陣，忠義勇敢，實堪憫惜，可否加等議卹，以慰忠魂。藍翎千總彭本餘、千總黃錦雲，請照守備例優卹；藍翎把總譚光福，把總蕭登高、王運發，藍翎儘先外委記名把總李正友，請照千總例優卹；外委羅龍輔、劉瓊、茂周、勝友、谷世泰、胡祥發、彭有順、曾昌熾，請照把總例優卹；六品軍功哨官瞿宏升、羅正富、陶鎮南、柳定國、何連芳、郭定陞、羅月友、於金口、武漢案內，積功應保，請照外委例優卹；六品軍功文章、周其杏、文顯、謨、江玉梅、張紹華、龍玉和，積功應保，請照外委例優卹。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陣亡受傷勇目，可否由臣查明彙請獎卹，謹將水陸疊次接戰，大獲勝仗情形，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署提督鄭陽鎮、總兵臣楊載福、恭摺由六百里馳奏。

硃批：「覽奏均悉。出力文武及陣亡受傷各勇目，著查明分別彙請獎卹。彭本餘等著照所請優卹。該部知道！」

（三月十四日奉）

再，臣於二月二十三日，接準兵部侍郎臣曾國藩函：「聞吉安府城失陷，江省軍事，日形糜爛，急調羅澤南、李續賓提師回援」等語。臣思首逆石達開擾害江西，與粵東流匪合併，頓益悍賊四五萬人，而本境之匪附益更多，既已連陷江西州縣，則南贛撫建，固屬可危。浙閩湖南，尤深遠慮，東南大局所關，臣何敢以鄂中一省之事，而恣然不顧。且近年以來，各省招致兵勇，多不可恃，自非羅澤南等速援，未易剿辦也。羅澤南之議，則曰：「武漢爲南北樞紐，視他省關繫獨大，上縮荆襄，下控吳皖，未可棄而不顧。」臣再四思維，南岸各軍，力攻八十餘日，戰士良苦，功隳垂成，遽行撤調，則亦不足以激揚士氣。且羅澤南之軍，正月二月餉項虧欠，江西庫帑亦竭，卽令刻



日速援，而欠餉行糧，必應速爲籌措。臣之水師，火具已齊，湖南大礮已到，默計旬日之內，春汛初起，漢陽南岸嘴之沙渚，可期漲溢，則賊舟難於閉藏，水賊或可燒而走也。臣等定計力圖克復，如旬日無成，則鄂省戰守惟臣，無可諉責。自當權其緩急，籌措餉項，先以數千赴援，再查羅澤南李續賓所統勇丁，不過五千人，到鄂以來，與臣密商，添益三千餘人，兵力稍厚。羅澤南之招勇擇將，向不冒濫，惟軍師每月需四萬三千餘兩，水師十營，月需二萬三千兩。前經部議飭撥，尙未報解，可否敕下部臣破格專籌軍餉，指定撥濟羅澤南及水師十營，由臣轉運。其臣陸營所需，亦應另行設法，不得擅支，則此軍可期常勝，必可委任而責其成功。倘卽時克復，追勦尤貴神速，不致停兵待餉，以誤事機。萬一久頓城下，自不能不先行分援，卽須酌付口糧，免其中途遲回，致使賊計日逞，實於大計有所裨益。愚昧之見，謹附片陳奏。

硃批：「所籌甚是。至所請專濟羅澤南軍餉，著戶部速議籌撥。」

上諭：「曾國藩文俊奏：『吉安失陷，石逆久踞臨江，南則窺伺贛州南安，北則踞守武寧新昌，賊勢蔓延，全省幾徧。周鳳山陸軍近日又遭挫折，請飭羅澤南迅速移師來江援勦。』本日復據胡林翼奏：『現在春汛初起，賊舟難於閉藏，已定計力圖克復，倘一時未能得手，先以數千人赴援。』等語。所籌甚是。胡林翼如能於旬日之間，攻克武漢，則羅澤南一軍，卽可回援江西，倘克復尙需時日，先行派兵分援，亦須仍由羅澤南等統帶前往，方能得力。該督等務當權其緩急，不可稍存畛域之見，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三月十四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上諭：「前因曾國藩等請飭羅澤南回軍援救江西，並胡林翼奏請暫留羅澤南，俟旬日以後，再行派兵赴援，當經諭令官文胡林翼斟酌緩急辦理。現據廉兆綸馳奏：『江西自吉安失守後，賊復於二月二十三等日，連陷撫州進賢東鄉安仁各郡縣，省城四面受敵，消息不通，請速撥官兵援救。』並據何桂清奏報：『江西省



城探聞現已被圍」等語；江西壤地，昆連六省，形勢極關緊要，現在逆勢披猖，省城危急，設有疏虞，則東南大局，豈堪設想？此時籌撥援兵，計惟羅澤南一軍，馳赴省垣，庶危城可保。著官文、胡林翼酌量情形，如武漢賊勢實已窮蹙，即照胡林翼前請先派官兵數千名，馳援江西，令羅澤南暫緩起程，以免功敗垂成。若武昌急難克復，則羅澤南雖留無益，而江西省垣十分喫緊，即著官文等飭令該員統帶原有兵勇，剋日起程，回援江省，並設法迅速馳赴南昌，毋稍遲緩，致誤軍機。勇目詹起倫、施紹恆等所帶各勇，如此時正資攻勦，則仍留該大臣軍營調遣，倘不能得力，即著官文飭令詹起倫等將所有義勇統帶，前往河南，交英桂軍營聽候差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三月二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上諭：「前有旨諭令官文等將勇目詹起倫、施紹恆等所帶各勇，酌量飭赴河南，交英桂軍營聽候差遣。本日據英桂奏稱：『已詢知西凌阿此項義勇，現存不過五六百名，日久懈生，不如從前奮勇，設與兵勇不和，則轉多周折，若另成一隊，則為數無多。』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此項義勇著仍留於該大臣軍營調遣，毋庸令其往河南，並著該大臣等妥為駕馭，隨時彈壓。至武昌迭經大兵圍攻，久未能下，漢陽聞亦報有勝仗，尤屬敷衍塞責。該大臣等總統全師，身膺疆寄，若頓兵堅城，老師糜餉，日復一日，伊於胡底，著官文、胡林翼激勵將士，督飭水陸諸軍，將武漢兩城，剋期收復，毋得再有遷延，致干咎戾。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四月二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卷八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二座疏（附請卹羅澤南并事蹟清單）（六年三月十四日）

臣於三月初一日，將官軍迭獲勝仗，並分兵下扼密灣情形，馳奏在案；二月二十五日，鹽運使銜安慶府知



府李續賓，率同候選知縣劉騰鴻等移營窰灣，其地下距青山十五里，上距洪山十二里，南距塘角十五里，可扼下游之險要，而斷賊接濟。二十六日，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趙克彰率奇字右營，李續燾率副右營，各以六成隊由廣興洲進攻塘角。該處屋宇鱗次，牆垣至堅，自洲至於城下十里，舊為市廛，最易藏奸。李續賓固料其必有伏賊，戒飭軍士嚴陣徐行。該逆果以數千人伏於草埠堤上民房，暗施鎗礮，以擊我軍。李續賓當即分兵為三路：趙克彰以奇字右營循堤外江岸空闊處以入，劉騰鴻以後營循隄內湖塢以入，而自以右營由隄中路以入。火器初舉，先將茅屋焚燒數處，漸漸逼近，煙焰彌漫，所燒之屋，堆積賊糧雜物頗多，伏賊既不能久匿而不起，而城中之賊復出五六千人，冒煙衝突，我兵三路夾攻，鎗礮輪流轟擊，刀矛繼之，縱橫出入，伏賊因火烈而自亂，城中援賊氣奪，官軍因而乘之，賊大敗，追殺十里，斃賊無算，燒燬賊卡兩座，賊預分數千人踞小龜山，故作繞湖後來襲之狀，而實欲阻絕洪山東路之師，使不得與窰灣一軍會合。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同知蔣益澧率左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由東門直攻小龜山之賊，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循城下，至山尾以橫截之，賊大敗，計斃賊六七百人，內有黃衣賊目五人，奪獲左十一軍正典糧偽印一顆，大黃旗十二面，小黃旗三十四面，刀矛二百餘件。此二十六日分兵之始，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臣之中路洪山東路窰灣北路約會齊攻，賊以二十六日之大敗，堅閉不出，惟於城上施放鎗礮，以死拒守。賊見我兵之分駐窰灣也，往來之接濟陸路已斷，而九江黃州援賊由江上溯，又益興冶之匪。三月初二日，洞開城門，一由望山門出二三千人，循江隄而上，以牽綴石嘴之川兵，以三四千人由八步街潛行，冀襲臣營之後，以三四千人由長虹橋衝臣營之前。臣於先期已派周得魁等二千人迎礮位於石嘴舟次，而賊忽大出，當飭普承堯率寶營，丁銳義率義營，以擊長虹橋之賊，兵少賊多，普承堯等首先衝突十餘次，士卒爭先用命，勇敢百倍。張寅恭率恭營，鄒漢章率副左寶營，以禦八步街之賊，正在酣戰，而周得魁等迎礮之師，聞警回援，迎頭截殺內湖通餉之舢板八哨，復於湖畔橫擊。



其腰，轟斃騎馬黃衣賊目五人，賊衆驚駭；陸勇乘勢追勦，殪五百餘人，賊一支敗而三支俱敗；其撲臣中路者，皆遁入城，賊同時由武勝門忠孝門出者，以四五千人居小龜山，三四千人踞紫金山，復以小支千餘人居雙鳳山，又由鷹嘴閣出三四千人以襲訓營，其賓陽門虛掩而寂若無聲，則賊意之所專注也。羅澤南軍駐洪山，當派蔣益澧之左營擊小龜山之賊，而以唐訓方之四哨益之，派仁營何紹彩擊紫金山之賊，派彪營葉永泰秦國勝擊鷹嘴閣之賊，而羅澤南中營盡布於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之賊。蔣益澧唐訓方直撲小龜山，賊陣已却，遂分二哨，左右抄出，賊衆三敗三起，斬殺衝鋒賊目十餘人，賊大潰，併力衝殺追斬，屍橫遍地。仁營何紹彩以數百人戰於紫金山之巔，賊四面圍繞，何紹彩殊死戰不少却，鎗礮已熱，則以刀矛接戰，撥刺有聲，歷一時許，賊勢大敗，而賓陽門忽出賊約萬人，橫互其中，既以救援敗賊，且意洪山之兵力，遠在小龜山及紫金山，欲乘機直撲洪山大營也。羅澤南即率中營副中營自洪山馳下，何紹彩唐訓方由後奮擊，殺賊數百人，賊衆大潰，爭門而入，羅澤南即乘勝窮追，賊已大半入城，意欲尾之而入，賊急下閘板，餘賊閉於城外者，盡爲我勇所殲，約五六百人，而城上鎗礮密如雨點，羅澤南立馬城門，左額中鎗子血流被面，衣帶均溼，然猶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賊亦不敢再出。其何紹彩唐訓方自下面兜勦而上，我軍旣已大勝，而東南面賽湖隄之賊，已近營壘，恐葉永泰一營不支，復乘勢速援，生擒黃衣賊目，並奪其馬，殺賊二百餘人，而賊之大股分撲洪山者，又大敗。是日賊計專注於東路，蓄勢後出，雖羅澤南以薄城帶傷，而全軍之獲勝，則都司何紹彩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等血戰之力也。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與劉騰鴻分駐密灣者，僅三千人，隊伍嚴整，賊所深畏，是日料知賊力必聚於東路，遂以六成隊駐營待賊之至，以四成隊分飭劉騰鴻援洪山，何紹彩唐訓方等乃得以專意直前，其賊之出漢陽門者，多伏於塘角廢垣之內，而水賊之在下游者，亦循江而上，犯李續賓按兵審勢，俟賊逼近，仍分其千餘人爲三路，賊見其少，齊力攻撲，我軍突起擊之，鎗礮齊施，左擊陸賊，右擊水賊之登岸者，中路並進，追奔十里，直抵城壕，以少擊衆，勇



力百倍，寶冠全軍；而賊之下犯北路，以攻審灣營壘者遂大敗。通計各路殺賊約二千人，黃衣賊目十餘名，賊馬賊械旗幟約百餘件，生擒長髮老賊五十餘人。此初二日三路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即日親往洪山看視羅澤南之傷，猶能駐坐營外，指畫戰狀，兼以師老餉匱，賊匪堅閉已久，有機可乘，急欲斬關直入，破武漢以速援江西；不期爲守城之賊所傷甚重，臣爲延醫診視，旋即駐其營中，傷深二寸，子入腦不出，至初八日巳刻，因傷身故。除詳悉賊情，另片奏請恩旨外，臣查洪山各軍無所統屬，遂於初八日寅刻，預撤鹽運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績賓，由審灣仍回洪山，總領其軍事。李績賓廉明愛士，至誠感人，始事以來，無役不從，戰功最盛也。初九日，臣將布政司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之靈柩，送至石嘴舟次，而數日之內，賊即於城外保安門添築新壘三大座，高幾及城，掘壕六重，寬深各三丈，大礮飛子已墮，臣營以阻臣進兵之路。臣與李績賓密計及其初成，尙可以全力破之，遂於初十日寅刻，派鳳營周得魁、寶營普承堯、訓營唐訓方，分三路以圍攻其前，飭各營挾梯以登其壘，挾大木以渡壕，兼備鋤鍬以平毀之；而以義營丁銳義接應，派恭營張寅恭副左、寶營鄒漢章、福營李景湖渡浮橋，循港外至八步街，隔河轟擊，以襲其後；復檄川兵之在石嘴者，及新募安勇三百六十人，遙爲接應。李績賓以謂合力攻此三壘，一鼓而登，尙非難事，惟平毀之時，逼近城下，所傷士卒必多，須分營替代，乃可一律平毀，而不虞大股之我乘，遂派彪營葉永泰、奇字營趙克彰，以杜鷹嘴閣之賊仁營何紹彩、左營蔣益澧，循賽湖會勦，五鼓齊力攻破三壘，壘中守賊各百餘人，聚而殲之，無得脫者；奪獲器械無算，並獲鐵礮十一尊，擡鎗三十餘件。黎明以後，城中之賊分路大出，我軍卽於城壕之外，整隊以逼賊，而各以百餘人毀平其壕壘，更番迭戰，效首虜於臣前者，以千計；奪獲大黃旗五十餘面，各營士卒亦傷亡二百餘人，而無一退怯者。自寅至午，鏖戰五時，賊勢大挫；而新砌之壘及長壕六道，均已毀平。李績賓恐軍士之久戰而懈也，復派右營三百人，劉騰鴻之三百人，會合助力；而兩路之賊，乃敢入城竄，此初十日攻破新築之三壘，殺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都司屠得魁奮薄城下，欲率衆



緣梯而登，被賊礮轟擊，不能前，周得魁腦中礮傷，現已延醫調治；其藍翎外委陳達清，外委曾玉蘭，記名外委唐訓，得力戰陣亡。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峰，係羅澤南之門人，慕義從軍，以助其師，同時陣亡，實屬激於公義。外委陳達清、曾玉蘭、唐訓，得應請照把總例優卹。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田嶽峰，應請照從九例優卹。其餘陣亡勇丁，容查明咨部請卹。再查上年十一月克復咸甯山坡、金口及武昌城下力戰各案，均聲明彙案保舉，並蒙恩旨準行，尙未出奏，可否截至三月初十日，并作一案，將在事微員勇目，先行獎勵，以作士氣，出自皇上天恩。

再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其所著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方輿要覽諸書，體用兼備，洵堪輔翼名教。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卽日倡率生徒，辦理湘鄉團練，忠義至性，感動鄉里，遂率其鄉人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均經奏明在案。羅澤南每言：「首逆踞金陵，則武漢爲必爭之地，南北樞紐，以武漢爲最要。自上年圍剿以來，力攻九十餘日，督催至嚴，雖水陸勇弁，中傷已逾三千人，而忠毅之氣，不容少懈。」初二日，帶傷甚重，血沾衣帶，均溼，指畫戰狀，以未能尾賊入城爲恨，且言：「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荆襄岳鼎均無乾淨土矣。」初六、初七日，臣駐其營中，見其神散氣喘，汗出如洗，臣爲痛哭。羅澤南握臣手言：「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賓好爲撐持……」言未畢而目瞑，蓋其心術學術，不愧名儒，故臨危不亂，言不及私，而臨陣勇敢，馭兵嚴明，猶其餘事。該員之父羅嘉旦，年八十一歲，長子羅兆作，次子羅兆升，讀書應童試，其身後事宜由臣妥爲經理，委員護送回籍，合無仰懇皇上天恩，照二品陣亡例，加等賜卹。出自逾格鴻施。該員功績最著，并請於湖北、江西設立專祠，其湖南湘鄉縣本籍，自侍郎臣曾國藩倡義以來，臨陣捐軀之士最多，現經本籍紳耆擬請建祠入祀，應請卽爲羅澤南設本籍專祠，以士民弁勇附入祠內，以安忠魂。謹將該員歷著戰績，開單恭呈御覽，理合附片陳奏。



羅澤南於咸豐二年，賊圍長沙，在籍倡辦團練，三年，帶領練勇，剿辦湖南桂東縣土匪；是年帶勇救援江西省城，旋即馳赴吉安，克復安福、泰和兩縣城。十二月，克復湖南永興縣城。四年七月，克復岳州府城，並破城外賊壘。復追剿至臨湘縣之長安驛，湖北蒲圻縣之羊樓洞，崇陽縣之虎爪石桂口等處，大獲勝仗。克復崇陽、咸甯兩縣城，至橫溝橋官步橋兩獲勝仗。至湖北省城外花園，破賊壘三座，復破八步街鮎魚套兩處賊壘。克復湖北省城。九月，追賊至大冶縣之沅埠頭，獲勝。克復興國州城，追賊至田家鎮半壁山，三戰大勝。又追賊至栗木橋雙城驛兩處，大勝。克復廣濟、黃梅兩縣城，追賊至濯港孔隴，兩次大勝。追賊至九江府城外圍剿，並攻湖口縣之梅家洲，大小十餘仗。五年，奉調剿辦江西賊匪，克復弋陽縣、廣信府兩城，收復興安、德興、浮梁三城。攻剿義甯州之三都梁口，大勝。攻剿碁盤嶺，大勝。克復義甯州城，赴援湖北，克復通城縣城，進剿桂口，大勝。克復崇陽縣城，搜剿崇陽之壕頭堡，及蒲圻之羊樓洞，三次大勝。克復蒲圻、咸甯兩縣城，進至山坡，大勝。駐紮湖北省城東門外之洪山，大小七八十仗，均勝。總計帶勇攻剿以來，克復二十城，大小二百餘戰，合併聲明。

上諭：「胡林翼奏：『武昌剿賊獲勝，破賊新壘三座。』一摺，著胡林翼督飭李續賓等激勵諸軍，乘勝力圖克復堅城，盡殲醜類。外委陳達清、曾玉蘭，記名外委唐訓得、文章、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峰，均屬同時力戰陣亡。陳達清、曾玉蘭，唐訓得均著照把總例從優議卹。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峰均著照從九品例從優議卹。此次出力員弁兵勇，併準其彙案保奏，候朕施恩。」（三月二十六日接奉）

上諭：「胡林翼奏：『道員力戰受傷殞命，懇恩加等賜卹。』等語。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在籍生員，倡率生徒，辦理團練，嗣因楚省賊氛猖獗，率其鄉人自效戎行，轉戰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朕嘉其忠義奮發，屢著偉績，由訓導超擢道員，加布政使銜，方冀其攻復武漢，殄滅賊氛，克膺懋賞。茲因攻剿武昌，乘勝追賊，直逼城下，受傷殞命，覽奏之餘，深堪憫惻。羅澤南著加恩照巡撫陣亡例賜卹。伊



父羅嘉旦，著賞加頭品頂戴；伊子羅兆升，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朕褒恤蓋臣至意。並著於湖南本籍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專祠。其湘鄉縣士民弁勇，打仗陣亡者，著一併附入羅澤南本籍專祠，以慰忠魂。該部知道。（三月二十六日接奉）

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現在情形疏（三月十七日）

臣於三月十四日，接奉三月初八日上諭：「會國藩文俊奏：『吉安失陷，石逆久踞臨江，南則窺伺贛州南安，北則踞守武甯新昌，賊勢蔓延，全省幾徧。周鳳山陸軍，近日又遭挫折，請飭羅澤南迅速移師來江援剿。』本日復據胡林翼奏：『現在春汛初起，賊舟難於閉藏，已定計力圖克復。儻一時未能得手，先以數千人赴援。』等語。所籌甚是。胡林翼如能於旬日之間，攻克武漢，則羅澤南一軍，即可回援江西。儻克復尙需時日，先行派兵分援，亦須仍由羅澤南等統帶前往，方能得力。該督等務當權其緩急，不可稍存畛域之見，致誤事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同日奉硃批：「所籌甚是。至所請專濟羅澤南軍餉，著戶部速議籌撥。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思上年河北肅清之後，賊勢已挫，惟首逆石達開於上年秋閒，以老賊二萬餘人，由湖北入江西，又益以粵賊四五萬人，賊勢漸熾。蓋前此脅民爲賊，心不願戰，而自去冬以後，新附之賊，甘心從逆，其本境土匪附賊者，尤不可勝計。二月十六日，周鳳山以三千七百人全軍失利，是卽衆寡不敵之明驗。似非重兵猛將，奮威掃蕩，正恐南服數省，岌岌不支，可慮者不僅江西一省也。湖南選派五千人，由東路赴援，而江西西路州縣淪陷，俱有大股賊匪阻截援軍，勢非節節搜剿，不能前進。湖南撫臣駱秉章，擬請敕閩浙廣東三省，各出銳師，先保江西完善之區，自是善策。至侍郎臣曾國藩前次急調羅澤南回援，是尙未悉羅澤南陣亡之事，現在水長僅五六尺，春汛初起，當可望其速漲。羅澤南自帶之一千六百人，新失所主，必須慎選將弁，派令專管，以歸李續賓統帶。



臣等前議分軍數千人往援，此時羅澤南身故，無將可分，情形固已不同；且剿辦大股賊匪，非三、四千人所能照應，而自曾國藩撤調南康、青山，水陸回援，江西省城下游賊援接踵上竄，武昌臣所轄武昌邊境，盡與江西州縣毗連，賊勢滋蔓，道途梗塞，援軍深入，必須多攜軍火錢糧，乃免匱乏。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水陸力攻，決期進剿，如即時克復，誠為善計。萬一久頓城下，即以李續賓等全軍往援，方為妥善。至李續賓正月、二月、三月欠餉行糧，臣當於部議速撥項下，一俟到境，即先專濟該營，以利進征，並期於陸續轉運，無誤要需。所有遵奉諭旨，謹就現在情形，籌議緣由，會同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密陳南岸賊情，並籌議援剿江西情形。』一摺，江西自臨江、瑞州、袁州、吉安失守後，復連陷撫州、建昌等府城，並進賢、豐城、東鄉、安仁等縣，情形萬分喫緊。本日據胡林翼奏：『羅澤南現已陣亡，武漢如能迅速克復，即可派兵回援。萬一久頓城下，即令李續賓一軍前往。』等語。李續賓著留於湖北，俟武昌克復後，再行帶兵回援江西。惟該大臣等節次奏報，總以克復在即為詞，朕心實深殷盼。若徒以粉飾之詞，遷延時日，是武漢既不能克復，而江省復不能回援，糜餉老師，豈非兩失？著官文、胡林翼督飭水陸諸軍，將武漢剋期收復，毋得再有遷延，致滋貽誤。所稱李續賓軍餉一節，已據戶部撥解矣。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四月初一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再查三月初十日，臣營都司周得魁力破附城賊壘，為城上礮傷中腦，十四日因傷身故。該都司舊隸前提督塔齊布標下，隨臣二年，身經百戰，勇敢嘗為軍鋒，克復咸甯山坡，力攻武昌，戰功尤著，應請追贈游擊，照游擊例優卹，以慰忠魂。

謹接此片於四月初一日接奉旨準。

再，上年戶部議覆，臣奏請部頒牙帖，勸諭助餉一摺，並部議章程十八條，摘要刊入牙帖，奉旨依議，欽此。行



文頒發到，臣竊查部議較舊例益為詳密，自應遵照辦理；惟臣前奏係因軍需萬緊，設此濟急之法；今既示諭數月，尚皆裹足不前，緣各地方多係迭經兵燹之餘，於部議有必應量為變通者數條，若拘泥辦理，則商民懷疑觀望，甚至藉口歇業，無補實濟。臣愚以為慮事之初，固貴至密，而取民之制，總期易行。現當攻勦喫緊，需餉孔殷，何敢稍避嫌怨；惟必須因地制宜，不得不就現在情形，切實瀆陳，懇求聖明洞鑒，俯念水陸各軍，待餉至急，準臣於單開推廣部議各條，隨時確查，變通核辦。凡接充、添設、改則、移埠等項，總以此次收捐體查情形，填給部帖為斷，並期限軍務告竣之後，不準添改，以示限制。至加增稅額，搭解帖本，嚴禁需索，及申明舊例各條，均遵照部議辦理。如蒙俞允，臣即將此次所奉諭旨，敬謹刊刻，粘連部帖，鈐印頒給，以廣招徠，而資接濟。臣為急籌軍餉，因地制宜，起見，除一面趕緊招商變通試辦外，謹繕具清單，附片奏聞。

一、舊例額設各行，繁盛偏僻，各分三則；自省城三陷，文案難稽，各行原帖，亦多遺失，難期悉符舊章；即如漢鎮，昔稱最盛，今則蕩為瓦礫，驟難復原。又道途梗塞，商賈繞道販運，各市鎮貨物衰旺情形，亦彼此今昔不同。所有填註分則，應請以此次體察地方實在情形為斷。

一、新章擬令上則捐銀一千兩，中則七百兩，下則五百兩，次下三百兩；現當軍餉缺乏，固宜以多為貴；惟湖北除漢鎮既燬，其餘各處集鎮，繁盛為少，偏僻為多，至各偏僻下行，有歲取行用錢僅數十千者，既難照則捐輸，亦未便勒令歇業；且究係例外急公報效，其捐數應請酌定為制錢一千串、七百串、五百串、三百串、二百串、一百串，共六等，按照繁盛上行、偏僻上行、繁盛中行、偏僻中行、繁盛下行、偏僻下行，分別填註。

一、向例新開集場，方準添設；現查湖北地方，有未被蹂躪者，商販匯聚，貿易更盛；往昔有已被蹂躪者，額牙遠避，舊帖遽難裁汰；市鎮俱已改觀，即與新開集場無異；若不準其添設，轉於商民不便，應請無庸限額，舊埠新集，均準隨時捐給。

一萬丁冊 賣參四...



一、舊額牙帖，各有定處，惟商民流離轉徙，除人帖現無下落外，亦有原人執存原帖，而原處尙未安集，欲於他處圖復舊業者，未便阻其生計，至令向隅，應請酌捐更換，準其移埠。

一、新章內開各市鎮，原有舊帖之商，擬令一律更換，準其減半交納，並由該撫飭查，先行奏明斟酌辦理；臣查湖北迭經兵燹，原帖自多遺失，除原係府廳州縣私給者，不準換給外，如原帖報部有案，自應分別有無遺失辦理；其存有舊帖之商，果係原人原地，擬請依新則錢數三分之一交納，一律更換，以示體恤；其舊帖遺失者，應令呈明原帖姓名籍貫、鎮市年月，減半交納，一面補給新帖，一面咨部查核，查有捏報蒙混各情，分別究辦；其由舊帖移埠開設者，照全數減二成捐換，由舊帖改業別行不移埠者，照新改之行全數減四成捐換，以示區別。

一、向來各牙父子兄弟叔姪承充納稅，例無不準，明文亦無納資捐充之例；今既創為捐資請帖，自應許其作為世業，以示鼓勵，擬請自此次捐給新帖之後，除犯有把持行市，私充朋充等情，照例嚴辦外，其年老事故親兄弟子姪呈請承充完稅者，免其重捐，以示體恤。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單併發。」欽此！（三月二十四日奉）

### 乞暫留升任道員襄辦軍務糧臺疏（四月初八日）

臣於三月二十四日，接準吏部咨開：「咸豐六年三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兩淮鹽運使員缺，著羅遵殿補授。欽此！』」查羅遵殿係現任安襄鄖荆道，襄郡界連豫省，為七省要區，該道久任斯缺，深得民心，軍興以來，辦理國防勸捐各事宜，兼辦糧臺支放，廉正樸實，最為可靠，復查該升道已七年俸滿，應令給咨赴部引見，經前督臣楊需於咸豐四年奏準展限，暫留本任，並準吏部咨覆各在案。現值軍務喫緊，該道經管之國防捐輸釐金，



牙帖各事宜，頭緒繁多，均關緊要；可否仰懇天恩俯准，暫留楚北，並請俟新任道員到任交卸，仍候軍務告竣，再行給咨北上。臣與督臣官文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再查湖北地方，連年被賊淪陷，吏治廢弛，貪縱不職，臣訪察聲名貪鄙之員，迭次專摺特參，並請從重提審，均蒙恩旨俞允。惟貪墨之吏，不可姑容，而清正之員，自當旌別。查升任運司羅遵殿，久任安襄鄭荆道缺，廉正誠懇，素得士民心力，當賊氛四逼之時，獨能力保危疆，不致侵軼，其所益於全局者甚大。該員前經兼署蕪集兩司，悃幅無華，實心任事，清風亮節，衆望允孚，實為鄂省不可多得之員。又荆宜施道莊受祺，署荆州同知補用知府鄭蘭，試辦川鹽稅務，事屬創始，利之所在，弊所叢生，該道府等綜理精密，人不能欺，清正無私，自奉至潔，故能月濟荆州駐防兵館，並協濟武漢軍需，為守兼優，可稱良吏。以上三員，堪以表率屬寮，風感貪鄙。臣既確有所聞，不敢壅蔽，再查各省例限年終密具司道以下各官考語，臣因軍務喫緊，訪察難周，恐循習虛文，未能切實，應請俟軍務事竣，再行照例舉行，合併聲明。謹將所知三員，據實附片密陳。

謹按：此疏於五月十二日接奉旨準。

乞展限查辦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被賊滋擾及水旱歉收蠲緩錢漕並年

例應辦事件疏（四月初八日）

竊查湖北省垣，節被賊陷，州縣多遭蹂躪，兼之水旱偏災，收成歉薄，所有歷年錢漕，蠲緩徵解，應行分別查辦。曾經前督撫臣將咸豐二年被賊滋擾之江夏等一十六州縣，應徵錢漕各款，奏奉恩旨分別蠲緩。其三年被水被旱，應行展緩錢漕銀米各州縣，亦值防勦事緊，驟難履畝，勘報彙辦，又經附片奏請展緩，俟楚境肅清，再限兩月查辦。欽奉諭旨允準均在案。茲據湖北布政使馬秀儒詳稱：「查咸豐三四五等年，各屬錢漕銀米等款，除



黃岡、黃安、蘄水、羅田、沔陽、黃陂、孝感七州縣之四年應徵，及三年以前民欠未完各款，經前督查明，該七州縣紳民出力，奏奉恩旨全行蠲免外，其黃岡七州縣之五年錢漕，及江夏等州縣衛之三四五等年，歷遭賊擾，兼因水旱歉收，應行查辦蠲緩各款，雖現有甫經收復，尚在詳查勘辦者，亦有仍被賊踞，未能勘辦者，頭緒紛繁，清查不易，且省城歷次失陷，文案被燬不全，更難於到任之初，即能清查無遺，應請奏明展緩，俟全楚肅清，再行勒限辦理。至湖北年例，應辦一切事件，亦均因軍需喫緊，無案稽查，難於循例辦理，並請一併附奏展緩。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除咨各部查照外，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 奏陳湖北糧道歷年曠廢情形乞敕部抄發檔案疏（四月初八日）

竊查粵匪於咸豐二年十一月竄擾楚北以來，武漢頻陷頻復，復而又陷，沿江州縣，疊遭兵燹，各衙門文案冊籍，多被焚燬難稽，以致公事延宕，弊竇叢生，而糧道曠廢已四年，蓋自咸豐二年，成觀生任後，其選授者均未蒞任，其間二年分之漕業已徵收，三年四年分亦有起徵者，而應否蠲緩徵解，必須分別澈底清查，乃免不肖州縣以徵作緩，將完作欠之弊，通計湖北有漕州縣，武昌府屬之江夏等十州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等五州縣，安陸府屬之潛江、天門二縣，德安府屬之安陸等五州縣，黃州府屬則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羅田，荊州府屬則江陵、公安、松滋、石首、監利、荊門州及所屬當陽縣，凡三十五處。咸豐二年被擾失守者，江夏、漢陽、蒲圻、監利、咸甯、武昌、黃岡、蘄水、蘄州、廣濟十州縣，其時已在十一二月及正月初，又所擾不過城市，未及四鄉，情形尙不甚重。三年被擾失守者，蘄州、蘄水、廣濟、黃岡、武昌、漢陽、江夏、黃陂、孝感九州縣，四年則擾及大冶、通山、通城、崇陽、沔陽、漢川、鍾祥、天門、潛江、京山、安陸、雲夢、應城、應山、隨州、麻城、黃梅、公安、石首、監利、荊門州，於是有漕州縣，無不殘破，或失而未據，據而未久，雖其間輕重情形不一，而是年八月克復後，其蠲緩徵解情形，尙未清釐就緒。五年正二月，武



漢又陷，惟江陵、松滋、當陽及有漕折、隨漕、驢脚等款之襄陽、鄭陽、荊州、宜昌各屬州縣，則尚皆完善，其歷年辦理情形，均應分別趕緊清理。所有武昌府屬之江夏等十五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等五州縣、安陸府屬之鍾祥等四縣、德安府屬之安陸等五州縣、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羅田、麻城七州縣，及各道府衛備文卷俱空，應徵應解額數，無可稽核，應行咨部抄發檔案，查照辦理。現據署糧道張曜孫以各情稟報前來，臣查事歷三年，官非一任，徵解蠲緩，弊竇叢生，亟應澈底清查，除飭該署道先行親赴荊宜安襄各府所屬州縣，督同各該府檢核印券紅簿，查訊經書，詢訪鄉民，逐節清查，其武漢黃各府，俟全省肅清，再行查辦，并飭荆襄二道、宜荆襄鄭各府將歷年辦理漕糧全案卷宗，檢送抄錄查辦，暨咨戶部外，相應仰懇聖恩，敕部抄發檔案來楚，以便遵照辦理。所有湖北糧道歷年曠廢，亟宜澈底清查情形，並懇抄錄檔案來楚，遵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再咸豐五年起，徵漕糧各州縣，應遵舊章，將上游州縣派撥荊州駐防，及綠營兵米節次嚴催，趕緊兌運，以敷兵食，惟駐防兵米，每年額發十餘萬石，即將已徵者儘數派撥，亦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不數之數甚多，已飭司會同該署道另籌辦理，合併陳明。

卷九

分兵應援疏（六年四月初九日）

臣查武漢未復，江西待援，統籌大勢，萬不可置全局於不顧；惟前任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傷亡之後，記名道李纘賓新領其軍，勢難分援江西，且整理稍稽時日，而分統亦難其人。適侍郎臣曾國藩之父曾麟書，聞羅澤南傷亡，即遣其次子同知銜曾國華兼程前來，幫辦營務，並函諭湘營將士，勸勉忠義，情詞肫切，三軍皆為感動。查湘營均係曾國藩同里之人，寶營係其舊部，驍勇敢戰，從征最久，交曾國華統帶，士卒必樂為之用。臣即以湘



中營五百名，歸其專管，而兼統各營，以卽選知縣劉騰鴻之湘勇後營一千名，劉連捷之湘勇副後營五百名，湖南丁憂同知吳坤修之彪營七百名，儘先補用參將普承堯之寶勇中營七百名，把總普承忠之寶勇左營七百名，計共四千一百名，均係久經戰陣，驍果精卒，於四月初四日拔營出咸甯通城，取道江西義甯州，兼程前進。查上年羅澤南等應援鄂省之湘勇寶勇共五千人，到武昌後，添募湖南老勇數千人，此次分半應援，兩地均不甚弱。臣又先期派游擊張榮貴馳赴湖南省城，另募精銳二千名，隨後續進。湖南派援江西之兵已將抵袁州，分路堵剿，均屬得力。臣所派援軍約期本月杪可以齊抵江西省城，行糧勉力應付三萬餘兩，先儘征兵支放。臣一面分兵援應江西，仍一面密商督臣官文署理提臣楊載福共謀恢復武昌之策，并分兵扼要，斷賊資糧，總期急復堅城，以紓聖念。再臣分兵應援江西，拔營以後，城中賊迭次出城，戰均獲勝。臣於初八日又派水師戰艦下駛沙口，攻勦武昌縣黃州府一帶賊船，水師已駛往下游，相隔較遠，容俟各路稟報彙齊，再爲詳悉奏明。謹將大概情形先行奏慰聖懷。

### 奏陳水陸分扼絕賊資糧攻勦獲勝疏（四月二十九日）

臣自三月初十日攻破中和門外賊壘三座後，賊復於長虹橋西倚城之地，乘夜冒雨築壘掘壕，因商之鹽運使銜記名道李續賓、洪山則令蔣益澧、李續燾、劉騰鴻率勇由東面進攻，而以趙克彰、何紹彩、葉永泰各營分布於賽湖隄接應，兼防鷹嘴閣抄襲之賊。李續賓、蔣澤灃兩營伏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出撲之賊。其中路五里墩，則以丁銳義、唐訓方、普承堯率勇由天平架隄上直前，而以鳳營列於湖坪應之。令張寅恭、鄒漢章率勇繞隄南金沙洲夾擊，而以李景湖、福營應其後。十五日黎明時，齊力往攻，賊抵死抗拒，被我軍鎗礮轟斃數十人，乘勝追入。值大雨如注，火繩俱息，軍士衣襟盡濕，整隊而歸。數日後天霽，李續賓以右營移三千觔大礮，連日於雙鳳



山一帶轟擊，賊深匿不出。二十五日，南北兩岸齊攻，李續賓率其營兼率蔣澤灃、李續燾各營，搗雙鳳山下，作勢攻擊，礮子飛入城中，自辰至午，多方誘之，賊仍死守相拒。此三月十五以後，連日力攻誘賊不出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分援江西之兵，前陣拔營，賊偵知之，欲乘此以亂我。二十九日，賊由保安門出，悍賊數百，繞鷹嘴閣至潭家灣，縱火燒民房，李續賓遣游擊劉錫文率中營前後二哨襲之。趙克彰率奇字右營為後應，何紹彩、何慶先率仁營副仁營由南湖尾分路繞出，以斷賊歸路，兼防賽湖隄下伏賊。又慮其偏師誘我，而以大股出賓陽門衝撲洪山，因令蔣益澧、李續燾率左營副右營分伏於小龜山南及東嶽廟廢垣之後。李續賓率右營各路策應。我軍方出，賊即退走。劉錫文、趙克彰追擊之，賊突出二三千人，排列賽湖隄，施放鎗礮，我軍用劈山礮直前轟擊，賊卻我進，我退賊乘，如是者四五次。而何紹彩、何慶先已繞出湖尾於隄半邀截之，賊驚潰。劉錫文、趙克彰乘勢衝殺，斃賊約四百餘，生擒十五人，奪獲賊旗五面，刀矛三十餘件，馬四匹。賊之在新壘者，見中路各營分列，亦不敢出援。其由小龜山而出之賊約千餘人，已被蔣益澧截殺敗退。而賓陽門亦果出賊三四千，及見賽湖隄、小龜山之賊皆敗，遂不敢前。李續燾又突起擊之，斃賊數十，賊遂皆敗入城。四月初一日五更時，賊忽出兩大股，一由武勝門小龜山脚而來，伏於墳坪；一由賓陽門出，伏於東嶽廟街破屋內，而以悍賊二三百潛至營前山腰，吶喊。我軍寂然不動，嚴陣以待。天將曙，劉錫文率中營前右兩哨突擊之，斃賊約五十餘，賊奔走，遂追至東嶽廟街，伏賊盡起，我軍力敵之。左右兩哨亦繼至，蔣益澧又以其左營飛助之，刀矛擊刺，戛戛有聲。正相持間，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慶先率副仁營，繞其南面橫擊，賊不虞我軍之轉自其後而來，遂驚潰。計斃賊二百餘人，奪其擡鳥鎗各五桿，黃旗三面，追殺至雙鳳山下，賊復列陣溝中，施鎗礮，蓋猶冀小龜山之伏賊相援也。又不虞李續燾率副右營及右營前左兩哨，先待於洪山之北，俟其伏出邀截之，殪其前鋒數賊，生擒十餘賊，奪獲馬一匹，大旗三面。李續賓復督親兵用劈山礮轟斃賊數十人，賊衆遂狂奔入城，城上礮子如雨，恐多傷士卒，遂收隊。初二日，天將明，



有賊六七百，由沙湖南以而往，莫知其意。李續賓派右營哨長都司沈俊德率前左右三哨，疾行擊之，斃賊三十餘名，該逆遂敗竄，各哨乘勝追逼，賊多淹斃湖中，奪獲刀矛鳥鎗十七件，黃旗四面，生擒賊十二名，訊據供稱：「僞國宗韋逆憤密灣百姓前助官軍紮營，派伊等往燒民房。」等語。此三月二十九、四月初一、二等日，勦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我軍米糧軍火，歷由石嘴運五里墩，再由五里墩運洪山，必由南湖涸處經過，而賊每就近橫阻，每日必輪派一營護運，迄今數月無懈防。四月初五日，賊偵我援應江西之兵，均陸續起程，定計分股來撲。是日蔣澤灃率中營之正左副左兩哨，在湖坪護運，賊突由賽湖隄橫出二千餘人，又由長虹橋前隄上斜出二千餘人，冀劫我軍火米糧。李續賓於洪山望見，即飭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紹彩率仁營前往接應，臣亦先派各營出隊於隄上，而令入湖之礮船八哨，於湖邊轟之，相持約三時之久，傷斃數十賊，賊不敢過隄而退。我軍護運夫到營收隊，此初五日賊以大股劫糧，我軍堵截之實在情形也。臣迭與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函商力攻武漢堅城之下，徒傷勇士，再四思維，惟有水陸扼要，斷賊資糧軍火之一法。臣因派千總余雲龍，軍功唐飛舞率勇千餘，每日於下游塘角、青山、密灣、白楊橋一帶雕勦，以斷賊之陸運。李續賓營駐洪山，其地至高，可以眺遠，見有大股賊護運，即添兵飛擊之。楊載福亦飭水師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先以二營五十二船下紮沙口，以斷賊之水運。四月初八日，水師以全隊攻南北兩岸賊船，而賊船負固，永不啓棹，惟以大礮轟拒。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率兩營戰艦下駛，直衝而前行至小河口，見賊有鳥船三號，快蟹二號，舢船四號，輜重船數十號，兩營奮力攻入，燒燬賊船五號，擊斃淹斃約二百餘人。周清元營內亦被賊礮擊沈舢板一號，陣亡六品軍功哨官宋富源及水勇八名。兩營轉舵下駛至青山，又遇賊鳥船六號，快蟹三號，輜重船五十餘號，皆有鎗礮，賊不虞水師猝至，兩營出不意一擁而前，盡燒其輜重，并燬賊快蟹二號，鳥船一號，淹斃擊斃約六七百人，賊餘六船下竄，風順水流，我軍追至白澗山不及而反，泊五當口，時已二更餘矣。此四月初八日水師以兩營下駛沙口大獲勝仗之實在情



形也。嗣是卽紮營於沙口，輪分舳板於上游下游及對面南岸，嚴密哨探，一遇賊船，卽行截勦，以冀絕其往來。十六日三更時分，月色如晝，及四更而月光頓斂，隱約間，突聞上游信礮連鳴，櫓聲由上直下。李成謀、周清元列陣以待，見賊之拖罟鳥船九號，舳板五號下駛，我軍分船爲三，突起橫截之，擊沈賊舳板一隻，約斃賊二十餘人，賊揚帆徑下，我軍且擊且追，至陽邏收隊，李成謀等仍回駐沙口。此四月十六日水師在沙口夜哨截勦賊匪之實在情形也。所有陸師之把總賀連城、鄒友廷、文德元，水師之哨官宋富源四弁，均係爭先殺賊，屢立戰功，先後陣亡，實堪憫惻！均請從優照千總例議卹，伏候天恩。至傷亡勇丁各名，容再查明姓名，另行咨卹。現在夏漲已發，廣東籌解洋礮，已有二百尊由湖南運解來營，一俟礮到，卽當約會南北水陸各師，併力大戰，以圖恢復，而紓聖念。上諭：「胡林翼奏『水陸攻勦獲勝情形』一摺，著胡林翼督飭員弁乘勝分擊，剋日攻復省城，毋再延緩。所有陣亡之把總賀連城、鄒友廷、文德元，水師哨官宋富源，均著從優照千總例議卹。欽此！」（五月十二日接奉）

再，臣於上年十一月克復咸甯縣城，因行營無員可委，查有湖南舉人揀選知縣汪靜淵，向隨湘營當差，廉幹有聲，臣因飭其代辦咸甯縣事，團練鄉勇，撫輯難民，該令汪靜淵率其子汪樹藩、樹聲，會同士紳，分領團衆，戰於馬橋五次，戰於山壩橋一次，先後擊退僞監軍熊桂生等，斬擒賊目陳長菁、劉遠逸，僞典硝劉安泰，僞軍師汪忠交，並賊衆多名。三月二十二日，江西賊匪涂逆率衆回竄，又經汪靜淵擊退，斃賊數十名。四月初二日，涂逆復糾合義甯武甯大股，乘夜來撲，汪靜淵偵知，先令其子汪樹藩號召各團援應，而親率其子汪樹聲領衆鏖戰，賊愈聚愈衆，汪樹聲奮勇衝鋒，身受二十餘傷，歿於陣前。汪靜淵揮戈直前，手刃數賊，衝突不出，遂亦陣亡。及汪樹藩率各團馳援，賊退竄通城地界，適湖南派防岳州道員江忠濟，前已分兵駐防通城，初二初三等日，僞指揮何逆大股由江西義甯回竄，江忠濟力戰兩日，猶能踏燬賊壘四座。初四日出隊擊賊，新集鄉團人多且奮，賊從間



道先破鄉團營壘，後路火光頓起，該道前敵血戰終日，力竭捐軀，所部將弁同時殉難。除江忠濟各營員弁官紳，臣營未得稟報，無由詳悉，應由湖南巡撫查明請卹外，所有代辦咸甯縣事揀選知縣汪靜淵防勦四月，屢立戰功，且係權理縣事之員，殺賊衝鋒，父子同時殉難，志節不虧，尤堪嘉尚！又查上年九月十月，代辦通城縣事通城縣教諭，選補漢陽府教授熊繡，蒲圻縣教諭黎鴻漸，蒲圻縣候選訓導賀壽椿，候選從九品但懋城，王道平，均各率團勇，先後殺賊遇害，忠義可風，可否將汪靜淵、熊繡、賀壽椿、黎鴻漸、但懋城、王道平照例從優賜卹？汪樹聲係軍功六品，亦請照把總例優卹，以慰忠魂！伏候聖恩！再查應援江西之軍，自四月初四日拔營前進，中途阻雨十日，未能速行，自道員江忠濟失利以後，臣與督臣官文、南撫臣駱秉章先後檄飭順道勦辦，查通城爲入江省必由之路，此次大股回竄，若不痛加勦除，則湖南之南路、湖北之北路均屬可虞，即援軍後路亦必牽綴不前，軍火餉糈難於接濟，容俟該員等沿途迎勦稟報到時，再行奏明，理合附片具奏。

謹按片內請卹各員於五月十二日接奉旨準。

上諭：「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覽所奏情形，自三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間迭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資糧』。直似從前並未籌及，且所稱『紮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紮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而徒以空言搪塞，直似計無可施。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六、十八等日寄諭，諒該署撫均已先後接到，若仍前玩泄，殊負委任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即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剋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爲布置，該督撫亦當預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掃蕩賊蹤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五月十二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及援軍迎勦均獲大勝疏（五月初一日）

竊臣攻堅未下，壯士多傷；而鹽運司銜安慶府知府李續賓，日請力攻，奮勇之氣，曾不少懈。臣自四月十五日以後，即戒約暫為休養，計惟有水陸扼要，斷賊資糧軍火，較為得力。四月初八日，臣會商楊載福、飭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先以二營五十二船下紮沙口，其連日截擊獲勝情形，臣已於四月二十九日馳奏在案。惟兩營分駐下游，力尚單薄，臣等再四公商，必將賊匪上游之船，節節掃蕩，乃得以分兵下勦。查逆賊戰船分布武漢者，其漢陽東門、南門至南岸嘴一帶，約停泊二百餘號，其武昌城外鮎魚套、壇角等處，亦各有十號，永不啓旋，每船密排礮位，捍拒死守，船外各以大鐵鍊繫大木簾，依附之，莫以梗塞我船，不得相逐。我軍冒礮衝煙，無戰不傷士卒。二月以來，臣與楊載福密籌火船之策，於荊州湘潭兩處，採辦千石大船五十餘號，實以硝磺蘆葦，積高二丈，四月中旬，夏漲頓長丈餘，賊匪所設江外水寨木椿，盡行淹沒。臣等火攻之具，既已逐一周備，每火船用勇士二十人駕之，附一舢板，逼近賊船，拋錨下旋，始行然線舉火，即各躍入舢板之中，有未近賊船而先舉火者，斬之。又預製攔簾溼絮各數百具，分豎於船，以避賊礮，專待東南風起，以期一炬焚之。四月二十五日，楊載福添派游擊鮑超之營下勦，適李成謀、周清元追擊賊船，溯流而上，奪獲賊拖罟一隻，夷礮四尊，銅礮八尊，硝磺千餘觔，錢千餘串，米五十石，并燒燬賊小船數隻，擊斃淹斃之賊無算，其棄船登岸之賊，悉為北岸都統都興阿馬隊所殲，無一脫者。是日，上下游水師夾擊賊匪，方戰最久，我兵傷亡僅十五名。四月二十七日，南風漸起，楊載福親率水師各營之奮勇者，周視賊船形勢，試驗水勢深淺，指示下手之處。二十八日，南風大起，令參將張啓基、都司孫昌凱、喻吉三、萬化林四營之留守上游者，出隊作接應之兵，揚載福即於寅刻親督游擊王明山、都司陳金鼐、李濟清



三營，並派留防之四營，率其火船五十餘號，順風揚帆，蔽空而下，直抵漢陽東門、南門上下圍裏，我軍勇士斫斷木障鐵鍊，逼近賊船，賊見我船猝至，倉皇無措，開礮抗拒，僅中於蘆葦深處，及積薪溼絮之中，而火船緊逼，霎時火起，光焰燭天，鎗礮齊發，所有漢陽一帶賊之烏船、拖罟、快蟹、長龍，約二百餘號，糧食軍火不及百號，燒燬淨盡，僅逃去小舢板三隻，小扒船四隻，燒斃溺斃之賊無算，並延燒漢陽江岸陸賊營壘，火光中更有數十賊被火藥衝入空際而復墮於江岸者。臣是日預派李續賓等東路中路及石嘴沌口各營，四面分攻保安門、望山門、青山、壇角、密灣等處，并以大隊五千人循江岸以護水師。午刻火微，而賊船亦盡，我軍始收隊。是日水師計陣亡哨弁一名，勇丁十餘人，受傷之弁丁四十餘人，此四月二十八日水師火攻漢陽賊艦盡數焚燬之實在情形也。臣分四千一百人交同知銜曾國華統之以援江西，由咸蒲進發。四月十一日，曾國華等已至崇陽，聞江西義甯州賊匪回竄，湖南防兵在通城失利，道員江忠濟陣亡，偽指揮何逆將復竄蒲圻以阻江西援軍之路。曾國華遂率各軍間道馳至蒲圻。二十日亥刻，何逆果至，賊衆約五六千人，而不虞我援軍之猝遇也。二十一、二十二連戰兩日，大勝，轟斃騎馬黃衣賊目二名，轟沈賊船一隻，淹斃擊斃之賊無算，奪獲遺棄賊糧及軍械無算。我軍陣亡四人，受重傷者四人。臣已函飭曾國華迅速追勦崇通，直達義甯。此四月二十一、二等日江西援軍中途遇賊，迎勦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現在水路之賊，僅餘武昌城下鮎魚套賊船二十隻，以四營水師扼之，賊可待斃。楊載福已駛往沙口探報。黃州府一帶，新從湖口小池口調到賊船三百餘號，因沙口已駐水師，徘徊瞻望旬日之久，不敢上犯。是賊之畏怯，已可概見。楊載福即日率領六營下駛，痛勦可一鼓殲除也。此次賊之大烏船、大拖罟、長龍、快蟹、焚燬殆盡，水賊之力，已無能為。其漢陽接濟久斷，武昌之南路、東路、中路，均已扼要，無路可通。惟下游之密灣、青山一線江隄，尙有小路可通。臣與李續賓派兵一千餘名，上下梭巡，以雕勦之法，日夜游擊，賊勢實已窮蹙。臣官文所派弁兵，搜獲賊匪偽報文書，據稱「各路援賊期以前後來擊，臣營及李續賓洪山之營」而大治武



昌各官紳探報，亦同前情。臣等密商，即使四路齊撲，亦可努力決戰，不致別有貽誤。所有水師火攻得手，援軍中途迎勦各獲大勝，及水陸斷賊接濟情形，謹會同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水師火攻漢陽賊船，並援軍勦賊，均獲大勝』一摺，著官文、胡林翼等，迅即乘此聲威，激勵將弁，剋期收復武漢二城，毋再遲延。欽此。」（五月十四日火票遞到）

### 援軍遇賊羊樓洞水師沿江追剿陸師前後剿禦均獲大勝疏（五月十五日）

五月初一日，臣將水師火攻漢陽江岸賊船，援軍中途迎勦獲勝，及水陸斷賊接濟情形，具奏在案。查江西義甯賊匪，由通城回竄，冀圖阻遏援軍。同知銜曾國華迎剿獲勝。四月二十八日，抵羊樓洞，偵知前途賊衆尙萬餘人。二十九日，知縣劉騰鴻率相後營之前左兩哨，由中路進，參將普承堯率寶左營繼之。劉連捷率副後營由山右進，湘後營之右後兩哨繼之。吳坤修率彪營，普承忠率寶中營，由山左進。曾國華率湘中營居於後。劉騰鴻等甫出羊樓街，即遇大股賊至，奮擊之，斬獲無算。賊大敗退去，追之數里，賊整隊復戰，又敗之。如是者五六次。劉騰鴻奮不顧身，所向披靡，追及分水坳，已十餘里矣。普承忠恐其深入力疲，策馬繼進，轉在劉騰鴻之前，手持長劍，遇賊即斫，勇銳百倍。其伏賊之由左右兩山而來者，經吳坤修、普承忠、劉連捷各軍，於樹林叢雜中鎗斃矛斃無數。追至黃土堡，已二十餘里，其地稍平，我軍乃三路會合。賊以我軍遠追，欲久戰以困我。甫收隊，賊復回撲。普承忠商令各營鎗礮并集一處，親督逼賊，連環轟之。賊旗盡靡，鼠竄而去。吳坤修親率彪營殿後，整隊以歸。是日計殺賊五六百名，擒斬偽水總制張逆、偽金總制毛逆、偽將軍陳逆、李逆，生擒師帥、旅帥及偽典糧三十餘名，奪獲黃馬褂五件、紅花帽二頂、偽印六顆、刀矛三百餘件、擡鎗鳥鎗五十餘件。我軍惟湘後營受傷五名。三十日辰刻，賊大股復至羊樓街，分三路而進。中路陣於街外土坪，右路出伏嶺，左路出荆子山。每路又各分五六支，漫山



徧野，勢頗兇悍。曾國華令副後營斷伏嶺之口，分彪營之半斷左白坂之口，而以相中營彪營敵中路，後營敵右路，寶營敵左路，正對陣間，後營偶從旁面開放劈山礮，中營士卒遂大呼直前，賊以連環鎗迎拒，我軍冒煙逼賊陣，斬衝鋒悍賊數十人，彪營繼之，賊中路大敗，左右兩路皆潰，我軍三路窮追，時分時合，但見賊之所在，各營均取後至，路旁田畔，斃賊極多，賊委棄衣服銀錢於地，莫軍士拾取，緩追而我軍直前不顧，追及羊樓上洞石橋，路惟一綫，兩壁懸崖，賊奪路爭逃，洞口壅塞，軍士乘勢掩殺，應手而斃，積尸滿途，至有兩人而手刃二十七賊者，午刻始收隊，計斃賊八百餘名，生擒五十三名，釋放脅從二十一名，奪獲旗幟刀矛五百餘件，而鄉民之隨後拾取賊械繳呈者，復以千數，我軍僅受傷七名，訊據賊供：「四月初旬，何逆從義寧回竄，襲破江忠濟防兵，即議奪舟偷渡大江，以援新隄沙市，賊衆萬餘，不料突遇援軍，四戰均敗。」等語，我軍遂乘勝直搗崇陽，賊衆逃散過半，所餘不過數千人，聞官軍將至，先期遁入通城地界，此四月二十九、三十兩日，援軍在羊樓洞遇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署提臣楊載福自四月二十八日火攻得手，下紮沙口爲老營，二十九日四更自沙口開船，三十日辰刻至鵝公徑，探詢團風以下，盡皆賊船，楊載福令水師六營分爲兩路，李成謀、李濟清、周清元三營由新河下勦，而自率鮑超、王明山、陳金鼇三營由老河下勦，值賊船揚帆上駛，我軍兩路夾攻，開礮轟擊，且焚且退，直至黃州府城，燬沈賊船百餘號，斃賊無數，其裝運火藥之船，煙燄騰空，一併燒盡，而黃州對岸樊口賊船數十，泊於港內，以拖罟快蟹橫截於外，我軍合六營環攻，不能得手，楊載福因督五營在港外對賊轟擊，而令鮑超一營乘間衝入港內，焚燒賊船，登時火起，哨官陳德懋、陶忠太、王玉興奪獲賊長龍一隻，礮五尊，又舢板一隻，惟兩岸之賊，礮子如雨，又於西山高處，以噴筒火箭極力抗拒，楊載福恐鮑超深入，飭令退出港外，而賊輜重船亦下竄出港，我軍六營併力回擊，賊船順風乘流，遂已下駛，王明山、周清元兩營追之，楊載福仍率四營力撲港口，三次衝入，我軍傷亡頗多，是夜即駐得勝洲，五月初一日出隊攻樊口，岸賊已築土城，非得陸師協勦，不能破壘，賊船約尙存十餘



號，依壘而守。聞巴河以下，賊船尤多。王明山、周清元已先一日追賊於下游。楊載福遂令鮑超、李濟清二營回駐沙口，力扼樊口之水賊，無使上竄。而李成謀、陳金鼇下駛，是日未刻與王明山、周清元會於黃州下三十里之巴河。乃知三十日樊口竄出之賊船，均經王明山、周清元即時追燒淨盡矣。揚載福念水師自四月二十八日因東南風力，焚燬漢陽賊船已盡，惟餘武昌鮎魚套內之船，不過二十隻。我軍駐沌口者四營，賊必不能上犯。駐沙口者二營，賊之往來皆斷。其下游蘭溪、黃石港、蘄州、田家鎮、興國之富池口、廣濟之武穴、龍坪、江西德化之羅家嘴，再下而小池口，而九江府等處賊船，運軍火絡繹上竄。及此風利不泊，乘其不備，可盡付一炬也。即日率四營由蘭溪進發，至黃石港，火蛋火箭一擲俱然，且擊且燒，更無窒礙。未及二時，賊船五六十號，蕩然無存。日暮收隊，即泊江渚淺處。初二日寅刻出隊，辰刻至蘄州，城下泊賊船數十，城上黃旗數面。我軍突擊之，賊即遁去。賊船遂焚燬一空，隨入城搜捕餘匪。開舟下蘄，已刻至富池口，燒賊船三十餘隻。午刻至武穴，賊船擁載輜重，紛紛下竄。僅以礮船十餘隻迎拒。揚載福知賊之不敢久戰也，急派李成謀一營飛槳而下，以抄其尾。陳金鼇一營迎頭奮擊，而密令王明山、周清元二營率勇登岸，伏蘆葦中。賊果棄船岸竄。王明山、周清元突起擊之，無一脫者。並將其棚卡燒盡。陳金鼇營內奪獲大拖罟一隻，舢板二隻。李成謀營內奪獲快蟹一隻，拖罟一隻，舢板一隻。大小礮位三十餘尊，糧餉軍火無算。餘船均燒盡。是夜遂泊武穴。初更時，居民稟稱：「賊船昨日下午竄百餘隻，內惟礮船數隻，聞泊九江上三十里之羅家嘴。今日下竄之船，係守武穴之偽尙書莫逆也。」初三日辰刻至龍坪，賊以舢板拒戰，全力擊之，焚燬立盡。已刻至德化縣之羅家嘴，賊船已竄去大半。惟港內匿船三十餘隻，焚之又盡。午刻至九江，寂無一船。小池口築有土壘，亦無船礮。惟城上徧豎黃旗，開礮抵禦，而礮子不能遠及。楊載福令各船對準城中轟擊。二時之久，賊無出城者。楊福載因言：「前歲水陸各軍，併力東下，前湖南提臣塔齊布以頓兵九江城外，積憤愁思，未竟其功，我軍今復至此。」士卒聞言，亦皆感念前事，聲淚俱下。羣請登岸攻城，以紓積憤。惟念孤



軍深入，卽得城而無重兵與守，禁約再四，乃於初四日回舟，初九日仍抵沙口。老營弁勇之受傷者，不過數人；其自四月三十日由沙口出隊，焚擊賊船約數百餘號，擊斃淹斃之賊無算，奪獲賊拖罟、快蟹、長龍、舢板共八號，礮四十尊，鎗刀旗幟黃傘各數百件，糧餉軍火則悉奪之於賊，以資軍用。十日之內，一往一來，已轉戰千里矣。此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初九日，水師下勦，直抵九江，仍返沙口，大獲勝仗，江面肅清，賊船斷絕之實在情形也。臣前派勇在下游窰灣青山日夜雕勦，並於白陽橋設卡巡防陸賊接濟，近亦斷盡。五月初六日，賊忽自武勝漢陽兩門出四千餘人，一赴塘角，一集小龜山，於賓陽門出三千餘人，踞雙鳳山，忠孝門出二千餘人，田隴鷹嘴閣出三千餘人，踞賽湖隄，其入步街長虹橋則又各出二三千人，陽爲直撲臣營及李績賓洪山之勢，而實欲撲我白陽橋卡以通賊援也。及見我軍各出，賊又趑趄不前，因派蔣益澧率左營迎擊小龜山，伏於山右，分一哨以誘之；賊見兵少，追至山脚，伏勇突起攻擊，賊大驚潰，忠孝門之賊因疾走來援，適守備李縉燾率副右營守備李登闢率右營均出小龜山左邀而擊之，此股遂大潰。其雙鳳山之賊同時並進，將至東嶽廟，生員蔣澤燾守備蕭孚泗率中營出洪山之前，參將朱品隆率前營出洪山之左，由廟後抄之，其賽湖隄之賊以都司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紹坤率仁營擊之；我軍各路齊登，鏖戰移時，趙克彰復以壁山礮連環轟之，何慶先率副仁營自南湖突出橫擊，賊不能支，遂先後敗潰，而賊之敗於賽湖隄者，見雙鳳山賊勢尤急，復循城脚赴救，而已無及矣。中營前營右營直追過雙鳳山前，逆賊踰溝爭門，自相踐踏，積尸盈溝，其不得入城者約三百名，悉爲我勇所殺。蔣益澧追逐小龜山，敗賊至紫金山，殺賊約二三百人，被逼落水者無數。白陽橋撲卡之賊，軍功唐飛舞率虎勇千總余雲龍率武勇奮力抵禦，正相持間，李績賓已先派守備秦冠鑣率博白勇，蕭廷黼率江勇，從窰灣斜出，賊畏其抄截，相驚退走。博白勇江勇直前橫擊，斃賊五六十人，於是武勇虎勇自西首江邊，博白勇江勇自東首湖邊互追之，逼至塘角賊卡，李績賓遙見江岸賊勢尙盛，飛調副右營右營各增四成隊，飭把總蕭玉廷馳往東興洲迎截，斃其前鋒



數人，賊遂紛紛上竄入城；其八步街長虹橋之賊，本未遠出，及見各路賊勢均敗，即先遁入矣。我軍申刻收隊，計斃賊六七百名，生擒二十四名，奪獲騾馬四匹，旗幟刀矛小鎗百餘件，訊據生擒之賊供稱：「賊目洪逆韋逆遙約九江下游援賊萬餘，於五月初七日前後來撲我營，舉火為號，不料水師下駛，焚燒賊船，本日未見舉火，意陸賊愆期。」等語。李續賓欲因以給賊，初九日，派蔣益澧等多張旗幟，廣備草薪，至洪山後十都之最高處，舉火搖旗，作接戰狀；城中之賊，均登蛇山以企望。初十日黎明，仍以前法誘之，密飭各營嚴陣以待，必俟賊近壘下，舉旗一麾，齊力奮擊，有先出後出者，立斬之。賊見後路火光，誤為援賊，辰刻遂洞開各門而出，勢甚兇猛，我軍掩旗息鼓，寂然不動，臣又加派同知唐訓方率訓營，唐協和率副訓營，游擊張寅恭率恭營，由南湖坪先後渡湖，相機助擊，賊漸逼漸返，午刻始逼壘前，李續賓舉旗一麾，各營齊出，李續燾率副右營，李登闢率右營，副右副後各哨，進洪山之東北麓，分其前哨左營，副前副左四哨，進洪山之西北麓，唐飛翥率虎勇，蕭廷黼率江勇，進洪山北之姚家嶺，而由田隴斜出小龜山尾，以繞擊之，都司張勝祿率中營，出洪山之前，朱品隆率前營，出洪山之南，趙克彰、何紹坤、何慶先皆同時率其勇出，鎗礮齊發，刀矛並舉，各路逆賊，遑遽無措，紛紛大潰，蔣益澧聞戰，捲旗疾趨，合秦冠鑣之博白勇，由南湖東以捷徑斜出，以邀截之，中和保安兩門所出之賊，潰奔南湖，復為唐訓方等營截殺，轉趨賽湖隄，隄面不寬，奪路而奔，自相踐踏，死者以六七百計，直追至鷹嘴閣為城上礮子所阻，乃始收隊。中營前營追殺過雙鳳山，虎勇江勇右營副右營分追小龜山，計共斃賊一千二三百名，橫尸遍野，而賽湖隄尤多，生擒賊四十二名，奪獲馬騾十三匹，旗幟刀矛擡鎗鳥鎗三百餘件。十一日，蔣益澧仍施前計，於後路舉火，賊猶不悟，復分路來撲，我軍甫出，賊又即奔潰，奪獲馬八匹，鎗礮旗幟無算，而沌口沙口各水師，亦每日奮攻，至塘角鮎魚套牽綴之，此五月初六日，賊匪撲卡，初十、十一等日，計誘賊出，陸師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此次水師踴行殊遠，直搗九江城下，因下游並無陸兵，不能久駐，十日之中，往返千里，勞績最著。援江西之四千一百人，其啓行



之日，卽江忠濟全軍覆沒之日，賊倏方張，不期相遇，四戰皆捷，兵力甚強，可期得力；後路援賊，計在夾擊，臣等尙可分兵迎勦。惟訊據生擒賊供：「四年八月，武漢竄出，賊目首逆楊秀清皆分裂以徇。」此次賊目分守武漢，畏不敢奔，其親眷均繫於金陵，揣量賊情，必須盡殺乃止。卽十分窮蹙已極，彼尙日夜待援賊之來也。所有水陸出力弁員，應俟武漢克復，彙案奏請，從優獎勵。其中礮陣亡之守備李登進，可否照都司優卹？千總熊有章，向三元，可否照守備優卹？把總左玉佩、鄧友廷、羅祖績，可否照千總優卹？外委雷光友、何添元，六品軍功趙國樑、藍翎六品軍功陳玉升，可否照把總優卹？以慰忠魂，出自天恩。其餘陣亡弁勇，容再查明分別請卹。

謹按：疏內請卹各員，於五月二十八日接奉旨準。

## 卷十

### 遵奉諭旨瀝陳下情疏（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於五月十二日接準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六日奉上諭：「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覽所奏情形，自二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間，疊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資糧。』直似從前並未籌及。且所稱『紮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紮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而徒以空言搪塞，直似無計可施。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六、十八等日寄諭，諒該署撫均已先後接到，若仍前玩泄，殊負委任。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卽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剋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籌布置，該督撫亦當預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掃蕩賊蹤也。將此由六



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聖訓嚴明，燭照千里，跪聆之下，感悚難言！臣治軍無狀，頓兵城下五月有餘，竊念臣之職分，不僅兵事，不可上塵聖慮，卽軍糈餉項，亦豈可久煩度支？乃以收復稽遲，上貽宵旰之憂，實屬罪無可逭。臣自上年臘月至今年三月，逐日督隊往攻，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勇丁三千餘人，尙不敢因此稍有懼怯。惟道員羅澤南及都守千把百餘人，節次陣亡，皆係四方精銳之士。羅澤南篤信學道，尤深惋惜。現在陸營良將，以李續賓爲尤著，該員廉正樸誠，凡戰事之難而他人所怯者，無不毅然自任，攻撲省城，所乘馬迭次中礮倒地，幸賴天威，良將無損，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蓋敢勇倡先，是將帥之本分，而廉潔正直，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乃可固結士心，歷久長勝也。臣於四月以前，執意不悔，欲以力取，旁觀皆笑臣愚，卽臣自問，計亦良左。四月以後，乃禁約仰攻，分精銳四千餘人，由咸蒲以取義寧，不期順道與賊相值，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江面，直達九江，水師火攻之策，自正月購辦，三月已齊，積薪油而實以火藥，三次遇雨，遲至四月二十八日，乘風縱火，漢陽之賊舟，盡付一炬，是日東南風利，得其一面，不能不遺其一面，尙餘武昌鮎魚套內賊船約二十隻，若再襲前策，賊已知而防我，卽當另行籌畫。臣自領五千人，可扼南路之三面，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洪山之東路，又分勦青山、密灣之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是水陸之賊，直至近日，乃援絕路窮，臣之智計遲鈍，未能先事審機，憤憤無地。漢陽之賊糧久斷，四月以前，尙取給於武昌，近月以來，武漢均斷，北路兵勇已經督臣多方激勵整飭，惟馬隊將士忠勇可恃，陷陣衝鋒，功推第一。馬隊爲國家之正兵，所當愛惜而善用之，若迫使乘墉，是舍所長而用所短矣。臣與馬隊並未晤見，刻下南北兩岸，尙難彼此調撥，日後武漢收復，卽當會同商議，以步隊之堅定不搖者，分隸馬隊，而以步隊戰於前陣，俟賊衆敗潰，卽以馬隊乘勢掩殺，蓋步兵追賊，每以十餘里而輒止，多亦不過二十餘里，而力已竭。若得馬隊乘機追勦，賊可盡殺也。下游九江府興國州陸賊萬餘，以僞檢點古隆賢等分道來援，莫約城賊夾擊大營，臣卽預撥三千餘人，探實距營百里以內，及其未定而迎勦。



之；十二月十三日，乘勝窮追，已過百里以外，尙未詳稟，應俟另案奏報。至道員江忠濟全軍覆於通城，所部楚勇，素稱善戰，近年積習太深，兵已弱而將不知，突遇劇賊，遂至於敗。湖南已改派防兵二千餘人駐守岳州，而援軍已過崇陽，敗賊竄逃，解散過半，計日可抵江西義甯州城。迭次委解軍餉軍火，趕緊接濟，可慰聖懷。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尙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是戰易攻難，自昔已然。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才有限而志無窮，誓與兵事相終始，期於殲滅此賊而已。萬一變生他路，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尋。內察軍情，外度賊勢，臣之過慮，當不至此。所有感悚下忱，理合附驛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覽奏已悉。以前戰功，具載摺中，無須表白。朕惟責以實效，歷述艱辛，於事何益？汝督軍進剿，固不可稍存畏怯，然國體具在，亦應寓慎重於其中。欽此！」（五月二十八日奉）

### 分兵迎勦援賊並攻勦省城迭次大勝疏（六月十二日）

竊臣自五月初十、十一等日，計誘省城賊出，賊已大創，其援賊之期襲後路者，探實距臣營約七十里，在豹子澗等處築壘掘濠，及其未定而迎勦之，可期得手。因於五里墩洪山城外各營，抽調三千餘人。五月十二日三更起行，辰刻抵茶棚地方，適與賊遇。我軍一面擇險安營，一面審察進勦之路，就茶棚形勢，分東西中三路進兵，賊亦分三路蜂擁而來，每路約賊二千人。其東路之官山高嶺，另有股匪三、四千人，意欲繞我東路之後，兼以接應各路之賊，賊聲甚囂，我軍寂然若不聞者。各營官會商合派以同知唐訓方率訓營，同知蔣益澧率左營擊中路，而以左營後哨及訓導周瑞副前營爲接應，以都司李續燾率副右營擊東路，及官山高嶺之賊。李續燾以東路賊多，行陣不整，先破其多者，則他路之賊氣皆奪，匹馬衝鋒，奮登山巔，衆勇隨之，殪其前鋒悍賊數十名，賊衆駭愕，乘勢掩殺，遂敗東路之賊。訓營相左營力攻中路，鎗礮之後，繼以刀矛，中路之賊亦敗而歸於西路矣。唐協



和率副訓營，鄒漢章率副左營，及親兵哨官達尊、康迪、紅等力禦西路之賊，酣戰最久，賊殊死鬪，我軍十盪十決，勇氣百倍，訓營相左營復從旁抄之，而西路之賊亦遂大敗。後隊之余雲龍、陶茂林率武勇繼至，追奔二十里至二虎井，時已戌刻，收隊回營，計共殺賊五百八十餘名，生擒二十餘人，奪獲大小黃旗一百五十餘面，擡鎗鳥鎗一百二十餘桿，大礮三尊，火藥鉛丸二千餘觔，刀矛五百餘件。訊據生擒各賊供稱：「逆賊韋俊急調偽檢點古隆賢等自九江上竄，糾集興國、大冶之賊，沿途裹脅，計共萬餘，暗約城、賊夾擊洪山、五里墩各營，因被水師下勦，繞道愆期，不意又爲官兵所敗。」等語。十三日寅刻，偵賊將遁，拔營追至八角嶺，賊復遁豹子澗，又追敗之。遙見賊數千人從梁子湖濱縱火燒民屋，以數千賊伏於麥門橋房屋及林木深處，湖邊泊賊划數十隻，我軍據險稍待，蔣益澧率勇數十人前出誘之，兼審地勢，卽會商唐訓方結陣驛路之左，以勦湖濱之賊。蔣益澧由驛路渡麥門橋，搜其伏賊，余雲龍、陶茂林率武勇隨之，而以副前營副左營爲後應，李績、燾率副右營赴湖濱，火攻賊舟，布置已定。蔣益澧遂渡麥門橋，先以火箭噴筒延燒林木及村外積薪，伏賊冒火衝出，我軍以劈山礮擊斃黃旗悍賊數名，賊遂敗潰。而湖濱之賊悉衆來救，訓營副訓營齊出擊之，斃賊十餘名，水賊飛槳來救，副右營火器突起，焚賊舟六隻，水陸之賊均潰，我軍會合尾追三十餘里，至於新店，賊忽反旗，我軍各營奮擊，立斃先鋒賊目數十名，又敗走之。於是長驅直前，沿途勦殺，申刻行抵葛店，賊之奔竄益急，爭先奪路，自相踐踏，死傷甚多，計共斃賊數百名，奪獲刀矛旗幟二百餘件，兩日追奔百里，賊蹤已遠，始令均回大營。此五月十二、十三兩日迎勦援賊，均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於附省要隘均掘長壕，防其竄逸。二十二日黎明，賊以大股七八千出城，自東嶽廟橫列至楊家灣，莫以平毀我壕，又由鷹嘴閣出賊二三千分踞於南湖坪，又出賊三四千踞小龜山，並伏千餘於小龜山後之雷家山，以冀抄襲我軍。李績、賓密爲布置，俟賊逼近，號旗一舉，各營齊出，湘中營衝東嶽廟之賊，短兵相接，賊猶抵死抗拒。中營之後哨右哨井朱品隆之前營，因捲旗潛行，自街外包賊後而抄襲之，賊遂大敗，斃斃



悍賊五十餘名，掩殺於壕中者百餘名。鷹嘴閣之賊蜂擁來援。何慶先率副仁營趙克彰率奇字右營攔擊，賊遂盡集於南湖坪。何紹坤以仁營橫衝賊陣，臣又添派唐協和率副訓營丁銳義率義營，張寅恭率恭營，自五里墩循隄後而兜擊之，斃賊二百餘名。而鷹嘴閣、南湖坪之賊俱敗。蔣益澧率左營至小龜山尾，分爲兩支，以一支攻山上之賊，一支繞出山右，橫擊雷山伏賊。李續燾率副右營繞出山前夾擊，見賊勢將退，急前攔截，逼賊於沙湖之尾，與左營兩支相合。而唐飛翥之虎勇又至，四面圍殺，斃賊二百餘名，逼入沙湖淹斃者無算。賊於城隅湖畔預設小船，安放礮位，飛馳相救。我軍用劈山礮轟之，斃船賊七八名，賊船亦退。其排列於楊家灣之賊，則李登關率湘右營各哨齊力擊之，賊不能支，遂皆敗走。我軍乘勝齊追，直至城下始行收隊。二十四、五等日，天尙未明，賊仍大出，平毀我壕。我軍俟其將至壕邊，各營齊出，斃其悍賊數十名，賊之後隊先潰，飛奔入城。我軍追擊其不及入城者，皆爲我兵所殺。二十九日，賊於五更以大股出城，至雙鳳山築壘，並平毀我壕。我軍按兵不動，已刻以後乘其飢疲，突出擊之，賊衆披靡，將賊壘平毀。此五月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勦擊城賊，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五月二十九日，獲賊間諜文書，知逆賊古隆賢敗後，遁匿武昌縣之樊口，並以湖口來援之大捷，皆舳板戰艦相依爲壘。賊目僞指揮鄭添得，僞木八將軍羅文元等，復領賊七八千人進踞葛店，地距省城九十里，臣與李續賓會議於五里墩，中路洪山東路選派六營精銳三千餘人，以同知蔣益澧久戰知兵，委管六營之事，以一號令，同知孫守信副之，並令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率武勇爲鄉導。六月初一日起行，初二日辰刻未及葛店十里而止。蔣益澧集各營會議，以前次五月十二、十三兩日追賊百餘里，士卒非不竭力，而賊未盡殲者，以迎勦於前，而後無攔截也。葛店地當總要，內湖外江，賊於街前築壘四座，環以長壕，深廣逾丈，湖內賊船三十餘隻，與陸賊相依，非以計破之，則堅壘不可必得。即得壘而賊仍遁走，久必復聚。即日已刻，參將朱品隆縣丞丁銳義率衆先循江岸低處潛渡白澗山，繞出葛店街市之後。蔣益澧自領一軍，循江岸張左翼以橫衝賊壘，訓導鄒漢



章知縣唐協和以二營當其前，又各分一哨先循湖右踏淺燒賊舟。賊見我兵之少，分三路迎拒；左營副左營訓營奮力直攻，賊衆屢卻，猶未奔潰。副左營哨官劉玉洪、李有恆橫列陣前，首先陷陣。哨官劉勝祥等首先攻撲賊壘二座，賊以大礮連環拒敵，大旗手王育定、鄒定祥等率三百餘人伏地避之。三伏三起，搶入賊壘，賊即奔竄。唐協和率訓營邀截，共殺賊四百餘名。蔣益澧獨以相左營首先撲入左路賊壘二座，殺賊四百餘名，賊即奔竄。其時朱品隆、丁銳義已繞至賊後，焚燒街外賊巢。署提臣楊福親率水師登岸，以截奔竄之路，賊衆數千人，四路狂奔，賊目持刀督之，而不能禁也。六營夾擊，共殲二千數百人。藍翎守備陳仁蘭生擒偽將軍羅文元，並搜獲該逆偽印一顆，偽指揮鄭添得，被我軍追殲於五里外之戚家山，亦於逆身搜獲偽印一顆，其分哨以燒內湖賊船者，亦奪得賊船九隻。是夜三更，拔營乘勢窮追，及於華容。初四日，及於樊口矣。旋據葛店附近居民，繳呈首級千餘顆，大礮十六尊，擡鎗四百餘件，鳥鎗五百六十件，旗幟刀矛衣被各二千餘件。因蔣益澧等連夜追勦，不暇批解，即飭鄉民先行解營呈驗也。梁子湖周四百餘里，匯江武咸通興冶六州縣之水，內有九十九汊，向爲盜賊之藪，實省垣之關鍵。樊口又其入江之總匯也。樊口東岸卽武昌縣城外，西山雷山蟠互險峻，賊卽於此扼要守險，築壘設關，賊船憑依陸壘，得以出沒江湖。又於城外築壘，互相犄角，夾護賊舟，其糧食軍火均聚於此。水師前次下攻樊口軍船，中流轟擊，以江水駛急，不能久駐，時無陸師相助，故賊得負嵎自固。湖內賊舟不能淨盡，下游各賊仍得上駛。初四日辰刻，陸勇追賊至此，紮營西岸，得勝洲。提臣楊載福率水師登岸，與蔣益澧、孫守信、林之華等察看地勢，曾商夾擊之策。是日午刻，陸路各營分五路齊進，直逼賊壘，轟擊賊落水死者數十人。蔣益澧令軍中鳧水先渡，奪獲賊舟者重賞。湘前營隊長守備銜千總鄧有才首先奮勇，鳧水奪得舢板船一隻，訓營守備陳仁蘭躍登賊舟，中礮墮水陣亡。湘前營哨官王朴柏復登，左營哨官楊德武繼之。於是各營爭先，馮河鼓勇，陸師攻其後，水師攻其前，內港之賊棄船先潰，焚船踏壘，殺斃窮斃者約二千餘人。西山雷山賊旗四布，與距城之



賊互爲聲援，尙未敢馳下交戰；而先渡樊口各陸勇，已與水師登岸，攻縣城北門小北門，各營官帶領大旗奮勇，數十名驀越山嶺，賊衆驚潰，乘勢掩殺甚衆，遂分攻縣西門小西門，署知縣林之華亦率武勇繞攻東門，先後入城，追奔逐北，城郭一空，其得出小南門逃竄者，不過餘賊數百人。我軍追至南岡七里界而還。是役除焚燒外，計奪獲大拖罟船三隻，快蟹船七隻，舢板船二十八隻，輜重船三十餘隻，划船八十餘隻，礮位一百餘尊，藥彈各二萬餘觔，旗傘器械轎馬米糧之屬，悉爲我有。連日拔出被擄百姓，亦不下二千餘人，沿途鄉民扶老攜幼，歡呼迎犒，如獲再生。初五等日，一面配帶礮船入梁子湖搜勦，一面出示招撫百姓入城，此初二、初四等日，水陸諸軍在葛店樊口及武昌縣城，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水陸諸軍分合往來，出賊不意，莫不冒暑苦戰，奮不顧身，仰賴皇上天威，每戰輒克，而踞省之賊，外援屢敗，猶揚言欲待僞北賊韋昌輝之上援。臣與李續賓仍日夜環攻，以期盡殺乃止。所有出力員弁勇丁，可否準臣擇尤先請優獎，以示鼓勵。其前後力戰陣亡之藍翎守備陳仁蘭，可否照都司優卹？藍翎千總曹起龍，可否照守備優卹？藍翎把總胡立發、陳日勝、黃雲浦，可否均照千總優卹？藍翎外委魏學法、張光連，外委尹見興、丁仙源、崔得勝，儘先外委歐洪培，記名外委楊玉春、李大成，可否照把總優卹，以慰忠魂，出自天恩。其餘傷亡之員弁勇丁，容臣續查彙案，分別奏咨請卹，仰祈皇上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迎勦賊援，并攻勦省城賊匪，迭次大勝。』一摺：此次水陸各軍往來分合，奮力環攻，甚爲得手。著胡林翼迅飭諸軍，乘此聲威，進圖克復省城。出力員弁兵勇，準其擇尤先請鼓勵。力戰陣亡之守備陳仁蘭，著從優照都司列議卹；千總曹起龍，著照守備列議卹；把總胡立發、陳日勝、黃雲浦，均著照千總列議卹；外委魏學法、張光連、尹見興、丁仙源、崔得勝、歐洪培，記名外委楊玉春、李大成，均著照把總列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六月二十六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援賊大至謹陳攻勦防禦情形疏（七月十七日）



竊臣於五月六月兩次勦辦援賊，追奔二百餘里，業經迭次奏報在案。六月十二日，城內逆賊以官軍按日進攻，復乘夜於雙鳳山修築礮壘。李續賓自率右營由田隴中路進攻，派副右營由沙子嶺進，中營由東嶽廟進。臣派正訓營副前安營由賽湖繞道以策應之。各勇登山，鎗礮環攻，立將礮壘平毀，磚石概行運歸。賊此壘屢修屢毀，是日斃賊五百餘名，賊氣大創，不敢復於此作壘矣。其攻破樊口之行軍三千人，於十二日移師渡江，進攻黃州郡縣。臣復抽調副仁營以益之。水師之入搜梁子湖者，凡八日而始出江，方造雲梯，掘地道，合北岸馬步兵力以取黃州。環攻已十日矣，而各路士民探報均稱翼賊石達開自金陵糾衆上竄，偽衛天侯曾逆，偽春官丞相張逆亦自湖口並力上竄，詐稱五萬已到者，不過三萬人。臣搜得石逆偽文書，又調江西臨江府城之賊，從義甯通城來擾上游。又稱船礮已少，現於安慶彭澤等處造船運礮，以資水賊之力。蓋賊之力爭江漢，其蓄謀固已狹矣。臣思三千餘人觸暑遠征，幸而獲勝，此次賊數較多，必非三千人所能獨禦。且臣之後路歧途甚多，其由義甯至蒲咸者一路，由興國至通崇者一路，由大冶出金牛者一路，均可擾臣營之上。由武昌縣出華容葛店者一路，其分擾於土橋豹子澗青山者，又分爲數路，均可擾省城之下。禦於此必遺於彼，當將行軍撤回大營，同知蔣益澧、孫守信等遂先期知會北岸兵勇團練，先行撤隊。六月二十七日，行軍亦回大營，而援賊已分一萬餘人先走金牛，上竄山坡。七月初四日，派蔣益澧率湘左營，朱品隆率湘前營，何紹彩率仁營，張寅恭率恭營，周占魁率鳳營，唐飛舞率虎營，出師紙坊以禦之。而仍統於蔣益澧，以一號令。賊之行抵金牛者，覘我有備，遂折而併力於武昌縣之葛店，以趨洪山之後。七月初十日，蔣益澧等仍轉紮魯家巷，實爲洪山後之總要。安營甫畢，該匪分股試探，乍前乍卻，爲誘戰之計。我軍寂若不聞。十一日，該逆分十三股排列而至，每股約一、二千人，旗幟林立，我軍列陣以待。該逆之中路數股直前試撲，我軍仍屹立不動。其由馬鞍山歸併之大股，正仁營副仁營、虎營禦之；其由俞家山歸併之大股，湘前營、鳳營禦之；其由驛路併成一股，則左營、恭營禦之。自己至申，我



軍乃發號進擊，鎗礮齊施，刀矛繼進，殺賊四百餘名，奪獲各色大旗二百餘面，馬二十餘匹，風雨驟至，收隊回營。其仁營都司何紹彩，前營參將朱品隆之分路追勦者，頗遠，賊以另股從後繞之，該員等行陣嚴整，左右衝突，力戰最久，陣亡勇丁三十餘人，而所殺賊匪，又以二百餘計，整旅回營，竟不可敗。及至各營聞警再出，而賊亦竟不能逼。十二日，水師游擊鮑超，都司周清元，都司喻吉三由沙口下駛，乘勢將樊口新造浮橋燒斷，又登岸毀其陸賊之壘，以大股盡數上犯，守壘之賊不多也。喻吉三又獨於黃州城下燒賊船數隻，旋即回泊沙口。魯家巷兵力尙單，臣又派副左寶營七百人以益之。十三日，賊以數千人撲營，各營堅忍以持之，轟斃四百餘名，賊即駭走，追及里許，默察旁路數里以外，尙有大股隱伏於坡隴之旁，遂不敢乘勝追勦，致售奸計。十五日，賊數千人撲營，官軍嚴陣以礮轟擊，斃賊三百餘名，追賊約二里，此十一、十二、十五等日水陸分勦援賊之實在情形也。臣查石逆自上年由鄂入江西，所過殘破，自攻陷吉安以後，潛由江西九江、安徽祁門至於金陵，方鴟張於下游，復回竄於武漢，氣餒頗熾，詭譎多端，必應嚴密堅定，慎以持之，固不致因賊多而怯，尤不可因小勝而驕。其來方銳，堅持數日，挫其兇鋒，彼竭我盈，乃可乘勢痛勦也。臣之中路，李續賓之東路，合計勇丁一萬餘人，刻下抽調四千七百人於魯家巷迎勦，臣營只三千人，洪山亦不過四千餘人，城中困獸，斷不可稍有疏縱，致留異日之禍根。外援已至，當必出戰。至臣營之後面，可通金口、紙坊者，約有三路，臣先期已掘長壕，壕內修築堅壘，每壘可容二百人，仿古人礮堡之式，以資防禦，而免返顧之虞，諒不致四路侵軼，自爲驚擾，而臣亦得以專勦城中之賊，並分兵以勦援賊，此先期布置之情形也。督臣官文會同將軍都興阿、飭令副都統銜翼長巴揚阿、抽撥馬隊百一十名，十三日渡江，十四日移駐洪山，以助異日追勦敗賊之力，當亦賊所深畏也。其陸師平毀雙鳳山賊壘，及進攻黃州府城，並魯家巷接仗衝鋒力戰陣亡之千總楊太和、余永勝、魯連升，請照守備例，把總李南廷、汪友朋，請照千總例，外委謝升祿、傅正榮、藍翎六品何連勝，請照把總例，水師攻燬樊口賊橋陣亡之藍翎把總成景桂，請照千總例，外



委宋洪甫，請照把總例賜卹；出自天恩。所有籌勦銳賊，並防禦接仗情形，謹會同督臣官文、提臣楊載福、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請卹各員，於七月二十九日接奉旨準。

再據同知銜曾國華稟稱：「六月十七日，行抵江西新昌縣，迭次大勝。十八日克復新昌縣城，即時移兵進攻瑞州府城，距省不過百餘里。江西餉項支絀，稟請續撥軍餉。」等情。臣查晉餉十萬兩，除北岸督臣官文咨留二萬兩，餘八萬兩均專濟李續賓及曾國華各營。李續賓不足五月之餉，曾國華亦僅足六月初旬之餉，目下江西支絀萬分，容臣另籌他款，由湖南轉運協濟，謹附片以聞。

上諭：「胡林翼奏：『援賊大至，現籌堵禦。』一摺，已降旨將陣亡員弁議卹矣。武漢賊勢久感，因官兵不能實力進攻，致下游賊黨得以徐圖援應。武昌南路本無布置，黃州之兵復撤，則東路賊匪亦將源源而至。惟城中之賊既已窮蹙，自應迅速進攻，剋日收復，則外來賊衆絕望，自易勦滅。著官文、胡林翼悉心籌畫，併力攻勦，毋得再涉延玩。前因江北軍營帶兵乏人，諭令官文酌調孔廣順前赴揚州，茲據奏稱該員現紮沙口，其地爲外江內湖鎖鑰，既關緊要，著準其暫緩前往，倘接替有人，仍令馳赴揚州，聽候德興阿調遣。至湖北援賊號稱數萬，若非裹脅無業游民，安得如此衆多？朕聞皖楚曾經被擾之區，牧令或潛匿鄉村，爲苟安之計，巨室則遷徙一空，城郭小民貿易傭趁者，無計謀生，遂致被賊裹脅，是以賊黨愈聚愈多，兵勇不敷抵禦，實爲今日受病之源。若不急圖變計，正本清源，將誅不勝誅，伊於胡底？前據文慶等奏請實行團練，業經寄諭各督撫，各按地方情形酌辦。官文、胡林翼職任封圻，責無旁貸，著於督師進勦外，留心選擇賢能大員，分投督辦，如黃州、崇通等處，皆爲賊匪竄擾，出沒無常，苟能慎選循良，星羅碁布，招集流亡，實力團練，在小民有所依歸，不致流而爲匪，則賊援日少，賊勢日孤，未始非軍務之轉圜也。該督撫毋得視爲迂緩，致誤事機。將此



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七月二十九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 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疏

再、臣與兵部郎中左宗棠同受業於前御史賀熙齡之門，深知其才學過人，於兵政機宜，山川險要，尤所究心。臣曾薦於前兩江總督臣陶澍，前雲貴總督臣林則徐，均稱爲奇才。咸豐二年，賊犯長沙，臣薦於前撫臣張亮基，招入幕府，專襄兵事。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該員仍入山居四年，南撫臣駱秉章侍郎臣曾國藩招入幕中辦事，其才力猶能兼及江西湖北之軍，而代臣等爲謀業。經御史宗稷辰奏明在案。該員秉性忠良，才堪濟變，敦尚氣節，剛烈而近於矯激，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願居官任職。臣思聖明之世，正氣常伸，該員畏懼世網，殊爲過慮。但久在兩湖辦事，所用多係楚人，自是廉頗思用趙人之意，不樂吏職，可從其志。義在討賊，諒無可辭。臣既確知其才，謹據實臚陳聖聽，以儲荆鄂將材之選。

再、臣在貴州道府任內，訪求知兵之員，殊不多得。惟查委員韓超，直隸副榜舉人，深明兵略，剛正不撓。臣前所帶黎平團勇，皆韓超訓練之力，其才非臣所及。近年黔疆不靖，聞該員已擢知府，崎嶇於合拱清江之間，年餘無餉，勸諭良苗，聊供食米，部曲尙未盡散。該員年已六十矣，勇敢嘗爲軍鋒，近年文報梗塞，恐其終必飢困，坐失良將。倘蒙敕下雲貴督撫，設法濟餉，假以事權，可爲國家兵事得力之員。臣爲將兵需才起見，謹附片奏陳。

## 卷十一

### 官軍分攻合剿大破援賊疏（六年八月十五日）

臣於七月十七日，將勦禦援賊情形，馳奏在案。臣查翼賊石達開號稱數萬，其兇悍老賊，不滿二千，其上年



從江西新附之粵匪二萬，甘心作賊，較他賊稍悍，然考其侵犯江西各府，繼而甯國而鎮江而金陵，屢敗官軍，非官軍之勇力不如，賊恃其狡詐，多方誤我，乘閒抵釁，四路侵軼，往往因驚駭而有誤也。臣上年車埠之敗，羅澤南上年壕頭堡之敗，先勝後挫，均誤於此。此次從金陵大舉上犯，臣與李續賓先後選派精銳五千人於魯家巷擇險安營，地頗狹隘，旁挾兩湖，洪山與五里墩兩處亦各枕三湖，臣料賊必據民船入湯孫湖、南湖、青林湖，以襲臣營與魯家巷之後，且必於青山港修橋以通城賊，亦必擡船由沙湖、東湖以襲洪山、魯家巷之營。臣楊載福以外江沙口礮船隨時入青山港攻勦，臣復調派把總姚教忠守備瞿定國及上游沌口、下游沙口各營舢板三十餘隻，由外江挽入內湖，分布於南湖、東湖、湯孫湖、青林湖，以彌縫陸師之闕。臣官文以南岸兵單，七月十三日，選派馬隊百一十名，七月二十三日，選派馬隊二百九十名，先後渡江，以壯南軍之氣。其魯家巷統帶行營同知蔣益澧，久勞致疾，七月二十四日，臣復派游擊張榮貴暫統之，臣與李續賓更番前往，察看布置，軍心益堅。此兵情賊勢之大概情形也。七月十六日，賊開四門，分六路以撲洪山，逡巡不遽進。李續賓飭各營靜以待之，良久，忽引去，未刻復出，填壕並進，直薄我營。李續賓派蔣澤灃率湘中營於東嶽廟前，而自率湘右營前左兩哨，截於田隴，賊遂敗走。其殲於壕中者約二百餘名。我軍乘勝越壕追之，城賊又出大股，繞小龜山以襲我後。李續賓率副右營及湘右營後右兩哨，從旁路橫擊襲後之賊，賊遂大潰。其逼斃於沙湖者二百餘名，餘賊遁歸於城。其由中和門出城之賊，趙克彰率奇字右營，張榮貴率榮字左右營，分繞巴頭山截殺，逼至賽湖隄首，臣即加派訓營於南湖洞處，並飭南湖舢板於湖以轟之。奇營榮營勇氣百倍，追殺至城下，斃賊四百餘名，而時已初更矣。臣楊載福於是日派正前營舢板四隻入洪山東湖，至魯家巷助勦，復派都司李濟清率副中營由沙口出隊往青山防守，因青山港有鳧水偷渡入城之賊，李濟清即率舢板十餘隻入港轟擊，斃賊二百餘名，生擒長髮賊十數名。其魯家巷援賊，三次攻撲，均經蔣益澧等擊退，賊不得進。十七日，偽檢點古維賢率賊千餘，循城北青山油坊嶺江岸修



築土壘；臣楊載福率游擊鮑超都司周清元自沙口出隊，至青山會合；李濟清入港轟擊，賊於渡口排鎗抗拒，鮑超、李濟清二營以大礮轟之，賊即退走嶺上。鮑超登岸奮擊，李濟清繼之。臣楊載福又預派周清元由上青山登岸，抄出賊後，夾擊嶺上之賊，賊即敗退，將油坊嶺賊巢盡行燒燬，仍泊外江。是夜賊復來上青山、河、岸築土壘一座，以阻我水師。又在北油坊嶺渡口築土壘一座，並造浮橋以濟城賊。十八日，魯家巷援賊益多，並新添三壘。臣即添派訓營副訓營李續賓亦抽分湘右營二哨，湘副右營二哨，佐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前往助剿；仁營副仁營虎營訓營副訓營分前後隊攻其右，寶營及湘副右營之前後哨攻其左。湘前營鳳營應之，湘左營湘右營攻其中賊。亦前後各分三路來拒，鏖戰三時，賊稍卻。我軍同時並進，立破其中右二壘。馬隊馳驟衝殺，斃賊約三百名。右路各營乘勝追至黃家店，又破賊後路三壘。中路各營追至五穀塘，而中路敗賊會合石達開接應之賊，遂併力致死於我左路之副左寶營、副右湘營，勢幾不支。中右兩路官兵併力策應，上下衝殺，相持又兩時。佐領富新以馬隊衝突十餘次，殪其前鋒老賊數十名，賊始敗退。我軍併力追十餘里，斃賊又三四百名，奪馬十三匹，刀矛旗幟無算，生擒賊五十三名。是日，臣楊載福亦親率陳金鼇、李濟清、喻吉三攻賊橋壘。陳金鼇帶舢板數隻，首先衝入港內，對賊壘轟擊。喻吉三繼之，李濟清由上青山對岸入湖，焚燒白楊橋後賊巢，並截賊來路。其餘各船每船派勇十人，由上青山登岸，繞出賊後，焚燒賊巢。賊即驚遁，當將賊壘浮橋概行燒燬。復加派舢板五隻入洪山、東湖助剿。是夜，即派陳金鼇營舢板十餘隻，駐紮港內，防賊偷搭浮橋。賊果夜至，舢板奮力擊退。十九日，賊衆大至，復爲陳金鼇擊退。賊又以民划二百餘隻，潛入南湖岸旁，及湯孫湖岸旁，冀於夜間放入湖中，驚臣後路。瞿定國、姚教忠於日間嚴守，不令入水，開礮轟擊，斃賊各百餘人。賊即遁走。夜半賊懈，瞿定國、姚教忠焚積薪於他處，以疑之，而突出百餘人，各挾火具，登岸焚其划船殆盡。賊不辨官兵之多寡，亦不敢來救也。二十日，城賊萬餘，分布於雙鳳山、小龜山、賽湖隄等處。東湖賊船二十餘號，由悶橋港直趨魯家巷左壘，援賊亦出二萬餘，以撲魯。



家巷各營。臣已飭瞿定國先夜以舢板挽入東湖，繞擊賊船之後，陸師則仁營、湘左營、虎營、湘副右營均以礮沿湖轟之。及賊船將近，各勇解衣涉淺，爭奪賊舟，傷斃水賊百餘，燒賊船三隻，餘船仍奔入港內。援賊爲我壕鎗礮所阻，見船賊已敗，卽時退去。城賊亦逡巡而退。是日，臣楊載福聞東湖開仗，卽親率各營往青山港會勦。外賊內賊，大股齊至，夾港而陣，約六七千人，港面僅容小艇，賊以樹木柴草塞於港內，以阻水師進攻之路。仍出大江駐紮，其在洪山之東湖水師本少。二十二日，張榮貴自備划船與瞿定國之船赴悶橋，以小划誘賊。賊船不出，城賊復於外江擡船繞入東賊，而於青山港一帶搭橋。二十四日，賊又夜由塘角擡船十餘號，轉趨東湖，飛飭瞿定國攔勦，並派正副右營及余雲龍、蕭廷黼接應，奪獲賊船四隻，餘船悉焚燬。斃賊約三十餘名，淹死者無算。二十五日，副都統銜護軍參領舒保之馬隊三百全數至洪山安營。二十六日，赴魯家巷與步軍同審地勢，出賊不意，踏其一卡，斃賊十餘名，擒斬僞司馬李光發。二十八日，援賊城賊四面紛出，水陸約七八路，其城賊自鷹嘴閣、賽湖隄、雙鳳山、東嶽廟、沙子嶺、小龜山、姚家嶺、窰灣等處分布殆遍。約賊二三萬，號叫跳擲，吶喝萬狀。同時水陸七八處警報紛至，李續賓臨大事則安詳堅定，如不欲戰，令於衆曰：「有不俟賊近而先出者，卽勝亦斬。」衆軍肅然！嚴陣以待。約一時許，號旗一揮，各營齊出。趙克彰奮發爭先，直擊賽湖隄之大股，立斬衝鋒悍賊數名，賊稍卻而散。立山坡之賊，齊力分繞，以抄我後。蔣益澧、秦冠鑣遂各率其營抄截之，護軍參領舒保率馬隊四面衝突，賊遂大敗。追之至隄，賊又反旗而來，我軍遂潛伏於山坡田隴中，俟其近前，突起擊之，馬步齊進，如摧枯朽。如是者二次，賊屍滿途，約三四百人。李續賓率勇由洪山之北而出，李續燾率勇由洪山之後，循東湖而出，以邀截姚家嶺、窰灣及沙子嶺、小龜山之賊，分途擊殺，賊不能支。各路之賊，盡併於沙子嶺、小龜山以抗我。我軍奇正互應，左右擊刺，呼聲動天，莫不以一當百。賊亦殊死鬪，一股敗退，一股繼進，酣戰良久。馬隊數十騎復橫掠沙子嶺而過，鎗箭並發。余雲龍亦率勇從東湖繞姚家嶺而上，從旁襲之，賊遂大亂，紛紛退走。馬步齊奮追至小龜山脚，惟鮎魚



隄一綫之路，敗賊擁擠，自相踐踏，逼斃於沙湖及鎗礮轟斃之賊，約七八百名。蔣澤灃、朱品隆率勇合馬隊由正東街進，其賊之前鋒已過東嶽廟街者，被各勇突擊敗走，追至壕邊，以鎗礮連環擊之，賊退，又以數十人越壕誘其進前而擊之，如是者數次，馬隊又合右營之左哨，從田隴踰壕橫衝而來，蔣澤灃、朱品隆則分勇繞賽湖尾邀擊之，追過雙鳳山左右，斃賊亦約二三百名。李續賓自小龜山收隊，聞賽湖隄礮聲未已，又率親兵馳擊之，賊見其旗幟，飛奔入城，我軍追至城下，終為礮石所阻，統計各營斃賊約一千數百名，內斃黃衣騎馬賊目數十名，獲偽印五顆，軍器旗幟無算，而是日各路之戰，如魯家巷之援賊，則張榮貴率榮營、合仁營、副仁營及鳳虎寶三營分路迎勦，馬隊又於城賊敗退後，馳十五里飛騎助之，踏破賊壘四座，斃賊二百餘，奪獲賊物無算。其下游楊家橋為沙湖通東湖總路，賊以三四百人，由塘角迂道來撲，則蕭廷黼督勇力戰，擒斬長髮老賊四名，奪獲黃旗三，面擡鎗三桿，刀矛八件。其東湖之賊船出護陸賊，則瞿定國率舢板分兩翼抄之，焚賊船二十隻，擊斃淹斃之賊，共百餘，遂轉枕竄回小港，其湯孫湖匿港之賊，則姚教忠轟燬七十餘隻，斃賊三百數十名，追至舒家橋，賊棄船登岸，遂縱火盡燒賊划，又登岸火賊巢八十餘戶，其臣後路可通賊營者，凡三，相距十里，二十里不等，環以深溝，護以堅壘，賊以二三千人分撲守壘者，每處不過三百人，待其逼近壕壘，大礮齊發，應聲而倒者，一、二百人，險不可踰，故不煩多兵而可守，而臣遂得以併力於魯家巷與城前一路也。臣楊載福是日亦率李濟清、周清元、喻吉三、丁泗濱四營水師入青山港進勦，李濟清、周清元等首先衝突，喻吉三為後應，丁泗濱率勇登岸，護船並進，行至上青山地方，賊出隊迎敵，丁泗濱奮勇向前，殪賊數名，身受數傷，猶能力戰，李濟清連開大礮，轟賊後隊，斃賊甚多，賊始敗退，隨破賊上青山三壘，追至油坊嶺渡口，拔其浮橋，陳金鼇率船攻塘角之賊，破其一壘，奪獲賊礮四尊，是日之戰，前後左右各分四路，每路又分二、三支，其賊之大股，則專注於洪山與魯家巷，得此大捷，賊氣固已挫矣。八月初三日，李續賓自率湘右營，舒保率馬隊赴魯家巷助勦，派定各營分三路齊進，賊亦列陣以迎。



鏖戰良久，賊抵死抗拒，張榮貴躍馬直前，諸勇隨之，馬隊衝突入陣，賊遂披靡，追逐十餘里，踏平賊壘六座，斃賊六七百名，奪獲銅礮洋礮九尊，擡鎗刀矛旗幟無算。初六日，張榮貴率各營又合馬隊往勦，連番誘之，賊死守不出。是夜三更，偵探賊之後路，四營已動，賊將遁矣，臣復遣勇士於前面九壘伏聽，則稱九壘之中，賊聲甚響，更鼓已亂。初七日丑刻，即飭張榮貴會合各營，分三路進勦，舒保率馬隊由洪山飛往，分三路接應，天尚未明，賊不虞我軍驟至，隊伍大亂。我軍馬步直逼，連踏大壘十三座，小卡無數，斃賊千餘名，漫山遍野紛紛下竄，遺棄壘中大礮擡鎗鳥鎗刀矛旗幟糧米無算，馬步齊力追躡，而步隊較緩，馬隊遂獨自前進，及於土橋，殲其後隊，無一脫者；及於葛店，賊潛列陣以拒，而馬隊馳騁，風沙飛揚，賊已莫辨追兵之多少。舒保暨各參領整隊衝鋒，鎗箭無虛，賊之奔潰乃益急，七八十里之地，而一返顧之賊，且有數十賊併立一處，手執長矛，目瞪口呆，一任官軍斬殺，無敢抗拒者。迨追至華容，則已百餘里矣，計斃賊千數百名，生擒六十餘名，其逼溺於內湖者，實不可以數計。收隊之後，沿途又搜殺數十名，奪獲騾馬、擡鎗、小鎗、刀矛、旗幟、偽印、偽冠、黃緞、馬褂、金銀器飾，共計千餘件。此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初七日，水陸分攻，馬步合剿，并大破賊援，賊之實在情形也。該逆石達開之初至，氣餒頗悍，仰仗天威，旬日之內，大小二十八仗，馬隊之功，允推第一。水陸諸軍，亦皆用命，乃得大挫逆鋒，力窮鼠竄，探據脅從解散，約計萬餘，敗賊現尚萬餘，已至大冶、興國，而臨江賊首偽侯黃玉崑，復以大衆至興國會合，賊情詭秘，尚宜嚴防。自援賊敗走後，城賊倍形沮沮，臣於初九日即嚴飭水陸並進，四面合攻，前此血戰於野，傷亡不過百人，初九、初十、十一、二、三等日，竭力仰攻，無一賊出城迎敵，傷亡乃三百餘人，則以攻守異勢也。游擊劉錫文奮勇素著，首先爬城，中礮而顛，守備李登闢直逼城隅，礮斷左手腕成廢，惟軍氣方壯，衆心益堅，必當倍加激勵，誓復堅城，以紓聖念。所有統帶馬隊之副都統銜護軍參領舒保忠勇冠軍，所向無前，可否賞給勇號，統帶相營之鹽運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縉賓，樸誠堅毅，忠勤懋著，每當大戰，整暇安詳，尤見真實力量，可否賞加升銜，藍翎都司何



紹彩，兵陣嚴整，每戰皆捷，力能捍禦強賊，可否賞換花翎？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升用。其餘馬步尤爲出力員弁，兵勇除馬隊另繕清單外，所有水陸各營，可否彙案保獎？出自天恩。其力戰陣亡黑龍江六品藍翎甲兵倭索爾札嗎、立付善、烏勒希遜、甲兵依郎阿、已彥吉爾嘎，應請照驍騎校例議卹；陸師游擊劉錫文，應請照參將例議卹；水師把總晏光明、顏真彥、藍翎外委李升剛、陸師守備銜把總艾文軒、把總李啓相、黃武泰、唐永飛、外委蘇文炳、陳龍開、田福勝、陳文昌、孫連升、唐隆保、傅正榮、李得輝、丁光彩、朱萬勝、黃良仕、陳紹林，均請照例從優議卹；水師擬保外委朱朝青、黃建四、金太和、黃吉亨、羅起富，陸師擬保外委嚴得標、周南桂、袁正華，六品藍翎何連勝，已革湖南提標左營把總楊慶春，均請照外委例從優議卹；守備李登闢，戰功素著，因傷成廢，可否敕部覈議，比照實缺守備例，在籍食俸，以養該員之餘年？出自恩施逾格。其餘陣亡勇丁，容另查明咨卹。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八月二十九日接奉旨準。

再，水陸各師攻剿火藥尤屬要需，近因粵省解到夷礮三百尊，其舊存南礮，並奪獲賊礮，勻派水師及陸路壕卡，計共有礮一千一百餘尊，前因援賊大股出後路夾襲城賊，同時並出四路齊攻，戰無虛日，七月所需軍火，每月多至十萬觔，現又於湖南省局添造拖罟快蟹船隻，配用四批夷礮，爲分兵下剿之計，相應請旨勅下四川、陝西、湖南各督撫臣按月籌解火藥各三萬觔，三省合計每月九萬觔，按月初旬批解起程，赴臣營交納，以資攻剿，謹附片陳奏。

上諭：「武漢逆賊，負隅已久，據官文、胡林翼奏報：『疊次擊敗大股賊援，城中之賊，勢已窮蹙。』是兩城計日可克，乃南岸自八月初七日擊敗石逆以後，兩月未見動靜；北岸自八月二十七日擊敗下游援賊以後，亦但以嚴遏外援爲詞，何以於進攻機宜，仍復漫無把握？現聞金陵城內，賊黨相殘，楊逆被洪韋二逆所殺，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懸賞購石逆首級，是石逆之不返金陵，已可概見。此等傳言，湖北當有所聞，若不乘此



機會，迅拔二城；倘石逆不附金陵，自圖占踞，必至率其死黨，或撲湖北，或走江西，皆屬可慮。現在餉糈日缺，調撥維艱，所望克復上游，即可移師東下。由九江而至安慶，由安慶而至金陵，乘其內亂，次第削平，兵餉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幾有望。官文、胡林翼身膺督師重任，須當統籌大局，謀勇兼施，何得以城堅賊悍為辭，坐擁水陸重兵，日久無功？若云斷絕接濟，可以困賊，何以爲時已久，尙未蕪功？恐沿江一帶，港汊紛歧，接濟仍未能斷絕，不過藉口耽延，掩其遷延之咎。經此次剴切申諭後，該大臣等即當嚴督在事將弁，設法進攻，迅將兩城克復，俾得分兵東下，大局冀有轉機。如敢仍前延玩，必至師老力疲，別生變故，官文等不能當此重咎也。至官文所請吉林、黑龍江挑選西丹一節，已諭知各該將軍酌量照辦矣。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十月十九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 水師擊燬賊船直抵田鎮並咸寧剿賊大勝疏（十月初八日）

臣自剿敗石逆後，與楊載福、李續賓商酌水師增船六營，陸師增人五千，四面長圍，務期盡殺乃已！嗣接探報九江、安慶新造賊船，有陸續護糧上竄者。九月初四日，楊載福遂率正前營王明山、副右營陳金鼇、副後營周清元、新右營丁泗濱由沙口往剿，賊船聞信悉折而下。初五日辰刻，追及於蘄州。丁泗濱、周清元開礮轟擊，賊以礮船向前迎敵，而以大船護其輜重，穩泊於後。陳金鼇、王明山遂各率其營飛渡南岸下駛，又急槳上溯，以襲其後。用大礮突然轟之，火箭火蛋齊時並發，賊船不及啓旋。丁泗濱、周清元又各率其營從前壓擊，霎時火起，焚賊船七十餘號。蘄州城賊率衆出救，而岸下已無一船。陸賊之氣先奪，楊載福復令陳金鼇、王明山二營每船分十人，共計不滿三百，登岸誘賊，賊果大隊追之。我軍佯走，二營礮船隨之，賊追將及，則我軍登舟，賊勢欲退，則我軍登岸。如是者四，賊方憤我軍之不急戰，而不虞周清元、丁泗濱二營已從下游乘虛入城，立斬數賊，齊聲一呼，拔



幟易幟，城外之賊大亂。楊載福率陳金鼇、王明山，飭其水勇，盡數登岸，剿殺周清元、丁泗濱，從城內殺出，前後夾攻。斃賊約五六百名，平賊壘三座，賊遂踉蹌下竄。委棄之器械輜重，悉數焚之，以舢板不能運載，城中無與爲守也。申刻，四營全駛至田家鎮，賊船鱗集如前，見我軍至，紛紛開行。楊載福飭各營縱擊，觸礮即沈，著火即然，焚奪賊船八十三號，并奪獲礮船四隻，大小礮位二十尊。是晚泊該處，訊據賊供：「湖口安慶新造賊船八十餘號，此次以數十隻督押輜重糧米百六十號上濟武漢，盡被燒燬。」等語。初九日，順風回駐沙口，此水師迎剿賊船，直抵田鎮，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營之後，南路咸寧縣，距營約二百里，自四月署咸寧縣知縣汪靜淵遇賊殉難後，援軍赴江右，順道剿賊，因委隨營効力之雲夢縣典史黃鐘鳴代理縣事，辦理團練，而以把總唐明、周德麟等率勇三百人副之。石逆敗後，僞監軍葉逆領賊二百餘，竄馬橋、柏墩等處，黃鐘鳴督勇擊退。八月十八日，先鋒賊程學立、王大賁等十餘名，至馬橋索米，揚言僞兵部尙書魯逆領衆萬餘，由江西義甯前來，團局稟聞，立予擒斬。二十五日，魯逆果率衆來犯，至通山交界之小嶺，黃鐘鳴即督集團勇迎勦於三口界，斃賊二百餘名，生擒八十五名，賊遂敗竄。勇丁受傷者二十一人。九月十五日，魯逆復饒道崇陽，返竄丁泗橋，距咸城僅三十里，黃鐘鳴與訓導蕭道鶴集衆守城，號召各團應援，又念賊多兵少，援軍未至，不如及其未備而夜襲之，遂率唐明、周德麟等乘夜往勦，賊不虞我師猝至，踉蹌而奔，斃斃二百餘名，奪獲騾馬八匹，擡鳥鎗二十餘桿。黎明，賊已無蹤，我軍僅傷勇四名，惟把總周德麟因隻身先入中鎗陣亡。黃鐘鳴料賊必返，收隊亟歸，籌備守具，一面告急求援，一面授兵登陣，賊果覘知兵少，即日直薄城下，以千餘賊踞城南山巔，以五六百賊踞西河橋山巔，又分千賊輪環攻撲，或附城縱火，延燒民舍，或高屋施板，冀接女牆，周麾而呼，援梯而上，乍卻乍前，啊喝萬狀，如是者三晝夜，賴城上鎗礮磚石無一虛發，擊斃騎馬賊大旗賊數十人，餘賊無多，賊計窮力竭，遂於十八日宵遁。比臣聞信，即派三千人往援，一日夜馳百二十里未至，而圍已解矣。圍解之際，黃鐘鳴、唐明仍率勇尾追，適保康、永逸兩團率衆俱至，因



分途跟勦，未十里而及之，月色冥蒙，賊不辨我兵多少，且奔且喘，一任其後隊被截，而莫敢回顧；天明，賊走益急，賊路益歧，各團又四面兜合，積善團截之於黃石洞，親睦團截之於坐谷坳，又截之於蘇家嶺，又分截之於馬橋，城勇與其地團衆，又夾擊之於柏墩，則已五十里矣。賊之旗幟、刀矛、鎗礮等物，拋棄殆盡，搜捕零星，又擒斬賊數百名。是役也，魯逆挾三千餘衆，其倖而逃去者，僅三四百人，均竄興國。此咸寧縣殺賊守城，以少勝多之情形也。黃鐘鳴以典史代理斯邑，勇僅三百，殺賊多次，其大股來犯，竟能不候援至，力保孤城，良由官吏相孚，先有與城存亡之志，故士民不致奔潰，亦可愧夫聞警先逃，棄城不守者。是水師之轉戰無前，每在意計之中，而黃鐘鳴之出奇制勝，實出期望之外。除咸寧各團勇最爲出力者，應由臣查明獎勵外，所有雲夢縣典史代辦咸寧縣知縣黃鐘鳴，可否開缺，以知縣超擢，仍留湖北儘先補用？監生黃守信，可否以從九品留於湖北，遇缺卽補，並均請賞戴藍翎，把總唐明，可否請以千總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加守備銜，咸寧縣訓導蕭道鶴，可否請加五品銜，其屢次衝鋒守城出力之團長六品軍功鎮竟成、王自新、萬登梯、勇目李永章、李成珍、黃金發、李成珠、丁昌禮、吳全勝、于在欽、史家云、曹福臨、廖文光、張光球、雷廷雲、楊大焯、游玉成、樊世俊、葉榮祥、汪啓富、李得勝、瞿勝武、張永富、李隆興、莫四進、黃勝宏、唐國良，可否均請以外委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均請賞戴藍翎。其圍城之際，捐輸勇糧，急公好義，附生梅鳳藻，可否請以訓導歸部選用？監生丹必達，可否請以未入流歸部選用？帶勇團長附生盧定箴，監生陳春藻，六品軍功童生鄭遠安，可否均請以從九歸部儘先選用？從九職銜鄭法熊，可否請加六品銜？以示鼓勵，出自恩施逾格。其陣亡之把總周德麟，請照例優卹，軍功彭宏章，請照外委例優卹，均候天恩，以慰忠魂。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於十月二十二日接奉旨準。

再，臣待罪行間，兩閱寒暑，堅城未復，軍餉多糜，清夜捫心，實深惶悚！乃蒙皇上不加譴責，並以石逆大股上犯，重勞聖慮，飭令湖南救援，仰賴天威，援軍未至，石逆敗逃，因卽連日環攻鄂城，乃我軍肉搏而登，城賊析骸以



守；礮石所加，受傷實衆；計惟仍築長圍，斷其接濟，遲之兩月，定可聚殲。刻下南北布置，似已周密，不致逆徒再進。斗米但賊情已見飢疲，而吾軍亦形匱乏，則今日之勢，未有如軍餉之急者矣。臣極知帑項至絀，而不免請額頻仍，上煩宵旰之憂，下竭鄰封之餽，每一念及，幾於無地自容。顧形勢如此，大局攸關，有不敢不備細爲皇上縷陳者。臣與楊載福、李續賓水陸之師，所部皆南勇，而帶勇之人，亦湖南居多。南勇之始，江忠源統馭最精，曾國藩、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繼之，亦皆歷著戰功，非南勇之材，我果勝於他軍也。南省人多刻苦，登山涉水，是所慣習，又稔知粵匪伎倆，素無畏心，故攻堅或非所長，而野戰未嘗不利。其帶勇之人，率皆秉性誠樸，無宦場虛浮習氣，鄉人子弟，甘苦夙共。臣又特嚴煙賭之禁，軍中實無刻減浮冒等情，所以士稱用命，令出必行。羣以習戰爲固然，從軍爲慣事，額軍偶有傷闕，羨卒補之，從無雜色人等，得以闖入其中。數年以來，若本省，若江西，若湖北，徵調何止數萬，無如江西南勇餉銀已欠一百餘日，臣營餉銀亦欠八十餘日，正餉卹賞共需三十萬兩。臣念江西四面受敵，萬一南勇因飢而潰，失此勁旅，關係匪輕。因於萬分支絀之中，撥餉銀一萬兩，由湖南遠餽江西，實不敢稍分畛域。今楚省南北兩營，每月水陸勇兵口糧及製造一切軍火，約需二十八萬金，而鹽課釐金等款，僅敷十分之二。又夏秋亢旱太甚，荒象已成，額賦錢漕更無冀望。該勇等約束有年，尙不至以缺餉存心，懈其銳氣。然歷時愈久，積欠愈多。前奉諭旨，特撥山西餉銀十萬兩，專濟南師各營鼓奮，故三次援賊上犯，力挫兇鋒，未始非飽騰之力。嗣後更奉敕下陝西、山西、四川每月濟餉，如果全數按月解到，此外不敷，原可從本省籌措。無如山陝兩省，雖月有所解，爲數僅止三萬，而川省所解，覈以兩月三萬，尙恐不得如期。日來窘迫情形，更難罄述。伏查各省餉路，一水可通，以四川爲最便，而蜀中年穀豐稔，鹽課增額，亦較他省爲腴。伏求皇上敕下四川督臣，特指專款，撥解楚餉二十萬兩，稍補本年短解之款，以清積欠，以利邊征。更求諄敕秦晉蜀三省督撫，仍按月接濟楚餉五萬兩，以發兵勇新糧，庶可藉收一簣之功，以贖萬死之罪。至臣指天誓衆，力復堅城，斷不敢以缺餉爲詞，稍寬督責上。



負覆載鴻恩，所有軍餉日絀，懇撥專餉緣由，謹附片奏聞，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派援軍四千一百人，交同知銜曾國華統帶，往援江右，抵崇通時，即經趕解銀一萬兩，錢五千串，及抵湖南瀏陽，又先後解銀一萬七千兩，以資軍餉。嗣據曾國華稟報入境，連復新昌上高二縣，圍剿瑞州，迭獲大勝，而餉項尚不敷六月，聞之實深焦灼。臣查鄂軍水陸各餉，積欠已七十日，八十日不等，籌畫本艱，惟江西餉道更阻，湖南赴援江右，運濟已多，臣因於捐換牙帖款內，籌銀一萬兩，於八月二十三日委解南省轉解，謹此附奏以聞。

## 卷十二

襄樊匪衆敗竄現飭馬步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勦疏（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竊照南北兩營，派撥馬隊訓勇，前赴襄樊剿辦匪徒，迭獲勝仗情形，由督臣官文會奏在案。旋於咸豐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六年十月十八日奉旨：「前因載增等奏：『襄陽逆匪回撲樊城。』當諭官文飭令常恩會同馬秀儒等攻剿，且恐兵力尙單，常恩不能得力，並諭官文派調兵勇，另派大員統帶。本日據英桂奏：『該匪竄至鄧州，裹脅焚掠，兵勇退守州城，即於初九日失陷。』此股匪徒既竄新野，復陷鄧州，勢甚猖獗，該處逼近南陽，僅止六十餘里，而襄陽被困，樊城尙爲所踞，楚豫兩軍不能合力夾擊，常恩如果得力，何至郡城日久尙未解圍，且至蔓延鄰境？著官文等察看營中大員，如都興阿等實能帶兵督剿者，酌派一員迅速前往統帶馬步各隊，相機攻擊，以期得力。襄樊得手之後，亟應進剿新野，與豫軍會合，但不可跟蹤尾追，驅之北嚮。總宜設法繞出賊前，迎頭截擊，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臣查該匪起事之初，不過數百人耳，即時掩擊，撲滅何難？乃襄陽府縣會營往捕，甫見賊而兵勇先潰，鎗礮器械盡爲賊有，賊膽因之日張，賊



勢因之日大；既踞樊城，旋圍襄陽，其時鹽道常恩因病遲延在途，已革游擊溫發魁，師行無備，猝為賊乘，鎗礮器械，又棄以資賊，而賊遂猖獗彌甚，設非馬秀儒等登陴固守，則郡城已不堪問矣。迨督臣官文派往之副都統銜舒保等率馬隊馳至，人心大定。臣派往之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率訓勇一千二百名，先後抵襄，鹽道常恩等亦均趕到，併力攻擊，而襄陽之圍始解。樊城之賊分股竄陷光化、穀城，又另股分陷鄧州，頃據唐訓方報稱：「馬隊步軍自十月二十二、三、四等日，在紅綾鋪、桐樹店等處，大獲勝仗。後二十六日，賊合鄧州賊目史繼策之衆，約數千人，竄擾清河店，我軍趕至接戰，馬隊首先衝殺，訓勇分兩翼抄擊之，殲賊千餘，陣擒史繼策，餘衆竄匿。二十九日，馬隊訓勇復分途搜剿，各殲賊黨數百，並奪獲起事名冊及號補印板等件。是役也，先後七日之間，斃賊不下數千，奪獲礮位、鎗械、馬匹、旗幟，不計其數，現仍相機進剿，並探有夥賊分竄穀城之太平店一帶，荊州將軍所派之署松潘鎮德恩已率川兵八百名前往穀城截擊，河南南陽鎮邱聯恩亦率豫兵前往鄧州堵禦。」等因。臣查舒保、訥依璋、阿所帶馬隊實屬勁旅，衝鋒陷陣，戰績最多，而唐訓方等之訓營臨陣亦尚嚴整，足以濟之。故所向克捷，業已飛飭唐訓方等迅即抄截追擊，並由臣官文飛飭舒保約會德恩、邱聯恩各率川豫官兵，三面合力兜剿，以期一鼓而殲，俾根株悉絕，不再蔓延為患。所有光化失守及賊陷穀城當經該縣文武即日收復，容俟查明確切情形，另案分別辦理。至隨州近有土匪趙邦壁等藉募勇為名，希冀聚衆滋事，除由臣官文派參將文明帶兵馳往掩捕外，臣已飛調參將鮑超迅帶新勇前往會辦，理合將現飭兜剿緣由會同督臣官文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本日據胡林翼奏：『襄樊匪衆，敗竄，現飭兵勇約會川豫兩軍合力兜剿。』一摺：襄陽匪徒，本係烏合之衆，因兵勇先潰，以致賊勢日張，雖經官文等派兵剿擊獲勝，而襄樊之賊竄踞鄧州、南陽、新野，亦有賊蹤，必須楚豫兩省大兵合力兜剿，剋期撲滅，方不致蔓延北竄。既據胡林翼奏：『舒保等所帶馬隊，唐訓方之訓勇，



均屬得力。』卽著督飭該員等會同總兵德恩、邱聯恩三面合擊，以期一鼓殲除；其隨州土匪，並著嚴飭參將文明等迅速掩捕，勿許觀望！至鹽法道常恩，係官文特派帶兵剿賊之員，何以遷延不進，致有貽誤？是否託詞患病，希圖掩飾？已革游擊溫發魁，師行無備，委棄軍械，爲賊所得，顯有畏葸逃避情事。著該大臣等確切查明，嚴參懲辦，以儆怠玩，而肅戎行。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軍機字寄）

再，本年七月二十日，準戶部咨奉上諭：「戶部奏：『遵旨酌定糧臺奏報支發各款限期章程』一摺，著照所議，於半年開單奏報一次，統以六月二十日作爲奏報到部定限，倘再遲延，卽著查明參奏！」等因。欽此。當經行飭荆襄糧臺司道暨隨營水陸糧臺屬雲官等欽遵查照辦理去後。茲據襄陽糧臺布政使馬秀儒升任兩淮鹽運使，安襄鄭荆道羅遵殿、荆州糧臺荆宜施道莊受祺詳稱：「荆襄兩處，自去歲設立糧臺以來，迄今兩載，收發款項紛繁，內有本解北岸軍營而勻分南岸者；有本解南岸軍營而又分撥北岸者；彼此轉轄，往返行查，勢難依限辦理；且部定單款，前此亦未奉抄發，更無憑照造。」又據隨營糧臺屬雲官詳稱：「該臺支放各款，業經行飭水陸各支應之處查辦；惟內有轉轄不清者數款，如江西水師，咸豐五年回援鄂省，事起倉猝，所有支發口糧起止月日，因起旋匆遽，未準江省移明，且有分營田湖南徑發，而後又專歸湖北支放者；雖係查照章程，陸續支給，而澈底清算，有無冒領，難遽彙查。是年八月，又奉侍郎曾國藩派湘營由義甯州援鄂，其攻克崇通、蒲咸各縣後，卽進紮洪山，一應口糧，有由江省支領者；有由本省應付者；因頭緒紛繁，卽移知湘營支應局同知吳坤修查覆，以免兩歧。適吳坤修奉派營帶彪勇兼辦行營糧臺，回援江西，經手款目，致未清釐。其援軍出省時，奉撥餉項，及抵崇通、瀏陽等處，委解銀錢，應歸何處銷算，亦未準知照。而道途梗阻，文報難通，迭次專勇守催，並委員改裝間道前往，均未回營。卽或冒險進行，而會算核查，定難依限。此支應水陸款項，與江省轉轄之實在情形也。應請展限造報。」各等情。前來。臣查糧臺支發款項，定限開單奏報，特恐經手之員濫支浮銷，虛糜錢糧，必應



遵照辦理，何敢支延？惟臣自去歲正月由江西率師援鄂，閱今將及兩載，糧臺分設數處，彼此均有膠轕，兼與江西糧臺又多牽涉，該司道府等所詳，不能依限造報，委屬實情。臣濫廁戎行，時事之艱，餉項之絀，均皆目覩親嘗，斷不敢以難得之餉，養無用之人。臣營章程款目，首重戰功卹賞，其按日按營委員簡點，卽長夫餘丁，均有定額，不準一名短少；其糧臺文案差使員弁，莫不一人而兼數事，不特濫冗無人，亦皆比照舊章薪水，格外撙節。惟際此攻剿喫緊，款目紛繁，人少事多，造報不容草率，除嚴飭先將各路糧臺收支大概，趕緊造報外，合亟仰懇聖恩俯準，展至來年六月依限造報，並請敕下戶部補發清單款式來楚，俾得查照辦理。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奏，仰祈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再，部頒捐輸章程，係照籌餉及常例酌減二成，仍以每錢二串作銀一兩上兌，其捐生不避艱險，親自運送到營上兌者，準以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軍興以來，勸捐已至再三，幾於無地不徧，近日湖南及荊州駐防，均因籌餉緊急，變通議減，業經先後奏奉俞允，準以制錢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上兌，而臣等軍營辦理，尙未畫一，難期踴躍。茲據藩司馬秀儒升任運司，羅遵殿會詳請奏前來，臣思攻剿喫緊，需餉孔殷，卽將來扼要防堵，辦理善後各事，必應廣爲籌畫，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湖北省捐輸，比照湖南及荊州駐防捐輸助餉章程，除每兩減二成外，準以制錢一千六百文作銀一兩上兌，庶辦理既無兩歧，而捐輸可期踴躍。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 設局收捐米石籌濟兵食民食疏（十一月十八日）



竊湖北省本年夏秋缺雨，各州縣多被旱災；業經臣飛飭司道委員確勘分別蠲緩彙詳，另行具奏。查襄陽、安陸、德安三府及荊門、州地居高阜，被旱較重；荊州等屬情形稍輕，然收成亦皆歉薄，民間米糧甚少，市價日形昂貴。荊州旗營及綠營兵米，向由各州縣所徵南米撥解，咸豐五年分所徵南米不足萬石，本年又值旱災，為數更加短絀，綠營兵米積欠之數亦多，被災之區較廣，是民食兵食均關緊要，急須趕緊設法籌濟。查山東、江蘇等省均因災歉缺米，奏准紳民捐輸米石，給予職官職銜。今湖北情形相似，擬即仿照辦理。現湖北米價自每石三千至四、五、六千不等，本省米糧既少，所賴四川、湖南商販接濟，勢須稍加鼓勵，方足以示招徠，而期踴躍。已令捐生每米一石，照案加耗米一斗五升，運脚銀三錢五分，準作銀三兩四錢，按籌餉事例，職官酌減二成，職銜封典遞減二成之數，核予職官職銜。於水陸通衢處所，委員設局收米，各就所近地方，撥運旗營綠營及成災最重之區，定限三箇月一卯，截數奏報。如蒙俞允，即飭司道督同委員設局辦理，並請飭部印發職銜封典、花翎、藍翎、監生、貢生各執照，以便隨時填發。臣為兵食民食，急籌接濟起見，是否有當，除咨明四川、湖南、陝西督撫臣一體出示曉諭，並將請頒各項執照數目開單咨部印發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襄陽剿匪續獲大勝疏（十一月十八日）

臣於十一月十一日，業將襄匪敗竄情形具奏在案。拜摺後，續據藩司馬秀儒、安襄鄖荆道羅遵殿詳稱：「十月二十九日，賊擾襄陽西北鄉白家集、龍王集一帶，副都統銜參領舒保以馬隊疾馳勦之，中途遇賊，奮力一戰，賊即奔潰，追殺數十里，斃賊百餘名，奪獲器械多件。十一月初四日，鄧城、卓家營等處聚匪數千，意圖復撲樊城，常恩、唐訓方等於初五日黎明出隊，由鄧城行至卓家營，賊匪分股伏於其村，并由岡溝中另股騎馬賊在後



督陣；我軍列陣而前，唐協和領副訓營從左路進，唐訓方自領正訓營從中路進，常恩督所部從後繼進，賊衆大出，鏖戰多時，掩殺甚衆，其藏於屋內者，以火焚之。舒保親率馬隊兩路抄殺，共計殺斃燒斃者千餘名，騎馬賊數名，生擒十六名，奪獲大黃旗六十面，大小鎗礮數十桿，刀矛不計其數，步隊追至蔡家坡，馬隊追至馬家集，我軍受傷者七人。初七日，追勦姜家集，而賊已先遁。初八日，追勦薛家集，而賊又由北泰山廟遁。楊家集，此賊之老巢也。舒信率馬隊直前遇賊，所殺數十人，賊乘我步隊築壘未成，左右分撲，賊首張文治以楊家集之資蓄啖擒匪八百人，助其死命。舒保即整隊迎擊於中路，常恩率所部敵其中左一路，唐訓方率訓營敵其中右一路，又分右後兩哨，列營後以防伏，而以唐協和之副營爲接應，左右力敵，賊悉敗潰，惟中路賊勢頗悍，中左稍卻，唐協和躍馬而前，手刃數賊，唐訓方亟麾右後二哨繼進，殺悍賊十餘名，中路之賊亦遂大敗，斬擒五六百名，奪獲無算，復經馬隊兜圍掩殺，斃賊尤多。我軍陣亡弁勇六名，受傷者二十五名。其穀城之賊，自縣城收復以來，經署四川松潘鎮總兵德恩知縣孫福海復於回流灣、古路嘴、盛家塘、冷家集均獲大勝，現於石花街勦辦餘匪，其光化之賊，則知縣書紳督集團勇扼勦於城西元妙觀，又圍勦於城南馬頭山。十一月初二日，收復賊城，賊奔老河口，書紳會合富隆武礮船夾勦，大勝。老河口市鎮亦經收復。一等情前來。臣查該匪自十月二十二日以後，迭受大創，殺斃不下五六千人，光化、穀城二縣漸次肅清，賊膽已寒，我軍益壯，經臣札飭司道隨時曉諭，解散脅從，其有立意抗拒，結成死黨者，嚴飭知府唐訓方等，乘此聲威，速行越境追勦，並由臣官文飛飭舒保、常恩等，即日分途迎勦，一面約會德恩及豫省各軍，三面兜勦，毋令再行他竄。謹將賊匪續獲大勝情形，會同督臣官文由六百里馳奏。至武昌賊勢，十分飢困，上月以來，日夜奔突，夜間尤多，每次逼近長壕，即時轟退，無一竄逸者。其水陸戰勝情形，俟收復城池彙報，合併聲明。

再查水師戰船，上年正月由九江回鄂，經臣陸續咨調湖南船局之船，並歷次所得之賊船，共計大小三百



三十餘隻，新舊弁勇六千五百餘名，除臬司李孟羣上年九月帶赴中路水勇及臣曹材翼上年九月隨時裁汰外，計存船二百五十餘隻，弁勇四千九百餘名，均屯右嘴、沌口，分布南北兩岸。自本年四月火攻漢陽賊艦，先後分撥青山、沙口，仍以老營駐紮石嘴、沌口，以扼大江上下游兩岸，而下游水師迭次分攻九江、田家鎮、廣濟、蘄州等處，派防派勦均形單薄，節經臣籌解經費，委員馳赴湖南船局添造拖罟、快蟹、長龍、舳板等船數十隻，又於四五、六七等月在南添募水勇二千八百餘名，交提臣楊載福添置新營，分布上下游，兵力乃敷調遣。惟查本軍船隻兩年以來，大小數百餘戰，風浪撞擊，大礮震盪，急應修整，以利追勦。各營額設匠役數名，僅可隨時驗補。若遇大修，則工匠不敷應用，卽物料亦多不齊。湖南船局遠隔重湖，往返需時，恐誤防勦。臣與署提臣楊載福悉心商酌，應就近在湖北漢陽上游設立修船廠，由臣委員督率工匠查取船隻之急應速修者，先行辦理。於防勦大局不致曠誤，而異日乘風下勦，不致因船隻待修坐廢歲月，實於軍務有裨。其修船工程統俟事竣歸於軍需項下核實報部，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就近辦理，甚屬妥協。欽此！」（十二月初四日奉）

奏陳官兵克復武昌并分兵迅取武昌縣興國州大冶縣等處事宜疏（十一月二十三日）

竊臣於八月初七日，追勦逆賊石達開，旋卽攻城未下，徒傷精銳。因添募陸勇五千，添建水師六營，水師護軍四營，爲長圍坐困之計。以游擊張寅恭領九營扼青山之要，而以團練四千人伏於村落之外。以參將張榮貴領四營扼守石嘴之要，以團練四千人助之。其長壕各寬二丈，深如之，外護土城，其臣胡林翼五里墩之營，與李續賓洪山之營，繼長增高，日加深濬。其魯家巷之壕壘，高深各二丈餘，以游擊趙克彰等統之。賊之米糧旣斷，信



息難通，直至十月十五日，漸以飢疲，遂於十五、十六、十七、廿二、二十三等日，夜間奔突，冀得一逞。臣等四路營壘，排礮轟擊，每夜必傷賊數百，賊亦無一旁竄者。十月二十六日，臣楊載福率領下游水師七營，並護軍四營，進攻武昌鮎魚套、漢陽南岸嘴賊船。參將王明山守備宋美富，以水師由南岸嘴溯流上擊，把總丁泗濱游擊李濟清，以水師由塘角至黃鶴樓過江，從上下擊。游擊陳金鼇把總易景照游擊周清元，由江之中流直上擊賊之腰。賊之沿江陸壘，鎗礮如雨，參將王明山首先衝入，右手已被火箭燒傷，血戰不退。陳金鼇、周清元繼進，其丁泗濱一軍從上衝入，宋美富、李濟清、易景照繼進，賊不能支，奪燒戰艦共二十餘隻，輜重船三十餘隻。王明山獨奪舢板五隻，丁泗濱獨奪舢板長龍各一隻。先是四月二十八日，火攻之後，僅餘武昌賊船三十號，該逆復於城內拆毀大屋梁木，改造船隻，至是焚燒殆盡，所餘賊艦尚有十二隻。十一月初一至十四日，賊分股各一、二千人出城夜襲我營，均經臣營及李續賓等營擊敗。十五日辰刻，賊分四路各出五六千人，背城決戰。臣令同知邢高魁率訓導李景湖、鄒漢章、都司楊德武、參將朱品隆、都司李續燾等各路迎擊，殺賊一千餘人，奪騾馬六十餘匹，刀矛旗幟千餘件，賊奔入城。臣官文偵知賊勢實已窮蹙，咨會臣等水陸剋期大舉。臣與臣楊載福、李續賓即定水陸合剿之計。於二十二日辰刻，水師則上下夾攻，以六營自上下擊，而以楊明萬之大戰艦為先鋒，以七營自下上擊，而以周清元之大戰艦為先鋒。臣楊載福自行督陣指揮。是日大風揚沙，波濤洶湧，水師乘風破浪，左右轟擊，將賊之攔江鐵鎖斫毀，其贖存戰船，逐一燒燬，片帆不存。賊計已窮，賊飢實甚，乃於巳刻洞開各門。一股由塘角撲青山之營，張寅恭率各營禦之；一股由花園撲石嘴之營，張榮貴率榮字左右兩營禦之；周瑞率安勇橫抄之；一股由八步街繞出五里墩大營，臣令同知邢高魁與游擊葉禾泰率訓導李景湖、鄒漢章、都司楊德武、都司銜金殿安五營禦之；一股由長虹橋直撲五里墩大營，臣令守備胡達萼、徐統恩把總唐飛舞、何慶先、縣丞下銳義五營禦之；一股由小龜山撲洪山之右，一股由賽湖隄撲洪山之左，一股由東嶽廟撲洪山之前，李續賓以參



將周寬世率湘後營，訓導蔣澤灃率湘中營，參將朱品隆率湘前營，剿右路；以國子監典簿蔣凝學率湘左營，游擊何紹彩率正仁營，剿左路；以游擊胡裕發率湘副左營，隨李續賓自帶之湘右營，剿前路；以參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又飛調魯家巷兩營及東南兩湖水師，以為策應。待其逼近，始突起擊之。鏖戰約三時之久，士氣奮厲，賊始大敗狂奔；諸勇乘勝猛追，午時入城，沿街縱殺，火燄騰空，血流徧地，殺斃溺斃燒斃約一萬餘名，生擒偽檢點古又新、賴集興，指揮周宏元，將軍陳得高、鄧世俊、黃開發及軍帥、旅帥、總制、偽典官等五十四人，先鋒黨與八百餘人，當即駢誅，生降四十餘人，均交中軍參將及江夏縣管押，俟訊明是賊是民，分別辦理。其城內應辦安撫事宜，并上年二月死事忠骨，由臣次第清釐，另行奏報。查各路衝出之賊，被我勇攔截，斃無一脫者；而逼溺於湖港，為水陸所感者尤多。惟下游東湖、沙湖、涸處，有躡積屍而鳧水得脫者，武漢既已同日克復，臣即檄水陸各營，并交楊載福、李續賓統率，即夜四更，分三路追剿，期與團練合力，悉數殲除。又探得江西武寧竄匪六千餘人，屯聚興國州境，覘望狐疑，尤應遣將先行勦除，并力斬黃，以冀全境肅清。布政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功績最偉，管帶馬隊參領富新奮勇略先，可否均懇皇上恩施，總理營務最為精密之候選同知邢高魁，可否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其奮勇殺賊，尤為出力之參將朱品隆、張榮貴，可否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游擊何紹彩，可否以參將仍留湖北，儘先補用，并加副將銜。藍翎都司李續燾，可否免補都司，以游擊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訓導蔣澤灃，可否免補訓導，以知縣儘先選用，並請賞戴藍翎。水師參將銜儘先游擊陳金鰲，戰功最著，可否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請賞加勇號。加副將銜儘先參將王明山，忠勇可恃，可否以副將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勇號。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容俟查明，另行保獎。仰候天恩，以昭激勸。所有首先入城陣亡之藍翎千總羅春和，請照守備例卹；藍翎把總會謀績，彭正興，請照千總例卹；藍翎外委劉致祥，外委許鏡清，請照把總例卹；其餘陣亡受傷弁勇，計五百餘名，容再詳查，分別奏咨請卹。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克復武昌省城，由八百里馳奏。』一摺；此股逆賊，負隅日久，經胡林翼激勵將士，前後數十戰，無不克捷，遂將該城克復，逆衆被殲淨盡，辦理極爲得手，自應立沛恩施，以昭懋賞。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並賞給頭品頂戴。總兵楊載福著賞加提督銜，布政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著記名以按察使用。參領富新著賞給副都統銜，候選同知邢高魁著免選本班，以知府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參將朱品隆、張榮貴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游擊何紹彩著以參將，仍留湖北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都司李續燾著免補都司，以游擊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訓導蔣澤溥著免補訓導，以知縣儘先選用，並賞戴藍翎。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胡林翼查明保奏。陣亡之千總羅春和著照守備例議卹。把總會謀績、彭正興均著照千總例議卹。外委劉致祥、許鏡清均著照把總例議卹。」

上諭：「胡林翼奏：『克復武昌府城，出力各員，懇恩獎勵。』等語。參將銜儘先游擊周清元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鼓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參將銜儘先游擊陳金鼐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驍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將銜儘先參將王明山著以副將儘先升用，並賞給拔勇巴圖魯名號。欽此！」

上諭：「胡林翼馳奏：『十一月二十二日，水陸大舉克復武昌省城。』覽奏欣慰，已明降諭旨，將胡林翼等分別加恩。據摺內所敘，有武漢同日克復之語，諒官文當已奏報在途。如果南北兩岸均已肅清，所有水陸各營，自應分撥進剿，即已克之兩城，亦應留兵防守。胡林翼現擬派兵直下武昌縣及大冶、興國等處，並力勦蕪黃，以期肅清全境。當此聲威甚盛，諒此等零星竄踞之賊，不難剋日掃蕩。從此建瓴東下，江西安徽兩省均關長江大局，究應先從何路進剿？近日江西撫建兩府官兵連挫，湖南兵勇雖已克復辰州，而崇通一帶終未一律掃除。今又聞義寧屯匪竄聚興國，是江西待援情形實爲喫重。著官文、胡林翼迅速會商，即將如何分撥，如何酌留之處，妥籌具奏。所有善後安撫事宜，並酌該督撫悉心酌辦。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



知之。○月○日同督部奉軍機字寄

再、臣前在九江時所帶楚勇黔勇口糧均係兵部侍郎臣曾國藩行營糧臺支發，上年正月，率一千八百人回鄂，因攻勦萬緊，又陸續在湖南添募數千人，水師援鄂，復添楚勇數千人，均經奏明聖鑒在案。九月間，又經曾國藩派湘勇一軍，由江西義甯州援鄂，所需月餉，歷蒙皇上飭部籌撥，隨時接濟，惟查楚勇之出省打仗，昉自前安徽巡撫江忠源，因各勇果敢用命，屢著戰功，江忠源亟欲激勵行間，勇糧優厚，計每勇月支給銀五兩，及四兩入錢不等。嗣曾國藩奉旨幫辦湖南團防，以本省鄉勇防堵本省地方，即酌量核減，四年率師東征，較團防章程加增，而視江忠源所發章程，仍大加核減，計每勇一名，日支銀一錢五分，長夫月支銀二兩四錢，自岳州武漢先後克復，勦辦得手，即亦未便議減，此楚勇章程。經曾國藩悉心擬定之原委也。臣到鄂後，仍思核減，以節糜費，惟業經支發年餘，而各勇又均出力，不得不仍前支給，以作士氣。臣受恩深重，值此經費維艱，何敢不力求撙節。無如本年湖北錢米各價無不昂貴，積欠口糧，又多至三月之久，若再議減，實屬不敷食用，合無仰懇聖恩，俯念楚勇尚為得力，所有臣營水陸各軍，仍準仿照曾國藩原擬章程支給，庶該勇等益知感奮，於勦辦大局，實有裨益。是否有當，謹附片奏，請聖鑒訓示。

上諭：「胡林翼奏：『請將隨營勇糧，仍照舊章支放』等語，胡林翼所帶水陸各軍，勦賊尚屬得力，現在該省錢米各價均形昂貴，著準其仍照曾國藩原定章程，每勇每日支銀一錢五分，長夫每月支銀二兩四錢，以示體卹，該部知道。欽此。○月○日奉」

恭謝天恩疏（十一月二十八日）

竊臣猥以菲材，渥膺殊寵，望江漢而未周歲稔，由監司而遽攝封圻，更蒙特假兵符，命之專討，雖戮力已逾



百戰，而頓兵瞬及二年；幸承宸畫之重申，得復堅城於一旦；願恢疆尺寸，方慚奏績之遲；而竭帑鎔銖，尤懷積愆之厚；乃蒙異數，特予隆施；秩晉頭銜，恩若山而滋虞鼇戴；任邀心簡，撫斯土而彌愧鷓鴣；凡茲溫眷之有加，實爲意念所不到。臣惟有力圖蕩掃，勉矢薪勞，冀海宇之安恬，願櫓槍之淨息。進甲士而遍宣德意，俾挾纜則益肅戎行；集寅僚而周示醜恩，庶同袍者咸知鼓舞。

### 卷十三

#### 水陸追勦克復武昌縣黃州府城池仍卽乘勝東下疏（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本月二十二日，武漢同日克復，均經臣等專摺奏報在案。臣胡林翼卽夜檄飭水陸各營，交署提臣楊載福、記名道李續賓總統，於二十三日丑刻拔營，分三路追勦。其由密灣出東興洲一路，則游擊何紹彩守備朱希廣、黃勝日把總何慶先各率所部橫截之，計殺賊四百餘名；其由雞窩、胡家墩一路，則游擊張寅恭守備秦冠鏞、余雲龍把總蕭廷黼從九龔繼勳會同何紹彩尾追，計殺賊一千餘名；其由魯家巷繞出葛店一路，則李續賓自率湘右營湘中營參領富新率馬隊百名，參將朱品隆、周寬世率湘前湘後營游擊趙克彰、胡裕發率奇右副左營都司李續燾率副右營典簿蔣凝學率湘左營分伏道旁，迎頭截殺。二十三日，賊猶在逃，喘息未定，我軍突至於其前，追兵邀擊於其後，賊遂左右亂竄。李續賓等馬步齊出，賊匪自相踐踏，計轟斃殺斃一千餘名，溺斃無算。惟此地形勢遼闊，恐其尙有逃避，卽下令丑刻拔營，乘其驚魂未定，沿途搜殺，及於樊口，賊爭先渡水，急將浮橋燒斷；其未及渡者，又殲四百餘名，淹斃港內者無算。賊已踞武昌，又糾武昌縣城之賊，踞城西之山岡，築其舊壘，以圖抗拒。李續賓令知縣林之華汎弁方寅山各率練勇爲鄉導，夜造浮橋，乘勢攻取，橋成而楊載福之水師已至，游擊李濟清首先焚奪賊舟，用大礮對壘，連環轟擊，賊遂大亂。李續賓率各營以攻各壘，李濟清率水師以攻



城北，并令水勇登岸，以噴筒火箭齊力攻城，隨由北門攀躋而上，李續賓率陸勇由西門殺入，賊即由東南門竄出，適丁泗濱等礮船駛至，對岸橫擊，諸勇又由羊欄湖截殺，追奔十餘里而返，計殺賊三百餘名，奪獲大礮九尊，馬八匹，器械二百餘件，此二十三、二十四日水陸各軍追賊二百餘里，克復武昌縣城之實在情形也。武昌縣對江爲黃州府城，楊載福率水師先於二十四日申刻，將黃州城下賊船盡行焚奪，並破其水壘四座，李續賓令各營於四更渡江，潛伏江邊。二十五日，賊見水師泊岸，不知我陸師之夜渡也，遂於一字門清沅門出二千餘人，撲我水軍，我軍待其離城較遠，伏勇突起，賊衆大亂，不能入城，我軍縱橫衝擊，守城之賊驚惶無措，水師亦繞道上岸，從下游入城，臣都興阿之馬步各軍均同時迅擊，乘勢掩殺，斃賊無算，又追殺二十餘里，計共斃賊一千餘名，奪獲礮位百餘尊，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器械無算，此二十五日水陸克復黃州府城之實在情形也。又據江夏縣太二里團總耆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稟稱：「該里奉札團練設卡，以杜竄逸，於二十四日有竄匪三百餘人，晝伏夜行，薙髮潛逃，經過卡房，該團集衆圍殺，盡數殲除，并生擒武漢管帶水賊頭目，偽二十檢點辛成金、武漢賊目秋官副丞相鍾廷生，偽指揮李積芳、范勝、潘金水、胡新法六名，奪獲金銀裘馬等件，一解送臣營審驗，經臣親自訊問，並傳投誠之人環質，確鑿無疑。臣查辛成金等之賊船業已片帆不返，乃復薙髮潛逃，訊係金田村起事要犯，當於二十八日寸磔梟示，並將賊贓發給團練充賞。又據橫山招賢等里續細縛逸匪二百餘名，解營正法，此二十四日江夏團練獲犯之實在情形也。至武昌縣城逸賊，經富新率各營馬隊於二十四日夜四更東下窮追，又經臣官文添撥巴克坦布馬隊一百五十名渡江，由武昌縣續同進剿，李續賓於二十六日黎明，仍由黃州渡江，率領各營進剿，與國大治即擬直入九江，楚境似可剋期肅清。臣思賊之善守，已成慣技，官軍勦賊每苦遲鈍，待其守定而攻之，則曠日持久，乘其驚懼而取之，則事半功倍，兵貴神速，理固如是。惟臣都興阿之馬隊與臣之水陸各營均欠餉甚鉅，行營未裹三日之糧，而兩日之間，追勦二百餘里，連復府縣



兩城，實皆馬隊將領倡率勇敢，專意殺賊，口不言錢；而記名道員李續賓參領富新等忠勇冠軍，踔厲風發，尤屬可嘉！所有記名道李續賓、參領富新二員，可否仰懇皇上恩施逾格？出自聖裁。其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查明另案獎勵。江夏縣太二里耆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團練殺賊，緝獲竄逸賊渠，可否均請賞給六品翎頂，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武昌汛把總儘先千總方寅山，隨同殺賊獲勝，并隨同克復縣城，可否均免治罪，仍請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出自聖恩。

上諭：「胡林翼等奏：『追勦賊匪獲勝，克復武昌縣黃州府二城』一摺，著胡林翼等乘勝進攻，盡殲醜類，勿留餘孽。除李續賓、富新二員業經加恩外，其在事出力員弁，著胡林翼查明奏請獎勵。江夏縣民張國煜、張國寶、張國清、張國瑞、張國亮、劉昌祺團練殺賊，並獲賊渠，均著賞給六品翎頂，署武昌縣知縣林之華、武昌汛把總儘先千總方寅山，隨同殺賊，克復縣城，均著免其治罪，仍革職留任，以觀後效。該部知道。欽此。」（十月十四日接奉）

再，臣胡林翼之陸營水師營，均交署提督楊載福記名道員李續賓統帶，與江甯將軍都興阿之馬隊乘勝東下，而欠餉已百餘日，行糧無出。臣前奉諭旨，飭四川專濟臣軍十數萬兩，現準川督咨報解三萬兩未到，即令速到，萬難敷衍；且追勦甚速，離鄂漸遠，不待轉運為艱，而得力之兵，又經屢勝，竟虞枵腹。雖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能約束士卒，不致停兵以待，然非有成數大餉，必不足以清積欠，而利遠征。合無仰懇天恩，敕下四川督臣迅將前奉諭旨專撥十餘萬之餉，全數速解，並懇敕下山陝撫臣，除月餉外，陝西加解銀十萬兩，山西加解八萬兩，均宜作速一起全解，專濟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陸營，及臣營精銳之隨同東下者，以利遠征，而作士氣。臣糧臺應改設武昌省城，所有四川、山西、陝西之餉，均祈諭令各督撫臣徑解臣營糧臺，由臣遴員速運勻撥。臣為迅速追勦起見，是否有當，理合片奏，伏祈聖鑒訓示。



再、臣接據署安陸府知府桂茂稟稱：「隨州土匪趙邦璧滋事，署漢黃德道文輝，參將文明統帶馬步兵勇，均由德安進勦安陸郡城，惟都司咸恆把總魯際雲管帶川勇三百名來郡，並無鎗礮，十九日探得隨州官軍獲勝，二十日突有大股賊匪竄入安陸府城，把總魯際雲之勇先已潰散，桂茂與京山知縣裴紹箕籌商進勦之策。等語；臣查土匪起事，原不難於勦除，無如本省兵勇怯懦，文恬武嬉，習為故常，實深憤恨！臣當即派鹽提舉銜丁銳義訓導鄒漢章率千四百人，以中軍參將葉永泰統之，星夜兼程，由沔陽、潛江、沙陽迎頭截殺，又飛飭參將鮑超率所部勇丁，迅即飛赴荊州府，即由荊門州迎擊，務期迅速殲渠解脅，以復安郡，毋使滋蔓！除將失事文武另行查辦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附片馳奏。」

乞蠲緩各屬本年應徵錢糧各項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湖北省本年自夏徂秋，雨澤稀少，各屬高阜田禾，曠乾黃萎，被旱較廣；又江河水漲，以致低窪田地被淹，先後接據該州縣稟報，均經批行藩司，移飭該管道府，督同印委各員，周歷查勘，並將查明受旱安撫大概情形，奏明在案。除最重之襄陽、德安二府，本已受旱成災，復因襄陽縣、隨州均有匪徒滋擾，光化、穀城、棗陽、均州、宜城、南漳、安陸、隨州、雲夢、應山、應城各州縣，或近切賊氛，辦理防勦，或間被賊擾，民情本屬瘠苦，茲更遷徙流離，應將錢漕一律緩征。又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縣，被水受旱，兼之賊擾過甚，請將本年錢漕一律豁免，以紓民困。現已另摺奏懇恩施，並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迭被賊擾，應俟全楚肅清，彙入全省善後案內查辦。鄭陽、宜昌、施南三府，得雨較早，無礙收成。興山縣雖有水患，已在收成之後，且旋即涸退，毋庸查辦外，所有前據黃安、黃陂、孝感、麻城、羅田、漢川、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或因受旱，或因被水，或因水旱頻仍，陸



續稟報，均經委員馳往，會同勘明，由該管道府議稟；除各屬稟內可以照常征收之處，仍即催征，並天門縣多多等十六垸，盧埠、左腦等十七垸，老獅、黑市等八十四垸，花臺二郎等三十三垸，西隄等十九垸，內有收田地照常征收外，實勘得黃安縣受旱日久，西北二鄉之東煙等二十六會，成災十分；東南二鄉之松溪等二十四會，成災七分；黃陂縣麻老宋等共二百二十九會，成災七分；孝感縣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成災七分。又沔陽州本屬水鄉，向不畏旱，邇年因鍾祥縣獅子口潰口，因屢年賊擾未築，致水勢下注，加以本年夏秋之間，雨水不多，湖河皆涸，受旱之甚，從來未有，實勘得張家七里等共四百一垸，成災六分；其餘受旱被淹各州縣，均勘不成災，所有應納本年銀米、隄閘、河費、蘆課、閑丁、租餉等項，請分別蠲緩，以紓民力等情，開列垸區村莊名摺，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議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如遇水旱災傷，例應勘明成災分數，將被災軍民分別撫賑蠲緩，惟庫藏支絀異常，軍餉不繼，實難籌辦撫賑，前已奏明通飭被災各州縣，勸諭殷實富戶，各就災區，隨地周濟，妥籌安撫，已據各該州縣稟報遵辦，是災民糊口有資，不致流離失所，毋庸動項撫賑，第成災之區，顆粒無收，困苦異常，實堪憫惻，其勘不成災各處，亦皆耕獲失時，收成歉薄，且逼近賊氛之地，辦理團練堵勤，按田捐費，民力頗形拮据，自應分別豁免蠲緩銀米，以廣皇仁，而示體恤。除擬緩本年漕糧，現已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十分之黃安縣西北二鄉，例得蠲免銀米十分之七；成災七分之二鄉，例得蠲免十分之二者；念該處屢次越境勦賊，民力窘艱，萬分連蠲贖本年新賦銀米，全併豁免。成災七分之黃陂縣麻老宋等二百二十九會，孝感縣之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應征本年銀米，各照例蠲免二分。成災六分之沔陽州張家七里等共四百一垸，應征本年銀米，照例蠲免一分；蠲贖銀米及例不併免漕米，並孝感勘不成災之觀善、尚文等八十二會。又逼近賊氛，並受旱被淹較重之麻城縣東北鄉七十三區，羅田縣平鄉、粟子坳等多鄉，下臺寺、奉鄉、七里牌等六十區，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三垸，販鍾祥縣蕭家店、龍山觀、楊林寺一百九十村莊，京山縣高家、鴨山等一百一十七團，潛



江縣楊湖、崔家等七十八垸，天門縣關廟、多多、盧埠、左腦、老獅、黑市、花臺、二郎、西隄等各垸內較重之區，江陵縣洪化橋、龍隄等三百五十一垸，公安縣毛一、赴一等二十里、石首縣一都、九嶺等四十一坊垸，監利縣永固等並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二百三十五垸，松滋縣中二等八都甲、枝江縣上百里等二十洲垸，荊門州七里等二百七十四區，各應征本年新賦錢糧、南米、隄閘、河費、閒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來年秋後；成災者分限兩年帶征，未成災者統限一年帶征。又受旱被淹次重之漢川縣花林、甲廠等十四畝垸，潛江縣之鄉東等十一垸，監利縣之張家等三十五垸，松滋縣之下三等四都甲，各應征本年南米，照常征收，請將本年新賦銀兩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又公安縣之赴一等四里、監利縣之六合等四十八垸，各應征本年新賦銀兩，照常征收，請將本年南米，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其有武昌等衛被水受旱已未成災軍田，應蠲緩銀米，均照屯坐各州等一律辦理。再漢川、江陵、公安、石首、監利等五縣，本年壓征咸豐五年蘆課，或因被水蘆根浸泡腐爛，或因乾旱太甚蘆葦未能長發，所有壓征銀兩，一併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又本年被災各屬內，有咸豐三、四、五等年並節年因災緩征銀米，本年應復請展緩之處，並本年新賦照常征收之處，有因收成稍薄，請將帶征銀米遞緩者，因咸豐三、四、五等年，應行蠲緩銀米，楚北省垣迭次失陷，文案被焚，未經查辦，前已奏明，俟楚境肅清，勒限辦理，是以本年被災各屬，僅就本年水旱輕重情形，分別蠲緩之處辦理，其有應請遞展，並征新賦而請遞緩帶征者，應請如前奏，俟楚境肅清查辦，除飭取被災各屬災分頃畝冊結，照例題報外，所有勘明受旱被水成災分數，及勘不成災輕重情形，擬請分別豁免蠲緩錢糧南米等項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係因武漢軍務緊急，司道相距均遠，又兼襄陽隨州匪徒滋事，竄擾無常，各屬文報道路梗塞，駁查往返，實難依限彙齊辦理，例限已逾，災務重大，謹飛章由驛五百里馳奏，合併陳明。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再、江夏漢陽二縣，本年受旱情形，原次於襄陽德安等府；惟二縣爲武漢首邑，賊匪久踞，蹂躪較他處更甚，遷徙流離，農業多荒，直至本年三四月間，始陸續旋里播種，又值旱災，秋成失望，低窪之處，復被水淹，實屬困苦異常，而同鄉士民，恨賊滋擾，義憤常伸，六七月以來，官軍長圍困賊，修築壕壘，悉皆踴躍從公，甚資其力，以息戰士，雖酷暑烈日，無一告勞，猶復力辦團練，堵勦竄匪，昨於武漢克復後，細獻偽丞相偽檢點將軍數逆首解營訊明正法，不使罪惡昭著之犯，倖逃羅網，其幫同官軍隨地圍擊臨陣殲斃之賊，不下二千餘名，是該二縣士民，於顛覆流離之餘，益矢同仇敵愾之志，實屬深明大義，允宜渥沛恩施，用示體恤，而昭激勸，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江夏漢陽二縣，應納咸豐六年錢糧漕南二米等項，一併豁免，以廣皇仁，而蘇民困，其有咸豐三、四、五等年因賊滋擾，並水旱歉收，應行查辦蠲緩各款，仍照前奏，俟楚北全境肅清，再行辦理，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再、漢川縣屬官軍立營挖壕，不及栽插地畝，前經臣官文示諭蠲免上下忙錢糧，其新溝至曹家河一帶，踐踏各處蠲免上忙錢糧，以示體恤，在案。嗣據代理漢川縣知縣曹福增詳稱：「該縣向來完納地丁章程，戶柱應完二錢以上者，方剖上下忙分完，其一錢及一錢有餘之戶，歸上忙全完，一錢以下及分釐小戶，統歸下忙完納。今僅免本年上忙，該小戶未免虛邀惠澤，應請免分上下忙，一概歸入上忙造報蠲免，俾貧苦小民均沾實惠。」等情，造具蠲免戶柱銀米數目清冊，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詳請附奏前來。臣等覆核無異，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漢川縣因立營挖壕，不及栽插地畝之田正秀等一百二十四戶，應納本年正銀二十四兩七錢七分一釐四毫，悉予豁免；又新溝至曹家河一帶，因踐踏之大戶吳延等一百三十四戶，應納本年上忙一半，銀二十三兩一錢三分九釐五毫，悉予豁免；其餘下忙一半，與南米均歸下忙照常啓徵。又小戶周月明等一百四十三戶，歸入上忙，共免銀六兩五錢四分六釐九毫。又更名錢糧漁銀之大戶張意元，趁二十一戶，應納本年上忙一



半，銀一兩一錢三分二釐四毫，悉予豁免；其餘下忙一半銀兩，仍歸下忙照常啓徵。又更名錢糧漁銀之小戶胡之邦等七十戶，歸入上忙，共免銀三兩六錢一分二釐九毫。又蘆課錢糧，例不分上下忙完納之張光璽等四十八戶，共銀四兩三錢一分八釐六毫，亦悉予豁免。總共免銀六十四兩五錢二分一釐七毫。又並田正秀一百二十四戶內南米三石一斗六升九合五勺，理合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 乞緩徵被災各屬本年漕糧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道光二十七年，準戶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在案。查湖北省本年自夏徂秋，雨澤稀少，各屬高阜田禾，曠乾黃萎，被旱較廣；又江河水漲，以致低窪田地被淹，除最重之襄陽、德安二府，本已受旱成災，復因襄陽縣、隨州均有土匪滋擾，光化、穀城、棗陽、均州、宜城、南漳、安陸、隨州、雲夢、應山、應城各州縣，或切近賊氛，辦理防勦，或間被賊擾，民情瘠苦，茲更遷徙流離，應一律將錢漕緩徵，以紓民困。又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縣，被水受旱，兼因賊擾過甚，應納錢漕，另摺奏懇豁免。並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或迭被賊擾，或尙爲賊踞，應俟楚境肅清，彙於全省善後案內查辦。鄭陽、宜昌、施南三府，得雨較早，無礙收成；興山縣雖有水患，已在收成之後，且旋即涸退，毋庸查辦外，所有前據黃安、黃陂、孝感、麻城、羅田、漢川、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或因受旱，或因被水，或因水旱頻仍，陸續稟報，均飭據印委各員，馳赴各州縣地方，勘明被淹受旱情形，分別輕重，議請蠲緩銀米，開造區圖村莊名冊，經該管道府核轉，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具詳請奏前來；臣等覆加查核，本年被水受旱田地，僅黃陂、孝感、沔陽、黃安等四州縣，勘明成災，其餘



各屬均屬勘不成災；至被水各屬，內有監利縣積淹及江陵監利二縣挖厭田地，應完糶糧，係於道光二年十年先後奏奉諭旨，准其緩徵，現尙未能復業，應仍照案計緩，所有勘明黃陂、孝感、沔陽、黃安四州縣成災，及勘不成災各州縣被水受災各田地，或係低窪水漲即淹，或處高阜難以灌溉，除擬豁免蠲緩錢糧南米等項另行具摺辦理外，合無仰懇天恩，准將受旱成災七分之黃陂縣麻老宋等二百二十九會，孝感縣尚義等一百二十會，成災六分之沔陽州張家七里等四百一垸，並勘不成災之孝感縣觀善、尚文等八十二會，羅田縣平奉多三鄉，栗子昌等六十區，潛江縣楊湖、崔家等七十七垸，天門縣關廟多多、廬埠、左腦、老獅、黑市、花台、二郎、西隄等垸內較重之區，江陵縣洪化橋、龍隄等三百五十一垸，公安縣毛一、赴一等二十四里，石首縣一都九嶺等三十六坊垸，監利縣永固、六合等二百四十六垸，並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松滋縣中二等八都甲，荊門州七里等二百七十四區，各應徵本年糶糧，均緩至來年秋後，成災者分限兩年帶徵，未成災者統限一年帶徵。至咸豐三、四、五等年，應行蠲緩糶糧，因鄂垣迭陷，文案被焚，前已奏明，俟楚省肅清後，勒限辦理，是以本年被災各屬，僅就本年水旱輕重情形，分別辦理，所有議請緩徵糶糧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此案係因武漢軍務緊急，司道相距均遠，又兼襄陽、隨州匪徒滋事，竄擾無常，各屬文報道路梗塞，駁查往返，實難供限彙齊辦理，例限已逾，災務重大，謹飛章由驛五百里馳奏，合併陳明。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 查勘襄陽德安府屬災歉情形乞緩徵錢糧各項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湖北各屬咸豐六年自夏徂秋，曠乾日久，受旱情形，襄陽、德安、安陸三府爲首重；安陸一府，間有濱臨湖河地方，尙足稍資補澆，已照各屬稟報，彙入應蠲應緩徵案內彙辦外，所有襄陽、德安二府各屬，先已分別



輕重，將應行徵緩之處，具稟到司，係屬照例辦理；惟襄陽隨州地方，均有匪徒滋事，穀城、光化、均州亦被波及；鄰屬居民，或逼近賊氛，流離播徙，或猝不及防，已被搶掠；又或互相團練，自衛村莊，富者出資，貧者出力，蓋藏之家，亦因此隨時散發，小民當早魃為虐之後，秋收失望，本已困苦顛連，茲復兵燹驚惶，難安農業，失所貧民，悍者藉口被災，勾結為匪，懦者轉移遷避，覓食四方，體察情形，糧賦勢難徵收，雖各屬稟報，原有酌量可徵之處，該地方官亦因軍餉支絀，不敢不覈實稟明，惟德郡五屬，若據各屬稟報，分別蠲緩，應徵銀米，數已無多，襄郡七屬，若據襄陽、宜城、南漳各縣稟報，應緩之數，已多於應徵之數，棗陽、均州、光化、穀城，則賊匪散竄，勦捕喫緊，防堵正嚴，鄉民大半播遷，各州縣自稟報被旱之後，雖續報得雨，而節候已遲，補種不及，各地方官多帶領兵勇防勦，未能確勘覆稟，現當緩輯災黎之際，必須以安貧為保富之策，臣等悉心籌議，以上二府，現在情勢，亦難開徵，且與其有收徵之名，可徵者仍屬寥寥，不若一律展緩，以示體恤。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具詳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德安府屬之安陸、隨州、雲夢、應城、應山，襄陽府屬之襄陽、宜城、棗陽、南漳、光化、穀城、均州各縣，應徵本年錢漕，除上忙地丁已徵在庫者，先飭各屬勒限開摺報明，以杜侵漁外，其未徵銀兩，一律緩至咸豐七年秋後帶徵，仍俟勦辦事竣，將應行蠲免豁免之處，照例勘定成災分數，另行題報，其屯坐各屬軍田，亦一律照辦，庶幾被脅窮黎，咸知解散，各鄉團練，更奮辛勤，仍嚴密查訪，如有不肖官吏，私徵苦累，立即嚴參治罪，總期實惠及民，以仰副聖主痾瘼在抱，垂念民瘼之至意。除應行賑撫事宜，已經奏明勸諭殷實富戶，各就災區，或酌借米穀雜糧，或分次平糶，現在全行緩徵，則有餘之家，更可勸令貸濟貧民，是於緩徵之中，兼寓賑恤，仍督令地方官妥辦外，所有襄陽德安二郡錢糧，擬請一律緩征緣由，理合恭摺馳奏。

查勘德安府屬旱歉情形請乞緩徵本年漕糧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楚北各屬，咸豐六年自夏徂秋，曠乾日久，其受旱情形，襄陽、德安、安陸三府爲首重，襄陽一府向無糟糧，其錢糧南米及安陸府屬之天門、潛江均經另摺辦理，德安府屬隨州地方現有匪徒滋事，鄰縣居民或逼近賊氛，流離播徙，或猝不及防，已被搶擾，又或互相團練，自衛村莊，旱災之後，加以兵燹，體察情形，糧賦勢難徵收，現當勦撫並行，必須以貧爲保富之策，臣等悉心籌議，與其有徵收之名，可徵者仍屬無幾，亦復難期踴躍，不若全行緩徵，用示體恤。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會詳請奏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德安府屬之安陸、雲夢、應城、應山、隨州五州縣應徵本年糟糧一律緩至咸豐七年秋後帶徵，以廣皇仁，而示體恤。其已徵在倉者，仍飭司道轉飭各州縣據實開摺報明，以杜侵匿，並一面嚴密查訪，如有不肖官吏私徵苦累，立即嚴參治罪。謹按此疏於十二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 卷十四

###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查湖北軍務不飭，已歷五年，無論賊匪之多寡強弱，而聞警先警，接仗即潰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恥；推求其故，則以將領不得其人，紀綱不立，而是非不明也。深思紀綱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則誤於使貪使詐之說，不知己則先爲貪詐所使，而曰吾能使貪使詐也，豈不謬哉？本省既無得力之兵將，而川、楚、河南勇目之黠桀者，糾合無賴，隨營投效，以一報百，以百報千，冒領口糧，交綏即潰，所投不合，又顧之他國家之帑項，至爲艱難，而徒以供無賴之欲壑，以此殺賊，猶北轍而南轆，勢必不可，至遣散不得其方，則相聚爲盜耳。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將有不可思議者矣。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並不擇將。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領，結網者，不挈其綱，是焚之也，將自斃矣。督臣官文上年受事以來，收集兵勇，力加整



頓，得力尤在馬隊之忠勇，能使三軍之士，風氣爲之一變。查有前任湖南臬司降補知府魁聯，久任寶慶、衡州、岳州等處，捐解私囊，養士募勇，已歷十年，其志趣公忠，迥非庸俗可及。經督臣官文派充總理營務，伉直明決，知無不言，釐剔弊端，獨任勞怨，實爲湖北軍務必不可少之員。目下力疾從公，尙難羈以職守，惟馬隊及各營之精銳，必應迅速進取，而湖北本省餉少勇多，冗雜不治，不戢自焚，後患方大，急應裁汰浮僞，簡鍊精銳，可否敕下魁聯幫辦湖北南北兩岸水陸營務事宜，責成一例簡汰，該員曾任三品大員，應否賞給三品卿銜，以重事權之處，伏候聖裁，非臣所敢擅請。至湖北綠營兵丁，怯懦若性，正額虛浮，軍政營制，蕩然無存，而其虛糜錢糧如故也。現署提督楊載福才識嚴明，如可假以二年，必能整飭，惟東征事急，水師無可專委之員，容臣再行詳思訪舉，另摺奏聞。此爲兵事急應整飭之要。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爲荆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旣搖，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帑因而虛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爲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岳鄂，均以此爲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鬪者，先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府，而漢陽則可通入府也。臣查歷年湖北之失，在於漢陽並不設備，江面無一水師，下游小挫，賊遂長驅直入，束手待斃，莫可如何。前車之覆，殷鑒不遠。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餘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時有折衝千里之勢。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固可銷除隱慝，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僅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替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疊，無半年不小修之船，亦無一



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或疑武漢兩城，公廨私廬，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愚以爲非是，紛冒藍纓，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此武漢宜急設防練兵之要。湖北莠民之從賊者，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臣於臬司任內，由岳州駐崇陽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戶細斬三千人，未及畢事，而馳往九江矣。兵至爲民賊來從逆，及今不治，終必爲亂。治之之法，兵勇搜捕，不僅徒滋擾害，亦且事久無成，惟有保甲清查，戶族細獻，分別斬釋之法，然而牧令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行，害且滋甚，其已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吏惰民驕，其未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匪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卽如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迭次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而終必害於國計。又查積年以來，每遇歉歲，官吏私收，而恩旨蠲緩者，實惠不及於民，則有所謂挖征名目，又有所謂急公名目，無一非蠹國病民，飽丁胥之慾壑，而肥官吏之私囊，實堪髮指！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而官不問；凡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而官不問；詞訟案牘，病生積壓，盜賊奸軌，弊在因循；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厝火積薪，更切隱憂。又如軍餉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捐輸牙帖釐金，以資小補，報捐則有踈堂費見之費，牙帖則有勒索之費，釐金則有私設之費，其所繳於公者薄，其所取於民者厚。臣受事以來，迭次特參，均蒙恩旨俞允，在國自有刑章，在臣亦甘爲怨府，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貪非難，而求才爲難，前者劾去後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賊擾之地，官缺久懸，觀望不前，所在皆是。臣愚以爲必應嚴禁官場應酬陋習，與羣吏更始，崇尚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



則下可自贍，責以廉潔而無辭；風尚必使先趨於正大，官所好，卽羣吏所瞻，不煩董戒而自變；目下情形，州縣尙懸缺待人，可否敕下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地方吏治，是臣專責，容臣次第清理，分別委署，如果試驗有效，才具出衆，卽行奏請試署，以期實濟，而利民生，此吏治急應整飭之要。以上三事，是湖北之先務，其餘應辦事宜，容臣隨時奏請恩訓，刻下武漢甫經收復，人或以爲已治已安矣，而臣之所憂方大，如以爲已治已安，則前此固已收復二次矣。况江西腹內七府，尙淪於賊，與四年之僅失九江者，情形迥異。江西之腹內，均與武漢唇齒相依，旁軼橫出，又不僅九江安慶爲足慮也。未收復之先，事勢極難，而文武尙有懼心，收復之後，布置尙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飾之習，久在聖明洞鑒，不揣愚昧，直陳於聖主之前，可否敕下廷臣，核議準行，理合繕摺附驛以聞，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奏陳收復大冶興國等州縣水師迭次大勝江面肅清疏（十二月十五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克復武昌縣城，二十五日，克復黃州府城，均經臣胡林翼具奏在案；二十六日，李鴻賓仍由黃郡南渡，兼程而進，會合富新巴克坦布及臣營知府邢高魁所派各軍，進勦大冶。該縣本無城池，賊難竊踞，知縣岳屏環率所練團衆，會合我軍，搜斬餘匪，卽日兼程直趨興國，圍攻州城。先是臣胡林翼於九月內，商同南撫駱秉章，派道員王鑫督其舊部，並新募之勇，已由巴陵、臨湘、通城、崇陽，勦賊迭勝，肅清餘匪。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駐軍通山，辦理團練，已預斷賊之後路，而李續賓又以屢勝之軍，馬步齊攻，未及一時，賊遂不支，開城而出，且戰且走，我軍卽乘勢而入，殺斃轟斃及自相踐踏墮城而斃之賊，約一千餘名，餘賊冒死而逃，遂將興國州城克復。以知府邢高魁領軍駐此，搜伏辦團，兼辦保甲，窮治土匪，李續賓隨會督馬步，並調臣營精銳，由江西瑞昌一路追勦，直達九江。此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收復大冶興國鄂省南岸前後各州縣，均已肅清之實在情



形也。臣楊載福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克復黃州，是夜四更，即率水師下駛；二十六日申刻，行抵蘄州，城小而賊力亦單，楊載福計陸師之至，必須稍緩，是可計取而速得也；隨派正後營易景照新右營丁泗濱攻城，賊以陸師未至，出賊三百餘人以拒我師，我師登岸擊之，丁泗濱陣斬騎馬賊目一名，奪乘其馬，直前衝陣，易景照繼之，殺斃先鋒悍賊二十餘名，賊仍入城拒守；楊載福於三更後，飭令正後新右兩營人持火器火繩，分赴上下游登岸排列，若陸軍之上下夾襲者，火光環布，列炬如星，而以十餘營水師從中路對城轟擊，未及黎明，賊已遁走，斬殺頗多，遂復蘄州。其時署蘄水縣知縣劉縉、蘄水紳士郭時郁、郭用中等之團勇，連日殺賊，亦將蘄水縣城同日收復。二十八日，水師由武穴下駛，至廣濟縣屬之龍坪，遇賊戰船六十號，揚帆上犯，橫列江面，以拒我師。臣楊載福令丁泗濱、萬化林等營左右抄擊，令王明山、李濟清、張啓基等營中流轟之，賊不能支，回舵下竄，我軍尾追，且擊且燒，至二塘口，已沈燬賊船三十餘號，初更始行收隊。二十九日午刻，至九江，見城下泊賊船五十餘號，對岸小池口亦泊二十餘號，其輜重船則兩岸約三四十號，又於江岸護以礮壘。臣楊載福令丁泗濱、萬化林兩營從中流衝下，復轉舵而上，以抄攻兩岸賊船之尾，王明山、易景照兩營分擊其腰，李濟清、張啓基兩營迎擊其首，餘營則上下截擊，我軍既已三面環繞，擊斃淹斃之賊無算，賊遂棄船入壘，以火箭噴筒相拒，我軍并力以攻其壘，賊又棄壘入城，賊之戰船輜重船遂悉爲我有，除焚燒不計數外，正後營又獨獲長龍二隻，舢板二隻；副前營又獨獲長龍一隻，舢板六隻；正中營又獨獲舢板三隻，副左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長龍二隻，舢板一隻；正右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快蟹一隻；正前營又獨獲大拖罟二隻，長龍一隻，舢板十隻；正左營又獨獲舢板二隻；新右營又獨獲長龍二隻，舢板九隻；副中營又獨獲長龍三隻，舢板五隻；九江以上之賊船，又已片帆不返矣。十二月初二日，臣都興阿以其馬隊大捷於曹家河，克復黃濟，此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初二日，水師馬隊攻復蘄州、蘄水、廣濟，又水師大捷於九江，奪獲賊船，肅清江面之實在情形也。是役也，臣胡林翼於克復省城之夕，將水陸各軍均交楊



戴福及李續賓，卽夜下勦，竄賊本屬無多，創敗之餘，喘息未定，下游守賊，及武甯竄踞興國之賊，亦猝不及備，驚惶駭潰，望風而逃。都興阿以馬隊分布兩岸，追斬迅捷，楊載福率領水師，踔厲風發，焚奪尤多。楚境江面一律肅清，兩岸均已粗定，惟須窮治從亂之莠民，撫馭瘡痍，整飭吏治，乃可善後。至江西七府，均陷於賊，有數萬之兵，無一日之餉，其兵力則以鄂省四月所撥援軍爲強，然亦積欠數月之餉矣。其餘則欠餉更鉅，曾國藩於十月內密約臣等以「武漢克復，速派水陸各軍，先攻九江，以期批亢擣虛，而內湖水師，亦期迅速會合」等語。臣思兵行如水，隨地異形，緩急情形，難以險度。武漢黃三府甫經收復，應辦事宜，頭緒紛繁，勢難卽置省垣於不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隨州土匪已定，臣又檄飭參將鮑超改由北岸直趨小池口，以瞰九江之對岸，而統歸都興阿節制，必可得力。至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擇尤另案彙保，出自恩施逾格，以昭激勸。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上諭：「所辦甚屬得手，楚境沿江，業已肅清，仍著官文、胡林翼等飭督各軍，迅卽乘勝攻克九江府城，以扼江面，而圖進取。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准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臣思吳楚兵政之要，必在精選水師。南服之利在舟楫，猶北方之利在車馬，因地制宜，古今不易。查五年春初，水師回駐武漢，戰艦無多，力扼上游，岌岌不保。經湖南撫臣駱秉章督飭船局礮局，設法補救，盡力籌謀，水師得以復振，其保全東南大局，則湖南之功爲大。計湖南紳局新造船隻，配帶礮位軍械，除分給臬司李孟羣及陸續損缺更換遣回不計外，實交臣營大小戰艦三百餘隻。自五年春截至六年冬止，湖南官局實運火藥四十萬三千三百二十觔，大小礮子一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觔，擡鎗、鳥鎗、火箭、火礮、噴筒、鑼鍋、帳房、刀矛、旗幟，及一切應用器物，爲數亦復不少，均係官紳董辦。所有湖南總局司道大員、紳局委員，勤勞數載，力全大局，臣系隔省，未能詳察，可否敕下湖南撫臣擇尤保奏，以勵前勞，而期後效。出自皇上天恩。又查水師器用，利在礮位，自五



年二月至六年三月，臣等以其小礮敵賊，大礮血戰，經年終不能制賊之死命。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粵東頭起二起夷礮二百尊到鄂，遂於二十八日配帶礮位，乘勢下攻九江，賊衆披靡，所向克捷。秋冬以來，所請六百尊夷礮，陸續運齊，自武漢至於九江，前後賊艦數千，均已片帆不返。則又兩粵督臣葉明琛購運夷礮之力也。夫器械不精，卒以予敵，是夷礮得力，必應再爲購運，以利東征。更須嚴禁將備，勿假利器，勿借寇兵。臣胡林翼與楊載福疊次申傲，一年以來，大小百戰，均無損失。惟查前請夷礮，僅止六百尊，配搭各省銅鐵礮位，膛口較小，不能摧堅及遠。且臣細察江面形勢，四時風信，武漢以上，江面尚狹，利用小艇；潯皖以下，江面稍廣，利用鉅艦。春夏風和，利用小艇；秋冬風勁，利用鉅艦。是船礮之大小，亦必因時因地而斟酌損益之。除三百觔夷礮現已足用，暫緩購運外，應請敕下兩廣督臣再購四百觔以上夷礮三百尊，五百觔以上夷礮二百尊，六百觔至七百觔夷礮二百尊，八百觔以上五十尊，千觔至一千五百觔夷礮五十尊，共計八百尊，均期七年春夏，由湖南轉運武昌。臣即將各營銅鐵小礮更換，實於征勦吳皖，大有裨益。又查武漢黃三府甫經收復，楚境大致肅清，而人民商賈，尙未復業。臣胡林翼現於武昌設局籌辦軍需，凋敝之餘，物力艱難，尙不足以供給東征水陸之用。應請敕下四川、陝西、湖南督撫臣，仍遵前奉諭旨，四川月解火藥三萬觔，加請月解火繩三萬盤，月解鳥鎗、擡鎗、鉛子各一萬觔。陝西月解火藥三萬觔，加請月解火繩三萬盤，月解鳥鎗、擡鎗、鉛子各一萬觔。湖南月解火藥三萬觔，加請月解生鐵熟鐵合膛礮子十萬觔，則水陸利用，軍行無阻，出自天恩逾格，謹附片陳奏。

謹按片內所請解礮奉旨諭令廣東、四川、陝西、湖南各督撫遵辦。

上諭：「湖南省自曾國藩統師東下，卽籌備船礮，接濟大軍，甚資利用。其經費均由在局紳士捐辦，業經駱秉章奏請獎勵，降旨加恩。茲據胡林翼奏：『上年春初，水師回駐武昌，漢陽戰艦無多，經駱秉章督飭船礮各局，設法補救，水師得以復振。』其接濟胡林翼軍營戰艦，有三百餘隻，並運解火藥礮子及一切軍械，爲數甚



多，均係該省官紳董辦，實能盡力籌謀，不分畛域。所有湖南總局司道大員，並紳局委員，前次未經保奏者；著駱秉章再行擇尤保奏，以獎勤勞。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布政使銜記名道李續賓，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欽奉上諭補授安徽安慶府知府，並準吏部給發文憑，因其時管帶湘勇，轉戰攻勦，未能赴任，暫將文憑留於營次。臣查李續賓統帶各軍，廉正忠勇，才力可以獨當一面，實江楚數省最爲得力之軍，賊所深畏。前於克復鄂城後，即夜拔營下勦，旬日之間，連復郡縣數城，肅清楚境，亟應乘勝東征，一時必難到任。且該員業奉諭旨記名，以按察使用，可否先開安慶府員缺，伏候聖裁。除將原領文憑送部查銷外，理合附片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將帶兵大員，先開本缺。』等語；著即開缺。所遺安徽安慶府知府員缺，著馬新貽補授。欽此。」（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奉）

再，十一月二十二日，克復鄂城，即夜四更，派兵下勦，其陣亡弁勇，未及詳悉查報。茲查水師副左營守備銜藍翎千總羅光台，藍翎外委湯日照，胡有才，副中營藍翎外委彭其志，外委朱載光，陸師外委留致祥，俱係克城之時，力戰捐軀。又黑龍江鑲藍旗甲兵依慶額，查係八月初三日在魯家巷打仗受傷，至十四日因傷身死，均堪憫惜！可否一併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出自天恩。除仍飭各營確查，陸續請卹外，理合將查明之羅光台等七名，先爲附奏。

硃批：「羅光台等均照所請，分別從優議卹。欽此。」（同日奉）

卷十五

恭謝恩賞各物疏（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伏念臣濫膺疆寄，兼領兵符，報稱未及乎絲毫，栽培已侔乎覆載；茲復時當元日，賚錫九天，箕疇衍慶，龍章舒寶墨之輝；義冊徵祥，象緯發瑤函之瑞；飾垂組繡，欣脫劍於虎賁；用薄泉刀，擬銷鋒於犢佩；重以絳果珠圓，經傳上味；瓊央玉屑，品藉延齡，橘和楚臣之頌，偕飴蜜以逾甘；棗賡雅之篇，登豆籩而彌貴；領上方之糗餌，迥異傳餐；蓐食之時，飲聖澤於醍醐，不忘視影花磚之候；臣惟有益加黽勉，刻勵驚駘，俾三軍共感恩慈，使闔境咸登仁壽；進天保升恆之祝，用敷錫厥庶民；維日用飲食之經，尙克自求多福。

奏陳土匪竄擾滋蔓請將勦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疏（正月二十

五日）

竊查襄陽土匪，竄撲均州，旋竄房縣情形，經臣官文附片奏報在案；嗣據武昌鹽法道常恩稟報草店、孫家灣敗匪二三千人，分三路竄入房縣，該道督率所部各營會同署四川松潘鎮德恩參領舒保馬隊分路跟追，自均達房萬山之中，路惟一線，該道以木石堵塞隘口，雖以得力馬隊亦難馳騁自如；我軍設法度越，緩不濟急，署房縣知縣金玉堂督勇於火燒寺堵禦，山徑分歧，該匪已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襲踞房縣，並分股於東浪地方，憑險抗拒。十二月初六日，馬步各軍攻克東浪，擒捕匪高正果等。初九日抵房縣北門外紮營，賊由東北門蜂擁來撲，馬隊迎擊，賊退入城。初十日黎明，賊復來撲，德恩督兵迎敵，舒保帶馬隊分途夾擊，賊始大敗；常恩督勇尾追，生擒偽檢點熊國才等二十一名。十一日，探悉賊目張二瞎子分股竄馬驛地方，其高二先、張老六一股，仍踞縣城，當即會商進剿。十二日，至北關外渡河，將房縣城池收復，賊由西門敗走。十三日，探賊已於十一日竄陷竹山縣。十四日，賊又分陷保康縣。十五日，常恩等追至塘灣地方。十七日，進攻竹山，戰於七里坡，逆衆奔潰，斬獲尙多，生擒三十四名。十八日，移營火山峽。二十日，署陝西延綏鎮總兵龍澤厚領兵一千一百餘名，由鄖陽來會。二



十一日，攻破南關賊營。二十三日，渡河攻龍背山之賊。二十四日，賊以大股出北門來撲，我軍力擊之，賊敗回城。是夜四更，賊由西門遁走，收復竹山城池，並分路追擊十餘里，賊分竄白鶴塢、漁口、郭家洲。二十八日，漁口郭家洲之賊，竄竹谿、泉河、白鶴塢之賊，竄鐵峪河，我軍分路截擊，勝之。正月初二日，泉河之賊，回竄竹山縣之泥溝。初三日，我軍以馬步分擊，勝於白河口，又勝於王家河。初八日，偵知賊踞房保連界之茨坪。十一日，進抵保康之柳楊鋪，間道勦之，獲勝。十三日，我軍冒雪由珠藏洞而進，登山擊之，以少禦衆，擒斬千餘，內有黃衣賊目一名，搜出朱中立印記二顆。其竄陷保康之賊，則署保康知縣方兆科，署保康汛守備熊運泰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將縣城收復，賊竄縣屬歇馬河，復合竹山房縣之賊，於正月初七日分竄宜昌府屬之興山縣城，經知縣孫寶田游擊劉廷麟旋即收復。荆宜施道莊受祺派守備盧又熊率勇六百，由宜昌北路徑赴興山進勦，飭候補知州李光榮率勇千名，由宜昌南路進勦。盧又熊之軍與賊遇於當陽，斬擒頗多。李光榮之軍距宜昌府城四十五里，未與賊遇。正月十七日，賊遂陷宜昌府城。此常恩等督軍追勦房縣竹山，而賊匪分陷保康興山，復陷宜昌府城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襄陽土匪，前經舒保馬隊及知府唐訓方等剿辦得手，該司道等因餘匪未靖，以唐訓方之一千二百人留守襄陽，防其竄入豫境，而常恩自率大軍追賊。當賊在襄陽勦敗之時，常恩誤信黠賊馮二典緩兵之計，按兵三日，待其投誠，遂使窮寇得志，勢成燎原。計襄陽匪徒起事以來，所過州縣，輒多失守，惟署均州知州升用同知直隸州吳詞仲，日夜堅守，多方抵禦，力挫賊鋒，不愧守土之職。分可否仰懇天恩，以同知直隸州遇缺儘先補用，並加知府銜，賞換花翎，以昭激勸。至已被賊擾之失守文武，查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駐守房縣左營游擊文□□，城守千總鄧□□，竹山縣知縣湯□□，署竹山協副將揀發參將佛爾□□，署保康縣事揀發知縣方□□，署保康縣汛守備千總熊□□，署興山縣知縣孫□□，宜昌左營游擊劉□□，雖因出城堵禦，旋即收復，究屬防範不力，均應請旨革職，責令實力防勦，以觀後效。署宜昌鎮總兵督標中軍副將景□□，知府阮□□等，並房縣竹



山、保康、興山、宜昌各城文武，應俟查明，另摺參辦。再查賊在均州時，護鄖陽鎮總兵揀發參將阿口口，督兵往勦，使其迅速迎擊，常口等亦迅速追勦，前後夾攻，撲滅自易。何至縱賊入山，任其滋蔓？雖稟報擒斬頗多，而三失縣城，又連陷興山縣、宜昌府城、蜀道中梗，荊州亦震，實屬追捕不力。應請旨將武昌鹽法道常口、署四川松潘鎮總兵德口、護理鄖陽鎮總兵揀發參將阿口口，均摘去頂戴，以示懲戒。臣維鄖陽一府，實三省邊防之要，明代設立巡撫，國初尚仍其舊。嘉慶初年，川楚教匪竄入老山，勞師八年，擾害數省。此次土匪游勇倡亂，方始嚴疆要地，將領非才，若不及早勦辦，實為亂階。臣營精銳，派勦九江小池口，又派員分駐興國、防江西回竄之賊，兼以搜勦餘匪；其存駐省城各營，不滿二千人，現經督臣官文派撥水師都司左光培並巴揚阿、張萬祿馬步各軍，兼程駛往荊宜防勦。臣復添派寶營義營一千二百人，倍道往援，並飛檄留防襄陽之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迅速會合，上下夾勦，毋許再容滋蔓。所有土匪竄擾入山，請將勦辦不力之鎮道參將、知縣，分別參處緣由，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謹按：此疏於二月〇〇日接奉旨準。

###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正月二十八日）

臣查九江形勢，西挹武昌，東引皖口，襟帶中流，實吳楚之腰膂；對岸小池口，則九江賊所倚為唇齒者也。布政司銜記名臬司李續賓率其湘軍五千人，兼統臣標之仁字四營，護軍四營，凱字一營，於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陳師九江城下；其城北面臨江，西則龍開河，賊以長城深壕圍之，又環以礮臺三處，南則甘棠湖，中隔新壩，而內外礮臺與壩相接；其小東門則為白水湖洲，路則通梅家洲，湖口縣其大東門則通南昌、南康、臨瑞之路。李續賓會同提臣楊載福籌商水陸環攻之策，復曳運舢板於內湖以攻之。自十二月十三日更番攻城，閱六日夜不息，



我軍負薪填壕，城外之椿柵竹簽，焚拔殆盡，各軍士緣登二十餘次，皆爲礮石所阻。偵報梅家洲、湖口縣賊援大至，因密飭各營嚴整壁壘以待，並授以分合進止之略。二十九日二更，援賊抵八里坡，天明則城賊援賊皆出，一由龍開河繞甘棠湖，涸處渡港而來，約三四千人；李續賓令正仁營何紹彩前，仁營朱希廣左，仁營黃勝日右，仁營何慶先按陣以待，伺其渡港逾半，齊力擊之，賊大敗回竄，逼於港邊，鳧水而逸；李朝斌率內湖舢板攔壩轟之，斃賊六七百名。一由小東門而出，會合援賊列於八里坡，約六七千人，漸逼營外；李續賓令副左營胡裕發、奇右營趙克彰護軍右營彭友勝護軍前營萬綏之擊其前，而以湘左營蔣凝學、湘中營蔣澤灃、凱字左營楊得武由甘棠湖尾繞擊，以湘後營周寬世、副右營李續燾繞出上八里坡擊其尾，副都統銜參領富新率馬隊，李續賓自率湘右營，並督湘前營朱品隆護軍左營劉連陞護軍後營張復泰潛由中路繞至上八里城之下，擊其腰，自辰至未，鏖戰四時，我軍益奮，斃賊二百餘名，陣擒僞將軍劉松綢、僞旅帥徐天方等六名，老賊張羣材等九十餘名，其逼威淹斃於白水湖、甘棠湖及東門外湖港者約數百名，奪獲擡鎗、鳥鎗、刀子、旗幟四百餘件，馬八匹，訊據逆首僞忠貞侯林啓榮稱：「以除日官軍度歲必無準備，因約會湖口援賊，四面圍撲，不意官軍橫截致敗」等語。此水陸環攻九江，並三十日迎勦援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北岸小池口與九江對峙，賊造新城已二年，城外築壘濬壕，密排礮位，江甯將軍臣都興阿與署提臣楊載福會商於正月初五日，水陸馬步合力攻之，以副將銜參將鮑超之右營後營會同巴依爾呼蘭之馬隊攻南門，鮑超之左營前營會同翼長多隆阿之馬隊攻東門，提督孔廣順飭王玉琳、方映川率其步軍，營總巴克坦薩林率其馬隊攻西門，鮑超獨率其親兵及其中營攻北門，都司石清吉營總米雅明阿率步隊馬隊繼之，都興阿率參領喀爾庫、都司喻吉三四路策應，水師則由江中轟擊，以助聲威，而牽賊勢。鮑超於三塘口先備茅柴，派長矛手六百，負柴填壕，四面攻撲，同聲並進，直造賊營，踏燬南路及北路土壘各一座，關卡一座，小壘無數，殺賊二千餘名，逼水淹斃者無算，生擒僞元勳檢點蕭逆，僞指揮陳逆，



並老賊百餘名，奪獲騾馬多匹，大礮十二尊，劈山礮三尊，擡鎗、烏鎗八十桿，刀矛旗幟無算；馬步乘勝直搗賊城，賊負嵎死守，礮石如雨，仰攻踰時，日暮收隊。是役也，將軍臣都興、阿督、飭攻勦，士均用命，賊壘悉破，賊膽已寒；其鮑超一軍，尤稱勇敢，後營營官陶忠泰、右營營官陳德懋、前營營官黃慶與統將鮑超均帶傷血戰，不退一步；其哨官勇目陣亡帶傷二百五十餘名，奮勇爭先，裹創力戰，無敢退卻；此外馬步各營及環攻九江各營，傷亡兵勇，容再查明，分別賞卹。此正月初五日，馬步合勦小池口，連破賊壘賊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思南服之要，惟襄陽、荊州、武昌爲最重，次則莫切於潯陽。明初陳友諒據此以擾鄂省，明臣劉基請力爭江州，覆其巢穴；而江西、湖北各郡之賊，雖強亦敗，蓋九江未復，不僅南昌不安，亦湖廣江南之大患。我軍即欲援勦皖、江、吳會，而其道無由，躡等而進，可偶試而不可經久。師行而米糧軍火均阻，亦兵家之所忌也。惟查六年八月，石達開敗走之後，逆首林啓榮知武昌賊勢必敗，日夜添設守具，聚集米糧，較四年臣等力攻九江時爲尤難。小池口新作石城，則又近二年之所增設者也。反覆籌思，惟有長塹圍困之一策。現已督飭興工開濬，並先圍攻小池口賊城，以期迅速得手外，謹將九江小池口連獲大勝緣由，會同督臣官文、將軍臣都興、阿署提臣楊載福由驛六百里馳奏。上諭：「勤辦尙屬奮勇，著胡林翼等先破小池口賊匪石城，再圖克復九江，毋稍延緩。欽此！」（二月十一日接奉）

再查賊竄興山時，荆宜施道莊受祺派都司銜守備盧又熊督勇六百，又加募二百人，由北路進勦，以屏荊州。候選直隸州知州李光榮督勇千人，由南路進勦。正月初十日，盧又熊行至當陽，即趨遠安。十六日，大破賊於白虎渡，斬獲無算。十八日，盧又熊飭團勇先由金豹嶺繞出賊後，而自率精銳疾行迎擊，賊方集隊，我軍突入其巢，賊衆大亂。盧又熊麾軍縱擊，斃賊數百名，團勇郝廷禧復由馬頭山橫截，勝之。並解散脅從四百餘人，奪獲鎗礮旗幟無算。馬十二匹，餘賊潰竄南漳。我軍陣亡弁勇二十七名，受傷二十五名。李光榮抵宜昌迎勦，路與賊左



致陷宜昌。二月十九日，回軍南門。二十日，賊以詐計突入其營，內應並作，李光榮遇害。荆宜施道莊受祺加派都司宗維清督勇千人，會同盧又熊進勦。又派守備銜曹立全以三百水師守枝江之江口，力遏下竄。臣查此股匪徒，頗多遣散之勇，狡悍性成，深虞滋蔓。盧又熊奮勇直前，勦退賊匪，先清遠安一路，乃得回固荆郡，大局所關，亟應先行獎勵。可否仰懇恩施逾格，將都司銜守備盧又熊以都司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並加游擊銜，以昭激勸。除嚴飭援軍兼程進勦，毋許逗留外，容再籌派精銳，陸續援勦，以固荊州。謹附片陳奏。

謹按片內所保之員於二月十一日接奉旨準。

再，水師副後營營官周清元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克武漢，督勇上擊，右肘帶礮子傷甚重，前於克復武漢兩城案內，欽奉上諭：「參將銜儘先游擊周清元著以參將儘先選用，並賞給驍勇巴圖魯名號，賞加副銜等因。」欽此。茲據該員之兄千總周敦厚具稟：「該員受傷甚重，醫治罔效，於咸豐六年十二月初七日因傷身亡，已為撫立一子，取名繼熊，年僅五歲。」等情前來。查該員係湖南湘陰縣人，年二十六歲，於咸豐四年二月入水師營，是年四月克復湘潭，最為出力，拔充哨官，攻克岳州、蒲圻、嘉魚、金口等處，奮勇爭先。是年八月二十三日攻克武漢，身受重傷，猶復力疾從戎，隨同下勦，克復黃蘄、田鎮等處。十二月內，瘡痕復發，給假醫治。五年三月，假滿回營，是年七月力攻武漢，右腿受傷。十二月內，派管水師副後等事務。六年四月，水師焚勦江面賊船，該員首先衝過武漢，下紮沙口，截賊糧援，凡八閱月，晝夜辛勤，厥功甚偉。十一月二十二日，由沙口率隊上擊，首先破賊浮橋鐵鍊，即於是日克復武漢，身受重傷，毅然不退，實為首功。該員由外委歷保參將，加副將銜，自派管水師等務以來，廉明愛士，圍攻武漢一年，身經百戰，身先士卒，危險之際，一力擔當，尤見忠勇，實為營伍中不可多得之將。茲聞傷重身亡，深堪憫惻。查該員受傷後，計十四日，委係因傷殞命，尚在例限之內，應請照陣亡例從優議卹。謹會同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附片奏懇恩施，照副將陣亡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伏乞聖鑒訓示。



硃批：「周清元著照副將陣亡例議卹。欽此。」

奏陳留防襄陽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大獲勝仗疏（二月二十八日）

臣查保康敗賊，回竄歇馬河，復會合竹山房縣敗賊，分竄遠安興山，旋竄宜昌，當與督臣宮文抽派水陸馬步，星夜馳援，並飛檄知府唐訓方知縣唐協和迅速進軍，會合夾擊。唐協和率勇八百，取道南漳，偵知賊已由南漳之東，登嘯聚栗溪，蓋鍾祥縣、荊門州、宜城縣三界之地也。唐協和拔營夜行，正月二十五日追及之，賊分五路來撲，約四千人，而馬賊數百，由中路衝突。唐協和令副訓營按陣不動，俟其逼近，始以正訓營之右哨後哨，左右橫出，以截其腰，三面圍殺，斃賊三百餘名，馬賊大敗。各路步賊亦潰，我軍追之數里，又斃賊千餘名，及於栗溪，賊憑房屋死拒，唐協和縱火焚之，燒斃五六百名，尚有千餘賊從街後逃潰。我軍又追殺十餘里，斃賊百餘名，奪獲鎗礮旗幟百餘件，騾馬三十餘匹，刀矛無數。我軍勇丁受傷者三十餘人。二十八日，栗溪之敗賊千餘，竄至南漳所屬倒座廟，適參領舒保以馬隊百餘由襄陽巡哨，見賊即擊，斃賊三百餘人，生擒七名，奪獲騾馬三十餘匹，旗幟刀矛及紅黃衣巾無數，追殺三十餘里而返。此正月二十五日、二十八等日，唐協和在栗溪舒保在倒座廟均能以少擊衆，各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其由興山竄宜昌之賊，聞我水陸馬步各軍均至，不敢窺伺荊州，遂由遠安、當陽、荊門、宜城竄逸，有復犯襄樊之勢。二月十三日，唐訓方自襄起程，率四百人，會集唐協和之軍，兼程迎擊。賊遂由宜城橫竄楊家集、武安堰等處，唐訓方恐賊復入山，於二月十四日馳駐火神廟，扼其要隘。賊乘我軍初至，營壘未就，馬賊步賊，突分三路來撲，我軍寂然不動，相持至久。唐訓方乃以正訓右後二哨出左路，以副訓全營出右路，以正訓前左二哨出中路，以吳祐棠率其勇為援應。我兵少而甚整，賊勢多而甚亂，甫及交鋒，立斬騎馬賊目十餘人，賊遂回奔。我軍乘勢追之，擒斬百餘人，奪馬七匹，烏鎗刀矛百餘件，追殺六七里而止。十五日，移



營勝得坡，距武安堰八里，正築壘間，賊大出，馬賊列左右山岡，步賊居中，約七八千人，三面圍裹而來，勢甚兇猛；我營前隔一溪，中有石橋，唐訓方欲俟其半渡擊之，狡賊竟不渡橋，相持已二時矣，我軍度賊氣已衰，乃分路疾行擊之，賊殊死鬪，我軍鎗礮齊施，火蛋飛擲，猶不稍卻，唐訓方怒馬直衝賊陣，諸勇爭進，聲震山谷，賊衆披靡，我軍遂乘勝掩殺，自未至酉，斃賊七八百人，生擒二十七人，奪獲大小礮二十餘尊，旗幟無算，賊竄入武安堰城，我軍鏖戰一日，始收隊傳餐。十七日，遂移營逼賊壘，而賊分三股出城來撲，我軍奮勦，斃賊二百餘人，逼入城河，淹斃者無算，奪獲馬匹器械甚多，賊仍敗入堰城，此二月十四、十五、十七等日，唐訓方在武安堰勦賊，以少擊衆，三戰三捷之實在情形也。唐訓方稟稱：「此股賊匪係已革四川勇目劉尙義等勾串襄匪王士旺、張瞎子等爲亂，現踞之武安堰，乃南漳縣屬鎮市，向有小城，而入山之路甚多。」襄陽道羅遵殿、荊宜施道莊受祺稟稱：「副都統巴揚阿統率馬步諸軍，已由荊州兼程追賊，十八日可到武安堰，兵力已厚，必能聚而殲旃。」除飛催迅速圍攻，勦除淨盡，毋許一賊他竄外，謹將留襄之馬步官軍，以少擊衆，先後獲勝情形，會同督臣官文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再，鄭陽、均州、光化、穀城，尙有房保零匪，往來竄伏，爲數不多，一俟武安堰賊平，卽速分軍搜捕，不留餘孽。

奏爲遴派大員統領各路全軍圍勦山賊疏（二月二十九日）

竊查武昌鹽法道常口等追勦不力，縱賊入山，遂至蔓延各處，由襄陽而鄭陽，由宜昌而荊門，此勦彼竄，此復彼陷，五月有餘，迄無盡日。總由統馭不得其人，事機坐失，業將督兵之常口等一併奏參摘頂，嗣查常口才具平庸，識見猥鄙，又於特參案內，請旨將常口革職，亟應遴選大將，以資統馭。查有候補副都統伊勒固爾巴圖魯巴揚阿督帶馬隊，在楚勦賊，已歷二年，紀律嚴明，馬步兵勇樂爲之用，以之統帶各路諸軍圍勦山賊，必能得力，除咨巴揚阿並飛檄襄鄭荊宜戰守各軍，及臣等先後添派之水陸馬步並常口原帶兵勇悉歸巴揚阿統領聽



候調遣防勦，務期迅速設法，圍撲淨盡，毋許一賊再有他竄外，理合將圍勦山賊，必須遴派大將，統領各軍緣由，恭摺由驛具奏。

再、臣正在繕摺間，接準副都統巴揚阿咨稱：「武安堰之賊，一律招撫，而所以安置之法，尙未咨明。」臣思受降難於受敵，自應先去脅從，以孤其勢；分散賊營，以弱其黨；收撤軍械，押送回籍，以斷其反側之心；若偷安於目前，勢必貽害於異日；應交巴揚阿一手經理，以專責成。再查均光逸匪，尙未淨盡，臣已飛咨各路兵勇，務須繞道截擊，防其北竄，理合附片陳奏。

再、臣接準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五日奉諭：「本日據福濟等奏：『桐城兵潰，廬州喫緊，請撥北路馬步精兵三四千名來皖。』等語。現在湖北荆宜一帶，如已就肅清，即著官文、胡林翼迅派陸路官兵一千名，馳往協勦，並督飭水師沿江東下，以分賊勢。欽此。」臣查湖北荆宜之賊，聚集武安堰地方，巴揚阿甫經招撫，深慮反側未安，兼有均光一股，尙未淨盡，未便即行抽調。臣官文、胡林翼往返籌商，應於臬司李孟羣所帶兵勇內精選一千五百名，先行裹帶行糧，赴援皖省，一俟襄陽、荊州全境肅清，再選精銳陸續資遣，以相援應。所有詳悉情形，由督臣會奏辦理。至外江內湖水師，當此春漲初起，自應會合夾擊，必期湖內肅清，趕緊東下，以分賊勢。業經臣胡林翼知會臣楊載福、彭玉麟迅速遵辦。再查河南捻匪竄入固始，與湖北之羅田、蘄州毗連，均在都興、阿大營之後，臣即遴派與國各營迅速渡江，急扼蘄州之張家塆，以資防勦，所有籌辦大概情形，謹附片陳奏。

### 馬隊獨勦山賊又會南勇合勦連獲大勝疏（三月十三日）

竊前因山賊大股竄聚武安堰，經留襄之馬步痛勦，旋經副都統巴揚阿招撫，臣即縷陳利害，咨交巴揚阿



妥爲辦理，以專責成。其由房保竄逸鄭均光穀股匪，專責唐訓方統領正訓副訓義營寶營，速會副都統銜參領舒保分軍搜截，以期馬步相輔，迅速蕩。是舒保在芟河勦賊，聞賊竄穀城，舒保因馳防襄樊，賊又竄河西冷家集，舒保遂馳防老河口，賊旋由均州之黃家灣渡河，竄李官橋竄厚坡，又由史家岡出境，竄河南內鄉縣地方。二月十八日，舒保率馬隊及之，會合河南總兵邱聯恩勦斃賊匪七百餘名，追殺三十餘里，餘賊不敢北竄，仍欲竄老河口，及聞舒保回防，遂竄黑龍集至呂堰。二月二十三日，舒保獨率馬隊馳勦之，又斃賊數百名。此二月初四舒保以馬隊星夜兼程，獨追山賊，而於十八、二十三等日，連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賊敗呂堰，即竄雙溝，轉竄棗陽縣屬璩家灣，適唐訓方及營總納依琿阿馬步隊由武安堰至此，舒保納依琿阿乃以馬隊由隆興寺一路，疾行繞出賊前，賊率衆抗拒，我軍鎗箭齊施，斃賊二百餘名，賊返走蔡陽店，而正訓副訓義營寶營已由張家集一帶分追相值，遂與馬隊前後夾擊，大破之。馬隊跟追循環六七十里，步隊分路追殺二三十里，斃賊六百餘名，奪獲騾馬百餘匹，鎗礮器械無算，擒斬紅衣賊目張文治於馬上，惟賊首高二先受傷撲入山溪，并其馬賊百餘名，步賊二三百名，四散逃逸。二十八日，馬步乃分路追搜梁家集、吳家集、熊家集、蔡陽店、北太山廟、薛家集、黃龍壩、峪山等處，各有斬擒。三月初四日，偵賊等匿張家集距樊城九十里，舒保唐訓方商擬率兵勇多裹乾糧，星夜馳殲，當可剋期蕩事。此二月二十七日，馬步合軍璩家灣勦賊大勝，二十八日至三月初四日，分軍搜捕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舒保忠勇樸實，廉明愛士，團勦武漢經年，其馬隊最爲出力，去歲九月，調勦襄樊，立解襄陽，均州之圍，克復樊城、老河口，又克復光化、房縣、竹山等處城池，殲滅折竄保康股匪，蹀躞蠶叢，忍飢冒雪，無戰不勝，實屬至勁之旅，賊所深畏。除一面咨行舒保唐訓方等迅將賊首高二先、賊匪并襄鄭各處匿匪搜勦淨盡，剋期蕩事，以慰聖懷，所有上年九月以來，出力馬隊及各路員弁兵勇團防紳民，一俟襄鄭剋期肅清，可否由臣查明分別請獎之處，均候天恩。



硃批：「知道了，出力馬步隊弁兵暨紳團等，一俟地方肅清，均著擇尤酌保，毋許過多。欽此！」

再、布政司銜記名臬司李續賓，忠勇樸誠，才堪濟變，而整飭營務，和輯士卒，亦賴其胞弟李續宜幫辦之力；圍鄂以來，力籌戰守，悉協機宜，克復省城案內，李續賓因係胞弟，不列保單，經臣查明，未便掩其勞動。又湖南石門縣教諭蔡用錫，湘中宿儒，夙諳兵略，臣自勦賊以來，前後在南省募勇逾萬，蔡用錫訪求勇士，資送來營者，居其大半，甚屬得力。茲武漢克復，未便掩其前勞，候選同知李續宜可否免選同知，以知府儘先選用，並賞加道銜；石門縣教諭蔡用錫可否以內閣中書儘先選用，並賞給五品頂戴，出自天恩。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謹按此片於○月○日接奉旨準。

再、二月十四日，李續賓以陸師至九江，官牌夾開壕築壘，水師出隊相護，遙見老河內有賊帆下竄，楊載福率陳金鼈、丁泗濱、楊明萬等船，行數十里，追擊之。及於段密，焚賊船十餘號，奪獲舢板一號，陳金鼈營內藍翎外委龔學書奮勇衝鋒，先登賊船，中礮陣亡，實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將外委龔學書照把總例議卹，以慰忠魂。謹附片具奏。

硃批：「龔學書著照所請議卹。欽此！」

### 請飭催各省應解湖北月餉片（三月十三日）

楚省軍餉，仰蒙聖恩節次飛飭山西、陝西、四川接濟，臣極知各省竭蹶情形，曷敢再瀆！惟楚境內外，到處十分荒歉，軍營窘狀，什伯去年。錢米薪鹽，無不昂貴，並有以重價購米不出之處。潯陽兩岸水陸馬步諸軍，往往糜粥度日，其月餉本須二十餘萬，舊欠未清，新欠復續，北岸都興、阿南岸李續賓馬步積欠，各三十萬，楊載福水師積欠幾二十萬，其上下防兵守兵，及派赴襄鄭征兵積欠亦將三十萬，合計欠餉約五月六月不等，一有餉到，按



名勻給，敷衍數日，空乏依然。臣念九江馬步水陸，皆至勁之旅，出境遠征，連年苦戰，竟不能求一飽，情殊可憫，勢亦可危！桐城之兵，既因飢而潰，臨江楚軍，復遇賊而挫，唇齒相依，倍深警惕！刻下臬司李孟羣已經挑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復添募五百人，應援皖省，行糧夫價，約須二萬兩，臣已飭糧臺即行籌給，以利遠征。臣與督臣再四思維，籌諸本省地丁，則兵燹災歉之餘，極力催徵，難有成數，牙釐捐輸，則巨鎮盡遭蹂躪，極力搜括，終不豐盈。鹽課則宜昌被擾，川販裹足，設法招徠，亦難遠期踴躍，籌餉無術，臣罪實深！惟有仰乞皇上天恩，俯念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各營打仗得力，於勦賊事宜最有關係，勅下山西、陝西、四川各將應解湖北月餉五萬兩，如期如數而至，雖難清償舊欠，亦可稍濟目前。再督臣曾請撥粵餉，並未解到一起，現聞粵省夷案已平，仍懇敕下粵省督撫，亦按月籌解五萬兩，更請由部臣指定程限，勿令爽期，庶士馬可期飽騰，攻勦必能奮勉。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陳奏。

再，前署沔陽州州同補用知縣鍾謙鈞，前丁母憂回籍，例應終制，茲查應城縣石膏廢井熬鹽提課，可裕民食，必須廉明樸實之員，妥為經理，該員前在沔陽州州同任內，頗著循聲，委辦捐輸釐金牙帖等事，諸臻妥善，合無仰懇聖恩俯準，將丁憂補用知縣鍾謙鈞留於湖北辦理應城縣膏井鹽課事宜，俾收實效。謹附片陳奏。殊批「依議。欽此。」



# 胡林翼奏議

## 卷十六

襄樊肅清疏（七年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三日，臣將在襄陽馬步兵勇勦賊連勝情形，馳奏拜摺後，即據候補道唐訓方稟稱：「三月初四日，偵賊竄匿張家集，與副都統銜參領舒保商定馬步分兵裹糧圍勦之策。又偵賊聚集餘黨沿村裹脅四五百人，意圖抗拒。初五日大雪，我軍兼雪夜行，唐協和率副訓營勦賊之西，鄒漢章率寶營孫振銓率義營勦賊之東，舒保訥依琫阿率馬隊勦賊之北，唐訓方率正訓營自南迎擊，而以五品銜生員吳祐棠率其募勇伏馬家集，密約初六日午刻四面圍勦。是日賊先出拒，馬隊遇於白家集，大破之，賊反走，各軍四面乘之，奮力勦殺，賊衝突不能出圍，雪融泥滑，賊多顛躓，我軍就而戮之，賊尸枕藉，生擒百餘人，據供：「賊目楊五先、高良壁等均被殲斃。」酉刻收隊傳餐，探得首逆高二先率數十賊，鳧水西遁，我軍星夜五路追之，舒保唐協和又先於要隘設伏。初七日，天甫明，高逆等奔至郭家岡山下，伏兵突出，追兵亦至，夾擊之，生擒逆首高二先、張文質、劉添喜、朱傳、焦安貴、張所寬六名，餘賊悉殲，無一脫者。當將高二先等交襄陽道府嚴訊，即行正法。現在搜捕零匪，襄樊已就肅清。等情前來。臣查荆襄為南北關鍵，水陸通衢，形勢最為緊要。賊自上年九月起事，僅數百人，裹脅殆逾數萬，始因襄陽官弁見賊先潰，繼因已革鹽道常恩追勦不力，驅賊入山，蔓延莫制。今幸仰仗天威，及時掃蕩，而舒保訥依琫阿之馬隊，唐訓方唐協和之步軍，或分或合，悉中機宜，能使首犯生擒，全股撲滅，辦理實屬妥協。藩司馬秀儒正直有聲，升司襄陽道，羅遵殿民情愛戴，於援兵未至之日，力守危城，迭次擊賊，復於餉項萬絀之時，悉心籌策，以



資兵食，實皆忠勤備至。其本地紳民團防協勦，亦皆著有微勞，可否準臣擇尤保獎之處，出自天恩。除飛檄馬步諸軍，搜捕零匪，並飭地方官趕辦善後外，謹會同督臣官文將賊首就擒圍勦淨盡，及襄樊剋日肅清情形，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生擒匪首，襄樊肅清。』一摺，此股匪徒，自上年九月滋事，裹脅甚衆，襄樊文武力守危城，胡林翼派往各員，勦辦迅速，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出力員弁，及協勦之紳團等，著準其擇尤保奏。欽此。」（三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 分兵馳往廬州疏（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咸豐七年三月十一日，欽奉上諭：「前因皖省無爲州城被陷，卽諭官文等分兵一千名，赴廬州助勦；嗣因桐城兵潰，廬州喫緊，復經諭令官文等將前調官兵一千名，迅速派往。本日據福濟奏：『逆匪大股衝撲柘臯，我軍失利，距廬州祇數十里。』等語，實屬萬分緊急。前諭派調之官兵一千名，無論刻下起程與否，著卽再添派官兵一千名，並派得力大員管帶，由黃州至宿松太湖一帶，馳赴廬州軍營，交福濟調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莫名。臣查鄂皖唇齒相依，自應先其所急。惟臣於前奉諭旨之時，卽經委派臬司李孟羣於所帶勇丁，精選一千五百人，前隊已經啓程，復查廬州軍營，必由六安州經過，賊蹤四竄，似應厚集兵力，以壯聲威。遵奉諭旨，再添派一千名，遴選參將趙鴻舉都司盧又熊知縣袁懷忠等，分營管帶，均歸臬司李孟羣總統，通計兵勇二千五百名，軍裝長夫八百餘名，其行糧夫價，臣已飛飭糧臺設法籌給。於本月二十六日全隊起行，兼程前往。除飛咨安徽撫臣外，謹合詞由驛馳奏。

### 官軍進勦江皖并擊退小池口城賊連獲大勝疏（三月二十七日）



竊臣都興阿駐兵陸家嘴偵知小池口下游段窰地方突來賊匪數千築壘當派副都統多隆阿率馬步精銳往勦又派營總薩林祿昌率馬隊石清吉率步軍伏於小池口東路以防城賊接應約舉號火爲夾擊之計自率總管巴依爾呼蘭副將銜參將鮑超諸軍駐小池口之西以牽賊勢三月初九日寅刻城賊分三路來撲我營均經鮑超分勇擊退賊又分爲二股以一股迎拒我軍以一股往援段窰我兵正在奮擊遙見東路號火巴依爾呼蘭鮑超奮力鏖戰參領都噶爾防禦雙福率八十騎由賊城之下突馳而東城上鎗礮如雨僅傷駱馬一匹遂與薩林祿昌石清吉等前後夾擊殺斃及淹斃之賊約數百名奪獲旗械無算其段窰一軍多隆阿行抵石板橋見賊壘已成壕溝二道密排椿棚營總密雅明阿參領穆精阿由西路繞進以遏賊援多隆阿率參領西林佈步隊姜玉順由大路直抵壘前壘中鎗礮外轟我兵攻逼多時密雅明阿穆精阿擊斃援賊內之騎馬賊目并悍賊多名又追殺百餘名仍馳回石板橋助戰我軍見援賊已敗勇氣倍增拔椿踰壕鎗箭悉無虛發賊不能支紛紛逃竄我軍追至八里江斃賊千數百名淹斃無算生擒十五名據供一殺斃內有著名逆犯僞三十八檢點李姓僞左一檢點林姓並賊目三十餘名一奪獲騾馬器械旗幟大小鎗礮及僞印衣物數百件賊壘悉平收隊之時小池城賊又出復經薩林祿昌擊斃多名此三月初九日馬步官軍由小池口分路下剿踏毀段窰賊壘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安徽宿松縣屬楓樹坳地方距湖北黃梅僅數十里探有賊壘三座憑高據險屢欲掩襲我營三月十三日臣都興阿督飭馬步由黃梅往勦賊衆數千依山列陣我軍分三路進攻多隆阿王國才由中路巴依爾呼蘭孔廣順方映川由南路祿昌姜玉順由北路鎗箭齊發賊抵死抗拒我軍乃分隊繞出賊壘之後縱燒其巢賊大潰我軍前後夾攻賊遂棄壘而逃追殺二十餘里斃賊千餘名平賊壘三座奪獲器械騾馬無算生擒四十餘名內有僞監軍余姓一名據供一僞丞相鍾逆僞檢點楊逆於三月初七日由安徽帶賊萬餘至宿松上犯湖北一等語多隆阿孔廣順王國才等乘勝於十五日馳至宿松縣之獨山鎮陶家嶺地方見賊依山築壘七



座，掘壕三道，密排木柵竹簽，梅花坑，寬逾數丈，我軍馬步齊攻，賊堅閉不出，惟於壘中施放鎗礮，各步隊於煙燄之中，蹲伏漸進，以排鎗攻其前，相持二三時之久，多隆阿巴依爾呼蘭遙望後路有大壘一座，旗幟如林，知爲賊目所在，多隆阿定計繞道先破其壘，則賊目可擒，餘壘即不攻而自破。遂督率馬步數百人，從閒道葦山而行，繞出賊壘之後，而賊尙不及覺也。督飭開化勇姜玉順等拋擲火箭火蛋，人馬嘶騰，賊營火起，我軍乘勢先登，立破其壘，賊衆膽裂亂竄，前面賊壘六座，均驚惶失措，我軍前後乘勢掩殺，斃賊二千有奇，共毀賊營七座，追殺二十餘里，又斃二千餘名，生擒甚多，內有僞四十三檢點李北禹一名，賊目十餘名，奪鎗礮刀矛，騾馬無算，是多隆阿之智勇兼全，深明兵略，出奇制勝，實爲近年罕見之戰功。此三月十三、十五等日，官軍由黃梅進攻楓樹坳，踏毀賊壘三座，進攻獨山鎮，踏毀賊壘七座，均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先是小池口有賊在嚴家灞搭橋，欲撲孔壠官營，臣都興阿一面飭知各營嚴堵，一面知會楊載福水師，並派鮑超出隊。十六日，各營行至小池口西路，城賊大出，月明之下，馬隊先以數騎往來隄上，而以全隊伏於隄下，迨賊逼近，伏隊齊出，馳騁衝擊，鮑超更率弁勇由江岸橫擊，馬蹏踐踏，刀矛撥刺有聲，賊尸枕藉，免脫之賊，僅由麥田蘆林密處潛匿，其撲孔壠賊匪，亦被密雅明阿石清吉等擊斃三四百各，餘賊敗退入城，鮑超率勇緊追，城上鎗礮連發，鮑超身受鎗子一傷，猶立馬大呼指揮士卒拔樁越壕，士卒帶傷頗多，天明始行收隊。臣查九江小池口之賊，負嵎不出，臣都興阿定計先勦江皖之賊，以斷其黨援，茲於旬日之內，四獲大勝，殺賊近萬，賊壘悉平，洵足以壯軍威而寒賊膽，釜魚檻獸，無難聚而殲旃，除咨行馬步水陸乘勢攻勦，並查明傷亡員弁兵勇另案請卹外，所有馬步出境勦賊，迭次大勝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彙案擇尤保舉，以示鼓勵之處，出自聖恩。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官軍踏平小池口附近沿山賊壘，連獲大勝』各一摺，辦理甚屬得手，著官文等即飭帶兵各員，乘茲銳氣，迅克小池口，並九江府城，以遏賊衝。所有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胡林翼會同查明，並



歷次獲勝出力人等，彙案保奏，候朕施恩。欽此。」（四月初五日內閣奉）

再、臣於三月十三日，將九江兩岸馬步兵勇積欠情形，附片懇請於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月撥銀各五萬兩，欽奉硃批：「另有旨欽此。」聖慈優渥，欽感難名。惟查九江兩岸馬步水陸欠餉六個月，數逾百餘萬，迭據都興阿咨開：「派兵進勦皖省賊壘，大勝四次，奪賊十一座，馬步力戰，行糧不敷，未能久駐皖省地界。」楊載福函開：「水師欠餉已逾六月，刻下約會彭玉麟會攻湖口，便圍安慶，咨請酌給二三月口糧，以便越境討賊。」又密函：「軍氣不揚，頗難彈壓。」等語。臣極力設法，每次批解，總不過數日之糧，貽誤事機，倍深悚惕。竊念湖北欠餉已成積重難返之勢，前欠未清，後欠又積。九江兩岸之兵，以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兵為最強，即異日肅清江南，亦必賴此三軍之力。臣因上年秋成大歉，民氣未復，荆襄土匪甫經就緒，以致籌餉稽遲，設使飢疲不振，貽誤大局，臣罪更大。反復思議，急應注意於勁旅，則其餘各營，必不致因飢潰敗。惟現在營中飢困情形，實有不可終日之勢。軍心之維繫，全視餉項之多寡為轉移。盼餉之殷，殊常緊迫。可否仰懇皇上天恩，於秦晉蜀三省月餉之外，特敕山西巡撫於山西藩庫、河東鹽庫項下，速籌銀三十萬兩，專濟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兵。雖於舊欠不過清償十分之三，而目前可免飢潰，勁旅先為保全，必於征勦大局有所裨益。一俟麥收登場，民氣稍復，臣於鹽法釐金加意整理，或可漸次彌補。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 奏陳九江小池口兵將暫難抽撥疏（四月初五日）

竊臣等於咸豐七年三月二十日，欽奉上諭：「福濟文俊具奏：『兵力不敷，請添調北路勁兵。』一摺。湖北水陸兩軍之在九江者，數幾二萬，既據福濟咨商，官文等於李續賓所帶兵勇內，分調數千名，即著官文、胡林翼斟酌速辦。如九江即可克復，固應分兵協濟；若攻克需時，亦應移緩就急，酌量抽調。欽此。」又於三月二十六日



欽奉上諭：「楚北水陸各兵，均已乘勝東下，王國才正在黃梅小池口一帶勦賊，自係帶兵得力之員，惟滇省現當勦辦回夷各匪，尙未得手，較楚省尤爲喫重，著官文、胡林翼卽飭該署總兵前往滇省交恆春調遣，藉資熟手。欽此。」臣等查會國藩先後來咨：「江西內地兵勇數盈五萬，而并無可籌之餉，是江西之軍情，其患不在兵少。」又查李續賓本管六千人，益以臣之仁字四營、護軍四營、凱字一營，亦不過萬人。迭據李續賓來稟：「分圍九江已得三，而其東路鎖江樓、白水湖一帶，尙屬空虛，請益師四千人。」臣尙無以應也。是九江之軍情，其患正在兵少。臣嘗游於江南，自荆襄至於武漢，水程千里；自武漢至於九江，水程五百里。九江之於金陵，風利五日可至。吳楚緊要關鍵，賊得之可以犯湖北，與江西官軍得之可以圖皖口，與金陵固東南形勢之要，所當視爲先務者矣。昔吳臣紀陟言：「長江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祇數處，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荆襄、武漢、九江、湖口耳。」是今日討賊之略，必先注意江面，而後江西之門戶可保，江南之全局可圖。又據李續賓、劉騰鴻來稟：「瑞州之賊，勢已大威，克復瑞州，則兵力可分，若此時調兵分勦撫建，分兵少則力不敵賊，分兵多則九江已空，恐賊得乘虛以犯南昌，兼援瑞州，更於江西大局有損。」臣官文、臣胡林翼往返札商，九江一軍實屬無可抽撥。至小池口、石城，賊所恃爲犄角者也。正月以來，臣派鮑超以五千人扼小池口，歸都興、阿調遣，迭次攻堅，士卒中傷六百餘人，鮑超亦身受四傷，其王國才一軍三千餘人，經臣都興、阿派駐黃梅，進勦宿松，自桐城兵潰，廬州告警，皖省之賊勢復熾，臬司李孟羣帶勇二千五百人，由湖北羅田取道六安，甫於三月二十六日起程。昨準都興、阿飛咨：「桐城之賊約三萬人，大舉上犯，下游兵力不敷，咨調派防襄陽之馬隊，并臣所部寶營、義營，迅速馳赴宿松助勦。」是皖省之兵事方殷，急應力遏兇鋒，相機進勦。鄂省兵力全勢注於下游，非僅防其上犯，實欲因勢乘便進勦江皖也。惟據都興、阿咨開：「鮑超帶傷甚重，應給假在營調養，暫委都司喻吉三代管營務。」提督孔廣順所部不滿千人，兼以傷病舉發，難以逐日出隊。王國才獨當



一路，所部三千餘人，急切無人統帶，皖省邊界軍務喫緊，未便遽易生手，惟有懇求皇上天恩，暫留王國才進勦皖省，實於北岸軍務有所裨益。所有遵旨復奏緣由，合詞恭摺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硃批：「覽奏均悉，著照所請，欽此。」

###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四月初五日）

竊照湖廣兩省，自淮鹽阻絕以來，鹽法遂無章程，惟藉鄰省商販，陸續運到，以濟民食；此實暫時權宜之計，非可恃爲久遠也。查潞粵各鹽，成本較昂，運販止及近邊，不能行遠；惟川鹽一水可通，成本較少，是以近年兩省食鹽，實以川鹽爲大宗，儼與淮運相埒。咸豐三年前，署督臣張亮基奏請借撥川鹽引張，派員督運，著有成效；因粵匪上竄，遂未續請，嗣後兩楚食鹽，皆係私商運販，經川省之夔關，楚省之宜昌沙市，抽提課稅後，即準作爲官鹽，任其所之，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每月約合川省水引九百餘張，一千萬觔上下；此項鹽觔，固未定有額數，亦未給有引票，惟視楚省鹽價之長落，以卜來鹽之旺衰。正月閒，宜昌有襄匪之警，商販一月不前，南省鹽價大昂，民間幾於淡食，鹽之來楚與否，其權皆操之商販，不統於官，鹽法爲國之大政，利權下移，無此政體，萬一姦商欲操奇贏，相率一月不至，民間即鮮食鹽，一旦相隨麇集，先到者倍獲獲利，後到者又復壅滯堪虞，大非便民裕用之道。臣等自省坦克復後，即再四籌商，擬仍援張亮基借撥川引之案，而稍變通其法，改爲官運官銷，仍不奪商販之利，以每月銷鹽九百引計算，擬按月官運川鹽水引二百張，餘七百餘引，仍聽商販自運，由楚省派道府大員至川，會同川省委員，按月督運，仍照川省章程完納引課，到楚後另派公正委員，勒限督銷，其運鹽資本，即由川省協濟楚餉內按月發交駐川委員承領運辦，通四月報銷一次，其所銷鹽價，並所獲贏餘，一並解赴大營，作爲軍餉，似此通融辦理，其利實有數端。楚省引地，袤延數千里之大，民運衰旺不常，官運源源不竭，價值不



虞頓長，缺乏隨處可通，此一利也。川鹽成本較輕，倘經理得人，則贏餘頗厚，以實軍儲，不無小補，此二利也。川省濟楚軍餉，竭力供支，尙虞不足，茲畫作鹽本，在川省所籌，仍不過照向月之數，而楚省所獲較豐，是不增餉而有增餉之益，此三利也。南省米多而缺鹽，北省鹽多而缺米，即令委員運鹽易米，以作軍食，此四利也。民運七而官運其二，既非占民之利，且商販得隨官運，可免痞徒訛搶之虞，此五利也。九江之於金陵，風利不過五日可至，是東征之師，不僅目前之挹注，必以鄂爲根本，即異日之餉精，終賴鄂爲轉輸，鄂省一隅之地，民力凋殘，餉項日絀，凡有資軍餉之事，幾於搜索殆盡，此尤便民而不病商，實可萬全無弊。如蒙俞允，即求飭下四川督臣，每月借撥楚省富順廠鹽水引二百張，交楚省委員承辦，並就近將濟楚月餉，發交委員收領，以免往返解運之煩，其督運督銷章程，並委員銜名，敬俟奉到諭旨詳悉，咨送戶部查核，試行半年，當有贏餘，以資軍食，即可將蜀省月撥五萬兵餉，再行奏請停止，所有籲請借撥川引作爲官運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祇遵，謹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 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並添兵助勦疏（四月二十四日）

竊查鄂省克復以後，擊獲奸細均稱：「該匪無日不思上犯，窺伺武漢。」三月二十六日，湖北臬司升安徽藩司李孟羣率二千五百人援皖，啓行數日後，臣接應署蘄州知州兼署羅田縣彭應鯉稟報：「四月初三日，探得悍賊七八千人，於初四日竄踞安徽英山縣城，又由六安、霍山、壽州等處，分股上竄。」當即飛調各團，分扼要隘，親督練勇，赴英山、羅田、交界之樂利河駐紮，署蘄水縣劉縉督勇駐蘄水之鷄鳴河，查爾山、朱洋河一帶，適李孟羣援皖之師亦至，即飭都司盧又熊集於羅田境上。初五日，彭應鯉擊賊於梁家灘，勝之。初六日，英山之賊分股出楠梓堰、西陽河、兩河口、蒲蘆盆以撲我營，彭應鯉又勝之，斬二百餘名，生擒六十名，我軍傷二十六名，陣亡



一名；盧又熊率其營截賊於途，斬大旗手一名，追殺至楠梓堰，生擒四名而返，賊即退回英山。初七日，賊添集六  
安霍山之衆，大股又至，盧又熊戰於樂利河，身受多傷，勇丁稍卻，李孟羣揮軍援之，仍將賊擊退。初八日，賊分五  
路撲蘄水，鷄鳴河一帶把總徐北達會蘄水紳勇擊退。初九日，羅田團勇擊擄糧之賊，獲米百餘石，而是日蘄水  
團勇失利於雞鳴河，李孟羣又飭盧又熊帶傷往援，仍有擒斬，賊乃於一晝夜內合數路之賊，併力齊撲，意在乘  
虛而上；彭應鯉聞信準備，李孟羣即飭參將趙鴻舉游擊張得勝江蘇候補知府朱啓仁湖南候補同知楊恩徽  
分頭迎勦，而密令羅田縣在籍安徽候補同知廖新率團勇抄賊之後，賊固未之覺也。十一日，賊隊大至，我軍一  
由兩河口攻其南，一由四口塘攻其北，一由西路攻樂利河，彭應鯉由大畈河、戴家畈等處進駐，扼賊下竄，自辰  
至申，鏖戰四時之久，斃賊二千餘名，並騎馬賊首四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無算，反走之賊，則爲我軍抄後之兵  
迎頭截殺，彭應鯉率其團勇乘勝克復英山縣城，其竄至雞鳴河之賊，經盧又熊會蘄羅各勇截於河干，使不能  
越，遂向太湖一帶東竄，此四月初四至十一日，我軍疊次大勝，並越境克復英山縣城之實在情形也。現在各軍  
回勦蘄州之賊，英山久無官守，李孟羣即檄廖新暫理安徽英山縣事。臣查北岸之黃梅、廣濟、羅田、蘄水，皆與皖  
省接界，據李孟羣稟稱：「自羅田橫至蘄水、蘄州之界，均有賊營十餘處，而蘄州、蘄水另有股匪萬餘，分道竄入  
下游，官軍均在賊後，請派兵援勦，遏其上竄。」臣查皖之霍、六、宿、太等處，無處非賊，豫省三、河、尖等處，賊倭尙熾，  
江甯將軍臣都興阿咨稱：「大股賊衆竄逼，必須添益兵力。」臣即飛調興國防兵二千五百人，於四月十二日  
由蘄州渡江，進紮張家塆，又調前赴襄陽之寶義兩營回省，而先派參將葉永泰率虎營六百人，自省馳赴北岸，  
會同堵勦，斷不敢稍分畛域，致有疏虞，且使援皖之師不虞後路之梗塞。至彭應鯉勇敢樸實，率領羅田團勇兩  
年以來，越境討賊，迭著戰功，此次帶勇克復英山縣城，尤堪嘉尚！李孟羣以援皖之師，途次接仗，亦協機宜，所有  
尤爲出力之候補知州署蘄水知州兼署羅田縣知縣彭應鯉，可否以知府用，以示激勸，其餘出力堵勦官紳員



弁兵勇，應請查明彙獎，除飛飭藩司李孟羣迅即取道六安馳援廬州外，所有官兵團勇，疊獲大勝，並越境克復英山縣城，仍添兵助勦情形，謹會同督臣官文、江甯將軍臣都興阿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勦賊，疊獲大勝，並越境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一摺，勦辦尙爲得手，著即乘勝進攻，俾北岸一帶，迅就肅清，所有尤爲出力之湖北署蘄州兼署羅田知縣彭應鯉，著以知府用，以示鼓勵。其餘在事出力員弁，並著該督撫等查明保奏。欽此。」（五月初二內閣奉）

### 卷十七

#### 皖賊上犯官軍援勦獲勝疏（七年五月初二日督發）

臣等迭準江寧將軍都興阿來咨，及安徽藩司李孟羣稟稱：「皖省賊匪，並力上犯，已分道竄入黃梅、廣濟、蘄州、蘄水、羅田、五州縣邊界，希圖梗截大營後路，並以阻遏援皖之師，路歧賊衆，防不勝防，亟應厚集兵力，以資堵勦。」等語。臣等再四籌商，實無可增之兵，而警報紛來，不能不移緩就急，當抽調記名臬司李續賓統帶之湘左營、湘右營前仁營一千五百人渡江馳小池口，而以原駐小池口鮑超五營分移孔壠、黃梅，其蘄州、羅田一帶，則調興國防兵福武寶三營渡江應援，恭鳳二營繼之；又由省調虎營六百人助勦，李孟羣援皖之師，則由羅田直抵英山，遏其上竄。四月十八日，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率福營都司金殿安率前左寶營守備余雲龍率武營，由青石嶺大路，署蘄州知州彭應鯉都司盧又熊等率羅田勇由王家壩小路，同攻張家塆，賊與青石嶺官軍相持，羅勇抄後夾擊，盧又熊督勇接應，大勝之，斃賊千餘名，內有偽指揮一名，奪獲刀矛、旗幟、資糧無算。十九日，賊大股來犯，福武寶三路分進，而賊又分七路來衝，李景湖率勇直前，斬悍賊數名，賊稍卻，而七路之賊，漫山遍野，寶武二營爲賊隔截，李景湖率守備銜藍翎千總張鵬高、楊高桂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衝突鏖戰，衆



寡不敵，同時陣亡，營勇亦亡二百餘名；參將張寅恭揮兵迎擊，福武寶三營又回兵合攻，斃騎馬賊二名，殺數十名，賊始敗退，我軍追五六里而返。二十日，參將葉永泰率虎營至。二十一日，都司徐統恩自興國率鳳營亦至。是日卯刻，賊於河北分六股，河南分八股，約萬餘衆，官軍各堅壁以待，賊數次誘戰，相持不動。日午賊懈，始尾追之，頗有斬獲。二十二日，賊又分股萬餘，由芭茅街竄撲夫子嶺。二十三日，蘄州、青石嶺各營因營官戰歿，軍中無錢購米，忍飢一晝夜，勇丁稍有潰失，其不潰者，退保蘄州。臣胡林翼飛調候補知府邢高魁由興國渡江，一面籌運米石，飭令仍加整頓，力扼蘄州。又加派都司段清平、張志超率平超二營一千二百人，由省疾趨黃州，會司署黃州府許賡藻署黃岡縣黎道鈞扼蘄水上竄之路。臣官文先期調襄陽馬隊百人回援，因記名副都統舒保有功於襄陽，士民遮道挽留，遲至四月十五日始率其所部百人起程，副都統銜巴揚阿遣散川勇，肅抵宜昌，檄令迅速回援。此四月十八至二十三等日，皖賊上犯蘄羅，互有勝敗，並抽調救援之情形也。都興阿駐下游陸家嘴，偵知賊竄黃梅縣屬之亭前驛，渡河橋一帶，隨派多隆阿率馬隊往勦。二十日，賊分三路各萬餘，撲縣城，多隆阿同王國才及各營總分路擊之。馬隊逾溝越嶺，追賊過河，毀賊壘二座，忽賊由山坳抄我步軍之後，我軍回騎渡河，策應斃賊四百餘名，內有黃馬褂賊目二名，生擒十四名，奪獲旗械百餘件。渡河橋礮位，俱被官兵掀墮水中，各處賊壘共六十餘座，我軍馬步分防，相距一百餘里，策應不便。二十二日，派鮑超以霆字二營移孔壠，李續賓以九江三營移陸家嘴，而小池口之賊，乘間突出，經營總巴克坦布參領奇克興阿防禦蘇清阿等督隊馳勦，都興阿由孔壠督隊接應，擒斬頗多。先是，賊伏二三千於蘆葦中，而以悍賊數百誘戰，官軍由江岸遙見蘆葦隱動，遂以鎗箭環施，馬隊亦由江岸橫抄合擊，立斃伏賊百餘名，生擒九名，餘皆帶傷而逃。是夜，我軍分百人潛過渡河橋，攜帶火彈、火箭，伏於麥田深處。二十四日，都興阿督領馬步攻渡河橋，多隆阿帶馬隊及霆字前後營，並姜玉順、營密雅明、阿帶馬隊及霆字中左右營，倭克錦、依林、同王國才步隊，分路齊進，賊麇聚數萬，隔河對放鎗礮，



我軍數路齊進，同時渡河，立破賊營數座，賊即反奔，麥田之伏兵見大隊得手，即向各營壘拋擲火彈，賊益驚潰，乘勢併力連破賊壘二十一座，斃賊二千數百名，賊壘棚帳盡行焚燬，煙焰騰空，奪獲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器械無算，尚有賊壘三四十處，依山傍水，未即全燬。此次悍賊僞豫天侯陳玉成由桐城率三萬餘衆，又裹脅皖省飢民數萬，併力上竄，得此一戰，賊氣已挫，人心稍定。此四月二十及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下游馬步各軍移勦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武漢克復之後，該逆無日不思上竄，且自江甯、桐城、安慶至於九江千里而遙，沿江並無官軍阻截，飢民游勇混入賊中，非合全軍之力，不能截遏賊鋒。查九江及興國各營均已抽撥移駐，而寶義平超四營又分赴黃州，蕪水省城守兵不滿千名，添兵則餉無可籌，餉竭則兵心益渙。李孟羣原帶二千五百人，昨據稟稱：「添募千人，乃能由羅田一路馳援廬州，惟偵知六安、霍邱有賊萬餘，已至流波磯，又舒桐、霍邱之賊陸續至者，亦復不少，必須添兵益餉。」等語。臣等接信，實深焦灼。現在楊載福水師聯布江面，尚爲安靜，馬隊千餘人迭次力戰，往來策應，頗覺疲勞，已飛催舒保、巴揚、阿訥、依琿、阿各率馬隊兼程馳赴策應，除飭各路水陸馬步乘勝力攻，並查明陣亡弁勇另行獎卹外，所有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守備銜藍翎千總張鵬高、楊高桂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從戎三年，忠勇素著，此次皆隨血戰，同時捐軀，實堪憫惻，可否仰懇天恩，準將李景湖照知府例，張鵬高、楊高桂照都司例，胡開禮、朱大倫照千總例，均予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將抽調省兵及興國防兵赴援蕪州、蕪水及馬步官軍移調勦賊獲勝情形，謹合詞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赴援移勦，連獲大勝。』一摺，此次賊由桐城上竄，經該督等調援策應，疊獲勝仗，大挫賊鋒，著卽激勵將弁，乘勝進攻，將續至援賊盡數殲除，毋令上竄。所有陣亡之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著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守備銜藍翎張鵬高、楊高桂均著照都司例從優議卹，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均著照千總例從優議卹。欽此。」（五月初九日內閣奉）



再、臣等於四月初四日，四月二十二日，先後準兵部火票遞到恭奉上諭：「飭臣官文、臣胡林翼於襄陽等處征兵，內湊撥一千名，派赴河南助勦。」等因。欽此。遵查河南捻匪屢被擊敗，復勾結粵逆竄擾，潁上楚北唇齒相依，亟應分兵助勦。惟鄂自武漢克復，當因餉項不支，兵勇陸續裁撤，以節糜費。現在皖賊由宿太英霍等處大股數萬人上犯，連日調撥馬步各軍馳往防勦，尙嫌單薄。卽省城守兵不過千人。襄陽甫就肅清，仍恐漏網餘孽狡焉思逞。馬隊全行調赴黃州，蘄水一帶防堵，僅留候補道唐訓方一軍千餘人。現因鄭陽尙有餘匪，又分去四百人前往搜捕。臣等再四籌商，刻下情形尙難抽撥，相應籲懇天恩，俯念楚皖邊界軍務喫緊，未便再分兵力。一俟蘄水、蘄州、羅田、黃梅等處賊匪擊退，再行籌商抽撥，斷不敢稍分畛域，以仰副皇上掃廓疆圉至意。所有遵旨覆奏緣由，謹合詞附片具奏。

再、武漢爲東南樞紐，八省咽喉。而江西、安徽、河南尤爲切近。自古用武之地，賊所力爭。楚自軍興以來，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其大較也。此次大股皖賊分道內犯，用意至狡。籌餉則苦於兵多，調兵則又苦於兵少。下游餉項積欠五月有餘，計數百餘萬兩，偶有接濟，僅敷數日之糧。岌岌不支，勢難終日。安慶、桐城、六安之賊，彌山遍野。而北岸之前敵可慮。瑞州、臨江、吉安之賊，負嵎死守。而武昌之後路仍虛。兼以羅田、蘄水、蘄州、黃梅、廣濟、麻城路路可通，防不勝防。兩岸大軍均駐潯皖之境，注意東征，並非爲湖北設立防兵。賊之間道內犯，實欲搖動東征之師，使我軍餉道梗塞，回顧武漢，乃得逞其奸謀也。萬一餉竭兵譁，江皖豫三省之賊乘虛而入，大局不堪設想。就現在情形而論，厚集兵力，或可力遏兇鋒。所患欠餉日久，軍心渙散，水師馬隊當思竭力保全。防兵守兵更宜及時招募。蓋鄂居天下之中，兵弱則四面受敵，兵強則四路均可策應。熟慮審思，鄂之安危關係東南數省，無如兵燹之餘，加以饑饉，民氣凋殘，未敢操之過切。兼以賊蹤緊逼，商民裹足，鹽釐各項催收不易，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鄂中兵餉實在不敷，皖賊現又大至，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軍實東南不可少之勁旅，請飭下四



川、山、西、陝、西督撫臣，於每省按月籌撥銀五萬兩，務須如數如期委員解楚，以濟飢軍，以全大局，實深迫切感盼之至！

武當山竄賊殲除襄鄖肅清疏（五月二十一日）

竊查襄匪蔓延，節經舒保、唐訓方率馬步分路痛勦，兜逼於武安堰，該匪窮蹙投誠，經巴陽阿招撫；其另股復經舒保、唐訓方等殲於張家集、白家集，並擒逆首高二先等，襄陽大致肅清，均先後具奏在案。旋因皖賊六七萬人分犯楚邊，襄陽馬步陸續調赴北岸，而鄖陽餘匪尙遲勦辦，經鄖房竹山、竹谿沿途各縣會合營汛，并已革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玉堂、竹山縣知縣湯一德、署保康縣事揀發知縣方北科、署興山縣知縣孫寶田暨已革參將佛爾國春等督帶團勇，隨同各縣文武往返追勦，屢獲勝仗，多有斬擒。無如山徑紛歧，此拏彼竄，臣恐稍遲時日，勢復燎原，卽飭唐訓方率師星夜直趨房竹一帶，合兵圍勦。該匪晝伏夜行，於四月十五日麇聚於均州之武當山頂，是山懸崖峭壁，蹊徑陡絕，該匪將山路砌斷，爲恃險負嵎之計。州牧吳嗣仲派勇扼斷山前之路，其山後西南爲中觀，西北爲黃土壩，正西爲豆腐溝，唐訓方捲甲疾趨，於四月二十九日抵豆腐溝，絕其後路。先是賊竄竹山，總屬之磚余河等處，陝西撫臣曾望顏咨調署延綏鎮總兵龍澤厚自鄧州起程來勦，至是會合楚軍紮營中觀，唐訓方訓以訓營之勇，賊所素畏，乃於豆腐溝多樹訓營旗幟，虛張聲勢，自率勁勇督訓導吳佑棠之勇駐黃土壩，守備唐蒸雲率右哨合鄉團生員魏寶鑑之勇駐下觀，陝兵分兩路繼之，約山前團勇聞礮聲悉力進攻，留中觀爲賊敗走之路，而龍澤厚隱伏所部，掩息旗鼓以俟之。五月初三日五更，銜枚齊進，破賊二卡，而天猶未曉也。我軍攻第三卡，山頂之賊乃大譁，鼓角齊鳴，如欲出戰，迨第三卡破，而賊乘屋擲瓦石，自壁間放鎗礮，以死抗拒，我軍轟斃十餘賊，懸崖壁立，仰攻不能得手，其拒我前哨者一踞釣鐘臺，一踞燕子峰，箭石如



雨，我勇礮斃匪首沈審匠，并礮斷陳老五左臂，而賊仍死守，自寅至巳，攻撲三時之久，仍不能入，而龍澤厚所部兩路之兵，及山前圍勇大至矣。其一由下觀進，一則繞出山前，由南巖踰分金嶺，直撲山巔，鎗礮環施，賊應聲倒者數十名，乃蟄伏牆內及石壁間，火器難施，又踰二時，終不能入，諸軍就山半食乾糧，藉息兵力，徹夜圍之，賊窮欲西竄，見豆腐溝燈煌煌如火城，復退走，四更時，賊由中觀逸出，甫及山腰，龍澤厚伏兵大起，斃賊無數，擒賊四十八名，鄉團復擒四十九名，後出之賊，驚而復返，時尙黎明也。初四日辰刻，諸勇跟蹤直上，徧索新樓、高樓、天合樓等處，無一賊蹤，知賊踞山巔金頂城，諸軍欲力攻，唐訓方獨以謂金城高而無水，賊糧悉屯於外，困之，賊必自斃，遂率諸軍分駐於山門之外，取賊糧以俱食，密令投誠之張興邦往招之。初五日，賊首黃大成、趙才自縛來降，唐訓方諭羣賊繳器械，並開具賊匪名單，交龍澤厚點名，計二百十八人，蓋大股則先日逸出，盡爲龍澤厚伏軍所殲也。又訊釋被擄百姓五十八名，仍將首逆黃大成、卽黃老二、趙才、江服子、張起才、賈毓松、牛奎、易三元及其餘黨二百餘人，悉斬之，襄鄭股匪，至是遂無餘孽矣。臣查此股匪徒迭經痛剿，乃以漏網餘生，復圖嘯聚，經官兵追逼，竄踞武當山頂，恃險抗拒，數日之內，聚而殲旃，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唐訓方調度有方，機宜悉中，龍澤厚不分畛域，協力會剿，均堪嘉尙。現在宿松、黃梅、蘄州一帶，賊匪聯營各二三十里，馬步防剿，援應日夜疲勞，亟須添集兵力。當飭唐訓方留四百人，交同知唐協和管帶，添募五百人，交吳佑棠管帶，仍駐襄樊，以資彈壓，卽令唐訓方馳赴蘄黃防剿，兼可遙制興治，戒備邊防。現接安徽藩司李孟羣署羅田縣知縣彭應鯉來稟：「六霍之賊，經我軍兩次擊截，退回太湖。」辦理尙爲得手，舒保巴揚阿等馬隊，均到蘄州，除飭各軍趕緊進剿，仍嚴催李孟羣乘勝馳援蘄州，並另查傷亡弁兵，分別請卹外，所有龍澤厚一軍出力員弁，應請飭下陝西撫臣查明獎勵。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由臣擇尤保獎，仰候天恩。

再，此股土匪，先經官兵擊敗，旋撲房縣，再竄竹山，又分股竄至保康，迨保康收復，又合房竹之匪，撲陷興山；



各該縣文武，均以山路崎嶇，攻擊驟難得手，兼因出城堵禦，猝不及防，以致城池失守，雖旋即克復，究屬疏於防範。臣經等查明請旨革職，責令防剿，以觀後效。在案。該參員等於被革之後，隨同地方官踰山越嶺，往返追剿，備極辛勤。此次聞唐訓方帶兵合剿，該革員等先期互相邀約，並各捐資添募鄉勇，於山徑紛歧之處，嚴密防守，更雇鄉夫搬運木石，填塞要口。唐訓方兵到，該匪無路可竄，乃兜逼於均州武當山頂，得以掃除淨盡。迅速蒞事，是其勤勞愧奮，尙足以贖前愆。可否將已革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玉堂、房縣左營游擊文英、城守千總鄧德仁、署竹山縣知縣湯一德、署竹山協副將揀發參將佛爾國春、署保康縣事揀發知縣方兆科、署保康汛守備千總熊運泰、署興山縣知縣孫寶田、宜昌左營游擊劉廷麟、開復原官之處，出自皇上逾格恩施，謹合詞附片具奏。

硃批：「金玉堂、湯一德、方兆科、孫寶田均著開復原官，文英等著官文再行察核具奏。胡林翼現雖在軍營，惟伊本營之將弁，可由伊具奏，仍應會同總督，况官文有欽差大臣關防，軍務營伍均該督專責，若委之巡撫，殊非朕倚任該督之意也。該部知道。欽此。」（閏五月初五日奉）

### 卷十八

#### 遵旨會議懲辦逃兵疏（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七年三月十三日，先後準刑部咨奉上諭：「御史宗稷辰奏：『請嚴查潰兵』一摺，著各將軍督撫將此項逃歸兵丁應如何懲辦之處，嚴定章程，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查自粵匪肆逆以來，征調頻年，協勤備防，全資兵力，乃各省營務廢弛，不明紀律，或聞警先逃，或臨陣潰散，誅不勝誅，一經回營，覘然入伍，恬不為怪。查定例：「征兵私自潛逃，拏獲者，斬立決。在軍務未竣以前，投首者，發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為奴。軍務告成之後，投首者，擬斬立決。奏請定奪。立法本已至嚴，罪名無可加重。惟受傷患病，迷失路徑，落後有



因查非有心脫逃，在軍務未竣以前投首者，免罪，拏獲者，杖一百，徒三年。軍務告成之後投首者，亦杖一百，徒三年。拏獲者，發烏魯木齊給兵丁為奴。一等語，詳繹例意，逃兵投首，分別軍務已未告竣，為其有無規避也。則在軍務未竣以前回營者，即與自首無異。惟患病受傷，原可請假調治，若竟擅離軍營，即屬咎有應得，應請嗣後患病受傷，並無軍營咨照，擅自回營，及投首雖在軍務未竣以前，均革除糧。若拏獲，並軍務告成後投首及拏獲者，均照各本例辦理。迷失及落後兩項，軍行迅速，原不準其逗遛。其稱迷失落後，相距大營必不甚遠，即應尋覓路徑，趕赴軍前，復何待於投首。應請不分軍務已未告竣，但回營者，均照軍務告成後投首例，杖一百，徒三年。拏獲者，發烏魯木齊給兵丁為奴。若無故逃回，即照例擬斬。奏請定奪。如此明定章程，庶各營知所警惕，而臣竊謂兵勇之強弱，惟視將領為轉移。主將得人，三軍用命。譬如天君泰定，則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百體因而從令。誠如論旨，將弁私逃，尤屬可惡，即應嚴拏正法。臣督師以來，無日不以選將為急，應請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留意水陸將才，為國備干城之選，即為兵專統馭之權。至地方官失察，逃兵隱匿在境，及經別處盤獲，吏議森嚴，應由各督撫申明處分，嚴飭所屬一體嚴拏懲辦，庶足以申軍律而肅戎行。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奏乞皇上聖鑒訓示。誅批：「刑部議奏，欽此。」

各路官軍剿辦皖賊獲勝疏（五月二十四日）

竊查皖賊分竄黃梅，四月二十四日，江甯將軍都興阿督率馬步勦賊於渡河橋，殺賊二千餘人，平賊壘二十一，座賊氣大挫。自是賊營移平就險，移小併大，意在堅守伺我之隙。我軍連日進攻，賊於壘中施放鎗礮。五月初五日以後，連日陰雨，賊於大河鋪迤北，依山增壘三座。十二日，賊全數擁出，攻撲孔廣順、王國才、方映川及馬隊各營，并攻黃梅縣城。都興阿在陸家嘴聞信，即派多隆阿調齊馬隊，取道白湖渡調靈營、黔營步隊，取道濯港



赴援，營總密雅明阿帶江岸馬隊爲接應。時賊數萬，正在攻撲孔廣順、王國才各營，我軍堅壁不動。賊近以礮轟之，多隆阿令馬步分兩路進攻。賊恃水田泥深，馬難馳驟，先於要路排鎗抗拒，鏖戰多時，賊始卻退。我軍日暮收隊，賊又四面撲出，多隆阿揮軍回戰，參領西林布都噶爾等由迤西山坡衝入，賊衆披靡。我軍追二三里而返，比收隊已三更矣。計殪賊二百餘名，兵勇亦閒有傷亡。此五月十二日賊撲黃梅各營，都興阿派隊援勦獲勝之情形也。其六安、霍山之賊，自前月我軍克復英山之後，日思上竄。安徽藩司李孟羣以援皖之師駐紮羅田境上，斬州、張家塆之賊，則知府邢高魁統興國防兵，并由省調往之義寶虎三營合九江調援之仁營駐於劉家河，以超平二營會署蘄州。知州彭應鯉并羅田團勇駐分路街。五月初四日，李孟羣派知府朱啓仁等會彭應鯉擊張家塆之賊於分路街，勝之。初五日，賊撲獅子口，彭應鯉、朱啓仁由分路街、寒坡石、袁景衝三路而進，並會馬隊由劉公河夾擊，又勝之。賊退踞望天畝、青石嶺等處。初六日，金家鋪賊衆大至，李孟羣派游擊張得勝由夫子嶺會團紳江樹等擊之，頗有斬擒。初七日，賊大出擄掠，張得勝合團勇會擊於黃牛衝，擒斬百餘名，奪獲鎗礮刀矛多件，追至河邊而返。初八日，兵勇渡河，五路分勦，賊敗退，沿途爲英羅團勇所截，張得勝奮追，斃賊無算。是晚駐軍於英山界。初九日，張得勝等由樂利河進，吳銘謙等由四口塘進，巡檢顏培成團紳江樹等率羅勇由金家鋪直下，廖新等率英勇由大畝河兜上，賊列隊山頭，相持四時之久，守備陳炳南策馬斬大旗賊一名，衆軍齊進，賊大潰。東竄太湖，斃賊千餘名，鎗斃賊首高立先，並黃衣賊目一名，擒五十八名，釋脅從並幼孩六十二名。我軍亦陣亡十二名，受傷三十一名。初十日，張家塆之賊犯分路街，參將趙鴻舉策馬渡橋，都司盧又熊暨超平二營分左右齊進，彭應鯉率蘄羅之勇四路衝擊，追至胡家涼亭，斃賊無算，奪獲賊米二百餘石，賊仍回望天畝。十四日，探知黃梅大股之賊欲撲獅子口，彭應鯉預爲準備。十五日賊至，我軍分兩路迎擊，斃賊二百餘名，殺僞三十七檢點一名，僞指揮一名，賊潰，追斬八百餘級。超平二營乘勝攻入，盧又熊繼進，破賊三卡，賊忽分股來抄，都司段清平



步行，揮刀直前，血戰被害；適馬隊衝至，賊仍回望天阪，堅守不出，此五月初四日至十五日，蘄州、羅田諸軍會合團勇剿賊獲勝之情形也。臣查楚皖兩省之交，東則太湖、宿松，東北則英山、霍山、六安山路紛歧，防不勝防，賊之分路四至，實欲牽制我軍，使我不能兼顧，彼乃乘隙而入，直窺武漢。臣於北岸厚集兵力，而尤慮毗連江西之崇陽、通城、興國、大冶乘我空虛，狼奔突至，現在副都統巴陽、阿舒保馬隊先後齊抵蘄州，臣更調候補道唐訓方一軍合力攻剿，並可遙扼興冶，似於防備更爲周密。黃梅、大河、鋪、雙城驛一帶，賊營蜿蜒二三十里，張家塆之敗，又退踞雙城驛，另抽大股橫竄黃梅、廣濟，賊情甚爲狡譎，已飛飭各軍分路進剿，務期肅清邊界，使李孟羣援皖之師無虞梗阻，而李續賓之軍亦得專意下游，力圖潯郡，除查明傷亡弁勇另案請卹外，所有都司段清平血戰捐軀，實堪憫惻，可否仰懇天恩，照游擊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將黃梅、蘄羅諸軍連日剿賊擒勝情形，會同督臣官文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四月十九日，蘄州、青石嶺、魏家河之戰，因賊衆兵寡，以致官兵勇丁陣亡二百餘名，所有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等五員，業經隨摺請卹，其續經查出之千總何得升、彭得勝把總聶宜春、羅登吉，外委譚義時、袁集新、王得益、宋魁元、朱文清、劉玉勝、李金貴、徐中元、徐守松、武生、李基玉，均係是日同時力戰捐軀，情堪憫惻，除陣亡勇丁另行查明彙辦外，相應奏懇天恩，準將何得升、彭得勝照守備例，聶宜春、羅登吉照千總例，譚義時、袁集新、王得益、宋魁元、朱文清、劉玉勝、李金貴、徐中元、徐守松照把總例，李基玉照外委例，均予從優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何得升等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再，臣於咸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諭：「安徽藩司李孟羣由湖北帶兵赴援廬州，途次克復英山，著官文、胡林翼先速籌銀二萬兩，解赴該藩司軍營，以資接濟。」等因，欽此。



查李孟羣本年四月，奏派赴援廬州，起程之時，籌辦軍裝，並先籌一月口糧，不下二萬兩，迨克復英山，又於五月內先後籌解銀八千五百兩，米一千石，該司因中途阻梗，駐兵羅田，所需餉項，遵即設法籌運，上紓宸廬。又臣於咸豐六年四月，派兵往援江西，起程之時，除清償積欠外，並籌行糧交同知曾國華倍道馳援，迨經克復城池，進圍瑞州之後，又先後解濟軍餉銀三萬七千兩，錢五千串，經臣於六年十月初八日附奏在案。嗣因瑞州攻剿，正在喫緊，餉乏兵飢，臣又於無可籌撥之中，於六年十二月，籌銀一萬兩，七年三月，籌銀七千兩，五月，籌銀五千兩，均委員解交瑞州軍營，道員吳坤修同知劉騰鴻彈收支發。又道員彭玉麟、江西內湖水師餉匱，臣於七年三月，籌銀三千兩，黃金一百兩，照例抵銀一千六百兩，又五月兩次籌銀六千兩，均由駐紮九江記名臬司李續賓派兵解交道員彭玉麟彈收支發，統計六七兩年，除償曾國華援兵積欠四萬不計外，先後共解江西銀六萬九千六百兩，錢五千串，雖車薪杯水，在援軍仍屬飢疲，而羅掘分支，在臣方更形竭蹶，重以大局所關，不敢稍分畛域，致誤事機，除撥解銀兩，另飭該營分別造報外，所有遵旨籌撥安徽藩司軍餉，並籌解江西援兵內湖水師兵餉緣由，謹附片具奏。

奏陳九江長圍困賊迭次大勝及水師深入失利旋復獲勝疏（五月三十日）

竊查布政司銜記名按察司李續賓，會同水師自上年十二月逼攻九江情形，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會奏在案；李續賓開浚長壕，自九江官牌夾迤南而東至白水湖尾，計長三十餘里，踰山脊四重，留東門大路，為誘戰追襲地，壕深二丈，寬三丈五尺，募夫不足，助以本營長夫，復慮及上游陸家嘴轉運，賊可越琵琶亭而截我糧餉，其東達梅家洲、湖口縣、姑塘等處，亂山層疊，路曲峰迴，尤防伏賊，乃於要隘安置大礮，並多設偵探，晝夜梭巡。二月初九日，掘壕及東面，城賊忽出四千餘人，跳躍喊吶，西面之新壩，亦出賊二千餘，李續賓急撤壕夫，禁諸營勿出



隊自率馬步繞出八里坡後崗，又設伏於馬宿嶺，約以聞坡後砲聲，悉力奮擊，計踰兩時，賊漸逼近，各軍聞砲聲，齊出，斬三百餘級，又追殺七百餘名，其西面之賊，亦經陸師何紹彩等會合水師，轟斃五百餘名。初十日，賊復出三四千於八里坡，西壩亦出賊二三千，另伏賊於坡後茶庵，李續賓令南路西路諸營出戰，令東路勿遽出，自率馬步繞譚家畝、楊樹嘴等處，先敗其伏，仍飭蹲伏，以待南路之賊，初不知其伏之已敗也。且戰且走，甫至坡後，伏勇突起，東路營亦同時撲出，賊大敗，狂竄回城，西路之賊亦潰敗，由龍開河入壘，四路共斃賊千餘名，奪獲擡馬鎗九十餘桿，驟馬八匹，旗械無算，我軍陣亡藍翎千總毛丁山、藍翎把總盧久盛、外委陳德林三員，李續賓見賊連出，恐其截我餉運，乃移湘前營護軍右營駐於官牌夾，又因湖水泛漲，雇小划數十隻，統以舢板，水陸護送。十五日，探知安慶來援賊七八千人，十六日，城賊大出，約二萬人，自城之東南以至新壩，蜿蜒數里，旗幟如林，我軍亦依次列陣，首尾迎擊，馬隊從中衝出，殪其前鋒，二十餘名，賊不少卻，水師從甘棠湖直繞城下，轟東路之賊，官牌夾諸營於湖坪夾擊之，西路之賊遂敗，復沿湖助擊東南營，乘勢衝突，賊首尾不能相顧，自相踐踏，我軍縱橫衝擊，田隴湖岸，賊屍堆積，餘衆狂竄，諸營尾追，及城下，礮子如雨，其由城南維入者，我兵以連環鎗擊之，水師復以大礮攔擊，無得脫者，共斃賊二千餘名，傷者無數，奪獲驟馬二十一匹，黃紅雜色旗一百五十餘面，我軍陣亡藍翎守備陳德華、藍翎把總陳文勝、外委陳光玉、蕭有貴四員，自是三月之久，賊閉伏不出，而南岸長濠且告竣矣。四月初，皖賊數萬人，號稱十萬，分犯蘄州、羅田、黃梅邊界，江甯將軍都興阿移師分剿，李續賓亦即分兵渡江，駐陸家嘴，又分軍上援蘄州，於是城賊乃逐日出擾，憑濠施放鎗礮，我軍禦之，互有傷亡，李續賓因勻各營，憑濠分守，而自移湘右營駐養旂嶺，并增募元營貞營一千人，駐嶺之左右，聯絡諸營，以扼其要，其渡江援守之仁營，亦增募四百人，以厚其力。五月初十日，賊大出，以悍者踰濠來撲我營，李續賓令諸軍勿遽出戰，俟賊過濠及半，以新習之馬隊衝之，賊大敗，奪路反奔，擒斬甚衆，是日首逆林啓榮親出督陣，我軍斃其僞檢點指揮各一名，蓋



賊以分軍渡江，竟敢乘虛來犯也。提督銜鄖陽總兵楊載福以皖賊分竄楚邊，黃州各屬皆濱江州縣，因抽分水師礮船，由九江上至蘄州，擇要停泊，并飭副將李成謀都司銜守備易景照移紮官牌夾港內，與副將朱品隆陸營相依。五月初二日，楊載福自至蘄州，與候補知府邢高魁計議防剿事宜。是日辰刻，官牌夾水師見賊船數十號上駛，李成謀等即時出隊，賊分兩路敗竄，李成謀從新河追之，易景照從老河追之，會於湖口，而湖口賊船二百餘號，由梅家洲兩岸抄出，又另股從扁擔澗包我軍船之後，其時西南風大起，李成謀以長龍船禦扁擔澗之賊，而自率舢板乘風縱擊，賊敗入湖口，而不知深入賊巢，距本營已百餘里矣。及回至扁擔澗，而湖口賊船復出尾追，扁擔澗賊船沿南岸繞出我前，李成謀溯流上至小池口，而城賊鎗礮齊發，我軍逆風逆水，舟行不速，被賊燬沈正右營長龍五號，舢板五號，副後營舢板八號，迨上游來援已無及矣。初三日，楊載福在武穴聞信，星夜回營，切責李成謀輕敵深入，查悉陣亡都司銜守備易景照，藍翎守備張宏升，周德昌守備銜千總曾其祥，藍翎千總何良玉，周友交，藍翎把總易景安，陳棟樑，鍾梨先，藍翎外委甘呈祥，陶鴻盛，擬保藍翎外委周云友，翁南書，葛有發，余有才，楊復興，甘德貴，殷德才，鄧南山，伍德友，哨官文童張名對共二十一員，又陣亡水勇一百四十八名。初四日，楊載福親督水師巡江，賊以倖勝揚帆直拒，李成謀衝入奪回舢板四隻，擊沈賊船無數，遂收隊以歸。此五月初二日，水師深入失利，初四日復又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查九江城賊蟄伏不出，我軍肉薄攻堅，終難得手，必須長圍坐困，乃可永斷接濟。惟李續賓原統不過萬人，尙闕其東北一路，未能合圍。近以北岸邊界，警報日至，又分去四千人渡江協剿，必俟北岸肅清，乃可厚集兵力，專意潯陽。又據楊載福咨稱：「李成謀出隊輕率，並乞請奏參。」前來。臣查水師近年以來，船礮從無損失，李成謀平素忠勇，戰功尤著，此次孤軍深入，致有挫失，尙於全軍無損，楊載福先期上巡蘄州，會商防剿，相離太遠，該總兵楊載福副將李成謀可否邀免處分，出自皇上天恩。除查明傷亡勇丁彙案咨卹外，所有陸師陣亡藍翎守備陳得華，藍翎千總毛丁山，藍翎把總盧久盛，陳文



勝外委陳得林、陳光玉、蕭有貴、水師陣亡都司銜守備易景照、守備銜千總曾其祥、藍翎千總周友才、藍翎把總易景安、陳棟樑、鍾梨先、藍翎千總甘呈祥、陶鴻盛均係奮勇損軀，深堪憫惻。應請各照原銜從優議卹。又水師陣亡擬保外委周云友、翁南書、葛有發、余有才、楊復興、甘德貴、殷德才、鄧南山、伍德友，可否照外委議卹，哨官文童張名對，可否照從九議卹，以慰忠魂。

謹按疏內邀免處分及請卹各員，於閏五月初七日接奉旨準。

再北岸之賊目爲陳玉成、李壽成、勾結皖省捻匪，飢民號稱十萬，自四月以來，由宿松、太湖、英山、霍山分犯蘄州、黃梅、廣濟、羅田邊界，實亦不下六七萬人。其黃梅一路，經將軍都興阿、翼長多隆阿督飭鮑超等五營疊次剿辦。五月十八、二十、二十二等日，救援孔廣順、王國才各營，并連破賊壘七處，殺賊三千餘人，而踞險結寨之賊營尙多，仰攻不易。我軍精銳，微有傷亡，都興阿以一軍當小池口、濯港、大河鋪三路之衝，日夜援應，亦極疲勞。其廣濟一路，副都統銜巴揚阿率四營往禦，賊已退併蘄州之望天、販合爲一股。其蘄州之張家塆、青石嶺、望天、販等處之賊，經知府邢高魁參將何紹彩等於二十一日剿辦獲勝。二十六日，舒保率馬隊百騎馳往督隊。二十七日又大勝之。其羅田一路，前已擊退，我軍已進紮英山、霍山，所有各路詳悉情形，容臣等另案彙奏。頃據下游探報：「翼賊石達開領股匪數萬人，於五月二十五日從安慶、彭澤分道上犯，揚言『分擾湖北，并援江西。』」我軍備多而力分，自應併力迅剿，力遏兇鋒。再臣於本省鹽課、牙帖、釐金極力籌畫，除支應德化、黃梅各營軍餉，并分濟瑞州、劉騰鴻、吳城、內湖、彭玉麟、英山、李孟羣等處援軍，鄂省之力，實已竭蹶不遑。楚軍深入潯皖之交，賊衆兵飢，前準部議月撥秦晉蜀三省軍餉，各五萬兩，尙未報解，應懇皇上天恩，密飭山西、陝西、四川各督撫臣，如數如期迅爲接濟，以振飢軍，而全大局。

硃批：「戶部迅速分催，欽此。」



卷十九

奏陳久在軍營之道員差次病故懇恩賜卹疏（七年閏五月十八日督發）

竊前據按察使銜湖北督糧道魁聯稟陳患病情形；經臣等據情會奏，閏五月十二日奉上諭：「準其開缺，仍留辦新關事務。欽此。」當即恭錄轉行，旋據新關辦事隨員即補同知書芳阿馳稟：「魁聯嗽病日增，醫治罔效，於閏五月十三日卯時病故。」並據該委員聲稱：「魁聯彌留之際，伏枕哀泣，有『未報君恩，誓效來生犬馬』之語。魁聯有五子，均在京寓，其隨侍差次，僅奴僕數人。」等情，具報前來。臣等聞之，殊深悼惜，當飭書芳阿將其身後事宜，妥為料理。伏查魁聯係內務府正白旗人，歷任湖南、辰州、衡州、寶慶、岳州等知府，洊升臬司，因在岳州防所患病回省，經撫臣駱秉章參奏，蒙恩以知府降補，嗣隨同克復漢郡出力，渥荷聖慈，以道員記名，賞加按察使銜。今春復蒙簡放湖北糧道，因先經委管新關，未即赴任，又值病體加增，慮曠職守，此魁聯不得已呈請開缺，而臣等以得人辦事之難，魁聯守潔才長，實資倚助，不得已而有留辦新關之請也。惟念魁聯歷任地方，潔己愛民，政聲卓著，在軍營多載，實有微勞，如前在寶慶任內，始以叛逆李沅發等之變，迅速剿平，繼值粵寇鴟張，而寶郡為湘省屏藩，魁聯練勇齊團，力籌捍禦，全郡賴以安全，嗣帶勇駐守岳州，幾將兩載，以升仕臬司，仍兼府篆，屢值鄰氛逼近，魁聯防剿嚴密，力遏兇鋒，以固楚南門戶，其節次打仗情形，均經會國藩、駱秉章等奏報在案。前歲冬閒，由德安剿賊東下，稔知魁聯熟諳軍旅，奏調來北，委令總理營務，凡籌兵節餉，悉協機宜，又隨同臣親督行陣，躬冒矢石，屢扼賊援，每操勝算，此又在湖北軍營效力年餘，備嘗辛苦，為臣等所目睹者。迨今春奏委管理新關，魁聯創始經營，漸收濟餉便商之效；又於總糧臺餉需支絀，及牙帖抽釐諸務，有裨時艱，無不隨時隨事，妥籌辦理，任勞怨而不辭，亦心力之交瘁，而自軍營奔馳數載，屢著功績，其積勞成疾之後，仍復奮勉趨公，未



敢藉圖安逸；現於差次病故，雖與臨陣捐軀有間，而致身報國之誠，實較尋常沒於王事者，尤爲可憫！合無仰懇聖恩，逾格俯準，敕部照軍營立功後病故臬司之例，從優賜卹，則該故員沐再造於生前，復得銜殊恩於地下，感戴高厚，曷有既！極臣等未敢擅專，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合詞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道員在差次積勞病故，懇請優卹。」一摺，按察使銜前任湖北督糧道魁聯，在湖北軍營，著有勞績，開缺後，仍留辦新關事務，茲因積勞身故，殊堪憫惻，著從優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該部知道。欽此。」（閏五月二十七日內閣奉）

### 奏陳黃蘄官軍分路勦賊大勝疏（閏五月二十四日督發）

竊查皖賊分路上犯羅田，一股來自英山、霍山、黃梅、蘄州之賊，來自宿松、太湖、六安，而黃蘄兩路之中，山徑歧出，在在可通，一路擊退，一路又至，防不勝防，不得不於賊蹤麇聚之處，分頭堵勦。現在羅田一股，已於前月擊退，安徽藩司李孟羣已出鄂境，赴援廬州，其黃梅之賊，踞大河鋪爲巢穴，連營二三十里，江甯將軍都興阿及參將鮑超五營，並孔廣順、王國才各營，悉力禦之。五月十四、五、六、十八、九等日，賊由大河鋪分竄十里鋪、雙城驛、鄭公塔、官橋、清河鋪、橫山圖等處，連犯廣濟，兼窺武穴，冀截黃梅官軍後路，阻我餉道。都興阿抽派馬步連日分勦，提督銜鄖陽總兵楊載福，曳運舢板於內湖，力防武穴，均迭有斬擒。二十日，我軍攻大河鋪，都興阿先令隊擊賊於五里涼亭，又令多隆阿率馬隊及黔勇由西路攻之，毀賊四壘，及賊回顧，西路鮑超之五營，已乘勢直入，破其三壘，兩路共斃賊千餘，奪獲無算。是日卯刻，賊又分股犯廣濟，都興阿派訥依琿阿率馬隊會李遇泰督勇三路禦之，武舉張鵠力戰陣亡，副都統巴揚阿率四營往援，而賊已退併蘄州之望天畝。二十二日，都興阿偵知十里鋪相距三里許，賊立新營，絕我糧道，卽日督飭馬步平其二壘。二十四日，多隆阿派都司楊朝林率勇五百人，並



調守備盧玉龍率勇三百人修營十里鋪，以資轉運。工未半而賊夜至，偷毀，復圍撲黃梅縣城。我軍悉力禦之，賊乃退敗。二十五日，巴揚阿搜勦廣濟之宋河鋪、百花園一帶，賊突出二千餘人，馬步奮力勦之，擒斬頗多。是日，我軍重修十里鋪之營。及午而工已半就，移營駐紮。戊刻賊復來撲，我軍鎗礮環施，徹夜不斷，斃賊無數。二十六日，賊再攻十里鋪，都興阿親督馬隊，多隆阿率鮑超五營馳援，內外交攻，賊大敗，傷斃賊目多名。二十八日，我軍出隊戰於十里鋪，自辰至午，往來奔突，轟斃之賊無數。是夜，賊撤去東北十餘營，退紮五祖山麓。此五月十四至二十八日，黃梅官軍連日獲勝之情形也。蘄州之賊，踞張家塆、青石嶺為巢穴。知府邢高魁督各營會舒保之馬隊，何紹彩之仁營駐胡家涼亭、蓮花庵等處，升用知府署蘄州事彭應鯉督練勇會朱啓仁之營，駐獅子口、汪家壩、夫子嶺等處。五月二十一日，賊自青石嶺三路來撲，另股渡桐梓河，約數萬人。邢高魁以前隊誘敵，路曲峰迴，層層設伏，馬隊伏於河側，大勝之，斬獲千計。我軍陣亡哨長鄧慶龍一名。二十二日，賊自張家塆兩路來撲，彭應鯉令練勇千餘力堵夫子嶺，而全隊出汪家壩五里外擊之，追殺數里，其撲夫子嶺之賊亦不戰而退。二十四日，邢高魁約彭應鯉出隊青石嶺，夾攻望天畝之賊。二十五日，彭應鯉令汪家壩各營赴合節山，嚴堵張家塆之賊，而以獅子口、夫子嶺諸營會同朱啓仁抵青石嶺。是日，賊分五路來撲，鏖戰五時之久，賊始退，蘄羅之勇受傷十餘名。二十六日，賊由張家塆縱火燒民房，將及合節山，彭應鯉督隊分三面夾攻，勝之。會巴揚阿自崇陽橋來，偵知前撲廣濟股匪，麇集青石嶺、陳家灣，並於河東結壘數座。二十七日，望天畝賊出十餘股，分撲胡家涼亭、鳴公嘴一帶。邢高魁令各營步隊於山坳設伏，嚴陣待之。巴揚阿、舒保各率馬隊衝突賊陣，賊衆披靡，有賊首於山巔執旗，以磨山後及河東之賊大至，我軍屹立不動，俟其繞出山坳，渡河者半已登岸矣，伏兵突出，而以馬隊衝河岸之賊，殲斃無數，墜崖落澗，死者尤多。二十八日，賊由望天畝撲夫子嶺，彭應鯉飛報邢高魁接應，遂會合朱啓仁督勇於裴家山岡，勝之。賊同竄，而舒保、邢高魁等馬步均至，又夾攻之，賊仍退望天畝。賊專意於鳴公嘴，在我軍



前路之三里許，黃土岡增修九壘。二十九日，賊由河西各負草填我濠溝，爲我軍轟退，賊列隊河西，另以大股出河東，與我營對修二壘。邢高魁令恭武義三營開大礮隔河轟之，賊涉水而來者，乘其半渡，擊於河，而賊築壘如故。我軍乃渡河衝殺，賊繞山而出，舒保馬隊箭無虛發，賊乃敗。其時我軍盡注對岸，而上游兵力已單，賊一由河東，一由黃土岡乘虛並進，我軍兼顧不支，適何紹彩率勇自胡家涼亭來援，而下游之馬步亦至，合力擊之，斃賊千數百名，生擒十餘名。據供：「賊目僞丞相唐逆僞指揮黃逆僞軍帥郭逆悉就殲。」三十日，張家塋之賊撲汪家壩，彭應鯉約邢高魁出隊合朱啓仁赴合節山迎擊，賊踞對山相持半日，彭應鯉分二隊上山，自與朱啓仁由中路鳴鼓先登，肉薄仰攻，前隊之勇受傷十餘人矣。奮力齊進，連斃執旗悍賊十數名，騎馬賊四名，生擒五十七名，賊猶抵拒，聞四面喊殺之聲，震動山谷，則附近百姓鳴鑼助威也。賊乃敗竄，衆勇追斬二百餘名。據生擒之賊供：「張家塋又添賊萬餘。」彭應鯉密調羅田勁勇，於閏五月初一日合朱啓仁及蘄州紳勇，由僻徑抄襲張家塋之後，而自率各勇三路直攻於前，先以鎗礮轟破范家灣後壘，諸賊蜂擁前撲，不知抄後之勇已破賊巢，我軍前後夾擊，斃賊二千有奇，奪獲鎗礮、騾馬、旗幟、衣物，而張家塋之賊壘悉平，生擒一百二十一名，內有長髮老賊僞指揮僞總制謝亞霖等三名。我軍陣亡兵勇十九人，受傷五十八人。此路旣平，諸軍乃得專意於青石嶺、望天畝。初二日，賊預伏河東後山，乘我軍進攻，卽由後渡河襲營，邢高魁商派寶營義營徑擊河東之伏，而舒保馬隊同恭營武營由西岸，巴揚阿馬步由東岸，又抽派數十騎同仁營由胡家涼亭，三路追殺前左營由後山援應，賊傾巢而出，我軍併力鏖戰，而白水畝、陳家灣、鴨公嘴等處，復出援賊萬餘，兩岸並進，余雲龍乃留二哨同邢高魁親兵及福營禦於西岸，自率武營同舒保馬隊及恭營渡河擊東岸，大戰兩時，余雲龍策馬大呼，直搗賊壘，兩岸之賊同時俱敗，擒斬二千餘，逃者亦以千計。先是，何紹彩見賊麇集兩岸，隨率正仁營徑襲鴨公嘴，而密囑仁鳳各營爲策應，軍未及壘，伏賊突出，何紹彩以退爲誘，將至水田，勒馬回擊，左仁、右仁及鳳營平營同馬隊分路俱



出，彭應鯉亦從青石嶺橫截，賊回竄不及，陷於泥中，我軍就而戮之，賊屍枕藉。都司黃勝日脇膀受礮傷，各營弁勇陣亡數名，傷百餘名。是日彭應鯉在夫子嶺、汪家壩燒賊營三座，斃賊三百餘名，生擒二十九名。初三日大雨，溪河漲發，兩岸之賊不能相援，邢高魁、彭應鯉、朱啓仁等密約。初四日辰刻，我軍一由胡家涼亭直攻賊巢，一由夫子嶺、青石嶺橫攻賊左，一由火口坳燒賊之前，一由張家塆、芭茅街抄賊之後，賊大隊萬餘，分四五路死拒，自辰至未，斃賊二千有奇，鳧水淹斃者無算，生擒一百八十九名。河西之黃土岡賊壘盡平。初五日，我軍即由上游結筏而渡，賊棄營逃竄，衆勇分追，斬獲無算。河東賊壘亦平，餘賊退入望天畝、白水畝、桐梓河等處。此五月二十一日至閏五月初五日，蘄州勦賊獲勝，踏毀張家塆、黃土岡等處賊壘之實在情形也。初六日，黃梅之賊數千人，突竄廣濟，分六路來撲。巴揚阿親督馬隊三面撲之，斃賊百餘名，擒長髮悍賊數名。時大雨收隊，張家塆、黃土岡之賊退竄望天畝、桐梓河等處，閉伏不出。邢高魁會商各營乘勝急攻，該處道路逼仄，以大礮轟之，未能得手。探知桐梓河一帶，僞先鋒梅總兒伏匿山谷間，邢高魁於初八日晚，率練勇並恭營繞道三十里，於五更時密圍縱火，吶喊震天，賊固不知我兵之從何至也。倉皇奔突，追殺數百名，奪獲大礮一尊，擡鎗旗幟數十件，米麥數百石。初十日出隊，各路均有斬擒。十一日，各營直逼賊壘，邢高魁約彭應鯉、朱啓仁率勇至青石嶺，賊分入股來撲，我軍分兵禦之。舒保率馬隊東西馳騁，鎗礮所及，賊多應聲而倒。偵知山岡下大屋數十間，伏賊數百，先以大礮轟之，復以火箭火彈擲入，煙焰突起，羣賊狂竄，山頂矢石雨下，千總余開泰外委周如鳳登時陣亡，而賊之燒斃擊斃者亦千餘名，奪獲器械無算。是日賊不收隊，軍士以乾糧濟飢。至十二日寅刻，我軍再以大礮轟擊，賊始敗退，生擒長髮十九名，斃數百名，奪獲大礮一尊，兵勇戰一晝夜，陣亡十三名，傷二十九名。旬日以來，賊匪因皖省乏食，誘脅飢民，日聚日衆，屢圖上犯擄糧。我軍分股截擊，斬馘頗多，現仍且勦且守。期速清蘄黃境地。臣等查此次皖賊號稱十萬，實則七八萬人，分竄楚界，使我不遑兼顧。彼乃乘伺上窺武漢，蘄州地處黃梅之上，賊踞上游，則



黃梅、廣濟下迄九江，在在不能得力，勢必先清蘄州，乃可掃蕩黃梅、廣濟，再合全軍之力，直注九江，現在張家塆、黃土岡一帶之賊，雖已擊退，尙未全股肅清。臣胡林翼已飛飭道員唐訓方馳赴蘄州相機援剿。惟探聞石逆援賊知上游賊鋒已挫，尙徘徊於安慶、彭澤之間，是蘄黃之攻勦尤關江皖之先機。除分檄各路乘勝速剿，進攻黃梅直下九江外，所有尤爲出力之員，可否仰懇恩澤，準將道士嶽都司儘先游擊石清吉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都司鄭陽和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加參將銜守備銜千總陳德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加都司銜藍翎千總陶忠泰、黃慶均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均請賞換花翎；都司銜守備王可升請以游擊儘先補用，先換頂戴；守備楊朝林、吳嘉春均請以都司儘先補用，先換頂戴；楊朝林請賞換花翎，藍翎把總趙既發、藍翎外委儘先把總李得勝、藍翎外委陳由立，可否均請以千總儘先補用，加守備銜；千總姜王順，可否免補千總？請以守備遇缺即補。又蘄州戰功，以何紹彩之仁營爲最著，前仁營都司朱希廣，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加參將銜；左仁營藍翎都司黃勝，日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都司銜守備張松林，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賞戴花翎；哨官六品軍功梁美材，可否超拔千總？賞戴藍翎，均候天恩，以示鼓勵。除各路陣亡員弁馬步兵勇，另行附片懇恩優卹，以慰忠魂外，所有黃梅、蘄州官軍分路勦賊均獲大勝，張家嶺、青石塆、黃土岡賊壘悉平，各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所保各員，於六月初十日接奉旨準。

再，蘄黃當皖楚之衝，山徑紛歧叢雜，黃梅一路，經都興、阿堵、兼施，其廣濟、蘄水、蘄州來路賊，仍恃以進退，東擊西竄，屢欲截我糧道，包我後軍，計甚狡毒。官軍籌防籌勦，隘口既多且廣，兵力分而愈單。現在蘄州添駐唐訓方一軍，又輔以巴揚阿等馬隊，聲威較壯，而逆情變幻多端，屢圖上犯。我軍暑熱苦戰，實覺疲勞，馬隊陷陣衝鋒，馬多傷斃，前經臣等先後添撥馬步各軍，擇要布置，仍咨行都興、阿等以力固黃梅之守，嚴後路之防，爲勝算。



並令水陸各師，或分或合，尤以整齊行陣，互相聯絡為穩著；一面責成，升用知府署蘄州，知州彭應鯉，齊集羅田練勇，以助兵力而資守禦。刻下黃州以上，並武漢地方，商賈漸多復業，居民亦甚安堵。惟武漢防兵不及千名，臣等督飭將領，勤加訓練，收以一當十之效。臣胡林翼先擬親赴下游，查察各軍營壘情形。現聞夫子嶺、獅子口、分路街一帶，賊衆勇單，義寶等營，偶有小挫，勇丁間有潰退。是以臣商囑臣胡林翼即日馳往，查明整理，務使軍威益振，以期迅掃妖氛。又馬隊從征日久，馬匹換補之後，復多倒斃。臣等已飛咨陝西撫臣，在於應撥楚餉項下，動支代購戰馬五百匹，馳解來楚，以備調撥。庶掃蕩蘄、黃力破九江之後，即可迅速東征。會勦江皖，仰慰宸懷。所有籌策前敵，並臣胡林翼馳往下游察看各營壘情形，合併附片陳明。

奏陳皖賊傾巢上竄擾及蘄水疏（六月初十日）

竊臣官文前在北岸，馬步兵勇將及三萬，於克復武漢後，撥都興阿馬隊千餘，孔廣順、王國才、石清吉、方映川等兵勇四千餘，同水師戰船追勦，收復黃州郡縣，直抵小池口、黃梅等處安營。其餘兵勇全行遣撤，將糧臺歸併省城，以節糜費。後因宿太賊匪上竄黃梅，都興阿撥孔廣順、王國才、石清吉、方映川分路堵勦，並扼守黃梅縣城，添派副將鮑超帶勇四千圍攻，屢獲大勝。賊匪死拒，不敢出戰。南岸九江經李續賓開浚長壕，密圍力擊，賊勢漸蹙。近日江水盛漲，楊載福水師礮船日夜環攻九江城中，及小池口賊壘，死傷甚衆。正在指日可拔之時，乃皖省賊匪因年荒糧盡，野無可掠，知楚北春收尙稔，裹脅飢民數十萬，一由黃梅之亭前，一由廣濟之大河鋪，一由蘄州之張家塆，一由蘄水之劉公河等處間道上竄。石清吉禦黃梅之賊，孔廣順、王國才禦廣濟之賊，巴揚阿及署黃州府許廣藻助之，候補知府邢高魁帶勇四千，署蘄州 彭應鯉帶軍二千，江蘇候補知府朱啓仁帶勇千餘，禦張家塆之賊，舒保、唐訓方帶馬步兵勇，禦劉公河之賊，皆盡力堵擊。凡大小五十餘戰，殺賊萬餘，而賊勢不衰。



臣已無可添調之兵勇，臣胡林翼將防守省城之寶義各營勇三千餘名，派往協助。竊惟賊匪裹脅飢民，雖皆烏合，然進則可圖一飽，退則無所得食，人同此心，是以力擊不退。又探聞石逆已至安慶一帶，復恭讀閏五月初三日廷寄諭旨，知石逆潛竄江北，欲自成一隊，則前此探報似屬可信。湖北爲上游扼要，賊所力爭，此次賊竄梅廣一帶，崇山複嶺，道路紛歧，偶有平坦之處，又多水田泥淖，賊蓋畏我馬隊之馳驟衝突，故出沒於山徑谿壑之中，使馬隊不能施展，步卒亦復艱難，或潛出林莽抄我之後，或伏匿窮谷，要我之前。我軍東攻西擊，電後跋前兩月以來，日日拔營，日日出隊，奔馳暑雨，力倦精疲，馬匹亦日有倒斃，雖斬獲甚多，而賊終抵死不退。適安徽藩司李孟羣已出楚境，將朱啓仁一軍調回，致彭應鯉練勇勢孤挫敗，賊遂傾巢上竄，飢民附從日多。閏五月二十七日，南勇各營於蘄州之望天畝地方，開仗獲勝，竭力窮追，殺賊千餘，不意深入險地，伏賊羣起圍抄，又以另股翻山襲我軍之後，我軍急退，營壘全失，力戰半日，又直大雨如注，巴揚阿帶馬步由蘄水之曹家河趕到應援，隊伍已難收束，退至蘄水。舒保督率馬隊奮力大戰，一日夜，殺賊數百名，賊退蘄水對河，舒保亦紮營相距，大隊始徐徐退至巴河。次日，舒保督率馬隊殿後，將追賊擊退，又經預派駐守巴河之左光培水師礮船接應，渡過巴河，抵黃州，查點傷亡兵弁，收集各營兵勇。臣胡林翼先於二十三日商同臣慮南勇爲賊多方疲累，恐帶兵官不善撫馭，必親須往督率，就近調度，即於二十四日起程，其暫出省城原由，業經臣奏明在案。甫抵黃州，正值我軍敗退，即駐黃州整頓收束，補葺軍資器械，臣即飭糧臺趕辦軍裝糧餉接濟，現已全數收集，刪汰衰疲，約束隊伍，分紮黃州爲再行進剿之計。惟馬步大隊全在九江，小池口圍攻吃緊，今中路忽爲賊阻，不能聯絡，省城餘兵不足千名，黃州北境道路甚多，皆可抄出黃州之上而達襄陽，幸當伏汛，江湖並漲，多阻水之處，已飛調水師酌分礮船上駛扼守沿江，又飛調留防襄陽之同知唐協和帶勇八百名來省協助。臣胡林翼飛調候補道王鑫同知劉騰鴻自江西來援，臣又因李孟羣尙阻英山，不能前進，餉道阻梗，難以接濟，即調令自羅田返攻蘄水擊賊之尾，並咨行



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等，若賊匪未敢遽然上竄，下游糧道尙通，自以穩固九江、小池口營壘爲是；或分撥馬步，相機上援，務須妥爲籌畫。臣現在設法添調兵勇，倘前敵再形吃重，卽當親往督師，扼賊上犯之路，惟是楚北肅清數月，又爲賊竄，臣官文、臣胡林翼調度失宜，令窮寇復熾，咎所難辭，應請皇上一併交部議處。所有皖賊竄楚情形，謹合詞具陳，伏乞皇上聖鑒。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賊匪傾巢上竄，南勇敗退，賊竄蘄水。』一摺，湖北爲上游扼要，該逆意在必爭，此次南勇敗退，原因賊勢衆多所至，惟該匪裹脅飢民，不過烏合之衆，似尙不難勦散。現在胡林翼已抵黃州，收集潰勇，補製軍械，著卽督率各路兵勇，迅將上竄各匪分兵截勦，毋令蔓延。該大臣等現調水師礮船，扼守沿江，並調王鑫、劉騰鴻由江西援勦，自因賊衆兵單，不敷調遣之故，其李孟羣一軍，本係赴援廬州，現在已抵英山，正宜乘勝進勦，若遽行調回，則廬州當挫敗之後，困守無援，必致愈形危迫。所有李孟羣一軍，著毋庸調回。至該營兵餉，已諭令福濟設法接濟矣。至大隊官兵圍攻九江、小池口，正在吃緊，務須察看緩急，酌量調撥，毋得顧此失彼，致九江賊勢復張。此次斬擒賊匪，已至萬餘，南勇敗退，係因賊勢太衆，官文、胡林翼自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六月二十三日接準軍機字寄）

### 官軍佈置已定並疊次堵勦獲勝疏（六月二十六日督發）

竊臣等前以宿太賊匪，傾巢上竄，南勇久戰力疲，敗退黃州等情，合詞具奏在案。六月初旬，臣胡林翼次第收集各營兵勇，刪汰簡練，分駐三台河及黃州郡城內外，又選派精銳之仁信智三營，飭唐訓方、何紹彩管帶，繞道赴迴龍山，遏賊上竄之路，相機堵勦。臣官文飭巴揚阿、舒保帶馬步各軍，駐防馬山鞍後路，又分飭黃州府許廣藻署蘄州、彭應鯉、蘄水縣劉綬等，督率團勇，分道堵扼。臣等又因黃州上游沿江之蘭溪、巴河、樊口、團風、陽邏、



沙口爲水路要隘，飛咨楊載福派撥水師礮船，節節扼守，以防賊竄出江，偷渡南岸；復派多隆阿馬隊，方映川步隊紮於武穴之上，李續賓分營於官牌夾，與楊載福水師環攻小池口賊壘，自武昌至九江，我軍氣勢聯絡，自武穴以上，濱江一帶，賊匪未敢竄犯，故得江路通行，糧道無阻，轉運米糧器械，不至艱虞。是以下諸各營均未移動，而都興阿老成之見，先曾料及，該逆疑我黃梅官軍分兵上援，必來乘虛偷襲，預飭馬步各隊，多方準備。六月初一、二等日，賊果由蕪廣分股萬餘人，直撲黃梅十里鋪，王國才等營都興阿督同鮑超、王國才等率馬步兵勇分路迎擊，擒斬千餘名，賊始敗退。初五、六等日，賊在蕪水東北鄉一帶擄掠米糧財物，擾及黃岡之孫家嘴等處，並屢撲三台河營，經舒保等督率馬步左光培駛駕礮船分股擊退，疊有斬擒，蕪水縣劉繁帶勇擊賊於陶家岡、望城崗等處，擒斬百餘人，賊又圖竄羅田、麻城，經彭應鯉等分督團勇擊於姚家坪、何家寨、鳳皇潭等處，並皆獲勝，殺賊二百餘名，生擒十八名，奪獲黃旗刀矛多件。彭應鯉又攻上巴河賊壘，獲勝。此六月二十日以前堵剿情形也。查皖賊以武漢爲必爭之地，無日不圖上犯，臣前接蕪州之警，咨商臣胡林翼全力扼守黃州，以固根本。臣鎮撫省垣，一面於漢陽、武昌水陸要隘，嚴密佈置，其沙口尤爲北岸鎖鑰，當調南勇二營以輔水師，並在漢鎮上下開壕築壘，而於後湖安設師船礮划，晝夜梭巡，復調荊州滿營兵五百名分駐漢陽，即以張萬祿、川兵三百駐紮省城外之洪山，聲威較壯，兩郡居民亦尙安堵。惟臣等前調李孟羣一軍，聞其在霍山小有失利，勇丁有潰至漢鎮就食者，經漢陽府如山分別挑選精壯，資送回營，撤遣疲乏歸籍，辦理尙爲妥善。臣等又委員解銀二千兩，聞道赴李孟羣軍營接濟。現在下游各營整理一新，已飛行李孟羣毋庸折回，仍卽馳赴廬州。又臣胡林翼前調王鑫、劉騰鴻各軍，亦因撫建賊匪，大股回竄，圍撲省城，未能前來，先派李續賓之弟李續宜帶南勇三營由瑞州來楚，不日卽可行抵興國，再由李續賓酌撥一二營協同赴黃助剿。同知唐協和已自襄陽馳赴黃郡。臣胡林翼仁字營勇丁多係革員王揆一舊日部民，臣現派王揆一幫同管帶勦辦，可期得力。一俟李續宜到後，臣胡林翼卽



當激勵將士，合力大舉，相機進剿，將蕪水、蕪州各路賊匪，悉數殲旃，一面會商都興阿等力攻九江、小池口，以期迅速得手，振旅東征，仰紓宸廬外，所有武漢、黃州佈置穩固，及堵剿獲勝情形，謹會同江甯將軍都興阿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水陸佈置情形，並疊次堵剿獲勝』一摺，辦理尙屬周妥，李孟羣一軍，既可無庸折回，其王鑫等兵勇，前因在吉安剿匪得手，諭知者齡等斟酌情形，或俟吉安克復，再令該員赴楚，此時楚北軍情較緩，且江西先派李續宜南勇到營，兵力已敷堵剿，所有王鑫、劉騰鴻各軍，著官文、胡林翼即日行文知照者齡，無庸折回湖北，至蕪水等處賊匪，非痛加勦洗，不足以杜其窺伺，九江、小池口，頓兵日久，亦應迅速進攻，胡林翼到黃州後，重振軍威，即著督飭兵勇，迅速勦辦，毋再延緩，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七月初十日接準軍機字寄）

卷二十

水陸各軍剿除下游童司牌賊壘疊獲勝仗疏（七年七月初八日督發）

竊皖賊竄擾蕪廣，臣等前將黃州以上武漢一帶嚴密布置，臣胡林翼連日督帶隊伍由黃郡移營進紮，籌策攻剿各情，已經奏聞在案。詎該逆糾集大股，復於廣濟、內湖、童司牌一帶，據險築壘，伺我黃梅各軍之隙。六月二十四日，都興阿密察形勢，將黃梅、五里涼亭、孔廣順、王國才、石清吉各營，移紮武穴、龍坪、濯港等處，以資守禦，即以十里鋪、億生寺各營爲前敵，又商令楊載福派都司胡友亮管帶舢板船二十隻，繞入內湖。二十五日卯刻，黃梅北山及大河鋪迤南一帶，賊匪全數擁出，直撲十里鋪官營，翼長多隆阿揮隊迎擊獲勝，副將鮑超復乘勝攻燬賊壘一座，殺賊三百餘名。二十六日，賊又各路擁出，漫山遍野，多隆阿定計以一路兵勇大張旗鼓，戰賊於



十里鋪之北，自率勁騎同鮑超步軍，掩旗息鼓，出其不意，突攻億生寺西路賊壘；賊知我軍注意於北，而不虞西路之猝至也，相顧駭奔；我軍拔樁越壕，焚燬賊壘三座，同時十里鋪賊亦被我軍衝突奔逃，兩路計斃賊千餘名，生擒三十餘名，奪獲擡鎗黃旗刀矛不計其數。正因暑熱收隊，而是日內湖水師探知陸路官兵得勝，胡友亮即分撥舢板搜勦，轟燒賊船百餘，奪獲船二十餘隻；又駛至童司牌小河，轟擊賊壘浮橋，賊衆擁兩岸夾擊，胡友亮受傷力戰，適都興阿率馬步馳至接應，將賊擊退，殺賊多名，而相距童司牌數十里之官橋，復有賊划，紮成橋渡，經馬步隊截勦，殺賊奪划，毀其橋渡而還。此二十五、六等日，黃梅各軍水陸勦賊之情形也。連日都興阿復密商李續賓，由南岸抽撥湘前後各營及護軍右營，李續賓即親率隊伍渡江至北岸羅昌驛，適都興阿率石清吉等各軍亦至此地，自東至西，有小河一道，東通北湖，西繞武穴，賊於河中架浮橋三座，堅壘縣互，如常山之蛇，壘前則長港環繞，李續賓相度地勢，以朱品隆前營、周寬世後營、蔣凝學左營，合三營兵勇進擊其腰，以彭友勝右營繞出前營之側，從旁進擊；又以沈俊德元字右營往擊東頭之壘，並派石清吉、劉元勳、勇丁繞出沈俊德之東，又令奇右營趙克彰與開化勇進攻橋西之壘，均預備柴草填港造橋，都興阿以馬隊分路接應。二十九卯刻，李續賓齊隊前進，搭橋甫成，該逆即出衆抗拒，我軍嚴隊以待，俟賊逼近，以劈山礮轟之，賊猶抵死抗拒，各營奮力攻擊，賊勢漸挫，我軍得踰壕直逼牆邊，齊拋火器噴筒，賊壘自首至尾，同時火起，賊衆潰竄，馬步分股截擊，斃賊約四五百名；而水師復於橋東橫擊，燒燬賊划百數十號，賊擁擠落水，並被我兵追殺及投湖淹斃者，計千數百名；內斃偽先鋒檢點目賊十餘名，於身邊搜出偽印等件，生擒四十餘名，奪獲洋礮銅礮共十餘位，鎗矛百餘件，騾馬二百餘匹，童司牌兩岸賊壘十三座，悉數燬平，我軍收隊造飯暫歇，遙見北岸相距七八里，尙有賊築高壘六座，旗幟林立，李續賓料賊方大敗，其氣必餒，即令各營官乘勝一鼓而進，賊果棄壘潰走，我軍追殺十餘里，斃賊數百名而還。是役也，盡一日之長，先後共踏平賊壘十九座，都興阿派石清吉、劉元勳等營駐守其地，李續賓振



旅回南岸老營；此童司牌連日大獲勝仗之情形也。臣胡林翼率同唐訓方日來進紮黃岡之傅家嶺，相機勦辦，分撥翼長巴揚阿馬步防守馬鞍山要隘，舒保馬隊各路接應。賊初意屢圖上犯，經水師哨官左光培率礮船在上巴河日夜巡防，屢擊毀浮橋，傷賊多名，使該逆無可逞志。七月初一日午後，孫家嘴股匪會合上巴河匪黨，乘我營壘初定，分路偷撲，我軍登山瞭望，知其詭計，即分派隊伍繞出賊後，擊其不備，賊衆潰竄。參將何紹彩等復率各營齊出追擊，沿途斃賊百餘名，擒斬長髮老賊六十餘名，奪獲旗械多件。日暮收隊，此黃州甫經進兵紮營，即獲勝仗之情形也。臣等查斬廣逆，張而自黃州以上，守禦既嚴，賊輒敢於下游童司牌地方背水臨湖，築壘抗拒，詭計百出，欲斷我糧路，實爲心腹之患。今經都興阿老成持重，商議會勦，李續賓料敵決勝，將逆巢悉數毀除，分軍駐守，實屬調度合宜。不特黃梅各軍氣勢益固，即武穴、龍坪運糧要道，亦臻安堵。戰守皆有可恃，現由瑞州調撥李續宜一軍，繞道行抵黃州，臣胡林翼即當面商機宜，乘此聲威，將斬黃逆氣節掃蕩，以便專力攻取九江外所有勦除童司牌賊壘，疊獲勝仗情形，謹會同江甯將軍都興阿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再、新授貴州安義鎮總兵王國才六月二十四日二更，由黃梅城外移營進紮濯港，以禦童司牌踞賊。正督兵起程，搬運藥篋，即有賊至偷撲。王國才督隊開礮，斃賊多名。賊復用礮回擊，拋擲火蛋，適中我營，火藥登時轟然。王國才恐軍心紛亂，屹立不動，傳諭兵勇奮力前勦。不意火勢燎原，王國才被火轟傷，登時陣亡，屍身尚無下落。并燒斃官弁兵勇百餘名。又由省委解軍裝、火藥、糧米，留營差委之候補湖南訓導吳炳，捐從九銜吳灼，湖北候選府經歷縣丞張兆麟三員，亦被傷身故。經多隆阿馬隊救援，賊始敗退。由都興阿查明咨報前來。臣等查王國才由雲南游擊調赴湖北大營，先經臣奏留，保守荆郡，擊賊於龍會橋，以少克衆，歷著奇功。嗣派隨督臣楊需下勦黃州九江，因武昌再陷，折回南岸，復經臣調赴北岸前敵，攻克漢陽郡城池，跟蹤勦賊，直至黃梅，計其在楚數年，臨敵身先士卒，大小數百戰，所向有功，平日廉明愛士，甚得兵心，實爲將領中出色之員。臣正資臂助，乃因



移營禦敵，奮不顧身，被火藥焚傷，登時陣亡，不勝悼惜！除將其原部兵勇已派員管帶外，相應籲懇天恩俯准，賞加王國才提督銜，敕部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議卹。並於陣亡及原籍地方設立專祠，以慰忠魂。其同時被傷身故之委員吳炳、張兆麟三員，並請一併敕部議卹，仍飭查傷亡員弁兵勇另行造冊咨部核辦外，所有總兵陣亡緣由，謹附片陳明。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水陸各軍，勦除下游賊壘，疊獲勝仗。』一摺：此次勦除賊壘，疊獲大勝，辦理尙爲得手，著官文等乘此聲威，迅掃逆氛，毋留餘孽。另片奏：『貴州安義鎮總兵王國才督隊迎勦，被火藥轟傷陣亡。』等語：王國才隨勦數年，歷著戰功，茲因移營禦敵，奮勇捐軀，實堪憫惻！著賞加提督銜，從優照提督陣亡例議卹。並於陣亡及原籍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其同時被傷身故之委員湖南候補訓導吳炳，從九品銜吳灼，湖北候選府經歷縣丞張兆麟，著一併議卹。該部知道。欽此。」（七月二十二日接奉）

### 黃梅馬步各軍會勦黃蠟山等處並黃州移營勦賊大獲勝仗疏（七月十八日）

督發

竊下游廣濟、內湖、童司牌一帶，前被賊衆築壘造橋，窺伺黃梅官軍後路，阻我武穴、龍坪、鮑道，經都興、阿、李、續、賓等會師北岸，六月二十九日，一鼓殲除，於通省全局，武漢安危，關係非淺，大有裨益。業經馳奏在案。臣等以黃梅壤接皖疆，賊巢無算，恐其復肆鴟張，卽飛咨都興、阿等乘勝進勦，迅圖殄滅。都興、阿於七月初一日四鼓，派翼長多隆、阿督馬隊，副將鮑超率步隊，並開化勇分中、左、右、前、後五路進攻黃蠟山等處賊巢，又分兩翼以截王家河、十里鋪兩路之賊，石清吉率衆接應，姜玉順帶隊截賊後路，分布甫畢，天已微明，賊見我軍遽至，亦分股漫山遍野，齊出抗拒，鏖戰數時之久，多隆、阿偵知賊以怯懦老幼之賊守壘，而伏悍賊於村落，以截我軍，遂商令鮑



超分兵繞攻賊壘之後，多隆阿派馬隊直衝村落，伏賊盡起，勢甚凶悍，兵勇正在血戰，經多隆阿躍馬舞刀，揮隊繼進，兵勇鎗箭齊施，殲其悍賊數十名，賊始敗竄。維時鮑超即率勇追殺，分攻賊壘，施放噴筒火箭，延燒賊營，四面火起，羣賊狂奔，我軍會合痛勦，賊屍遍野。多隆阿等令各軍立營造飯，以息其力，仍傳令夤夜追勦，士氣倍振，賊勢披靡。直至初二日未刻收隊，計初一、初二等日，踏毀黃蠟山、甘家畝、楓樹嶺、張家塢、蔡家城、陳穀溝、袁祚驛、王家河等處賊壘四十八座，共斬賊五千餘名，溪水爲赤，其撲港淹斃者無算，生擒長髮老賊數百名，奪獲大小礮六十餘位，鳥鎗擡鎗六百餘桿，旗幟器械夥如山積，餘匪竄入山谷，現仍搜捕。此初一、二等日，黃梅各軍勦賊大獲全勝情形也。查下游賊窟漸空，而在蘄黃者衆，仍數萬，經臣官文前於沿江上下，分撥水陸各軍，逐節布置，該逆已無上竄之技，然其窺伺長江，防範不容鬆懈。水師楊載福前派正中營都司宋美富帶領礮船扼守蘄州江面，先於前月二十六日，拆毀賊所造菩提壩浮橋，燒燬賊目油鹽館，因連日被勦窮蹙，賊衆四散奔逃。本月初九日，復經宋美富督勇搜勦，斬殺百餘，生擒長髮七名，奪獲洋鐵礮四位，旗幟刀矛無算。此蘄州水路擊退賊匪之情形也。臣胡林翼昨因李續宜湘勇援師行抵黃州，商議進勦，已由傅家嶺進紮望城崗、桃花洞一帶，連日出隊，及左光培礮船在上巴河均疊有斬擒。臣胡林翼以孫家嘴、流水灣踞賊，當黃岡、蘄水之衝，亟應設計剿除。十一日，傳集將領，指授方略，令李續宜率湘寶信五營進攻，以參領舒保馬隊繼之；又派游擊孫昌凱、都司左光培率水師會剿，並令唐訓方、唐協和督勇伏於鳳皇山右，派都司余雲龍、余際昌督勇伏於鳳皇山前，以扼柳家灣、馬家團等處援賊；又令參將何紹彩派仁字三營伏於湘寶營盤之山崗爲疑兵，以防抄截。十二日二更，李續宜等督隊前進，抵孫家嘴相近之瀾崎山，賊搭有浮橋兩道，與蘄水之賊往來相通。李續宜因與舒保登山，相度地勢，即令都司曹日昇帶副信營立於瀾崎山巔，防蘄水之賊截我後路；又分從九李燿南、千總黃澤遠帶新後營由左路傍河而進，副將張文煥帶正信營，都司劉芳貴帶寶後營，由右路傍河而進。李續宜督千總蕭啓掌等率



相副中營隨舒保馬隊由中路而進；列陣甫定，該逆率衆三四千人，分路抗拒，又以馬隊數十騎，向中路連衝兩次，我軍屯立不動，乘其疲而擊之，相持數時之久，賊餒漸衰，我軍一鼓而前，馬隊縱橫衝擊，鎗箭齊施，刀矛並進，斃其騎馬悍賊十餘名，餘賊大亂奔竄，我軍乘勝追勦，並毀賊篷數所，賊壘六座。其由右路潰逃者，經張文煥、劉芳貴截勦，其由前面奔逸者，經中路馬隊追截，及孫昌凱水師迎頭轟擊，其向左路由浮橋走者，經黃澤遠等截而殲之。時蘄水援賊千餘，欲渡橋來援，黃澤遠督勇奮力迎擊，曹日昇分軍往助，署黃州通判葛致遠帶隊繼至，三路會剿，賊勢不支，當即敗退。統計各路陣斬擊斃之賊，及投水死者，約二千餘人，奪獲馬匹器械等項甚夥；我軍愈戰愈酣，餘勇可賈！李續宜復率湘寶等營，馳往流水灣攻勦賊壘，賊知孫家嘴之敗，匿不敢出，但憑牆施放鎗礮，我軍肉搏，屢攻不下，適三台河防兵鄒漢章等隊伍及孫昌凱礮船續至，水陸夾攻，斃賊無數，其越牆而出者，約四五百人，經馬步伏兵全數殲旃，我軍收隊回營，已三更矣。其唐訓方等軍，伏於鳳皇山者，遇柳家灣等處往援孫家嘴之賊，約三千餘人，經唐訓方率余雲龍等奮力擊勦，斃賊甚多，追殺十餘里而還；孫家嘴等處業已肅清。署蘄州候補知府彭應鯉，署蘄水縣劉繁，亦稟報連日勦賊獲勝，黃州協副將書紳，黃岡縣知縣黎道鈞，各搜殺附近匪。現在我軍壁壘一新，聲威大振，此黃州一路勦辦情形也。除仍相機前進，期於節節掃蕩，由兩蘄直達下游，速清楚境，進圖江皖，仰紓宸廬外，查黃梅馬步各軍，前次童司牌之戰，及現在黃蠟山等處，大獲全勝，前後斬馘以萬計，爲楚軍罕見之奇捷，雖係都興、阿、李續賓調度得宜，亦由該將領奮勇圖功。據都興、阿查明謀勇兼全，首先登壘，戰功懋著，各員弁，聲請隨摺先行保獎前來，其鮑超一員，連日血戰，率同親兵累屍登壘，身腿受傷，仍不少卻，尤爲忠勇罕匹！相應彙繕清單，恭呈御覽，仰懇天恩，優加獎勵，俾將士益加感奮！此外出力員弁兵勇，人數尙多，可否籲懇恩施，由臣等覈實查明，另摺保獎，伏候聖裁。

再、副都統銜協領業鏗額巴圖魯密雅明阿，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因賊撲黃梅，十里鋪官營，密雅明阿由濯



港帶隊馳往接應，衝入賊陣，殺賊多名，被賊鎗子透傷臍肚，旋即收隊，醫治罔效，至三十日身故。又吉林領催委防禦來福，霆字後營哨官守備銜儘先千總何有貴，儘先外委易榮貴均於七月初一日進勦黃蠟山賊壘，力戰陣亡。又霆字後營儘先守備陶忠泰，右營儘先守備陳德懋均於七月初二日在黃梅甘家畝等處追賊，力戰陣亡。接都興阿咨報前來，臣等查密雅明阿忠勇善戰，自攻克漢陽下勦黃州屢著奇功，為督帶馬隊出色之員，今奮勇勦賊，被賊鎗傷臍肚，越數日因傷身故，實與臨陣捐軀之來福等員無異，均堪憫惻！相應仰懇天恩，俯準敕部將密雅明阿照副都統陣亡例，來福照佐領例，陶忠泰、陳德懋照都司例，何有貴照守備例，易榮貴照把總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出自鴻慈。此外陣亡員弁兵勇，仍查明分別辦理，謹附片陳明。

謹按：此片及前摺所保人員，均於八月初三日接奉旨準。

乞免參將考驗弓馬片（七月二十一日）

再，管帶霆字營副將銜陝西宜君營參將鮑超，忠勇冠軍，嚴申紀律，自入戎行以來，水陸數百戰，戰必身先；臣胡林翼於上年保舉水陸總兵案內，奉上諭「著交軍機處記名，俟軍務完竣，再行送部引見。欽此。」在案。隨經臣於上年七月，委赴南省招募數千人，分為陸師五營，調赴北岸，隨同將軍臣都興阿攻勦黃梅、小池口各路賊匪。自本年正月迄今，又大小數十戰，先後踏破賊壘約八十餘座，無不衝鋒陷陣，身先士卒，不避矢石，以致迭受重傷。正月初五日，攻拔小池口賊壘，該員親率隊伍，直擣賊營，被亂石打傷右額。三月十六日，攻打小池口城賊，該員首先抓城，被鎗子打傷腦頂偏右骨損，又滾木打傷左手，又鎗子傷穿右腿，均至今未愈。七月初一、初二等日，該員不以重傷為念，猶親率營哨，攻破黃梅之黃蠟山等處賊營四十八壘，又被賊刀傷左腿。半年之內，連帶五傷。查武職副將以下，例應送部引見，考驗弓馬。今該員手足因打仗迭受重傷，不便騎射，其奮勇敢戰，



實爲東南數省不可多得之將。合無仰懇天恩，敕部註冊，俟送部引見，免其考驗弓馬，以示體恤，而勵忠勇。謹附片陳奏。

硃批：「著照所請兵部知道。欽此。」

### 黃州馬步各軍攻勦獲勝巴河以上黃州境地一律肅清疏（七月二十六日督發）

竊黃州官軍自七月十一、二等日勦除黃岡縣屬孫家嘴等處賊壘後，臣官文復即咨行各軍，乘勝攻勦，而偵知岡靳連界之馬家河、火石港、馬家團、柳家灣、四方倉、印馬地、大樹林等處，賊營棋布星羅，非出奇制勝以除之，則我軍動多牽掣。臣胡林翼遂率督糧道唐訓方、道銜候選知府李續宜，審察地勢，分路進勦。十六日風大而逆，惟仁字一營出隊，僅獲小勝。十七日大雨，未即進兵。十八日子刻，臣胡林翼派仁字六營由左路進，以馬隊四十匹偕之；又以兩訓義寶信共五營由中路進，馬隊四十匹偕之；又以昌營及團勇排列右路爲疑兵，而以湘寶二營並信、中營隨同副都統舒保馬隊伏中路山陰，相機而動，均於寅刻出隊。而賊初不知我軍之注意何路也，均負嵎不出，憑牆施放鎗礮，我軍誘戰，踰時賊以三千餘人排右路，以四千餘賊排中路，以七八千賊直撲我左路。我軍何紹彩率仁字六營勇丁力禦之，李續宜當與舒保熟計，料賊伺我左路不支，必以左右中路之賊全撲我中路。遂密派張文煥等率信、中營，黃澤遠等率湘新營，劉芳貴等率寶後營，李續宜自率湘副中營，均捲旗息鼓，分四枝向左路伏山而行。出其不意，奮擊賊腰，何紹彩等見賊將爲我軍所截，與馬隊合力圍勦。左路之賊大敗潰竄，中路賊見之急，揮賊隊突我中路，並援賊之左路。唐訓方率正訓營、唐協和率副訓營，並信義寶等各營，偕馬隊奮力擊退。而右路之賊亦即潰竄。維時，臣胡林翼正率親兵督陣，示以機宜。各營勇乘勝追殺，直搗賊巢，火箭、火蛋、鎗礮齊施，舒保復統率馬隊馳驟衝擊，鏖戰已三時之久，連踏賊壘四座。我軍右中兩路見賊老營已破，



勇氣百倍，馬步合力環攻，連踏賊壘四十餘座；壘外之賊，悉被我軍擒斬；壘中之賊，多已焚死；逃散之賊，又爲我軍圍威，投湖淹斃者無數；馬家河等處賊壘悉平。計是日焚死擒斬陣殺淹斃約賊四千餘名，奪獲軍械賊物無算，敗賊盡竄蕪水深山，我軍復追殺十餘里而還。是日之捷，李續宜料敵決勝，隨機應變，且智勇深沈，尤堪嘉尚。而將士用命，則以仁字六營更爲出力。現在上巴河以上，黃岡境內，一律肅清。臣胡林翼現即提師進駐蕪水，臣官文查蕪廣山深箐密，皖逆之分踞四鄉要隘者尚多，再得數大戰，以次掃蕩，則全楚自臻安定。昨接江西各屬來稟：「瑞州府城已於七月中旬，經楚北援軍克復。」則九江賊勢日孤，我軍合力下勦，似易剋期得手。除瑞州克復詳細情形由臣胡林翼另摺奏報外，所有黃州馬步各軍進勦賊壘，大獲勝仗情形，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 黃州馬步各軍移營蕪水乘勝進勦續獲大勝疏（八月初七日督發）

竊黃州官軍七月十八日勦除黃岡縣屬馬家河等處賊壘後，各軍進駐蕪水，臣又即調派水師儘先參將李濟清督帶長龍舢板等船十餘號，駐紮蕪水之蘭溪及對岸之黃石港等處，以扼大江之衝要，而杜逆賊之偷越，兼壯我軍陸路之聲威。臣胡林翼於二十一、二、三日，率各師駐紮蕪水之月山，偵知各鄉村踞賊不下數萬，又新添安徽悍賊萬餘來援。二十三日，我軍安營甫定，賊以三大股分左右中三路來撲，又各分數枝，搖旗吶喊，勢極兇悍；先由右路直撲訓義等營，計誘我軍全力往援，即乘虛撲我中左兩路。候選知府李續宜當令劉顯魁等率寶後營四哨迎擊；督糧道唐訓方率正訓營，唐協和等率信義等營，嚴陣以待；俟賊至山脚，以劈山礮轟之。賊衆且前且卻者五六次，而中左兩路之賊紛紛前進，李續宜遂以李耀南、黃澤遠等率新後營堵中路，張文煥等率正副信營堵左路；彭毓橘等率湘副中營及寶後營一哨分策中左兩路；又飛調何紹彩、六仁營爲接應。李續



宜正在揮隊與賊力戰，適何紹彩率仁營勇丁擊賊之尾，斬水縣劉緊復督帶團勇，齊力奮擊，斃賊多名，餘賊敗竄。時馬隊分三路衝突，臣胡林翼督親兵亦至，指揮各路，且戰且進，齊撲賊壘。李續宜與何紹彩會合副都統舒保馬隊，分路夾擊，直搗賊巢，火箭火彈鎗礮齊施，延燒賊壘六十三座，並賊屯糧之所一燼而空，殺斃焚斃陣斬及淹斃之賊五千餘名。馬步渡河追擊，又連破賊壘偽城五座，擒斬僭乘黃轎賊目，偽檢點，偽指揮等三十四名，均在賊屍身搜出偽印多顆，奪獲鎗礮器械無數。亥刻收隊回營。二十四、五、六等日，復分路出隊，馳赴界嶺、曹家河、長塘角、洗馬畝等處追勦，逆賊望風披靡，又被我軍殲斃二千餘名。是役也，我軍連日苦戰，又移營百里，竟能於數日內勦除賊壘六十餘座，殺賊七千有奇。馬隊又追勦百餘里之遙，實皆仰賴聖主威福，將士用命。現仍乘勝下勦，期速節節掃蕩，會攻九江。道銜候選知縣李續宜精於兵事，智勇深沉。此次連破賊壘百餘座，應推首功，請免選本班，以道員儘先選用，並請賞加勇號。江西補用都司劉芳貴圍攻瑞州一年，身經百戰，功績最懋。此次回勦兩斬賊匪，戰功尤著，請免補都司，以游擊由部儘先推補，並請賞加參將銜。藍翎守備銜儘先千總黃澤遠，該員由鄂派援江西，戰功最著，茲復回援兩斬，衝鋒陷陣，功績尤多，請以都司超補，並請賞換花翎。湖北儘先副將張文煥，忠勇冠軍，戰功尤著，請仍以副將由部遇缺儘先推補，並請賞加勇號。藍翎都司銜守備王載駟，藍翎守備唐義訓，藍翎守備彭炳武，久圍瑞州出力，本應敘功請獎，茲回勦兩斬，勇敢冠軍，破壘百餘座，殺賊逾萬人。王載駟、唐義訓、彭炳武均請以游擊儘先拔補，並請賞換花翎。藍翎千總彭星占屢次殺賊，身受礮傷，裹創力戰，追賊二百餘里，勇敢尤著，請以都司超補，並請賞換花翎。均出自聖恩，以期將士鼓舞用命。此外出力兵勇，應請準臣等擇尤保奏，伏候聖裁。

上諭：「官文等奏：『黃州官軍移營進勦，續獲大勝。』一摺：此次移營進勦，竄賊斬斃甚多，著官文等嚴飭帶兵將弁，乘勝下勦，節節掃蕩，以期會合諸軍，迅克九江府城，毋稍延緩。道銜候選知府李續宜著賞給伊勒達



蒙額巴圖魯名號。江西補用都司劉芳貴，著免補都司，以游擊歸部儘先推補，並賞加參將銜。守備銜儘先千總黃澤遠，著以都司陞補，並賞換花翎。湖北儘先副將張文煥，著賞給彪勇巴圖魯名號。守備王載駟、唐義訓、彭炳武均著以游擊儘先拔補，並賞換花翎。千總彭星占著以都司升補，並賞換花翎。其餘在事出力兵勇，並著該大臣等查明，擇尤保奏，該部知道。欽此。（八月二十一日接奉）

奏陳全楚肅清現在會攻潯城進勦宿太疏（八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皖逆疊受大創，七月內我軍由蕪水節節進勦，賊衆逃回宿太者，不下十餘萬；而黃梅、小池口偽城踞守之賊，抗拒如故。臣官文以賊燄正衰，亟宜水陸大舉，即經咨行楊載福、都興阿等，以先拔小池口偽城，撤其犄角，固我藩籬，爲目前要著。臣胡林翼督所部各營，並李續宜、唐訓方等相勇，由上游蕪水、蘄州而達廣濟、黃梅，節節搜勦，勢如破竹，焚燬賊巢，擒斬逆黨，不可勝數。當派唐訓方一軍駐紮蘄州之張家塆、范家灣等處，設卡建礮，以扼宿松入楚之吭。臣胡林翼連日與都興阿、多隆阿、楊載福、李續賓等商議，圍勦小池口之策，而敗賊麇聚黃梅後山，繞至五里涼亭迤北一帶，復新築三大壘，以阻我師。八月初四日更餘，都興阿商令多隆阿、鮑超各挑馬步隊伍，分三路潛進，先襲燒其後山賊壘，羣賊駭奔，餘壘亦潰。我兵四路勦殺，礮斃燒斃及圍逼溪河淹斃者無算。馬步各軍復連夜追勦，計沿途殺賊三千餘，生擒百餘名，奪獲大礮六十餘位，擡鎗器械無數。天明追至桂家畝、渡河橋，復踏毀賊壘十餘座。維時黃梅境內已漸肅清，僅小池口偽城賊窟，尙死守待援也。臣胡林翼遂令楊載福等撥礮船於初八日由陸家嘴移營進逼小池口，晝夜環攻，連燬賊堅壘數處。又令李續賓等陸軍預備稻草沙囊，爲填壕登城之具。該逆百計防禦，我軍日夜轟攻，片刻不停，偵知偽城內器皿炊爨各具，概被大礮擊碎，炊煙不起，已歷數日；而守城各賊，血肉狼籍，應聲而倒，不敢復於女牆上站立。十三、十四等日，楊載福、李續賓等審



察賊氣已餒，遂飭陸師各負沙囊稻草而進，水師亦以划船載草幫置岸上；又令趙克彰率湘奇右營攻北門，蔣凝學率湘左營攻東門，沈俊德率湘元右營，彭友聲率護軍右營攻西門，其南門臨江，楊載福率十四營環攻之。十五日，風雨大至，該逆猶從城上暗施鎗礮，而我軍奮勵愈甚，兵勇各以稻草堆地障身而進，風雨益甚，各船礮勇亦負稻草紛紛擁至，頃刻壕已填滿，堆近城邊，城逆大亂。都興阿又派馬隊施放火箭，城內賊篷登時火起，煙燄迷天，各勇四面俱上，該逆捨命狂奔，被我軍截斃無數，卽有奪門而出者，復經巴克坦布等率馬隊分路窮追，至一百八十餘里，屠殺殆盡。查看城內被礮擊斃之屍堆積如山，此十五日四更，我軍克復小池口之實在情形也。查黃梅、小池口與潯城隔岸對峙，爲江皖入楚咽喉重地，該逆壘石爲城，浚濠外衛，重垣疊壘，堅固異常，逆衆踞此險要，以通皖賊之聲援，資九江之犄角，計之狡毒無過於此。我軍攻勦歷十月之久，士卒傷亡甚多，今仰仗聖主威福，水陸各軍將士齊心用命，得以拔此僞城，盡戮醜類，全楚一律肅清，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現卽派軍駐紮小池口以固全楚門戶，探悉九江逆衆倍嚴守禦，援賊日增，非大戰數次，智取力攻，尙恐驟難得手。臣官文已飛咨臣胡林翼暫駐九江，與都興阿等熟商機宜，力攻潯城；一面分兵進勦宿太之賊，聞其大股奔竄桐城之官橋、石牌等處，仍須搜勦餘孽，以免死灰復燃。臣等仍當督飭各軍慎之又慎，相機進取，俾後路無牽掣之虞，得水陸並進，合師東下，迅掃逆氛，上紓宸廑。除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另摺奉懇恩施，並查明傷亡弁勇人等分別辦理外，謹將掃蕩蕪黃賊窟，攻拔小池口僞窟，全楚肅清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官軍掃蕩蕪黃賊巢，攻拔小池口全楚肅清。』一摺，勦辦甚屬得手，著官文等督飭在事文武，乘此聲威，攻克九江，並分兵追勦逃竄宿太股匪，以期肅掃餘逆，疏通江路。所有此次出力員弁兵勇，著準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欽此。」（九月初九日接奉）

奏陳堵勦豫捻各軍分別撤留以資控扼疏（九月初十日督發）



竊據安襄鄖荆道毛鴻賓署襄陽府知府劉齊銜會稟：「據隨州棗陽各牧令稟報：『八月十五日，河南大股捻匪王四老虎等，糾衆五六千，由泌陽竄至南陽府屬賒旗店等處，又分股擾及唐縣，焚搶擄掠，勢甚披猖，逼近隨棗邊境，稟請派調兵勇，馳往堵剿。』」等情。當經臣等於黃州下遊，調派副都統銜舒保等帶馬隊一百五十名；又調駐紮漢陽小河口、荊州、旗營佐領安祥管帶防兵二百名；又派都司王玉琳帶鄭竹弁兵七百餘名；副訓營同知唐協和帶南勇六百名；派水師中營都司曾紹霖帶礮船二十餘號，水陸分馳前進，並飭署提臣訥欽，由省馳赴襄陽守禦，去後。昨復據襄屬來稟：「探悉該匪知楚省勁旅遄行，聞風震懼，未敢逼近楚境，已全數分竄泌陽、舞陽等情，馳報前來。臣等查豫省捻匪黨類股數紛繁，乃巧於避實就虛，我師未至，率衆先遁，雖懾於楚北軍威，而往來颺忽，其狡已可概見。刻下隨棗等屬邊境，安堵如常，第襄樊爲中原重鎮，仍當先事籌防，現下游已經肅清，應撥留馬步水師於該處防堵，其旗綠各營酌撤歸伍，以節靡費。所有駐紮襄樊馬步水師，均由舒保統領，嚴密巡防，以資控扼，而靖人心，兼爲豫省壯其聲威，於該省勦辦機宜，更有裨益。除飛咨河南撫臣英桂暨勝保查照外，謹將堵剿捻匪師未行至，匪衆風聞懼竄，分別辦理情形，會同署提臣訥欽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奏陳克復江西湖口縣城大概情形疏（九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湖北下游官兵，八月內克復小池口後，臣官文等復即咨行水陸各軍，乘勝圍攻九江，並進規湖口，以聯江楚兩軍之聲勢。適接探報知湖口賊船增至數百號，圖援九江。九月初七日，李續賓、楊載福等議派陸勇由下游襲攻湖口之背，水師夾攻於前，爲出其不意之策。密約內湖水師彭玉麟同日大舉，李續賓遂調各營聲言搜勦宿太等縣，即於初七日渡江，暗於是夜四更拔營，楊載福亦由水路直下，副都統銜總管巴依爾呼蘭等馬隊，



亦由陸路馳騁八里江岸一帶。初八日，水陸各軍齊攻湖口縣附近之七里衝、三街市、月台山等處，賊卡高壘；水師復上下轟擊，晝夜不息，愈逼愈緊，焚奪賊船不下千餘隻。至初九日辰刻，卡壘盡破；李續賓與楊載福等督各勇架梯緣城，並將火箭射入城中，適燒該逆火藥局，響聲震天，滿城皆火，賊衆爭門竄逃，當將縣城克復。其梅家洲偽城亦同時攻拔，我軍分道邀截，追殺二十餘里，斃賊二千餘名，燒斃溺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偽總制二百餘名，奪獲大小礮二百餘尊。此九月初九日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拔其梅家洲偽城，掃清水面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江西湖口縣爲東南省居中之要隘，外可以縱橫長江上下，通南北兩岸，而趨鄂皖內可以往來鄱陽上下，通東西兩岸，而達章貢，計自該逆盤踞以來，已將五載，前塔齊布等多方攻勦，未能得手，今仰仗聖主威福，將士拚力苦戰，極兩日一夜之力，掃積年踞險負固之賊窟，而外江內湖水師聲息相聯，千里江面一律肅清，使潯城之賊，援斷路窮，以除東南大患，實足以震天討而快人心，除水陸進兵，詳細情形另摺具陳外，謹將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拔梅家洲偽城大概情形，恭摺由驛六百里仰紆宸廑。

再，臣胡林翼於克復小池口後，暫駐九江營內，將勦守事宜，籌商周妥，旋於九月初一日回省，合併陳明。上諭：「官文等奏：『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一摺，該逆盤踞湖口已及五載，現已將縣城克復，著官文等督飭水陸各軍乘勝進勦，克復九江，迅掃賊氛，以清江面。欽此。」（十月初七日接奉）

### 請飭秦晉蜀三省仍遵前旨籌撥鄂餉片（九月二十三日督發）

再，楚北肅清後，臣都興阿已率領馬步進規宿太九江長圍困賊，該匪堅守如故，自瑞州復而賊勢孤，自小池口復而賊勢愈孤，賊所恃以應援及接濟者，惟湖口耳。現經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水陸夾擊，將湖口賊船全行焚奪，片帆不返，即於九月初九日克復湖口縣城，梅家洲賊壘該匪如釜魚檻獸，計窮援絕，行見聚殲。查九江



之於金陵，風利五六日可到，水師陸師，乘此機勢，正可直搗皖南皖北，兼及江寧瓜步，江面肅清，全局可圖，在此時矣。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戰無不捷，且熟於江路，洞悉賊情，兼以船身礮位，大小相兼，遇有賊划，停泊港汊，隨時搜捕，出入便利，非若下游戰船，推移費力，無風不行也。惟是東征水陸馬步兵勇長夫四萬餘人，月餉二十餘萬，籌之本省，濟自鄰封，時形支絀，秦蜀之餉，本未如期如數，現除積欠不計之外，益屬嗷嗷待哺。本年蕪黃一帶，邊警征調，製造更添意外之需，又兼內湖水師彭玉麟一軍，積欠口糧，已逾八月，每月口糧須銀二萬餘兩。五年賊窟一鼓蕩平，能使彭蠡鄱陽數百里巨浸，一律肅清，從此外江內湖聯絡一氣，兵勇更厚，賊勢益孤，自應不分畛域，多方接濟。臣與撫臣胡林翼目擊各營飢困，日夕籌思，五中焚擣，夫沿江險要之地，賊得之可以拒我，我得之即可以制賊。今自武昌以迄江甯，千數百里，建瓴直下，無虞梗阻，尚因餉匱，坐失事機。臣等負罪愈大，自問亦無地可容，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下秦晉蜀三省，仍各遵前旨，按月籌餉銀五萬兩，迅解來鄂，再益以鹽課牙帖釐金，樽節支應，使行軍有裹糧之樂，奮志東征，節節掃蕩，天下幸甚！臣等不勝翹盼惶感之至，謹會同撫臣胡林翼合詞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奉有諭旨，著四川總督臣等撥解。

再，臣等於咸豐七年九月初二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李孟羣奏：『餉需告匱，請飭四川按月撥銀三萬兩，並請由楚省鹽課先行墊解。』等語。川餉未到以前，即著官文、胡林翼於該省鹽課內先行籌墊解往，俾得將欠發兵餉早為散放。至楚省協濟李孟羣軍餉，前曾諭令該大臣等於先解二萬兩外，仍源源接濟。此時該藩司需餉孔殷，並著官文、胡林翼遵照前旨，速籌接濟等因。欽此。」除飭糧臺總局司道趕緊籌墊外，查該藩司前於本年四月奏派赴援廬州所需軍裝口糧，已先後由楚籌給銀一萬八千餘兩，米一千石。經臣胡林翼於五月二十四日附奏在案，嗣因該藩司李孟羣餉糈不繼，又飭糧臺司道於五月二十五



日，閏五月初四，六月初七，八月初七等日，疊次委員解運該藩司軍餉銀一萬一千兩，連前共解過該藩司銀三萬九千餘兩，米一千石，又搭解火藥、火繩、火香、擡鎗、鳥鎗、帳房等件，以資軍用。現仍遵奉諭旨，設法解濟，上紓聖念。又前派赴江西瑞州援軍暨內湖水師節次解過銀六萬九千六百兩，錢五千串，亦經臣胡林翼先後奏報在案。嗣因瑞郡攻勦得手，又飭糧臺司道於閏五月、六月、九月先後籌銀三萬兩，由湖南省委員轉解道員吳坤修補用直隸州知州劉騰鴻副將普承堯彈收支發。又內湖水師道員彭玉麟餉項軍火不繼，亦由糧臺於七月二十七日、九月初七日委員解銀六千兩，火藥二萬觔，大小礮子四萬九千觔，並火球、火箭、火香、皮紙、洋銅、大小礮位，均由九江轉解南康應用。查湖北水陸馬步兵勇數萬，進勦潯皖，需餉既繁，積欠甚巨，籌措之難，竭蹶之狀，早在聖明洞鑒之中。而江皖實有不支，大局所關，仍不得不設法羅掘，均勻接濟，免誤事機。除撥解銀兩由各該營分別造報外，所有籌撥安徽藩司李孟羣並籌解江西援兵及內湖水師兵餉軍火緣由，謹附片奏聞。

## 卷二十一

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并密陳進勦機宜疏（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竊以本年賊匪，大股上犯楚邊，節次痛勦，幸獲肅清。小池口偽城既已克復，湖口縣城并兩岸夾守之偽城，及賊船數百號，又已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賊，恃小池口、湖口為犄角者也。茲於一月之內，奪其所恃，薄城岌岌孤立，糧草有餘，逃竄無路，克復之機，似有把握。從此大軍建瓴東下，直抵金陵，擒渠掃穴，此天下軍民所日夜企望之機會矣。惟是水軍萬餘人，江面千餘里，若無總統大員，節制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譬如舟行有檣，而轉舵不得人；陸行有良馬，而轡策不在手，終必危殆而不安矣。水師一軍，建議於江忠源，創造於曾國藩，而整理擴充，至近年而始大。戰艦輜重，八九百號，大小礮位二千尊，江漢之師，如雷如霆，軍聲不為不盛。惟是



出楚入吳，風利不泊，卽瓜步、金陵均可隨機勦辦，其應與吳皖統兵將帥，互相策應之處，旣非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所能咨商，而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之嚴厲剛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且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又軍事之大較矣。楊載福、彭玉麟經曾國藩拔識於風塵之中，自湘潭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爲兩部，卽不能統爲一軍，在該員本無不和，而兩營弁勇，卽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爲統轄。查丁憂兵部侍郎曾國藩持躬謹慎，早邀聖鑒，水師將弁皆其舊部，吳會形勢，扼塞之要，尤所留心，前請終制，蒙恩暫準，曾國藩讀禮家居，曷嘗須臾忘天下哉？茲幸機勢可乘，東南大局，時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後世將益信其忠，而不能責其不孝，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應請飭下曾國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潯，卽日督同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等水陸各軍，會合將軍都興阿長驅東下，都興阿忠勤素著，馬隊勇敢冠軍，素與南勇將士一力一心，必可直搗金陵，預操勝算。抑臣更有請者，自軍興以來，凡官軍所到之處，賊必嚴爲之備，我軍銳氣仰攻礮石可及，徒損精銳，積日累月，壯氣潛消，悍賊乘之，轉致於敗。又賊之詭計，以堅守緩我兵力，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是我軍之膠滯一隅，而賊乃得以出沒無定，循是不變，則兵日見其少，而賊日見其多，固非賊之果多於官軍，亦非賊之果強於官軍也。卽如四年，臣同塔齊布、羅澤南等，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賊城，旬日之間，傷亡至多。五年，羅澤南、李元度等專攻湖口縣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楊載福約會夾攻，迭次血戰，因無陸師相依，遂無成效，其不得手之故，無他，兵出以正，不以奇，賊得以先爲之備也。此次李續賓、楊載福先期密商，以陸師五千人從潯城渡江而北，揚言進勦宿太，而卽夜潛入，舟師繞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陸，踞城後山巔，監其腦而拊其背，其時內湖外江水師血戰方酣，賊亦盡力抗拒，陸軍大呼突入，水陸之賊均駭愕失措，不知此軍從何而來也。是役也，臣愚以爲深合於出不意而攻不備之兵機，固非臣之智慮所及。



竊計以陸師精兵六千人，另籌每月船價銀二萬兩，雇民船四百號，從水師之後，仍帶長夫鍋帳，并二月米糧軍火，遇皖南、皖北、江南等處有賊之處，隨機雕勦，則我兵所至，皆賊計之所不及防，迨其聞警調援，我軍即可迎戰；抑或堅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圖，兵到之後，賊必設備，設備之後，兵可還歸，兵歸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日，兵可再出，計不出數月，而賊技已窮，賊勢必威矣。惟是以奇兵雕勦，在乎審機觀變，無論南岸、北岸、江界、皖界，應飭帶兵大員，覘賊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頓兵堅城，不為鄰省所節制，不為賊情所牽綴，動靜之機，默存於心，綴往倏來，如出九天而入九淵，不僅賊匪不能窺其機，即他省將帥督撫，亦莫能測其用，若使稍有沾滯，兵機必鈍矣。又兵勇之敢戰者，傷亡必多，即如初八、初九湖口之役，水陸中傷共九百餘員名，血戰之奇，固近年所罕觀，然傷亡過多，即宜調回武漢，加意休養，以慰軍情，而養士氣，仍以精兵調赴下游，彌縫其機，更番迭戰，如環無端，則往來進退，神變不窮，庶不致拘滯一隅，轉誤大局。應請以九江為老營根本，仍以武昌為補換，并糧臺根本，則餉糈不匱，而士氣常新，必於討賊機宜，大有裨益。愚昧之見，如蒙聖明採擇一二，可否一併飭下曾國藩議復施行，理合繕摺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並密陳進勦機宜。』」一摺，官軍克復小池口、湖口縣兩處，九江已成孤立之勢，即日攻克，水陸大兵，即可相機東下，所奏不為無見。惟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楊載福等統帶水師，既已著有成效，自應仍歸該總兵等相機調度，以專責成。曾國藩離營日久，於現在進勦機宜，能否確有把握，尙未可知。若待其赴潯督辦，恐有需時日，轉懈軍心。胡林翼久歷戎行，於軍務尙為熟悉，著將省城公事，趕緊料理，即行馳赴九江，與都興阿、楊載福等會商妥辦，務使各營將士同心勦力，以期迅殄逆氛，共膺懋賞。該撫奏稱：『奇兵雕勦，在乎審機，請飭帶兵大員，覘賊



所在，不拘成法，不爲賊所牽綴。」等語；此係出奇制勝之法，現在若能抽出一軍，即可照此辦理。該署撫與官文、都興阿、楊載福等商辦，正不必待會國藩到楚，方能定議也。至受傷兵勇，調回休息，仍調精兵彌縫其闕，亦屬可行。著與官文等一併籌畫辦理。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月○日接奉軍機字寄）

再、江西補用直隸州知州衝勇巴圖魯劉騰鴻於本年七月，攻復瑞州，當日陣亡，業經江西巡撫臣耆齡奏準，以道員例優卹在案。竊維楚軍自會國藩、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兵討賊，均由其父教嚴明，訓勵不懈，故能移孝作忠，始終一致。臣查劉騰鴻之父劉象觀，長沙府學附生，年已七十矣，師法濂洛，粹然名儒。粵匪初犯湖南，劉象觀卽與羅澤南、李續賓等講明鄉守之法，並飭其子弟究心兵略，每致書於臣，縱論時事，忠愛之意，溢於言表。迨至咸豐五年，賊踞武漢，劉象觀以老病不能從軍，乃命其子劉騰鴻募勇來援。六年四月，由鄂省派援江西，大小百餘戰，將略可風。劉騰鴻於軍中得父書，每曷以忠勇報國，廉正自守，並引事君不忠，非孝；戰陣無勇，非孝等語相勉勵。劉騰鴻以其父書激勵所部軍士，有聞而感泣者，以故劉騰鴻一軍，紀律最嚴，秋毫無犯，甘苦與共，戰必身先，戰歿之日，瑞州士民走而哭者數萬人，兵餉積欠，百姓之輸於該營者而獨厚，是劉象觀之善教其子，實有合於孝慈則忠之義。前者羅澤南、李續賓均經臣奏奉恩旨，賞給其祖父封典，茲劉騰鴻戰功最著，已照道員賜卹。在該故員以書生從戎，忠孝大節，原無缺憾，惟其身歿之日，尙無子嗣，其胞弟代領其衆，仍留江西軍營，老親年高，獨居鄉里，合無仰懇天恩，賞給其父母正四品封典，在皇上錫類推仁，有加無已，而草野之臣，懷抱忠義，姓名上達於宸聰，庶幾海內聞風，頑廉懦立，實於聲教有裨，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於○月○日接奉旨準。

再、蘄水縣典史徐學浩，係安徽懷甯縣人，在任二十年，緝捕勤能，輿情愛戴。自粵匪竄擾楚省，歷次辦團殺賊，復奉委於蘄羅交界，帶勇防勦，一載有餘，接仗數十次，擒斬賊數百名，又協勦捻匪李兆受夥黨，幫辦捐輸糧



米，備極艱辛，積勞成疾。咸豐六年八月十六日，賊匪上犯，該員帶病督戰，旋即在營身故。又候選從九品周星照，係湖南長沙縣人，經鄖陽鎮總兵楊載福派帶水師，咸豐四年七月，隨同克復武漢各城，進勦田鎮，衝鋒冒險，勞苦成疾，派赴南省請領戰船等項，差次病故。又選用州同伍典，係湖南慈利縣人，前在軍營，屢著戰功，觸暑成疾，在營患病，給假尙未回籍，旋即病故。臣查該員等力疾從公，屢著戰績，雖與臨陣捐驅有間，實屬歿於王事，可否仰懇皇上天恩，準將該員等照軍營病故例給卹，以慰忠魂，而昭激勸。理合附片奏明。

硃批：「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 訪舉隱逸乞賞給京銜以正人心而勵士習疏（九月二十六日）

竊維鄂居天下之中，水陸四達，平時富商巨賈，往來聚集，競尚繁華，閭閻耳濡目染，相習成風，變本加厲，識者蓋隱憂焉。迨經兵燹迭擾，民氣凋殘，遷播流離，四民同困，此固循環剝復之自然，亦天心人事轉捩之機會也。臣維移風易俗，教化爲先，願官之於民，條告或視爲具文，刑章亦倖圖苟免，不若鄉之賢士大夫，朝夕與處，情易通而言易入者，亦勢使然也。特以側陋寒微，不求聞達，當道者又不搜羅引汲，任其淪沒巖阿，無怪乎滔滔皆是，提倡無人，而浮僞之士，且以爲積學立品，如某某者，卒亦無所表見，甚至窮餓終老，人亦何樂爲君子，而恥不爲君子哉？此世風之所以日下，而人才之所宜亟舉也。鄂之興國州，爲江西入楚門戶，逆匪頻年嶮負，蹂躪特甚，處士萬斛泉，結茅山中，讀書講道，賊至時，正襟端坐，絃誦不輟，賊亦不敢逼，自相引去。平日以朱子小學暨近思錄爲宗，尤精研大學衍義，並性理諸書，家貧性孝，取與不苟，學臣龍啓瑞、杜翰將拔爲秀才，遂不應試，延主崇正書院講席，深裨士林。其弟子宋鼎、鄒金粟，均布衣不求仕進，安貧樂道，砥礪廉隅，爲鄉里所矜式。臣徵之皆不肯出，復加採訪，輿論翕然，竊以造物生才，原闕氣數，國家選士，不限雲泥，當茲力挽頽風，得才士百，不若得醇士一，可



否仰乞天恩，準將興國州處士萬斛泉，給予國子監學正銜，宋鼎、鄒金粟均予翰林院待詔銜，庶幾觀感奮興，頑廉懦立，其率由於仁義道德之域，實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謹繕摺具奏。

硃批：「禮部查議具奏。欽此。」

### 酌議驛站變通報銷章程乞敕部議覆疏（九月二十六日）

竊據藩司馬秀儒、臬司馬遵殿會詳：「咸豐二年以來，湖北有驛，州縣多被賊擾，致將驛馬劫失，號舍焚燬；勦退後，均仍照舊安設修理，接遞文報差使。查馬匹一項，例應詳領司照戶部，換票出口購買，始準填補上站；維時軍報絡繹，若遵定例買馬遞送，緩不濟急，必致貽誤。經該州縣於附近地方，各按例價額數，買馬補站；或按額數雇馬應差，即完善各驛，自咸豐三年起至六年止，每年倒馬，或因道路梗塞，難以專丁赴口，或因臬司遠在軍營，未能照例請票，亦在附近地方，按年按額買馬填站；其失驛州縣，未設以前，俱係雇夫代馬，均經通稟有案，辦理係屬權宜；所有未經奏銷之歷年支用驛站銀兩，自應變通報銷，擬請將咸豐二、三、四、五、六等年，各驛在於附近買馬者，無論填補失馬倒馬，準照出口買補倒馬之例，分年支銷馬價，叩解皮張銀兩，仍不得過年額存七倒三之數；如係雇馬應差，不準支銷馬價，應以咸豐七年為始，按照倒馬例數，遞年請票補價，俟口馬買到若干，即裁去雇馬若干，並俟雇馬裁竣，始準接報倒馬，不許兩項並支；其被擾州縣，未失驛站以前，及失後補設，並完善各驛，無論買馬雇馬，查係實在夫馬足額者，歷年額支夫馬工食工料，加閏支應，號房鞍屐夫價健夫工食等項銀兩，準其一體照額開銷；不足額者，按數核減；其失驛州縣，未設以前，雇夫代馬，此項健夫工食銀兩，應請比照襄陽、穀城、均州、鄖縣四州縣，添設王政橋等一十七站之例，按日按名支食，如雇夫較多，不得過原額馬夫之數。」等情，請奏前來。臣等查楚省州縣，近年驛站夫馬事宜，實因限於時勢，未能循例辦理，該藩臬兩司酌擬變通



報銷章程，係爲核實摺節，力杜浮冒起見；惟事關動支驛站錢糧，且與成例多有不符，未便擅專，相應請旨敕部議覆遵行。

## 卷二十一

### 奏陳水陸各軍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破梅家洲僞城詳細情形疏（七年十

月初二日督發）

竊楚省水陸各軍會合江西內湖水師，攻克湖口縣城，業經臣等將大概情形馳奏，仰慰宸懷。查逆賊以九江爲老巢，以小池口、湖口爲犄角，踞險負固，五載於茲；前塔齊布屢攻未下，該逆得以逞志上犯。臣官文等前於小池口克復後，偵知逆衆固守九江，當卽咨行水陸各軍襲取湖口，出其不意，爲制勝之策。惟該逆盤踞湖口以來，拆毀舊城，於石鐘山自麓至頂，壘石重關，築城如帶，復於西岸梅家洲堅築僞城，掘濠植樹，蔥鬱成林，與湖口對峙，以通援應，蓋扼山水之要，以堅守抗拒者也。八月內湖口賊船將分路進援九江，李續賓乃商楊載福會同內湖水師惠潮嘉道彭玉麟設計水陸夾擊，訂期九月初八日進剿，初七日李續賓令李續宜率營官何紹彩、黃澤遠、張榮貴、巴圖隆阿等馬步隊攻梅家洲僞城，自率湘凱各營渡江，揚言搜勦宿松、太湖；是夜駐師張家壩，四更後潛率李續燾、胡裕發並副右副左中右各營紆曲繞道，伏於湖口後山，掩旗息鼓，攀藤依石而上，令梁作楫、彭友勝伏於山麓，俟水師得手，水陸夾擊，此李續賓之設計，而賊未及知也。黎明時，彭玉麟派游擊蘇在位、都司羅勝發、成發翔、孫昌國守備彭大田等攻湖口之東，游擊鄧翼升守備曾四美等攻西岸梅家洲賊船，參將劉國斌由中路橫排接應，賊分兩岸迎拒，礮聲振雷，子落如雨，都司羅勝發連擊黃馬褂賊目三名落水，忽礮子從崖隙飛出，羅勝發中礮陣亡，後隊繼進，拋擲火蛋，賊船火起，我軍乘勝擒斬焚奪，賊卽紛紛投水。先是楊載福於



初七日派參將孫昌凱，都司劉正隆、楊明萬等，以長龍舳板分載陸勇，虛作聲勢，以待接應。自率各營於初八日卯刻抵湖口縣，派參將萬化林率前營，楊明萬率新前營，攻梅家洲賊船。參將李朝斌率新右營，又派副將李成謀、張啓基，參將陳金鼇、都司何瑞祥，守備丁泗賓於石鐘山賊船大幫停泊之處，上下夾攻。至是會合彭玉麟水師揚帆直進，北風大作，舟駛如飛，兩岸及城賊密排大礮，同時開放，各軍奮勇爭先，陳金鼇左額受礮子傷，李朝斌胸膈受傷，大叫殺賊，屹立不動。絕壁懸崖，水流湍急，我軍飛槳衝擊，忽舟重難移，船身傾側，急以長篙下探，知水底重重羈絆者，皆大錨鐵鍊也。首尾撞擊，奮駛不前，而賊之火鎗、火礮、火筒齊至，我軍奮不顧身，鏖戰多時，忽山後人聲大沸，百谷響應，轉瞬旌旗蔽空，陸師由山頂破空而下，則李續賓先日之伏，而賊不知我兵之從何而至也。遂大潰，我軍以刀斧火炬，斷其鐵鍊，逼賊船於崖下，短兵相接，火器齊施，殺斃燒斃溺斃共二千餘人，將船焚奪一盡，片葉無留。梁作楫、彭友勝奮呼攻城，李登梗、成大吉等直撲壘卡內外，水師上下衝擊，有登壘殺賊者，有緣木而上取賊首者。維時梅家洲賊船焚奪已盡，而日已晡矣，收隊暫息。五更，我兵緣梯而上，飛火箭入城中，適中火藥，瓦石飛空，牆壘破裂，賊大譁，開城奪路而出，我軍乘勝追殺，楊載福、彭玉麟水師分道繞截水陸，又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偽總制陳中理等二百餘名，奪獲礮位三百餘尊，糧食硝藥器械無算。湖口縣城即日克復。梅家洲之賊見湖口已破，不戰而逃。李續賓、何紹彩並巴圖隆阿等由間道繞出賊前，聚而屠之，無一遺者。十三日，楊載福帶外江水師，彭玉麟帶內湖水師，又奪彭澤縣賊船數十號，攻破小姑山賊卡，江面一律肅清。是役也，盡兩晝一夜之力，合水陸之師，或夾擊，或合攻，掃積年踞險負固之窟，通外江內湖水師之路，而潯城岌岌孤絕，無援，不獨江西之門戶可保，而東南之大局可圖。是皆仰賴皇上天威，軍士用命，乃能出奇師而成偉績。現飭水陸馬步專注九江，以期建瓴東下，迅掃妖氛。而此次奇兵制勝，洵屬非常戰績，所有戰功懋著之水陸員弁，謹隨摺繕單，籲懇恩施。其餘出力員弁兵勇，並傷亡將士，容分別查明具奏。布政使已記名按察使李續賓，提督銜鄭陽



鎮總兵官彪勇巴圖魯楊載福二員，職分較大，臣等未敢擅擬，可否優予獎敘？惠潮嘉道彭玉麟可否賞加按察使銜？候選知府李續宜可否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均出自天恩，謹將水陸各軍設計夾擊，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破梅家洲偽城，江面肅清緣由，合詞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湖口連日血戰，員弁兵勇傷亡較多，自應仰懇聖恩，分別卹賞，現飭各營確查詳辦外，所有陣亡都司羅勝發，奮勇捐軀，實堪憫惻，請照參將例優卹；藍翎把總胡永和把總陳長勝均照千總例優卹；外委易王佐哨官六品軍功彭瑞益、彭雲漢、常晉均臨敵陣亡，請均照把總例優卹。出自天恩，謹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官軍攻克湖口縣並梅家洲偽城，請將出力員弁獎勵，開單呈覽」一摺，李續賓等督率諸軍出奇制勝，洵屬可嘉。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李續賓著遇有布政使缺出，由軍機處提奏；提督銜鄭陽鎮總兵楊載福著遇有提督缺出，由軍機處提奏；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著賞加按察使銜，候選知府李續宜著免選知府，以道員選用，其餘在事出力之候補副將成大吉著賞給勁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參將胡裕發著賞給驃勇巴圖魯名號，並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候補游擊楊德武、李登梗均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游擊李續燾成得升、李存漢、游擊銜都司彭祥瑞均著以參將儘先補用，成得升、李存漢並著賞換花翎，候補都司劉神山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湖北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唐際盛著免補本班，以知府不論繁簡儘先補用，候選知縣金國琛著免選知縣，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遇缺即選，並賞換花翎；湖北候補訓導梁作楫著免補訓導，以知縣留於湖北遇缺即補，並賞加同知銜；副將銜參將陳金鼈著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加總兵銜，儘先副將游擊張啓基著賞加總兵銜，選用參將守備萬化林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參將李朝斌著以副將儘先補用，都司銜守備丁泗濱著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加游擊銜；都司何瑞祥著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游擊銜都司楊明萬著以游擊儘先補用。



並賞加參將銜；儘先參將劉國斌，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還花翎；署游擊鄧翼升，著免升參將，以副將儘先選用；浙江署游擊蘇在位，著以參將，仍歸浙江儘先補用；都司孫昌國，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選用；游擊銜都司喻俊明，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湖北都司成發翔，著免升游擊，以參將仍留湖北儘先補用；儘先守備彭大田，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選用，並賞換花翎；把總李雲祥，著以守備儘先選用，並賞加都司銜；守備曾四美，著以都司儘先補用；守備楊鎮魁，著以都司儘先選用；千總湯定國，著免陞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外委郭德山，著免升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戴藍翎；文童岳志鵠、陳詩懋，均著以從九品遇缺卽選；所有陣亡之都司羅勝發，著從優照參將例議卹；把總胡永和、陳長勝，均著從優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易王佐，軍功彭端益、彭雲漢、常晉，均著從優照把總例議卹；該部知道。單片併發。欽此。」

（十月十五日接奉）

再，小池口克復後，臣都興阿當卽分兵駐守，一面分撥馬隊兵勇，進剿宿太，連日偵知安慶、桐城、潛山來賊萬餘，盤踞太湖，已分股竄至楓香驛、涼亭河一帶。又宿松一路，亦有石牌賊匪數千，竄至桃花鋪窺伺。我軍營壘未就，意圖乘虛攻撲，擾及蕪黃邊界。而太湖一路，涼亭河距我師進紮之二郎河僅二十餘里。九月十九日，翼長多隆阿由宿松率馬隊會同副將鮑超步隊，至祝家塆一帶，值賊匪緣山繞谷，分路出撲。我兵亦四路迎敵，營總薩林祿昌左右抄截，正遇伏賊蜂起，薩林等率馬隊縱橫衝突，施放鎗箭，殲斃騎馬悍賊多名，餘賊四散奔逃。我兵繞谷追殺，斃賊又千餘名，生擒長髮老賊五十四名，奪獲鎗礮器械數百件。將涼亭河一帶賊壘十餘座，全行平毀。三更收隊回營，查點兵勇亦多受傷，查明分別辦理。除仍相機進剿外，所有官軍行抵宿太境內，勦賊獲勝情形，謹附片具奏。

硃批：「覽奏均悉，欽此。」



再臣等欽奉九月十三日上諭：「接李孟羣奏：『衆匪圍攻蘇家埠營盤，暫退河西，請兵協助。』一摺；湖北現在肅清，兵力尙可分撥，該藩司奏稱：『與副都統巴揚阿共事最久，所帶馬隊實爲得力，請斟酌帶馬隊二百名，步隊三百名，前赴該營，著官文、都興、阿、胡林翼酌量抽撥，即派巴揚阿統帶前往，幫同李孟羣合力進攻六安，毋稍遲緩。』等因，欽此。欽遵。」臣官文、臣胡林翼當即加函飛咨，臣都興、阿設法抽撥，以期仰副慈廑。祇以楚北當肅清之後，仍有征調之煩，馬隊一軍，前歲德安遣撤後，下勦武漢，僅一千餘名，本年自春徂秋，攻勦黃梅、蘄廣，血戰半載有餘，傷病倒斃較多，現於駐守小池口外，一面進勦宿太，一面撥赴南岸圍攻九江，嗣復抽調赴襄堵勦豫捻，近因安慶賊匪大股上竄太湖之二郎河等處，逼近楚疆，又須調撥堵禦，以有限之馬隊，備江楚皖豫四省之勦守，實覺勢分力薄，而步隊各營，又因餉源屢竭，簡精汰弱，僅數前敵調用，是以臣等慮及東征，兵力較單，有籲懇聖恩，添調吉林、黑龍江官兵之請，即巴揚阿原帶馬隊，止二百餘名，其久戰傷病，難以速痊之倭克錦等六十六員名，已奏報遣撤，此外或撥赴襄陽，或歸於前敵，爲數無多，又巴揚阿膽識兼優，誠將領中出色之員，自咸豐三年，出師直隸、山東、高唐，以至湖北，從軍五載，身經數百戰，積受痰喘之病，本年七月間，舊病復發，先擬告假就醫，因值蘄廣情形喫緊，臣等未準所請，仍令督隊行間，迨八月內克復小池口後，查驗巴揚阿氣喘咯血，力實難支，因準令暫回省城醫治，亦於附奏遣撤馬隊摺內聲明在案。此楚北兵力驟難抽撥，赴李孟羣軍營，巴揚阿因病請假在先，之實在情形也。伏思鄂皖近在鄰封，清除皖逆，即以保我楚疆，更宜視同一體，臣等未敢稍分畛域，現在馬隊兵勇進駐宿太者數千人，亦卽爲李孟羣後路聲援，而進攻六安之計，尤應合力共籌，臣等於奉到諭旨後，體察楚軍之緩急，一面飛函諄致勝保，以正陽克復後，或可移師六安，與李孟羣會合進攻。昨接勝保復函，知已派馬隊二百名，馳赴李孟羣軍前策應，並分軍至六安南路，李孟羣亦進紮六安東門，是刻下兵力較厚，攻勦可期得手，而楚北現攻九江，情形喫緊，一經克復，卽可廣集兵力，先清皖省，北路水師礮船拒長江之險，會



合東征，兼援江省，方不至有顧此失彼之虞；現仍令進駐宿太之馬步各軍，節節掃清，乘勝馳勦，與李孟羣軍營相爲犄角，庶軍威倍振，逆氛可剋，日蕩平，仰慰聖主宵旰憂勤之至意。所有楚省先經派撥馬步兵勇進勦宿太及現在酌量籌辦情形，謹據實覆奏。

楚北官軍攻拔江西彭澤縣兩岸僞城疏（十月十二日督發）

竊自楚省官軍克復江西湖口後，續接探報：「首逆石達開渡江，會集都昌、鄱湖各賊，盡踞景德鎮，行止尙無定向，而賊目賴桂英等踞守彭澤，恃衆抗拒，實爲下游肘腋之患。臣官文等復即咨飭水陸各軍，急攻彭澤，牽制石逆，以免回援金陵。九月十七日，李續賓留老營紮湖口，即派各營六成隊，同楊載福師船直下。十八日，抵彭澤縣境，值連日風狂浪湧，未克進兵。李續賓等登岸審看形勢，其城下五里小姑山，挺立江中，山上廟宇房舍，盤旋疊上，貼地爲門，一礮可守。該逆又於南北兩岸修築石城對峙，環以深濠四層，密排椿木，周城僅留一門，一路曲繞而進。該逆憑險設守，恃此爲穩固之地，已五年矣。楊載福、李續賓商議先攻北岸僞城，調巴克坦布等馬隊，由橫壩直趨小姑山北岸，又派楊得武率湘凱各營，由湖口縣直趨小姑山南岸，均隱伏民村。二十一日，風浪稍定，楊載福留都司楊明萬一營礮船，轟北岸僞城，自率大隊戰船，向舊城排礮一周，即往下游進發。李續賓飭各勇夫於距僞城三四里，多修營壘，佯作長圍之勢，自率親兵梭巡城外，拔取木椿，忽該逆出隊抗拒，我軍奮勇迎戰，斬騎馬賊三人，餘賊退奔。我軍復佯退誘之，該逆又出數千人，拚死追撲。李續賓令親兵排一字陣以待之，而令各勇伏後，密傳馬隊從賊後邀擊，俟該逆離城已遠，我軍信礮一聲，馬步前後猛擊，該逆大敗，不能回城。我軍掩追數十里，賊至吉水溝，適遇楊載福戰船橫截，轟擊殲斃賊千數百名，餘賊向望江竄逃。楊載福率師直逼望江縣境，登岸搜勦，賊斬擒殆盡，即駛下安慶，維時彭澤縣城內之賊，紛紛竄逃，被楊明萬率勇追殺，斃賊無數。」



二十二日，李續賓與楊明萬以礮船擊南岸偽城，自午至酉，轟攻不息；陸勇與馬隊，亦會合輪攻；至四更時，見城中火起，知賊已遁，當飭馬步隊窮追三十餘里收隊，沿途斃賊數百名，奪獲騾馬多匹，旗械數百件，尙有小姑山伏賊，閉門堅守，拋擲磚石，我軍許以勿殺，誘該逆下山，擒而斬之。此二十一、二日攻克彭澤縣，並拔其兩岸偽城，及勦除小姑山賊壘之實在情形也。李續賓遂派軍分守彭澤、湖口，旋即渡江回九江老營。等情稟報前來。臣等查彭澤一關，爲下達安慶鎖鑰，該逆堅城對峙，憑險負隅，已歷數年之久，今仰賴聖主威福，一鼓成功，楊載福已率師進規安慶，大有直搗金陵之勢，現有潯城之圍，功虧一簣，即當設計勦除。臣都興、阿、因、皖逆尙熾，斬廣路，路可通楚境，北岸勦守，不容鬆勁，現仍率馬步各軍，由宿、太、節、節掃蕩，相機而進，俾皖北肅清，庶便專意東征。此次在事出力文武，及傷亡勇丁，查明另行奏懇恩施外，所有攻克江西彭澤縣，並拔其兩岸偽城情形，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楚北官軍攻克江西彭澤縣，並兩岸偽城』一摺，此次楚北官軍水陸進勦，辦理甚爲得手；著官文等乘此聲威，激勵將士，迅克九江，進攻安慶，並由宿、太、節、節掃蕩，俾皖北一律肅清，所有在事出力員弁，並陣亡丁勇，著官文等查明具奏，候朕施恩。欽此。」（十月二十五日接奉）

### 卷二十三

奏陳鄂省尙有應辦緊要事件請俟九江克復再行率師下勦疏（七年十月十

四日）

咸豐七年十月初十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四日，奉上諭：『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並密陳進勦機宜』一摺，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外江內湖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



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楊載福等統帶水師，既已著有成效，自應仍歸該總兵等相機調度，以專責成。曾國藩離營日久，於現在進剿機宜，能否確有把握，尙未可知。胡林翼久歷戎行，於軍務尙爲熟習，著將省城公事，趕緊料理，卽行馳赴九江，與都興阿、楊載福等會商妥辦。等因。欽此。寄信前來，仰見皇上慎重周詳，策勵駑駘，至意跪讀之下，曷勝感奮。惟是全師出境，必使軍無返顧之虞，乃得銳意長驅，節節攻勦，不僅圖潯城之克復已也。查九江城賊，岌岌孤立，雖米糧尙足，而援絕勢窮，現又開壕兩重，逃竄無路，計日聚殲，實有把握。在李續賓、楊載福調度運籌，早已預操勝算，萬無疏虞。斟酌情形，暫可不必前往。且潯城既下，必有擊散之賊，難保不紛紛上竄湖北。大軍移動，門戶堪虞。初九日，接準勝保八百里咨稱：「安徽獨山軍營失利，西面緊接湖北之羅田、麻城，囑卽迅速防勦。」等因。查羅田、麻城均在九江之上四百餘里，亦在宿松、太湖以上三四百里。大兵盡駐下游，賊若間道橫撲，則德安、安陸一帶，亦必驚擾。現已派兵前往堵勦，如有警急，應再籌撥兵勇，以昭慎重。臣之步軍，其分防襄陽及蕪廣、興國各營，一時尙難抽調。又瑞州克復，王鑫、劉騰鴻先後殞謝。臨江吉安之師，乍前乍卻，勝敗不常。查臨江距瑞州百餘里，距湖北之通城、崇陽亦祇數百里。江西內地被賊竄擾者，尙有六府，不僅與鄂省唇齒相依，兼與湖南邊界處處相通。是上游南岸亦屬空虛，設有不備，則東下之師，首尾受敵，不可不慮。又兵之所向，餉項宜籌。五年六年間，武漢中梗，每月本省所出，月不過三四萬兩。本年二、三、四等月，臣於籌畫牙帖釐金等項，漸有起色。通計本省所籌，隨時整頓，嚴杜侵漏，每年可得百萬兩。雖僅祇大營得半之餉，尙不至十分飢困。惟現在辦理各員，係臣訪舉儒士，破格委用，一切章程，初經釐定，必須試行一年，用人理財，乃能核實，可期久大。又鄂省漕糧，弊竇太深，數十萬之正額，徵收不滿一半。數十年之積弊，浮勒至於十倍，皆由漕蠹包戶冊書里差，任意侵蝕，肆無忌憚。有米一石，折價十二、三千至十五、六千文者。一縣之中，冊書里差多至千餘人，維正之供，概歸中飽。小民窮困，流亡逋逃，或敢於抗糧，或甘於從賊。



州縣無策催科，捏報災傷，不自咎其浮勒太過，致失民心；而因循廢弛，坐視不理，國計民生，不復顧問矣。此在承平之時，積習相沿，牢不可破，今則兵燹餘生，脂膏已竭，更不堪其朘削。臣於九月初一日，從九江回省之後，即日遴委道府大員，面為商榷，澈底清查，逐縣刪減，上下衙門陋規浮費，一概革除，計每縣陋規多至數十款，百餘款，浮費多至數千兩，數萬兩不等。吏治之頹，民生之瘁，莫此為甚。現當立法之初，州縣或疲玩性成，書差必始終貪朘，亦須切實整頓，嚴行參劾，方可力挽頹風。臣已發其端，應竟其緒，督臣官文統轄兩省，事務殷繁，錢漕為巡撫衙門專政，臣即當一手經理，所有裁汰陋規章程，容再另摺陳明。又臣本年馳赴下游督勦，隨處查勘地形，於邊界要隘地方，修築礮樓，以資防守，燒磚砌石，亦須數月畢工。以上各事宜，為鄂省切要之急務，亦與東征之師牽涉關係，潯城必無疏失之虞。克復之後，東南全局，節節可圖，時固不可暫失，而事必策其萬全。臣愚昧之見，應俟九江克復，再行前往會商，似於地方軍務，均有裨益。所有現在未能驟行馳往九江會勦情形，謹縷晰恭摺具奏。上諭：「前因胡林翼奏：『請飭曾國藩赴江西統率水師。』當諭令該撫將省城公事料理，馳赴九江，與都興阿等會辦。茲據奏稱：『九江賊勢已窮，李續賓、楊載福辦理已有把握，暫可不必前往。』等語。潯城一經克復，敗散餘匪，上竄堪虞，自應嚴密設防，使我兵無後顧之虞，然後節節進勦，方為計出萬全。籌畫兵餉，釐剔漕弊，擇要設防，皆係目前切要之務，該撫身任地方，責無旁貸，著即逐件籌辦，暫時毋庸前赴九江，所有攻勦事宜，現有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等水陸並進，當可迅速奏功，俟克復九江後，胡林翼再行察看情形，酌量進止，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月○○日接奉）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漕章密疏（十月十四日）

竊惟湖北通省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征北漕正耗米十五萬石有奇，南米十三萬七千石有奇，北漕由



丁船兌運京倉，南米由州縣解交荊州滿營，及各標綠營；咸豐三年，因湖廣漕船停運，部文令變價解部，每石折銀一兩三錢，各州縣仍照舊徵收，時因省城失陷，未及辦理。臣自咸豐五年三月，蒙恩擢署湖北巡撫，即訪聞各州縣徵收漕糧，多所浮勒，大爲民病，每思有以變易之，適以軍事方殷，無暇及此。上年武漢克復，楚境漸次肅清，今歲雨暘時若，年成頗稱豐稔，漕糧可望開征，若不於此設法清釐，舉積弊而一更張之，國計民生，將何補救？惟是楚北漕弊，浮收之重，實由於冗費之多，使非先察積弊之由，是猶止沸者不去其薪，墾田者懼圖其蔓也。臣請爲皇上密陳之。查湖北各州縣額徵米數，多者二萬餘石，少者二千餘石，或數百石；北漕南米，合征分解，其徵收米石者，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者，謂之折色，其征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於折色者，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本色折色各半者，有全收折色者，其徵收折色，每石折收錢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徵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項，分款另收，又有由單、券票、樣米、號錢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幾何，其能堪此？而州縣則有所藉口也。向來漕運道通時，不無津貼，方能挽運入都，而丁船藉此需索，兌費爲數甚鉅者，固無論已，即現在停運免兌，幫費可省，而糧道有漕規，本管道府有漕規，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院署有房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書吏各有房費，此冗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刁紳劣監，包攬完納，其零取於小戶者重，其整交於官倉者微，民謂之曰蝗蟲，更有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衆哄倉，名雖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財也。官謂之蝗蟲費，種種蠹弊，盈千累百，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南米者，撥定後由州縣自運，交荊州府衙門，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米耗米之外，尙需雜費銀兩甚多，其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或二兩，或三兩不等，要之費未交足，米故遲收，此冗費之在南米者也。夫州縣既多冗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價日增，土棍豪矜，多方抗欠，猾胥蠹役，從中欺侵，各



州縣雖勤折浮收，間有所得，半皆耗於上下冗費之中；而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數，則相率捏報災歉，藉緩徵爲騰挪，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來，日甚一日，東南數省，積弊相同，而湖北則幾有不可挽回之勢矣。湖北現當兵燹之餘，若聽有漕州縣，仍照前此之每石十餘千收取，必至民困難，有負我皇上軫卹凋殘，愛養民生之至意。臣自九月初旬，由九江旋省，日與省中司道、武漢二府，晝夜籌商，立意減漕，以甦民困。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現已遴委道府大員，馳詣各州縣，體察情形，破除情面，分別刪減，嚴立限制，明立章程，榜之通衢，俾窮鄉僻隅，一律周知，貪吏猾胥，無從欺隱，取中飽之資，以分益乎上下，務期積弊盡除，民力藉以稍紓，而國賦得歸實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其時也。然積重難返，弊已百年，利之所在，人人得而爭之，一旦發其痼疾，窮其利藪，取而還之於民，歸之於公，將必有疑之怪之，且從而謗毀之者。臣愚以爲苟利於國，苟利於民，卽孰殺之歌，在所不恤。臣膺封圻重寄，錢漕係臣職守，漕弊一日未清，臣職一日未盡，除俟辦有端倪，再行另摺陳明，謹先將湖北漕務積弊，亟當清釐情形，縷晰密陳，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硃批：「所奏實屬剴切，汝能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爲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

### 首要知府員缺乞分別調補疏（十月十四日）

竊查武昌府一缺，爲省會首要，事務殷繁，現在辦理善後，清查交代，一切撫輯事宜，均關緊要，非才識兼優之員，不能勝任。查本任知府廷志，暨調署知府多山，先後殉難，至今尙未擬員請調。現署之嚴樹森，已奉旨以道員用，所有武昌府缺，應卽於通省知府中，揀員調補。茲查有漢陽府知府如山，現年四十七歲，鑲藍旗滿洲廣廉佐領下人，由道光戊戌科進士，補授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道光二十三年，緣事革職，咸豐五年，經荊州將軍臣載崇保奏，賞給五品頂戴花翎，嗣於轉運捐輸各案內，歷保同知直隸州知州，七年二月，奉旨補授今職，該員自



到任以來，潔己率屬，任勞任怨，當兵燹之餘，實心整頓，卓著循聲，以之調補武昌府知府，洵堪勝任。所遺漢陽府員缺，應遵旨以桂茂補授。惟查桂茂前於署安陸府任內，有革職暫留署任處分，漢陽府又係衝繁疲難最要之缺，應請將桂茂留省察看。查有德安府知府劉齊銜，現年四十三歲，福建閩縣人，由道光辛丑恩科進士，補戶部廣西司主事，於捐銅局捐足，不論雙單月知府，咸豐五年四月，選授今職，六月初二日引見，奉旨湖北德安府員缺，著劉齊銜補授。欽此。六年十一月到任，七年正月委署襄陽府事。該員識練才明，辦事精詳，以之調補漢陽府知府，洵屬得宜。惟如山調補武昌府係以繁調繁，兼以出缺在前，劉齊銜調補漢陽府歷俸未滿，均與例不符。惟首要郡治，員缺久虛，人地實在相需，例得專摺奏請，合無仰懇天恩，俯念地方緊要，準將武昌府員缺，以漢陽府知府如山調補；漢陽府員缺，以德安府知府劉齊銜調補。其德安府遺缺，接壤河南，地當衝要，容另揀員請補。如蒙俞允，仍將應行引見之員，俟楚省軍務告竣，照例給咨，據藩臬兩司會詳前來，臣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合詞恭摺具奏。硃批：「吏部議奏。欽此。」

奏陳楚軍深入江皖驟難再行抽調疏（十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咸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欽奉上諭：「勝保、袁甲三奏：『李孟羣退守麻埠，請飭湖北迅議兵勇，越境堵剿。』等語。當此賊氛猖獗，該藩司兵力較單，且新挫之後，急須撥兵策應。前據官文等奏：『派馬步兵勇數千人，交翼長多隆阿副將鮑超帶往宿松，以爲李孟羣後路聲援。』等語。著官文等即飭該翼長等就近迅赴麻埠一帶，援應合力進攻六安，毋稍遲緩。欽此。欽遵。」臣等正會商間，又迭接江西撫臣耆齡來咨：「以撫州、吉安、臨江等處賊衆兵單，請調楚省得力兵勇數千前往助剿。」等因前來。查九江各營夏秋之際，因蕪黃一帶大股上犯，撥



兵渡江，以致圍城之師尙闕，賊糧食接濟，竟不能斷；迨八月以後，漸黃肅清，始調回潯城，嚴密圍剿，並迭次規復小池口、湖口、彭澤、合水陸之全力，始能奪此要隘；追思得之之難，卽當思守之之不易，江西旣無餘兵分守，仍由潯營分派將弁，扼定湖口、彭澤、小池口等處，昨據李續賓稟報：「十月十五日，石逆之黨，由景德鎮、都昌上犯湖口，業經帶兵前往進剿。」是潯城各營，卽系專辦江西之賊，且戰且守，已無餘力可分，誠以湖口、九江爲七省之咽喉，卽江西之門戶，不僅楚省南岸之障蔽已也。至馬步各軍進剿宿松、太湖者，當皖省未經咨調以前，深入皖境，已兩月餘矣。查桐城、舒城、望江、潛山及安慶省城之賊，均系粵逆盤踞最久，狡悍更甚於捻匪，都興、阿督率各營，由宿松、太湖三路分剿，尙有防不勝防之勢，擬俟潯城收復，再行添調兵勇，以助其力。設將多隆阿、鮑超調赴六安，則安慶等處逆匪，必乘間奪取宿太，繞出六安之後，而六安各營餉糈中梗，進退維谷，轉恐皖省賊勢更熾，貽誤非淺。至分踞六安之賊，前據皖省來咨，系正陽關勦敗之捻匪張逆、龔逆等乘虛竄入，與李孟羣稟報大略相同。李孟羣退駐麻埠以後，馬步兵勇尙有八千餘人，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又招募舊部廣勇五百名，從武昌兼程前進，復經臣委員迎催粵餉三萬兩，并由武昌糧臺籌給弓箭、鳥鎗、鉛丸、軍火等件，委員接濟，都興、阿現統馬步各營，較少於李孟羣所帶之數，而安慶一帶之粵賊，又較強於六安之捻匪，在皖省奏調楚軍之意，以爲移緩就急，可顧六安一路；在臣等審察賊情地勢，若撤進剿安慶之兵，以專注六安，則又未免避重就輕，實於皖省全局大有妨礙。反復籌思，實未敢拘泥皖省奏案，卽行分撥，並不能輕棄湖口要隘，分兵江西，至派往襄陽之舒保馬隊，因南陽土匪時聚時散，襄陽爲中原樞紐，亦應預爲防範，且堪戰之兵，除傷病醫調外，不足百名，亦難以湊集成軍。臣愚見馬步水師，均以馳入江皖，節節進逼，步步穩固，方爲勝算，惟有力圖潯城及宿太等處股匪，俟粵逆勦盡，楚師稍有余力，相度江皖何路緊要，卽行馳往，庶免顧此失彼之虞。總之，楚疆毗連江皖，江皖一日不靖，卽楚疆一日不安，本無畛域可分，而官軍竭數年之力，始能規復彭蠡，進駐宿太，萬不可稍有疏失，致粵逆



逞志，死灰復然，阻我東征，貽誤全局。除嚴飭水陸各軍，激勵將士，慎密防勦，迅掃逆氛，上紓宸廑；所有楚北各軍，可入江皖越境分勦，驟難再行抽調緣由，謹合詞據實覆奏。硃批：覽奏均悉。欽此。」

### 奏陳水師乘勝下勦克復安徽望江東流銅陵等縣攻破偽城二座並與紅

#### 單船聯絡情形疏（十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查楚省水陸各軍，設計夾擊，克復江西、湖口、彭澤等縣，江面肅清各情形，經臣等先後奏報在案。查楊載福於九月二十二日，克復彭澤縣城，隨逼望江縣境。先是探知安慶賊首成天豫派偽丞相曾逆帶船數百號，來援小姑山等處，帆楫蔽江，乘風而上，泊馬當、華陽鎮一帶。楊載福親率正右營、新右營、副中營、副後營、親兵左營暨內江水師右營、前營、直抵馬當、乘其不備，周圍截擊，鎗礮齊施，賊紛紛下竄。我軍追勦二十餘里，賊船焚奪殆盡。二十二日，又焚燬華陽鎮賊船百餘號，該鎮距望江縣僅十五里，即率親兵左營、副中營，行至吉水溝地方，遇賊偽指揮藍承先，在北岸抵拒。我軍舍舟登岸，分兩隊夾擊，藍逆受傷，賊卡立破。二十三日，先派副將李成謀由陸路進攻望江縣，自率親兵由小港飛槳疾馳，抵望江城下。李成謀大呼殺賊，水陸齊擊，賊驚潰。我軍追勦，斬擒無數。望江縣城登時克復。二十四日五鼓，出華陽鎮，已刻抵東流縣，賊船依卡停泊，鎗礮齊開。我軍分兩隊禦之，賊船焚盡，破卡三座，賊伏城不出。我軍燒城外房屋，飛火箭入城中，城屋復然，煙焰蔽天。賊開城走，我軍抄前截殺，聚殲殆盡。縣城克復，遂疾趨安慶。平鹽河口之賊壘三座，焚賊船數十號，再攻安慶對岸賊壘，以大礮轟之，拋擲火彈、火箭三壘悉平。二十五日寅刻，全軍衝過安慶，未刻破樅陽賊壘五座，奪大小礮位三十餘尊，燒賊船八十餘號。二十六日午刻，破大通鎮賊壘三座，奪礮位二十餘尊，燒賊船數十號。二十八日，派新右、副前、副後、



三營攻銅陵縣土橋賊壘，自率親兵攻縣城，平壘四座，城上矢石如雨，我軍雖有傷亡，不少退卻。李成謀斬關直入，賊大譁，我軍乘勢擁進，立復縣城，盡力痛勦，賊自相踐踏，遺屍枕籍，復回兵攻土橋，破壘四座，奪礮五十餘尊，焚賊船百餘號，下駛至舊縣峽口，見大船密布，詢之土人，知爲定海鎮總兵李德麟所統之紅單船。二十九日，楊載福隻身往見，語次無不驚愕，不知上游水師何以飛渡至此也。賊於該處之泥汊，連築堅城二座，紅單船攻七月之久，懸賞萬六千金，終不能破。楊載福親統各營，先破賊卡，直逼偽城之下，賊鎗礮齊開，聲聞數里，我軍躬冒矢石，李成謀率衆先驅，拋擲火彈，城中火藥發動，霎時烈焰騰空，城石迸裂，人馬喧呼，賊奪路而出，我軍長驅直入，賊手執刀矛，紛紛自墜，跪地乞命，我軍駢誅，無一遺者。獲大礮百餘尊，奪大拖罟船一舢板船四，餘悉焚燬，得白米六屋，並船礮軍火，悉付紅單船收領。十月初一日，沂流而上。初九日，回湖口，聞江西有賊至彭澤，楊載福卽於十三日駐彭澤縣防守。查下游賊匪，因我軍中流阻梗，從未大加懲創，此次楊載福水師轉戰一千餘里，克復縣城二處，破壘數十座，焚船殺賊，奪獲軍械、米糧、旗幟、礮位，不可勝計，軍威大振。自湖口以下七百餘里江面，旬日肅清，不但沿江賊膽已寒，且與紅單船聲勢聯絡。查紅單船向稱勇悍難馴，統帶之員，每難調遣，此次目擊楊載福奮勇冠軍，士卒用命，雖桀驁性成，亦爲心折，將來大軍整旅東征，必能和衷共濟，尤爲軍營緊要關鍵。現飭水陸馬步專注九江，以期建瓴掃蕩，所有出力將弁，尤以總兵銜儘先推補副將李成謀爲最，惟該副將迭荷殊恩，每稱不敢邀敘，其平日事親至孝，尙有老母在家，可否賞給伊二代二品封典，以示皇上逾格特恩，加惠戎行至意。副將銜儘先參將李濟清，可否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陣亡之把總劉長慶，六品軍功李有昇，把總蕭得勝，奮力捐軀，殊堪憫惻，應請照例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出力並傷亡員弁兵勇，容再查明，分別獎卹。

上諭：「官文等奏『水師乘勝下勦，克復安徽、望江、東流、銅陵等縣，攻克偽城一座，大獲全勝』一摺，此次楊載福統帶水師轉戰一千餘里，克復縣城三處，直與紅單船聯絡，大振軍威，九江賊匪自可乘機掃蕩，所有打仗



出力之儘先副將李成謀，著賞給伊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以示優獎。參將李濟清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其陣亡之把總劉長慶、蕭得勝六品軍功李有昇，均著該部照例議卹，以慰忠魂。欽此。」（十一月十一日接奉）

卷二十四

謝恩給封典疏（七年十一月初六日）

案準湖廣督臣官文咨開：「咸豐七年十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官文奏巡撫捐餉，可否賞給封典？』等語；湖北巡撫胡林翼，久歷戎行，戰功卓著，上年克復武昌，業經賞給頭品頂戴，茲復在軍營捐廉助餉，著加恩封贈三代正一品，以昭優眷。該部知道。欽此。」竊臣猥以菲材，渥邀異數，領疆寄而莫勝肩任，與戎行而未奏膚功；前者秩晉頭銜，鷄濡滋愧，恩承心簡，蚊負時虞，茲以捐廉助餉，復蒙特予隆施，錫之寵命，金章燦爛，紫泥褒三代之封，玉軸輝煌，丹詔煥五花之彩，膺茲恩眷，倍切慙惶！臣母今年八十三歲，於十月十一日就養來鄂，當芝誥下頒之日，正板輿迎奉之時，錫類推仁，淪肌浹髓，臣惟有振肅軍威，兢嚴職守，以期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恭摺具奏，叩謝天恩。

奏陳湖北裁汰鋪兵分別有驛無驛改鋪司為馬遞差遞疏（十一月初六日）

竊準部咨：「議覆山西省各廳州縣向於公文驛遞外，另設鋪司兵，遞送文件，多係奸胥冒領，並未專設鋪兵，擬將通省鋪兵全行裁汰，改為馬遞，有驛各廳州縣留工食十分之二，津貼捐馬工料之用，無驛各廳州縣留工食十分之四，以資差役飯食之需，令即查照原奏，各就地方情形，詳細體察辦理，以節糜費，而昭核實。」等因，當經行司查明，議詳去後。茲據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會：「查得州縣安設鋪司，原為遞送尋常公文起見，近



年楚省多未專設鋪兵工食，不無冒領，自應循照晉省奏案，一律裁汰，以節糜費，而昭核實。請以奏咨奉到部文之日爲始，將湖北省有驛之江夏、武昌、咸甯、蒲圻、漢陽、漢川、黃陂、孝感、黃岡、蘄水、羅田、蘄州、黃梅、廣濟、鍾祥、京山、潛江、天門、安陸、雲夢、應城、應山、江陵、公安、松滋、宜都、襄陽、宜城、東湖、歸州、巴東、荊門等三十二州縣，原設鋪司，改爲馬遞；查照年額工食，酌留十分之二，津貼捐馬工料之用，無驛之嘉魚、興國、大冶、通山、通城、崇陽、沔陽、麻城、黃安、隨州、石首、監利、枝江、棗陽、南漳、光化、穀城、均州、鄖縣、鄖西、房縣、竹山、竹谿、保康、興山、長陽、長樂、鶴峰、恩施、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建始、當陽、遠安等三十六州縣，原設鋪司，改派差遞；查照年額工食，酌留十分之四，以資差役飯食之需；嗣後各該州縣遞送公文，責令隨到隨遞，倘有遲延，分別查參究治。庶於公事無誤，而經費亦歸實濟。等情，具詳前來。臣等覆查無異，謹合詞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飭部議覆施行。硃批：「兵部議奏。欽此。」

### 請立清查交代限期疏（十一月初六日）

竊查湖北自軍興以來，各州縣交代，多未結報；其失守處所，院司州縣，文卷無存，並有道府檔案，一併燬失；各本員任內倉庫錢糧，正雜款項，或征存而捏爲民欠，或侵蝕而妄稱解支，種種弊竇，清查匪易。臣等於克復省城後，即設立總局，揀派司道大員，將通省州縣交代未經結報者，逐任逐款澈底清查，以期水落石出。維時各屬土匪未靖，嗣因皖匪上犯，斬黃，辦理防堵，兼以本任之員陣亡殉難，參革病故，節次行提，家屬丁書，未能立限查辦；現在楚境肅清，大軍均指江皖，不能不代江皖而力爲籌畫，惟是新餉積欠，需用浩繁，州縣應解之款，如有侵虧，亟應追繳，未便再任延宕。查湖北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之後，迄今已逾八年之久，州縣有六七任未清交代者，視國帑如私囊，法紀蕩然，漫無考成；惟總局統司稽核，頭緒繁多，似應稍寬時日，俾得詳細勾稽，以昭慎重。茲



擬自咸豐八年正月初一日起，限至九年六月三十日止，飭令總局司道，督同局員，將通省州縣交代未經結報起數，查明會否解支，有無虧短，一律結算完竣，不準逾違。其州縣應造清冊，統限本年封印前齊到，如有藉詞延宕，由臣等隨時撤調來省，分別查參辦理。其清查章程，俟起限後辦有端倪，再行開單，恭呈御覽。如此明定期限，庶交代不致再延，而款項可期有著。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奏。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遵旨查覆沙市釐金情形疏（十一月初九日）

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九月初八日，奉上諭：『有人奏湖北省設局抽取釐金，以荊州府屬之沙市鎮為精華，前此地方官吏，於各行店貨物，售得制錢一千者，抽取十二文，零星鋪戶，分上中下三項，每月或認出制錢六十串，至二十串不等。本年六、七月間，又議加增，前次收取十二文者，竟加至三十六文。該商等以所取過多，求減不允，幾至歇業罷市。此次釐金，多係官紳侵蝕，歸軍餉者無幾。此外如荊門州屬之沙洋、襄陽府屬之樊城、老河口、漢陽州屬之新隄等處，皆有分設抽釐各局，亦未必能盡歸公用。請飭一併酌量覈實辦理。』等語。各省設局，抽取釐金，原出於萬不得已，若任意加增，徒飽官紳私囊，必至有礙民生，無益國計。著官文、胡林翼揀派賢員，督同地方紳士，妥為經理，毋任不肖官吏，假公濟私，務於軍餉有裨，不致擾累閭閻，是為至要。原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等因。寄信前來。臣等查湖北自軍興以來，餉項支絀，咸豐五年十一月，準戶部咨抄江蘇泰州、仙女廟等處抽釐章程，行令遵照辦理。當擇湖北向稱繁盛之州縣，飭令地方官因地制宜，設局抽取，試辦之初，由臣官文路經沙洋，查看情形，約計貨物可售制錢一千者，酌定抽釐金十二文，商情頗為悅服，曾經通行在案。其時武漢未復，商賈不通，辦理迄無成效。隨查有應升知縣伍口、



經手漢陽縣釐金帳目，延不造報解繳；又查有代理漢川縣知縣候補縣丞曹口口，私設釐金小局四十七處，竭澤而漁。經臣胡林翼於上年甄別案內，奏參革職。本年又查有署漢川縣知縣張口口，沙洋州同陳口口，委辦釐金，多不核實，立予撤任，以示懲儆。各在案。當將各屬抽釐事務，另延公正紳士，實心承辦，不許州縣丁胥經手，以杜弊端。並於省城設立總局，專派道府大員，嚴密查察。所有各局抽收釐金，隨收隨解，總糧臺交收，接濟軍餉。按月造具收立總散清冊，通報督撫暨總局查考。自省城克復，半載以來，漸有起色。於兵餉不無小補。此湖北辦理釐金之實在情形也。查荊州府屬之沙市鎮，向稱繁盛，兼之未被賊擾，衆商畢集。然釐金亦止按制錢一千文，抽釐十二文，以示公允，而免藉口。其零星貨物，由行戶發賣者，若估計抽釐，殊形繁瑣。因就鋪面之大小，銷貨之多寡，每月分別酌提釐金錢三四千一二十千文不等。通計亦以制錢一千文，抽取十二文爲準。商民並無擾累。惟查沙市貨物，多係來自四川，自蜀至楚，宜昌府爲必由之路。自宜昌至沙市，中間三百餘里，途徑分歧，陸路可通，荆門、安陸各州縣，水路則可直達湖南，節節偷越，防不勝防。他處之偷漏日多，則沙市之釐金日減。本年五月，經署宜昌府知府劉步駟，請於上游之平善壩總扼其要，設局抽釐，係爲嚴杜偷漏起見。臣胡林翼隨卽通飭下游各局，凡由川入楚之貨，經商人於平善壩完釐，給有照票者，聽其販往他處售賣。下游各局驗票放行，不得重復抽釐，以示體卹。批准去後，卽有奸商從中煽惑，據荆宜施道莊受祺稟：「據沙市鎮各商公呈，求免抽釐。」臣等以宜昌相距沙市，遠在數百餘里，平善壩抽釐，與沙市絕不關涉。該商等何得藉詞違抗，當卽剴切批示，並飭查拏布散浮言之人，從重究治。復於六月三十日，據莊受祺等稟：「據沙市商販馬玉堂等稟稱：『情願於沙市加倍完納釐金，請撤平善壩釐局』等語。」臣等以川貨入楚，販載不止一人，銷售不止一處，何以沙市客商，情願加倍代爲完納，事不近情，顯有奸詐。又經逐條駁斥，嚴禁不准加增在案。是該商等始則意圖抗違，繼以自願加倍完釐，賄官吏以聳聽，設使墮其奸計，在商人陰挾阻撓軍餉之實。陽爲自願加釐之名。經臣等駁斥不准，俯



首無辭，市儈之詭譎，居心大可概見。現在平善壩已開局抽釐，沙市鎮亦相安無事；此辦理沙市釐金，並不準其加增，又實無加至三十六文，歇業罷市之情形也。此外如荊門州屬之沙洋、襄陽府屬之樊城、老河口、沔陽州屬之新隄、漢陽縣屬之蔡店、武昌縣屬之樊口、廣濟縣屬之武穴等處，均照每千抽釐十二文，先後舉行，商民安業。釐金專充兵餉，他事不得擅支，實無纖毫弊竇。伏查抽釐助餉，原為軍需省分萬不獲已之舉，益餉尙恐其病民，况累商而歸於中飽？現在一概責成公正紳耆管理，不經胥役之手，又有總局大員隨時稽查，層層鈐束，假公濟私之弊，似可無虞。除仍嚴切訪查外，所有辦理沙市釐金緣由，謹合詞恭摺覆奏。

奏陳鄂省員缺虛懸請不拘文法資格揀員調補疏（十一月初九日）

竊查湖北軍興以來，吏治廢弛，已非一日；各郡州縣被擾較廣，丞倅牧令，或陣亡殉難，或參劾病故；中間院司迭更，道途梗塞，每一缺出，未能隨時詳報，均出該管道府暫委代理，兼以文卷燬失，並不能查其因何出缺，及出缺日期，年復一年，無從清理。現在懸缺既多，為時又久，大兵之後，望治孔殷，必得賢有司休養生息，寬猛兼施，方與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然或人地相宜，而格於定例，一經遷就位置，稍失其當，即施展莫稱其才。臣胡林翼於上年敬陳兵政吏治之要，詳飭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容臣分別委署，以試驗而期實效。奏蒙俞允在案。臣等即於接見屬員時，詳加察訪，於各員優劣，一一存記，復同司道商榷再四，實無合例可補之員，而員缺空曠，或五六年三四年不等，若不變通辦理，轉恐貽誤地方。查例載知縣以上官員，題補缺出升調，兼行聽候督撫酌量具題；此外應行調補之缺，均令該督撫照例於屬員內對品改調等語；至簡缺請補，例有輪班補用，又何項缺出，以何項人員擬補之文；立法至周至善，原不容絲毫紊越。然此特為無事時言之；若湖北地方迭經兵燹，通計丞倅州縣懸缺，至二十九員之多，歷時至五六年之久，現在揀發即用，大批軍功，保升各員到省，多在出缺之後，實缺



人員；除新選外，僅存二三員，而歷俸三年者尤少，此不能不斟酌變通，礙難照例之實在情形也。茲查可調可補之員（下敘補缺員名冊）或現經委署，缺分適當其人，或才略較優，量移方盡其用，人地均屬相宜，惟於調補請補之例，多有不符，但員缺久懸，地方緊要，在朝廷設官分職，有一缺即有一員，在臣等器使因材，補一官當收一效，且一經補定，此後循序輪流，即可輪班挨補，至各員調補之後，仍當隨事隨時，察看甄別，臣等固不敢存私意於前，尤不敢設成見於後，此外候補人員，尚有班次，在現擬各員之前，及前後相等者，或人地未宜，或才力未逮，應再另行察看辦理。據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會詳前來，臣等公同覆核，謹將各該員調補請補，與例不符，及湖北現在難以照例辦理各緣由，據實陳明，伏乞皇上天恩，飭部核議，如蒙俞允，各員中有應送部引見之員，俟楚省軍務告竣，再行照例給咨，除各員履歷另繕清單咨部查核，臣等為員缺相需，因地擇人起見，是否有當，謹合詞具奏，伏祈聖鑒訓示。硃批：「吏部議奏，欽此。」

## 卷二十五

### 奏陳收過鄰省協餉及本省收支銀米總數疏（十二月二十七日）

竊臣自咸豐五年，由江西率師援鄂，糧臺分設數處，輻輳牽涉之款，頭緒繁多，經臣奏請展至本年六月造報。隨據糧臺司道造具收支各款總數清冊，時因皖匪上犯楚邊，臣即馳赴蕪黃勦辦，不及親加核對，復請加展三箇月，俟楚境肅清，悉心稽核，荷蒙俞允。臣於九月初旬，由九江回省，隨將該司道等呈送總冊，詳加核對，間有錯漏，往返籤正，統計南岸軍需，自咸豐五年正月起，至六年六月止，共先後收鄰省協濟，及本省地丁、漕項、鹽課、牙釐、捐輸等項銀一百三十五萬七千九百一十四兩七錢六釐，共收米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八斗三升二



合三勺，共支過馬、步、水師、官弁、兵勇口糧，並採辦製造軍裝、器械、運解人夫、船隻、開濠、築壘、卹賞、雜支等項銀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八兩四錢一分，共支米一萬四百九十四石四斗七升一合；據布政司馬秀儒道員厲雲官造冊請奏前來；臣查報銷款目，以收支總數爲大綱，該司道等所報收過鄰省協撥及本省地丁、漕糧、鹽課、牙釐、捐輸等項，及支過馬、步、水師、官弁、兵勇口糧，並採辦製造軍裝、器械、運解人夫、船隻、開濠、築壘、卹賞、雜支銀米各款，臣覆加查核，均屬相符。除將清冊咨部，並飭該司道等將支用各款，逐細勾稽，次第報銷，並將續行收支各款，趕緊造報外，謹將咸豐五年正月起到六年六月止，截清收支總數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續請展限，復因籤查更正，以致奏報稽遲，合併陳明。

奏陳楚師分勦江皖大勝疏（十一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臣官文等前因楊載福水師乘勝下勦，直達東流銅陵後，仍泝流而上，回駐彭湖一帶，偵知江西逆渠僞國宗、韋志俊等，由浮梁、健德、都昌、鄱陽等縣，糾集大股逆黨二萬數千，復竄湖口，圖援九江，而皖賊亦復分路上竄。疊經咨飭水陸各軍嚴密戒備，一面由李續賓九江營內抽撥陸勇五千人，派候選道李續宜統領，於十月十三、四日拔營，馳往湖口，會合楊載福、彭玉麟水師，迎頭勦辦。十六日，李續宜渡湖駐營三家市，率領兵勇登營前之堰蚌山等處，相度地勢，見該山數十里外，煙焰張天，賊旗如林，當與同知直隸州金國琛、革職知縣擬罪新疆之王揆一、熟商進勦之策。十九日卯刻，李續宜派副將周寬世率湘後等營，從中路馬影橋進，以橫擊賊之左；又派副將趙克彰率奇右等營，從左路流澌橋繞出賊後；又派都司黃澤遠率新後等營，從右路進，扼澇家渡；均各捲旗息鼓而行。惟李續宜率副中副右等營，張旗擂鼓，從中路進，駐堰蚌山。我軍布置甫定，賊由左路迎拒者八九千人，周寬世等四營從山谷陡出截擊，趙克彰等四營伏兵，又分路夾勦，斃賊二千數百名，其前路西洋橋排



龍口右路江橋、二賢寺等處賊衆，蜂擁而來，約萬餘人，不知左路已敗，猶併力趨堰虬山，勢甚兇悍；我軍鎗礮火箭齊發，繼以刀矛，連斃悍賊多名；又以水師礮船轟擊其前，黃鼓遠一軍橫截其右，斃賊又千數百，追殺十餘里，屍橫遍野，生擒二百餘名，奪獲旗械無算。連日搜斬餘匪六百餘人，而探知鄱陽新到援賊數千，合敗黨又及二萬，屯聚於彭澤之秦坪關。二十六日，李續宜拔營馳往，駐磨盤山，察看該逆依山旁河築壘二十六座。二十八日，李續宜商令王揆一等分派各營，以中左兩路設伏接應，而以右路正兵誘敵示弱；賊果欺我軍隊伍懈弛，直前猛撲，將近中左兩路，伏勇齊起，併力奮擊，賊衆大敗，兵勇乘勝破其卡壘，四面焚殺，煙火迷天，斃賊共五千餘名，沿途追殺，又六七百，其跪求乞命及逃匿林谷者，每營生擒或八九十人或百餘名，內有鍾謙盛等四十三人，皆偽先鋒指揮檢點之類，均經訊明，分別斬梟，奪獲大小偽印六十餘顆，旗幟馬匹無算。此十月十九、二十、二十八等日，我軍勦退湖口、彭澤大份逆匪，連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都興阿因皖逆屢圖上竄，刻刻隄防，先經飭派巴依爾呼蘭馬隊馳赴宿松，又派統帶訓營步隊之督糧道唐訓方駐陳德園以固蘄州門戶，而令翼長多隆阿、副將鮑超專勦太湖一路。十一月十五日午刻，宿松股匪三四千人，由彌陀鎮直撲蘄州邊界，唐訓方會合馬隊奮力衝擊，殺賊數百，賊始敗退。而是日太湖逆衆麇聚於楓香驛、仙田鋪、紫方河、界水河等處，築壘十三座，山林左右，伏賊尤多，意在竄撲二郎河官營。多隆阿於十六日黎明，派石清吉等三營步隊，以喀爾庫馬隊繼之；鮑超率丁長春等四營步隊，以西林布馬隊繼之；又派鄭陽和、祿昌等馬步各隊，分路迎勦，賊殊死戰，多隆阿、西林布、祿昌各分軍由小路抄出賊後，縱馬馳驟，賊勢披靡；鮑超等即乘勝縱燒賊壘，兵勇分投截擊，共斃賊三千餘名，敗賊沿山繞谷，我軍且追且殺，沿途又斃賊千餘，內有黃衣騎馬賊五六十名，生擒一百四十餘名，奪獲騾馬六十餘匹，大小鎗礮三百餘件，旗械無數，我軍間有傷亡，是日收隊，已二更矣。由小路分竄陳德園之賊，被唐訓方列陣截擊，斬殺殆盡；而續接探報：「金陵城內出賊四萬餘人，由太平府蕪湖過江，至安慶，逆目係偽一百零二檢點



周賊僞右丞相唐賊等，因值太湖股匪連日敗挫，聲言會合再圖上犯。等語核與唐訓方生擒賊供相同。臣都興阿已飭各軍慎密籌防，靜以制動。此又連日勦退宿松、太湖逆匪，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據李續賓等先後稟報前來，臣等查該逆憤湖口之敗，九江之困，糾集大股，蓄志上犯，仰賴天威，將士用命，連戰皆捷。江皖各軍殺賊二萬數千，解散黨羽，亦復不少。實足大快人心。刻下湖口、彭澤、都昌各屬一律肅清，惟宿太各路復有金陵賊援，至仍當實力防勦，並飭催速將九江內困之賊悉數殄滅，靡有孑遺，以期專意東征，仰紓宸廑。除此出力人員，並受傷陣亡弁勇，查明分別具奏，祇候恩施外，謹將楚北各軍分勦江皖連獲大勝情形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此次湖口、彭澤數大戰，力遏兇鋒，皆由將士非常用命，於東征全局大有裨益。所有戰功尤著之遇缺副將翼勇巴圖魯周寬世，擬請賞加總兵銜，遇缺副將趙克彰，擬請賞加勇號。又儘先參將鄖陽右營游擊李續燾，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遇缺升補參將銜儘先補用游擊朱希廣，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副將銜。鄖陽城守營藍翎游擊劉連升，擬請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儘先補用都司謝永祐，升補都司黃澤遠，均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又儘先補用藍翎守備張復泰，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又藍翎守備銜千總李運絡，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加都司銜，又同知銜儘先補用知縣梁作楫，請賞戴花翎。選用從九品萬遠培，請免選本班，以州判儘先選用，並請賞加五品銜。均出自天恩。俾從征將士倍深感奮。此外在事出力弁勇，並進勦宿太各軍出力人員，仍由臣等查明，擇尤酌保，籲懇恩施。謹附片陳明。

上諭：「官文等奏：『楚軍分勦江皖賊匪，連獲大勝。』一摺，並先行保舉出力各員等語。此次江皖各軍，殺賊二萬數千名，解散賊黨不少。湖口、彭澤、都昌各屬一律肅清，著官文等激勵將弁，將宿太各路援賊實力防勦，



並速克九江殲除逆匪；毋再遲延！此次尤爲出力人員，自應先加獎勵，遇缺副將周寬世，著賞加總兵銜；遇缺副將趙克彰，著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鄭陽右營遊擊李續燾，著免補參將，以副將遇缺升補；參將銜儘先補用游擊朱希廣，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鄭陽城守營藍翎游擊劉連升，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儘先補用都司謝永祐，升補都司；黃澤遠均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儘先補用藍翎守備張復泰，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藍翎守備銜千總李運絡，著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賞換花翎，並賞加都司銜；同知銜儘先補用知縣梁作楫，著賞戴花翎；從九品萬遠培，著免選本班，以州判儘先選用，並賞加五品銜，以示鼓勵！其餘在事各員弁等，仍著官文等擇尤保奏陣亡弁勇查明請卹，該部知道。欽此。」（○○○月○○○日接奉）

### 遵旨籌議水師迅速東征疏（十二月初六日督發）

本年十一月三十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昨據德興阿和春先後奏報：『本月十二日，克復瓜洲鎮江。』已諭令該大臣等乘勝進攻，惟該逆挺而走險，若從金陵竄出，必奔安慶而上游九江尚未克復，楊載福一軍勢難遽行東下，該提督前已駛過安慶，攻燬賊營數處，其用兵謀略實有過人之處，著官文等即傳旨令楊載福速攻九江，毋再遲緩！一經得手，即乘勝將沿江賊壘掃除，直抵安慶，都興阿督帶陸兵進勦宿太，楊載福已離楚境，以後軍務情形，即著該提督自行奏報，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官文、都興阿、胡林翼並傳諭楊載福知之等因。欽此。」一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等查九江情形，自湖口克復之後，賊益窮蹙，十月十九、二十八等日，復經候選道李續宜擊退賊援，該匪屢思走險，而重濠不能飛越，均被我兵截回，檻獸釜魚，聚殲可待。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所管內湖水師，以入營防勦江西省河、贛河，以二營留駐湖口，與楊載福、李



續賓水陸攻擊；是楊載福一軍，似難全行東下。惟鎮江瓜洲既經克復，又未便以潯城未下，坐失事機。臣等竊念該逆挺而走險，若從金陵竄出，恐其偷渡江北，奔竄安慶，現已咨商楊載福趕緊料理，能否分兵先行下駛，使逆匪不致偷渡北岸；一面由臣等籌畫銀錢、米糧、軍裝、火器，必須辦足兩月之用，載以俱行，仍以武昌為糧臺根本，以九江為老營根本，征軍無返顧之虞。長江有建瓴之勢，至水師利用，在乎飄忽無定，不可膠滯一隅。此次水師東下，應於有賊之處，隨機雕勦，無賊之處，奮迅往來，倏忽千里，使逆賊不能測我兵機，窺我江路，則江皖陸師攻勦必易得手。楊載福用兵謀略，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其審機觀變，分合進止，全在該提督之臨機決斷。茲蒙皇上聖知如神，破格畀任，準楊載福自行奏報，俾得盡其所長，無所牽制，必能殫竭血誠，肅清江面。除飭水陸各軍力攻九江，迅期克復，並俟楊載福咨商確情，另行具報外，所有現在籌辦兵餉、軍火，一面咨商福建提臣楊載福，能否先期料理東下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再、臣等查內湖水師道員彭玉麟，九月初旬，與外江水師楊載福訂期會合，攻奪湖口，據稟口糧欠發太久，自應不分畛域，量為協濟。當飭武昌糧臺籌款，陸續協濟。茲據糧臺稟報：「除前次協濟江西餉銀，業經奏報外，自九月十七日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共解銀三萬七千兩，解錢三萬三千五百串。」又安徽藩司李孟羣征勦六安匪徒，冬寒歲暮，餉項支絀，業由武昌糧臺籌給銀八千兩，於十二月初六日委員解交六安軍營；又上年自鄂派援江西之湘寶等營，除疊次籌解銀八萬九千兩，錢五千串，業經先後奏明外，該營在吉安勦賊，餉項支絀，正當石逆窺伺臨吉大股上犯之際，未敢漠視。現於武昌糧臺籌給銀一萬兩，於十二月初六日委員由湖南解交，除分咨江西安徽撫臣札飭各營造報外，理合附片陳奏。

卷二十六



請旨革提違章徵收之知州疏（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竊查湖北漕務積弊，將及百年；臣於本年十月十四日，將漕務積弊已久，亟應革除冗費，減定漕章各情形，密摺奏聞在案。旋與司道督同武漢兩府，悉心籌議，將通省漕務通盤核算，刊示曉諭，所有道府漕規及上下各衙門一切房費差費，概行革除，所以清弊之源也。其州縣徵收漕米，現在運河未通，不能兌運，改收折色，按其向年浮收之數，痛加刪減，有較前減半者，有減過半并減去三四倍者，所有由單、串票、樣米、號錢一切浮費，概行禁革，所以杜弊之流也。臣猶慮各州縣陽奉陰違，不能切實刪減，密委知府丞倅分赴各屬宣布民間，務使周知。密查州縣是否照辦去後，隨訪聞署荊門直隸州革職留任知州方□□，向年該州漕米每石收錢六千八百文，尚有由單、脚步、印紅、樣米、串票等費，統計每石浮收錢八九千文不等；此次新章每石減為制錢四千八百文，耗米水脚、串票、雜費一併在內，該署州於每石定價之外，任聽糧差勒收由單、串票等錢，大戶每票勒收錢一千文、二千文，小戶每票勒收錢五六百文不等，以致花戶遵照新章踴躍者，俱觀望不前。臣查一州之大，不下數萬戶，若每戶勒收錢數百文數千文，通計即浮收數萬串不等，膽大妄為，莫此為甚！又荊門州歷年陳欠錢漕，甫經該管道毛鴻賓履勘稟緩，尚未核定批准，該署州於開徵時出示有「歷年陳欠，照舊輸將」之語，並將新漕扣作陳欠，有楊姓一戶，欠完咸豐五年六年糧米三斗七升，糧書劉學文勒將本年所完漕米折價扣作陳欠，浮收錢九千四百一十八文。查陳欠錢漕，既經該管道稟請展緩，該署州何得私收，並將新漕折作陳欠，是其私收陳欠，既不稟明帶徵，又復照舊浮收，勢必以所收之陳欠充私囊，而以託名之新欠抵批解，居心尤屬巧詐貪鄙。臣查湖北錢漕積弊，自道光二十年後，歲額徵不及半；江陵、監利等縣，則自道光二十年後，額徵不及二分，而浮收之數，則每石竟至二十餘千，州縣書差恣意中飽，日甚一日，幾於不可收拾。現當整頓漕弊，嚴杜捏災之際，若不



從重懲辦，何以除積弊而挽頹風？據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暨該管道毛鴻賓會詳揭參前來，與臣訪聞無異。查方□□先因另案革職留任，相應請旨將署荊門直隸州革職留任知州方□□革任提審，由臣發交藩臬兩司，提同書役人等嚴訊確實，是否故縱書差需索舞弊，抑係授意營私貪婪不職，按律定擬。一面委員前往摘印接署，並查明任內倉庫正雜各項，有無虧挪，另行辦理外，所有署荊門州革職留任知州方□□縱容糧差浮收，並私將新漕扣作陳欠，請旨革任提審各緣由，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據實臚陳，恭摺具奏。上諭：「胡林翼奏：『參知州縱差浮收漕糧，請革任提審。』一摺，實屬膽大妄為，居心貪鄙，方著即革任，交胡林

翼提同書役人等嚴訊確情，按律懲辦，以肅漕政，而儆官邪。欽此。」（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奉）

再，臣於十月十四日將湖北漕務積弊已久，現擬革除冗費，減定漕章情形，密摺奏奉硃批：「所奏實屬剴切，汝能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為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欽遵。與司道武漢兩府日夜籌商，令各州縣將向來浮收數目及漕規冗費，據實開陳，痛加刪減，從前每石浮收錢十六七千，十八九千，或二十餘千者，今減至六千數百文，或五六千文；浮收八九千文者，今減至四五千文；耗米、水脚、票費一併在內，其由單、串票、樣米、號錢及雜項名目，一概革除。統計有漕州縣，民間共刪減錢一百四十餘萬千文，此向來官吏丁差剝之於民，而今還之於民者也。州縣照減定章程徵收後，北漕每石解正銀一兩三錢，耗銀一錢三分，南米每石解正銀一兩五錢，耗銀一錢五分；其較北漕多解銀二錢者，緣南米係供滿綠各營兵食，遇有災緩不敷，由藩庫籌款撥補。今藩庫款項支絀，不能不就款預籌，統計北漕南米正耗銀兩，實應解糧庫銀四十一萬餘兩，此向來以熟捏荒，以徵為欠，不盡歸公，而今實歸於公者也。南米例支滿綠各營兵精，應均照例價，每石折銀七錢，尚餘銀八錢；荊州滿營生計尤艱，應於每年例放二百日，本色耗內，酌加銀二錢，每石折銀九錢，尚餘銀六錢，計共餘銀八萬餘兩，撥入藩庫，籌備撥補兵米，及滿綠各營正餉。又漕南水脚銀每石一錢五分，計共銀四萬餘兩，向係各州縣



開銷，修食、鋪墊、水陸、脚價、及漕南、書吏、飯食等項之用，頗爲浮冒；今改徵折色，各州縣毋庸開銷，應飭全解糧庫，亦可補苴兵餉，此則於節省之中，寓籌備之意，於民無損，而於公有益者也。從前兌運北漕糧船旗丁水手，於屯運例款不敷之外，州縣向有津貼，名爲兌費，今若一併裁革，將來河運疏通，勢必有礙兌運，擬將此項兌費，暫提充餉，俟開兌北漕，仍歸丁船津貼，約計提銀七萬餘兩，此則因其所固有，留其所不可無，於目前有益，而於日後無損者也。又隨漕淺船、軍三、安家、幫津、資役等款，改折停運，俱無庸開支，又可提存銀十二萬餘兩，凡此漕務情形，經臣通盤籌算，極力減除，爲民間省去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國帑實得銀四十餘萬兩，又得節省提存銀三十餘萬兩，以今視昔，漕務利弊，較然可覩，至於州縣書差，僅徵飯食辛工紙張，原難責以枵腹從公，然又何至如前此之十倍百倍，漫無限制，即現在收數，既已痛加刪減，而道府漕規，及上下衙門，一切冗費，又復悉行革除，計州縣尚可稍資辦公，斷不至藉口賠累，別開浮勒詐索之端。臣既已訪察積弊，去其太甚，取一百餘萬之中飽，以分益乎上下，已往之愆，尙可不究，後來之弊，法必從嚴，萬一不肖州縣，託名冗費，恣意浮收，必應從重懲辦，以厲其餘，此則目前之整飭非難，而日久之防閑尤所宜慎者也。現自減定章程之後，通省周知，小民踴躍歡呼，輸將恐後，歷年漕務，開徵至次年七月，猶事追比，甚至一二年後，尙煩催促，本年漕務，經此整飭，因民所欲，必能提前數月，按數催解，藉以上紓聖慮，除州縣之陽奉陰違，仍前浮收者，另摺查參，並俟辦有成效，再行奏聞。所有辦理漕務大概情形，謹附片據實密奏。

### 特參抽取漢川縣釐金知縣疏（十二月初六日）

竊查湖北自軍興以來，支用浩繁，遵奉奏準章程，抽釐助餉，自應嚴禁官吏之中飽，以資軍國之大計；前因代理漢川縣事候補縣丞曹福增，私設釐金小局四十七處，經臣於上年甄別案內奏參，奉旨革職在案，接任之



員宜如何潔己自愛，力濟時艱。詎署漢川縣知縣張□□，到任半年，僅據報解北岸大營，并武昌總糧臺三千七百七十七千零五十文。查漢川爲襄河往來要道，商賈絡繹，訪聞該縣各卡每月可收釐金錢六七千串，乃半年之久，僅解三千七百餘串，霄壤懸殊，顯有欺飾。當將張□□撤任，札飭該管漢陽府知府如山澈底清查，詳報去後。嗣據如山呈到清摺內開：「據張□□稟稱：『自咸豐六年十月十一日到任起，至七年四月初七日撤任止，計六個月，共收釐金錢二萬五千二百串。』又稱：『解過錢七千三百串。』查張□□僅解釐金錢三千七百七十七串零，其餘解交何處？有無迴照應飭稟明。又稱：『奉文撥給團練局錢四千二百串。』係奉何處明文發交何人承領？已屬冒濫。又稱：『開支釐金局經費錢四千八百串。』查張□□任事半年，解數僅三千七百串，何以開支局費至四千八百串之多？尤爲捏飾。又稱：『支應兵勇口糧錢三千一百餘串。』是否奉文應付？亦未造冊稟報。又稱：『奉文撥給管理浮橋哲守備錢四百串。』係奉何處明文礙難準銷。又稱：『被李光榮游勇劫去錢七百串。』又稱：『拏獲孝感縣匪徒賞錢三百串。』均屬無據之詞，例不準銷之款。又張□□自認挪用錢四千三百餘串，撤任後，僅據繳呈糧臺總局錢二千串，其餘延不呈繳。臣查張□□撤任後，經臣遴委官紳前往漢川縣抽釐檄令，徑解糧臺司道彈收，並冊報督撫衙門，並總局查考，不準再經州縣書差之手。計自四月十五日起，至十月止，共報解糧臺總局錢七萬餘串，銀五千六百餘兩。歷時未及八月，約計得釐金八萬餘串，較之張□□經手六個月，僅收錢二萬五千串者，已不止三倍之數，是其不實不盡，已可概見。况張□□於二萬五千串之內，僅止批解三千七百餘串，迨經撤任查追，又僅補繳二千串，是其任意開報，殊昧公爾忘私之義。據藩臬兩司轉據該管道府揭參前來，相應請旨，將前署漢川縣事揀發知縣張□□即行革職，以便調查帳據，提同經手人等澈底訊明，是侵是挪，照數追繳究辦，仍查明任內倉庫各款，有無虧挪情弊，另行辦理外，所有署漢川縣張□□經手釐金，延不批解緣由，謹會同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參『抽取釐金延不批解之知縣，請旨革追』一摺；張□□著卽革職，交胡林翼提同經手人等澈底訊明，照數追繳，按律懲辦，以儆官邪。欽此。」（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奉）

### 勘明各州縣衛被淹情形乞分別緩徵疏（十二月十五日）

竊查錢漕之弊，在於捏報災荒；捏報之弊，由於查勘不實。湖北武昌、漢陽、安陸、德安、荊州、荊門各府屬州縣，濱臨大江，襄河以上，鍾隄潰口未修，每遇夏秋水漲，低窪田地，不無被淹。州縣顧惜考成，惟恐錢糧徵不足數，每捏報災荒，藉緩徵以寬免處分，甚至名雖請緩，實則私徵，侵蝕騰挪，任意顛倒，積習相沿，幾於牢不可破。本年各州縣稟報被淹，臣等督同司道，特定章程，責成該管道府，親詣確勘，原稟稍有捏飾，立時更正，由道府加結詳報，仍由臣等核駁覆勘。有一州一縣駁至三四次、五六次，甚至七八次者，不憚煩瑣，務使所報區畝界限分明，被淹情形輕重確實。臣又密委賢員，分往各屬，逐處查勘，訪問土人，以期辦理核實。一洗從前積習，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茲據該管道府節次詳晰更正，較原稟請緩數目，有由重改輕者，有刪減一半及減過半者，有全行刪減者。臣等悉心覆核，參以訪問，似不至再有虛捏。所有前據嘉魚、漢陽、漢川、黃陂、孝感、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雲夢、應城、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並荆門等州縣，或因江水泛漲，或因襄水陡發，或係頻年積淹，陸續稟報，均經疊次嚴駁。由該管道府周歷被淹地方，及屯坐各屬軍屯田畝，勘明輕重實在情形，除原稟照常徵收，並酒後及更正之處，仍卽催徵外，實勘得嘉魚縣廣賢、淨居、左湖、宣化、清洪、受澥、豐義、上懷等八里，共三十七甲，並上洲、中洲、傅洲、傍洲、護洲、還洲、小洲、上截洲、下截洲等九洲，內越塘等二十八處，上屯、中屯、傅屯、田屯、白屯、大屯、小屯、東屯、牛屯等九屯，內斗塘等二十三處。本年入夏以後，江河水漲被淹，秋成失望，情形次重。漢陽縣菱角湖等八里，夏秋江水盛漲，田禾被淹，涸後不能補種，情形次重。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二垸，因上游鍾祥縣獅子口



潰口未築，水勢下注，常年淹灌，情形較重。又南湖、上官等二十一垸，亦被帶淹，收成歉薄，情形較輕。黃陂縣沙洲等六社，地勢低窪，通江臨湖，本年夏秋，江水倒灌，被淹情形較重。大嘴等二百二十三社，雖係被淹，涸出較早，尚可補種，情形較輕。孝感縣尚文等十九會，地勢低窪，田禾淹沒，不能補種，情形次重。仁壽等一百八十三會，略有補種，情形較輕。沔陽州梅公等七十二垸，濱臨通城、銅城各湖，地勢最低，間有涸出，情形次重。金馬等三百二十九垸，涸出較早，尚可補種，情形較輕。鍾祥縣楊林等三村莊，龍山觀等八十村莊，隄上潰口後，已成積淹，情形次重。桃園等三村莊，孫家集等十一村莊，被淹後，稍有補種，情形較輕。京山縣高集等三十七團，地勢最低，自鍾祥縣隄潰未築，歷年被淹，節候已遲，難期補種，情形次重。又聶家灘等二十五團，並各流等二十七團，水退較早，補種雜糧，情形較輕。潛江縣文慈等十二垸，地勢低窪，夏秋水過多，涸出太遲，不能補種，情形次重。泥伏崔家等六十六垸，涸後稍早，情形較輕。天門縣關廟等一百一十一垸，濱臨河岸，頻年鍾祥潰口漫淹，本年又復淹灌，情形較重。魯巷等十五垸，亦係積淹，間有涸出，稍資補種，情形次重。雲夢縣永保等六會，地勢低窪，因府河水漲漫淹，不能補種，情形較重。又彭家等三會，地勢稍高，水退補種，情形較輕。應城縣葉嘴等九團，地勢低窪，獅子潰口之水，建甌而下，不能疏消補種，情形較重。樸林等十一團，夏汛水淹，涸復後稍資補種，情形較輕。江陵縣虎渡、汛麻家等三十四垸，西支隄漫潰未修，水衝沙壓，情形較重。李家埠等九十垸，亦係積淹，稍有涸復，情形次重。田家等四十六垸，涸復補種，情形較輕。公安縣毛一等四里，及西一等十里，內三十七甲，地勢低窪，夏秋水漫淹，情形較重。板半等六里，及西一等十里，內十三甲，涸復後稍資補種，情形較輕。石首縣民旺等十七坊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五甲，因逼近馬林江潰口，夏秋間江水灌淹，涸後已遲，情形較重。梅肇垸及一都等坊垸，內二十一甲，前雖漫淹，早經涸出，補種雜糧菜蔬，尚獲有收，情形較輕。監利縣崇林等三十七垸，係頻年淹潰之區，車林等六十二垸，地勢極低，水由沔屬洪湖，倒灌漫淹，耕獲失時，情形較重。南雷洲等一百七十三垸，涸復尚早，



得資補種，情形較輕。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八甲，及下二等三都，地勢低窪，夏秋間水由江陵西支三節江潰口灌入，不能疏通，情形較重。中二等都內二十二甲，及上五等四都，被淹後稍資補種，情形較輕。枝江縣涖涖等六洲，悉濱江岸，地勢低窪，夏秋水淹，不能補種，情形次重。福星等十二洲，地勢稍高，涖後補種，情形較輕。荆門州、游家湖等二十九區，緊依湖港，地勢低窪，本年夏汛，江水漲發，補種已遲，情形次重。馬上三等十三圖，涖涖後，略有補種，情形較輕。以上各州縣民田，並屯坐各衛軍田，情形均屬相同，賴本年麥收尚稔，或補種雜種，或捕魚為業，得贍生計，勘不成災；所有應納咸豐七年銀米、隄閘、河費、蘆課、閒丁、租餉，並應帶徵六年銀米等款，請分別緩徵遞緩，以紓民力。開列涖區村莊名摺，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議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如遇水旱災傷，例應勘明分數，分別展緩；本年湖北各州縣，被涖田地，業經臣等核駁覆勘，疊次更正，雖均勘不成災，然皆耕獲失時，收成歉薄，自應分別緩徵遞緩，以廣皇仁，而蘇民困。除本年漕糧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被淹較重之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二涖，黃陂縣涖洲等六社，天門縣關廟等一百一十一涖，雲夢縣永保等六會，應城縣葉嘴等九團，江陵縣虎渡汛、麻家等三十四涖，公安縣毛一等四里，及西一等十里內三十七甲，石首縣民旺等十七坊，涖同一都等十四坊，涖內三十五甲，監利縣崇林等三十七涖，車林等六十二涖，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八甲，及下二等三都，各應徵新賦、錢糧、南米、隄閘、河費、閒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原緩六年縣米等項，緩至九年秋後帶徵。又被淹次重之嘉魚縣廣賢等八里，共三十七甲，並土洲等九洲，內越塘等二十八處，上屯等九屯，內斗塘等二十三處，漢陽縣菱角湖等八里，沔陽州梅公等七十二涖，孝感縣尚文等十九會，鍾祥縣楊林等三村莊，龍山觀等八十村莊，京山縣高集等三十七團，潛江縣文慈等十二涖，天門縣魯巷等十五涖，江陵縣李家埠等九十涖，枝江縣涖涖等六洲，荆門州游家湖等二十九涖，各應徵本年南米照常徵收，請將本年新賦銀兩，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原緩六年銀米等項，緩至九年秋後帶徵。



又被淹較輕之漢川縣南湖、上官等二十一垸，黃陂縣大嘴等二百二十三社，孝感縣仁壽等一百八十三會，沔陽州金馬等三百二十九垸，鍾祥縣桃園等三村莊，孫家集等十一村莊，京山縣聶家灘等二十五團，並各流等二十七團，潛江縣泥伏、崔家等六十六垸，雲夢縣彭家等三會，應城縣樸林等十一團，江陵縣田家等四十六垸，公安縣板半等六里及西一等十里內十三甲，石首縣梅肇垸及一都等坊垸內二十一甲，監利縣南雷洲等一百七十二垸，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二甲及上五等四都，枝江縣福星等十二洲垸，荊門州馬上三等十三圖，各應徵本年錢糧南米等項，照常徵收，其原緩六年銀米等項，緩至來年秋後帶徵，以紓民力。其武昌等衛被淹屯田，應緩銀兩，均照屯坐各洲縣一律辦理。又德安府屬之雲夢、應城二縣，上年專案奏明上忙地丁錢糧，除已徵外，其餘未徵銀兩，一律緩至七年秋後帶徵。荷蒙俞允在案。本年被淹地方，如在上年奏準緩徵內者，除本年聲明徵新緩舊，照案辦理，並上年緩徵地畝內有本年被徵請緩新徵者，舊欠照例遞緩外，其餘一律飭令照常帶徵。此外本年請緩各屬，所有五年以前原請遞緩帶徵者，仍照奏案歸於善後案內，分別辦理。至六年奏明成災之處，分限兩年帶徵者，均以次遞緩。又黃州府屬之黃岡、廣濟、黃梅、蘄州、蘄水等州縣，夏間皖匪上犯，有無被擾被淹較重之處，現在另行飭查，分別辦理。又江夏、漢陽二縣，應請豁免楚課門攤錢糧，因係被擾情形，未便彙入被淹案內，另行附片陳奏。除飭取各屬垸區地名，應緩銀米照例咨明辦理外，所有勘明各州縣衛民屯田地，被淹歉收各處輕重情形，分別緩徵錢糧南米等項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再，本年各州縣衛被徵田地，應完錢糧漕米，業經臣等分別輕重情形，另摺奏明請緩。查江夏縣每年額徵楚課銀四千一十九兩有零，漢陽縣每年額徵居仁由義循禮等坊，並鵝公日上屯門攤地課等錢糧銀一千三百六十餘兩，該二縣係附郡首邑，迭遭兵燹，居民遷徙流離，房屋被燬，現雖漸次歸徠，廬舍無力修葺，多係搭蓋，蕭棚棲止，地基空曠，城外復經官兵開挖濠溝，困苦情形，實堪憫惻。據署江夏縣知縣艾淳美、署漢陽縣知縣吳



璫稟經該管道府查勘屬實請將本年江夏縣應徵楚課在於被擾尤甚之崇通及近城之稍水等屯房基銀內  
豁免十分之一銀四百兩又請將本年漢陽縣應徵門攤地課錢糧於被擾尤甚之居仁由義崇信等坊門攤銀  
一百三十五兩七錢九分九釐地課銀六百一十一兩一錢一分一併豁免餘仍照常徵收由布政司馬秀儒具  
詳請奏前來臣等覆查粵匪竄擾湖北武昌三陷漢陽四陷蹂躪更甚於他處現在居民房屋無力修葺瓦礫荆  
榛地基空曠并有開挖濠溝處所民間困苦情形皆臣等所目擊合無仰懇天恩準將江夏縣應徵咸豐七年楚  
課在於崇通稍水等屯內豁免銀四百兩漢陽縣居仁由義崇信等坊應徵咸豐七年門攤地課錢糧銀七百四  
十六兩九錢九釐一併豁免以廣皇仁而紓民力餘仍照常徵收除飭開具花名細數並取具印結存卷外所有  
陳請豁免江夏漢陽二縣楚課門攤地課錢糧各緣由謹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勘明各州縣衛民屯田地被淹懇恩分別緩徵錢糧南米』一摺另片奏請豁免江夏  
漢陽二縣楚課門攤地課錢糧等語該督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及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朕  
軫念災區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分別緩徵疏（十二月十五日）

竊照道光二十七年準戶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在案查湖北漢  
陽安陸德安荊州等府屬州縣濱臨大江襄河以上鍾隄潰口未修每遇夏秋水漲低窪田地不無淹灌例準緩  
徵糧賦遞緩帶徵州縣勒折浮收猶慮徵不足數每每捏災枉緩希圖寬免處分甚至藉緩私徵侵蝕騰挪任意  
顛倒積習相沿牢不可破以致正供日虧民生益困本年臣等於各屬稟報被淹督同司道特定章程責成該管  
道府親詣確勘原稟稍有捏飾立時更正由道府加結詳報仍由臣等核駁覆勘有駁至三四次五六次甚至七



入次者復又密委賢員，分往各屬，逐處查勘，訪問土人，以期核實，一洗從前積習，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茲據該管道府節次詳晰更正，有較原稟請緩數目刪減一半者；有減過半者；有全行刪減者。臣等悉心覆核，參以訪問，似不致再有虛捏。所有前據黃陂、天門、雲夢、應城、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等州縣，或因江水泛漲，或因襄水陡發，或係頻年積淹，陸續稟報，均經迭次嚴駁。由該管道府周歷被淹地方，勘明輕重，實在情形，除原稟照常徵收，並涸復及更正之處，仍即催徵外，實勘得黃陂縣淤洲等六社，地勢低窪，通江臨湖，本年夏秋，江水倒灌，被淹情形較重。天門縣關廟等一百一十一垸，濱臨河岸，頻年鍾祥潰口漫淹，本年又復迭淹，情形較重。雲夢縣永保等六會，地勢低窪，因府河水漲，漫淹不能補種，情形較重。應城縣葉嘴等九團，地勢低窪，獅子潰口之水，建瓴而下，不能疏洩，情形較重。江陵縣虎渡汛、麻家等三十四垸，因西支隄漫潰未修，水衝沙壓，情形較重。公安縣毛一等四里及西一等里內三十七里，地勢低窪，夏秋水漫，被淹情形較重。石首縣民旺等十七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五甲，因馬林工潰口被淹，涸復已遲，情形較重。監利縣車林等六十二垸，地勢極低，水由沔屬洪湖倒灌，情形較重。又崇林等三十七垸，係頻年積淹註緩之區。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八甲及下二等三都，地勢低窪，由江陵西支三節工潰口灌淹，情形較重。以上各州縣被淹田地，賴本年麥收尙稔，或補種雜糧，或捕魚爲業，得贍生計，勘不成災。所有應納咸豐七年漕糧，並應帶徵六年漕米等款，請分別緩徵遞緩，以紓民力，開造垸區村莊名摺，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會詳請奏前來。臣等查本年各州縣被淹田地，疊次核駁，覆勘更正，雖均勘不成災，然皆耕穫失時，收成歉薄，至被水各屬內有監利積淹及江陵、監利二縣控壓田地，係於道光二十年先後奏奉諭旨，準其緩徵，應仍照案計緩，其餘勘明被淹田地，自應分別緩徵遞緩，以廣皇仁，而蘇民困。除本年錢糧南米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準將被淹較重之黃陂縣淤洲等六社、天門縣關廟等一百一十一垸、雲夢縣永保等六會、應城縣葉嘴等九團、江陵縣虎渡汛、麻家等三十四垸、公安縣毛一等四里及西一等里



內三十七甲；石首縣民旺等十七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五甲；監利縣車林等六十二垸，又積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松滋縣中二等都內二十八甲及下二等三都，各應徵本年漕糧，均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應帶六年漕糧，展至九年秋後帶徵。又雲夢、應城二縣，上年專案奏明漕糧，除已徵外，一律緩至七年秋後帶徵，荷蒙俞允在案。查上年緩徵漕糧，如在本年被淹，請緩內者，舊欠照例遞緩，其餘應完本年及應帶六年漕糧，仍飭照案催徵。此外本年請緩各屬，所有五年以前原請遞緩帶徵者，仍照奏案歸於善後清查案內，分別辦理。至六年奏明成災之處，分限兩年帶徵者，均以次遞緩；所有勘明咸豐七年各州縣被淹田地，緩徵漕糧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將漕糧分別緩徵』一摺，該督撫卽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朕軫念歉區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按年分別造報奏銷疏（十二月二十七日）

竊查各省庫款，歲一奏銷，所以杜虧空，嚴考成也。湖北自咸豐元年，查辦之後，二年、四年、五年、粵匪竄擾，省城司道庫款被劫，文卷燬失。現任藩司馬秀儒於五年十一月在襄陽行次到任，署糧道張曜孫於五年十二月在荊州行次到任。其時省城未復，庫款銀米，多係撥作軍需，額支致多欠發，挹注轉輸，款目紛繁，查辦極難措手。經臣等於本年二月三十日，將咸豐二、三、四、五、六年錢漕銀米雜稅之奏銷，考核冊籍奏明，俟接到部抄案冊之日，再行設局辦理在案。惟八年又須查辦七年報銷，例限迫近，而自二年以至六年，中間軍需絡繹，司道頻更，各屬徵解錢漕銀米雜稅等項，均未截數，有無侵蝕挪移，雖無卷冊可稽，亦須設法查辦，未便再事稽延。竊維銷算以收支爲大綱，款目因清查而覈實。武漢克復之後，臣等揀派司道大員，於省城設立清查總局，並經奏明立定



限期，清查完竣。茲擬將咸豐二、三、四、五等年司道各庫收支、錢漕、銀米等款，歸於清查案內，分年挨次查造，依限竣事。其六年、七年藩司糧道均已到任，自應查照舊章，統於八年奏銷限內一併造報。如此分別查辦，庶頻年之積壓，易於清釐；近歲之勾稽，亦歸簡捷。據布政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會詳前來，臣等伏查錢漕、銀米、絲粒，皆關國帑，自咸豐二年以至五年，為期數載之久，各屬完解銀米，或撥充額餉，或籌辦軍需，並未按年截數，頭緒紛繁；兼之文案燬失，弊竇百出，該司道請將咸豐二、三、四、五等年庫款解收支用各數，歸於清查案內。查造六年、七年，統於八年照舊造報，洵足以昭覈實，而期迅速。除將該司道申送節略，咨明戶部查覈外，所有湖北省咸豐二年以後應造各奏銷冊籍，現擬按年分別查辦各緣由，理合恭摺奏乞天恩，飭下部臣迅速議覆，並將各案冊鈔頒來楚，以便趕緊遵照造報。硃批：「著照所請，迅速查辦。欽此。」

### 卷二十七

遵旨籌墊安徽兵餉並調步軍馬隊馳赴麻羅防勦疏（八年正月十五日督發）

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諭：「李孟羣自克復霍山，進取六安州城，於西北兩路連獲勝仗，惟餉需不繼，著王慶雲、崇恩於四川、山東省各籌銀三萬兩，剋日起解，惟四川省距皖較遠，著官文、胡林翼先行籌銀二三萬兩，分起墊解。李孟羣軍營俟四川餉銀過楚時，陸續扣還歸款。」又於咸豐八年正月初五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李孟羣奏：『逆匪大股上竄，兵力未能兼顧，請飭楚北分兵防勦。』一摺，潛太大股粵逆竄入霍山縣城，代理知縣王自緒等收復後，該匪復由東北竄踞獨山、西河口一帶，而開順、葉家集等處地通商固，楚北麻城、羅田毗連該處，著官文等



即行派撥兵勇出境迎勦，或即將進勦宿太之兵，分撥前往。各等因。欽此。寄信前來。查李孟羣由鄂援皖，所有臣等節次籌解銀米，並上年十二月初六日解銀八千兩，均經先後奏報在案。惟楚軍需用浩繁，尤多積欠。現在水師正在料理東征，鄰餉愆期，邊疆多警，支絀情形，更非從前可比。而楚皖唇齒車輔，大局攸關，何敢稍分畛域。茲於各營應發口糧，勻提銀一萬兩，於正月初五日，徑解李孟羣軍營交收。其川省籌解該藩司餉銀，現已將次到楚，惟為數僅一萬兩，臣等先其所急，未即扣還，仍即起解，擬俟次批到，楚再行截扣。庶該藩司得濟急需，即軍事多所裨益。至鄂居天下之中，道途四達，河南江皖密邇，賊氛即如黃州一府所屬蘄水、蘄州、黃梅、廣濟、麻城、羅田等州縣，均接壤皖豫，而一縣之中，又復路徑紛歧，防不勝防。上年皖賊上犯蘄黃，臣等掃蕩之後，於邊陲要隘，節節設備，未敢稍形鬆懈。前聞皖逆勾結捻匪，擾近商固，當即添集兵勇，赴麻城一帶防堵。茲奉廷旨訓示周詳，查都興阿等兵力太單，無可分撥，而九江城賊亟欲挺而走險，尤須遏其上竄。茲已飭調九江步軍三千名，前駐襄陽舒保馬隊二百名，兼程馳赴麻羅，扼要防禦，以固楚疆。相機進勦，總期楚皖聲勢連絡，迅掃賊氛，以仰副聖主綏靖疆圉之至意。所有籌墊安徽軍餉，並調九江步軍襄陽馬隊，馳赴麻羅防勦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 奏陳湖北歷年團練出力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疏（正月十五日督發）

竊查湖北軍興以來，用兵已逾五載，賊氛飄忽，竄擾無常，官兵隨處分勦，實有顧此失彼之虞。往往資本地團練，以為攻守之助。自六年十一月武漢克復，七年夏間賊匪復由皖界分竄蘄黃，官軍屢獲大捷，賊氛遠遁，全省肅清。此固由皇上天威，將士用命所致。而各州縣紳民團練捍禦之功，正有不可泯沒者。臣官文前在荊州將軍任時，省城失守，賊由襄河竄擾，其時襄河兩岸之沔陽、天門、潛江、京山、鍾祥等州縣團練，頗能防禦。其中沔陽州團勇最著，尤能屢挫賊鋒，不至由襄樊北竄。而荊州府屬之江陵縣團練聲威極壯。四年四月，賊匪竄逼沙市，



經官兵與團勇合力攻擊，有龍會橋、高家場之連次大捷，復經松滋、枝江、監利團練整齊，賊即敗遁。七年二月，襄陽土匪竄踞宜昌、荊州大震，沙市各團練日夜同官兵防守，土匪聞風回竄，未敢犯境。又襄陽府屬之均州、宜城、南漳、穀城、光化、棗陽等州縣，連年團練防守最密，襄陽土匪滋擾，各屬團勇均皆得力，旋即撲滅。又五年九月，臣由安陸一路進剿，其德安府屬之隨州、應山、應城、雲夢、漢陽府屬之黃陂、孝感等州縣團練，均能助剿，而隨州團勇數萬人，尤爲出力，同官軍克復隨州州城，協同攻克德安郡城，孝感等邑之團勇，自二年以至五年，日與逆賊相爭捍禦，始終不怠。臣胡林翼自咸豐五年二月，署理湖北巡撫，駐師南岸，日事攻剿，其時武昌府屬之江夏、武昌、大冶、蒲圻、咸甯、嘉魚、興國等州縣團練，俱能固守，盤查奸細，偵探賊蹤，與官軍爲聲援。去年五月，臣由黃州下勦，查明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麻城、黃安、蘄州、羅田等州縣紳民團練，自二年賊擾以來，即能協力齊心，與賊相拒。夏間巴河、月山等處之捷，亦深資其力，而羅田地連豫皖，前曾越境立功，尤爲奮勇！此湖北各州縣歷年團練出力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久在戎行，深知楚北當賊氛迭擾之時，各州縣紳民深明大義，志切同仇，與官軍聯絡，戰雖不足，而守實有餘，固不能使賊畏懼不來，而實能使賊懷疑莫定，裹糧持挺之衆，各邑油然奮舉，以助官軍之勢者，功正不小。統計數年來，各州縣團練紳民爲賊所傷，捐軀亡命者，何止數萬人；已由臣等另案查明，分別請卹在案；其中有從戎效力勞績最著者，雖迭經臣等擇尤保奏，上沐恩施，而各州縣團練或數千人，或數萬人，其中舉貢、生監、職員等，每縣多至二三百人，少亦百人，雖不敢皆濫行剡薦，而出力紳民若不乞恩推廣，皇仁亦屬向隅。臣等與司道悉力籌議，現在潯皖臨吉賊蹤緊逼，仍須隨地設防，以助官軍之不逮。自應設法獎勵，以服衆志，而勵人心。伏查咸豐六年十月十三日，安徽撫臣福濟奏：「遵復擬辦實行團練章程一摺，奉上諭辦團各紳，其有情殷報效者，或加學額，或卽獎敘，均著照所擬辦理等因。」欽此。一仰見皇上天恩周渥，鼓勵團防之至意。臣等竊以湖北紳民辦理團練，俱係捐籌經費，自備口糧，其助勦協防，肅清疆土，較之安徽已有成效，而獎勵之



典，尙未舉行，擬酌加學額，而推廣尤為普遍；因是據實瀝陳。狀乞皇上俯念湖北歷年團練出力，衆志成城，準將湖北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武昌縣、興國州，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大冶縣、咸甯縣、蒲圻縣、嘉魚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漢陽府屬之沔陽州、孝感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三名；黃陂縣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黃州府屬之黃岡縣、蘄水縣、麻城縣、黃安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蘄州、羅田縣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荊州府屬之江陵縣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松滋縣、枝江縣、監利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襄陽府屬之均州、棗陽縣、南漳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穀城縣、宜城縣、光化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安陸府屬之鍾祥縣、天門縣、京山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潛江縣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德安府屬之安陸縣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隨州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應山縣、應城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雲夢縣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自咸豐八年為始，歲科兩試，一體遵行，永增定額，庶幾楚北團練紳民，其身著敵愾之勤，而其子孫世受芹藻之報，恩至溥而無所遺，澤極周而不為濫，不惟有以勵團練之氣，而楚北之士風，亦將蒸蒸日上矣。再各州縣紳民尙有捐輸銀錢，以資團練經費，甚鉅，未及請獎，並實在殺賊守城立功，擇其尤者，容臣等查明，分別等第，另請獎敘，合併陳明。所有湖北各州縣歷年團練出力紳民，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緣由，謹會同湖北學臣馮譽麟合詞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紳民團練出力，請分別增廣學額，以昭激勸。』一摺：湖北省自軍興以來，各州縣紳民，籌備經費，辦理團練，與官軍聯絡聲威，戰守均能得力，實屬深明大義，志切同仇，現當闔境肅清，自應優予獎勵，加恩著照所請。所有武昌府屬之江夏、武昌、興國三州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大冶、咸甯、蒲圻、嘉魚四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漢陽府屬之沔陽州、孝感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黃陂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麻城、黃安四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蘄州、羅田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荊州府屬之江陵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松滋、枝江、監利三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襄陽



府屬之均州、棗陽、南漳三州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穀城、宜城、光化三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安陸府屬之鍾祥、天門、京州三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潛江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德安府屬之安陸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隨州著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應山、應城二縣，均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雲夢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自咸豐八年爲始，歲科兩試，一體永遠遵行，以爲情殷敵愾者勸，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再，上年十二月初八日，江西臨江府克復餘匪，由瑞州一帶竄逃，臣等調撥省標、信、中、信、左、信、後、勇、丁，並調馬隊分途迎勦，復飭礮船分赴南岸堵截，仍飛咨湖南撫臣一體嚴防。該匪挺而走險，由德安、瑞昌竄入興國，經代理知州向先薰會商候補知府邢高魁，在籍給事中陳光亨，齊集團練，扼要防守，並經浙江藩司李續賓派兵千六百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由瑞昌兼程上援。是日午刻，九江兵勇先期馳至，經候補副將周寬世候選知縣蕭積仰、向先薰等督率馬步四面兜圍，賊壘賊卡登時踏平，殺賊一千餘名，淹斃無數，餘賊僅贖二百餘名，鳧水逃遁。連日復經該州官紳督飭村莊團練陸續擒獲，細送一百餘名，均卽正法。此股竄匪，殲除殆盡，不致再留餘孽，卽登時撲滅，地方未遭蹂躪，所有臨江敗匪竄至楚境，隨即殄滅淨盡，各緣由謹附片具奏。

奏陳豫匪竄擾光固調軍先期移駐麻城酌量防勦疏（正月二十日督發）

竊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奉上諭：「英桂奏：『南路勦匪，及光固喫緊各情，請飭舒保會勦，並暫留過境吉林、黑龍江餘丁。』」摺現在豫境之唐縣、桐柏，及楚境之隨州、棗陽山路叢雜，本有匪徒出沒，若再被該匪踞險負隅，搜捕殊形棘手。英桂已飭德、樑、額會同邱聯恩進勦，尙恐未能得力，舒保帶兵現駐襄陽，著官文、胡林翼飭令該營總就近移兵，由隨州、棗陽與河南將弁前後夾擊，以期盡掃匪蹤。至六安及光州所屬



地方均有賊匪滋擾，需兵甚急；所有赴楚補額之吉林、黑龍江餘丁四百名，現在路過許州，著英桂暫行截留，以資助勦。俟東路軍情稍鬆，仍飭該餘丁赴楚補額，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一遵旨寄信前來。臣等查前因皖逆勾結捻匪，擾近商固，毗連湖北麻城一帶，欽奉寄諭派兵出境迎勦。即經臣等飭調九江步軍三千，前駐襄陽舒保，帶馬隊二百名，馳赴麻城羅田一帶，扼要防禦，相機進勦。前已由驛覆奏在案。察舒保一軍，先期移駐麻城，距襄較遠，而楚豫交界之隨州、棗陽，久爲捻匪窺伺。臣等預爲籌慮，已咨行署提臣訥欽、襄陽道毛鴻賓督率所屬整齊團練，選派弁兵，加意防範，并酌留舒保馬隊百名，駐襄扼守，以資策應。而隨州北鄉團練，尙爲得力，仍察看緩急情形，由訥欽等就近派撥兵勇，會合河南將弁，相機截擊。總以嚴固楚疆爲要。著使該逆無路狂竄，即豫軍亦易圍勦，以期迅掃匪蹤，仰紓宸廑。惟是楚軍得力於馬隊，而血戰數年，傷疲實衆，亟待西丹到楚補額，以資訓練，而助征勦。今英桂截留之請，已蒙恩允。楚豫事同一體，原無畛域，可分祇以楚省越境征勦，倍形艱鉅，不特圍攻九江，進勦宿太，均難鬆勁；且舒城、六安、張家塆地處髮逆，捻匪多方勾結，竄擾無定，與楚疆接壤之區，頭頭是道，防不勝防。臣都興阿因馬隊單薄，焦灼萬分，屢經咨催吉林、黑龍江西丹迅速到營。况此項西丹初次來南，地利不熟，語言不通，漢文不曉，尙須妥爲駕馭，歸隊訓練，方成勁旅。臣等現已咨商英桂將原調赴楚之西丹四百名內，以二百名截留豫省，以濟急需；以二百名來楚歸大隊，妥爲訓練。刻下楚軍水陸馬步全抵江皖，而急切未能遠征，實因九江功虧一簣，上游重鎮攸關，尤當奮力攻擊，迅圖收復。臣等愚見，一俟九江得手，除分援江省外，其餘楚軍專力豫皖，先清長江北路，而防竄擾，較爲上策。即前項西丹訓練得力，均仍爲豫皖助征之用。庶於彼此軍務大局，方有裨益。除吉林西丹百名，現已到楚，仍咨由英桂將黑龍江西丹再撥百名，飭令原帶之員，趕緊起行來楚外，所有奉到諭旨，分別籌辦情形，謹繕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楚省北岸馬步各軍進駐宿太，且勦且守，雖楚境幸臻安堵，而皖逆出沒無常，屢圖上犯。臘月三十日，正



月初一二等日，太湖逆衆數千，乘我兵度歲之隙，竄近蘄州邊界，臣官文等預料該逆有此詭謀，密飭各軍多方準備。經管帶訓勇之湖北糧道唐訓方會合各路兵勇，分投擊退。初七日宿松股匪，又竄近蘄州邊界之荆橋、好漢坡等處，築壘抗拒。臣都興阿當飭鮑超五營按兵靜守，又派巴依爾呼蘭同石清吉、劉元勛等營，各率五成隊伍，赴宿松官營駐守，而以多隆阿帶精選開化等三營步隊，同四起馬隊，至二十五里墩迎勦大股逆衆。初八日，該逆至仙田鋪，聞我兵出隊而退。初九日黎明，賊衆三千餘，突至風火山，我軍分路列隊鏖戰良久，賊仍死拒。多隆阿率馬隊，分兩翼繞出賊後，鎗箭齊發，斃賊多名，餘逆奪路狂竄。我軍馬步圍勦，直追至太湖城邊，沿途殺賊四五百，生擒長髮騎馬賊三千餘名。正法十一日，進勦好漢坡、桃花鋪、檜楓梢、劉家塘、分茅嶺、走馬岡等處賊巢，我軍分三路直前，該逆抵敵不住，沿山逃竄，兵勇追殺三十餘里，斃賊千餘名，內有黃衣騎馬賊二十餘名，又生擒長髮賊百餘名，訊供正法，先後奪獲礮械無算。十二日午刻，收隊回營，查點兵勇，亦有受傷，即分別驗明，同出力員弁人等，另行奏請獎卹。惟疊訊生擒賊供「太湖渡船口、石牌等處，約計賊七八萬，連營三十餘里。」仍飭各軍相機勦辦等情，咨報前來。除仍激勵將士，奮勉圖功，務期剋日會合皖軍，盡殲醜類，仰紓慈懷，所有節次勦退宿太逆匪上犯，連獲勝仗情形，謹附片陳明。

再，水師副前營哨官守備銜藍翎儘先千總方學禮，於咸豐七年十月十四日，在彭澤縣打仗陣亡；又新右營哨官藍翎千總已保儘先守備李長清，於十一月十七日，在九江打仗陣亡；由福建陸路提督楊載福咨報前來。臣等查該二員攻城破壘，臨陣捐軀，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均照守備例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奏。

硃批：「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恭謝天恩疏（正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準驛遞恩賜御書福字一方，藍瓣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銀錢二箇，銀鏢四箇，杞果三觔，藕粉七觔，百合粉七觔，南棗七觔，蓮子三觔，奶餅十觔，挂麵二十把，頒賞到臣。謹卽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輅材，忝膺重寄，荷恩慈之疊沛，慚報稱之毫無。茲逢鳳律韶回，復荷龍綸寵錫，仰皇仁之仁萬類，熙春臺而匝地，臚歡普禔福以福庶民，捧寶墨而自天錫祉。銀花煥色，綺佩縈輝，錫珍品於上方，沐醴膏之下逮；撫衷循省，榮感莫名。臣惟有益勵戎行，倍勤吏治，慎楚疆之戰守，遍九陔而風靜參旗，瞻虞陛之光華，拜十賚而心依斗極。

### 覈實州縣可用人員疏（正月二十二日）

竊準吏部知照咸豐六年二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現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西、貴州各省，正當辦理軍務之際，著該督撫於所屬各員中，秉公察看，如有官聲才具堪勝道府之任者，著各酌保數員，以備簡放。欽此。」臣等伏查安民在於察吏，為政首重得人。臣等謬膺疆寄，於州縣中留心察訪，無日不以舉直錯枉為念，以期吏治日有起色。茲查有候補同知黃昌輔，歷任嘉魚、應城、荊門各州縣，才識優長，循聲素著，民情極為愛戴；候補知縣林之華，守潔才優，愛民如子，歷任興國、通城、宜都、武昌各州縣，官聲卓越，候補知縣鍾謙鈞，廉正自矢，辦事勤懇，歷任沔陽州同各缺，當賊氛逼擾之時，團練士民，結實可靠，各屬被難民人，趨依若市，丁憂回籍，經臣等奏留差委，籌辦軍餉，潔已奉公，民情悅服。以上三員，實係勤能廉潔，於通省州縣中尤為出色之員，合無仰懇天恩，將黃昌輔以知府記名，遇有湖北知府缺出，請旨簡放。林之華、鍾謙鈞均以同知直隸州，仍留湖北儘先補用，似於吏治有所激勸，地方益深裨益。再林之華前因經徵南糧，議以革職，奉旨「著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再降諭旨」等因。欽此。一查該員被議，係屬公罪，應繳南糧，已檄飭清查局藩司，催繳全完，再行另案辦理，合併



聲明。臣等爲鼓勵人材起見，謹合詞恭摺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遵旨酌保州縣可用人員』一摺；湖北候補同知黃昌輔才識優長，民情愛戴，著以知府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湖北缺出，請旨簡放。候補知縣林之華守潔才優，官聲卓越，鍾謙鈞潔已奉公，民情悅服，均著以同知直隸州仍留湖北儘先補用。林之華因經徵被議一案，仍著該督撫照例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再，湖北軍務分兵江皖，水陸並進，隨營差委，在在需員，而地方傷痍之餘，亟賴賢良有司，加意撫養，竊謂地方安危，繫乎吏治，而州縣表率，尤重知府。知府得人，則吏治蒸蒸日上，可臻上理。訪有前任四川知府牛樹梅，久任州縣，循良第一，現回甘肅本籍，前任湖南衡州府知府李宗燾，老成幹練，樸實可靠，前因丁憂回陝西本籍，現已服闋，可否懇請天恩，敕下吏部，甘肅陝西督撫臣，迅飭該二員來鄂差委，必能盡心民事，有裨地方。臣等爲軍務省分，急需賢才起見，是否有當，謹合詞附片具奏。

謹按：此片於二月二十九日接奉旨準。

### 奏陳前後抽撥馬步援豫並各路情形疏（二月十三日）

案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前因固始被圍，豫省兵力單薄，諭令官文等即飭舒保帶領馬隊，徑赴光固一帶救援。茲據該大臣等奏稱：『舒保一軍先期移營麻城，仍酌量隨棗情形，實力防勦』等語，自係尙未接奉前旨，現在勝保等援勦固始，雖屢獲勝仗，尙未解圍，仍須添兵助勦。舒信此時諒已起程，惟所帶馬隊僅二百名，不成一軍，著官文等酌量情形，添撥步隊，相輔而行，或原於駐紮襄陽兵內，酌撥千名，交舒保統帶前進，較爲得力。另片奏太湖宿松逆匪，竄近蘄州邊界，經都興阿等督兵迎勦，斬獲頗多，惟探聞太湖渡船口、石牌等處，尙有賊黨七八萬，連營三十餘里，逆勢如此猖獗，非下援金陵，卽上竄楚境，著都興阿督飭



各軍相機截勦，務將此股逆匪迅速殲除。至九江功在垂成，何以尙無捷報，不勝殷盼。現在和春等正在圍逼金陵、安慶、蕪湖等處，賊黨尙多，時往金陵援應，所望九江早克順流而下，與江南大軍兩路夾攻，使該逆不至他竄，方爲妥善。著官文等傳旨令楊載福、彭玉麟等奮勇圖功，毋得遷延時日，坐失機宜。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竊臣等前因賊圍固始，並竄擾商城，切近湖北麻城邊界，欽奉寄諭派兵出境迎勦，當卽抽撥九江營勇三千人，隨同副都統舒保馬隊二百名前往防勦。業經奏明在案，嗣復添撥駐防興國之勇丁五百人，亦隨同舒保前往。現在馬步三千七百人，足成一軍，其襄樊步兵不滿千人，應請毋庸再撥。昨據麻城縣汪敦仁等報稱：「前月二十四日，固始官軍大獲勝仗，固城業已解嚴。惟賊黨分竄商城東路。」又據道員孫守信稟報：「六安賊股亦多上竄，可由長林關、雙嶺關等處繞入楚界。一是商城防範實爲喫緊，該營已於本月初三日由麻城拔營進紮兩路口地方，扼要防勦，相機前進。查該處山深林複，路徑歧險，一切軍裝糧餉轉運爲艱，况我軍奮勇而前，賊必反由間道繞出其後。臣等反覆籌思，兵事不難於輕進，而深戒其輕退，自應步步爲營，節節掃蕩，乃無反顧之虞。」

又據九江行營浙江藩司李續賓稟稱：「自九江調兵前往麻城之後，探聞江西撫州賊黨大股分爲二枝：一股竄入都昌，欲擾湖口地界，希圖偷渡九江，爲城賊之援；一股聲言竄擾興國，以窺武漢。」刻下湖口守兵征調已空，僅餘五百人，竭力堅守，審察現在情形，江西北路甚屬空虛，石逆屢思挺而走險，仍窺楚境，急應嚴飭速清商城等處撤麻城之兵，以援湖口，方可妥慎無虞。而九江爲該逆積年巢穴，恃其城堅糧足，死守待援，經我軍重濠壘布，水陸環攻，賊已無法飛渡，誠如聖諭，功在垂成。現探賊糧日缺，賊勢日蹙，雖堅守不戰，已同檻獸釜魚。臣等仍當嚴督各軍四面防勦，以期速拔堅城，盡殲醜類，剋日長驅東下，仰慰宸廑，斷不敢坐失機宜。所有現在抽撥馬步兵勇及各路探防實情，謹合詞具摺奏聞。

再、下游北岸馬步各軍進勦宿太股匪，先後斬馘，不可勝數；而該逆恃其死黨之衆，屢圖竄擾楚境。正月二



十一、二等日，賊衆數千進竄，彌鎮盤踞，逼近斬界，經管帶訓勇之北糧道唐訓方率義禮正訓等營兵勇，分路夾擊，斃賊二百餘，生擒六名，賊大敗竄逸，而同日復有大股賊首偽地官燕賊紮分茅嶺，偽成天豫陳賊紮它龍山，添築營壘兩路，賊衆萬餘，勢甚猖獗。臣都興阿當於二十二日丑刻，派翼長多隆阿同張萬祿帶精選三營，並開化勇等步隊，又派吉林二六起黑龍江二起馬隊，分路迎勦，又派巴依爾呼蘭馬隊守備，常勝步隊伏於各路接應。是日辰刻，我軍直趨分茅嶺，見該逆漫山遍野，吹角搖旗，蜂擁而出，鏖戰逾時，賊抵死不退，多隆阿以步隊當其衝，分馬隊爲左右翼，由徑路折出，包抄其尾，鎗箭齊施，殲其黃衣馬賊二名，餘賊大潰，我軍乘勝進攻，連踏賊壘十餘座，正在沿途追殺，忽它龍山股匪由山後抄至，圖襲我後，適巴依爾呼蘭等趕至接應，馬步合力圍勦，斃悍賊多名，餘逆翻山奔逃，我軍追殺十餘里，計是日兩路共斃賊千數百，生擒八十餘名，奪獲大小鎗礮一百餘件，旗械無算，又偽拱天豫印一顆，偽檢點指揮總制軍帥等印三十餘顆等情，咨報前來。臣等查此次皖逆分股竄擾，直欲犯我楚疆，軍士踴躍用命，連戰大捷，洵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除仍相機進勦，會師東下，一面查明出力及受傷官兵，另行奏請恩施外，謹將迎勦皖賊大獲勝仗情形，附片馳陳。

請撥漕折等銀資濟軍餉疏（二月十八日）

竊照湖北自軍興以來，征調頻仍，水陸馬步數萬餘衆，支用浩繁，除鄰省協濟之外，本省地丁鹽課，無論何項正雜錢糧，悉以移緩就急，多方挹注，猶復餉匱兵飢，萬分支絀。查北漕停運前，準部咨每石以一兩三錢，變價解部，湖北有漕州縣，除南米解供滿綠各營兵食，北漕額征正耗，不過十餘萬石，加之被擾被旱被淹，請蠲請緩，歷年各屬批解無幾，隨時提充軍餉。咸豐七年，經臣實力整頓，州縣稟報被淹，往返駁查三四次五六次，甚至七八次，稍有不實，立時更正，并將州縣向年浮收數目，大加刪減，民間完納，極形踴躍。現在各屬漕折批解道庫者，



已有成數，又漕南水脚及隨漕淺船軍三安家幫津等款，亦陸續征存。查楚境雖已肅清，而江皖河南鄰氛不靖，籌防籌勦，調集頻仍。九江攻勦喫緊，望餉急切，其援勦江西吉安各軍，及安徽李藩司行營節次，於無可籌撥之中，設法解濟，加以製造修船，卹賞等項，統計每月需餉二十五、六萬兩，而楊載福水師，計日東下，不獨行糧亟須籌備，卽東下之後，糧餉軍火，仍須取給於楚。此外額兵餉項，尙未計及，是目前之籌畫甚難，而日後之度支更亟。本省錢糧課稅牙帖釐金，益以鄰餉，終屬入不敷出。東南軍務，一時未能告竣，軍餉積欠愈久愈多。臣與司道日夜籌商，實無長策。計惟有將漕糧折價，及漕項銀兩，暫資接濟，以固軍心，而維全局。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楚北水陸各軍征勦，尙爲出力，準將咸豐七年糧道庫存漕糧折價，及漕項銀兩，撥歸軍需項下，充作兵餉。仍飭糧臺覈實造冊報銷，實於軍務有裨。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具詳前來，謹將軍餉支絀，請撥七年漕折等銀，以資接濟緣由，恭摺具奏。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再，儘先都司王玉典，湖南善化縣人，由長沙協標戰兵，隨副將鮑超勦賊，素稱勇敢。咸豐七年三月十六日，攻黃梅小池口僞城，被大礮子由左胯穿至後臂，骨碎筋斷，致成殘廢。現已飭令回藉。惟該員勦賊以來，水陸各戰，無不奮勇當先，戰功屢著。茲以礮傷成廢，情殊可憫，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將該都司王玉典照實任都司例議給全俸，準其在籍支食，以資養贍，而示體卹。出自皇上逾格鴻施，謹附片具奏，伏乞聖鑒。硃批：「兵部議奏。欽此。」

## 卷二十八

奏陳皖匪上犯官軍掃平賊壘並收復英山縣城疏（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督發）



竊照太湖之賊，恃其死黨，屢思上竄，當將正月二十一、二等日，迎勦獲勝情形，附片奏聞在案。續據管帶訓營之湖北糧道唐訓方稟稱：「該匪於二月初六、七日，在安仁河一帶築壘。」初八日，復分股上撲我軍，俟其逼近，衆勇齊出，攻其不備，殺賊二百餘名，生擒五名。安仁河一帶未成之壘，悉行掃平。初十日，賊越安仁河至蘄州之黃泥畝，距唐訓方紮營之陳德園僅數里。十一日，各營掩息旗鼓，以昌營前後兩哨，屯山岡左右，中三哨紮東路，以義左營五哨，散布各處，以禮營五哨及正訓營扼中路，以義營左右二哨，屯西路，前後二哨紮後路，以團勇屯於山岡最高之處，作爲疑兵。都司銜守備梁洪勝脫去號衣，佯爲鄉兵，以挑之。我軍逼近巢穴，賊由山徑抄出，梁洪勝馳馬殺悍賊三名，身受二傷，手擒賊目僞丞相韋軫綱衆賊擁至，梁洪勝恐賊目脫逃，遂以佩刀斫韋逆，復身受三傷，而始終不釋手，迨我軍四面合攻，團勇復從山巔壓下，勢若建瓴，賊衆大潰，追殺六七里，平壘七座，賊自相踐踏，燒斃轟斃約千餘名，生擒二十六名，內有僞正典尉周時選、僞木八將軍胡尙直，並前陣擒之。韋朝綱均訊明正法。此二月初八、十一等日，安仁河、黃泥畝獲勝之情形也。十二日，該匪萬餘，復由黃花嶺橫竄望天畝，撲皖之英山縣，而楚之楓樹坳、牛頭衝、打虎廠、楊樹坳等處，均與蘄水、蘄州路路可通。臣都興阿卽派參領富森、保德明等，前往應援。臣官文等復飭該州縣齊團防堵。十三日，禮營訓前營義營昌營攻賊於青天畝，平壘八座，焚斬殆盡。是日唐訓方親赴牛頭衝一帶防勦，飭義營候補知縣丁銳義於十四日直趨南陽河，賊於北岸依山築壘，迤互數里，遂令昌營由中路進，訓前哨繼之，禮營由右路進，義右繼之，義營親兵由左路進，義左繼之，昌營將抵南岸，賊亦渡河，而南都司余際昌乘賊半渡而擊之，轟溺多名，後渡之賊分股包抄我後，丁銳義率親兵突至，把總唐啓虞、楊作霖守備張養吾，左右截擊，守備朱恢三冲開中路，鏖戰多時，斃斃大旗賊目三人，餘賊紛紛涉水，我軍於賊潰時，分兵潛渡下游，繞伏於北岸山谷間，迨全軍北渡，而日初過午也。壘中之賊復招潰賊列陣山腰，我軍及團勇亦列陣相持。有執藍旗賊目率羣賊下撲，丁銳義縱馬迎擊，左足已中矛傷，大呼馳入賊陣，



張養吾、唐啓虞、楊作霖等策馬俱至，鎗礮齊施，賊反走；我軍逼近壘邊，拋火器入壘中，壘中之賊齊出；我軍乘勝登牆，破壘三座；羣賊分至救援，忽山後旌旗突起，賊固不知我兵之先伏也，遂大潰。我軍合力併擊，以連環礮轟之，平壘二十九座，殺斃羣賊千數百餘名，生擒一百七十三名，奪獲騾馬七十餘匹，大銅礮三尊，軍械無數。訊據生擒之賊供稱：「僞倚天侯陳士榮並僞將軍僞指揮等多名俱被殺。」此十四日南陽河大獲勝仗之情形也。臣等伏查宿太之賊出沒往來，實欲避實乘虛，由間道以撓楚；楚之蕪水、蕪州、廣濟、黃梅、羅田、麻城路徑百出，均與豫皖接壤。臣都興阿督率馬步先將太湖逆賊，疊次勦洗，前鋒已追及於石牌，而賊遂折而北趨，欲乘虛以犯蕪州，兼以李孟羣回兵固始，而六安之賊并力上竄，分爲數股，實屬防不勝防。臣等以賊多兵少，地勢紛歧，一處扼要，仍須兼顧數處，惟有靜以制動，尙可力遏兇鋒。此次太湖、南陽河賊匪盤踞，已經數月，經此懲創，實足以寒賊膽，而振軍威。又羅田緊接英山，另股賊匪分七路竄入，該處僅有候選主事姚敦禮一營，衆寡之勢太懸，該處團勇歷年殺賊，頗著戰功。臣等札飭署羅田縣知縣崔蘭馨集團協勦，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鏖戰不休，練總六品翎頂候選教諭王炳榮衝鋒遇害，各勇憤激，於十八日，由樂利河進攻，焚燒賊營，賊退英山，遂乘勝攻圍，收復英城，並追勦二十餘里，而皖邊之打虎廠、楊樹坳、牛頭衝等處，又爲蕪水、蕪州門戶。臣都興阿現派石清吉率飛虎三營，臣胡林翼又添調副將鮑超星飛馳往會同唐訓方相機迎截。至河南商城賊氛正熾，臣官文等已先期派副都統舒保、副將趙克彰等越境助勦，賊匪潰退。現查蕪州、蕪水情形喫緊，如商城賊勢稍鬆，舒保、趙克彰等尙須往來策應，免致都興阿宿太各營再有反顧之虞。所有連次以少擊衆，均獲大勝，實由唐訓方調度合宜，文武各員非常用命，可否仰懇天恩俯準，將按察使銜湖北糧儲道唐訓方賞加勇號，運同銜湖北補用知縣丁銳義請免補知縣，以同知儘先補用；花翎都司余際昌、張嵩齡均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余際昌並請賞加參將銜，守備銜藍翎把總楊作霖，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加都司銜；又都司銜藍翎守備梁洪勝、張養



吾、朱恢三，均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加游擊銜，並均請賞換花翎，以示鼓勵！其羅田陣亡練總，六品翎頂候選教諭王炳榮，請交部從優議卹。其餘在事兵勇，可否擇尤獎勵，出自聖裁。

謹按：疏內請獎卹各員，均於三月初九日接奉旨準，唐訓方賞給奇齊葉勒特依巴圖魯名號。

再，臣等前因固始被圍，商城告警，萬不得已，於九江圍城各營，抽調三千人。又於興國防兵，抽調五百人，隨同舒保馬隊二百人，援應商城。半月以來，皖賊大股上犯，宿松一路賊衆，眈眈窺伺；太湖一路之賊，竄聚張家塆、陳德園地界，連營數十座。英山、霍山之賊，竄入羅田邊境，而蘄水、蘄州警報疊至；各路之賊，屯聚皖邊，防不勝防，情形萬分喫重。都興阿馬隊千餘名，久戰力疲，每次出隊，僅祇數百名，堪勝先鋒，屢以兵單爲慮。臣等現飭道員李續宜另募湘軍數千人，擬俟隊伍已成，即會合舒保由商城直搗六安，或由蘄州、蘄水并力宿太，取道英霍，貴成舒保自當一路，其糧餉軍機，均歸臣等調度接濟，以期委任成功，免致掣肘貽誤。乃勝保屢次札調，舒保由光固分兩路迎勦，且稱：「如有遲延，即指名照有心貽誤軍機，從重嚴參」等語。竊查勝保現與李孟羣、龍澤厚等攻勦固始，兵力已倍於賊；其二月十一日片奏自陳：「五戰皆捷，儘此兵力，足以挫賊鋒而解城圍。但以賊竄商城，掠糧爲慮。」而現在舒保等已進駐商城，則又必欲其速由光固分路迎勦，竟似商城、六安一路，可以委棄不顧。前後情詞矛盾，殊所未喻。且楚軍水陸各營，全數出境，留黃州者五百人，留興國者五百人而已。臣之愚，實欲由宿太、英山、六安等處，節節掃蕩，直搗安慶。勝保所奏，似臣專以防楚疆爲重。臣查皖省粵逆分股上竄，每股不下一二萬人，若不力遏北岸賊援，則九江之功，誤垂成，而皖省更無肅清之日。此則尤爲東南數省安危所係。勝保僅知固始一隅情形，而未通籌江皖之全局，非臣等之自分畛域也。至舒保素性樸訥，忠勇敦厚，在楚屢年，衝冒鋒刃，卽如洪山之役、襄陽之役、蘄黃之役，實能爲他人之所難爲，從無避難就易之心。該員現奉特簡漢軍副都統二品大員，勝保乃嚴札驅迫，加以苛詞，似於體制未協。師克在和，古有明訓，設將帥先已乖離，則士卒安能



豫附即使舒保帶兵進剿，將來束縛馳驟，亦必以不和貽誤兵機。臣忝縮兵符，過蒙恩遇，不患威勢之不立；而患誠信之未孚。遇將帥咨商，軍情必反，復詳悉各盡其意，不敢稍存自是之心。蓋以權術凌人，可馭不肖之將，而亦僅可取快於一時。其本性忠良之人，則並不煩督責而自奮也。臣愚見，自應責成舒保，審察商城、六安、固始各地賊情，相機進剿，毋庸強歸鄰省，節制調遣。如皖省賊警，斬黃兵單，仍須取道麻城、羅田，以免都興、阿大隊牽動，庶可隨機應變，不致膠滯一隅，貽誤全局。除行知舒保查照外，謹附片陳明。

再，連日續據唐訓方稟報：「英霍逆匪，窺伺蘄州、蘄水，勢甚披猖，我兵僅止二千五百，而賊衆十倍於官軍，疊次稟請添兵救援。」等情。前來。臣等因省垣無兵可撥，是以臣胡林翼咨商舒保，於商城各營酌調一千五百名，馳往援應。舒保亦因商城事緊，尙待三五日後，察看兩路情形，何處喫緊，再行酌度馳援。是即舒保未便顧此失彼，難以草率進兵。固始之明證，謹附片陳明。

上諭：「本日據官文等奏：『楚省邊防喫緊，前派赴商城之舒保一軍，已咨調一千五百名，以助都興、阿勦匪。』等語。現在固始之賊，疊經勝保等督兵勦擊，已解城圍。英桂勦辦阜陽土匪，亦一律肅清。業經行抵汝甯，已諭令就近督兵會剿。商城零匪無多，當可無虞。延蔓英霍之賊，現已竄入羅田邊境，窺伺蘄水、蘄州。都興、阿兵力單薄，楚省軍情較爲喫重。著官文等即飭舒保一軍，仍回羅田、麻城一帶，會同都興、阿實力防剿，以顧楚省門戶。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 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勦疏（二月二十八日）

竊臣準江西布政司龍啓瑞函稱：「粵逆翼賊石達開竄踞江西之鉛山、河口地方，賊數頗衆，約在二萬以外，聲稱『欲竄浙江』。現在將軍福興退守廣信府城，按兵不動。」又據函稱：「二月初四日，賊破廣豐，經饒鎮



擊退，賊尚盤踞離城三十里之洋口，並離上饒十五里之皂頭一帶；河口之賊，於二月初一、二日，盡數東竄。一等語；臣查鉛山、廣豐、上饒俱屬廣信，緊逼玉山，玉山為浙江門戶，實為江西入浙通衢，今石逆既竄廣豐，其勢必窺伺浙江，浙江此時防堵，能否嚴密？臣不敢遙斷。然近來用兵各直省，必有知名將弁一二人，習練勁旅，以資捍禦。浙省文物之邦，民氣柔弱，未習軍旅。再查軍興以來，浙省尚稱完善，其杭嘉湖等府，與蘇松接壤，向稱財賦之區，課稅饒裕，貨物充積，近年粵匪肆擾，漕運梗塞，惟藉江浙兩省海運，上備天庾，正供萬一賊衆乘虛闖入，其為害何可勝言？將軍福興統帶兵勇現在廣信城中，臣查福興前於咸豐二年，賊圍長沙，經賽尚阿嚴檄催提，該將軍在湘潭一月不進，迨經報明起程，七日之內，不過三四十里，似此情形，即賊由廣信城外經過，直趨浙江，恐亦未能追勦，是將任賊之狂竄，而莫之禦也。如大局何？臣於江西諸將，頗知大概，其距賊遠者，一時調赴，殊虞不及。查有管帶平勇道員李元度，素性忠義，才足任事，舊隨曾國藩帶勇多年，屢著戰功，上年九月，以數千人守貴溪孤城，當數萬悍賊，卒能保全無患；該道員現紮江西貴溪地方，若調使繞道赴浙，趨出賊前，迎頭堵截，雖其所帶僅四千餘人，未必足以當大股賊衆，然使其扼守要隘，阻遏賊鋒，必能得力，或使之保護城池，則節操凜然，不可搖動。合無仰懇天恩，諭飭李元度即率所部兵勇，前赴浙江，繞道趨出賊前，擇要扼守，以遏賊蹤。該營勇丁約四五千人，月餉約不滿三萬兩，請旨飭下浙江巡撫按月接濟，毋稍虧欠，並請皇上於江南金陵城外諸將中，酌派一人，統帶大兵，前往浙江，以資防勦。蓋金陵久經賊陷，其克復猶可徐圖，而浙江糧賦重地，其保全不容稍緩。至該道員李元度所帶勇餉積欠甚鉅，臣當先由湖北預行籌撥銀一萬兩，並帳房軍械解赴該營，以為拔營啓行之資。倘至浙以後，或勇力不敷，臣當隨時添募，咨送赴浙，庶令其盡心營務，可無竭蹶之虞。現在湖北餉需萬分支絀，臣為統籌全局起見，力所能為，不敢不勉，見所能及，不敢不言。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具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按：此疏奉諭旨交西安將軍福興、江西巡撫耆齡酌辦矣。

另覈獎敘籌餉尤爲出力人員疏（二月二十八日）

咸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準吏部咨兩湖籌辦軍需出力之原選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並未赴部，尙不得爲候選知縣，乃因兩湖籌辦軍需出力，以知府用，又因籌餉出力，免選知縣，並免補同知直隸州知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選；覈其勞績，係籌辦軍需及籌餉等事，與軍營打仗出力不同，相應奏明，請旨將前任湖北襄陽縣教諭選授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籌辦軍需出力，保奏以知府用，並免補同知直隸州知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選之案，概行撤銷，仍飭該撫另覈奏請獎敘，奉旨「依議欽此」。咨會到臣，當卽轉行遵照去後。臣查軍務省分，籌餉更難於籌兵，而外省人心，好名不如其好利，設委任非人，則官吏之中飽，實礙軍國之至計，自應擇尤獎勵，以昭激勸。查原選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於咸豐四年八月內，經前將軍臣官文、督臣楊需於襄陽府辦理防勦團練出力案內會保，請俟選缺後以同知直隸州升用。復經臣於六年保以知府用，七年三月保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選。特以餉最難籌，欲獎一人，以勵其餘，並非有私意也。嗣準部咨以「覈其勞績，係籌辦軍需及籌餉等事，與軍營打仗出力不同，請旨將張黼華保舉撤銷，飭臣另行覈奏請獎」。自當遵照部議，另覈獎敘。臣查原選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廉正自矢，力濟時艱，自咸豐五年八月，委辦襄陽局釐金，至六年八月，實籌解釐金錢一十四萬六千串有奇，接濟武漢軍餉。六年九月，因襄陽土匪滋擾，釐局暫停，土匪平後，仍復開局抽提，自六年十一月起，至七年十一月底止，又籌解餉金錢十三萬六千串有奇。該員潔己自愛，分文不以入己，實屬籌餉尤爲出力之員，相應遵照部議，另覈請獎。所有原選山西高平縣知縣張黼華，可否準以同知直隸州，不論雙單月卽選，並請賞加知府升銜之處，出自皇上逾格天恩。如蒙俞允，仍俟楚省軍務完竣，由臣給咨



赴部引見；除咨吏部外；所有臣遵照部議另覈獎敘緣由，謹恭摺具奏。  
硃批：「部議速奏。欽此。」

懇恩免議襄隨失守各州縣本管上司疏（三月二十四日督發）

竊準部咨：「咸豐七年閏五月十九日，奉上諭：『吏部議奏隨州失守案內漢黃德道文輝例有處分，著查明該員到任日期，並將穀城等州縣失守之該管上司及同城佐貳等官查取職名，一併交部核議。欽此。』當即行據該管道府陸續查覆，由湖北藩司馬秀儒等具詳前來。臣等查漢黃德道舊駐下游黃州，前因德安甫經克復，經臣官文委候補道文輝署理道篆，駐紮德郡，查辦善後。於咸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距所屬隨州一百餘里。六年十月內，文輝因公赴臣官文漢陽大營，旋接所屬稟報，隨州土匪趙邦壁等滋事。當經臣等由大營抽撥兵勇，飭令文輝會同副將文明等管帶馳往掩捕。文輝等抵州後，相機勦辦，於匪衆竄入州城，立時克復，并將此股土匪全數勦滅，辦理極爲妥速。業經會摺奏報在案。又該匪先竄安陸府城，並襄陽土匪滋事，連陷襄屬穀城、光化、鄖屬保康、竹山、房縣、荆門州屬遠安等縣。兼轄道員係升任臬司前任安襄鄖荆道羅遵殿，前於襄匪起事，即經臣等奏參，欽奉諭旨革職留任。嗣羅遵殿集勇籌餉，會率文武殫力防守，襄郡得保無虞。又復嚴督所屬，將該匪竄擾之府州縣城池迅速克復，勦捕首要，悉數就擒，使襄郡一律肅清。復經奏蒙聖恩開復羅遵殿革留處分。又穀城、光化被匪竄陷之不同城襄陽府知府海口已另案參劾革職，惟於隨同防守襄郡，搜勦入山匪徒，著有微勞。續經奏奉恩旨賞給六品頂戴，飭令回旗。又保康、竹山、房縣被匪竄擾，不同城前任鄖陽府知府捐升雙月道員，旋經丁憂留楚軍營辦事。恩祥於匪衆屢窺鄖郡，先經率同官紳扼要堵禦，仍會督兵勇追勦保康、房、竹竄匪，剋日收復城池，已於襄鄖肅清案內附摺具奏在案。又前署荆門直隸州候補知州方卓然於襄匪



竄犯當陽、遠安，屢次截擊獲勝，嗣遠安被匪襲擾，方卓然亦即督屬圍剿，立將城池克復，除該員方卓然，襄陽府知府海口已另案參革外，查升任湖北臬司前任安襄鄭荆道羅遵殿已補漢黃德道文輝，前署鄖陽府知府捐升候選道恩祥，於管轄兼轄所屬土匪竄陷之後，督率文武兵勇，迅速克復，尙屬奮勉，而文輝由大營帶兵馳往，將全股匪類勦滅無遺，羅遵殿於襄郡南北咽喉要地，力籌捍禦，恩祥固守鄖郡，以安秦晉，不至如嘉慶年間三省教匪之役，踞擾深山，久於滋蔓，該員等功過尙足相抵。又補用道員嚴樹森前署隨州案內，被粵逆上竄，擾入城鄉，嚴樹森捐資帶勇，克復隨州，嗣又帶勇，隨同收復德安府城，業經臣彙案奏保聲明。嚴樹森功浮於過，請予免議在案。相應籲懇天恩俯準，將羅遵殿、文輝、恩祥、嚴樹森各應得處分，均免置議，出自逾格鴻施。除該州縣佐貳等官分別是否同城，及差委出境，另行覈實咨部辦理外，謹將查明襄隨土匪竄陷各州縣，旋即克復案內之該管道府等員，據實覆奏。

謹按：此疏於四月初○日接奉旨準。

### 奏陳皖逆竄陷麻城官軍前往攻勦情形疏（三月二十六日督發）

竊查楚軍圍攻九江，屢次擊敗賊援，計窮路絕，首逆陳玉成遂由安慶率悍賊數萬，意在上竄武漢，下援九江。查湖北黃州所屬地方，黃梅、廣濟與安徽之宿松、太湖交界；蘄州、蘄水、羅、豫與安徽之潛山、霍山、英山交界；麻城則與河南之商、城、安徽之六安交界，袤斜五六百里，分途疊竄，均經湖北各路官軍分頭堵勦。先是商、城固始戒嚴，副都統舒保副將趙克彰等，城境進駐商、城，僅留游擊李曙堂，信右營駐紮麻城，以顧後路。復飭署麻城縣知縣汪敦仁率團勇駐於商、城邊界之兩路口，兼以轉運糧餉，探報大股粵逆由六安之潛山、霍山、英山、六安等處潛行竄聚，皖、豫交界之金家寨、李家集一帶。舒保等正擬前往豫省進勦，三月初九日，賊即由李家集竄羅田。



之吳家店，又由吳家店分作四股，以兩股撲羅田之松子關、銅鑼關；以兩股撲麻城之五斗坳、長林關；團衆禦之失利。初十日，另股八千餘人，由間道翻山越嶺，疾走了角山、圭峰山、馬牙山，一日夜行一百餘里，竄周家衝、月形塘。十一日，至麻城之嚴家河，游擊李曙堂以五百人迎敵，鏖戰半日，衆寡懸殊，爲賊所抄，傷亡頗多。賊匪乘勢竄入麻城，舒保等在商城邊界，聞警回援。十三日，賊出大戰，我軍斃賊四百餘人，賊退入城。十四日，我軍移營於城西南之斗陂山，遏賊上竄黃陂、孝感之路。十五日，於城東十餘里，殲斃賊之偵探五十餘名，生擒十餘名。十七日，賊乃變計，出大股由北而西而南，以騎馬賊馳騁於田壠上下，意欲誘戰，而伏賊於各村樹林，以抄我之後。我軍鎮靜以待，俟其近而突擊之，賊敗走。我軍又截擊其南路接應之賊，訊據生擒之賊供稱：「賊匪初至約八千餘人，續至則詐稱十萬，實不過三萬餘人。」臣等查麻城僻在一隅，實與黃岡、蘄水、黃安、黃陂各州縣接壤，距省城祇二百餘里，既可上竄德安，兼慮直犯漢陽。該逆疊經都興阿、李續賓、李續宜等於皖省邊界，力遏兇鋒，遂變計由間道竄入豫省，避實乘虛，希圖內犯。臣官文等已飛飭舒保等就現有兵力，分投勤守，一面飛調水師，分巡漢黃德三郡之內湖外江，以防偷渡，並調原駐宿松、二郎河之副將鮑超五營，三千餘人，兼程上援。又以知府銜候補同知直隸州何忠駿，統新後營及新募之平江右營千人，前往協勤，以期速清上游。二月內，臣胡林翼已預募四千五百人，派往九江交藩司李續賓訓練調遣。此次卽於九江各營中抽撥湘副中、左、右、四營，並派駐黃州之信、中營，興國之信、左營，並麻城現駐七營三千五百人，均歸道員李續宜統帶。臣都興阿亦抽撥富森保等馬隊二起，臣官文添撥喜昌等馬隊二起，均分道赴麻城進勤。迅期殄滅，所有署麻城縣知縣汪敦仁，雖因督團先駐兩路口，距縣城九十里，救援不及，究屬疏於防範，應請旨革職，暫行留任，責令留營效力，以觀後效。至九江城賊窮蹙已極，李續賓、楊載福自二月十六日起，晝夜環攻，地道雲梯，數路並進，城垣旋轟旋補，我軍壯士，復被城上大桶火藥擲傷甚多，李續賓親督隊伍，日夜不退，義憤出於真誠，然仰攻太久，壯士多傷，竊料九江賊



勢，不過苟延殘喘，終必聚而殲旃！而下游賊勢尙盛，良將精兵，必當愛惜。已函囑李續賓等相機持重，毋許過於憤急，合併陳明。

硃批：「覽奏俱悉。汪敦仁著革職暫行留任，並隨營效力。欽此。」

上諭：「前據官文等奏：『粵逆大股，間道竄陷麻城。』該大臣等調派水陸官軍，前往攻剿。本日據勝保等奏：『賊踞麻城，楚兵進剿，在東西南三面，惟北路空虛，恐該逆由此北竄。請飭官文等合圍兜剿。』等語。麻城與豫省光商一帶，節節毗連，該處甫經被擾，若該逆乘虛北竄，又被蹂躪。李孟羣即赴六安，惟邱聯恩赴光州防堵，所帶兵勇，為數無多。官文等現調水陸馬步各軍，分道進剿，自應四面兜圍，為就地殲除之計。克復麻城後，如有旁竄餘匪，務即跟蹤追剿，杜其北趨，是為至要。著官文、都興阿、胡林翼即飭舒保等實力堵剿可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 卷二十九

#### 馳奏官軍克復九江疏（八年四月十一日督發）

竊查九江郡城，據江湖之形勢，實南服咽喉，而湖廣江南之腰膂也。自咸豐三年失陷，首逆林啟榮以粵省亂民，竊踞已閱六年，迭經官軍勦辦，恃險堅拒，迄未得手。六年臘初，浙江布政司李續賓從武漢黃州乘勝追剿。七年春夏，因蕪黃告警，分援北岸，而九江之圍尙缺。八月以後，北岸肅清，湖口克復，臣等遂飭添募勁旅，以長濠六道，三面合圍，並分水師十餘營，駐守北面江岸，逆賊遂絕路窮。濠溝六層，每道上下寬深均二丈，分營分段，日夜巡視，無一賊能逸於濠外者。隨會商福建提督楊載福、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於二月十六日起，不分晝夜，水陸環攻，終為礮石所阻，旋據逸賊羅奏凱供稱：「城中賊勢雖威，賊糧未盡，所種麥苗，將次收穫，逆



首林啓榮死守待援。一等語；李續賓率王揆一等環城審視。查得大東門外磨盤洲地方，逼近城垣；其中崗高並於城，與左右兩崗連絡，環抱如弓，可於崗下潛開地道，惟立於崗頂，則城上鎗子如雨，遂令各勇依崗形勢，盡一夜之力，培土爲牆，以鎗礮對城轟擊，隨立重賞，挑選精悍勇丁，分三處開挖地道，均於二月二十八日開工，仍日夜列隊攻擊，並幫運木梯，多張旗幟，故作登城之狀以疑之。至三月二十五日，東門地道轟塌城數丈；二十九日，南門地道轟塌城十餘丈；兩次均被該逆以大桶火藥拋擲，士卒多傷，未得登城，逆匪旋將缺口磊塞。四月初六日，迤東而南地道工竣，李續賓復會商楊載福、彭玉麟、陸師攻東南西三面，水師攻北門臨江一帶，約於初七日寅刻發火，飭副將沈俊德率元右營，參將劉連升率護軍左營，從東南一帶，以梯登城；參將王載駟率元中營，參將蕭慶衍率貞中營，參將銜游擊楊富有率亨中營，參將李存漢率利中營，從小東門一帶，以梯登城；令王錦雲、黃德、江心才、李斌彪各率舢板，逼城攻打，部署已定，而水陸將士，咸痛三月二十五、二十九兩日傷亡士卒之慘，莫不歎歎飲泣，人盡思奮，及期火發，頃刻磚石飛騰，山岳震撼，轟塌迤東並東南城垣一百餘丈，李續寧飭王揆、一劉運會、毛有銘、李景均等率中營右營，副將李續燾率守備胡鎮南帶副右營，參將朱希廣率前仁營，游擊黃澤遠率新後營，都司銜守備余雲龍率智營，候選知縣蕭積仰率親兵營，都司銜守備李運絡率後仁營，乘勢搶城，騰越而上，都司朱春堂、劉正南守備銜千總謝芝輝、藍翎千總葉定海、尹得榮、藍翎把總蕭楚勝、譚占秋、陳仕炳把總李續佳、毛汀泗、李林盛、藍翎外委鄧榮堂、李光耿、王功義外委舒才、錦、黃澤和等，首先登陴，被傷殞命，諸勇忿氣百倍，前者傷，後者繼進，衝上城頭，刀矛並舉，呼聲震天，該逆抵敵不住，紛紛亂竄，副將銜參將李登梗率亨右營，副將李長林率利右營，參將唐義訓率強中營，由城外西南一帶截殺，副將成大吉率貞右營，都司張復泰率護軍後營，由西門外一帶截殺，約兩時之久，城內勇掩殺而出，城外勇衝殺而入，該逆無路可奔，號叫之聲，慘不可聞，自卯至午，殲除淨盡，或死於水，或死於岸，屍骸堆積，流水腥紅，軍中逃賊，認識僞貞天侯林啓榮，僞元



戎李興隆各賊目，於亂屍中指出；隨將賊屍寸磔，賊首梟示，以抒積憤！統計斃賊一萬六七千名，九江府城即於初七日卯刻克復。楊載福、彭玉麟先於是日五更，派各營駐琵琶亭扼賊出竄之路；其由小北門逃出之賊數百人，經李朝斌、李濟清、孫昌國、丁義方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其由龍口河牆子內出賊數百人，經劉德亮、李定升、彭志友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其由大北門墜城逃出賊數百人，經孫昌凱、何昌登、蕭翰慶、李升元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城內城外本無一處去路，亦無一賊漏網。蓋自北路五年連鎮高唐戰功之後，未有如此次之勦殺無遺，不留餘孽者矣。臣等查九江賊窟已閱六年，萬餘之賊，頑梗負固，其中決無善類；設有脅從之民，必早投誠，設計逸出，此次盡數殲滅，事雖慘而功則奇。溯自粵匪犯順以來，每恃其堅守不戰，緩我兵力，遂以堅守為得計，即偶得一城，或首要潛逃，死灰復然，因以蠱惑愚頑，並力堅守，經此大創，足以寒賊膽而伐賊謀，既可不留餘孽，並可灰其死守之心。此皆仰賴聖主威福，知人善任，李續賓等得藉手以告成功。現應如何水陸分道東征？臣等即當妥速籌商辦理。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忠盡勤勞，厥功甚偉，應請如何加恩之處，伏候聖裁。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忠勇廉明，請賞加布政使銜；候補副將李續燾請記名簡用，並賞加勇號；候補副將雷風雲請賞加勇號；候補參將李集賢、蕭慶衍、王載駟、朱品文、成得升、李存漢、彭祥瑞、劉連升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參將銜候補游擊楊富有候補游擊黃澤遠均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候補游擊朱升開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游擊銜候補都司趙友才請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藍翎都司銜候補守備鄒玉堂都司銜候補守備余雲龍均請免補守備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鄒玉堂並請賞換花翎；藍翎候補守備胡鎮南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藍翎候選知縣蕭積仰請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請賞換花翎；候選從九品毛有銘、李景均、文童劉運會並請以府經歷縣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賞戴藍翎；已革署河南道州知州候補知縣王揆一請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候補把總郭美南請以千總



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守備銜。又水師儘先副將李濟清請賞加總兵銜；儘先都司劉德亮請以遊擊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參將銜；又儘先參將孫昌凱請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李定升請以游擊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參將銜；儘先守備何昌登請以都司儘先升用，並請賞換花翎；又儘先選用知府蕭翰慶請賞加道銜；儘先參將孫昌國請賞加副將銜；又都司銜儘先守備丁義方請以都司儘先選用，並賞加游擊銜；儘先守備李升元請以游擊儘先選用；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可否容臣等另行查明，擇尤保獎，出自天恩，以昭激勸。謹將克復九江城池，並首要逆黨盡數殲滅詳悉情形，會同江西撫臣耆齡由六百里加緊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九江克復，逆匪盡數殲除。』一摺，粵逆占踞九江，負隅久拒，自湖口攻克以後，官文等添募勁旅，挖濠合圍，並分水師十餘營，駐守北面江岸，賊援遂絕。本年二三月間，李續賓等督勇開挖地道，晝夜攻擊，轟塌城垣數次；本月初六等日，水陸各軍分攻北門及東南一帶，將弁等以梯登城，用火轟塌城垣一百餘丈，伏勇城中內外衝殺，殲賊淨盡，並將偽貞天侯林啓榮、偽元戎李興隆各賊目寸磔梟示，共斃賊一萬六七千名。九江府城即於初七日克復，其逃竄之賊亦經官軍概行截殺，並無一名漏網。勦辦實屬奮勇，官文等調度有方，將士用命，深堪嘉尚，允宜渥沛恩施，以示優獎。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均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江寧將軍都興阿著交部從優議敘；福建提督楊載福著賞穿黃馬褂，並交部議敘；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此次戰功尤著，著賞加巡撫銜，並賞穿黃馬褂；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著賞加布政使銜，候補副將李續燾著記名以總兵用，並賞給圖薩泰巴圖魯名號；雷風雲著賞給幹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參將李集賢、蕭慶衍、王載駟、朱品文、成得升、李存漢、彭祥瑞、劉連升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候補游擊楊富有、黃澤遠均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朱升開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候補都司趙友才著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候補守備鄒玉堂、余雲龍均著



免補守備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鄒玉堂並賞換花翎，候補守備胡鎮南著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候選知縣蕭積仰著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賞換花翎；候選從九品毛有銘、李景均、文童劉運會均著以府經歷縣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賞戴藍翎；已革湖南候補知縣王揆一著開復原官，並免繳捐復銀兩；候補把總郭美南著以千總儘先補用，著賞加守備銜；水師儘先副將李濟清著賞加總兵銜；儘先都司劉德亮著以游擊儘先升用，著賞加參將銜；儘先參將孫昌凱著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李定升並以游擊儘先升用，著賞加參將銜；儘先守備何昌登著以都司儘先升用，並賞換花翎；儘先選用知府蕭翰慶著賞加道銜；儘先參將孫昌國著賞加副將銜；儘先守備丁義方著以都司儘先選用，並賞加游擊銜；儘先守備李升元著以游擊儘先選用，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等查明擇尤請獎，候朕施恩。該部知道。欽此。

再，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忠勇誠篤，其才力能統數萬之衆，而並不以權術駕馭爲能，良由待人以誠，處事當理，故能士卒感恩，所向成功，卽如馬隊水師各有管帶，偶與李續賓共事，則彼此輯和，互相策應；又如臣胡林翼撫標勇丁一萬餘人，歸其統帶，無不心悅誠服，樂爲之用。臣竊計戡亂之略，得賢爲本，如李續賓之才識，必可獨當大任，爲國家之棟梁。查皖省自三年以後，賊匪久踞，百姓流離失所，令人酸鼻，而穎亳壽春等處，民與賊久無區別，皖省兵勇怯懦冗雜，旋潰旋集，勇與賊亦無區別；若不及時肅清，後患滋大。李續賓秉性剛正，嚴毅無私，在鄂在潯，與臣同事最久，凡所諮謀，無不同心協力，皖省形勢緊要，目前大計，自應以九江得勝之陸師，渡江勦辦，先清北岸，而後再及於江南；水師則先清安慶，而以餘力分討金陵，或再以餘力調入蘇杭太湖等處，此固全局所關，不容稍分畛域者也。都興阿所部兵力不多，只能專顧一路，而皖省地勢，則必分兵三路，乃能得力；又必先勦安慶六安城外各處之賊，俟各路賊勢勦殺已盡，則安慶省城攻取自易，否則頓兵城下，動淹歲月，而賊又於



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此又兵機之必當審重者也。惟李續賓越竟遠征，應否加銜專奏，以一事權，而免牽制，出自聖恩。至此次克復九江，李續賓應推首功，楊載福亦勞績尤著，惟均系一二品大員，應候聖裁。

上諭：「官文等奏：『九江克復，逆匪盡殲。』一摺，覽奏欣慰已明，降諭旨將該大臣等分別加恩獎敘矣。粵逆占踞九江，久攻未克，經楊載福等督兵不分晝夜，水陸環攻，並開挖地道，轟塌城垣，將弁兵勇均各奮力先登，將堅城克復，殲賊至一萬六七千名之多，不留餘孽。勤辦實屬奮勇，深堪嘉尚。此時除分兵留守九江外，楊載福、李續賓等統領得勝之師，分道東征，應先往何處著即乘此聲威，妥速籌辦。現在和春等圍攻金陵，屢獲勝仗，尙屬得手，惟因浙西告警，江南迭次撥兵至衢州助勤，鄧紹良一軍亦因賊匪欲內竄，東壩、高淳一帶防勤兼施，兵力實形單薄。九江兵勇共有若干，如可分兵援應他處，即著抽撥二三千名，派委得力將備帶赴鄧紹良軍營聽候該提督調遣，既可防守寧國等處內竄之路，設或浙中喫緊，亦可調往援勤。楊載福等水師仍當迅速東下，節節勤除，即可與江南師船聯絡一氣，一旦金陵克復，太平、蕪湖一帶竄匪必多，此時先為肅清，日後易於勤辦。李續賓已加巡撫銜，出境後準其專摺奏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再，此次克復九江城池，都司朱春堂、劉正南、守備銜千總謝芝輝、藍翎千總葉定海、尹得榮、藍翎把總蕭楚勝、譚占秋、陳仕炳、把總李續佳、毛汀泗、李林盛、藍翎外委鄧榮堂、李光耿、王功義、外委舒才錦、黃澤和均因首先登陣，被傷殞命，實堪憫惻，相應籲懇天恩，飭部加等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此次傷亡員弁兵勇，容再查明另案請卹。理合附片陳明。

謹按此片於四月二十四日接奉旨準。

上諭：「昨因官文等馳奏：『九江克復，已諭令該大臣等，除分兵留守九江外，楊載福、李續賓等統領得勝之師，分道東征，應先往何處即行妥速籌辦。』本日據勝保等奏：『現在攻取六安，屢次克捷，功已垂成，惟官兵



僅有二千餘名，不敷攻勦，附近賊船尚有數百，竄突堪虞；所調豫省官兵，又因歸陳防堵，不能即時前往，必須厚集兵力，方可迅復州城。福濟亦以廬州兵力不敷，奏請添兵。著李續賓即帶九江得勝之師，先行馳赴六安，會同勝保等奮力圍攻。俟六安克復，再赴廬州一帶，相度情形，先其所急，次第攻勦。該藩司奮勇過人，乘此聲威，諒必能所向成功。其宿太一路賊匪，並著都興阿迅速勦除，毋令蔓延。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 各軍攻勦麻城大獲勝仗疏（四月十四日督發）

竊皖省大股逆匪，間道竄陷麻城，前將調派各路水陸馬步前往攻勦情形，馳奏在案。自來該逆，踞城負固，以守險築壘為長技。臣官文、臣胡林翼前於添調候選道李續宜統兵起行之日，已偵知該逆於城外廣築堅壘，以阻我師，當即密授機宜，馳往勦辦。三月二十七日，李續宜率各軍抵麻城後，連日審察賊情地勢，賊於城門加設木柵，城上密布礮石滾木，西門外築壘十一座，南門外築壘九座，北門繞至東門外，延八九里，築壘三十八座，壁壘高峻，壕溝層壘，儼若天塹。李續宜與副都統舒保商議進兵，於四月初二日卯刻，以副將張文煥等率信中等營為伏兵，何紹彩等率正仁等營張旗以出，舒保派馬隊四十四輔之，攻南門賊壘；又以黃日勝等率左仁等營張旗以出，而以朱品隆等率湘前等營為伏兵，舒保派馬隊四十四輔之，攻西門賊壘。李續宜自率湘副中營以蔣凝學率湘左營，巢日昇率信左營為伏兵，周寬世等率湘後等營張旗以出，舒保自率馬隊一百六十四往來策應，攻東北兩門賊壘。布置甫定，見該逆旗矛遍野，率眾抗拒，賊約二萬數千，勢甚披猖。我軍極力勦殺，伏兵層出，旁抄橫截，連斃悍賊百餘，賊遂敗入壘中，憑牆施礮，兵勇奮臂直前，以低頭避礮為恥，力攻三時，踏破北路各壘，殺賊千數百；又乘勝攻破東路各壘，殺賊亦千數；其時西路官兵，聞東北兩路得手，愈攻愈力，都司謝國



俊千總熊世定等首先登壘，中礮陣亡；各勇奮力衝入，西路各壘同時焚毀，馬步殺賊約二千名；餘賊奔赴南門守壘，又於朝聖門出賊四五千入壘助守，鎗礮如雨；副將張文煥奮不顧身，大呼先登，已入壘牆，中礮殞命；各弁勇憤恨切齒，拚死擁入，擒斬悍賊千餘，南路賊壘一律毀平，餘賊盡退入城內死守。我軍值天晚收隊，綜計是日殺賊五千數百，生擒七百餘名，內偽總制陳天發、偽將軍李天開及偽指揮石元亨等二十三名，奪獲大小礮九尊，旗械無數。訊據生擒賊供：「逆渠陳四眼狗即陳天豫，自去夏斬黃敗後，峙糧添黨，蓄銳已久，遂勾結捻首張落刑、龔瞎子等匪黨三四萬衆，詐稱十萬，竄入麻城，進窺武漢黃州」等語。當即分別正法。現仍設計攻城等情，由舒保、李續宜飛報前來。臣等查麻城踞賊初勢猖獗之至，經舒保、李續宜等合力攻勦，掃平堅壘，該逆外勢已失，惟英、霍、宿太之賊，又分三股上竄，欲援麻城；已飭唐訓方等同兵防勦。現值下游九江踞賊盡數殲滅，則麻城賊勢自孤，無由逞志；除仍飛飭舒保等激勵士卒，加勁圍勦，迅圖蕝事，或有竄逸逆匪，即當無分畛域，跟蹤追勦，仰慰宸懷外，副將張文煥忠勇素著，三月二十五日打仗身受矛傷，此次裏創出隊，首先登壘，中礮陣亡，尤堪憫惻，應請從優照總兵例議卹；又陣亡之藍翎都司謝國俊，請照游擊例議卹；藍翎千總熊世定，請昭守備例議卹；藍翎把總許國秦、杜志立，把總朱瑞武、黃梅素，均請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李承祿、周楚德，請均照把總例議卹。出自天恩，其餘傷亡勇丁，並出力員弁兵勇，容分別查明，再行籲懇恩施。謹將四月初二日攻勦麻城踞逆，掃平賊壘，大獲勝仗情形，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再，副將鮑超，靈營哨官儘先遇缺即補都司胡達，帶兵隨往麻城勦賊，於三月二十七日，在麻城所屬之黃土崗地方打仗陣亡；又參將石清吉，飛虎營哨官花翎儘先千總李子珍，於三月二十六日進攻涼亭河賊匪，打仗陣亡。據各該統領查明呈報前來，臣等查該員等臨陣捐軀，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均照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奏。



謹按：此摺片均於四月二十七日接奉旨準。

再九江形勢，西挹武昌，東引皖口，實南昌之頭目，而湖廣江南之腰膂也。得之難，守之亦不易，應由鄂省留兵代防湖口、彭澤、小姑山、華陽鎮均爲九江之唇齒，湖口尤爲彭蠡之咽喉。漢書所謂「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者」，誠爲切中形勢。自昔經畫江南，必以此爲重鎮矣。亦應由鄂省分兵代守，鄂省以五萬三千人戰於江皖之境，不僅兵事無分畛域，卽餉糈亦不容推諉。惟查九江地方善後事宜，大有關係，必得廉幹大員以資鎮撫，且鹽課關稅經理得人，亦可稍助軍糈。東征之師，應於九江設轉運糧臺，則軍餉軍火由鄂起運者，中道有歸宿之處，呼應較靈，轉輸亦捷。查有本任廣饒九南道沈葆楨忠直廉幹，才堪應變，現駐廣信府城，應請旨特派沈葆楨辦理九江轉運糧臺，並飭速回九江本任，實於地方軍務均有裨益。此江西九江一路布置之大概情形也。李續賓擬酌帶湘軍及撫標各營渡江，先清皖北，而後再議皖南，皖省自宿太以及舒桐，賊勢蔓延已久，且與廬州文報不通道途，中梗楚軍遠征，錢糧軍火均有本營長夫自行運送，惟是深入皖境，離江岸較遠，則米糧軍火轉運不易，且李續賓每逢大戰，必預飭各營添雇民夫，趕運一月軍需，故能與賊久持，而操縱在手，不虞匱乏。客兵遠征，若無地方大員隨同照料，亦覺呼應不靈，應請飭下安徽撫臣迅派廉明大員，繞赴都興、阿、李續賓行營，另設隨營支應局，會同湖北委員經理，庶統兵大員不致分心軍需，得以一意討賊。所復皖省州縣，除緊要關隘之外，必難處處代守，應及時設立官長，舉行團練，以期得力。此又皖北一帶之大概情形也。至湖北分戰分防，月餉二十六萬有餘，加以每月協濟湖口、彭玉麟、吉安、劉騰鶴等軍餉二萬餘兩，又自七年設局造船製辦軍火軍裝，本年二月以後，九江之雲梯地道工費既繁，卹賞尤鉅，卽如兩月之內，費火藥礮子各五十餘萬觔，其餘軍裝無一不取給於鄂省，每月所需已逾三十萬兩，其分濟李孟羣、李元度各營軍餉，尙不在此數內。本省竭力籌畫悉索，以應江皖之師，釐金鹽課搜括靡遺，官俸營餉暫爲挪借，實已不遺餘力。查山西、陝西、四川每月



奏定協餉各五萬兩，歷年以來，均未如數如期；本年正月至於四月，惟山西解到一萬兩，陝西解到二萬兩，四川解到三萬兩，支絀情形，更甚於昔。臣等亦深知時事艱難，挹注不易，供應軍糈，絕無推諉。然以東征江皖，五萬餘人之食，責之湖北一省，力實未逮。應請旨飭下四川、山西、陝西迅速協濟，庶東征之師，免致匱乏。所有楚軍越境，勦賊擬設轉運糧臺，並籌餉項緣由，謹附片陳奏。

上諭：「前因楚軍攻克九江，諭令李續賓統領得勝之師，馳赴六安會勦。其宿太一路賊匪，即令都興阿統兵勦辦。本日據官文等奏：『九江湖口等處，由鄂省分兵防守，李續賓擬酌帶兵勇渡江，先清皖北，再議皖南，並於九江設立糧臺，轉運軍火』等語。所籌進勦機宜，與前降諭旨相符。其以九江為扼要，更屬切中形勢，即照所議辦理。惟九江道沈葆楨久在廣信，深得民心，現在江西賊匪竄入浙境，廣信郡城正當喫重。沈葆楨尚未可調回本任，所有九江設立糧臺，著官文、胡林翼另派廉幹大員，妥為經理。至楚兵深入皖境，米糧軍火，必須地方官員隨同照料，呼應較靈。即著福濟派員繞道分赴都興、阿、李續賓行營，設立隨營支應局，會同楚省委員辦理。其糧臺等項，恐皖省無從措辦，仍著由湖北籌撥接濟。至各州縣克復以後，自難處處留兵防守，著即責成福濟慎選賢良，安輯難民，辦理團練，自行保衛。倘有竄匪，即由皖兵策應，方可以次肅清。福濟務當振刷精神，悉心籌畫，以期相與有成。官文等所請飭催協餉，已諭令四川、山西、陝西各督撫迅速籌撥解鄂矣。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上諭：「昨據官文等奏：『九江克復，擬令李續賓帶兵先清皖北，再議皖南。』當經諭令李續賓先赴六安。本日據朱鳳標、許乃普、沈兆霖奏：『浙省軍情緊急，請飭李續賓到任，即可辦理軍務。』等語。浙江省自江西賊匪由廣豐竄入後，連陷江西常山、開化、處州等郡邑，圍攻衢州，上游各府悉行震動。現在福興、周天受等帶兵分勦，兵力本尚不足。李續賓本任浙江藩司，新克九江，聲威頗壯。著官文、都興、阿、胡林翼將皖北一路進



勦事情，應派何員接辦，熟爲籌酌，卽飭李續賓簡帶所部精兵，迅速赴浙，其應否由南昌饒信直抵常山，抑或由蘇入浙，路尙可通，並着李續賓酌量遵行，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 奏陳皖賊繞竄黃安官軍攻勦獲勝並九江撥營上援疏（四月二十三日督發）

臣等於本年四月十四日，曾將副都統舒保道員李續宜等攻勦麻城踞逆，掃平賊壘，大獲勝仗情形，馳奏在案。查麻城之賊，踞城死守，自應四面圍勦，以期一鼓而殲，惟地勢平行，無險可阨，必須厚集兵力，抽調九江援師，以成合圍之勢，乃援兵尙未遽集，而安慶、六安、太湖、潛山、英山、霍山均有大股賊匪，分擾黃梅、廣濟、蘄州、蘄水、羅田等州縣邊境，以圖援應麻城之賊，警報迭至，防不勝防。均經各路官軍往來堵勦，乃賊計詭譎，飄忽靡常，又有另股七八千人由皖而豫，於四月十三日繞入光山、商城、黃安三縣交界之舊飯店間道疾馳，十四日卽竄入黃安。先是臣胡林翼曾派知府銜補用同知直隸州何忠駿督帶信後營、平江右營共千人往保黃安縣城，尙未到防，而賊已猝至，其麻城兵力合圍，尙嫌力弱，黃安繼失，不能不先其所急，李續宜卽於麻城各營內調派副將趙克彰等率奇右營、副左營、正仁營、左仁營、信營二千五百人，隨同舒保馬隊二百名馳援黃安，連日冒雨遊行，十六日馳抵黃安，距城十里，賊乘我初至，營壘未定，蜂擁來撲，我軍屹立不動，俟其逼近，齊出擊之，賊大敗，斬擒二百餘名，奪獲馬匹、旗幟器械數百件，追殺三四里而返，始冒雨安立營壘。十七、十八等日，雨益大，溪漲陡發，不能渡河，十九日稍霽，二十日舒保令趙克彰等以湘副左營、正仁營、由南路進，奇右營、左仁營、信營、由東路進，信後營、平江右營、由東北路進，各以一哨至城下誘賊，餘皆捲旗伏於山後，又令宋埠團勇於偏北誘之，舒保則自率馬隊往來抄擊，賊果分門大出，突過田壠，我軍鏖戰約兩時，伏兵盡出，舒保親督馬隊由西而北抄擊之，賊大敗，我軍追至城下，乘勝踏毀賊壘五座，斬擒無算，而賊於城下密排木椿竹簽，城上則層壘礮石滾木，抵死抗拒，



不能攻入。日暮收隊，此另股之賊，由河南光山竄入黃安，舒保等督率馬步馳勦，此十六日、二十日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九江已復，水陸東下，必先清北岸皖豫之賊，乃無後慮。且麻城之賊，尙未合圍，黃安之賊，更虞旁竄。因檄飭浙江藩司李續賓將九江、湖口等處派兵留防，而以智營、前仁營、後仁營先行上駐德安，遏賊北竄之路。李續賓自率中營、右營、副右等營，於四月二十二日，取道黃陂，會同舒保等兩路夾攻。俟黃安收復之後，并力麻城，再行分撥肅清皖豫，節節掃蕩，直達安慶。謹將皖賊另股由河南光山邊境竄入黃安，抽撥馬步連次攻勦獲勝，並九江撥援情形，合詞恭摺馳奏。現署黃安縣事羅田縣知縣林基，督帶團勇先期駐紮麻城邊界，究屬疏於防範，應請旨革職，暫行留任，責令留營效力。其督帶信後營平江右營之知府銜留補湖北同知直隸州何忠駿，救援亦屬稍遲，應請旨摘去頂戴，仍飭督勇殺賊，以觀後效。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謹按疏內所劾各員，於五月初八日接奉旨準。

### 奏陳北路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赴浙疏（八年五月初二日督發）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昨據官文等奏：『九江克復，擬令李續賓帶兵先清皖北，再議皖南。』當經諭令李續賓先赴六安。本日據朱鳳標、許乃普、沈北霖奏：『浙省軍情緊急，請飭李續賓到任，即可辦理軍務。』等語。浙江省自江西賊匪由廣豐竄入後，連陷江山、常山、開化、處州等郡邑，圍攻衢州，上游各府悉行震動。現在福興、周天受等帶兵分勦，兵力本尙不足。李續賓本任浙江藩司，新克九江，聲威頗壯，著官文、都興阿、胡翼林將皖北一路進勦事宜，應派何員接辦，熟為籌酌，即飭李續賓簡帶所部精兵，迅速赴浙，其應否由南昌、饒信直抵常山，抑或由蘇入浙，路尙可通，並著李續賓酌量遵行，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等查浙江為財賦之重地，東南之奧區，江西賊匪自廣豐竄入，連陷郡縣。臣等每接



探報，寢食難安。前於二月二十八日奏請，飭調李元度一軍由江西往援，並分給軍餉軍械，誠以大局所關，不敢稍分畛域。茲奉寄諭：「飭李續賓迅速赴浙江藩司本任。」自當欽遵辦理。惟近日楚省軍情，與異日皖豫軍情，思慮預防，隱憂方切，有不敢不直陳於聖主之前者。麻城之賊首陳玉成，糾合皖省各路逆匪，負隅自固，多至二三萬人，我軍以六千人扼其西南，而尚缺其東北，賊勢多於兵力，不止五倍。地勢平衍，無險可扼，必俟黃安收復，厚集兵力，乃能并力圍剿。其黃安另股賊匪，不過七八千人，自黃安失而德安、安陸、襄陽各郡縣均已戒嚴，設使稍有侵軼，勢必乘虛北竄。後患何可勝言？李續賓於九江克復之後，三日督率五營先行上援，於四月二十六日馳抵黃安城外，竊計黃安之賊迅速撲滅，必應以全力圍剿麻城。如能使逆首聚殲於楚，則不僅楚省之邊患可紓，即皖豫之兵機亦利。倘圍未合而賊已敗走，豫皖兩省兵力較單，必應由楚分兵追剿，以爲北路聲援。臣等察看情形，二三月之內，必難分兵援浙。此楚省近日之大概軍情也。至皖省賊匪盤踞，已閱六年，百姓流離困苦，亟應早爲削平，以弭後患。自六安克復，賊勢已并趨上游，英霍宿太等處，警報迭至，都興阿所部馬隊堪戰之士，不足千名，步軍如副將鮑超等驍勇有餘，未能獨任，况已調援麻城下游，更形單弱，必待李續賓合力進剿，乃可得力。如皖省軍營招納亡命，旋集旋潰，近年以來，投效軍營之人，半多貪人敗類，若統兵大員漫無節制，濫行收錄，不僅無補戰守之機，實卽大爲軍國之憂。兼以穎亳一帶，亂民蜂起，滋蔓難圖，必應以都興阿、李續賓並力勦辦，節節掃蕩，能將髮逆盡殲，則莠民亦且革心。此又皖省軍務之大概情形也。在浙江財賦重地，關係東南大局，其情形較重於皖省，而皖省控引江淮，界連徐豫，切近中原腹地，形勢亦尤關緊要。賊在金陵，此固其所必爭之地也。臣等原與湖南各軍密約，以湖南之力清江西，以湖北之力清安徽，而湖北并協籌江西之吉安，又代防江西之湖口、彭澤、九江等處，並兼籌鄱湖、彭玉麟等軍，然後以全力注於皖北。在臣等援浙援皖事同一例，本無此疆彼界之心。惟查李續賓一軍攻堅太久，瘡痍滿目，日前函請另募新兵三千，冀以彌縫其闕，刻下分防九江、湖口、



小孤、彭澤、華陽等處共六千餘人；調赴麻城、黃安、黃州、德安各路共一萬餘人，若令將所部全數赴浙，則楚、豫、皖三省賊擾之處，實形空虛。江北之賊，殲滅無期，若另行添募，勢非三月不能成軍，千里赴援，本難剋期而至。浙江軍情萬緊，尤恐緩不應急。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於金陵各營，選擇大將，如提督張國樑等，酌派一員，必可制此兇鋒。且程途較近，救援較速，仍俟楚省軍務稍平，察看緩急情形，再行具奏。臣等竊議各路之賊未盡，則金陵之克復難期，似以先清各路之賊，而後並力於金陵，則兵事較為順手。且賊之狡悍，憤戰應以石達開、陳玉成爲尤著。一趨浙江，一趨湖北，察看情形，尙無急援金陵之勢，似應於金陵再行抽撥應援，較爲直捷。所有江北緊要情形，李續賓暫難啓程赴浙緣由，理合恭摺馳奏。

上諭：「前因浙省軍情緊急，諭令官文等即飭李續賓迅速赴浙。茲據該大臣等奏稱：『自黃安失守，德安、安陸、襄陽各郡縣均已戒嚴，李續賓於九江克復之後，督兵上援黃安，俟賊匪撲滅，再當圍勦麻城。皖省賊勢已並趨英、霍、宿、太等處，應以都興阿、李續賓節節掃蕩。若令該藩司赴浙，則楚、豫、皖三省空虛。』等語。所奏自係實在情形。浙江處州被陷，各隘均屬喫緊，先後由和春等派總兵周天受、明安泰、周天培等馳往援勦，並令和春督辦江浙兩省軍務，前赴浙江統率諸軍。該省兵力已厚，諒可無虞竄突。李續賓現在黃安勦賊，即著毋庸赴浙。該大臣等以皖省形勢爲賊所必爭，擬各路肅清，以全力注於皖北，係通籌全局起見，著官文、都興阿、胡林翼即相度機宜，妥籌辦理可也。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再，水師副左營守備銜千總張大田，係湖南善化縣人，歷隨楊載福征勦，頗稱勇敢，著有勞績。咸豐六年十一月內，攻克武昌省城，被賊鎗子傷中頭骨，嗣因傷病舉發，請假回籍醫調。茲查該弁已成殘廢，不能起用，惟家道貧寒，莫資養贍。經該管水師營官副將陳金鷲查明，呈由楊載福咨請奏懇給予俸銀，以資餘年。等因。前來。臣伏查武職官弁勦賊立功，受傷成廢歸籍者，例準給與俸銀，以示體卹。茲守備銜千總張大田攻克武昌省城受



傷已成殘廢，殊堪憫惻！相應懇天恩，俯準敕部將張大田照實任官例議給全俸，準其在籍支食，以資養贍而示體卹。出自鴻施，謹附片陳奏。

### 卷三十

#### 恭謝恩加太子太保銜疏（八年五月初六日）

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官文、胡林翼均着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欽此。」竊臣忝膺曁寄，謬與師干，鼓鼙未靖於邊聲，烽火尙驚夫郵訊，仰承宸訓，祇遵肇畫以施行；下賴衆長，克奏膚功於戡定。迺以一城之倖復，特邀九陛之殊恩，許偕上將以酬庸，微勞必錄，寵錫崇銜而備職，清秩叨陪，聞命自天，悚顛無地。臣惟有多方淬厲，隨處慎勤，先清北鄙之塵，載定東征之策，竭下乘蹇疲之力，丹忱儼對乎辰居，繁羣材師濟之能，素食彌漸乎寅亮。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奏陳被擾受旱州縣懇恩豁免徵收疏（五月初六日督發）

竊照湖北省咸豐六年，各屬被水受旱田地，暨江夏、漢陽二縣賊擾過甚，漢川縣挖濠地畝，應徵錢漕等項，業經臣等於是年十二月初三日，奏奉上諭，分別蠲緩豁免，並於摺內聲明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迭被賊擾，應俟全楚肅清，彙入全省善後案內查辦在案。茲據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詳稱：「現在查辦六、七兩年奏銷各該州縣六年漕糧，應即入冊以核考成。」行據該管道府查明，咸豐五年二月，賊匪竄陷省城，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各州縣蔓延擾害，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隨擾隨踞，雖有克復，旋又失守，農業人等，蕩析離居，不遑耕作，即偏僻處所，賊蹤未



至，略有播種；又值六年入夏以後，雨澤稀少，曠乾黃萎，有種無收。維時雖據各屬稟未開徵，均因州縣地方，半爲賊踞，辦理防勦，未能委勤。迨六年十一月內，省城克復，始漸肅清。民間傾覆流離，家業罄盡，強悍流爲盜寇，善良覓食四方，小民任土作貢，田地荒蕪，賦無所出，而武昌、黃州所屬士民，深明大義，或捐輸助餉，或越境勦賊，義憤所激，出於至誠。又武昌府額征龍坑湖課銀二十五兩，漢陽府額征房稅銀六十兩，商稅等銀三百五十六兩六錢三分三釐，並船牙當稅銀兩，黃州府額徵南北乾魚府鈔等銀八十二兩一錢四分八釐，均因賊匪擾踞，並未開征，由該司道覈明，一併詳請具奏，豁免前來。臣等伏查各屬水旱成災，例應勘明成災分數，分別撫賑蠲緩，蠲贖銀米，分年帶征。今武昌等州縣被擾受旱，人口逃亡，屋宇焚燬，其顛連困苦，較之水旱災荒，爲尤甚。現在各該州縣被擾受旱情形，固難補勘，即使分別蠲緩，以蠲贖銀米分年帶征，亦恐鞭扑追呼，無裨國謀，而武黃所屬紳民，當廢時失業之餘，猶復毀家紓難，敵愾同仇，值此綏輯災黎，培養元氣，損上益下，民命攸關，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十四州縣，咸豐六年錢糧、漕米、南米、蘆課、雜稅等項，並屯坐各衛屯餉錢糧，武昌、漢陽、黃州三府應征湖課、房稅、商稅、船牙、當稅、南北乾魚府鈔等銀，渥沛恩施，邀免勘辦成災分數，一律全行豁免，以廣皇仁，而甦民困。俟奉諭旨刊刻騰黃，徧行曉諭，仍先飭取該管道府層遞印結，如查有不肖官役，私征侵蝕，卽由臣等嚴參究辦。至咸豐二、三、四、五等年錢漕銀米，有請豁免，及展緩遞緩者，仍照從前奏案，俟部案抄發，統歸善後案內查辦。所有請豁武昌等州縣衛咸豐六年錢漕銀米暨武漢黃三府稅課等銀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謹按此疏於七月十六日接奉旨準。

再，水師副左營哨官守備銜千總張大田，係湖南善化縣人，由水勇歷保今職。咸豐六年十一月內，攻克武昌省城，礮子傷腦，醫調無效，已成殘廢。查該員自勦賊以來，每臨戰陣，無不奮勇爭先，茲以礮子傷腦成廢，殊堪



矜憫！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將守備銜千總張大田照實任守備例，準其在籍支食全俸，俾資養贍，以昭激勵，而示矜恤。出自皇上逾格鴻施。又查水師正前營花翎守備戴洪亮於本年二月十三日，在華陽鎮打仗陣亡；又水師副左營藍翎外委郭得雲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九江打仗陣亡。該員等奮力勦賊，臨陣捐軀，殊堪憫惻！併懇敕部將戴洪亮照部司例，郭得雲照把總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附片陳奏。

硃批：「除張大田另有旨外，戴洪亮等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 官軍連復黃安麻城越境追勦並移兵防勦太湖等處疏（五月十一日督發）

竊照皖匪竄陷麻城，復有另股由光山竄入黃安，均經臣等先後奏明在案。浙江藩司李續賓於四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馳抵黃安，二十八日於北門外督隊進攻，該逆抵死抗拒，我軍鎗礮齊施，斃賊一百餘名，平其四壘。五月初一日，奇右營副左營正仁營左仁營過河屯紮。初二日，副都統舒保率馬隊分布於城之西南，何忠駿率平江右營何英、魏福昌各率所部，列隊城西，賊徑來撲。舒保馬隊往來衝突，鎗箭齊發，李續賓以劈山礮轟之，賊衆應聲而倒。忽西南兩門另出大股，謝永祜、何忠駿以排礮迎擊，李續賓繞擊其中，副將何紹彩、胡裕發兜擊其右；時北門之賊見我兵轉戰而西，又出一股，乘虛而至。副將趙克彰、黃勝日併力鏖戰，適已革黃安縣知縣林基、宋埠團練把總胡世英等，各督團勇兜圍截殺，逼至麥田之中。忽旌旗突起，鎗礮如雷，則李續賓先以四哨捲旗而伏也。賊大潰，棄械而逃，馬隊縱橫馳驟，將賊衝開，頃刻即為數十段，轟斃殺斃互相踐踏，約一千數百名，屍相枕藉。生擒一百餘名，訊據供稱：「偽劉丞相偽余先鋒偽馬檢點偽指揮偽司馬等數十人，皆殲斃陣前。」日晡收隊。是夜四更時，賊開北門潛逃，李續賓率各營銜枚暗伏，候其出城，截殺多名，並追殺四五里。舒保、何忠駿隔河聞信，亦趕至跟追三十餘里，殺賊無算。先是蕭積仰駐兵於殷家河，為黃安赴麻城要路，我兵追賊至此，復截



而殺之，又斃數百人，其逃入麻城者，特十之一二，此克復黃安縣城之實在情形也。麻城之賊，連日閉伏不出，夜則以數千人或數百人驚擾我營，我兵嚴陣以待，每出隊，賊即入城不出，黃安克復，賊於初四夜四鼓不戰而遁。道員李續宜、副將鮑超親率馬步，日夜窮追，沿途殺斃一千餘名。又六十里至黃土岡，賊飢困不能行，賴仆於道者，馬隊踏屍而過，步兵就而戮之。又四十里至玉屏港，殺斃一千餘名，現已追至豫省之兩路口，又進追至商城之草鞋店，沿途追斃，實斃賊三千餘名。據生擒之賊供稱：「欲竄河南商城，仍乘隙再圖德安、襄陽」等語。李續賓等初七日來稟：「我軍尚在窮追，務期斃除淨盡。」此五月初四日收復麻城縣城，並連日越境追斃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查此次皖匪竄入楚邊，原欲上窺漢陽，德安下援九江，迨潯賊全屠，羣醜膽落，李續賓又即統師星夜上援，臣等亦先於武漢黃德內湖外江水陸各要隘層層分布，力遏竄路，該逆一隅負固，援絕計窮，乃得迅速藏事，惟太湖、潛山、英霍之賊，出沒不常，而黃梅、廣濟、蘄州、蘄水、羅田等處，警報數至，茲黃安、麻城賊蹤已盡，自應以得勝之師，越境追斃，節節掃蕩，以期皖豫一律肅清，庶賊匪上犯無路，亦免北竄之虞。所有此次克復縣城及追斃出力之員弁兵勇，可否由臣等擇尤酌保，仰候恩施。又知府銜湖北候補同知直隸州何忠駿，前以救援稍遲，請旨摘去頂戴，茲同各營勦賊，迅復城池，尙知愧奮，可否開復頂戴，出自聖恩。其陣亡之千總陳定發，請照守備例，把總黃東海、賀福堂，均請照千總例，藍翎外委龍長銀、廖鵬程、劉芳林、周有亮、唐雲華，外委李正和、蕭意陽，擬保外委殷洪發，均請照把總例議卹。又烏鎗營正紅旗常海佐領下披甲委官富明阿，於四月二十日在黃安打仗陣亡，應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傷亡員弁，容再查明辦理，所有官兵克復黃安、麻城及移兵進斃太湖、潛山、英霍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謹按疏內所請開復議卹各員，於五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再，浙江軍情緊急，藩司李續賓暫難起程赴援，業經臣等將皖豫切要情形，縷悉奏陳在案。探聞江西撫州



於四月二十日克復，建昌亦探報收復，皆道員蕭啓江等之力；臣等再四思維，江西撫建既克，惟餘吉安一府，有湖南派往援勦之曾國荃及湖北派往援勦之劉騰鶴等，足敷勦辦。蕭啓江兵力甚厚，其所帶之勇，多係侍郎臣曾國藩及羅澤南等舊部，久經戰陣，其張運蘭、王開化、劉芳貴等所部勇丁，尤多精銳。若酌量情形，再行抽調，共計不下精兵萬餘，聲威甚壯。且吉安久經合圍，撫建餘匪，盡竄浙閩地界，則江西之兵力，實屬有餘。應就近由祁門、甯國一路先行馳援杭州，繞出賊前，竭力堵勦，其程途既近，其應援自捷，必能有濟。李續賓自麻城、黃安克復，現已帶兵追賊，前往豫省，商城暫難即撤，必當乘勢先清皖北，相機進取。再刻下情形，金陵賊勢窮蹙，非全力注於浙江，即分枝上犯皖鄂。鄂省自咸豐二年，至於八年，迭被賊匪竄擾，鄂爲南北之樞紐，賊所必爭，故六七年之中，無日不與兵事相因。九江雖復，而皖北未平，竊計目今大局，守於境內，不如勤於境外。臣等之急於援皖，實因皖省切近中原腹地，必宜及早肅清也。相應請旨飭下江西、湖南撫臣迅飭蕭啓江、張運蘭、王開化、劉芳貴等各率所部，就近兼程，先行赴援浙江，以期利捷。臣等仍察看河南、皖北情形，緩急再行隨時奏明辦理。謹附片陳奏。

### 協濟江西廣西兵餉附片（五月十四日）

江西兵多餉絀，近年艱窘情形，較甚於他省。撫臣耆齡迭次咨函來鄂，囑即酌量籌款墊撥。臣等自應勉力籌措，以全大局。所有自鄂派援江西之湘寶及水陸等營，除自咸豐六年起，至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止，迭次籌解銀九萬九千兩，錢五千串，業經先後奏明外，茲於本年三月初十、十七，及五月十四日，先後由武昌糧臺籌給銀二萬兩，委員解赴吉安，交補用知縣劉騰鶴副將普承堯各軍營查收，藉資接濟。又候選道李元度，經臣奏調前赴浙江，擇要扼守，因該營糧餉積欠甚鉅，於本年三月初一日，飭委府經歷高壩解銀一萬二千兩，並附解帳房軍械軍火等件，以資協濟。又內湖水師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一軍，不獨湖口、九江協勦得力，即吉安、贛州、廣信、



饒州內地千數百里水面，亦皆恃此水師杜截偷渡，陸師乃得專力圍勦。自上年九月初旬克復湖口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共解過銀三萬七千兩，錢三萬三千五百串，亦經臣奏明在案。茲自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八年五月十三日止，除軍火軍械另行開報外，共計續解銀八萬二千五百兩，均交惠湖嘉道彭玉麟兌收，勻分江西內湖內河各營水師支給口糧，以免匱乏。又前準廣西撫臣勞崇光來咨粵西餉匱，請由湖北通融借撥，當飭糧臺籌給銀六千兩，於三月二十四日交廣西來員候補同知鳳貴領解起程，除分別咨行各該省查照造報外，所有湖北續行籌解江西水陸各軍及廣西省各餉銀共計銀十二萬零五百兩，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陳奏。

陳奏逆匪大股上竄蘄界官軍大獲勝仗疏（五月十八日督發）

竊皖省太湖英霍之賊，窺伺蘄黃等屬邊境，前經臣等於克復黃安、麻城摺內，聲明移兵防勦情形，馳奏在案。五月初二日，太湖踞賊圖撲蘄州營卡，經統領訓勇北糧道唐訓方擊退後，連日偵知該逆復由安慶英山糾集大股二萬餘人，至彌陀寺、南陽河一帶築壘，都興阿、唐訓方調集馬步各營，嚴密準備。初八日卯刻，該逆分爲三股：一由彌陀鎮一由桐山衝一由黃泥坂均奔界牌石而來，距蘄州邊界僅數十里，勢甚披猖。唐訓方當派義營同知丁銳義會同游擊張嵩齡，由右路進；又游擊朱恢三率所部由左路進。唐訓方率親兵居中策應，又派昌營游擊余際昌分勇丁爲三枝，隱伏深林，仍自率馬軍與都司楊飛雄等首先迎敵。我軍甫至界牌石，見該逆漫山遍野，蜂擁而前，丁銳義以步隊衝鋒接戰，逆衆抵死抗拒，守備李東山鎗斃賊目二人，而身被羣賊矛傷四處，忍痛力戰，中礮墜馬，卽爲衆勇搶回。其時逆勢愈張，適余際昌伏勇四起，陳德園團勇亦突出夾擊，賊之中路先潰，而右路之賊屯聚山岡，排列不動，經張嵩齡設計誘之，賊果率衆下追。我軍揮旗截擊，斃賊多名。丁銳義、朱恢三等復卽指揮衆勇乘勝掩殺，又分兵直上左路山岡，四面兜勦，各處團勇亦繞抄賊之回路，殲斃賊千數百，墜



崖溺水斃者不可勝計，餘賊四散逃竄；我軍遠追數十里，燬其賊壘而還；生擒四十二名，奪獲馬匹旗械無算，我軍亦受傷數十名，訊據生擒之賊供稱：「是日陣斃偽將軍三名，檢點總制各一名。此次大股逆衆，實圖直犯蕪州，救援麻城，知我下游馬步調赴安麻，料蕪界兵單，必可逞志，初不知安麻先已克復。」等語，當將該逆等正法。十三日午後，太湖踞賊又由安吳河至桐山衝之馬槽，由白洋堡至界牌石卡外，由黃龍庵至界牌石之右，分三路放火搶擄，約五六千人；丁銳義、余際昌會商以六成隊禦之，我軍甫出，而安吳河、白洋堡兩路之賊，即退歸彌鎮；惟黃龍庵一股，因路遠未能速退，禮營訓營追之於彌鎮之上，義左營亦追及於彌鎮，賊且戰且走，而昌營義右營從石路橫截之，斃其悍賊數十人，生擒三人，三路之賊乃盡出彌鎮街口，紛紛奪路，我軍已四面圍之，賊遂踰山越嶺而逃；計共殺斃及墜崖落澗而斃者約數百人，我軍追殺至對河而止。酉刻收隊，此五月初二日至十三日，賊圖攻撲蕪州營卡，經官軍追勦迭勝之情形也。臣等查皖省匪勢蔓延，其蓄志犯楚既堅且久，臣等前於安麻克復後，屢接蕪州等屬警報，已飛調仁智等營前往會勦，並咨行李續賓撥兵援應，乃該賊料我兵單，糾衆竄擾，而駐蕪之師不滿三千名，人人奮不顧身，出奇制勝，竟能以少克衆，大獲勝仗，殺賊數千名，并其偽官踏毀賊壘十餘座，實足以寒逆膽而振軍威。皆仰賴皇上威福，將士用命。花翎儘先守備李東山，尤爲出色之員，身受重傷，尙能力戰，請以都司儘先補用；又藍翎把總浦本祥、勇丁王友生，均係首先衝鋒陷陣，浦本祥請以千總儘先補用，並加守備銜；王友生請超保以千總儘先補用，其餘受傷員弁及尤爲出力將士，容臣等分別查明，仰懇恩施，俯準保獎，以昭激勸。除仍咨行李續賓等進圖皖北，節節掃蕩，一面嚴固楚疆，以期東下之師順流無阻，仰慰宸廑外，謹將皖逆糾衆竄犯蕪界，我軍以少克衆，大獲勝仗情形，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請獎各員，於六月初二日接奉旨準。

### 條陳楚軍水陸東征籌度情形疏（五月二十二日督發）



竊惟九江克復，而江楚咽喉，賴以有備。安麻克復，而楚疆邊患，亦復稍紓。現飭李續賓等水陸各軍，乘勝進剿皖豫，先清江北，為直搗金陵之計。謹將籌策調度機宜，臚列各條，為我皇上陳之。查九江上達川楚，下通三江，為南七省咽喉，自古戰爭之地，收復匪易，防守宜嚴。臣等已撥楚軍五千駐守，其江西各路餘匪，闖入浙閩，惟餘吉安郡城，指日可期克復。則江西漸就肅清，即可抽兵萬餘，以一半益守九江，一半嚴防廣饒。既可阻浙省回竄之賊，又可拒金陵上犯之逆。再令彭玉麟水師分布江西內湖，並大江湖口、潯陽等處。又酌留楊載福水師數營，分駐小姑山、小池口、黃州、武漢要隘，以資巡防。而固水師後路。庶楊載福直達安慶，相機下駛，無反顧之虞。得以會合蕪湖紅單船，併力東征。其湖口、東流、彭澤南岸一路，再以步隊輔之。水陸相聯，聲威益壯。再聞紅單礮船，誠屬利器，足以制敵。其將弁中必多戰手，惟船身笨重，不如長龍舢板，進退攻擊，風帆便捷。其水勇聞亦性情難馴，應請密飭帶兵大員，與楊載福和衷共濟，合為一體，相機妥辦。其大江下游北岸，再由德興阿一軍分兵上行，夾攻和州。使該逆無路狂奔，且絕其歸併金陵，翦其羽翼。尤操勝算。此籌策東征各路戰守情形者一也。又都興阿馬步各軍，現駐宿太，而安慶舒桐逆賊，踞為老巢，屢次上犯。雖經我軍擊退，祇以道路紛歧，逆蹤飄忽，時形詭詐。據擒獲逆匪供稱：「該逆雖屢敗於楚軍，尚不甘心，尤思上犯。」遂致防不勝防，東擊西竄，殆無虛日。現在李續賓由英山、羅山進攻，仍於六安、商固、楚豫交界，分兵防勦。毋令竄越。其李孟羣兵勇，應先率領前赴廬州，歸福清統馭。擇留精銳，裁革冗雜，以顧東路。則皖省軍務，事權歸一。庶幾可收實效。再以勝保扼住穎亳北路，袁甲三堵禦淮徐要道，節節南逼。毋令逆賊情急北竄，再難收束。李續賓則統師由中路進攻，都興阿由宿太進兵，楊載福水師直攻安慶。使該逆首尾不能兼顧，我軍勦辦，自易得手。此籌策皖北一帶，分別進兵之機宜一也。又楚北為上游重鎮，北連皖豫，疆界互長一千餘里，條條是路，仍應嚴密設防。現擬留候選道李續宜統帶步軍，副都統舒保統帶馬隊，分駐九江、黃梅、羅田、蘄水、麻城，兼顧襄陽等處。又彭玉麟統帶內湖外江，並調撥江省內河等營水



師，並於鄂省添募勁勇二三千名，又酌派巴揚阿、安貴統帶荆州駐防旗兵馬隊二百名，並吉林、黑龍江馬隊七十餘名，及水師左光培等礮船三四營，均卽守護省垣，兼備各軍後路，緩急調遣。此又楚省上下水陸分防，以資策應者一也。又楚軍馬步水師下勤，離楚日遠，其糧餉軍裝等項，皖豫力有未逮，應仍由臣等預籌撥解。惟總計馬步水師，月需餉項卹賞等銀三十萬兩有奇，本省各路防兵，不在此數。刻下出境之師，尙須寬籌一兩月之餉，並火藥鉛丸軍械等項，載與俱行，方免停滯。而楚北頻年被擾之後，設法摒擋，實在竭蹶難支。臣惟有會商撫臣胡林翼督飭司道撙節費用，力求協濟。於鄂省多謀一分之利，卽爲江皖多益一分之餉。殫竭愚誠，無容推諉。此餉項之宜籌備者一也。又楚師出境，運送糧餉軍火等項，水陸計程一千餘里之遙，風帆雖無定期，而聲氣尙屬聯絡。若陸路由黃梅、宿太、英山、霍山解赴皖北一帶，江岸寫遠，山徑崎嶇，肩挑馱載，運解愈難。楚北委員，隔省履夫，呼應不靈。其州縣蹂躪之區，戶口流亡，更難應付。自宜由皖豫江南等省，先期選派委員，攜帶經費，探明大軍進止，分段設站，隨時轉運，以期妥速。而利遄征。此轉運糧餉之宜有定章者一也。又楚省連年兵事，用餉日久，款目紛繁，本省清釐報銷，已需時日。現在楚軍遠征，凡兵勇月餉及卹賞採辦等項，若仍遇事稟報楚省督撫臣批示而行，往返需時，卽將來由楚造報，亦滋膠轕。所有臣等酌撥楚軍餉項，隨時解交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等大營，一面將撥解銀錢各數，並向來支發口糧定章，咨明皖豫撫臣，其都興、阿等收支各數，亦卽就近造冊，在皖者咨送皖省，在豫者咨送豫省，各撫臣入於該省，仍照楚省章程銷算。旣便各該省就近稽查，以杜浮濫，並免牽入楚省，致多糾轄。此楚軍收支餉項出境後宜截清報銷者一也。又行軍離楚日遠，下游軍務，除緊要會商之件，仍由臣等彙報，其尋常戰功，均應欽遵，疊奉恩旨，由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將勦辦情形，隨時自行馳奏，速慰聖懷。惟楚軍經臣與胡林翼歷年訓練，調遣將士，誠信相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所向克捷，未便由他省調歸別部。出境後水陸各軍，應仍責成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統制，以一事權，而期得力。此兵心向背攸關，未便另移



節制者一也。又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多隆阿等各員，智勇兼備，中正無私；所部各營，紀律嚴明，再得勝保、袁甲三等和衷共濟，指日掃清江北，會師江浙，必當迅奏膚功。蓋必主將一心，則士卒乃能聯為一體；此又師克在和，關係東征大局，尤為軍情緊要者一也。以上各條，咨商都興阿、面商胡林翼，意見相同。竊念鄂居天下之中，為自來戰守必爭之地，現在楚北肅清，臣於東征軍務，自當秉承聖訓，隨時妥籌策應，以期迅掃逆氛，蕩平江皖，藉紓我聖主綏靖南服之至意。臣下愚之見，是否有當，祇候訓示遵行。並求飭下皖、豫、江南各督撫臣，及各路統兵大員，一體遵照，渥荷鴻慈，曷有既極！謹會同江甯將軍都興阿、撫臣胡林翼、合詞恭摺具奏。

上諭：「官文奏『楚軍水陸東征，籌策調度』一摺，湖北官兵克復九江、黃安、麻城，軍威已壯，自應水陸乘勝進剿。皖、豫先清江北，為直搗金陵之計。官文所籌各條，尚屬周妥。九江地勢扼要，官文等已撥兵五千駐守，江西兵勇多赴浙境追剿竄匪，能否抽兵五千，同守九江之處，著官文等知照。著齡、籌辦。楊載福師船下駛，會合蕪湖紅單船後，亦知照和春、德興、阿飭令帶兵之員，與楊載福和衷商辦。江北一帶全淪和州之賊，急欲應援金陵，德興、阿已派各營勦辦矣。擒匪回竄，懷遠、臨淮、鳳陽先後失守，勝保現駐懷遠，袁甲三折赴臨淮，亟應迅圖克復，節節南逼。李續賓由中路進攻，都興阿由宿太進兵，楊載福直攻安慶，皖北之賊，當可次第肅清。所有楚軍馬步水師，應需糧餉，仍由官文等預籌撥解，至運送糧餉軍火等項，著何桂清、福濟、英桂、瑛、先期派員攜帶經費，探明大軍進止，分段設站，隨時轉運，以利進行。至所撥楚軍餉項收支各數，在皖者咨送皖省，在豫者咨送豫省，入蘇境則咨蘇省，各該督撫，即飭承辦之員，仍照湖北章程銷算，以便稽查，而免轉轄。楚軍進剿皖、豫水陸各軍，即責成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統制，他省帶兵大員，不得調歸統轄，以一事權，而期得力。現在皖、豫兩省賊勢蔓延，官文等分飭諸軍水陸並進，實為全局關鍵。勝保、袁甲三務與都興阿、李續賓同心戮力，迅殄逆氛，以收師克在和之效。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上諭：「前因逆匪竄擾浙江，特命和春兼辦江浙兩省軍務，復因和春患病，未能即日赴浙降旨，令曾國藩馳往浙江辦理軍務矣。茲因駱秉章奏：『擬分撥楚軍援浙，並請飭曾國藩統率前往。』與前降諭旨，適相符合。據奏：『現在援江各軍，多係曾國藩舊部，如該侍郎統帶赴浙，必能將士一心，並慮及勇餉一項，江西既不能籌，浙江能否供應，尚難豫揣，擬由湖南每月籌解銀二萬兩，作為援浙勇餉。』實能統籌大局，不分畛域，著即照辦。惟湖南一省，既能兼顧浙江，湖北省亦當竭力籌畫，著官文、胡林翼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專供曾國藩一軍之用，該侍郎兵力既精，餉需又足，必當迅速奏功，已定何日起程，即著駱秉章傳旨，令該侍郎即行馳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上諭：「前據官文奏：『楚軍水陸東征，進勦皖豫，先清江北。』茲據福濟奏稱：『探聞李兆受大股，竄併滁州，攻撲清流關，請飭李續賓迅速來皖。』等語，捻首李兆受曾據勝保奏稱有投誠之意，何以復攻清流關，欲與臨淮、鳳陽巨捻勾結北竄，福濟所派參將尹善廷一軍，現在被圍甚急，總兵嵩瑞等帶兵援勦，尚恐不敷分布，袁甲三因徐州吃緊，未能前赴臨淮，若令該逆勾結鳳陽等處捻匪，則勝保一軍亦形單弱，此時皖北情形萬分緊急，著李續賓迅速前進，即由舒城、廬江圍繞而南，使捻匪粵逆不能勾結，並著官文、胡林翼飭令舒保督帶馬隊，隨同進勦，仍隨時查看皖豫兩省情形，相機策應，總期節節南逼，毋令北竄，是為至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 卷三十一

奏陳擊退彌陀鎮南陽河等處賊匪楚軍已入皖境疏（八年六月初四日督發）

竊查皖省太湖、英霍之賊，窺伺蕪黃邊境，所有五月初二日至十三日追勦迭勝情形，經臣等具奏在案；十



五日，賊進逼太湖縣彌陀鎮，沿河築壘，旗幟林立，義營同知丁銳義、昌營游擊余際昌，由桐山衝進擊，禮營守備楊作霖及訓營前隊唐啓虞、訓營左隊唐文山，由界牌進擊，訓營親兵居中策應，團勇分布山前，該逆分股迎敵，義昌兩營接仗，左路禮營接仗，右路訓營抄其後路，賊由左路先敗，右路即紛紛奔竄，我軍三路齊撲，鎗礮齊施，繼以刀矛，殺賊五六百名，生擒五人，我軍亦陣亡二人，受傷二十九人，賊退真君寺閉伏不出。十六日，探聞英山又有另股賊匪來犯，飛調麻城各營赴援，尚未到防，該逆已於十七日傾巢而出，於太湖縣彌陀鎮河岸山岡層密列陣，鎗礮齊發，我軍登高瞭望，急以訓營義營禮營穩紮界牌，以昌營遏安仁河來路，游擊余際昌、都司朱恢三由左路進逼，賊即奔潰。我軍以賊不戰而潰，必有變計，均屹立以待，旋見山溝伏賊突出，是該匪詐敗誘追，欲以伏賊截我之後也。守備唐啓虞游擊張嵩齡首先衝敵，守備楊作霖率禮營參領巴彥都楞率馬隊繼之，連開大礮，斃賊多名。時大雨如注，方欲收隊，賊回顧反撲，各路約計萬餘，一時齊至，我軍悉以刀矛短兵相接，左路爲守備楊作霖擊退，余際昌、宋恢三繞至中路奮擊，訓營義營乘賊之將敗而橫截之，守備李德彥立斬執黃旗賊二名，身受四傷，猶復奪其大礮，巴彥都楞由上游過河衝突，團勇由下游喊吶追呼，賊不知我兵多少，遂大潰，追殺七八里，其太湖縣彌陀鎮附近，賊壘木柵，全行踏平，斃賊千餘名，生擒三十名，均正法，奪大礮三尊，擡鎗三十餘桿，騾馬旗械無數，並斃首逆葉姓一名，軍中歡呼稱快。次日探悉真君寺之匪，全行遁去，我軍於十九日五鼓直逼太湖之南陽河，復分路跟追，團勇繼進，馬隊相輔而行，將及南陽河，遙見賊旗遍布，余際昌、楊作霖從左橫擊，張嵩齡、朱恢三直衝中路，未及交鋒，賊即奔潰，我軍奮力窮追，馬隊縱轡衝突，賊四散奔逃，斃四五百名，生擒四名，越嶺鳧水死者尤多，平壘三十餘座。嗣據探報：「太湖之賊，於二十日下退石牌。」同日英山之賊，亦退至黃栗杪一帶，此五月十五至十九等日，官兵連獲勝仗，並英太股匪聞風退竄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皖匪蓄志犯楚，我軍從未一日弛備，茲以得勝之師，疊次戰捷，遂使英太之賊，亦且聞風遠遁，實足以振軍威，而寒賊膽。現



在李續賓已調派相奇右營副將趙克彰，湘副左營副將胡裕發，信字營游擊謝永祜，利中營副將李存漢，利右營副將李長林，正仁營參將何紹彩，前仁營參將朱希廣，後仁營守備李運絡，左仁營游擊黃勝日，九營先期馳赴英山，探明太湖、六安等處賊情，相機進剿。李續賓自率大隊前往會合，以便肅清皖北，節節掃蕩，早紓聖慮。臣等仍嚴飭各路馬步，一並分路速進，相機會剿。此次蘄州官軍於援師未至之前，以少擊衆，五戰皆捷，卒使大股賊匪盡數敗退，楚邊一律肅清。所有尤爲出力員弁，合無仰懇天恩，準將湖北同知丁銳義，請以運同儘先升用；參將銜游擊余際昌，游擊張嵩齡，均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游擊銜儘先都司朱恢三，儘先都司唐文山，均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加參將銜儘先守備唐啓虞、李德彥、都司銜儘先守備楊作霖、夏全勝，均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唐啓虞、李德彥、夏全勝均請賞換花翎，守備銜千總陳新泰、曾鎮國，均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以示鼓勵。其餘出力員弁，可否由臣等擇尤保獎，仰候恩施。其餘陣亡員弁，兵勇容再查明辦理外，所有官兵擊退彌陀鎮、南陽河賊匪，並楚軍進駐英太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謹按：疏內請獎各員，於六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再，據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稟稱：「現在進剿皖北，營務殷繁，亟須添員勦理。」查有候選同知曾國華，前帶弁勇赴援江西，於營務甚爲諳練。茲由湖南本籍請咨赴部候選，路過湖北，以之留營幫辦，實於軍務有裨，並聲明咨部將該員先行開選等情，呈請轉奏前來。臣等查該員曾國華前在軍營甚爲得力，合無仰懇聖恩，俯念楚軍水陸東征，營務較繁，準以曾國華暫留李續賓營內幫辦，並請敕部將該員先行照例開選。俟選缺後，給咨赴部引見，出自鴻慈。除咨明部科，並將赴選咨文移送湖南巡撫臣查銷外，理合附片陳奏。

再，水師正左營哨官儘先都司胡友亮，湖南湘陰縣人，咸豐四年，隨同楊載福勦賊立功，歷保以都司留於湖北儘先補用。五年四月十二日，率領水勇焚燒武昌城外賊船，右足受礮傷甚重。七年六月，攻毀武穴內湖賊



壘，該員左手又受礮傷，筋脈已斷，給假回籍，調養未痊，實難起用，準楊載福查明咨請奏給俸銀，以資養贍等情。前來臣等查該員胡友亮躬冒矢石，歷著戰功，今因手足俱受重傷，動履維艱，殊堪憫惜，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照實任都司例議給全俸，準其在籍支食，俾養餘年，出自鴻慈，理合附片陳奏。

謹按：此片於六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密陳替署司道各員附片（六月十六日督發）

近年度支匱乏，時事維艱，先務在於理財，理財在於得人，直省錢漕、鹽課、關稅，為歲入之常經，倘辦理不得其人，則法令徒事更張，搜括胥歸中飽。臣等忝膺疆寄，深以求才為急，竊謂財用之豐歉，視乎人心之公私，而國計之盈虛，在乎吏治之勤惰。湖北錢糧，自道光年間，歲徵不及一半，上下相蒙，積習牢不可破。藩司馬秀儒心地正直，於書吏舞文勸法，尚能覺察懲治，茲以患病已久，呈請開缺，委係實在情形，如蒙俞允，查有臬司羅遵殿，公正廉明，吏治民情，尤為熟習，前於咸豐五年，以安襄鄖荆道兼署藩司，稽察州縣錢糧，認真經理，堪以就近委署其臬司一缺，查有運司銜荆宜施道莊受祺，老成練達，辦事實心，督辦宜昌鹽課，著有成效，而於刑名案牘，尤能切實講求，堪以委署。惟荆宜施道一缺，鹽務關課，極關緊要，查有候補道嚴樹森，精明幹練，才力有餘，歷任東湖、隨州、荊門、武昌各府縣，卓著循聲，遇事整頓，堪以委署。再查武昌鹽法道顧文彬，守潔才優，辦事細心，記名道員栗燿，老成穩練，辦事可靠，亦堪備擬。伏思藩臬道員，俱係請旨簡放之缺，非臣等所敢妄擬，惟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而以人事君，葑菲不遺，下體謹就訪聞最確者，合詞附片密陳，以備皇上聖明採擇。

上諭：「羅遵殿著補授湖北布政使，湖北按察使著莊受祺補授。欽此。」  
上諭：「湖北荆宜施道員缺，著嚴樹森補授。欽此。」



再、臣等於咸豐八年六月十二日，接準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五日奉諭：『前因逆匪竄擾浙江，特命和春兼辦江浙兩省軍務，復因和春患病，未能即日赴浙，降旨令曾國藩馳往浙江辦理軍務矣。』茲據駱秉章奏：『擬分撥楚軍援浙，並請飭曾國藩統率前往。』與前降諭旨適相符合，據奏：『現在援江各軍，多係曾國藩舊部，如該侍郎統帶赴浙，必能將士一心。』並慮及勇餉一項，江西既不能籌，浙江能否供應，尙難豫揣，擬由湖南每月籌解銀二萬兩，作爲援浙勇餉，實能統籌大局，不分畛域，著即照辦。惟湖南一省既能兼顧浙江，湖北省亦當竭力籌畫，著官文、胡林翼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專供曾國藩一軍之用。該侍郎兵力既精，餉需又足，必當迅速奏功，已定何日起程，即著駱秉章傳旨令該侍郎即行馳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查臣等因湘軍在江西者，如蕭啟江、王開化、張運蘭等所部，均多精銳，就近援浙，必能得力，業經奏明在案。臣等復因江西難於籌餉，擬以湖南月籌二萬兩，湖北月籌二萬兩，誠以浙江軍情緊要，東南大局關係至重，自應不分畛域，合力籌謀。前經函商定議，由湖南撫臣奏明，臣等業已行知糧臺，迅速籌辦，按月委解，茲奉上諭：『湖南一省既能兼顧浙江，湖北省亦當竭力籌畫，飭令按月籌解餉銀二萬兩，自應欽遵辦理，以期無誤要需。』昨準前兵部侍郎臣曾國藩函開：「六月初七日已由湘鄉縣起程，迅速前往浙江，其應調鄂省文武員弁，並籌商一切事宜。」臣等均逐件通商，分別妥辦，以利師行，而全大局。所有遵旨籌撥曾國藩軍餉緣由，謹合詞附片具奏。

### 奏陳漕務章程辦有成效疏（六月十六日）

竊臣於上年十月十四日，將湖北漕務積弊已久，亟應革除冗費，酌改漕章，以紓民力，而裕國賦，具摺密陳。奉硃批：「所奏實屬剴切，汝能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爲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嗣於十二月初六日，復將減漕大概情形，附片密陳。奉硃批：「知道了。欽此。」跪讀之下，仰見皇上除弊惠民之至意，欽惕莫



名。竊查湖北省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徵北漕正耗米十六萬三千石有奇，南糧正耗米十三萬八千石有奇，百餘年來，弊病叢積，其源由於冗費太多，日益增長，其流遂至浮收難禁，習爲固然。於是小民之脂膏，盡中飽於官吏，浮收不足，捏災枉緩，私徵挖徵，諸弊繼起，加以奸胥猾役，朋比爲奸，包戶刁民，把持耗蠹，各州縣以相沿日久，惟事因循，各道府又畏難苟安，轉相揜護，遂至閭閻以輸納爲苦，賦稅以延抗成風。一旦欲廓清掃除，實有積重難返之勢。然臣竊思楚北頻年兵燹，民氣凋殘，若更任其抗弊，不加整頓，必成上下交困之形。用是夙夜圖維，反覆熟計，不得不於甚難措手之中，力求釐剔之法。因與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署武昌府知府道員嚴樹森、漢陽府知府如山悉心籌議，並委署糧道署武昌府、漢陽府分歷有漕各府州縣，將向來徵收漕南細數及出入實帳，查核開呈，盡刪冗費，以清其源，明定折價，以清其流。取中飽之資，歸之上下，通飭州縣咸使遵行，刊刻示諭，宣布民間，使家喻戶曉，庶幾去其太甚，權其可行，節民財以養元氣，復正額而益公儲，似於國帑民生兩有所裨。謹將現擬章程，爲我皇上縷晰臚陳之。

一、漕糧宜定價改折也。查湖北有漕州縣，額征漕南米數多者，二萬餘石，少者千餘石，數百石，向來漕南合徵分解，本色折色參錯兼收，其徵本色也，每石或加五六斗，七八斗，或至加倍，最多有加至三石餘者；斗級倉夫多方播弄，或多取樣米，或淋尖踢斛，或拋撒溷淆，百弊叢生，備極詭詐，其收折色也，因民間錢多銀少，向俱收錢，每石折錢或六七千，或八九千，或十數千，最多竟有折至二十餘千者。此外又有由單、串票、號錢、差費等項，名目或數百文，或千餘文不等，需索多端，雖經各任撫臣嚴行申禁，終無以破其伎倆。臣查咸豐二年，因漕船停運，部文令變價解部，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今征收本色，既積弊甚深，又值停運之時，與其令州縣照舊征收，再行變價，於民無益，弊竇更多，不若一律改收折色，較易查察，惟沿襲多年，已成積重之勢，各州縣情形，亦今昔不同，必欲復一正一耗之舊，絲毫不容多取，則州縣之廉謹者，必至誤公，其不肖者，又將藉口苦累，另設取巧之法，殊非經



久之道；因飭署糧道等，親歷各州縣，查明歷屆徵收實數，傳集紳耆，令其公議核減；旋據各紳耆稟呈核減數目前來。臣復細加體察，核其向日浮收之數，及地方之肥瘠，產米之多寡，米價錢價之低昂，高下以明定折價之等差。所議之數，適中者，準之爲數；尙多者，更痛減之；其大較自四千文起，至六千五百而止；向日浮收過多者，減數不厭其多；向日浮收尙少者，減數亦從而少。如江夏縣向收每石折錢八千至十三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武昌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四百文，今減爲四千四百文；咸寧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六百文，嘉魚縣向收每石折錢十五千文，今皆減爲五千五百文；蒲圻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八百六十文，今減爲五千文；崇陽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文，通城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文，今皆減爲四千文；興國州向收每石折錢六千四百文，今減爲四千一百文；大冶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四千文，今減爲五千文；通山縣向收每石折錢五千文，今減爲四千八百文；漢川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四千二百文；黃陂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孝感縣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沔陽州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四千文；黃岡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黃梅縣向收每石折錢六千八百文，蘄州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九百六十文，羅田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蘄水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廣濟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文，今皆減爲四千五百文；潛江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天門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六百文，今皆減爲五千文；安陸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五千六百文；雲夢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七百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應城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五千八百文；隨州向收每石折錢十二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應山縣向收每石折錢九千文，今減爲六千五百文；江陵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六千文，公安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石首縣向收每石折錢十千文，監利縣向收每石折錢二十餘千文，爲通雀漕弊之最，今並減爲五千文；松滋縣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文，今減爲四千五百文；荊門直隸州向收每石折錢七千五百



文今減爲四千八百文；其水脚耗米一併在內，所有由單、串票、樣米、差費等類，概行革除。嚴飭州縣遵照改定錢數徵收，不準於此外多收分文，並曉諭花戶將改定章程，於各鄉勸石以期共見共聞，垂之久遠，永杜書役朦混愚弄之弊。至此次減定之數，除遵例價報解外，仍留有餘爲他年運解地步，而南糧亦備折放餘錢以資緩急，悉令隨同正款報解存庫。

一、北漕解數酌定節省兌費，宜暫提充餉也。查州縣征收北漕，向係兌交幫丁運京，近年停止運兌，所收北漕，應遵照部定一兩三錢之數，解交糧道庫報撥計共應解正耗銀二十一萬四千二百餘兩；又查州縣交兌北漕各幫丁，因例款不敷，向有津貼，名爲兌費，多寡不等，現值暫停河運，此款若概行刪除，將來復行兌運幫丁，無此津貼，不敷轉運，若至其時再議增加，民情恐形扞格，是以此款未便刪除，亦未可仍供州縣中飽，應暫行提充軍餉，飭各州縣隨同正耗等銀，批解道庫，共計提銀六萬八千餘兩。

一、南糧折解折放，餘銀宜節省歸公也。查州縣徵收南糧，解供旗綠各營兵米，旗營向解荆州府倉轉放，綠營則徑解本營，因旗營兵米有本色有折色，故各州縣本折兼解，而荆倉於收本色者，既索格外雜費，其解折色者，又每石折至二兩二三錢，二兩六七錢之多，綠營運解亦多煩費，此皆州縣藉口浮收之一端，今既刪除浮費，改定折價，則旗營綠營均應盡支折色，自毋庸由荆倉轉放，亦未宜令州縣徑解各營，致滋需索，應解歸道庫，由糧道具報巡撫委員咨解荆州將軍衙門，支放綠營，即由各營赴道具領，旗營例定二百六十日支本色，一百日支折色，每石折銀七錢，現因旗營積欠未清，生計艱窘，於二百六十日本色改爲折色者，於例價七錢外每石酌加二錢，合銀九錢，一百日折色仍折銀七錢，綠營仍照例定折銀七錢。又旗綠各營兵米，有因災緩缺額不敷者，向由藩庫籌款撥補，近年藩庫款項支絀，不能不就款籌備，因飭各州縣於南糧折價每石以一兩五錢批解，共應解南糧正耗銀二十萬六千五百餘兩，惟滿營官兵名口，時有增減，



綠營兵丁，亦有空曠，每年約支滿綠各營兵米銀十一二萬餘兩，除支發外，向餘銀八九萬兩，儲爲藩庫撥補不敷之用。

一、漕南水脚宜節省歸公也。查漕南水脚，向係支發修倉鋪墊馱背水陸脚價，及各漕書飯食之用，多由州縣開銷；今改徵折色，除漕書飯食之外，概從節省；所有漕南水脚，俱隨同正耗解歸道庫報撥，計可節省銀四萬餘兩；又道庫額徵隨漕淺船軍三安家幫津等款，現漕船停運，毋庸盡數支銷，計可節省銀十二萬兩，暫濟糧臺兵餉。

一、州縣冗費宜全行裁革也。州縣徵收漕南，冗費甚多，自糧道以至丞倅尹尉等官，俱有漕規，大或千數百兩，少亦百數十兩；司道府廳各書吏，均有房費年規等項名目，或數百兩或數十兩；州縣書差亦需辛工飯食紙張等項，州縣浮收之羨，大半耗於此中；而藉口賠累，其浮收益不可限制；衙蠹包戶，遂得因而乘之，肆其把持挾制之奸。今嚴禁浮收，必先盡除冗費；所有向來糧道及各道府丞倅尹尉司道府上下衙門，一切陋規雜費，概行裁革盡淨，不留分毫，計合荆倉綠營各浮費，共刪除銀約二十餘萬兩，嚴行禁止，與受同科各州縣，除批解正耗水脚等款之外，不準妄費一文；則折價雖痛加刪減，尙可稍有所餘，足敷辦公之用，不至藉口賠累，別開貪黷之門；斷不準其如從前之十倍百倍，漫無底止。臣酌定章程後，復委廉明之知府丞倅各員，分往嚴查密訪；如有不遵新章，仍前浮勒者，卽當隨時嚴參，以肅漕政。

一、紓民力以利徵收，復全額而裕漕賦也。近年楚北迭遭寇盜，其被擾地方，旣久未開徵；其未擾之區，亦因收數太重，民力艱難，觀望遲延，不能按年徵解，計三四年中徵解漕額，不及十之三四，今大加刪減，民間所省甚多，輸將其易；又各州縣因徵收不能踴躍，規避奏銷處分，遂至捏災枉緩；今徵收旣易，又核實徵緩之數，州縣無從捏冒，亦不能以瘡痍未復爲詞，揜其催科之不力；所有各州縣漕南，現飭遵照新章，一律全完。



毋許稍有帶欠，以充軍餉；如將來軍務完竣，而運河猶未修復，各幫船隻，俱遭毀壞，一時亦難修造；擬即遵照部定，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解部，若北倉需用漕米，即由臣將此項折收銀兩，照數採買米石，委員雇備民船，運交江蘇上海海運局，並歸海運運京，亦斷不至缺誤。

以上各條，計爲民間減省錢一百四十餘萬千，爲國帑實籌銀四十二萬餘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臣自七年三月，與司道府等共興此議，六月中始行查辦，至九月下旬，乃酌定章程，通飭各屬遵行，竊以爲利國利民，窮變通久之道，或當如此；行之十年，百姓既足，庫藏可充，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現在各屬俱已奉行，民情極爲懽悅，完納俱形踴躍，漕糧除緩徵外，均已全完，南糧向須延至一二年，始能徵完，今已完至九分，爲數十年來所未有；惟奸胥猾役，包戶刁生，不利此舉者，或潛生謗議，或造作謠言，現亦尙能斂迹；如敢有抗違阻撓情事，臣自當執法繩之，務期積弊永除，不敢因仍舊習，拘泥成規，有負我皇上愛民裕賦之至意。所有臣痛除漕務中飽積弊，酌定章程，辦有成效緣由，理合專摺具奏。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妥議具奏。欽此。」（七月初二日奉）

再，臣於咸豐五年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湖北巡撫著胡林翼署理。」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諭：「補授湖北巡撫。欽此。」遵在軍營接印任事，現屆三年期滿，例應陳請陞見，瞻仰天顏，惟九江克復，水陸各軍分道東征，勤守機宜，亟須籌備楚境，甫經肅清，邊防仍形喫重，善後事宜，須隨時查辦，未敢拘泥常例，遽請入覲。伏念臣猥以菲才，迭邀簡畀，數年之中，由知府歷晉監司，即膺疆寄，感慚日積，依戀彌深，茲以籌防緊要，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展限一年，俟軍務告竣，即行專摺求請陞見，俾犬馬戀主之忱，少伸下悃，即地方一應公事，亦得親承聖訓，敬謹遵循，理合附片陳明。

上諭：「胡林翼奏：『請展緩陞見』等語；胡林翼升任巡撫，已屆三年，應行陞見。惟現在湖北尙辦防堵，著準其



展限一年，俟軍務告竣，再行奏請。欽此。」

請廣漢川縣文武學額疏（七月初八日督發）

竊湖北連歲用兵，各屬紳民，舉行團練，以爲官軍援應。前經臣等將辦團出力之江夏、漢陽等三十五州縣，奏懇加廣文武學額，已蒙恩旨允準。並於前摺聲明，未及請獎之處，查明另行辦理在案。茲查有漢陽府屬之漢川縣，當安襄漢沔之衝，自咸豐四年逆賊上竄，該紳民籌捐經費，力行團練，製備器械，礮船水陸扼要防勦，甚爲奮勇。五年七月，隨同官兵收復縣城，嗣復調集水勇越境，至漢陽縣龍潭、月湖等處，屢立戰功，察其闔邑紳民，集資辦團，爲費較鉅，實屬深明大義，志切同仇，殊堪嘉尚。行據該管道府查稟，由藩臬兩司會詳請奏前來。相應仰懇天恩俯準，將湖北漢川縣一律加廣文武學額各二名，自咸豐八年爲始，歲科兩試，永爲定額，以廣皇仁，而昭激勸。現值漢陽所屬開考伊邇，臣等已咨明學臣馮譽驥，欽遵前奉加廣江夏、漢陽等州縣學額之恩旨，一體辦理，俾免向隅，出自鴻慈。所有續請加廣漢川縣學額緣由，謹會同湖北學臣馮譽驥恭摺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紳民辦團出力，懇恩加廣文武學額。』一摺，湖北漢陽府屬之漢川縣，自咸豐四年起，該處紳民籌捐經費，實力團練，隨同官兵收復縣城，深堪嘉尚。著照所請，準將漢川縣加廣文武學額各二名，自咸豐八年爲始，歲科兩試，永爲定額，以昭激勸。該部知道。欽此。」

陳請終制疏（八月初七日）

竊臣於本年七月十一日，在任丁母憂，經督臣官文奏請開缺，奉上諭：「官文奏：『撫臣丁憂，據情代奏，並以軍務緊要，請照軍營例改爲署理。』各等語。湖北巡撫胡林翼自邀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



力講求；現雖闔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尙待調度；籌備餉糈，亦關緊要。該撫現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卽由湖北藩司給發，俾經理喪事。所有湖北巡撫印務，著官文暫行兼署。胡林翼俟百日後，仍著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箇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其孝思。欽此。臣以菲材，特邀異數，賞銀治喪，存歿銜感，宣讀焚黃，悲慟無地。當將關防文卷，賚送督臣任事，擇期八月十一日，扶柩回籍。伏念臣家世力田，耕讀相承，臣生之始，臣母操井臼，日治百人食，以卽田功。臣父嘉慶道光年間，供職京師，臣母猶主中饋，迨臣迎養入黔，八年之中，巡徼雕勦，其得侍奉晨昏者，不過二年。嗣臣帶兵討賊，自岳鄂斬黃，至於潯江，不遑將母。七年冬，迎侍來鄂，年八十三歲，蒙皇上特錫正一品封誥，曠典特頒，臣母感激歡欣，氣體增健，不意侍奉未踰八月，得病不滿十日，遽以疾終。彌留之際，惟命臣以盡心報國，無一語及家事。臣此後餘生，但有事君之日，永無爲子之年。臣終鮮兄弟，並無子嗣，上年撫同祖裔孫爲子，年甫三歲，門祚單寒，劬勞罔極，喪葬之事，別無委託之人。查丁憂起復，名教攸關，卽墨經從戎，亦屬萬不得已。楚境現已肅清，馬隊將軍都興阿、水師楊載福、陸師李續賓，兵略精密，實非臣材所能及。至於吏治民生，撫綏整頓，以及籌餉用人各事宜，臣在任四年，無一不資羣力，相與有成。督臣官文寬仁敦大，以德感人，實能主持全局。司道各員，又皆廉謹奉公，必能同心籌畫，共濟時艱。是湖北之治理，原不係臣之去留。且臣職任封疆，當司風化，今於衰經之中，起復視事，匪惟官謗易速，心實難安，而哀痛方新，精力昏耆，雖勉自奮，其貽誤必多。臣罪滋甚，臣心益悲。伏惟皇上孝治天下，懇恩俯準，臣在籍終制，一俟服闋，卽當泥首宮門，力圖報效。斷不敢自甘廢棄，上負高深。所有臣感激迫切下忱，謹恭摺叩謝天恩，伏乞聖鑒訓示。謹借用藩司印信，合併聲明。謹奏。

恭報起程赴鄂日期并先馳往營中疏（十一月十二日）



臣於咸豐八年八月初八日，歷陳下情，懇請終制一摺；欽奉上諭：「現在楚境雖已肅清，而逆氛未靖，大軍水陸東下，運籌機宜，儲備糧餉，以及地方善後邊防各事宜，均關緊要。胡林翼熟悉情形，實心任事，當此時事多艱，正臣子力圖報效之日，未可拘泥恆情，致誤事機。胡林翼著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署理湖北巡撫印務，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其孝思。欽此。」跪聆之餘，感泣難言。正在營辦葬事，而皖省三河之師，全軍覆沒，留守桐城之師，相繼潰失。皖事日棘，鄂疆亦警。臣查浙江藩司李續賓所部各營，分防九江、湖口、彭澤等處，兵力已屬不敷。迨經提師入皖，一月之內，攻克四城，血戰力取，每次中傷精銳已逾千人，又復急援廬州，疾行而顛，兵以屢分而單，氣以屢勝而洩，是固兵家之深忌也。破桐城之後，分營留守，以數千之衆，用之賊所必爭之地，攻此難拔之城，前無牽制，賊援之師，後無應救犄角之勢，百戰之餘，覆於一旦，良可痛也。李續賓忠勇剛烈，其質直厚重，與漢之周勃相似，臣與共事最久，見其每戰必先，不曾少卻一步，且相勇自咸豐三年招募之始，整齊樸實，甲於諸軍，而肅清兩湖，平定江西，其功勞亦冠於諸軍。李續賓既以身殉，而同時陣亡之道員副將以及州縣千把，不可勝計，是以變起非常，軍氣已寒，不僅刻下情形，已有不可收拾之勢，兼恐傷殘太甚，尤非歲月之間所能復振。臣之才力，何能補救於萬一？惟時事艱難，既不敢稍形推諉，亦未可因假期未滿，稍涉遲回。現於十月二十五日葬母，即於十一月十三日起行，馳赴鄂省，仍在湖南選募募勇，以爲後圖。新募之勇，勢難剋期而至，若待成軍啓行，仍恐貽誤事機。臣即一面先行馳往營中，以期就近商辦，呼應較靈。至微臣葬祭之事，匆遽未畢，容俟軍務完竣，再行陳明。所有微臣起程日期，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再此次係借用益陽縣印信，合併聲明，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恭報到鄂署理印務并馳往黃州軍營日期疏（十二月初八日）



竊臣接準督臣文咨會：「十一月初三日奉上諭：『胡林翼辦理軍務，洞悉機宜，現值軍務緊急，該撫業已葬親事畢，著馳赴署任，協同官文籌辦軍務，毋得過涉拘牽，致有貽誤。等因。欽此。』又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諭：『前因官文奏：『胡林翼葬親事畢，當經諭令該署撫，即赴湖北署任籌辦軍務。本日據都興阿奏：『扼勦上犯賊匪，兵力單薄，勢恐難支，請飭胡林翼駐紮黃梅督辦。』等語。胡林翼前在湖北調度各軍，悉合機宜，此時該署撫諒已到省，即著前往黃梅一帶駐紮，將撥兵籌餉各事宜，妥爲督辦等因。欽此。』跪讀之下，感勵益深！臣惟軍事緊要，未敢偷安，所帶楚軍，亟須整飭。十一月十三日，自籍起程，在洞庭湖中阻風八日，十一月三十日始行抵鄂，即日準兼署撫臣官文將咸字十八號湖北巡撫關防一顆，并文卷等件，飭委武昌府知府如山署撫標中軍參將葉永泰，齎送前來，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署理巡撫印務。查皖氛正熾，楚邊防不勝防，前經都興阿於宿松一帶，連獲勝仗，又經官文檄調九江防兵，移紮黃梅，并飭李續宜添調四營前往，下游兵力已厚，暫可無虞。惟圖皖之計，必須三路分兵，不僅黃梅一路爲要，而黃州一府八屬黃梅、廣濟、黃岡，是沿江一路，其餘蘄州、蘄水、羅田、麻城等處，均與皖省毗連，賊不得逞於下游，若斜趨英、霍，窺伺上犯，則漢、黃德三郡，均虞震動。李續宜現駐黃州，收集潰失，尙難卽行試用，而將備失律之罪，必須申嚴軍律，及時警戒。臣與督臣面商，已定卽於初八日先行馳往黃州行營，俟軍務稍有起色，卽行會商進勦事宜。所有臣署緊要事件，封送行營辦理，日行事件，飭委藩司代印代行，除恭疏具題外，所有微臣到鄂接印，并馳往黃州日期，理合恭摺附驛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卷三十一

查明巡撫銜浙江布政司李續賓三河鎮陣亡實蹟懇恩加等優卹疏（八年）



十二月十一日督發

臣等前因援皖之師，在三河挫失，變起倉卒，傳聞異詞，謹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李續賓素性剛烈，固知其必無生理；惟念該員功績冠時，為東南數省仰望之人，若不查明確切事蹟，恐傳聞失實，不足以宣昭忠烈，垂示後來。茲據李續賓胞弟道員李續宜收集三河桐城員弁勇丁七千餘人，逐一查詢，又據舒城、桐城、潛山、霍山等縣紳民合詞稟稱：「已於三河戰場，將李續賓忠骨收殮，由間道送至霍山，經李續宜遣員前往驗視屬實。」臣等查李續賓提兵入皖，一月之內，連克四城，聲威甚振；克舒城之後，急欲進勦廬州，賊於三河鎮設立偽城一座，磚壘九座，憑河設險，負固有年。該處為水陸衝途，實扼廬州之總要，其屯聚米糧軍火，即以接濟廬州。金陵賊營也，必先得三河，乃能進兵廬州；然合計兵勇，一分於九江、湖口、彭澤，再分於蘄州、黃州，又分於桐城、舒城，所帶不過五千人。九月二十八日，抵紮三河，審視形勢，以攻城必先破壘，遂派義中營運同丁銳義、義左營參將張嵩齡、義右營都司張養吾、護右營參將彭友勝、利中營副將李存漢、毅中營副將彭祥瑞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夾一帶之壘；派左仁營副將黃勝日、凱左營副將楊得武、湘後營副將周寬世攻東北面迎水庵、水晶庵一帶之壘；派副右營總兵李續燾、後仁營游擊李運絡攻西面儲家越之壘。而親督同知直隸州金國琛、府經歷縣丞劉運會、毛有銘、率湘中右營副將劉人和率親兵營馬隊為各路策應。於十月初二日黎明出隊，進攻賊壘，該逆以大股迎敵，我軍分途並進，首斃衝鋒悍賊百餘名，該逆稍卻，我軍乘勢猛進，斬馘益衆，賊始敗奔入壘，憑牆死拒，礮如雨點，諸勇奮迅而進，縱火焚燒，烈燄突起，賊衆乃亂，我軍乘機奪柵而入，一鼓緣登，九壘俱下，壘中之賊均經殫盡。其時城賊與白石山之賊分途救援，復為我馬步隊擊退。是日共計斃賊七千餘名，而我軍傷亡參將蕭意文、都司胡在位以下一千餘人，經此血戰，痛勦該逆，已成孤注。旋據探報並搜獲偽書，知首逆陳玉成率大股自江浦、六合、廬江來援，首逆李世賢捻逆張樂行自廬郡率大股來援，號稱十餘萬，連夜竄至三河三十里之金牛鎮、白



石山一帶，連營數十里，包抄大軍後路；因念衆寡懸殊，而我軍血戰數月，傷損精銳已多，必須添調，以厚兵力；當即飛催換防潯軍，並調留防陳德圍之昌營，星夜赴潛山接應。又抽調防守桐城之元中貞、右等營，赴舒城接應。未及到防，初九日援賊逼近，勢頗猖獗。是夜李續賓派湘中右四哨交同知金國琛、府經毛有銘督帶，並派凱左楊得武、護右彭又勝、義中丁銳、義左張嵩齡、義右張養吾親兵馬隊，劉人和各出六成隊，於初十日五鼓前往金牛鎮擊勦。其餘各營留防城賊，我軍行十五里，黎明至樊家渡王家祠堂地方，突遇大股來撲。金國琛、毛有銘、劉人和等馬步分進，該逆以數枝包抄，以數枝搦戰，湘軍齊進，連環轟擊，賊乃大奔，追逼賊壘，殺賊約踰二千。忽大霧迷漫，咫尺莫辨，該逆由左路抄出數大股，直前衝突。時我軍之在左路者，後仁營先潰，義中義左義右等營相繼而走，致中右兩路各營均爲賊抄襲，返戈衝殺，而前後皆賊。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饒萬福等力戰陣亡。其餘員弁勇丁，傷亡過半，隊伍星散，歸路已爲賊阻截矣。李續賓自領親兵，並飛調毅中左仁、湘後利中等營接應，衝邊數十次，殺賊最多，僞城之賊復分股衝出，合之援賊，縣互二三十里，環繞來撲。游擊鄒玉堂、游擊杜廷光守備趙國幹等力戰陣亡，各弁勇傷亡愈衆。李續賓一面奮戰，一面傳令軍中嚴守牆壘。是時賊已逼近，而後仁營、義右營敗後颺去，護右凱左及親兵馬隊等營被賊阻截，不能回營。義中義左均無守志，此七營牆壘已被賊攻破，惟運同丁銳、義衝入李續賓營盤，期與統將共命。其餘各營，惟副右尙是全隊在營，其湘後中右毅中利中左仁等營，僅留四成隊守壘，餘皆隨從。李續賓苦戰，戰至二更，殺賊已近二千。李續燾、彭祥瑞率勇越壘衝出，於是賊踞其壘，挖斷河隄，以絕我軍去路。李續賓勇氣百倍，怒馬當先，往來奮擊，斃賊又數百人。我勇傷亡亦多，戰至三更，李續賓身面均受矛傷，力竭陣亡。侯選同知曾國華、何裕知府銜湖北候補同知何忠駿、湖南候補知縣王揆一、候選縣丞李續藝、候選訓導吳立蓉、萬斛源等均同時力戰陣亡。隨從員弁退守營牆，以俟舒桐兩處援兵。期保全中軍爲李續賓復仇。惟該處地勢平行，河港紛歧，圍田溝澮，逶迤相屬，我圍賊則賊無所施其技，賊圍



我，則我軍亦難爲功；維時該逆之衆，百倍於官軍，四面圍攻，礮石如雨，更番疊進，晝夜不息；我軍守志雖堅，無如衆寡大相懸殊，是夜四更，利右營被賊攻破，而該營帶兵官李存漢猶衝入中右營，圖爲李續賓保全士卒。十二夜，湘後左仁兩營被賊攻破，惟李續賓自帶之中右營，恪守軍令，感恩畏法，士無去志。又經丁銳義、李存漢與湖北卽補道孫守信、候選府經歷縣丞劉運會，守備蕭廷玉、從九李肇用、尹耀華等，曉以忠義，督守孤壘。至十三日夜，靜鉛、藥水、米俱盡，援兵隔絕不前，勢遂萬不能支矣。孫守信、丁銳義、劉運會、蕭廷玉、李肇用等先後力戰死之。是夜四更，李存漢督率勇夫，向東北僞城殺開血路，越濠浮水，奮力衝出，得脫免者僅什之二三。此李續賓率五千人進勦三河旬日苦戰，破賊九壘，前後殺賊萬二三千人，卒因賊衆勇單，援兵不至，以致捐軀殉節之實在情形也。凡三河先後所潰員弁勇丁，惟副將楊得武徑赴潛山，其餘皆併歸桐城。當初十日三河喫重，守舒城之信前營副將謝永祜一聞警信，遽從小路繞赴桐城，賊遂分兩股：一由杭鋪繞舒城，一由梅心驛竄桐城。先是李續賓以桐城爲安慶舒城後路，派總兵趙克彰統帶六營及巴圖隆阿、保慶馬隊等營，又檄調九江防兵參將趙友材，副將沈俊德，副將蕭慶衍併歸趙克彰節制，駐守桐城，爲後路聲援。十九日，賊出數大股來撲，漫山遍野約七八萬人，趙克彰令原在桐城各營及謝永祜之信前營均以四成隊守濠，六成隊迎敵。自午至酉，鏖戰四時，彼此均多傷亡。李存漢、趙友材候選知縣謝嗣湘府經縣丞李景均各懷義憤，力竭戰歿。前仁朱希廣先敗，退至長濠，該營牆壘被賊焚燬，各營守濠之勇，逐漸潰亂。趙克彰卽收隊回營，而賊已從後路衝入長濠，包裹營盤，各營見勢不敵，遂於是夜先後衝出重圍。李長林、彭祥瑞、劉人和等被賊追殺，其時城中無營護守，惟三河之潰卒聚於城內，見賊逼近，遂與各營同潰。此十月十九日，趙克彰桐城潰失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李續賓自咸豐二年賊圍長沙，奉其父李登勝之命，首倡團練，講求東伍選士之法，湘勇軍律，惟所部獨精其選，士以知恥近勇，樸誠敢戰爲尙，以少擊衆，屢建奇功，遂以平定湖南、湖北、江西，規復安徽等省，大小六百餘戰，克復城池四十，戰無不勝。



未曾少挫。臣胡林翼四年在蒲圻遇塔齊布即語臣曰：「李續賓忠勇沈毅，用兵如神，異日必爲國家棟樑。」其時方以縣丞升知縣也。前在武昌九江統馭一二萬人，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官民無不爭思倚重，其臨陣安閒肅穆，厚重強固，凡遇事之難爲，而他人所畏怯者，無不毅然引爲己任。其駐營處所，百姓歡欣，耕種不輟，萬幕無譁，一塵不驚，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諸軍，實其明足以察情僞，而一本至誠，勇冠三軍，屢救弁勇於危難，處事接人和平正直，不矜不伐也。即如三河失利之始，武昌父老均至臣與前詢問李續賓存亡，痛哭而去。又如一月之內，克復四城，縱橫掃蕩，本無暇施恩澤於百姓，而舒桐難民猶復不遠千里，負送屍骸，李續賓初十血戰捐軀，各營亦陸續失陷，其本營士卒瘡痍滿目，猶能孤壘獨守，歷四晝夜而效死不去，其得兵民之心若此。當撫標義營後仁營接仗失利之時，或勸之斂兵退守，突出重圍，李續賓則曰：「軍興九年，每以退走損國威，長寇志，吾當血戰縱橫，多殺一賊，即爲地方多除一害。」遂焚香九叩首，取所奉廷旨硃批奏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落於賊手。」帶隊出營，血戰竟日，力竭而亡。其臨難堅定，從容就義如此。臣胡林翼在本籍聞變，寓書湘鄉，慰其父母，並以其時尚未得屍骸爲愧恨。其父誥封榮祿大夫李登勝復書言：「遣子討賊，志在成仁，本不望其生還，昔人以馬革裹屍爲壯烈，以今視之，與身膏原野等耳。」其一門忠義志節過人，李登勝平日寄書教子，勉以忠良，囑無以親老分心。李續賓所得藩司養廉，均施於軍中義士，於本籍設祠以祀陣亡將士，於九江設祠以祀塔齊布私家田宅，不長尺寸。臣每過其營，讀其家書，亦未嘗不感動流涕也。所有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應請鴻施逾格，照巡撫銜加等追贈，從優議卹，並請於湖北江西安徽及本籍湘鄉設立專祠，以昭功烈，而安忠魂。其父母年逾七十，忠厚積累，矜式鄉里，懇請天恩逾格獎賞，以爲教忠者勸。李續賓之子李光久，李光令，現均讀書應童試，懇請恩施逾格，出自聖裁。所有李續賓歷年戰蹟，另列清單，恭呈御覽，謹合詞恭摺具奏。硃批：「另有旨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欽此。」



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家世出身戰功事蹟清單

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籍隸湖南湘鄉縣，曾祖李本桂，祖李白詩，父李登勝，均贈榮祿大夫，世傳忠厚，耕讀相承。李續賓自幼讀書，端凝沈毅，器識過人。咸豐二年，賊圍長沙，羅澤南倡辦團練，李續賓奉父命應之，能以兵法約束子弟，明取教戰，訓練尤精。三年，奉曾國藩、駱秉章檄援江西，戰勝，改赴吉安，克復太和、安福縣城。十二月，克復湖南永興縣城。四年，肅清湘潭土匪，隨曾國藩東征。七月，克復岳州府城，破城外賊壘，追至臨湘縣之長安驛。湖北蒲圻之羊樓峒、崇陽之虎爪石、桂口大勝，克復崇陽、咸甯兩縣城。戰於橫溝橋，官步橋獲勝，追賊至湖北省城，破花園賊壘三座，復破八步街、鮎魚套等處賊壘，克復湖北省城。九月，追賊至興國州之鹽埠頭，大勝，克復興國州城。勦賊至田家鎮，戰於半壁山，時賊衆百倍，弁勇怯退，李續賓手斬二人以徇，遂大勝，破賊衆十餘萬，渡江追賊至粟木橋、雙城驛，大勝，克復黃梅、廣濟兩縣城。追賊至濯港、孔隴，大勝，復渡江攻九江城，攻湖口，援賊至梅家洲，大小十餘仗。五年，調勦江西賊匪，克復弋陽縣、廣信府城，克復興安、德興、浮梁三縣城，攻勦義甯州之三都、梁口、棋盤嶺，連戰大勝，克復義甯州城。奉曾國藩檄回援湖北，克復通城縣城，進勦桂口大勝，克復崇陽縣城，搜勦壕頭堡、羊樓峒之賊，三戰皆勝。克復蒲圻、咸甯兩縣城，追至山坡，大勝，駐軍湖北省城東門洪山，復與羅澤南分兵獨扼密灣，斷賊接濟，大小七、八十戰，均大勝。六年三月，羅澤南攻城，礮傷殞命，由密灣帶營回駐洪山，統領軍事。三月，攻破保安門、中和門、新壘三座，平濠六道，毀長虹橋，西賊壘，長壕。四月，攻城賊，大勝，賊乘我兵分援江西，分股劫糧，迎擊之，大勝。攻保安、望山門、青山、密灣各處出城之賊，助水師攻漢陽賊艦，均大勝。五年，計誘城賊出戰，大勝，復擊敗援賊於後路豹子澗，追賊至八角嶺，擊城賊，大股於東嶽廟、南湖坪、小龜山，又遏城賊之竄逸者，均大勝。六月，追賊至武昌縣之葛店、樊口，克復武昌縣城，渡江會水師攻黃州城，均勝。適翼賊石達開由金陵會



湖口、臨江各路賊黨，共七八萬人上犯，分十三股並進；授各軍以應敵之策，分勦城賊，援賊旬日之內，大小二十八仗，均大勝。七月，破援賊九壘；八月，破援賊十九壘，增勇開壕，遂爲長圍，斷賊接濟。十月、十一月，賊屢乘夜衝突，均經擊退。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克武昌省城，當夜分三路追勦，克復武昌縣城。會水師克復黃州府城，克復大冶縣、興國州、蘄州、瑞昌縣城。十二月，至於九江，會水師更番攻城，擊敗梅家洲、湖口援賊，分兵攻九江城，大勝。七年正月，定計濬長壕三十餘里；二月，賊出毀壕，迭次殲敗之，擊賊於八里坡、西壩，復引兵擊伏賊於下八里坡，敗湖口援賊於茶庵，敗安慶援賊於新壩。三月，長濠工竣。四月，皖賊犯蘄州，分兵陸家嘴，又分兵援蘄州，均大勝。五月，悍賊出城，踰壕擊敗之。六月，督軍渡江，助都興阿戰於童司牌，大勝，破賊十九壘。八月，會水師攻破小池口僞城。九月，定計密約楊載福、彭玉麟，水陸會攻湖口，克梅家洲僞城，克彭澤縣城，遂拔彭澤、小姑、湓兩岸僞城及賊壘，克復湖口縣城。十月，分兵會合水師，擊退圖援九江之賊於湖口、彭澤，大勝，殲除萬餘人。十二月，臨江逸賊竄近興國，撥兵勦洗淨盡。八年二月，分三道開挖地道，轟陷九江城兩次。四月，東南隅地道工竣，地雷轟蹋百餘丈，克復九江府城，萬餘之賊，無一脫逃者。時皖逆陳玉成陷麻城、黃安，移軍進攻。五月，克麻城、黃安縣城；七月，遵旨征皖。八月，攻破楓香鋪、小池驛賊壘，克復太湖，並潛山縣城。九月，攻破桐城，四面賊壘，克桐城縣城，進攻梅心驛及舒城城外賊壘，破之，克復舒城。李續賓以書生慕義從戎，所得廉俸，悉充軍餉，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在軍中無時不以愛民下士爲念。湖北、江西士民爭赴營捐輸助餉，歌頌載道，並爲德化縣定章，除歷年漕糧浮勒之弊，吏胥斂手，士民頌德。陣亡後，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士民巷哭，如失所依。桐舒之人，從賊中密求其屍，冒險衛送，每出陣，則怒馬當先，親冒礮石，故士卒莫不奮勇向前，以少破衆。九江、湖口、小池口等處，從前官軍力攻，閱五年不能下，銳志圖之，水陸弁勇中傷已逾數千人，而忠毅之氣，百折不回，竟以成功。奉旨援廬，提軍深入，已成破竹之勢，而竟以賊衆兵單，救



援不至，力竭捐軀。當三河血戰時，顧諸僚佐曰：「我義當死戰以報國，諸人可自圖生也。」僚佐皆言：「公義不負國，我等豈可負公？」文武員弁同時殉難尤烈。蓋其廉潔公忠，寬仁敦大，實本天性，推誠及人，無間遠近云。李續賓從軍七年，未嘗省親，臣等擬於六月代爲乞假，其父李登勝聞其奉旨援皖，作函止之，諭以「盡心戎行，爲國出力，勝於侍養庭幃矣。」李續賓感念勸勵之言，毅然加奮，慷慨赴義，跡其七年之中，克復四十餘城，大小六百餘戰，實軍興以來，功績最盛，威名尤著之員。理合聲明。

上諭：「官文等奏：『查明統兵藩司陣亡實蹟，懇請優卹。』一摺，覽奏，不覺隕涕。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當賊匪圍撲長沙之時，首倡團練，屢建奇功，嗣後赴援江西，調回湖南，旋隨曾國藩東下，克復武漢，凡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攻克巨壘堅城，該藩司無不親歷行間，身先將士，通計七年之間，先後克復四十餘城，大小六百餘戰，以少勝衆，所向無敵，一時諸將之中，無與倫比。本年七月，赴援安徽，甫逾匝月，連克潛太、舒桐，朕以其謀勇素優，威望衆著，特命幫辦安徽軍務，方冀肅清皖北，淨掃狂氛，特膺懋賞，乃因進圖廬郡，先勦三河，苦戰旬餘，殺賊逾萬，江浦六合、廬江逆黨大股來援，以五千兵勇，當十餘萬之賊，將士傷亡，從容赴義，其忠勇義烈之氣，雖死猶生，實深悼惜。李續賓著加恩追贈總督，卽照總督陣亡例賜卹，入祀昭忠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父李登勝，著賞給光祿大夫封典，並賞銀五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伊子李光久、李光令，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仍於服闋後，交吏部帶領引見，並著於湖北、江西、安徽及湖南、湘鄉本籍，各建專祠，以示朕褒卹蓋臣至意。欽此。」

### 卷三十三

勘明各州縣淹旱情形分別緩徵疏（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竊照湖北錢糧積習相沿，經臣等上年特定章程，責成該管道府親詣確勘，不準稍有捏飾。自經整頓，本年各州縣稟報被淹受旱情形，不致如前欺飾任意顛倒。其有未盡核實者，仍即往返駁查，立時更正。濱江各屬並鍾隄潰口未修，咸豐八年夏季水漲，低窪田地多被漫淹，高阜處所亦間受旱。據各該州縣先後稟報，均飭道府週歷履勘，加結詳報去後。茲據該管道府稟報實勘得：嘉魚縣廣賢等八里內三十六甲，上洲等九洲內越塘等二十八處，上屯等九屯內斗塘等二十三處，江水帶淹，旋經補種，情形較輕。漢陽縣菱角湖等八區，夏秋水漲淹沒，雖即涸復，補種已遲，情形次重。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三垸，因上游獅子口潰口未築，水勢下注，頻年淹沒，並無徵穫，情形較重。南湖等十五垸，亦被帶淹，收成歉薄，情形較輕。黃陂縣鐵鑼涇等五社，江水漲淹，秋收失望，情形次重。大嘴等二百二十三社，間有帶淹，收成歉薄，情形較輕。沔陽州梅公等四十八垸，積淹之區，本年復被漫淹，秋收失望，情形較重。張許耳等三十垸，淹後涸出，略資補種，情形較輕。孝感縣尚義等二百二社，間有帶淹，情形較輕。鍾祥縣隄內外龍山觀等五十八村莊，因隄工潰口已成積淹，同何家廟等十六村莊，內有下六十七甲，亦被漫淹，情形均屬次重。隄內湖鄉徐祠堂、小高廟等三十八村莊，隄外河鄉楊林等四十八村莊，同何家廟等十六村莊，內有上二十三甲，均係淹後補種，收成歉薄，情形較輕。天門縣關廟、蒲湖等八十七垸，濱臨河岸，鍾隄潰口已成積淹，同諸通等四十七垸，內有二百一十甲，長湖等五垸，內有三十六甲，被淹無收，情形較重。戴嘴等二十三垸，同諸通等四十七垸，內有三十七甲，長湖等五垸，內有十六甲，亦被帶淹，間有補種，情形較輕。京山縣高集等二十九團，地勢低窪，鍾隄潰口，淹積未消，情形次重。潛江縣文慈等七十八垸，原係積澇，本年水勢稍減，間資補種，情形較輕。應城縣葉嘴等三團，因鍾隄潰口水勢建瓴而下，不能疏消補種，情形次重。江陵縣老長等二十九垸，從前隄潰後，水衝沙壓，本年復被漫淹，情形較重。張家場等九十二垸，所淹較老長等二十九垸略減，情形次重。公安縣毛二等三里，並毛一、西一等十四里內，共六十甲，四節工潰口未修，積水灌注，情形較重。又



毛一等里內，四十六甲，亦係被淹補種，情形較輕；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同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一甲，逼近馬林工潰口，漫淹無收，情形較重；監利縣湖南等五十一垸，又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地勢極低，湖河水灌，現尚漬注，田地荒蕪，情形較重；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八所，漬水後沙壓無收，情形較重；上五等三都間有補種，情形較輕；枝江縣青夾等七洲，福興等三垸，淹後疏涇，情形較輕；荊門州東一、青一各圖內，魯家店、殷家河等二十八區坊，廂望一等圖區，夏秋缺雨，收成歉薄，情形較輕；以上嘉魚、漢陽、漢川、黃陂、孝感、沔陽、鍾祥、天門、京山、潛江、應城、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等州縣，被水積淹，帶淹荊門州，受旱歉收，均係實在情形，再四駁查，委無捏飾，並屯坐各衛軍田情形，亦屬相同，各該業民，或補種雜糧，或捕魚爲業，藉贍生計，勘不成災。所有應徵咸豐八年銀米、隄閘、河費、開丁、租餉、蘆課，並應行帶徵等款，請分別緩徵、緩遞，以紓民力。由藩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分別會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遇有水旱災傷，例應勘明分數，分別撫賑蠲緩。如不成災，亦請緩徵、遞展。本年湖北各州縣被淹受旱田地，據該管道府勘明均不成災，然皆耕種失時，收成歉薄，若將新舊錢糧銀米貴令照常完納，民力實有未逮，除請緩漕糧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被淹較重之漢川縣喝城等三十垸、賑沔陽州梅公等四十八垸、天門縣關廟、蒲湖等八十七垸，同諸通等四十七垸內之二百一十甲、長湖等五垸內之三十六甲、江陵縣老長等二十九垸、公安縣毛二等三里，並毛一、西一等十四里內，共六十甲、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部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一甲、監利縣湖南等五十一垸，又頻年漬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八所，各應徵八年新賦錢糧、南米、隄閘、河費、開丁、租餉、蘆課、屯餉等項，請一併緩至九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內有原緩六、七兩年銀米等項，展至十年秋後遞年帶徵。又被淹次重之漢陽縣菱角湖等八區、黃陂縣鐵鑼徑等五社、鍾祥縣龍山觀等五十八村莊，同何家廟等十六村莊內之下六十七甲、京山縣高集等二十九團、應城縣葉嘴等三團、江陵縣張家場等九十二垸，除各應徵八年南米照常徵收外，請將八年新賦錢糧



隄閘、河費、屯餉等項，一併緩至九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內有原緩六七兩年銀米等項，展至十年秋後遞年帶徵。又被淹較輕之嘉魚縣廣賢等里，暨各洲屯，漢川縣南湖等十五垸，黃陂縣大嘴等二百二十三社，沔陽州張許耳等三十垸，孝感縣尚義等二百二社，鍾祥縣徐祠堂、小高廟等三十八村莊，楊林等四十八村莊，何家廟等十六村莊內之上二十三甲，天門縣戴嘴等二十三垸，同諸道等四十七垸內之三十七甲，長湖等五垸內之十六甲，潛江縣文慈等七十八垸，公安縣毛一等里內四十六甲，松滋縣上五等三都，枝江縣青夾等七洲，福興等三垸，荊門州受旱較輕之東一、青一各圖內，魯家店、殷家河等二十八區，並坊廂望一等圖各區，除各應徵八年錢糧、南米、隄費等項照常徵收外，如有原緩六七等年銀米、隄費等項，請遞緩一年秋後帶徵；其有五年以前原請遞緩帶徵之項，仍照奏案歸於善後案內，分別查辦；至武昌等衛軍田應徵緩銀兩，均請查照屯坐州縣一律辦理。除飭取各屬應緩垸區地名銀米數目細冊咨部備查外，理合恭摺具奏。

謹按：此疏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奉旨準。

勘明各州縣被淹較重懇請緩徵疏（十二月十八日）

竊查前準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湖北省濱江各屬，咸豐八年夏秋被淹受旱歉收，各州縣現經臣等將錢糧南米等項，勘明輕重情形，另摺奏請緩徵外，惟沔陽、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等州縣，尚有應徵漕糧力難輸納。臣等於各屬稟報之初，即經駁飭責成該管道府，親歷履勘，務須目擊情形，方準加結轉報。茲據藩司馬遵殿、署糧道張曜、孫會詳請緩前來，臣等覆加查核，參以訪聞，委無捏飾。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被淹較重之沔陽州梅公等四十八垸，天門縣關廟、蒲湖等八十七垸，同諸通等四十七垸內之二百一十甲，長湖等五垸內之三十六甲，江陵縣老長等二十九垸，公安縣毛二等三里，並毛一、西一等十



四里內共六十甲，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都等十四坊垸內三十一甲，監利縣湖南等五十一垸，並頻年漬淹之崇林等三十七垸，各應徵咸豐八年新賦，漕糧請緩至九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內有原緩六、七、兩年漕糧，展至十年秋後遞年帶徵，以廣皇仁，而紓民力。除飭取各州縣應緩垸區里甲米數細冊咨部備查外，理合恭摺具奏。

謹案：此疏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接奉旨準。

### 選練提標營兵並酌撥礮船分防襄樊疏（十二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惟襄樊爲中原重鎮，南北衝衢，最關緊要；思患預籌，屢經諄屬。該地方文武認真巡防，實力整頓，地方尙稱靜謐。惟前派駐防之副訓營唐協和等馬步兵勇，因聞三河、桐城之警，調赴麻城一帶扼紮堵禦，雖係移緩就急之計，而豫省捻匪出沒無常，保無乘機窺伺。若不設法佈置，壯茲聲威，殊不足以資鎮撫。然此時下游防勦吃重，唐協和等之軍，既難遽撤回襄，別軍亦未便分撥。前經臣商令署提臣顏朝斌在於提屬各營內，挑選精兵一千名，兼習馬隊，逐日講求訓練，使之技藝純熟，且令練心練膽，咸成勁旅。現已派令參將穆克登布統帶，駐紮樊城，藉資保衛，並酌給口食犒賞，以示體恤。仍俟此起兵丁操習純熟，再於各營內更番調替，輪流教演，庶養一兵即得一兵之用，以備干城之選。即張雄鎮之威，兼可撤勇以節糜費，爲久長之計。至襄河縣互數百里，道徑紛歧，必須水師礮船相輔而行。臣已派水師健捷副營縣丞周有全管帶防江礮船十四隻，駛赴襄河，會合陸師，聯絡聲勢，分段巡防，以期周密。務使奸宄斂跡，水陸要隘，悉臻安堵。仰副聖主綏靖地方之至意。所有襄樊地方佈置操練巡防緣由，謹會同署撫臣胡林翼、署提臣顏朝斌繕摺具奏。

恭謝御賜福字各物疏（九年正月二十日）



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由督臣官文分給恩賞御書福字一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銀鏢四個，銀錢二個，食物半分到臣。臣與都興阿正商防勦機宜，行文廣濟，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欽惟我皇上延禧四寓，錫福庶民，衍疇範於熙春，煥義文於首歲，佩垂佩委，無遺甄育之慈，同澤同袍，咸感解推之德，自天錫祉，匝地凝麻，微臣效力戎行，載承布凱，屬橐鞬而將事，時懼弗勝，調糈餉以饋軍，常虞未給，茲蒙恩賚，彌切悚惶，所願一人有慶，銷東南珍厲之氛，萬寶告豐，進左右便蕃之祝，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

陳報各省協餉及本省錢漕釐課捐輸等項收數疏（九年正月二十日）

竊臣自咸豐五年，自江西率師援鄂，所有南路收支兵餉等項，經臣奏明，以咸豐五年正月，起至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止，為初案報銷；七年正月，起至八年五月三十日止，為續案報銷。當飭司道設局總辦，遴委能於銷算之員，調齊各糧臺收支案據，逐款清釐。惟查南路軍需，臣自江援鄂，維時糧臺分設數處，一切款目，輾轉紛繁，勾稽匪易。茲據總辦司道布政使羅遵殿、候補道厲雲官、候選道恩祥，將咸豐五年正月，起至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南路軍需，先後共收過各省協餉，及本省錢糧漕折、鹽課、公費、牙釐、捐輸等項銀一百八十七萬三千九百四十四兩四錢一分三釐，米一萬八千二百八十六石八斗三升二合三勺，造冊請奏前來。臣查軍需之銷算，以收數為大綱，該司道等所報收過鄰省協餉，及本省錢糧漕折、鹽課、公費、牙釐、捐輸、米石數目，均屬相符。除將清冊咨部查核，並飭司道督飭局員將支用各款，逐細勾稽，次第造冊報銷外，謹將南路初案報銷截清銀米收數緣由，恭摺具奏。

指員請調來營疏（正月二十八日）



竊查軍營首在選將，而隨營差委均須才識明練，操守廉正之員，方資整飭；至軍需各局，歲籌徵餉數百萬，委用得人，餉精不匱，遴選失當，利歸中飽。湖北軍興數年，繼復援江，援皖，水陸各軍，事務殷繁，自三河、桐城失利，不獨將領傷亡甚衆，卽隨營文武員弁，亦多殉難。現在鄰氛緊逼，差委不敷，須於地方州縣中，選調膽識兼優者，入營辦事，而吏事餉事，又恐經理失宜，再四思議，殊深焦灼！臣惟軍旅之寄，當以訪求賢才爲始基，而財用之源，尤以修明政事爲本計。茲查有翰林院編修林汝舟，福建侯官縣人，品行純謹，才堪經世；翰林院編修衛榮光，河南新鄉縣人，志節可稱，迥殊流俗；翰林院檢討童棫，四川新津縣人，品學俱優，通達時務；員外郎銜候補主事林聰彝，福建侯官縣人，綜理精密，志行清嚴；戶部主事閻敬銘，陝西朝邑縣人，秉性剛明，才識練達；選授江西奉新縣知縣張建基，順天永清縣人，前在湖北歷任東湖等縣，卓著循聲，士民思慕，至今不替；風聞該員尙在直隸本籍。以上各員，才具人品，各有所長，惟林汝舟有一面之交，餘與臣等均未識面，亦不能確知其在京在籍住所，惟訪其所學所志，不同時俗，居官居鄉，均有聲譽。合無仰懇天恩，飭下吏部、戶部、直隸、四川、福建、河南督撫，分別飭令林汝舟、衛榮光、童棫、林聰彝、閻敬銘、張建基六員，迅速來鄂，聽候差委，實於軍務地方，均有裨益。所有湖北軍營需員請調緣由，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請調京外各員隨營差委』一摺；翰林院編修林汝舟、衛榮光，檢討童棫，著吏部查明該員等，如在京供職，卽奏請豫備召見；如業經回籍，著各該原籍督撫，給咨來京，伺候召見。員外郎銜候補主事林聰彝，戶部主事閻敬銘，選授江西奉新縣知縣張建基，均著發委湖北交官文胡林翼差遣委用。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翰林院編修衛榮光著發往湖北交官文胡林翼差遣委用。欽此！」

遵旨覆奏行軍進止機宜疏（二月十一日）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諭：「本日據都興阿奏：『移營進規太湖分路布置情形。』一摺，復據奏稱：『現患腿疾，請賞假調理。』已降旨賞假一個月矣。蓮花塘、楓香驛餘賊退至太湖等處，分茅嶺之賊退至石碑，增壘抗拒，另股復由潛山趨天堂、五河，皆可上犯英霍。該將軍現派各軍，責成記名副都統多隆阿統帶，移營前進，並由官文檄調九江防兵，移紮黃梅，飭令李續宜添調四營，前往下游，兵力已不為單薄。惟都興阿告假在營調理，雖有多隆阿為前敵，而後路尚無大員總統調度。胡林翼到省後，已馳往黃州，著即申明紀律，調度各軍，仍以多隆阿為前敵，督飭李續宜等體察情形，節節進剿。胡林翼應否督兵前進，著與官文會商辦理。倘因兵力不敷，即著官文酌量調派，為進兵圖皖之計，不致遲誤事機，是為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咸豐九年正月三十日，奉上諭：「據都興阿奏：『患病未能速痊，懇請續假雜營調理。』已降旨賞假兩個月矣。該將軍現派勦匪事務，正當喫緊，據奏有記名副都統多隆阿為前敵，布置尚無貽誤，已將所帶兵勇悉交統帶，惟軍務重大，總須調度有人。胡林翼近在黃州，即著將進止機宜，妥為籌畫，責成多隆阿督率將士，各加奮勇，不可因主將遠離，遷延觀望。並著官文與該撫會商妥辦，務臻周密，是為至要。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馳抵黃州，將傷敗各營粗為整理，即馳入將軍都興阿營中，看視病狀，商酌軍情。都興阿勞瘁致疾，兼受寒溼，近用湯藥薰洗，稍見功效，春氣融和，當可漸次痊愈。臣於正月初旬，復將黃州各營大加簡汰，擇其精實者調赴太湖，統計多隆阿自統馬步五千餘人，并鮑超、蔣凝學、唐訓方等營，通計已逾二萬，均歸將軍都興阿調遣。下游兵力不為單薄。黃州現在各營六千人，瘡痍之餘，從新整飭。據英山、羅田、麻城等縣稟報：「賊匪數萬人，分股竄入霍山、六安，繞出黃州之北面，窺伺上游。」臣於二月十二日移營上巴河，以期隨機防勦，似不宜歸併下游，致使兵勢偏重一隅。倘賊匪竟由六安直犯麻城，黃安則距太湖大營五六百里，而距黃州僅百餘里，兼恐賊勢上趨德安、漢陽各府縣，羣然震動。黃州現兵六千人，獨當一路，尚堪抵禦。如或分股竄擾，屆期審實情形，



必須咨商，督臣官文、將軍臣都興阿於太湖各軍，抽撥上援，一俟上游無虞，邊防穩固，再遣將抽兵，分途進剿。此現在籌商各路之軍情也。軍興九年，每苦於逼城而壘，一意攻堅，士卒摧殘，壯志暗銷，而主將不覺，及至援賊大至，另股乘虛旁擾，必致貽誤事機。是官軍注重於前，而賊計必轉襲其後。官軍每以仰攻挫銳，賊計轉以餘力乘虛。卽如七年官軍併力規宿松，賊從蘄州、張家塆乘間竄入。八年官軍併力規太湖，於張家塆復設重兵，賊又從霍山、商城以陷麻城、黃安各縣，備一路而虛一路，輒多顧彼失此之虞。往事已然，前車可鑒。現在太湖、石簪之賊，閉匿城中，堅不出戰，賊之狡計，固欲以堅城挫傷士卒，而轉於空虛不備之處，乘間抵隙，狡焉思逞也。默察情形，賊已憑城設守，必非近月所能奏功。征皖必圖三路分進，急切求才，亦非近月所能酌定。昨得都興阿來函，一足疾稍痊，暫不離營。一則前敵調度有人，尚不慮其遷延觀望也。臣查黃州一郡，形如圓甌，其東南爲黃梅與太湖、宿松接壤，其東爲蘄州、蘄水，又東北爲羅田；其北則麻城、黃安，皆與六安、霍山、潛山、英山、商城固始接壤，地勢散漫，防不勝防。於皖楚之要，應以黃州爲適中策，應則上下皆宜控制，亦東西均便。安慶、廬州、六安未復，則黃州宜設重防，不僅目前情形當以黃州爲根本也。臣若督兵前進，轉恐援皖之師，腹背受敵，致使道路中梗，餉糈缺乏，實於下游軍情大有關礙。且黃州一府財賦繁重，甲於通省。七年八年官軍血戰，經營甫經底定，得之甚難，棄之可惜。自以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養賢致民，慎固不失爲要務。蓋必保楚，然後能謀皖，此又地勢兵勢之確切情形也。惟鄂之謀皖已歷二年，總未得勢，則以兵只一路也。八年秋間分兵兩路，已見功效，然尚以賊衆兵單，前功盡棄。今則統將又弱一個，兵力復不如前，率意輕進，後患滋甚。臣愚以爲皖之地勢賊情，非分兵爲三路進剿，必難成功。而鄂省現在防勤，江皖水陸馬步已五萬餘人，加以協濟侍郎曾國藩水師彭玉麟各營餉糈，通計每月需銀三十六萬兩，每月自籌二十餘萬兩，仍月欠十餘萬兩，添兵則苦於餉糈之竭，分兵又苦於統將之少。湘中將才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王鑫等連年彫謝，急宜訪求造就，以圖繼起。有人賢才輩出，蓋地方得人，則財用之



原可開將領得人，則兵少而可戰；即六七千人亦可獨當一路，而財用之流自節；征皖之師，必須統將中智略過人者，分爲三路，期以一二年委任，而責以成功。容臣次第訪求，專意延攬，再行陳奏。至鄂居皖省上游，鄂軍得勢，則地利人和，較之他省情形迥異，是討賊之責，鄂省實無可推諉。容臣與督臣專意籌商，分別奏報，所有遵旨覆奏緣由，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硃批：「所奏甚合機宜。欽此！」



# 胡林翼奏議

## 卷三十四

遵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九年四月十七日督發）

咸豐九年四月初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勝保奏：『通籌勦賊大局，宜合力並舉，並繪圖呈覽。』一摺，所稱以『皖軍會搗六合，楚師由西面力攻舒桐安慶，使撤回逆援，合力痛勦，則浦口後路，自易肅清。可以合圍金陵，設逆仍集東南，不復西救，則楚軍乘勢進逼，亦可長驅直下。此時應以皖軍會勦東南，楚軍力攻皖北爲上策。』等語，前據胡林翼奏稱：『皖楚之要，以黃州爲適中，保楚乃能謀皖，地勢賊情非分三路並力進勦，必難成功。』官文亦謂：『胡林翼不宜入皖，前敵不宜添兵。』該大臣等督兵勦賊，係共辦一事，惟在相度地勢，體察賊情，乘機進取，以收師克在和之效。胡林翼駐紮黃州，數月以來，諒已布置周妥，楚師有多隆阿爲前敵，節節進勦，而孤軍未可深入，曾否派兵爲其後路？現在皖北賊匪麇集，亟待楚師水陸分攻舒桐廬州安慶，以分賊勢，勝保翁同書亦應督飭各軍，合力會勦，不得專恃鄰省。官文前因湖南桂陽等縣被匪竄陷，調水師馬隊馳往援勦，此項援軍，俟湖南軍務稍平，亦可撤回，並力赴皖，使皖北之賊有所顧忌，不致肆意蔓延，庶於大局有裨。勝保兵力尙不爲少，務須南北兼籌，互相策應。上年李續賓一軍爲百戰勁旅，竟以深入無援，坐失名將，全軍潰敗，殊堪惋惜。今議會勦之舉，勝保當先與官文、胡林翼審酌機宜，固不可畫疆自守，亦不可輕進貪功，務須計出萬全，以冀膚功早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臣等仰承謨訓，指示周詳，欽感難名。楚軍入皖者，多隆阿、鮑超等已逼近太湖，計馬步已九千餘人，道員唐訓方、蔣凝學等率七千人進駐太湖迤南之荆



橋爲多隆阿後路援應，地當安慶石牌之衝，防賊匪之斜出，以繞越太湖縣城之後也。其留防陳德園之軍，則以參將阿達春同知歐陽正塘領之，計二千五百人，以彌縫太湖之闕；其分進英山一路者，爲參將余際昌之二千人，通計入皖之師，已逾二萬餘人，其分駐羅田麻城等處，則不過千人五百人耳。太湖之城，從龍山宮二水夾流，環城如帶，春夏水漲，溝澮皆滿，馬步未能馳驟自如。多隆阿呈報，二月十七日，探賊目僞亮天燕僞承天侯等帶賊三千，在蠟樹柯茶婆嶺擄糧製藥，運往太湖，十八日帶隊馳往，賊眠未起，我軍抄殺過半，餘賊奔過河東，天明仍率馬步過河追勦，黃泥港之賊，四面抄擊，射斃賊目僞承天侯一名，殲斃羣賊甚衆，該逆所擄之糧，全行燒燬。又三月二十五日，探聞太湖東門外河東賊壘，突出千餘人，繞至龍山宮，直奔六安，當率馬步飛馳迎勦，斃賊數名，賊卽挫敗，鳧水過河，我軍跟蹤追殺百餘名，因河水阻深，未及窮追，兩次隨機雕勦，以奪賊糧，而仰攻未能，城池未復，以地勢賊情而論，必非近月所能奏功。水師圍攻安慶，亦必待太湖東流潛山及安慶之石牌克復，乃可馬步並力於安慶。又前因小池口防守空虛，分兵代守，曾國藩近於湖口要地，添派知府屈蟠一千人，而南岸東流縣城，爲水師餉道所必經，復由鄂省酌調參將黃澤遠前往城守，此東路布置之情形也。黃州六千餘人，訓練已成，原可及時東下，以踐三路進勦之議，惟始因商固告警，恐賊從六安霍山繞出漢陽德安黃州之間，又因湖南永州入屬，遍地皆賊，而勢且侵及衡州寶慶之邊邑，先後撥去水師四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名，南撫臣駱秉章，念鄂城之空虛，復將漢軍文生李雲麟一營，調回鄂城。湘省賊勢方熾，備多力分，且虞滋蔓，設衡寶兵力不敷，則岳鄂鼎澧同時震動，將有防不勝防之患矣。現於麻城黃州抽撥二千人，回防武昌，並於下游潯皖江面，再調水師二營，回防岳州，此又南路布置之情形也。勝保前奏，尙未悉湖南近月情形，而不知鄂省南路空虛，長江天險，勢若建瓴，設使賊於湖南逞志，則由南路而拊鄂之背，由西路而窺蜀之藩，後患方大，兵事轉恐棘手，征皖之師，孤軍未可深入，誠如聖諭，必當計出萬全，應俟湖南軍務稍定，方可並力皖省，所有遵旨復奏緣由，謹合詞恭



摺具奏。

再臣胡林翼墨經從軍，志在討賊，其必不能入皖之故，則以楚北供應東征水陸軍餉，歲需數百萬兩，錢漕為巡撫衙門專政，連年整飭，稍資補助，所設釐金總局分局數十處，頭緒繁多，責無旁貸，且隨時體察，募立新營，汰弱留強，使東下各軍銳氣常新，現在楚境鄰氛四逼，前此尙祇策應皖，江南北兩岸，近日情形，湖南震驚，更須兼慮南路，自應仍紮黃州，以為各路根本，荊州將軍都興阿，上年圍攻安慶，賊勢漸威，因三河失事，孤軍無援，經臣官文奏請撤圍，以期保全軍旅，其時該將軍已隱然有李光弼韞刀自誓之志，勤勞之過，憂憤成疾，則其義烈本於天性也。水師提督楊載福智勇兼備，性氣亦甚剛嚴，該將軍提督之威望已隆，必非他人所能指揮，且忠勇素著，日夜以殺賊為心，亦不煩他人之督責也。他如多隆阿、鮑超之驍勇冠軍，李續宜、唐訓方之質實不欺，臣等共事最久，誠信相孚，必可得其心力，設異日出省遠勦，驟歸他人節制，恐心志不能齊一，性情未必相投，且楚師除馬隊外，水陸各軍皆係南勇，皖軍則川兵川勇，實居大半，近更收錄投誠之衆，鄉土不同，人心互異，若與楚師合併，軍情必多疑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各勦各路，以專責成，庶兩軍不起猜嫌，而大局仍不分畛域，應請嗣後楚軍無論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糧餉軍火及調度機宜，均歸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經理，實因相處日久，深悉將士之心，較歸各省大臣節制，呼應得靈也。至逆首久踞金陵，原宜併力東征，成四面各圍之勢，惟皖中全境糜爛，實難躡等而趨，去歲三河之挫，因李續賓忠勇奮發，思欲一舉成功，銳進分兵，遽規廬郡，遂羅前禍，是舍近而求遠，欲速而反遲，可為炯戒。查安慶為長江上下之關鍵，舒桐宿太為江楚之通衢，而東流蕪湖東西梁山太平采石，透迤大江兩岸，在在皆有賊蹤，使未能節節掃除，即令迅克金陵，亦慮蔓延江浙，後患尙不可知。竊計規復金陵，必須先清皖省，欲清皖省，必須先清沿江上下，若能以馬步輔翼水師，由宿太舒桐攻克安慶，步步為營，次第下擊，力扼大江，則金陵之接濟可斷，勢將不攻自克。廬州離江既遠，又不與楚境毗連，若由六安進攻，陸路運







諭令該將軍照數湊足，統交該協領帶往矣。將此諭令知之！」（五月十三日同督部奉）

###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五月二十三督發）

竊查逆首石達開，裹脅安徽江西浙閩兩粵之賊，竄擾湖南，號稱數十萬，欲由寶慶常德荆宜各路，擄掠入川，自立一幟，蓄謀已久。臣前已將通籌大局情形，詳細瀝陳，恭摺奏聞在案。惟軍情賊勢，瞬息千變，速尙易圖，久則難料，自應併兩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專力東征，無瞻前顧後之虞。先經臣調撥馬隊二百名，陸師各軍共計一千五百餘員名，並調派總兵王明山、陳金鼇、知府蕭翰慶、副將孫昌凱、水師四營，礮船共一百餘號，往援湖南。近因賊匪聚集寶慶，該府地方爲資水之上游，可以直達洞庭常德，西出辰州，爲沅水之上游，亦可以入洞庭，由澧州又可達荆江，是資沅二水，爲江湖緊要關鍵，當亟續調安慶水師中營遊擊曾紹霖、水師前營副將劉國斌，共礮船九十餘號，分援常德辰州及臨資口一帶，以重沅資之防；兼飭遊擊左光培、水師礮船二十八號，及已革總兵李續燾所募新勇五百名，馳往荆州虎渡口，以重澧州之防；猶恐陸路兵力較單，再飭新授荆宜施道李續宜揀選撫湘各軍五千三百七十餘員名，並餘丁長夫四千名，裹帶口糧軍火，前赴湖南督率陸路各營，從益陽安化一路進兵，前達寶慶，兼可以備常澧一路之警。已於五月二十二日由黃州武昌取道前發，以期會合湖南大營，併力勤辦，迅奏膚功。並準南撫臣駱秉章函商：「以南省將士雖多，事權不一，而新募各軍半係李續賓舊部，擬請將道員李續宜派往寶慶暫行統領各軍，以期大局有裨。」等情，是與臣等意見本相脗合。當即飛檄李續宜遵照辦理，惟是湖北一省馬步水師各營，既以全力規畫皖江南北，更復西顧荆州，北防商固，而粵匪捻匪窺伺多端，水師馬步各軍，應接不暇。茲以湖南異常緊急，於萬難籌撥之中，勉力抽調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補瘡，移緩就急，並非鄂力之果能有餘也。計派援湖南之水師陸營馬隊，每月共用銀五萬兩，以外均由臣等



札飭湖北糧臺，趕緊籌畫，按期解送，委派專員前往支應，毋庸湖南籌備，並飛催山陝四川之接濟，迅即解楚，亦可先助湘南之不足，其水陸戰事，應歸南撫臣就近迅急奏報。惟軍情幻變，如有應行體察情形，酌量改調之處，仍由臣等專札調遣。緣湖北水陸馬步各營將士，經臣等訓練已久，情意孚洽，如有緩急，仍應由鄂省審察機宜，則將士乃能用命也。所有續行調撥重兵援勦湖南，並派大員統帶緣由，理合由五百里馳奏。再臣胡林翼於援軍起程赴湘之後，即仍回黃州老營，合併聲明。

請緩徵廣濟縣咸豐八年分銀米疏（六月初八日）

竊查廣濟縣屬泰東永東靈東等三鄉，道光二十八、九等年，大水潰隄，靈東鄉內之石牌崗，永東鄉內之汪家篷，泰東鄉內之黃花篷各處田地，或衝坍成河，或沙壓五六尺不等，難以翻挑，亦未淤復，歷年錢漕銀米，均請緩徵。咸豐七年，皖省賊匪上犯，被擾最重，特請將該年地丁錢糧南米蘆課雜稅等項，不計災分，全予豁免，荷蒙俞允在案。茲據前湖北藩司羅遵殿署糧儲道張曜孫詳稱：「先據廣濟縣知縣方大猷詳稱：『泰東等三鄉田地，仍難翻挑淤復，請將八年應徵錢糧南米，仍請展緩。』該司道恐有捏飾情弊，嚴飭該管知府親詣查勘。時因三河桐城失利，上游防堵喫緊，未能履勘，又未便以未經勘定田畝彙入八年緩徵案內，致滋枉緩。」茲據黃州府知府周炳鑑詳稱：「親歷各鄉細勘，除稍有種植田地不計外，實在衝厭未墾田地，該業民等全無收穫，所有咸豐八年錢糧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四釐，漕米二百七十八石九斗三升二合五勺，南米四百三十五石八斗六升五合六勺，結由司道詳請奏緩。」前來，臣等伏查廣濟縣泰東等三鄉，水衝沙厭田地，應徵八年銀米，據該管府親歷查勘，實係全無收穫，現在太湖潛山賊氛緊逼，居民俱已遷徙，無人開墾，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該年應徵地丁錢漕南米，緩至九年秋後啓徵，以甦民困。現在奏銷屆限，除於冊內計緩外，謹合詞恭摺具奏。



# 卷三十五

## 酌擬清查局辦理章程疏（六月二十日）

竊照湖北省城設立總局，將通省各州縣衛交代未經結報者，逐任逐款澈底清查，以咸豐八年正月初一日起，限至八年年底完結報部，續經臣等奏奉諭旨：「展至九年十二月底止，一律辦理完竣。」等因。欽此。並於奏請起限摺內聲明清查章程，俟辦有端倪，再行開單，恭呈御覽，行局轉飭遵辦在案。節經總局司道往返行查，先後飭調會齊核算，而款目繁多，展轉膠轕，茲催據各屬造報款冊，將次彙齊，辦理稍有頭緒。惟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之後，至武漢克復，已閱八年之久，中間軍務迭興，州縣失守，十居六七，各州縣衛經手倉庫，正雜錢糧米穀，有全行被劫者；有應付兵差募勇堵剿，未及報銷者；有因災歉例得緩徵，存留驛站，耗羨錢糧未及請領撥補，所有廉俸役食祭祀等項銀兩，經該州縣墊支墊發者；又有軍需緊急，將應徵錢糧先行墊解充餉，尚未徵齊民欠歸還者；必須分別明定章程，庶辦理有所依據。茲據總局司道議詳：「除未被兵燹完善之區不計外，其各州縣衛果係賊衆兵單，力難抵禦，因而失陷城池，倉庫被劫，典守之牧令衛備業已陣亡殉難者，俱照例免賠。若城池失陷，守土之官並未殉難，倉庫被劫者，仍援照江西浮梁縣成案，立限追賠。其調募兵勇堵剿，應付各省往返兵差挪動徵存銀米未及報銷，地方災歉例得緩徵，因軍務孔殷道路梗塞，不及請領撥補，墊發墊支廉俸役食等項，應行補領，暨墊解錢糧，接濟兵餉，尚未徵齊民欠歸還者，以上各項，應查明虧挪實在確情，如係侵蝕入己，立即詳揭請參；若因軍情急迫，事出因公，應請恩施寬免治罪，立限追賠。其墊發墊支例應請領款項，準其劃抵，似此分晰辦理，庶足以昭核實，而示平允。」等情。酌擬章程，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查款項重在清查，追賠期於有著，湖北各州縣衛交代積至六七任，十數任，未經結報，其失守城池，虧短正項情形，既各不同，查辦自須區別，



身殉之員，子孫或同時罹難，或顛沛流離，其先任之缺，或事隔數手，或城池繼陷，本員既故，案卷全燬；若將本任及在別任動用之款，勒令故員後裔追賠，深恐無力完繳，終成無著，轉致實在侵虧入己之員，遷延觀望，至本員並未殉難，有因軍務挪移，及墊解兵餉，暨例應請領撥補之項，均可按數勾稽，無從弊混，該司道酌擬分別豁免，追賠劃抵，一經明定章程，準豁者，葛藤既斷，不致通案有稽，應繳者，勒限追賠，如有侵蝕隱捏浮冒等弊，即由臣等據實嚴參，從重定罪，庶國帑均歸核實，而清查亦可迅速完竣矣。除咨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奏，並開具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飭部議覆施行。

一、失陷城池倉庫被劫，本員並未陣亡殉難，均照江西浮梁縣劫失倉庫銀米成案，一律著賠；其追賠限期，應照定例，各案應賠銀數，分年按限追繳。

一、失陷城池，本員陣亡殉難，任內經手倉庫錢糧米穀被賊劫失，究與未曾殉難者不同，擬請照倉庫猝遇盜賊而有損失，免罪不賠例，擬以不賠。

一、官員陣亡殉難，任內如有辦理兵差，暨團練動用各項銀兩，人亡卷燬，無可稽考，擬請免其造報。

一、官員陣亡殉難，如先在別缺另有動用各項銀兩，本員既故，歷年更久，且有先任之缺，復經失守，案卷全燬，毫無稽考，查軍興以來，被難地方多有豁免錢糧，被殉之員，擬請比照一律豁免。

一、官員墊發墊支暨墊解錢糧漕南米石，如與正項無虧，所墊之項，從緩議還外，若有挪缺一切錢糧正雜款項，準將應領各項及未請領撥補坐支本款，儘數劃扣，如有不敷，即將該員墊解民欠，暫准作抵，責成後任，分限代徵，解繳抵補，設限滿徵不足數，按照下餘欠數分立年限，著落本員完繳，倘遇蠲豁民欠，亦照定例分年賠繳。

請加廣湖北鄉試永遠中額疏（七月初二督發）



竊照咸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官文奏：『紳民歷年捐輸軍餉，懇恩加廣鄉試中額。』一摺；湖北省紳民捐資濟餉，數及百萬，實屬踴躍急公，深堪嘉尚，加恩著照所請，準將湖北省文武鄉試，永遠加廣中額各三名，即以本年戊午科，并補行乙卯科爲始，按數取中，以昭激勸，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恭錄行司欽遵在案。臣隨於戊午並補行乙卯文武鄉試，遵照辦理在案。各紳民以芻蕘之悃忱，增科名之榮耀，感誦皇恩，異口同聲。臣等伏念湖北連年軍務需餉浩繁，多藉勸捐，以資接濟，尙稱踴躍。上年奏報九十八萬，以九十萬請增永遠鄉試中額三名，其餘八萬兩有奇，彙入下屆續捐辦理。今歲續經造報到司者，綜計前款共銀三十萬二千五百兩有奇，與一省捐銀三十萬兩，加文武鄉試永遠定額各一名之部議相符。現值秋闈伊邇，據湖北布政使莊受祺清查詳請具奏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以本屆己未恩科爲始，再續廣文武永遠中額各一名，以宏作育，而樹風聲。此次除再加廣一名之外，尙餘銀二千五百兩有奇，仍歸入續捐案內，再請鴻施。臣等謹會同湖北學政臣俞奎垣繕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 敬陳湖北兵餉情形並舉賢自代疏（七月初八日）

竊臣因三河警變，於八年十二月由本籍馳入黃州軍營，整理創殘，漸次完備。九年正月，首逆石達開竄犯湖南，分兵援應，水陸已逾萬人，征皖之師，暫遲進取，非得已也。近年兵事，不患將士之不勇，而患餉糈之不給。部撥秦晉蜀三省月餉各五萬兩，一年之計，十不獲一。在鄰省供應浩繁，原難深責。惟以鄂省十府一州之力，供江皖一歲數百萬兩之軍需，捉襟見肘，不能爲民生稍留餘地，中心已切憂危。以皖省地勢而論，援湘水陸回營三路分剿，尙覺兵單；以鄂省餉糈而論，則即現在兵數，猶形餉絀。此湖北兵事餉事之情形也。竊籌餉乃巡撫之專責，擇人爲理財之要務，立一法，而人每緣法爲奸，不如得一人，而法可因人以立。臣本丁艱人員，泣官臨民心竊



未安，金革無辟，義不容諉。惟是臣之所慮者，餉耳。兵事之強弱，視餉之豐歉為轉移。竊見升任福建撫臣羅遵殿，居心正大，事有條理。官湖北十餘年，吏治民情，尤為熟悉。即如八年錢糧，實力整頓，合計通省額徵，於奏銷限內，所欠不及一分。實近三十年所未有。兵燹凋敝之餘，辦理實著成效，合無仰懇聖恩，開臣署缺簡命羅遵殿辦理巡撫印務，責令籌度軍餉，管理糧臺事宜，必能接濟不匱，使士馬有飽騰之效。該升撫治兵尚非所長，鄂居七省之中，石達開擾其西，陳玉成伺其東，各擁羣賊十餘萬人，既上下之兼防，恐腹背之受敵。臣惟有函商督臣體察形勢，覘賊所向，隨機勦辦。臣必不敢有所推諉，儻使西界無虞，則荊州可固，東征並力，則皖江可清。異日軍務速蒞，得以遵旨補行終制，而羅遵殿之吏治切實可靠，必能隨同督臣寅恭協和，相助為理。臣惟軍餉所關，得人不易，確有所知，不敢緘默，謹據實瀝陳，以備聖明採納。該撫現已迎摺北上，如蒙天恩，俞允江楚兵餉大局，當有裨益。愚昧之誠，理合密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奏陳援寶官軍大勝疏（七月十五日督發）

竊湖南賊勢鴟張，聚圍寶郡。先經臣等調派水師馬隊，馳往湘省援剿，嗣復派留按察使銜荆宜施道李續宜統領寶慶軍務。其湘右之在下游征皖者，亦經調集五千餘人，馳歸所部，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業經奏報在案。兼旬以來，該逆麇聚日衆，長圍守禦益堅。而我軍聲援梗阻，城守難支。疊經臣等密飭帶兵各員，避實搗虛，為內外夾擊之計。頃接李續宜來稟：「六月二十四日率所部，由藍田先後啓行。二十五日由釀溪馳抵高家衝，臬司劉長佑營盤會商進剿，審察地勢，並密令駐劄寶東各營連日出隊，以分賊勢。二十六日，逆衆包抄高家衝官營，劉長佑李續宜各率所部奮擊，斃賊甚多。二十八日，李續宜拔營西渡，調副將劉培元率水師從水路進。又密飭元右貞中等營隊伍，分十餘枝爬山越嶺，搜伏而進。初抵匡家嶺，周視賊營，自田家渡直至白田清水塘等處，聯



絡三十餘里，環以長濠，寬深三丈有餘，濠上層設礮位，濠外密釘竹木，幾於無隙可乘；是日午後，李續宜令郭鵬程帶毅右營于高勝，帶貞左營黃連升帶後前營二哨，毛有銘帶右營二哨，李光燦帶中營二哨，各以六成隊捲旗息鼓，從山背蛇行往剿；令營務處金國琛等帶親兵馬隊策應，行至中途，適賊二千餘出，撲凱右營，經梁作楫率勇力堵，金國琛等突出橫抄，賊大敗潰；我軍追逼賊壘，壘中復出賊二千餘抗拒，我軍奮勇直前，立傷悍賊五十餘名，衆賊皆亂，敗逃渡河，擁斷浮橋，溺水死者一千八九百名，各營乘勝焚毀賊壘賊卡，共四十三處，奪獲馬八十五匹，旗械無數。二十九日，該逆率衆數萬，多設疑陣，欲繞我軍後路，乘隙襲營，李續宜令都司羅重世率福字營勇駐田家渡，與資東聲氣相通，令游擊劉山清率喜字營勇駐釀溪，以防後路，而密令中右營兩後哨及于高勝等營勇丁捲旗出隊，伏於後路山林，又令副將沈俊德等元右等營出西路橫截賊隊，復派府經縣丞毛有銘率湘右營並馬隊斜出，而腰擊之，又派副將蕭慶衍等貞中等營防濠內之賊，又派金國琛等率湘中營及馬隊隨同李續宜前路迎剿，車置甫定，各路賊蜂擁圍撲，我軍正伏並起，該逆進退無路，拚死抵拒，李續宜遂令中路分營斜出橫擊，令防濠各營奮撲賊壘，縱火焚燬，煙燄冲霄，賊匪紛紛潰逃，我軍齊力追殺，賊屍遍野，維時劉培元鄒漢章率水師轟擊，田興恕復率勇從郡城北門渡河攔頭截剿，敗匪悉過資東，乃令各營收隊，是日計踏燬賊之壘卡共二百餘處，殺賊八千數百，溺斃於河者約四五千，生擒一千七百餘名，內有僞軍略戴振聲等賊目四十八名，解散擄脅五六千人，奪獲僞印八十餘顆，騾馬三百餘匹，旗械無算。次日復搜捕餘匪淨盡，資西一律肅清，長圍已解。一等情，馳稟前來。臣查該逆聚圍寶郡，踞險浚濠，周長數十里，阻我餉道，抗我師行，必欲逞志寶郡，據爲根本，爲窺伺鄂蜀之計，兇狡已極，仰賴聖主威福，將士謀勇並施，連日大捷，長圍頓解，實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現在郡城內外，兵勢連絡，除飛飭各軍乘勝兜剿，一鼓殲除，一面由撫臣駱秉章查明在事出力人員，並陣亡員弁，分別籲懇恩施外，謹將寶慶援軍大捷郡城圍解情形繕摺由六百里馳奏。



再、準兵部轉準戶部咨開：「翼長多隆阿派領催阿達布等出口購買戰馬五百匹；又楚北委員劉得勝等赴張家口買辦戰馬一千五百匹，該省現無軍務，未便準其免稅，應仍照向章辦理。」等因。咨會前來。查楚北先後委員阿達布等出口購戰馬共二千匹，前已咨明楚軍攻剿皖匪，戰馬疲乏，亟須添補情形，並非本省添補營馬驛馬可比，相應仰懇聖恩俯準，飭部移行各處，按數查驗，免稅放行，俾該委員迅速管解歸楚馬隊，得資攻剿，感荷鴻慈，實無既極。謹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軍營購買馬匹，請飭免稅』等語；湖北委員出口購買戰馬二千匹，係爲楚軍攻剿皖匪之用，著該部移行張家口等處各稅口，按照該省咨文查驗明確，準其免稅放行，毋令遲滯。欽此。」

奏陳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知縣疏（七月二十二日）

竊維務農必先除莠，牧馬恐其敗羣。湖北吏治廢弛，經臣隨時整飭，猶未盡善，設有不肖州縣，干進營私，必至濡染效尤，官方益壞。茲查有四川試用知縣李某某，游幕迴避，改發湖北，該員到省後，即具稟藩司稱：「在川省有輪委一次，尙未委署，應以原到川省之日，作爲到省日期，與是年同班同月到省人員比較先後，列冊候委。」等語。經藩司查明，游幕迴避人員，遵照部章，除去程限，準其接算試用候補日期。至在原省得有輪委，經原省督撫咨明備案。其如何委用，應俟改發省分，察看人才，酌量原缺，分別委署。乃該員甫經到省，預存躁進之心，率敗具稟，要挾委署，實屬不安。本分據前湖北藩司升任福建巡撫羅遵殿詳請奏參前來。臣查李在川輪委，尙未委出，準四川督臣咨明湖北，業經行司查照在案。該員在蜀以幕友捐官，聲名甚劣，惟事係隔省，若待咨查劣蹟，往返需時，且恐不實不盡。就其改發到鄂，即敢以川省曾有輪委，自行具稟藩司，列冊委署，其性情浮躁，要挾營謀，已可概見。該員於藩司詳參後，即呈請赴山東措資希圖規避，似此躁進取巧之員，未便稍事姑容，相應請旨



將改發湖北試用知縣某某革職，以示懲儆，而肅官方。

上諭：「胡林翼奏：『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之知縣，請旨革職。』一摺；某某著即革職，以示懲儆。欽此。」

再、試用知縣夏先煊，安徽懷甯縣人，由訓導報捐知縣，指發湖北，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到省，母丁氏迎養來楚。九年正月初七日病故，經臣恭疏題報，飭令回籍守制去後。旋據武昌府知府如山轉據該員稟稱：「懷甯尚為賊踞，難以回籍，暫在鄂省守制，俟原籍肅清，即行請咨回籍。」等情。臣查懷甯縣係安慶府附郭首邑，逆匪久踞，據稟難於回籍，自係實在情形。楚省現辦防堵，該員辦事謹飭，堪以差遣。又試用從九品李維新，江蘇武進縣人，由監生於咸豐七年在湖北荆州火藥局報捐，不論雙單月選用從九品，九年正月，在京遵籌餉例報捐，分發指省湖北，三月二十日到省，二十五日聞訃，母劉氏於九年正月初五日在籍病故，例應丁憂回籍守制。臣查李維新年力正壯，人亦謹飭，堪以差遣，據升任巡撫臣前布政使羅遵殿詳請奏留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丁憂試用知縣夏先煊試用從九品李維新留於軍營差遣，一俟軍務告竣，即行分別飭令回籍守制，除咨部暨各該員原籍外，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附片具奏。殊批：「均照所請。欽此。」

## 卷三十六

### 楚軍征皖大勝攻拔石牌偽城疏（九年九月初七日督發）

竊臣等前因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楚北調派各軍分四路馳援情形，奏報在案。查皖屬石牌鎮地方，與宿望潛太等縣毗連接壤，為入安慶要隘，自上年官軍回援宿太後，該逆復在該處修造堅城一座，廣集逆衆，意圖久拒，阻我入皖之路，與太湖城內之賊互相援應，兼通賊糧火藥等項，是以屢攻太湖，未能得手，現籌進兵圖皖。



之計，必先奪取石牌要隘，方為勝算；遂密飭總兵鮑超嚴守太湖各營，副都統多隆阿親統馬步兵勇，於八月二十六日，馳赴茶婆嶺駐紮，連日察看地勢情形，遙望石牌偽城，牆高二丈餘，上下均有礮眼，週圍深濠三道，外有木城六道，樁籬密布，甚為堅固。隨督隊於二十八日四更出隊，銜枚疾走，馳抵石牌，派參將楊朝林、雷正瑄游擊趙旣發各帶所部，由東面進攻；都司周天祥、守備李德謙、陳天佑各帶所部，由北門進攻；參將穆正春帶領所部由南門進攻；多隆阿自率各營，出其不意，拆毀木城，越濠爬城，施放噴筒、火箭，該逆驚覺，開礮轟擊，我軍正值攻城喫緊，忽據探報，潛山逆賊蜂擁而來，即派吉林、黑龍江馬隊二起，飛馳截擊，又據探報安慶之賊分股來援，亦派馬隊二起，分馳迎剿，兩路援賊均皆敗退，各營步隊攻城銳氣益奮，一擁而進，該逆仍堅持抗拒，鎗礮環施，子如雨下，各勇奮不顧身，衝鋒冒鎗，前者傷亡，後者繼進，遂折毀礮眼而入，時已辰刻，偽城以內火發，賊衆大亂，我軍痛殺，其開城逃竄者，亦經我軍迎頭截殺，共計斃賊數千餘名，生擒四十七名，內有廣西老賊頭目偽霍天燕、石廷玉二名，奪獲大礮二十四尊，擡鎗小鎗三百餘桿，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刀矛無算，此攻拔石牌偽城之實在情形也。盡殲醜類，無一漏網，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現在分撥大軍駐紮石牌，即乘機攻取太湖，以便分路進剿，所有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可否由臣核實擇尤請獎，出自恩施，以昭激勸。所有攻克石牌偽城斬馘無遺情形，謹合詞恭摺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楚軍援皖，攻克石牌偽城。』一摺：著官文等仍飭各軍乘此聲威，克復太湖縣城，節節進剿，以清逆氛；其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等核實擇尤保奏，以示獎勵。欽此。」

### 請廣湖北各邑學額疏（十一月初二日督發）

竊臣等前於咸豐八年七月內，查明湖北紳民歷年捐餉銀九十八萬七千四百六十一兩零，先以九十萬



兩請加鄉試中額，奏奉上諭：「官文奏：『紳民歷年捐輸軍餉，懇恩加廣鄉試中額。』一摺；加恩著照所請，準將湖北省文武鄉試，永遠加廣中額各三名，即以本年戊午科，並補行乙卯科爲始，按數取中，以昭激勸等因。」欽此。嗣於九年七月內，又經臣等以續經造冊到司者，連前所餘八萬有奇，綜計共銀三十萬二千五百餘兩，再以三十萬兩請加中額，奏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旋準部議，準再加文武鄉試永遠中額各一名，連前共加文武鄉試定額四名，自己未恩科爲始，尙餘銀二千五百兩零，應歸入續捐案內，併計核辦等因。九年八月初九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均經臣等行司欽遵辦理在案。茲據湖北布政使莊受祺詳稱：「續據各州縣造冊到司，及奉準外省移咨兌收，湖北紳民各捐款，又有銀九萬六千九百餘兩，連前統計共銀一百二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九兩四錢四分九釐，遵照奏定章程，一州一縣捐銀一萬兩，加文武永遠學額各一名，捐銀二千兩，加文武一次學額各一名，除原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前來咨奏：「奉上諭：『前後捐輸軍餉銀二萬兩，該督原籍湖北漢陽縣，著加文武學額各二名，永爲定額。』」欽遵！一辦理外，綜計各屬尙應請加廣文武永遠學額共九十六名，再應加一次文武學額者，共一百二十九名，其所請加定額，查每州每縣並未過十名之限，均請以欽奉上諭之日爲始。學臣卽按數取進，俾昭激勸，除請加廣學額外，尙餘銀六萬一千六百三十九兩零，應俟歸入續案辦理，所有現在查明各郡各邑捐款細案，請廣文武學額緣由，相應分別開造清摺清冊，詳請奏咨等情前來。臣等覆核無異，除冊分送戶禮兵三部查核外，謹會同湖北學臣俞奎垣合詞恭摺具奏，並繕具各州縣紳民節年捐助軍餉各銀數清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敕部核覆施行。再外省所收湖北紳民捐款，間有錢穀折銀數目，未經咨覆明晰，暫照減成例價，叩數入冊，捐數已逾萬兩之多，各州縣先請現廣學額一次，容俟飭催補查造冊到日，歸於續案，請改永遠定額，合併陳明謹奏。

硃批：「該部議奏單併發。」欽此。



卷三十七

陳報官軍勦退太湖援賊疏（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再、楚軍進勦皖逆，前於攻克石牌巨鎮後，卽設計進攻太湖縣城，乃該逆恃其城堅糧足，死守待援。臣官文先經咨飭各軍，首以絕賊援應爲勝算。臣胡林翼以相距太湖數十里之天堂地方，形勢險要，調派統領昌字營副將銜儘先參將余際昌駐軍天堂，以扼其衝。十一月初三日夜，探報潛山、舒城大股逆衆，由主簿園等處圖撲昌營，賊衆不下萬餘。余際昌派前營游擊楊飛熊，後營守備浦本祥，各率步兵會同前右中三營馬隊，馳往迎擊。又派中左等營分抄賊後，余際昌自率親兵接應，布置甫定，時已天明，賊衆漫山遍野而至，我軍乘其喘息未定，列隊奮擊，鏖戰二時之久，悍逆抵死抗拒，中營親兵外委金宜貴等首陷賊陣，殪其騎馬悍賊五人，賊衆披靡潰逃，我軍奮力追殺，後路兵勇同時夾擊，斃賊一千數百，墜巖落澗死者不計其數，馬步各軍追殺至雞冠嶺而還，生擒二十二名，奪獲騾馬十七匹，僞印五顆，旗械千餘，鎗礮七十餘件。據生擒賊供：「此股逆首僞鎮天侯劉逆，由舒桐潛山糾黨二萬餘人，援應太湖，被我軍擊斃之騎馬賊，卽有僞將軍郭逆在內。」等語。由余際昌馳報前來。臣等查楚軍圍攻太湖，爲該逆所必救，本在意中。此次官軍以少擊衆，大獲勝仗，洵足以寒逆膽，而壯軍威。現在馬步各軍，近逼太城，浚濠築壘，絕其外援之路，則城賊無由逞志，計日可期得手。除仍飛飭該將士，慎密勦辦，迅克堅城，另行馳奏外，謹將官軍勦退太湖援賊，大獲勝仗情形，合詞附陳，奉旨：「知道了。欽此。」

勘明各州縣已未成災請分別蠲緩疏（十二月十四日督發）



竊照湖北錢漕，經臣等特定章程，遇有災傷，責成該管道府，親勘稟報，不准稍有捏飾。惟濱江各屬，咸豐九年夏秋水漲，田地多被漫淹，並有受旱之處。據該州縣先後稟報，均飭道府覆勘，加結詳辦。又沔陽州楊三等一百四十一垸，自鍾隄修復，水道南行，秋間被淹，補種後，衝刷隄成災，業經臣等奏明勘辦各在案。茲據該管道府稟報：「實勘得沔陽州楊三等一百四十一垸，居通城湖腹內，秋間江水漫淹，涸復補種。十月間江水復漲，又驟漲，由通城湖隄外橫衝而入，將登場之禾稼連房一併漂沒，情形極重，成災六分。麻思等九十五垸，均被漫淹，積水未消，情形較重。金馬等一百六十五垸，入秋以來，陰雨過多，收成歉薄，情形較輕。嘉魚縣廣賢等八里及九洲、九屯內低窪地畝，秋間雨水連綿，禾稼多被浸損，情形較輕。漢陽縣菱角湖等十三區，外江水漲，不能疏消，種植情形較重。孝感縣尚義等二百二社，夏秋缺雨，高阜處灌救為難，情形較輕。漢川縣喝城等二十五垸，因上游河水迭次漲發，禾稼無收，情形較重。蘄湖等九垸，被淹後涸復補種，情形較輕。黃陂縣斗柞坂等十社，秋間襄水漲發，無從宣洩，秋收失望，情形較重。黃梅縣潘興口三處，本係水衝沙壓之區，本年淹漫無收，情形較重。金林等三十五鎮，亦被帶淹，情形較輕。廣濟縣泰東等三鄉，積年衝壓，仍未翻挑，情形較重。鍾祥縣河鄉、楊林等十五村莊，湖鄉、鐵牛埂等二十九村莊，頻年被淹，本年復被淹沒，情形次重。京山縣高集等二十七團，鍾隄甫經築成，間有涸出，尚多沙壓，秋收歉薄，情形次重。天門縣田灣等五十三垸，並多等三十垸內最低之七十六甲，濱臨襄河，漫淹無收，情形較重。江陵縣上西旺等三十一垸水田，羅家剝潰口灌入，致被漫淹，老長等一十八垸，江支等隄節次潰口，水衝沙壓，均不能翻種，情形較重。南湖、中洲等七十二垸，地勢本低，本年襄水復漲，積潦難消，情形次重。公安縣毛三、毛四兩里，及刀一等十五里內五十八甲，地勢低窪，馬林工潰口未修，被淹無收，情形較重。刀一等八里內之十甲，同白一等十五里，補種歉收，情形較輕。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都等十三坊垸內二十五甲，逼近馬林工潰口，田地被淹，情形較重。柳子等十四坊垸內二十七甲，並張惠等九坊垸內二十甲，九嶺



等三十一坊垸，補種歉收，情形較輕。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一十七垸，係頻年積淹，本年隄潰，全未虛植，情形較重。萬家等二百六十二垸，補種歉收，情形較輕。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內，塌莊等四十八處，並一所等八所隄潰後，水道壅塞，秋間江河泛漲，積淹無收，情形較重。枝江縣青夾等二十五洲垸，被淹補種，收成甚薄，情形較輕。荊門州馬上三等九圖內，萬家嶺等二十九區，襄水迭漲，衝開民隄，閘口淹沒無收，情形較重。馬上三等六圖內，李家廟等十區，稍有補種，情形次重。又江夏縣城內之崇通等屯，城廂內外，並漢陽縣居仁由義崇信三坊房屋被賊燬盡後，居民多未復業，又羅田縣迭遭賊擾，民力未紓，以上沔陽、嘉魚、漢陽、孝感、漢川、黃陂、黃梅、廣濟、鍾祥、京山、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除沔陽州、楊三等一百四十一垸被淹成災外，餘俱勘不成災，係屬被淹受旱積淹歉收，並屯坐各衛軍田，輕重情形相同。暨江夏、漢陽二縣房屋多未復業，羅田縣賊擾，民力未紓，緣由委無捏飾情弊，由藩司莊受祺署糧道張曜孫酌擬分別蠲緩展緩，新舊錢糧南米會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遇有水旱災傷，例應勘明分數，分別撫賑蠲緩，如不成災，亦請緩徵遞展。本年湖北各州縣，祇有沔陽州被淹成災六分，例應撫賑，惟現值庫藏支絀，軍餉不繼，實難籌辦，已飭諄勸紳富就地賑濟，好為安撫，俾免失所，其應徵錢糧等項，同勘不成災各屬，應徵各款，若責令照常完納，民力實有未逮。除請緩漕糧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六分之沔陽州、楊三等一百四十一垸，應徵九年錢糧南米，照例蠲免一分，蠲贖銀米一併緩至十年秋後，分限兩年帶徵，勘不成災，被淹較重之沔陽州、麻思等九十五垸，漢陽縣菱角湖等十三區，漢川縣喝城等二十五垸，黃陂縣斗柞坂等十社，黃梅縣潘興口等三處，廣濟縣泰東等三鄉，天門縣田灣等五十三垸，多多等三十垸內最低之七十六甲，江陵縣上西旺等三十一垸，老長等一十八垸，公安縣毛三、毛四兩里及刀一等十五里內五十八甲，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都等十三坊垸內二十五甲，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一十七垸，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內塌莊等四十八處，並一所等八所，荊門州馬上三等九圖內，萬家嶺等二十



九區，各應徵九年新賦、錢糧、南米、蘆課、隄閘、河費、閒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十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各屬原緩六、七、八等年銀米，分別遞展一年帶徵。又沔陽、漢川、漢陽、黃陂、天門、五州縣，最重境內，均尚有應徵七年奏銷民欠，未完銀米，一併展至十年秋後，再行催徵。又次重之鍾祥縣、河鄉、楊林等十五村莊，湖鄉、鐵牛埂等二十九村莊，京山縣、高集等二十七團，江陵縣、南湖、中洲等七十二垸，荊門州、馬上三等六圖內李家廟等十區，除九年南米照常徵收外，請將應徵九年新賦、錢糧、蘆課、隄閘、河費、閒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十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應帶徵八年緩徵銀米、隄費等項，展至十一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原緩六、七等年銀米、蘆課、隄費等項，請俟八年緩徵銀米徵齊後，再按最先年分遞年帶徵，較輕之沔陽州、金馬等一百六十五垸，嘉魚縣、廣賢等八里，及九洲、九屯，漢川縣、蓼湖等九垸，受旱之孝感縣、尚義等二百二社，黃梅縣、金林等三十五鎮，公安縣、刀一等八里內之十甲、同白一等十五里，石首縣、柳子等十四坊垸內二十七甲，並張惠等九坊垸內二十甲，九嶺等三十一坊垸，監利縣、萬家等二百六十二垸，枝江縣、青夾等二十五洲垸，各應徵九年新賦、錢糧、南米等項，照常徵收；請將六年起應行帶徵銀米，分別遞展一年帶徵。沔陽州、漢州縣較輕垸區內，有七年奏銷民欠銀米，亦展至十年秋後，再行催徵。各屬五年以前，有無遞緩帶徵之項，應照奏案，俟清查完竣，另行查辦。至武昌等衛軍田，應徵應緩銀兩，均照屯坐各州縣，一律辦理。又江夏縣、崇通、稍水等屯，漢陽縣、居仁、由義、崇保各坊，應徵九年楚課、門攤、地課銀兩，亦請展至十年秋後帶徵。八年所緩銀兩，並請遞展一年。羅田縣六年應行帶徵錢糧、漕南二米，亦請緩至十年秋後，再起帶徵之限，以廣皇仁，而紓民力。除成災處飭取頃畝冊結，另行題送外，所有勘明沔陽州被淹成災分數，暨嘉魚等州縣被淹受旱，勘不成災，輕重情形，分別蠲緩新舊銀米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等與司道恐情形不確，駁查至再至三，並臣胡林翼因援賊大股西犯，道員李續宜尚未趕到，已馳往



皖邊，就近策應，是以奏報稍遲，合併陳明謹奏。

### 勘明各州縣被淹田地請緩徵漕糧疏（十二月十四日督發）

竊查前準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湖北省濱江各屬，咸豐九年夏秋被淹，受旱暨水衝沙壓之區，現經臣等將錢糧南米等項，勘明已未成災輕重情形，另摺奏請分別蠲緩展緩外，惟沔陽、漢陽、黃陂、黃梅、廣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等州縣，尚有應徵漕糧，力難輸納。據藩司莊受祺、署糧道張曜、孫轉據該管道府結報會詳，請緩前來。臣等覆加查覈無異，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六分之沔陽、陽州、陽三等一百四十一垸，應徵九年漕糧，緩至十年秋後，分限兩年帶徵；勘不成災被淹較重之沔陽州、麻思等九十五垸，漢陽縣、菱角湖等十三區，黃陂縣、斗柞坂等十社，黃梅縣、潘興口等三處，廣濟縣、泰東等三鄉，天門縣、田灣等五十三垸，多多等三十垸內最低之七十六甲，江陵縣、上西旺等三十一垸，老長等一十八垸，公安縣、毛三、毛四兩里，及刀一等十五里內五十八甲，石首縣、民旺等十六垸，並一都等十三坊垸內二十五甲，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一十七垸，松滋縣、下五等九都內塌莊等四十八處，並一所等八所，各應徵九年漕糧，緩至十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各屬原緩六、七、八等年漕米，均分別遞展一年帶徵，以廣皇仁，而紓民力。理合恭摺具奏。

### 楚師迎勦槎水販援賊大勝疏（十二月十四日）

竊楚軍入皖圍攻太湖，前已將擊退天堂、王婆坳等處援賊情形，馳奏在案。茲月餘以來，太湖城賊死守如故，而桐潛賊衆，屢欲伺我軍之隙，圖奪天堂營壘，蓋天堂爲潛太之要衝，故該逆所必爭也。十一月十九日探報，距天堂軍營七十餘里之槎水販地方，桐潛大股逆黨二萬餘人，陸續麇至，將襲我天堂之後，爲太湖之援。經統



帶昌字全軍副將銜儘先參將余際昌總管禮桂三營訓導丁華先商同潛山縣葉兆蘭以本地練勇分伏雞子河、黃龕口、鐵鎖嶺、老鴉嶺等處以扼間道賊蹤而以官軍之昌字前後二營左右中副四營派六成隊又派禮桂三營各七成隊余際昌、丁華先皆親督接應各帶乾糧於二十日黎明從山徑暗度二十一日辰刻齊抵蠶牛嶺山麓而嶺頭守卡之賊即遁我軍越嶺行數里至槎水販賊分三股排列隊伍旗幟如林余際昌等以兵行遠至傳令暫息且示弱以誘之而密分兩軍繞出賊後逾時首尾夾擊賊遂大潰各隊弁勇或毀其柵壘或搜殺館賊乘勝追斬直抵龍井關收隊而還計先後斃賊一千四百五十七名並據賊供「賊目偽漢天侯拱天豫二名同時擊斃」奪獲偽印九顆大銅礮二位驟馬三十二匹擡鎗鳥鎗旗幟五百餘件刀矛不計其數此二十一日擊退槎水販大股援賊之實在情形也據余際昌等馳稟前來臣等查楚師力攻太湖援賊詭計百出此次我軍以少擊衆大挫兇鋒傳聞逆首陳玉成糾集十餘萬之衆欲上犯楚境抄襲太湖我軍後路以解太城之圍雖賊情虛實未能預料而戒備宜嚴臣胡林翼已於各要路分兵堵禦靜以待動逸以待勞仍當嚴飭各軍慎密勦辦迅克堅城以慰宸廑謹將楚軍勦辦援賊大獲勝仗並分兵堵禦情形會同繕摺具奏

再曾國藩於八年九月初前赴閩浙辦理軍務經臣等奏奉諭旨湖北省按月解協餉二萬兩並加撥銀一萬兩截至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止先後撥解協餉並加撥銀共四十八萬兩均經奏報在案嗣因曾國藩督師皖省秦晉蜀三省解餉未到軍食不支又由楚北自十月二十四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止計兩箇月於原撥餉銀三萬兩外加撥月餉三萬兩共解過庫平銀十二萬兩均經督飭湖北糧臺竭力籌措在司庫地丁款內如數勻撥先後委通判長坦千總孫長鐸解赴黃州巴河行營交收以資接濟惟楚軍分道東征兵增餉絀如明春秦晉等省協餉仍復愆期必至楚省獨力難支關係非輕相應仰懇聖恩飭下陝西山西四川督撫臣恪遵疊次諭旨將應撥協餉設法籌措按月如期解交楚省轉解曾國藩大營以免停軍待餉而利進征



再江西已全省肅清，其錢漕額數倍於楚省，並求飭下江西撫臣於協濟會國藩月餉三萬兩外，每月再增撥銀三萬兩。又浙省錢糧徵數亦鉅，可否由浙江撫臣按月酌籌接濟？該兩省相距會國藩大營較近，於軍食更有裨益，祇候訓示施行，為籌策東征軍需緊要起見，謹附片具陳。硃批：「戶部查議速奏。欽此！」

陳報移營日期疏（十二月二十日）

竊惟楚軍征皖，侍郎臣曾國藩駐紮宿松，多隆阿、鮑超、唐訓方、蔣凝學馬步四軍圍守太湖，將軍都興阿因病暫回荊州，本任道員李續宜因母病假歸未至，探聞逆首糾合粵匪捻匪大股上犯，臣於十月二十八日自黃州移營至蘄州，陳德園距太湖百里，籌商太湖各路軍情，布置稍定。十二月初六日，移營英山縣城南，距黃州約二百餘里，距羅田、蘄水約各數十里，控引潛霍，規畫六舒，亦尚可捍蔽楚疆，兼顧豫境。臣查安徽潛山縣屬之天堂，雄據山中，實為舒桐英霍之總要，守此不失，可扼賊吭。臣先於九月密飭參將余際昌等奪此天險，以九營駐其中，力戰疊勝，業經會奏在案。惟孤軍深入皖境，二百餘里處，賊所必爭之地，更當審察機宜，隨時策應。刻下援賊大股西犯，籌兵迎勦，戰勝軍情，應隨時咨會督臣官文驛報外，謹將臣移營英山日期，由驛恭摺馳奏。

卷三十八

奏陳逆首投誠獻城旋為賊黨襲踞先後勦撫辦理情形疏（十二月二十日督發）

竊臣官文等前接楊載福來函：「池州賊目偽王國宗，韋志俊，自廣西被洪秀全誘從，屢被欺凌，父母兄弟，盡遭殺戮，近又與盤踞建德逆首楊宣清仇隙，立意投誠，於九月二十五、六等日，三次遣人至楊載福水營，具呈



獻城歸順，繳偽印偽照各數百件，情願收取蕪湖、太平關、建德等處，立功贖罪。各等因；其著名逆首，久踞池州，所部不下數萬，強悍衆多，雖云自拔來歸，究難深信，是以未敢遽行具奏，姑許以我軍礮船協助，責其成功後始爲奏懇天恩，免其治罪。一面飛行布政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親督副將黃翼升等率內江各營駐黃石磯。十月初四日，派總兵李成謀、副將李朝斌、參將劉正隆各率戰船千總李楚材領步兵二百均赴池州，會同攻守。初七日，韋志俊遂派部下頭目古隆賢、賴文鴻、劉官方、黃文金等率隊往襲蕪湖，韋志俊在府城分派防堵建德、石埭等處之賊，一面曉諭城內軍民，概行薙髮，歡聲雷動。詎料古賴等逆，中道變生。十月初九日，糾衆反戈，回撲府城。經韋志俊、李楚材率隊迎擊，劉正隆即帶舢板駛入城西湖內，連開排礮，斃賊甚多，賊始退去。適督帶江南艇船總兵李德麟亦至，會同防勦。十二、十三兩日，賊衆復至，均經官兵擊退，賊即於城外西北紮營。十三夜五鼓，賊負長梯驟撲城下，李楚材即出截殺，韋志俊領數十人縋城接戰，奮力衝突，水師施放排礮，賊勢少卻。李德麟、李成謀等會派韋志俊、李楚材帶隊緊防，陸路李德麟、李朝斌緊守城北，李成謀等帶礮船繞湖而入。十四日黎明，古賴、劉黃等賊率大股趨北門外，欲撲官營。李德麟、李朝斌開礮迎擊，李楚材、韋志俊同時出戰，殺入核心，李楚材身受四傷，負傷力戰，賊勢披靡四潰。韋志俊、李楚材乘勝追殺二十餘里，奪獲旗械鎗礮甚多，生擒正法百餘名。其奔近西門大路之賊，經李成謀等礮船轟斃無數。此次痛勦之後，古賴、劉黃等賊遁歸青陽、銅陵等處，勢極窮蹙。池郡正可大定。臣等正在籌議安插降衆之法，一面會商具奏。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諭：『前據和春奏：『池州逆首韋志俊投誠歸順，獻出城池。』志堪嘉尚！惟所部人數衆多，一切安插事宜，著官文等妥籌迅速具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等遵即咨行，妥籌宣示，聖主寬大之恩，該降衆同聲感泣。惟先接探報古賴等逆，密約偽國宗楊輔清糾集徽甯悍賊二萬餘人，復攻池州。韋志俊部下除來歸後，裁汰老弱遺散外，尚有萬餘人，芻蕘不給，城內人心惶惑。彭玉麟因親率三營赴池，傳齊韋志俊等，剴切開諭，妥爲



布置。十一月十五日，賊衆大至，經彭玉麟督率水師各營，並韋志俊、李楚材等極力擊退。二十四日辰刻，賊率大股竄至柳波磯地方，李成謀等轟礮迎擊，斃賊甚多。該逆退匿民房，並潛伏山窩，各帶藤牌洋鎗，擡鎗誘敵。我軍嚴陣以待，未刻李楚材等帶隊衝動伏賊，我軍水陸協攻，賊始退去，仍屯聚數里之外。二十五、六等日，賊衆麇至，韋志俊率隊赴援，該逆分爲二股，一當旱隊，一敵水師，施放洋鎗，子落如雨，千總謝如友力戰陣亡。其時內港水涸，礮船不便往來，該逆紮營磯上，遂隔水師於外，逆渠楊輔清率賊衆環攻池城。韋志俊、李楚材與賊接戰數晝夜，軍士勞苦已極，該逆懸立重賞，以購韋志俊、李楚材二人。三十日戌刻，韋志俊正在城外打仗，突有奸細潛開東門，賊衆一擁而進，城內降衆巷戰，死者以數千計。池州府城遂於十一月三十日復陷於賊。旋據韋志俊稟報，衝出重圍，收集潰卒，暫駐泥灣地方，聽候安插。此韋志俊率衆投誠獻出城池，因賊黨古賴等逆，中途生變，糾集徽甯大股，襲陷池郡，並官軍分別勦辦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韋志俊悔罪來歸，與數萬悍賊，連日力戰，屢獲勝仗，斬馘不可勝計，其歸順之心，尙屬可信。徒以部下叛去之古賴等逆，糾集楊輔清大股，與韋志俊懷恨最深，必欲得而甘心，遂至城池復爲襲踞。楊載福現在札調韋志俊領衆前來，張溪鎮就近安撫。臣官文、臣胡林翼、公同籌商，韋志俊部下強壯者，尙有數千，此時以散其羽翼爲要。著已由彭玉麟於香口及東流城外，設局委員查明降衆怯弱者，發給護票，川費遣歸本籍；其精壯者，酌籌口糧，分別調開，協助水陸各軍，使之立功自效。庶操縱在我，不致復叛，以杜後患。一面責令韋志俊立功贖罪，再行籲懇恩施外，謹將池州逆首投誠獻城，賊黨乘夜襲踞，官軍先後勦撫辦理情形，會同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硃批：「知道了，降衆因城失戰死者，著官文等查明酌量請卹，以示矜恤，而離逆黨。欽此。」

再，前準安徽撫臣來咨：「皖北軍情危急，借撥餉銀鎗桿等項。」業經臣等撥解，奏報在案。嗣準來咨：「以皖省正當勦辦之際，餉竭兵飢，請再借撥銀一萬兩，在於陝西應協皖省月餉內，劃撥扣還，並請借撥藥鉛等項。」



臣等查鄂軍水陸會合東征，軍火糧餉，需用甚鉅；近復撥濟曾國藩軍餉，實屬掣肘萬分；而皖省唇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以全大局。茲於萬難籌撥之中，行飭糧臺司道，在於司庫待放兵餉內，借撥銀一萬兩，給發來員解回交收。旋據皖省委員劉立恭來楚購辦藤牌，惟查藤牌產於湖南、廣東兩省，楚北無從購辦；又在於司庫正項款內，籌借銀一千兩，作為楚省協餉，交該委員祇領，前赴湖南、廣東一帶購辦。以上撥解皖省餉項，請均由皖省另入報銷，無庸籌還楚省，並酌撥火藥二千斤，鉛丸臺鳥鎗子各二千斤，先後分別委員協同來弁解赴皖省軍營，並飛咨翁同書派員迎提，以濟軍需。除分別咨行外，理合奏聞。

### 奏陳皖逆擒匪上犯楚軍分路勦辦獲勝情形疏（十年正月十五日督發）

竊楚軍圍攻太湖，節次擊退賊援，前已馳奏在案。嗣十二月二十一日，探悉逆首陳玉成即四眼狗，糾聚擒首龔瞎子等在潛山縣屬之地靈港，東西兩岸築壘二十餘座，依山傍嶺，賊營尤多，意將分路上犯，以解太湖之圍。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察看地勢，與總兵鮑超商議，分路進兵，當派副都統銜協領喀爾庫馬隊，會同鮑超五營步隊，由西路進勦；又派副都統銜協領西林布馬隊，與精選左右飛虎中右及開化五營步隊，又派委營總金順、巴彥杜楞各帶馬隊，會同候選道蔣凝學四營步勇，由中路進勦；多隆阿親率弁勇三路策應。二十二日辰刻，各軍布置甫定，賊衆漫山遍野，層列密布，多有悍擒，施放背鎗，慄悍異常，直前迎拒。多隆阿以東中兩路馬步各軍直趨地靈港，而以西路一軍分繞賊壘之後，腹背夾擊，該逆悉衆抗拒。多隆阿、鮑超指揮兵勇奮力衝擊，當將東岸賊壘十一座全數踏平，斬殺悍賊無算。適山嶺賊衆蜂擁而至，西林布率隊直入賊中，擒斬多名，而賊圍愈衆，鎗子如雨，西林布連被數鎗，登時陣亡。維時西岸賊壘亦經喀爾庫率同馬步兵勇連踏數座，斃賊甚夥。逆衆往山濱逃，喀爾庫匹馬當先，率領各隊且追且殺，追過山峽，喀爾庫被伏賊鎗礮擊中陣亡，馬步兵勇傷亡者



亦三百數十餘名；時值天晚，當即收隊。計是日鏖戰五時之久，斃賊不下六七千名，內斃黃衣逆首甚多，生擒數十名等情。馳報前來。臣等查此次陳玉成糾合龔捻等，號稱十餘萬，踞潛援太，悉衆上犯，尤爲狡悍異常。我軍以少克衆，實由將士齊心用命，得以奮力擊退，關係東征大局，良非淺鮮。而皖地賊勢蔓延，勦辦殊非易事。現仍諄飭各軍，慎密戒備，相機進取。副都統銜墨爾根城鑲白旗協領阿木爾罕、巴圖魯西林布，又副都統銜吉林滿州鑲白旗佐領儘先協領奇車格勒、巴圖魯喀爾庫均係轉戰數省，身經數百仗，所向有功。此次力戰捐軀，深堪憫惜。仰懇天恩俯準，飭部照副都統例從優議卹。又陣亡儘先參將吳明亮，請照參將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員弁兵勇，容查明另行造冊，分別奏咨，籲懇恩卹，合併陳明。謹將皖逆糾合捻匪悉衆上犯，楚軍分路勦辦，大獲勝仗情形，會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謹按：疏內請卹各員，於正月二十八日接奉旨準。

### 征皖各營於潛山太湖夾擊粵捻逆匪大勝疏（正月二十五日督發）

查九年十一月，探知逆首偽英王陳玉成，以其悍衆，勾串捻逆龔瞎子、張落刑等，自江浦、廬州、定遠分道上犯，號稱十餘萬人。臣等往返函商，均以抽撥太湖團師，迎擊援賊爲先著。十二月十六日探稱，賊分三路並進，遂移鮑超之霆營於潛山小池驛，以當前敵。移蔣凝學湘軍駐龍家涼亭，多隆阿自以其馬步各軍駐新倉，而援賊已漫山徧野，循潛山城、西太湖城、東傍山爲營，均逼小池驛。霆營一帶，袤斜三十里，作壘百餘座。十八日，太湖城賊見我圍軍抽調前敵，遂突圍以接應援賊。適蔣凝學湘軍尙留四營未移，遂設伏於東門，誘擊勝之，賊仍入城。臣曾國藩以太湖兵單圍解，大局可虞，而迎擊援賊之師，尤恐腹背受敵。十二月二十日，抽派宿松七營六千人，交總兵朱品隆主事李榕馳赴太湖，與唐訓方合軍駐於城之西北南三面，而圍師之力乃厚。十二月二十一日



小池驛援賊以大股圍撲霆營，日夜不息，總兵鮑超獨力禦之。二十二日，多隆阿、鮑超、蔣凝學各軍約分三路迎擊，踏平賊營十三座，斃賊約六七千名，官軍焚賊壘，而不忍延燒民房；不知伏賊預藏村落之中，我軍深入，為賊所包抄，自己至酉，血戰縱橫，再接再厲，賊始敗退，整隊回營，而我軍馬步各營陣亡亦六七百餘員名，昨已將獲勝情形馳奏，并聲請將力戰陣亡之副都統銜協領西林布等，仰懇恩卹在案。嗣賊勢專趨於小池驛，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九等日，更番迭進，圍逼霆營，署霆左營事副將銜候補參將蘇文彪、霆後營儘先參將段福，尤當賊壘之衝，賊匪日夜環攻，士卒傷痍，志氣彌厲，以孤軍力抗十倍之賊，自誓不退一步，不棄一壘。臣曾國藩加撥護軍長勝、平江等營三千人，並順字營馬隊馳赴太湖，而抽唐訓方一軍赴援小池驛，臣等又飛調麻羅防兵之建威等營赴新倉，飛調恆左、恆右、曾貞幹、督前趙克彰、督右朱希廣、督左楊得武等營赴太湖，又調管帶營兵阿達春、督中李續燾等營，臣曾國藩亦調喻吉三、凌蔭庭各營赴潛山之羅溪河，遏賊繞我軍之後，多隆阿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督隊為霆營護運，旋於三十日派精選前營副將銜儘先參將楊朝林駐霆左營之壘，移霆左營於霆中營，暫行養傷，精選前營換入霆左營，以遏賊壘之衝，士卒續有傷亡，勇氣百倍。正月初六日，唐訓方移營於蔣凝學、鮑超兩軍之中，以資聯絡，而通餉道；多隆阿亦派精選右營儘先參將王可陞駐霆左之旁，而令霆左仍駐原壘，馬步各軍，忿與賊戰，精選右營之壘，即日而成，訓營之壘未成，而賊已進逼，遂令我軍合紮新倉。多隆阿於正月十二日，復派精選中營精選前營移紮小池驛。十三日，派勝勇營駐小池驛之南，臣曾國藩飭太湖各營抽調七營，派總兵朱品隆馳赴新倉，以資援勦，兵力漸厚，餉道可通，刻期會勦，當可破賊。此太湖、潛山、山外各軍，布置調度，力戰兼旬之情形也。初賊之西犯也，聲言北竄壽州、六安，其霍山等處，士民震恐，臣等已派步兵五營，馬隊四百人，馳入霍山、樂兒嶺矣；而大隊且持重不發，俟賊情之畢露，而後起而乘之。潛山之天堂鎮，為太潛、英、霍、舒、桐六縣之關鍵，萬山叢薄，雄踞皖、粵，賊匪力爭此險，我軍均已擊退，此固可用奇兵之要道也。密飭候選



知府金國琛領撫湘十四營，會同前駐天堂之九營，間道疾趨草山而行，積雪滿山，堅冰在途，士卒攀援險阻，除夕元旦行役不倦，閱十日，乃出潛山之高橫嶺，仰天庵，從萬山深處，俯視平原，均在目中，已可拊其背而扼其吭。遂密與多隆阿等訂內外夾攻之約。正月初十日，金國琛率各營駐仰天庵一帶，居高臨下，小池驛、龍家涼亭諸軍亦在望中。十一日寅刻，天尚未明，賊分四大股來撲，或攀援而上，或伏莽而進，聲震山谷；金國琛嚴飭各軍，靜鎮以待；其時大霧未收，賊已潛至山腰，已刻，我軍驟起撲之，或迎擊其首，或橫截其腰，或斜抄其尾，賊大敗，鎗鎗殺斃墜崖落澗死者，不計其數，并擒斬偽職崇天宮藍承宣一名，獲其偽印偽照，此即昔年擾害楚疆，專管蕪黃一路之賊目也。午刻，參將余際昌訓導丁華先率昌字禮字桂字九營，已在高橫嶺出隊擊賊；金國琛因令各營併力夾攻，近營之賊壘賊館盡破之。酉初收隊，計斃賊三千餘名，奪獲賊械無算，生擒四百餘名，此則山內一軍援勦大勝之情形也。此次逆首陳玉成嘯聚廬州、定遠、舒城、桐城、廬江、三河、浦口、六合各路之賊，陸續磨至，急援太湖，亦實以梗阻楚軍，仰賴天威，士卒用命，山外一軍已知山內之軍，勦賊得手，訂期夾攻，大破援賊，現已諄飭各軍慎密戒備，相機進取，除將傷亡員弁分別另單請卹外，其力戰堅守之各營將士，或以孤壘力遏賊鋒，或以血戰保全大局，仰懇皇上天恩，準其擇尤彙案保奏，以勵戎行。謹將調集各軍併力夾擊大獲勝仗緣由，合詞恭摺馳奏。

陳報飛飭蕭軍取逕入川協勦片（正月二十五日）

再，蕭啓江一軍，昨準南撫臣駱秉章咨：「會以接到曾國藩函商，皖逆大股上犯，圍逼鮑超營壘，危急之至，請暫飭蕭啓江全軍來鄂，以為後繼。」經駱秉章飭令蕭啓江移緩就急，改赴漢陽調遣，聲明具奏。」等因。咨會前來。臣查曾國藩因皖逆披猖，兵力單薄，請暫調蕭啓江所部回援，誠屬萬不得已之舉，惟刻下正值川省敵



州匪徒滋事，石逆又有窺黔竄蜀之心，疊奉寄諭：「令蕭啓江一軍馳援川黔，」仰見聖慮周詳。是蕭啓江一軍，有萬難回鄂之勢。適接下游征皖各軍擊退大股援逆之報，楚軍已可無慮，並據蕭啓江來稟：「所部行抵常德，洞庭西湖地方。」臣已由六百里飛飭蕭啓江全軍仍即折回，不必來鄂。更慮繞赴黔界，道途遙遠，轉落賊後；因即飛飭獲由常德取道入江，逕赴川省，先協勦敘州土匪。該省得此一軍勁旅，自易剋期撲滅。即石逆竄入黔省，亦可出川迎勦；先掃清川蜀土匪，以保完善之區，兼顧邊防，而固西北大局。頃接曾國藩咨函，商議調停，與臣意見相同。除一面飛咨川南各督撫臣，及沿途地方文武遵照外，謹將蕭啓江一軍不必繞路赴黔，即飭馳赴川省，以速戎機緣由，會同曾國藩合詞附片具奏。

###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正月二十八日）

臣於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驛齋奉欽賞福字一方，藍辮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銀錢二箇，銀鏢四箇，橘餅六觔，百合粉十四觔，南棗十四觔，白蓮子十四觔，杞果六觔，挂麵四十把，奶餅二十觔，到臣行營。臣謹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欽惟皇上深仁普被，同稱萬壽之觥；文德誕敷，共進三多之祝。時當元日，瑞靄景星，璇題仰義畫之文，寶翰錫箕疇之慶；煥章身於組紱，魚佩同榮；資利用以泉流，蚨飛足式；重以丹華紫實，玉屑瓊英，拜嘉寵於上方，倍悚惶於下悃。臣惟有激勵將士，宣布恩威，同澤同袍，足兵足食，即慶禧延匝地，銷吳皖之狂氛，咸欽福錫自天，頌唐虞之盛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 卷三十九

### 克復太湖縣城疏（十年二月初七日督發）



查逆首偽英王陳玉成，以其悍衆十數萬，勾串各路捻逆，力援太湖，所有臣等調集各軍，於潛山、太湖山內山外，預籌夾擊，兼厚圍師，及山外前敵力戰兼旬，山內於正月十一日，援勦大勝，各情形均經縷陳馳奏。正月十二日以後，各軍遂訂期夾擊，并密約小池驛三次排鎗爲號，山內諸軍亦三次應之，而皆爲風雨所止，賊亦乘陰霧四塞，潛移其壘於羅山衝、白沙畝一帶，冀與太湖城賊勾通，分股繞犯，牽綴我軍。我軍因卽雨雪之中，得從容會商，分撥各路以大圍包裹援賊，復以伏兵橫截城賊。正月二十五日，多隆阿率所部馬隊，并精選開化、飛虎、勝勇、親兵、建威、督前、督右等營各步隊，鮑超率霆字五營，唐訓方率訓字七營，蔣凝學率湘軍八營，朱品隆率湘軍七營，均黎明會齊，移營逼賊，賊之黃蓋紅旗，彌山漫谷，蟻聚蜂屯，馬賊馳驟，尤爲兇悍。多隆阿令其步隊誘之，賊果分股來撲，我軍驟起回擊，蔣凝學橫截之，唐訓方尾抄之，朱品隆扼之於右，鮑超遏之於前，多隆阿自率馬步衝堅陷陣，從中路殺入，賊遂大敗，殺賊三千餘名，陣斬黃衣馬賊及長髮老賊甚多，奪獲騾馬百餘匹，旗幟器械無算，生擒百餘名。趙克彰等并擒獲偽庶天侯麥烏富，僞軍帥旅帥巡查汪遂林、陳得勝、曹正太等二十七人。戊刻收隊。是夜多隆阿等籌分東西中三路，乘勝急攻之策。二十六日黎明出隊，東路爲小池驛，鮑超以五營及趙克彰、朱希廣二營出其左，唐訓方七營出其右，而以吉林二起，黑龍江二起馬隊繞外以截竄賊，西路爲羅山衝，朱品隆七營由衝西進，蔣凝學八營由衝口進，而以吉林六起，黑龍江九起馬隊繞外以截城賊，中路則多隆阿之精選四營，飛虎左營，開化勝勇、建威及親兵等營進攻，而以吉林八起，黑龍江八起馬隊，由後策應。多隆阿審察地勢，自東堰口而西，周圍袤廣二十餘里，賊館賊壘密如蜂房，逆首陳玉成踞羅山衝內，悍賊馬賊萃此尤多，正列隊進攻間，山賊一齊衝出，層列如雲，壓軍而陣，勢甚兇猛，我軍踴躍直前，逼攻衝外之壘，賊鎗礮齊施，子落如雨，我軍無一退卻，山賊愈集愈多，多隆阿因思山賊不破，則壘賊難平，遂督中路西路併力攻山，奮呼直上，蔣凝學連破衝口賊卡，攻入山內，朱品隆越山而進，兩軍層層殺上，多隆阿馬步由賊壘鎗礮之中，衝突而前，前者



傷亡，後者繼進；山賊抵敵不住，紛紛敗竄，衝外衝內，兩面奮擊，轟斃殺斃，屍盈澗谷。東路小池驛之賊，分作四路抗拒，約數萬人，而田壠中大股尤多，鮑超親督，左鄭陽和、蘇文彪、霆右余大勝、易昌煥、霆前黃慶、霆後段福、霆中陳由立、宋國永、劉車龍等，由東路左面衝擊田壠之賊，朱希廣、趙克彰繼之，唐訓方在東路之右，見左面賊衆且悍，而霆營獨當其衝，又由右面撥四營助之，鏖戰二三十合，勇氣益奮，聲震山谷，賊遂回奔。唐訓方亦親督各營，由右面斜刺而來，我軍左衝右突，賊益狂竄，我軍遂合東西中三路，一齊追殺，乘勝合攻賊壘。時值東南風緊，火箭火蛋觸處卽然，頃刻賊棚賊館，延燒七八里，風利火急，燎及山腰，煙燄蔽天，樹焦山赤，大小賊壘一百數十座，頃刻胥平，棚館數百亦無一存者，斃賊約七八千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鎗礮軍械無數，鮑超營中又獨獲大礮二十四尊，二千五百觔夷礮一尊，擡鎗小鎗千餘桿，此太湖潛山山外各軍二十五、二十六等日大破援賊之情形也。山內之軍，知府金國琛參將余際昌訓導丁華先等，自正月十一日仰天庵戰勝後，偵知銀珠塔一帶之賊，盡移白沙畷、小池驛等處，我軍因於十八日移進紅長山、觀音巖一帶，以逼賊壘。十九日，聞山外號礮之約，卽由廣福寨分路出隊，旋遇雨雪，多隆阿由山外飛騎止之，遂收隊，而賊以大股乘其後，我軍回兵力擊，勝之。二十日，偵知廣福寨下之賊，移入東堰口上之羅家山衝，其地爲小池驛後畷，我軍因又移進太湖界之玉房尖、天頭山、甌皮尖等處，逼之，并派守兵於潛山之水吼嶺、天堂，以重後路。二十六日，山外大戰，卽派貞中蕭慶衍、副左胡紫雲、元右沈俊德、元左劉長槐、強右李續遠、剛右彭炳武、信左巢日昇七營，循甌皮尖而上，吉右朱品文、信中彭星占、毅右郭鵬程，循紅長山而進，金國琛同毛有銘、李光燦率湘中湘右營，由廣福寨山直下，余際昌、丁華先及潛山知縣葉北蘭，亦率昌禮、桂及北字等營，由高橫嶺進至銀珠塔、王家牌樓等處，均沿山兜擊，其時山外馬步各軍正在得手，賊沿山內竄，而不虞我軍又由山內突出也，奮力夾攻，賊遂前後受敵，奪路亂竄，我軍縱橫截擊，斬擒約三千餘名。是夜金國琛、丁華先、葉北蘭分率各營，乘勝追勦，至潛山河邊，而橋已折斷，逼賊淹斃無數，余



際昌亦派昌營銜枚夜走，追賊至柏樹灣，又分路追至野人寨，擒斬均不下數百名，并生擒黃衣賊目偽指揮傅得高，偽丞相葉榮發，偽將軍舒春華，斬之。此則潛山山內各軍會勦夾擊之情形也。太湖圍城之師，均臣曾國藩所部，以總兵朱品隆主事，李榕統帶管理，臣等加派恆左、恆右、曾貞幹、督左、楊得武、益之。臣曾國藩以援賊既悍且多，援賊大破，則城賊自孤，因撥圍師七營，交朱品隆前往助勦援賊，其圍攻太湖之師，則交李榕專主之。正月二十二日，城賊出隊東南隅山岡，約二時之久，欲渡河以窺我營，相後右營出隊擊之，賊遂出大股，由河邊包抄而來；曾貞幹派恆左、恆右前往策應，扼其包抄之路，賊另以悍賊千餘，死力抗拒，曾貞幹督勇直前，擊斃黃旗花旗悍賊數十名，岳宇營張岳齡督勇繼至，李榕督西門各營，併力痛勦，斃其悍賊多名，賊遂敗退入城，自是不敢復出，日盼援賊接應。二十六日，援賊大敗，李榕知城賊膽寒，預伏各營分路截勦，恆左、恆右、曾貞幹則以一營迅繞其前，一營追勦於後，多隆阿亦先於桃花鋪一帶，派各起馬隊，并知會各營設伏。是夜二鼓，賊果宵遁，伏兵四起，擊之，太湖縣知縣蔡鏞亦率團練截殺，擒斬無算，其未能逸出者，尚半盡數殲之，遂將太湖城池克復。此二十六日，城賊知援賊已敗，竊路而逃，馬步設伏邀截，克復城池之情形也。是役也，逆首陳玉成勾結各路粵捻大股十數萬而來，非鮑超以三千餘人獨禦前敵，血戰兼旬，則援應各師必有緩不濟急之勢，非潛山縣知縣葉兆蘭據天堂籌兵食以導楚軍，則金國琛、余際昌、丁華先各軍無由間道出奇，以拊其背而扼其吭，非宿松各軍如朱品隆、李榕等去易就難，換圍太湖，分扼羅溪河，助勦小池驛，急則密為補救，勝則無一言功，則太湖圍師無由抽撥，即無以迎擊援賊，非多隆阿去歲先克石牌，制賊要害，審機審勢，料賊如神，其馬隊之驍果，步兵之精強，苦戰彌月，勤勞獨著，則新倉、小池驛糧道難通，必無以破援賊，而全大局。今幸仰仗天威，各軍同心戮力，合計各路各戰，殺賊約二萬餘，踏平賊壘百十座，焚燬賊棚賊館數百處，太湖城池亦即日克復，此軍興數年以來僅見之大戰也。福州副都統多隆阿統籌大局，謀勇兼優，摧堅陷陣，所向披靡，湖南綏靖鎮總兵鮑超勇擊堅強，力遏兇



鋒；惟均係二品大員，臣等未敢擅擬請獎，伏候聖裁。所有戰力尤著之員，吉林伯都訥鑲黃旗佐領圖爾格齊巴圖魯金順，擬請以協領儘先補用，并加副都統銜；黑龍江呼蘭鑲藍旗佐領儘先即補協領綉武巴圖魯溫德勒克西，擬請加副都統銜，總理營務候補知府邢高魁，擬請免補知府，遇有湖北道員記名簡放，總理營務戶部主事閻敬銘，翰林院編修衛榮光，擬請均以知府留於湖北，遇缺補用，禮部主事李榕，擬請免補主事，以員外郎遇缺即補，并請賞戴花翎，記名總兵湖北竹山協副將朱品隆，擬請交部從優議敘，總兵銜湖南乾州協副將成大吉，請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儘先參將四川梁萬營都司直勇巴圖魯雷正綰，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四川重慶鎮中軍游擊稷正春，候補副將王載駟，擬均請賞給勇號，副將銜儘先參將壯勇巴圖魯楊朝林，擬請以副將儘先推補，儘先都司余福象，擬請以游擊儘先推補，并請賞給勇號，花翎儘先都司唐啓虞、李德彥，擬均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并加參將銜，儘先副將宋國永，擬請記名，以總兵簡放，副將銜儘先參將蘇文彪，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請賞給勇號，儘先副將唐義訓，請賞給勇號，副將銜儘先參將鄭陽和，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請加總兵銜，儘先參將段福，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請賞給勇號，道銜候選知府金國琛，請免選知府，以道員用，副將銜參將余際昌，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湖南候選訓導丁華先，請免選訓導，以知縣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并加同知銜，革職留任太湖縣知縣蔡鏗，請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至此外出力文武員弁兵勇，擬請擇尤保奏，出自天恩。又員弁兵勇血戰捐軀，均堪憫惻，除另行查明奏咨請卹外，所有陣亡之游擊徐勝祿、游擊銜都司陳士富、易長春，均請照參將例議卹，守備朱榮發、李年、洽、阮鎮定，守備銜千總王發貴，均請照都司例議卹，文童曾益明、蔣益彰，均請照從九例議卹，守備銜千總鄒國勝、千總丁光玉、周得祥、張建功、彭美材、江庭梧、劉明日，五品藍翎千總李鳳林，均請照守備例議卹，五品藍翎把總張倫震，藍翎把總張得勝、把總楊名倫，均請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楊得信、李供興、陳東六、姜益勝、曾志祥，均請照把總例議



卹；又把總年升吳雙貴均請照千總例議卹；擬保把總劉上元、蔡立階均請照把總例議卹；外委黃海清、黃光亨、鄒宇鴻、張殿甲、王叶夢、馬得勝、胡得勝、吳永清、何長有均請照把總例議卹；文童譚魁廷、柏玉成均請照從九例議卹；藍翎千總成宇周請照守備例議卹；藍翎把總胡光祥請照千總例議卹；又霆營守備銜藍翎千總劉鑑秋請照都司例議卹；藍翎把總徐玉麟請照千總例議卹；藍翎外委趙長福、外委孫益和均請照把總例議卹；一併仰乞恩施格外以慰忠魂謹將大破援賊克復太湖城池各緣由合詞恭摺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曾國藩奏：『官軍大破援賊克復太湖城池。』一摺：官文、胡林翼、曾國藩督師進剿調度有方均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副都統多隆阿著賞戴頭品頂戴總兵鮑超著賞加提督銜；吉林鑲黃旗佐領金順著以協領儘先補用并賞加副都統銜；黑龍江鑲藍旗佐領卽補協領溫德勒克西著賞加副都統銜；候補知府邢高魁著免補知府記名遇有湖北道員缺出請旨簡放；戶部主事閻敬銘著以本部員外郎卽補翰林院編修衛榮光著賞加五品銜遇有侍講缺出開列請簡；禮部主事季榕著免補主事以員外郎遇缺卽補並賞戴花翎記名總兵竹山協副將朱品隆著交部從優議敘；乾州協副將成大吉著以總兵記名簡放；儘先參將梁萬營都司雷正綰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加總兵銜；游擊穆正春著賞給勤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副將王載駟著賞給揚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楊朝林著以副將儘先推補儘先都司余福象著以游擊儘先推補並賞給績勇巴圖魯名號；花翎儘先都司唐啓虞、李德彥均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儘先副將宋國永著俟補副將後記名以總兵簡用；儘先參將蘇文彪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給確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唐義訓著賞給堅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鄭陽和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加總兵銜；段福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給最勇巴圖魯名號；候選知府金國琛著免選知府以道員用參將余際昌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候選訓導丁華先著免選訓導以知縣不論雙單月



儘先選用，并賞加同知銜；革職留任太湖縣知縣蔡鏗，著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此外出力員弁兵勇，著準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其力戰陣亡之游擊徐勝祿，都司陳士富、易長春，均著照參將例議卹；守備朱榮發、李年治、阮鎮定，千總王發貴，均著照都司例議卹；文童曾益明、蔣益彰，均著照從九品例議卹；千總鄒國勝、丁光玉、周得祥、張建功、彭美材、江庭梧、劉明日、李鳳林，均著照守備例議卹；把總張倫震、張得勝、楊名倫，均著照千總例議卹；外委楊得信、李洪興、陳東六、姜益勝、曾志祥，均著照把總例議卹；把總朱年升、吳雙貴，均著照千總例議卹；擬保把總劉上元、蔡立階，均著照把總例議卹；外委黃海清、黃光亨、鄒宇鴻、張殿甲、王叶夢、馬得勝、胡得勝、吳永清、何長有，均著照把總例議卹；文童譚魁廷、柏玉成，均著照從九品例議卹；千總成宇周，著照守備例議卹；把總胡光祥，著照千總例議卹；千總劉鑑秋，著照都司例議卹；把總徐玉麟，著照千總例議卹；外委趙長福、孫益和，均著照把總例議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欽此。」

### 克復潛山縣城疏（二月初十日督發）

竊征皖之兵，於正月二十五、二十六等日，大破援賊，立克太湖縣城，業經奏報在案。查接壤太湖之潛山，四面環河阻水，該逆自八年冬復踞以來，修城濬濠，旁出四擾，賴潛山縣知縣葉兆蘭於去年率其團衆，奪獲天堂要隘，始不得逞。本月二十六日，我兵大捷之後，小池、太湖餘賊竄入潛城者，萬數千人，與城賊合力抗拒。多隆阿會商諸軍，以鮑超、唐訓方等營搜勦各山匿賊，而自率馬步同蔣凝學入營，趙克彰、朱希廣、李雲麟三營，并約會葉兆蘭督率練勇，乘賊大創，驚魂未定，輕騎裹糧逼城而壘，以六成隊整旅前行，以四成隊押運鍋帳，已刻抵潛山，距城約數里立營，乃該逆收合餘燼，乘我修壘未成，悉衆直前衝突，我軍排隊迎擊，多隆阿以所部步隊各營，并建威營攻其左，蔣凝學以湘軍入營，及新前新後兩營攻其右，多隆阿親帶馬隊直擊其前，馬步並進，奮力衝







潛山員缺緊要，餉道所關，應由皖撫臣遴委明幹賢員，遴緊接替，除分別咨行外，謹合詞附片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曾國藩奏：『官軍克復潛山縣城，請將出力及陣亡將士，分別獎卹，并請將已革知縣，開復原官獎勵。』等語。安徽潛山縣城，自被陷後，逆匪修城濬壕，爲久踞計。知縣葉兆蘭於上年奪獲天堂要隘，賊勢始威。正月二十六日，官軍攻克太湖後，餘匪竄入潛山，併力抗拒。副都統多隆阿等督兵前進，距城數里，賊衆悉行出撲，兵勇奮力追擊，賊遂大潰，并因馬隊截其歸路，不敢入城，狂奔至青草壩地方，被殲無數。潛山縣城即於二十八日克復。所有在事，尤爲出力之副將銜候補參將楊富有，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給冠勇巴圖魯名號；周忠容，著以副將儘先補用，并賞給勤勇巴圖魯名號；儘先參將王可升，著賞加副將銜，并賞給奮勇巴圖魯名號；儘先游擊趙旣發，著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陣亡都司王定和、都司銜守備蔣貴祿，均著從優照游擊例議卹；把總曹自文、王澄清，均著從優照千總例議卹；儘先外委樊祿斌、藍良貴、周義和、彭行吉、劉光英、李柱元，均著從優照把總例議卹。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及陣亡將士，著官文等查明奏請，分別獎卹。潛山縣知縣葉兆蘭，前因城池失陷，革職留任，其時該員到任，未經十日，隨糾集團練，爲官軍嚮導，遂能奪獲天堂要地，并確探賊情，圖呈地勢，俾太湖、潛山兩城得以先後克復，洵屬著有勞績。葉兆蘭著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并準其開缺，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留於安徽，遇缺即補。該員丁母憂，復經官文等奏請暫留本任，現值縣城克復，即著準其回籍守制。該部知道。欽此。」（二月二十四日奉）

### 奏陳統兵道員現已到營各軍分路進規疏（三月初五日）

查布政使銜荆宜施道李續宜，前因母病乞假，嗣聞下游警報，雖母病未痊，已於正月啓程，二月杪到營。臣所部各營現均分撥，多隆阿、李續宜管帶，其才力膽識，均可各當一路。皖地二月以來，連旬陰雨，俟天氣晴明，即



可向懷桐進取；惟總兵鮑超因傷病請假三月，難營養息，以副將宋國永代領其軍，暫資後路防守，皖疆現已肅清三百餘里，楚疆門戶自更穩固。臣因病仍回居楚界，暫資調養，謹恭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欽此。」（三月十九日奉）

再，臣前在黔省於道光三十年，即帶領兵勇駐紮帳房，十年以來，積受潮熱，兩頭頭頂赤癬數處，痛癢難堪；近年夜不能寐，左手足酸痛異常。正月以後，風溼鬱積，倍形委頓，據醫云：「肝脾溼熱日深，心氣大虧，若不及早醫調，恐成急症。」合無仰懇天恩賞假一月，俾臣離營調養。前敵將領現均有人，臣所管帶各營均分隸多隆阿、李續宜管帶，兵事儘可得力，謹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因病懇請賞假。』等語，胡林翼著賞假一個月調理。欽此。」（三月十九日內閣奉）

### 恭謝恩加議敘疏（三月二十七日）

本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諭：「官文、胡林翼、曾國藩奏：『官軍大破援賊，克復太湖城池。』一摺，官文、胡林翼、曾國藩督師進剿，調度有方，均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欽此。」竊臣前歲冬月，負罪出山，墨經從戎，黃州整旅，祇以援湘之故，暫緩東征，繼留入蜀之師，尚煩西顧，幸堅城之克復，凜經歲之稽遲，迺荷天語遙頒，寵加優敘，捫心增惕，矢志彌殷。臣惟有宣布恩威，撫綏將士，同股敵愾，力掃狂氛，以期仰副鴻慈，高厚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懷，恭摺具奏。

### 請免革員發遣留營效力片（閏三月十一日）

再，已革總兵李續燾、趙克彰，已革副將謝永祐，已革游擊李運絡，前因三河、桐城債事，經臣等審明，定擬從



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並因行間需人，暫緩起解，留於前敵，責令立功自贖。欽奉諭旨：「著照所請等因；欽此。欽遵。」飭派該革員等，管帶勇丁，馳赴湖南寶慶獲勝解圍，調回湖北，復派往前敵，隨各路勦辦，年餘以來，深知愧奮，甚屬出力。此次助勦皖氛，大破援賊，踏燬賊壘，賊館數百餘處，克復太湖、潛山兩城，該革員等連日血戰，迭獲奇勝，均各身先士卒，奮勉立功。現值東征喫緊，該革員等為軍中得力之員，可否仰懇天恩俯準，將李續燾、趙克彰、謝永祜、李運絡，免其發遣，仍留軍營效力，以資征勦之處，出自逾格隆施，謹合詞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革員奮勉立功，請免罪留營』等語，著照所請，均準免其發遣，新疆仍留該大臣等軍營效力，以資得力。欽此。」（三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 請獎防勦舒城克復建德各員片（閏三月二十八日）

再，援賊上犯時，臣等以新仁營吳廷華、茂字營陶茂林、義中營梁洪勝、英字營胡世英，入駐霍山之樂兒嶺，以防舒城之賊乘虛竄援。正月二十一、二十二等日，山內山外各軍夾擊，援賊得勢，探知三河、桐城諸賊均集舒城，約之併力援竄。臣等因飛飭霍山一軍同時進擊舒城，使賊不敢上援太潛。二十四日，各營裹糧前進，誘賊出戰，伏兵齊發，分路包抄，殺賊不計其數。梁洪勝轟斃黃衣賊目偽丞相張天福一名，我軍遂乘勝踏破賊壘五座，賊卡七處，斬擒又約六七百人，餘賊敗退入城，不敢再出，是太潛之克復亦賴有此捷，絕其賊援也。除各營陣亡受傷弁勇另行分別養卹外，所有湖北候補府經歷縣丞吳廷華，擬請免補府經歷縣丞，以通判儘先補用，并加同知銜，參將銜候選游擊陶茂林，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游擊銜儘先都司梁洪勝，擬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把總胡世英，擬請以千總拔補縣丞銜沈定垣，擬請以縣丞不論雙單月儘先選用。又查湘新後營周萬倬，以一營六百餘人駐紮皖南東流縣城，以重南岸邊防，保護水師餉道，兩載有餘，戰守得力，正月內同



復建德城池，該營於敗賊出城，復追奔截殺，擒斬極多；其尤爲出力弁勇，謹擬附清單請獎；儘先游擊周萬倬，擬請以參將儘先補用。謹合詞附片陳奏。

請獎潛山縣團練出力士民疏（閏三月二十八日）

臣等查皖省各郡縣，自咸豐三年以來，淪陷賊中，難於振拔，究之民風，因士習爲向背，而士習因吏治爲轉移。潛山縣天堂地方，爲太潛桐城英霍各路樞紐，咸豐八年十月，三河失利之後，客兵旣潰，潛城亦陷，知縣葉北蘭在鄉練團，蒞任未十日起而倡之，士民感激奮興，以團衆數百人，拒賊於柳家畝。九年正月，火攻長嶺崗，奪還湖鄉。二月、三月，擊賊於水吼嶺、天堂，生擒僞檢點張逆，正法，遂奪還天堂，并大破雷家嶺賊柵，扼而守之，斷賊接濟。五月，破賊於菖蒲潭。六月，編立北字五營，紮五壘於白雲山，營制一如楚軍。又別遣練目分守各卡，其餘團衆，則士農工商均編入伍，聞警畢集。十月，賊謀襲太湖，官軍之後，北字營扼水吼嶺，而分出逆水槎水擊之，兩戰皆捷。追賊至龍井關，及楚軍入天堂，北營實爲嚮導，同破賊於黃婆坳，又破舒城援賊於槎水。十二月，援賊麇聚潛西，臣等調派大隊，復由天堂山內間道以拊賊背，團勇分守各隘，遏賊內竄，并協助官軍擊破援賊。十年正月，連捷於高橫嶺、松樹壇、王家塆、白水灣一帶。二十六日，越境勦太湖之銀珠塔、東堰口，旋同下太湖城。二十七日，追賊至潛西河橋。二十八日，遂隨官軍合擊潛城，克之。此潛山士民自八年十月，至十年正月，先後奪還險隘，勦賊獲勝，隨同官軍，連復二城之實在情形也。天堂爲賊所必爭之地，該處士民扼守險要，以待楚師，歷一年三月之久，戰守均爲出力，所有軍裝軍餉，以及傷亡養卹，又皆民捐民辦，不取公家一文，亦不經吏胥之手。在潛山士民各據忠憤，本屬義分之當爲，惟念偏隅小邑，被賊擾害，尙能倡率義旅，同仇敵愾，自應據實訪舉，以副聖朝教忠旌善之至意。除屢次力戰陣亡勇丁另行造冊咨部外，其殺賊立功，力竭捐軀之州同銜徐貴馨，擬請追贈知州。



照知州例議卹；文生汪春濤、儲者才、聶世芬、汪炳南、儲士硯五名，均擬請追贈訓導，照訓導例議卹；監生儲萬理、儲篤因二名，均擬請追贈從九，照從九例議卹；六品軍功武生宋如虎、儲列二名，均擬請追贈千總，照千總例議卹；六品軍功童生王三畏、張金元、王心維、葉含英、崔守信、葉蘭芬、張文俊、儲超遠、汪同德、黃時昭、儲為美、陳芳元、王含章、陳玉泉、黃家麒、儲三魁、金魁元十七名，均擬請追贈把總，照把總例議卹。并乞恩旨，準飭潛山士民自行捐建昭忠祠，俾陣亡紳勇一體入祠，以慰忠魂，而彰節義。其管帶各營及首倡義舉督隊帶隊殺賊立功之尤為出力士紳，謹繕單請獎，可否均邀恩施格外，以昭激勸之處，伏候聖裁。臣等為振作士習，民風起見，謹合詞會同安徽撫臣翁同書恭摺具奏。

### 請獎黃廣宿太英五縣團練出力士民疏（閏三月二十八日）

查楚皖交界之黃梅、廣濟、宿松、太湖、英山五縣。疆域犬牙相錯，屢逼寇氛，辦理團防，勢同唇齒；前歲三河失利，安慶圍軍回援楚境，皆自賊中衝突出，路徑生疏，軍糧匱乏，甚賴五邑集團相助，全軍固圍得力已多，今正連克太潛，亦資團防協助之力。當羣醜蜂屯蟻聚之時，逆燄方張，五邑自顧不暇，而猶忠義奮發，戮力同心，士氣民風實為難得。黃梅、廣濟、黃州下游邊邑也，地濱大江，又居江皖衝要，軍興以來，無歲不用兵於此，自覃瀚元令黃梅，方大湜令廣濟，以來，辦理團防，兩邑官紳一氣，無戰不從，無役不至，不特攻小池、攻九江、攻湖口，賴其協助，即今安慶、桐城未復，水陸助防，飛輓無已，辛勤數載，未獲息肩。宿松則知縣黃開元，於八年冬接任視事，勸諭鄉團，謀濟軍食，義旗一舉，保守城池，助官軍敗賊於城邊，又敗賊於畫蘭亭、嚴恭山等處，旋越境助戰，護送前敵軍糧，屢有擒斬。太湖、英山則知縣蔡鏗，知縣何家驄，齊集團練，分派董紳防守白洋保、南陽河、沙場保、柿樹鋪、羅溪河、馬齒嶺、柳林河、石頭嘴等處，扼盡太湖、潛山西北要隘，以濟官軍之所不及。正月二十六、二十八等日，官軍克



復太湖、潛山，其竄逸西北之賊，爲五縣團勇截殺極多；雖該士民義憤所激，原無妄生希冀之心；而臣等訪察既真，未敢沒其微勞，致負聖朝勸善旌忠之至意。除屢次殺賊團丁，由臣等酌給功牌彙案咨部外，謹擇黃梅、廣濟、宿松、太湖、英山五縣，尤爲出力紳士，繕單請獎，仰候恩施，以昭激勸。謹合詞會同安徽撫臣翁同書恭摺具奏。

卷四十

奏陳湖北餉糈久匱鄰餉萬難籌撥疏（四月十五日）

竊聞三月二十四日，欽奉上諭：「據海瑛奏：『田興恕現督大隊，分路進兵，月需餉銀十二萬兩，請飭湖南湖北等省，按月各協濟數萬兩。』等語。湖北現在分兵入皖，湖南亦派兵援川，援粵餉需未能充裕，恐難籌此巨款。著官文、胡林翼、駱秉章酌量情形，不必限定數目，按月設法籌撥。由湖南轉解等因。欽此。」又四月初一日，接準戶部咨開：「議覆副都御史張芾『請撥甯防軍餉』一案。經戶部奏請：『擬於湖北歷年徵存折漕項下，按月協濟銀五萬兩，專解甯國，以備軍儲。俟浙江軍務肅清，卽行停解。』奉旨：『依議。欽此。』查湖北僅自七八兩年，辦理折漕，均係提前徵解，掃數應付。江皖水陸各軍，並無庫儲存積。九年分漕折項下，因去冬援賊數十萬，井力上犯，其時軍餉積欠已逾百萬兩，委員四出，勒限守提，儘解皖北軍營，掃數無存。查湖北額徵錢漕，歲入不敷所出。道光年間，每年奏請部撥鄰餉三十萬兩，湊供年額兵餉，成案可稽。若江西、江蘇、浙江、山西、河南等省額賦，則三倍五倍於湖北矣。以彫殘未復之瘠區，供潯皖水陸數萬之兵食，本屬萬分支絀。咸豐六年，克復武漢以來，如滿綠各營兵餉，僅支三成五成，文武養廉大半停支，實以皖氛未靖，不得不竭全楚之財賦，方圖掃蕩。近因四川土匪竊發，而鹽釐之來路已阻，自浙江、河南迭次戒嚴，而百貨之銷路又滯。前於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年正月，因餉竭兵疲，兩次奏請四川、陝西、山西、江西、浙江月解鄂餉，欽奉恩旨，飭催五月之久，僅準陝西撫臣譚廷襄解



到餉銀二萬，其四川應解之餉，則已撥付援蜀之蕭啓江一軍；本年皖軍，飢匱岌岌不支之時，復函商湖南撫臣酌借餉需，嗣准咨開：「湖南欠餉積至五十萬兩，移緩就急，撥銀二萬以應鄂省之急需。」是湖南固非有餘，湖北更形不足，誠如聖諭。湖北分兵入皖，湖南援川，援粵餉需未能充裕，恐難籌此巨款等因。欽此。」竭蹶情形，已荷聖明洞鑒。現在楚省水陸各軍，逼近安慶、桐城，本年二月分餉項，尙未全清，卽月解會國藩餉銀三萬兩，亦均拖欠。查多隆阿、楊載福、李續宜、彭玉麟之兵勇，歷年血戰，所向有功，其積欠口糧數月而不譁者，兵額無虛，放餉必實也。臣等每接各營索餉之文，輒至寢食俱廢，所有海瑛奏請黔餉，張芾奏請甯國兵餉，正值鄂軍征皖，餉竭難支，實屬無從籌解。又查浙江告急之時，臣等籌撥訓練營三千人，楊載福等又添籌韋志俊等三千二百人，經張芾奏留皖南，旋復撥援常州、鎮江，當皖南起程之時，先由鄂省設法湊措發給口糧銀一萬七千六百餘兩，楊載福、彭玉麟因援師緊急，深入賊巢，非裹帶行糧，難期得力，當於水師口糧內，設法挪借餉項，俾速師行，而作士氣。臣等於鄰省軍務，但使力能兼籌，斷無畛域之分，應請將楊載福、彭玉麟借墊銀兩，按數截清，另行籌補，卽準作爲協濟皖南餉項，由臣等專案咨明，無庸皖南浙江籌還，合併陳明。所有現在鄂省餉糈久匱，漕折無存，萬難籌撥情形，謹據實覆奏，伏乞皇上聖鑒，敕下部臣查覈施行。

###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五月初三日）

臣聞戡亂必在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古今無不平之賊，而在先求平賊之人。蕭何薦韓信卽拜大將，一軍皆驚；光武憤坐，迎見馬援，恢廓大度，坦然不疑，是蓋深知非常之才，不可以拘牽資格，修飾邊幅爲用也。臣查前任江西廣饒九南道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其在廣信府城，賊衆數萬，颺忽烏集，軍民震駭，巷無居人，其形勢較本年蘇常賊氛，更爲危迫。沈葆楨登陴設守，效死不去，遂以集援兵而完境土。咸豐九年，與長官不諧，乞假歸



養，奉身而退，至今廣信士民，望如慈父母。臣與沈葆楨未曾識面，官聲所播，知爲奇才。又按察使銜浙江記名道李元度，血誠果毅，志節清嚴，咸豐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在江西勸捐練勇，轉戰建昌、廣信二府，完守貴溪、弋陽、玉山、廣豐四縣危城，以數千飢疲之卒，當石逆數十萬之賊，軍無半菽，手無寸柄，惟以激勵忠義，保全城池。江西、浙江軍民至今爭之。以上二員，如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藩臬之任，責令籌兵籌餉，必有守正不阿之節，應變無窮之略，斷不至貽誤民生，棄城苟活，以爲國家之羞辱。又湖南在籍四品卿銜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太鰲、寬饒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臣與左宗棠同學，又兼姻親，咸豐六年，曾經附片保奏，其在湘南情形，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又湖南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曾同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勇立功，學有本原，志期遠大，膽識恩威，能結士心，而寄軍政。臣於咸豐六年，奏調入營，奉旨俞允，至今高臥故山，不肯輕試。以上二員，應請天恩，酌量器使，并請旨飭下湖南撫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各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補救於萬一。又臣訪聞告病編修劉熙載，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現任順天府府丞毛昶熙，品節謹飭，留心吏治，降調御史薛鳴臯，德望清峻，操守第一，可否特恩簡用，伏乞聖裁。又訪聞降調御史尹耕雲，胸有權略，戶部郎中楊寶臣，堅忍耐苦，吏部主事梅啓照，任勞任怨，刑部主事范泰亨，才識過人，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以上共八員，臣胡林翼均未曾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訪聞既確，據實附陳，以備聖明採擇。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舉爾所知，芻蕘不嫌下問，臣力疾從軍，不敢自逸，惟恐先犬馬填溝壑，若目覩時局艱危，避忌模稜，知而不言，負恩實大。至現任湖北藩司嚴樹森，綜理精密，才勝吏事，湖北安襄鄖荆道毛鴻賓，好善嫉惡，秉心公正，總辦湖北營務，兼管糧臺之戶部員外郎閻敬銘，綜核名實，居心正大，總理營務，湖北記名道邢高魁，樸誠質直，遇事求實，臣前已隨案保奏，均堪備異日任使。惟湖北籌兵籌餉急切需才，臣應舉其姓名，而不可遽求恩澤，臣爲疆事



孔棘，急圖補救起見，應如何破格錄用，因材器使之處，臣不敢擅請，均求出自聖裁。謹據實恭摺陳奏。

上諭：「前因江南逆倭鴟張，蘇常失守，特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并疊次諭令統帶各軍兼程前進矣。本日據曾國藩奏：『統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又據胡林翼奏：『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並瀝陳四川軍情。』各摺片覽奏均悉。曾國藩現在進兵安慶，已薄城下，驟難撤動，而蘇常一帶，望援孔亟，亦須帶兵過江，先固人心。所稱平江南之賊，心踞上游之勢，現擬駐紮徽池境內，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窺蕪湖，一由祁門至旌太，進圖溧陽，一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並聞賊欲分竄江西湖北，須俟湖南協防，江西兵勇布置妥協，約須八月方能進剿各情，通籌全局，甚合機宜，即著照所擬辦理。至四川軍務，關繫緊要，本日據胡林翼陳奏各情，業經降旨令東純兼程前往，署理四川總督，並令暫時接辦軍務。曹樹鍾已令回籍終制矣。該撫所保之左宗棠一員，前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若令督辦川省軍務，能否獨當一面，於大局有無裨益，即著妥速籌商，如可勝任，即一面令該員迅赴川省，一面奏聞，再降諭旨。其沈葆楨一員，已諭慶端等飭令前赴江西，俟李元度募勇到時，即可駐防一處。劉蓉一員，並諭知駱秉章飭令募勇六千，前赴江浙皖南等省。張運蘭一軍，已令迅速前往，該員等到後，即著曾國藩胡林翼分別差委調遣。再本日據曾國藩顏奏：『蕭啟江在四川省城病故，其所部全軍請迅由楚省揀選得力大員，兼程來川，以資統帶。』除蕭啟江業經降旨追贈巡撫銜，照軍營病故例優卹外，其所部全軍，即著官文等於湖南湖北兩省中，揀派得力大員，迅速馳往四川，接續管帶，以資攻剿。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五月十一日奉）

### 奏陳江浙軍務並穎亳捻匪隱憂方大疏（五月初三日）

竊自蘇常失陷，大局瓦解，東南財賦之區，倉儲根本所繫，督臣撫臣駐守之地，不能為一日之守，凡有血氣，



莫不憂傷！我皇上簡命督臣曾國藩視師江表，人望所歸，軍威自振；倘能假以便宜，期以歲月，厚集兵餉，當可成功。惟是曾國藩僅止勇丁萬餘人，近年江南、江北、皖南、皖北之賊，不下數十萬人，金陵之兵數十萬，一旦潰決，前車可鑒。曾國藩渡江，須兵四路：一出廣信，顧浙江；一出祁門，趨徽州；一循江岸，出池州；每路須一二萬人，乃能戰守兼資。又須另備一路，留鎮祁門等處，作後防而通餉道。皖北頓少一萬餘人，兵勢已弱，且賊計賊勢，定於七月西趨。既已破吳，即將犯楚，應請皇上諭飭兩江督臣曾國藩並江西、湖南各撫臣通力合作，共籌兵餉。若專意指調湖北之兵，則吳已失而楚必隨之；武漢為上游之形勢，荆襄為南北之樞紐，必保楚乃能謀吳，此固不易之局也。尤可憂者，潁州、亳州、蒙城一帶捻匪，本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擄掠河南之祥符、陳留、杞縣、蘭儀、尉氏、洧川、新鄭、密縣、禹州、淮甯、商水、襄城、臨潁、項城、鹿邑、柘城、睢州、汝陽、正陽、上蔡、西平、遂平、確山、汝州、魯山、寶豐、南召、裕州、葉縣、舞陽三十州縣，焚掠村莊，不取城池。至閏三月杪，飽載而歸，所過之處無一兵一卒與賊接戰，任其縱橫，不知去向。勝保奏報塘塞之詞，欺謾之狀，可覆按也。夫國以民為元氣，民以財為元氣，民財既空，國計自損。河南之生聚不完，賊將轉顧而焚掠他省，計近二年來，每年春仲秋季兩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冬將及，湖北之襄陽、漢陽、德安等府，又必擾入陝西、山東、山西等省。再一二年，侵假而及於附畿州縣矣。腹心之患，此為最大。臣聞賊騎近萬，往來飄忽，不僅袁甲三淮南之軍不能回顧北路，即勝保、關保、傅振邦等北路之兵，當之輒靡，斷難破滅。此賊應請皇上特簡知兵重臣，於直隸、山東地方擇地駐紮，簡練馬兵萬人，步兵一二萬人，不為近防而布遠勢，不期速效而勤遠謀，必期於一二年間將潁毫一帶賊巢一律蕩平，然後江淮之後路無虞，而中原之本實先固。臣非僅為襄陽、漢陽等府作自保之計，為憂危之詞也。臣極知所言為越分，特以臣今日計之已無救於河南，臣再默而不言，則五省均將受害，使臣言而不中，則固北路五省之福也。狂愚之見，伏乞聖明鑒察，謹繕具密摺由驛馳奏。



代陳故巡撫死事及妻女姪婦殉難情形籲請旌卹疏（五月初三日）

竊臣等駐軍宿松英山，距故浙江巡撫羅遵殿宿松住宅不遠，據候選員外郎羅忠祜呈稱：「伊父殉難浙江，業經杭州將軍奏奉上諭：『浙江省城被陷六日，即經克復，巡撫羅遵殿及司道等於城陷後同時殉難，深堪憫惻。浙江巡撫羅遵殿官聲素好，到浙後留心吏治，籌畫軍餉，頗能實心任事，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以彰忠蓋。』至該撫等死事情形，仍著瑞昌、王有齡詳細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惟浙中未聞覆奏伊嫡母徐氏、孀姊陳羅氏、族孀嫂周氏同時殉難，及雇婦金梅氏、家丁顧斌、馬賊被戕，亦未奉附案奏明。該員迎柩歸葬，不及赴浙具呈，就近稟請奏懇旌卹。等情前來。臣查原稟：「本年二月十九日，賊犯杭城，羅遵殿誓以死守，諭『家人願出城者，各自爲計。』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報國，妾當同死。』」孀女陳羅氏嘗割股療母病，至是泣跪曰：『未亡人八年不死，以親在耳，今得從兩親地下，何去爲？』先是羅遵殿有族姪婦周氏，苦節而貧，挈其隨任，是日亦誓死不去。二月二十七日，賊用地雷轟城，羅遵殿督戰，被賊刃傷左額墜馬，親卒救之回署，登時仰藥。時徐氏及其孀女已先仰藥未即死，見羅遵殿回署，均解帶聯縵自盡。逾時賊至，周氏及雇婦金梅氏、家丁顧斌均罵賊被害。三月初三日，杭州克復，家丁朱榮等入署尋獲遺骸，面目如生，其孀女猶以手挽母，僵六日未仆。當稟請杭州將軍驗明，以禮殯斂。」等語。查故巡撫羅遵殿由令牧府擢封圻，官聲卓著，久在聖鑒之中。茲因城破殉節，妻女及姪婦等皆從容就義，忠烈萃於一門，且該故撫外任二十六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其清廉亦足爲數十年來量吏之冠。業奉恩旨優卹，足慰忠魂。惟伊妻徐氏、孀女陳羅氏、族孀姪婦周氏視死如歸，允推義節，仰懇皇上恩施逾格，飭部照例旌表，仍準於浙江死事地方及宿松本籍建立羅遵殿專祠，將其妻女姪婦配食，并將雇婦金梅氏、家丁顧斌一體祔祀，以彰忠節，而樹風聲。



所有據稟代陳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特參不守營規之現任游擊疏（五月初三日）

竊軍政貴在謹嚴，而首戒蕩佚；楚軍之制，日夜點名三次，勇丁日間出營，須請票登冊，以備稽查，日夜煩勞，治軍書不敢少休暇，所以杜煙賭淫佚之痼弊，而思維持於不敗也。茲查管帶霆後營儘先補用副將現任湖南鎮溪營游擊昂勇巴圖魯段福入營帶勇，頗著戰功，洊擢副將，並蒙賞加勇號，亟應感激思奮，勉圖報稱。近聞該將官迭次離營，潛宿民房，並帶同勇丁清唱縱樂，殊不足以表率士卒，申嚴軍紀。據營務處戶部員外郎閻敬銘道員邢高魁轉據副將宋國永先後揭參前來，除將霆後營事務飭委參將張玉田接管外，相應從嚴參辦，請旨將儘先副將湖南鎮溪營游擊段福降補守備，以示懲儆，而觀後效。謹合詞恭摺具奏。

謹案：此疏於五月十八日接奉旨準。

請起復丁憂人員督辦皖屬八縣團練疏（五月十七日）

竊維軍興以來，疊奉諭旨，飭令興辦民團，奉行不實，功效罕著，皆由州縣信民未深，民不樂爲之用也。皖省郡縣，困苦流離，團練不振，八年冬季，三河失利之後，前任潛山縣知縣升用同知直隸州知州葉北蘭蒞任甫經十日，羣賊麇至，隨即激勵士民，編立北字五營，鍋帳營壘，與官軍同，與散漫無紀之團練迥異，用是屢挫賊鋒，協助官軍奪獲天堂，克復潛太兩城。經臣等奏奉恩旨獎勵在案。現因該員葉北蘭同籍終制，其原設潛山北字五營，仍飭該縣紳民奉行勿廢，惟是民風士習，因官轉移，若不隨時董勸，難期歷久不敝，兼以宿松、望江、太湖、英山、霍山、井懷甯、桐城七縣地方密邇賊蹤，戒備尙疎，是潛山已成之團，既恐日久弛懈，七縣未備之處，尤當先事緝



繆楚省以十府一州之民力，供養皖江水陸勇丁長夫五萬餘人之軍糈，拮据萬狀，支撐六年，近月以來，兵力分於東征，賊勢即將西犯，楚其旰食，憂患方始，如能使各州縣均仿潛山辦法，聯絡一氣，互為應援，庶足助軍威而分賊勢。查丁憂回籍，升用同知直隸州知州葉北蘭，前在潛山僅帶童僕一人，日食不過費銀四五分，勤苦自勵，士民望如慈父母，其得民實績，與明臣王守仁治贛南，國朝于成龍治斬黃約略相似，實可挽回薄俗，振起民風。現經臣胡林翼札飭葉北蘭在湖南本籍，召募桂陽、東安等處久經戰陣勇丁一千二百名，飭令六月杪趕緊到皖，以資防勦。該員辦事血誠，無絲毫官場氣習，相應仰懇皇上天恩，俯念皖邊緊要，飭諭該員葉北蘭起復，馳赴皖省總辦八縣民團，查安慶一府並無本省道府州縣隨營辦事，與壽州軍營音驛不通，前署安慶府李宗義，隨臣曾國藩行營，委置府篆，因患病沈重，給假三月，回籍調養，如蒙天恩，逾格用人，特加葉北蘭升銜暫權道府，則地方呼應較靈，兵事民事常有裨益。臣等為皖疆緊要，急選邊材，起見，謹合詞恭摺由驛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皖屬團練緊要，請簡員督辦。』一摺，葉北蘭著即起復，署理安慶府知府，總辦宿松等八縣團練。欽此。」（五月二十六日奉）

### 奏除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五月二十二日督發）

竊查前奉迭次諭旨，飭令都興阿酌帶馬步四五千，前往江北督辦軍務，業將遵旨籌辦情形，並都興阿由鄂起程日期，恭摺馳奏，荷蒙硃批：「覽奏已悉。欽此。」又奉諭旨：「飭曾國藩即赴兩江總督署任，並統帶湖北各兵，迅掃賊氛，以副委任。欽此。」竊查湖北以全力謀皖，本省分防營伍，不滿千人，前於春間竭力籌謀，派撥知府蕭翰慶統帶六千人，分援浙江，復經張芾改調徽州、甯國、池州、常州、湖州，又撤去韋志俊一軍，零星調撥，業已不復能軍。臬司蕭啓江本隸曾國藩部下，由荊州甫抵成都，即經病故，又所分去兵勇已六千人，曾國藩銜命



署理兩江，部下兵力實薄，若遽撤安慶之圍，則皖北全局震動，適以長賊倭而墮軍心；再四商榷，江南、浙江軍事決裂，必應急謀拯救，遂於安慶圍師中抽撥總兵朱品隆等勇丁二千人，及總兵鮑超、震、字禮、字新舊各營勇丁七千人，加以曾國藩、宿松馬步勇丁統計一萬餘人，業於本月十五日渡江啓行，其安慶圍師仍交道員曾國荃統帶，尚須添募，以益兵力。總計鄂省勇丁除蕭啓江六千人不應計算外，本年頓分一萬六千餘人，雖經臣胡林翼分途趕緊召募，新勇未至，舊隊先行，彌縫補救，實已竭蹶不遑。都興阿五月初三日到英山，即將各路地勢，各城勇丁詳細查考，即都興阿亦言安慶、桐城、潛山、霍山、英山等處兵力實形單薄，其漢陽、黃州、德安三府尤屬空虛無備，設使賊匪假道霍山、六安之交，乘間內犯，不過六七日之程，即可繞入漢陽、黃州、德安腹地，包襲安慶、桐城、英霍之後路，昔年賊救九江而從英霍，商城上犯麻城、黃安，本年圖解金陵之圍，從寧國先犯浙江，並繞東壩、陷溧陽、溧水、金壇，以掣動大局，往事已可深鑒。現準副都統多隆阿舒保前後咨稱：「前路馬隊不敷防勦，咨撥黑龍江九起、黑龍江西丹頭起二起。」臣胡林翼先行咨送撫標游擊周玉成等親兵二哨，統計馬步不滿千人，都興阿自患腿疾，不能騎馬行走，必須肩輿，東去淮揚，須從賊巢附近經過，若僅此兵力，實非愛惜蓋勞，保全國體之義。且於江北亦無實濟。都興阿於五年入楚北，七年入皖北，血戰經營，始得此尺寸之土地，若使楚師盡行，皖盡復，委棄於賊，實非都興阿之心。且皖北地方八年之久，未覩官軍威儀，楚省新復之宿松、太湖、潛山等處六州縣殘黎，喘息未定，每聞撤調兵勇，則士民遮道號泣，慘不忍聞。若以兵少餉竭，棄此孑遺之皖民，而僅以保境固圍爲心，亦非臣等所忍出此。都興阿足疾本未全愈，乘輿以行，須人扶掖，前在省城，臣等即囑其暫行養息數旬，並當據實陳奏。都興阿力言不可，在都興阿因大局糜爛，時事艱危，黽勉從公，深以再言病狀爲怯退，而臣等目擊其精力短絀，衝鋒陷陣，實恐未能抽撥一空，皖北先失，勢又不可。都興阿舊帶馬隊，必須步隊相輔而行，今則副將石清吉、雷正綰總兵鮑超等既不能隨同以行，余際昌三千三百人獨當英霍一路，一搖足而山險盡失，



乘間抵隙，禍不旋踵；若以零星隊伍，雜湊成行，都興阿卽能任調度之事，亦不能勝整飭步隊之勞，其精力已遜於前，北人而管帶南勇，風氣既異，情偽難以盡知也。五月初二初三等日，楊載福、彭玉麟督率水陸，將安慶東路、樅陽鎮、偽城二座克復。樅陽爲安慶之咽喉，賊匪糧道必經之處，且皖北逆首陳玉成及各賊目之妻孥蓄產，盡在安慶城中，譬之鬪者，旣搃其吭，必伸手足以急求解救；又如人近豺狼之窩巢，則必轉而搏噬，此賊情賊勢之必然，其來援必速，分股必多，固可翹足而待矣。查湖北去冬今春，兵力未分，四眼狗、陳玉成以十萬之賊西犯，以救潛山、太湖，臣等與曾國藩合力圖謀，血戰月餘，屢瀕於危，幸而勝之。今則江東各路全軍破敗，賊勢旣無所顧忌，幸綴必挾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曾國藩旣已渡江，楚省春夏兩次陸續又分去勇丁一萬六千人，臣胡林翼所募各軍，尙未趕到，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不待智士而已知之矣。都興阿以督辦軍務重寄，非臣等所敢擅留，惟細審兵勢賊勢，及都興阿近日精力，應請皇上另簡大員，馳往江北，其曾國藩所當安慶、桐城後路，已經空虛，應以胡林翼兼行替管，黃州、德安、漢陽北路空虛，可否暫飭都興阿移入麻城、孝感、黃陂等縣，養息病軀，藉其聲威坐鎮，或可補救萬一。如本年援賊破敗，新募成軍，察看得力，再行調遣。再聞布政使薛煥現在揚州，可否專委召募陸勇水師，以保揚州鹽場，及裏河產米各州縣。吳楚皆澤國也，以舟楫爲利，水師一萬，可抵步兵十萬，應請飭下督臣曾國藩於淮安設大府，選將募勇，造船鑄礮，另設水師專營，奏請賢才，破格錄用，假以便宜。淮安地處上游，江湖河海均可通行，異日克復江甯、蘇州、常州各郡縣，必以水師爲根本也。其寧國、太平等府之石臼湖、南漪湖，應另設水師一枝，衢州、杭州亦應設水師一枝，勤遠謀而收實效，惟水師得力，則吳越可平。曾國藩自咸豐三年創造水師，管帶最久，賢才旣多，功績甚大，以此委任，而責其成功，事必有濟。所有籌撥皖北步軍，並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以資彌縫，而備援勦，軍情賊勢，倍形艱鉅，縷悉情形，謹合詞恭摺具奏。上諭：「前據曾國藩奏，『抽撥兵勇起程渡江，擬設三路水師，并湖北官兵，不宜再調。』各摺片，當降旨：『照議。』」



辦理。』茲據官文等奏：『湖北撥派兵勇，已多趕往，湖南增募勇丁，並請另設水師專營。』等語；與曾國藩所籌，適相符合。曾國藩現已抽調兵勇萬人，由宿松進駐祁門，俟鮑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即由徽寧、蕪湖、廣信分路進兵，並擬設淮陽水師，以保裏河，及各場灶，兼輔淮揚陸軍，已令即日興辦；其所請應設甯國水師，與大江水師，夾攻金陵，設太湖水師，以規復蘇常，因恐曠日持久，勢難坐待，只可一面照議辦理，一面相機進剿，諒該署督自能體察情形，妥籌進取；鄂省官軍，調出已多，漢黃德三府空虛無備，恐賊匪乘間內犯，繞入腹地，包襲安慶、桐城、英霍後路，不可不防；胡林翼已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著俟新募各軍到後，妥為布置，毋使逆匪得以伺其隙，是為至要！新授江蘇巡撫薛煥，現在上海，並未前赴揚州，江北統兵大員，非李若珠所能勝任，都興阿雖患腿疾，不能騎馬，然該將軍久歷戎行，曉暢兵機，正可藉資調度，不必衝鋒陷陣，親臨前敵；著該大臣等仍遵前旨，調撥馬隊兵勇，並籌備餉項，派赴都興、阿軍營，以便該將軍統帶起程，前往江北，督辦堵剿事宜，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五月二十九日奉）

奏陳南岸軍需報銷疏（五月二十八日）

竊照南岸軍需報銷，自咸豐五年正月，起至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已將收支各項銀米，截清總散數目，分別造冊，詳經臣於九年十月十四日，恭疏題銷，並聲明應存銀米，歸入第二起，作為舊管接續造報，各在案。茲據總理報銷局前湖北布政使莊受祺、新補湖南岳常澧道厲雲官、候選道恩祥詳稱：「自五年正月，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初案添製器械，並各糧臺站夫長夫，及受傷陣亡員弁勇丁卹養等項，共用過銀五十四萬四千二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九釐二毫七絲三微，本色米一千七百七十石四斗九升六合三勺，除前報應存銀四十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五兩三錢九分五釐，全數支給外，尚不敷銀六萬八百五十二兩二錢九分四釐二毫七絲三



微，係應找製造採辦各項價值，隨於七年分餉項內如數找訖，歸於七年續案彙報；合將添製軍火器械各款，支過銀米列爲初案，二起造具簡明總散各冊，繪具紮營安設糧臺圖說。詳覽前來，臣覆加確核，均係遵照例案，實用實銷，委無絲毫浮冒，應請準銷，除另恭疏題報，並將冊圖揭送部科外，理合恭摺具奏。硃批：「戶部覈議具奏。欽此。」

### 卷四十一

#### 遵旨復奏川粵軍務疏（十年六月二十日）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諭：「曾望顏奏：『石逆疊擾黔省，逼近川疆』一摺，粵逆石達開由紅水江竄入黔省，分股攻陷永寧、廣順等州，勢甚猖獗，川東一帶與黔省地方在毗連，若由黔入川，更恐滋蔓難圖。前調蕭啟江一軍赴川，本爲防勦石逆而設，嗣蕭啟江抵川病故，楚軍統領乏人，曾諭令官文等於湖南、湖北兩省中，揀派得力大員，前往管帶，此時如已揀派有人，著即飭令迅赴川省，以資攻勦。左宗棠現在襄辦曾國藩軍務，前有旨令官文等妥速籌商，該員是否能獨當一面，令其赴川督辦軍務？昨據曾國藩奏：『該員在楚南募勇，隨同勦賊，亦恐不能即往蜀中，此時川省軍務毫無起色，滇匪既不能除，石逆又將竄擾，該省據兩湖上游，設或糜爛，楚省亦有西顧之憂。曾望顏本不得力，曹樹鍾業已撤回，此外並無熟悉軍務之員，在彼督辦，深爲可慮。左宗棠前在湖南襄辦軍務，尙爲石逆可畏，若令督辦川省軍務，能否勝任？仍著官文等迅速具奏，再降諭旨。』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先機籌謀，莫名欽感，竊思四川富庶之區，爲西南根本重地，兩湖陝西尤爲切近之憂，首逆石達開久蓄奸謀，由黔入蜀，狡焉思逞，其鋒必銳，誠不可無重望宿將，整飭戎政，力圖補救。惟思帶勇與帶兵不同，勇丁非自募自帶，則約束難嚴。左宗棠前在湖



南僅司籌謀布置之事，並未親歷行間，於蕭啓江原部勇丁，情志不孚，難期得力；若令左宗棠獨當一面，督辦川省軍務，必難收速效。本年四月，欽奉恩旨，左宗棠襄辦會國藩軍務，在湖南新募勇丁四營，四總哨，尙未訓練成軍。前奉五月十一日上諭，詢問該員能否督辦四川軍務，臣等往返函商，會國藩渡江，僅帶朱品隆所部三千人，並湖北所撥鮑超等勇丁七千人，如欲分謀池太，兼顧江西揚州，必須厚集兵力，乃能布遠勢而操勝算。探聞江蘇之賊，近已回屯蕪湖和州兩岸，是欲窺伺湖北、江西，爲西犯之謀。會國藩一軍，亦嫌力單，左宗棠以新練之軍，隨同會國藩合力謀吳，實有裨益，業經會國藩會銜覆奏在案。此臣體察左宗棠於襄辦江皖軍營，尙堪有濟；而督辦四川軍務，難以勝任之實在情形也。臣等前悉蕭啓江抵川病故之信，因查有蕭軍原帶之都司彭忠信，知府銜候選同知直隸州王沐，隨營辦事最久，爲衆勇所悅服，業經飛咨四川，飭令分起管帶，俾有鈐束，而資勦辦。特是石逆死黨，既多且悍，卽如九年春間，該逆竄擾湖南，經南撫臣調募勇丁五萬餘，又繼以湖北派援之李續宜、德海、陳金鼇等水陸馬步萬人，又會國藩派援之蕭啓江、張運蘭等步勇八千人，始能阻遏逆謀，解寶慶之圍，破走兇燄。是石逆之狡悍，斷非蕭軍萬餘人所能制伏。現在蜀疆岌岌，滇匪竊發，勢已不支，石逆竄入，更形決裂。且聞石逆志在入川，以犯荆襄，計尤狡毒。四川關係西南安危，不僅兩湖先受其害，誠如聖諭無熟悉軍務之員，在彼督辦，深爲可慮。臣胡林翼五月初三日，密疏請以粵西撫臣劉長佑辦理四川軍務，查劉長佑自隨前任安徽撫臣江忠源轉戰粵西、湖北、安徽、江西等省，久於行陣，於咸豐六年、七年、八年，專討江西石達開一股，戰功尤著。石逆頗畏其鋒，其軍旅之才，忠良之節，久在聖明洞鑒。臣聞其舊部李明惠、劉坤一、江忠義、席寶田等，皆堪分任軍旅，可一面先行馳援重慶等處，一面在湖南增募二、三萬人，若令劉長佑由間道出酉陽、秀山，兼程進保重慶，取徑最捷，保全甚大。如慮石逆先期已竄入蜀中，或改道荆宜，速保夔州，尙可補救於萬一。其彭忠信、王沐所帶勇丁，曾與劉長佑同事，應請歸其節制。粵西雖係邊疆緊要，而實無財賦可籌，倘得保全蜀疆，則西南完善各



疆守益臻鞏固，尙可養成勁軍，爲越境平賊之計。且聞粵西司道辦事，亦尙有人，大股窺伺蜀疆，則粵西餘匪易於整理。臣等爲西疆喫緊，軍旅需才起見，既有所知，不敢不據實直陳。至如何位置，非臣下所敢妄干。其輕重緩急之間，聖主自有權衡。籲懇宸衷默斷，飭下粵西湖南撫臣迅速籌度，裹糧束甲，兼程前往，乃可先事補救。謹先就臣等愚慮所及，敬陳梗概，容與兩江督臣曾國藩、湖南撫臣駱秉章隨時會商，再行復奏。

上諭：「前因四川軍務緊要，擬令左宗棠前往督辦，當諭官文、胡林翼將該員能否勝任，迅速具奏。茲據奏稱：『左宗棠督辦川省軍務，難收速效。若令劉長佑由酉秀進保重慶，取徑甚捷，保全甚大。』等語。左宗棠既不能獨當一面，卽毋庸赴川，仍襄辦曾國藩軍務。廣西省現在防勦正當喫緊，劉長佑未便遽離該省。湖南地方尙稱安靜，著駱秉章卽馳赴四川督辦軍務，該撫於湖南紳士素爲熟悉，擇其曉暢軍務者，酌量帶往，並添募湖南練勇，以資勦辦。湖北軍營中曾經戰陣得力之員，籍隸湖南者，亦不乏人，著官文、胡林翼酌派數員，交駱秉章差委，石達開窺伺川疆，滇匪尙未撲滅，其勢岌岌可虞。東純現署川督，未諳軍旅，該撫務卽迅速起程，由便道入川，毋稍延誤。蕭啓江所帶之勇，據官文等奏，已咨令都司彭忠信候選同知直隸州王沐分起管帶。此項勇丁及川省兵勇，均歸該撫調遣，以冀迅速掃賊氣。駱秉章出省後，湖南巡撫著文格暫行署理。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七月初四日奉軍機字寄）

### 遵旨覆奏皖北馬步兵勇無可調撥疏（六月二十七日督發）

竊臣等前於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曾以籌撥皖北步軍，交兩江總督曾國藩，並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以資彌縫，而備援勦軍情賊勢，倍形艱鉅情形，縷悉會奏。於六月初八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前據曾國藩奏：『抽撥兵勇起程渡江，擬設三路水師，並湖北官兵，不宜再調。』各摺片，當降



旨「照議辦理。」茲據官文等奏：「湖北撥派兵勇已多趕往，湖南增募勇丁，並請另設水師專營。」等語；與會國藩所籌適相符合。鄂省官軍調出已多，漢黃德三府空虛無備，恐賊匪乘間內犯，繞入腹地，包襲安慶、桐城、英霍後路，不可不防。胡林翼已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著俟新募各軍到後，妥為布置，毋使逆匪得以伺其隙，是為至要！新授江蘇巡撫薛煥，現在上海，並未前赴揚州，江北統兵大員，非李若珠所能勝任，都興阿雖患腿疾，不能騎馬，然該將軍久歷戎行，曉暢兵機，正可藉資調度，不必衝鋒陷陣，親臨前敵。著該大臣等仍遵前旨，調撥馬隊兵勇，並撥備餉項，派赴都興阿軍營，以便該將軍統帶起程，前往江北督辦堵剿事宜，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欽遵。」隨準都興阿恭錄廷旨，咨催調撥前來。臣等查湖北征皖各軍，現在分途攻勦，多隆阿、舒保分爲兩路，每營馬隊不過千名，其中尚有不得力者，除已撥給都興阿二百九十餘名外，爲數無多。外謀皖境內，顧楚疆實在萬分單薄，不敷策應，何能再行抽撥？至湖北步軍均係湖南勇丁，勇與兵異，非自行招募，則將與勇不習，難期得力。且皖北楚軍除蕭啟江六千人派援四川不計外，蕭翰慶之援浙，曾國藩之謀吳，總計鄂省勇丁本年頓分去一萬六千餘人，兵勇分布，實形不足，更難分撥。雖經臣胡林翼另行派員回南招募新勇，總須八九月後，乃能到防。安慶、桐城、潛山、英山、霍山等處，兵力實虞單弱，其漢陽、黃州、德安三府，尤屬空虛無備。現據各路探報：「賊首偽輔王楊逆率大股賊衆四萬餘人，循南岸而上，意在過江抄我兵之後，賊目偽寶天義偽則天義偽秉天安等，率衆二萬餘人，已至和州，四眼狗陳玉成已至廬江，該逆等妻孥蓄產盡在安慶城中，勢將剋日分股來援，爲多方誤我，亟肆疲我之計。」是楚北皖北之情形，萬分危迫。且據蜀中探報：「首逆石達開現已由粵西竄黔，攻陷廣順州城，將謀五路犯蜀。」四川滇匪尙肆，何堪更有石逆之擾？萬一川省有警，則湖北居其下游，荆宜一帶尤須防守。現在已屬乏兵，安得更行分撥？此湖北馬步兵勇萬難籌撥之實在情形也。都興阿雖腿疾尙未痊愈，而帶兵多年，誠如聖諭，該將軍久歷戎行，曉暢兵機，正可藉資調度，不必衝鋒陷陣，親臨前敵，自



應趕緊馳赴揚州，督辦堵勦，毋得藉詞延宕！聞揚州舊有馬隊約二千人，都與阿到揚州後，即可奏明歸該將軍統帶，是馬隊一項，可毋慮其乏人調遣；而李若珠所帶步隊各營，亦盡歸其節制堵勦，均可兼資；如必欲攜帶步隊前往，或由該將軍自行委員招募一二千人，以資調度應手。湖此當攻守喫緊之時，兵力單弱，疆事孔亟，實在不能籌撥，致貽上游全楚之患。除咨覆都興阿外，所有軍情賊勢，萬分緊急，皖北馬步兵勇，實在無可調撥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硃批：「覽近又有寄諭，仍飭籌撥官文等自應懷遵！該將軍雖不甚習於步隊，已有旨飭令另派大員，隨同都興阿管帶。欽此。」（七月十一日奉）

### 請優卹援湖陣亡之道員並聲明浙皖奏報兩歧緣由疏（七月初四日督發）

竊據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稟稱：「前由楚軍調撥鹽運使銜道員蕭翰慶帶領親兵先鋒，及訓字各營，由皖南赴援常州，行至中途，因長興失守，湖州被圍，即趕至湖郡救援。四月十九日至禮義橋，逆匪於村中忽出大隊，我軍見水路紛歧，遂截橋而戰，各營奮勇爭先，殺賊約四五百人，當欲乘勝進勦，因天色已晚，大雨如注，兵勇鏖戰半日，疲憊已極，乃草紮行營於桑田麥地，不能支棚，營哨兵勇皆竟夜持仗立風雨中。二十日黎明，蕭翰慶派訓字前左中後四營為前部，右副兩營為後部，親督先鋒親兵兩營居中行，未及二十里，遇大股逆匪兜圍，我軍且戰且進，至離湖郡二十里之同心橋，該逆愈來愈衆，橫出包截，四面夾抄，即派副前參將吳修攷，訓後營游擊鄧茂先，分途迎敵，親督先鋒營守備銜千總李楚材，親兵哨領都司李斌彪等奮勇抵禦，並趕調前部之訓字四營回救，而訓左都司唐敏興返戰已為賊敗，參將吳修攷游擊鄧茂先均血戰陣亡，兵勇潰退，李楚材帶數十騎衝圍往救，而該逆包裹愈厚，鎗礮如雨，道員蕭翰慶圍在垓心，不能衝出重圍，力戰而死。都司李斌彪，千總朱



佳文、通判楊再權、縣丞龍翔均同時陣亡。其李楚材及親兵哨領幫辦各員俱被賊衝散。當晚至湖州城下，收集三千餘人，奮勉殺賊，立解城圍。等情由蕭翰慶之姪藍翎候選府經歷蕭光藻等報經該道稟請具奏前來。臣等接閱之下，悲憤難名。伏查鹽運使銜道員蕭翰慶，器宇宏深，勇敢有為。自咸豐三年冬，隨彭玉麟水師由湖南轉戰湖北，每仗爭先，堅險不避。四年夏，攻克岳州。秋間，克復鄂省，均身受重傷。嗣調赴江西水營，上年復回援湖南，戰功懋著。所向克捷。此次派帶訓章等軍六千餘人，赴援浙省，迨留徽防勤，五日內連克石太兩城。旋奉諭旨，進攻池州。正冀其督師前來，水陸相依，詎馳援湖郡，以數千飢疲之衆，當大股兇悍之賊，竟在湖州同心橋地方力戰陣亡。其營官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吳修攷，副將銜儘先補用游擊鄧茂先，都司李斌彪，千總朱佳文，通判楊再權，縣丞龍翔，均同時陣亡。實堪憫惻。查現準浙江撫臣咨：「已將蕭翰慶奏請交部，照三品陣亡例優卹。」復接準督辦皖南軍務張芾奏：「蕭翰慶以道銜儘先知府議卹，吳修攷以游擊，鄧茂先以都司議卹。」是蕭翰慶一員已與浙江撫臣奏報兩歧。且本年克復太湖，保獎案內，吳修攷已加保副將銜，儘先參將，鄧茂先加保副將銜，儘先游擊。該二員保升奉旨在前，陣亡在後，自應照升銜請卹，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陣亡道員蕭翰慶仍照三品陣亡例優卹，並準在原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以昭忠藎。吳修攷、鄧茂先均照副將例優卹。都司李斌彪，千總朱佳文，通判楊再權，縣丞龍翔一併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除受傷陣亡各營官哨勇俟查明再行辦理外，謹合詞恭摺具奏。

上諭：「前據張芾奏：『徽州援浙之軍，在途接仗，道員蕭翰慶與游擊吳修攷，都司鄧茂先力戰陣亡。當經降旨一併交部從優議卹。』復據瑞昌王有齡奏：『蕭翰慶統領楚軍援浙陣亡，並準其在原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茲據官文、胡林翼奏：『蕭翰慶等赴援湖州陣亡，懇恩優卹。』一摺，蕭翰慶由皖南赴援湖州，派吳修攷等分途迎敵，同時血戰捐軀，深堪憫惜。道員蕭翰慶著加恩照三品陣亡例從優議卹，仍在原籍及



死事地方，建立專祠；吳修玖、鄧茂先已保副將銜，均著照副將例從優議卹；都司李斌彪，千總朱佳文，通判楊再權，縣丞龍翔，均著一併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欽此。」（七月十一日奉）

### 擬請減成收捐以濟軍食疏（八月十九日）

竊惟用兵必先籌饟，裕饟仍須便民。湖北征皖水陸馬步六萬餘人，並製造採辦轉運卹賞，月需銀四十餘萬兩；臣頻年以來專治田賦，用佐軍儲，嚴核課釐，力杜中飽，兼有部撥鄰餉，隨時接濟，酌盈劑虛，稍資補救。查鄂省歲入錢糧不滿百萬，向不足供一歲額支之用，近年辦理漕折，亦僅足供征餉月餘之需，自去冬蜀中賊擾，井竈被焚，上游鹽課已形短絀，今歲杭垣疊警，蘇常失陷，商賈不前，釐金頓減，復值夏汛，江水漲溢，荆宜漢沔俱成澤國，被水情形為近數十年所未有，下忙地丁秋後漕折，作何徵收，尚無把握，現委員確勘，分別蠲緩，計今年入款不過往歲十之二三，以致前敵欠餉積至四月有餘，而例外所增出款，前以蕭啟江援蜀，蕭翰慶援浙，由鄂襄糧協濟，已苦拮据，近以兩江督臣曾國藩移師徽州，疊奉諭旨撥兵濟餉，又須添募勇丁，以補缺額，兵數日增，餉項日絀，皖省水陸兩岸各軍虧欠餉數已積至一百六十餘萬兩，即遵部撥督臣曾國藩之餉，亦積欠二十餘萬兩，本省旗綠各營額支坐餉積欠數年，尚不在此數內，似此情形，深虞飢潰，更值水災，米價昂長，征勇乏糧，約一歲之內，出倍曩時，而入減大半，臣日夜籌思，寢饋難安，幾將束手，因與督臣官文往返函商，並督同藩司嚴樹森及糧臺司道悉心區畫，惟有於捐例稍事變通，以期補救。查七年春間，臣奏准湖北捐米一石，連折耗運費，準作銀三兩四錢，仍照戶部通行捐案減二成，及遞減四成核算，並未議請再減，近年鄰省捐例屢改，如豫中折算錢鈔，皖省專收餉票，江西軍火銀錢兼收並納，且皆屢議減成，較京捐尚為省價，夫避重就輕，人之常情，從前湖北搜括各項，尚可勉強支持，臣亦何敢為減捐之請，上煩聖慮，惟刻下征餉坐糧，內外交迫，無可設法，勢處萬難，欲



廣爲勸捐，小民又以鄰省捐價藉口，或先赴鄰封，以賤價捐領執照，巧避本省捐輸，以致鄂中捐者寥寥，若不改革，斷難期其踴躍，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湖北艱苦情形，準令紳民凡捐實職虛銜，照籌餉例統減四成核算，升銜加級各項，向減四成者，準再遞減二成，於水陸通區設局收米捐米一石，加耗米一斗五升，運脚銀三錢五分，準作捐例銀五兩，各就捐局附近地方，運赴軍營及旗綠各營，並被水災區應用，其有陸路遙遠，運米維艱者，準交折色每米一石，連折耗運費兌交庫平足銀二兩五錢，其飯銀照費，仍照例交納，均以庫平實銀上兌，概不準搭交錢鈔餉票等項，以防過減，有礙京捐核較。皖豫各省實在捐價尙多增加，定限兩箇月一卯，截數奏報，其應歸京師捐銅局收捐各條，並補交四成實銀者，湖北仍不準收，以裕京餉，並請旨敕下戶部，迅速由驛頒發空白各樣職銜照各二千張，封典照一千張，貢生照一千張，監生照五千張，從九職銜照五千張，花翎照一百張，藍翎照三百張，以便隨時填發。臣因皖軍餉項異常支絀，於時窮勢迫之中，爲此無可如何之計，籲求聖主恩施逾格，俾捐生樂於輸將，餉糈或資接濟，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恭摺附驛馳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 陳報江北馬步軍啓程日期疏（八月十九日）

臣於八月十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諭：「前因江北防務緊要，楚軍未能分撥，諭令官文、胡林翼調派馬步兵勇千名，交都興、阿統帶，起程前往江北，到防以後，於淮徐等屬抽練勇丁，藉資防勤。茲據李若珠奏：『金陵逆匪現在製造礮船，並擄取船隻，意圖北竄，其由丹徒、小河口等處出竄賊匪，雖經各艇船將弁先後擊退，惟艇師單薄，急盼上游援師。』等語。現在曾秉忠所帶之長龍船全數派往援滬，下游各起艇師爲數無多，設金陵之逆擴船下竄，丹陽等處再有逆衆橫趨江北一帶，更形喫重。著官文、胡林翼迅將前



調馬步兵勇千名，挑選精壯，配齊軍裝器械，由都興阿統帶，迅赴江北，力籌堵剿。至以楚師營制訓練，淮徐勇丁，實爲現在切要之圖。著都興阿仍遵前旨，與曾國藩會商趕緊辦理，以冀練成勁旅。正寄諭間，據都興阿奏：「楚勇未能遠征，擬調吉林馬隊一起，及現有馬隊，已咨行官文、胡林翼催調。」等語。著官文、胡林翼迅將此項馬隊，即飭前往都興阿軍營，以便該將軍即日統帶起程，馳赴江北，認真勦辦，保全完善之區，是爲至要等因。欽此。」

臣查都興阿奉命督辦揚州軍務，臣因本年春夏迭次分去勇丁萬六千人，舊隊已行，新募未至，遲至七月十八日始行撥定步軍二千六百人，咨送都興阿行營。旋准都興阿以楚軍楚餉難於籌撥等情，咨請止撥步隊前來。在都興阿祇因餉項艱難，自四月至於七月，積欠未償，而由英、霍、六、壽以抵淮揚，又須籌備二月行糧，恐因籌餉而誤行程，故有停止步隊之議。臣思鄂省非苦兵將之難籌，實因餉糈之久竭，除馬隊各起先經多隆阿、舒保分派外，臣等力爲設措，現仍選派臣標游擊李曙堂管帶選鋒親兵五百人，千總胡世英管帶英字營五百人，並臣標左哨游擊銜都司周玉成管帶親兵百人，共計步隊勇丁一千一百人，聊護行程，稍壯聲威。至江北防勦，尙須督臣曾國藩另行選將募勇，乃能足用。現在清理四箇月積欠，並攜帶八月、九月行糧，都興阿已定期八月十九日啓程，由英、山、霍、山、六安、壽州取道前往。再臣於英、山、霍、山、潛山等處，因山設險，修築礮卡，山勢表斜三百里，一律成工，當可稍節兵力，聊固民心。臣擬俟都興阿啓程後，酌移黃梅、宿松之間，與桐城、潛山等處，程途切近，軍報較爲迅速，合併附陳，理合會同督臣官文五百里由驛馳奏。

## 卷四十一

### 遵旨籌撥京餉分批起解疏（十年十月初八日督發）

竊照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準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密寄：九月十八日奉上諭：「昨因用項浩繁，部庫未



裕業經諭令戶部將各省應解京餉，迅行咨催，現在撫局定議，喫啣兩首，業已互換和約，惟尚有償給兵費，部庫無款可籌，自應由各省迅速籌解，以濟要需，著直隸、山東、河南各解銀二十萬兩，山西、陝西各解銀三十萬兩，湖北、湖南、四川各解銀十數萬兩，無論何款，趕緊籌撥，委員星速兼程解京，赴庫交納，銀兩一日不到，即喫啣一日，不能退兵，京師根本重地，事係安危，該督撫藩司等共濟時艱，諒不能膜視也。將此由六百里密諭恆福、清盛、賈臻、常績、譚廷襄、官文、胡林翼、翟誥、崇實，並傳諭文謙知之。等因。欽此。伏查喫啣兩首，稱兵犯順，挾制多方，要求無厭，臣等職任封圻，未能提一旅之師，直掃逆氛，以紓君父之憂，惶悚莫名！現在撫議已成，祇須償給兵費，雖鄂省征餉支絀萬狀，第京師為根本重地，安危所系，分應竭力籌解，共濟時艱，飭據藩司嚴樹森、署糧道唐訓方會詳司庫存款無多，僅有徵獲洋藥稅銀三萬五千兩，可以撥解，又道庫上年漕折早已無存，本年甫經開漕，尙未徵收，此項解款，萬不能緩，自應先其所急，將庫存南折供支旗綠兵米款內，借撥銀六萬五千兩，以足十萬兩之數，仍俟徵獲漕折，收有成數，撥還南漕原款，以資兵食，除飭委留楚補用知縣文南邦、張聲正、張晉禮等分三起管解赴部庫交納，於十月初七、十二、十七等日啓程，以利遄行，而濟急需，並咨行河南直隸地方，沿途催攢，妥為護送外，所有籌撥京餉委員，分批起解緣由，謹合詞恭摺覆奏。

請嚴催五省協餉以救飢軍疏（十月十二日）

竊照安慶一郡，為吳楚咽喉，江淮腰膂，前賢議建省會，已數百餘年，形勢控制之宜，官軍之所必爭，亦賊匪之所竊踞。探報逆首偽英王陳玉成，現已裹脅賊匪七八萬人，於十月初二、三等日，蟻附桐城，結營數十里，日有增加，迭次挑戰，蟄伏未動，蓋必別有狡謀，期待大股，將厚集其毒，而并力以謀楚軍。臣等諄飭各路，嚴密戒備，矢以破釜沈舟之志，而鎮定堅忍，以期力為補救，惟是楚省兵力，本年分撥浙江、皖南、揚州萬八千餘人，舍舊謀新，



擲前掩後，所欠前敵軍餉，已逾二百萬兩；冬令授衣之始，飢寒相迫，困苦難堪；前於九月初三日，由驛奏懇天恩，飭催山西、陝西、四川三省，仍照歷年成案，每月各協解鄂餉銀五萬兩，並請於山東、廣東兩省，每月各協解鄂餉銀三萬兩，業蒙皇上逾格慈恩，奉旨俞允。現屆一月有餘，各省並無報解文書，相應請旨嚴催該五省，趕緊協解，以救飢軍而全危局。一俟臣等稍可支持，再行奏請停止，所有援賊大至，飢軍久困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謹按：此疏所請，奉有諭旨，交署四川總督崇實等辦理。

再，臣於咸豐八年七月十一日，在湖北巡撫任內，丁母憂，八月扶柩回籍，是年十一月，因三河軍覆，遵旨來鄂署理巡撫印務，即日帶兵駐營黃州，復移營英山。本年十月十一日服闋，在營釋服，俟軍務稍定，再行奏請回籍補行終制，理合將服闋日期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 奏陳楚軍圍攻桐城疊勝並請優卹陣亡員弁疏（十月二十八日督發）

竊查桐城爲七省要道，尤爲安慶咽喉，背倚大山，前臨重河，地勢散漫，週迴溝港極多，馬步各軍，施展較難；且逆首偽英王陳四眼狗前於小池驛敗後，竄往桐城，布置極其周密，城外修石壘數座，以抗我師，而賊衆較之廬江、舒城皆多數倍。本年四月內，福州副都統多隆阿所統各軍，於離城二十餘里紮營，屢次出隊圍攻，未能痛勦。七月十六日，多隆阿率馬步各營，進紮逼城西面三四里地方，是夜該逆乘我軍新到，營壘未固，於三更時分三路來撲，勢甚猖獗，我軍分路迎擊，鏖戰一時之久，該逆敗退歸城，多隆阿隨即派馬隊各起，往東門呂亭驛一帶斷其接濟，一面督率步隊各營，無分晝夜，連日環攻。十七至二十五等日，轟破賊壘數處，斃賊無算。二十六日寅刻，多隆阿派精選中營、精選左營、開化勝勇，并飛虎左右，共六營，各攜雲梯，爲攻壘正兵，派精選前營、右營、義



中茂字左仁五營伏於城外左面山後爲奇兵以制北門便民門外兩路援賊派親兵及督標四營與建威忠字年字等營列隊山之右邊迤西而南以防西門南門援賊分布既定我軍鎗礮居前刀矛隨後直攻賊壘該逆礮子如雨我軍愈進愈勇毀其木城數道直抵濠邊濠寬兩丈兵勇架木而進逆衆披靡僞逆首純天燕豫天燕見事危迫手刃退怯之賊我兵乘勝拔毀木城蜂擁而上該逆從壘上用長矛直刺大刀橫砍我軍前者傷亡後者繼進參將銜花翎儘先游擊許應城花翎儘先游擊張朋山花翎儘先守備胡世明五品藍翎儘先把總湯炳照張巖喜汪若根儘先把總周正祥六品藍翎儘先外委秦均彥譚有德張順榜儘先外委石珍玉藍翎六品軍功陳占元鄧忠友王洪勝鄧啓發余得水陳得金等首先登壘身墜殞命副將雷正縮指揮該哨勇丁奮勇前進飛虎左營營官都司銜守備王允昌被礮子穿入右目屹立不退副將銜參將趙旣發姜玉順劉寶國游擊銜都司藍斯明等督隊繼進愈戰愈力該逆抵死抗拒而便民門又突出悍賊千餘蜂擁來援經參將王可升陶茂林游擊梁洪勝余文科等分路馳擊殺賊數十名該逆始敗退入城其時西門南門大股援賊亦被西面各營擊退登壘各營見城賊已敗一呼齊進該逆不能抵拒慌奪門走我兵四面截殺殲除淨盡無一漏網其下面水壘牆高兩丈濠寬三丈水深丈餘多隆阿因兵勇傷亡過多擬卽收隊副將雷正縮參將趙旣發等謂「乘此銳氣正可一鼓踏平」復整齊隊伍層層疊進施放連環鎗礮火箭噴筒同時射入該逆慌亂失措我軍拔毀木城數道蜂擁而入豎起雲梯渡濠登牆該逆度不能支紛紛投水各營四面勦殺亦無餘孽此次上面石壘殺賊五百餘人下面水壘殺賊三百餘人出城援應之賊兩面殺賊二百餘人統計殺賊一千餘人各營哨勇陣亡數十名受傷約計八百餘人奪獲大礮三十餘座擡鎗數十桿小鎗百餘桿刀矛旗幟無算又多興阿查看桐城之西北隅可開地道八月十三日派精選等八營列隊城根動工開挖詎城逆由北門突出蜂擁撲營經已革總兵銜記名副將協勇巴圖魯因功續保游擊銜楊得武率隊迎勦奮力擊退而該逆於城上環施大礮楊得武左膀被礮子打



折登時陣亡；五品藍翎把總李良德，藍翎千總楊開興，六品藍翎伍富貴、何敬吉，外委馮光華等，亦同時中礮陣亡；勇丁亦陣亡二十餘人，受傷八十餘人，遂即撤隊。旬餘以來，偵知陳逆四眼狗率衆數萬，救援桐城，我軍戰守機宜，倍宜慎重，除諄飭各軍嚴密戒備，相機勦辦外，所有陣亡員弁，從征數載，屢立戰功，此次奮勇捐軀，深堪憫！側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已革總兵銜記名副將協勇巴圖魯因功續保游擊銜楊得武，開復原官，照總兵銜例；參將銜花翎儘先游擊許應城，照參將例；花翎儘先遊擊張朋山，照游擊例；花翎儘先守備胡世明，照守備例；藍翎千總楊開興，照千總例；五品藍翎儘先把總湯炳照、張巖喜、汪若根、李良德，儘先把總周正祥，均照把總例；六品藍翎儘先外委秦均彥、譚有德、張順榜，儘先外委石珍玉、馮光華，藍翎六品軍功陳占元、鄧忠友、王洪勝、鄧啓發、余得水、陳得金、伍富貴、何敬吉，均照外委例；一併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弁勇，查明分別辦理，謹合詞恭摺，仰祈具奏。

### 斬廣匪徒通賊經州縣先期拏獲疏（十月二十八日）

竊照楚軍謀皖，圍攻懷桐兼防英山、霍山、潛山等處山險，以杜粵逆抄襲後路；第楚省蘄州、廣濟等屬毗連吳皖，地廣路歧，防不勝防，前數年蘄廣爲賊久踞，莠民陷溺，賊中實繁有徒，刻下吳地之逆，倏日見鴟張，楚境之民情尤虞蠢動，是欲禦外寇，當嚴內匪，節經臣等嚴飭地方官實力清釐，以期式遏亂萌，戒備不虞。本年五月十八日，據蘄州知州彭應鯉稟報：「訪聞蘄廣交界之靈東等鄉，有匪徒何致祥等，與該州民人孫舉榮等潛通皖逆，從賊營逃回，謀爲不軌，立將孫興榮拏獲，供稱係廣濟賊匪何致祥爲首通賊，約期於五月二十八日在蘄州河岸舉事。」等情稟報前來。臣等以蘄廣地方爲征皖大營後路，最關緊要，該逆何致祥敢於勾結皖省逆匪，聚衆滋事，實爲腹心之患，當即派發總理營務之戶部員外郎閻敬銘、道員邢高魁、都司李文盛、黑龍江主事成



山，佐領政通等，帶隊馳往，會合黃州府知府周炳鑑，督同該州縣慎密妥辦。適廣濟縣知縣方大湜先期訪聞，密拏，並經閣敬銘等，懾以兵威，四面兜捕，該逆等逃竄無路，先後將首逆何致祥及同謀之吳得兒、徐北林、經學來、王狗兒、周金魁、徐瑞枝、周松濤、王文耀、田金幅、王培績、張四喜、張八五、龔和尚等，一併拿獲。並據現署蘄州事候補知州李瑜於交界處所，拿獲張正啓、王白子、朱福、許喜元、胡立三五名，署蘄水縣蔣照亦獲郁老七一名。並於何致祥家內起獲賊首偽忠王李秀成所給黃綾文書一角，列有偽銜，蓋有偽印。又在周金魁家內起出偽軍師木印一顆，刊有「太平天國前軍廣濟縣右一營軍師」字樣。訊因：「何致祥在安慶賊營最久，受賊指使，潛從賊營逃回起意，與現獲之孫興榮等謀逆已定，並同徐瑞枝、吳得兒等扮作客商，復回安慶賊營，謀逆夾攻情形。由安慶逆目偽職亮天福、唐正才轉送浦口，面見偽忠王李秀成，說明原委，領獲偽文偽印回籍，招兵辦糧，以爲夾攻之計。約期於五月二十八日，在蘄州河岸聚集起事，先搶蘄州，踞城設守，隨後分途擄人，由蘄州、廣濟、黃梅直攻大營後路。勝則合賊上竄，敗則繞路仍歸賊營。」各情不諱。質之各犯，供詞相符，立即分別凌遲斬決，梟首示衆。伏查何致祥等潛通安慶逆首，謀襲官兵後路，狡謀已深，幸而迅速破獲，首要悉已成擒，應即仰體皇仁，解散脅從，以安反側而定人心。所有在事各員，先機制勝，銷亂未萌，不使元惡巨憝，倖逃法網，無誤東征大局，均屬著有微勞，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最爲出力之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閣敬銘，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補，並賞戴花翎；黑龍江員外郎銜主事成山，佐領政通，均請賞戴花翎；黃州府知府周炳鑑，賞加道銜；同知銜廣濟縣知縣方大湜，以同知用。署蘄州事候補知州李瑜，俟補缺後以同知用。知府用本任蘄州知州彭應鯉，請開缺，以知府用。以示鼓勵。其餘出力各員，由臣等存記酌獎。除將起獲偽文偽印驗明銷燬外，所有蘄廣匪徒何致祥等通賊謀逆首要各犯，悉已就獲懲辦，地方安靜情形，謹合詞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陳逆匪糾合捻衆上犯楚軍會勦大勝情形疏（十一月十六日督發）



竊楚軍分駐皖北，圍攻安慶、桐城，下游援賊屢圖上犯，迭經臣官文、臣胡林翼咨商，多隆阿、李續宜各軍節節布置，嚴密戒備。嗣據探報：「逆首陳玉成即四眼狗，聚集定遠、六安股匪，勾結捻首龔瞎子、孫葵心等，各率悍黨，號稱十數萬，自舒城、廬江等處上竄。十月初旬，漸竄桐城，於縣屬西南數十里之挂車河、望鶴墩、香鋪街、尊士庵、棠梨山等處築壘四十餘座，包絡山岡，佔踞民房，圖解安慶之圍。」先是副都統多隆阿圍攻桐城未下，知援賊將大至，乃列營於挂車河之西，嚴陣以待。十月十四日，逆賊傾巢出隊，於挂車河東，以誘我師。多隆阿亦遂令各營列隊，觀其動靜。詎該逆見我軍出，即分數千人，踰河來撲。多隆阿當派參將趙旣發率勝勇營、都司藍斯明率飛虎右營併力迎擊。該逆抗拒鏖戰數時之久，我軍愈戰愈奮，賊力不支，紛紛敗退河東。其大隊亦隨收去。多隆阿因天氣漸晚，傳令各營收隊。是役也，殺賊三百餘人，賊鋒少挫。此十月十四日接仗獲勝之情形也。二十三日，陳逆復率捻匪於挂車河之望鶴墩增築營壘。多隆阿因派親兵開化、精選前三營，由中路出擊，精選中左兩營繼之，飛虎中左右三營，由左路挂車河出擊，勝勇年字二營繼之，茂字、義中、新左三營，由右路老梅樹街出擊，精選右營、左仁營繼之，均列隊河畝。忠字、建威、新中、新右四營，均令列隊畝中，為三路接應。并派協領溫德勒克西率吉林二起、黑龍江二起、西丹一起，伏於挂車河西。協領金順率吉林六起、黑龍江八起，伏於老梅樹街之後。吉林八起居中策應。該逆見我軍隊伍整齊，仍以大隊列於山岡，趕修營壘。多隆阿復派參將姜玉順率開化營進逼誘敵，該逆亦分三路蜂擁下山，逾河來撲。我軍分途接仗，奮勇直前，賊亦愈戰愈衆，鏖戰四時之久。多隆阿見該逆抵死抗拒，當即飛調溫德勒克西、金順率所伏馬隊飛騎撲擊。多隆阿親率吉林八起，從中衝出，鎗箭齊施。該逆紛紛潰奔壘中。我軍因天晚收隊。是役也，三路共殺賊一千餘人，生擒十八名，奪馬七匹，旗幟刀矛無算。此二十三日接仗斬獲之情形也。二十四日，安徽按察使李續宜先與多隆阿約，將青草壩一軍留三成隊守老營，以七成隊移駐距老梅樹街四里之小松園一帶。二十五日，計商多隆阿馬步大軍，張旗出隊誘賊。



李續宜一軍，捲旗伏於老梅樹街，新安渡各處，詎該逆嬰壘不出，待至初更，始行收隊；而是日經多隆阿督飭馬隊，搜殺在鄉打館之賊，擒斬無數。二十六日，賊於新安渡突出，圖犯湘軍小松園營盤，李續宜飭蕭慶衍等伏兵並起，疊出接戰，多隆阿亦親督馬隊飛馳而來，馬步會勦，傷賊甚多。二十七日，多隆阿遂親至李續宜營，約定次日以一軍從上面挂車河等處打下，以一軍從下面新安渡等處打上，成夾攻之勢。二十八日黎明，李續宜所帶湘軍分兵八路，以第一路為左路，等八路為右路，其餘皆為中路，令候補通判吳廷華等率新仁營選鋒前營為第一路，伏於老梅樹街之後，令候補副將周忠容等率新左營，湘左營為第二路，令候補副將王載駟等率元中營，毅右營為第三路，令候補副將彭炳武等率剛右營，信中營為第四路，令候補副將蕭慶衍等率貞中營為左營，為右營為第五路，均分排於新安渡之上，令總兵胡裕發等率副左營，元右營為第六路，令候補副將成得升等率副前營，貞左營為第七路，均分排於新安渡之下，令候選知府歐陽正塘率發右營，候補副將李續遠率強右營，為第八路，繞出徐家河、張子灘、葉家河等處，以包賊後，統計列陣八路，縣互二十餘里，又以候選同知毛有銘，候補副將楊啟益，候補參將王桐柏，率中營右營策應各路，又以候補副將王聯芳率親兵營，與多隆阿撥來馬隊二百名，均從第二路之左衝殺，部署既定，皆捲旗從容分道而進，賊衆傾巢而出，旗幟林立，礮子如雨，為併力死拒計，而官軍愈戰愈奮，大呼陷陣，藍翎外委王品祥，外委劉楚泰等，首先衝入，登時陣亡，游擊朱吉玉繼進，子傷左手，而將士等積憤生勇，銳不可當，霎時破盡棠梨山、尊土庵等處賊壘，追逼香鋪街，適多隆阿所統馬步各軍，亦分四路會勦，令參將石清吉等率飛虎中營，飛虎左營，儘先都司藍斯明等率飛虎右營，新中營，候選從九品楊德峻率新左營，已革副將續保都司銜朱希廣率新右營，田中路出，圍攻望鶴墩賊壘八座，該逆死守不出，我軍且圍且攻，為牽制之計，又令都司雷正綰等率精選中前左右四營，並派儘先參將直隸杜勝營都司曹克忠率忠字營，儘先游擊梁洪勝率義中營，儘先參將湖南守備趙既發率勝勇營，為左路，由挂車河繞至廖岡



襲賊後路；又令推補游擊余福象等率親兵開化等營；補用副將黃勝日率左仁營；兵部候補七品筆帖式李雲麟率建威營；由右路出擊。令溫德勒克西等率吉林二起，黑龍江二起，世襲佐領富慶阿之黑龍江西丹四起，由挂車河直至范岡，更出左路精選等七營之左，襲賊後路；令金順等率吉林六起，黑龍江八起，為各路策應。派即補佐領防禦雙福率吉林八起，隨湘軍進剿。部署既定，分途而進。多隆阿率右路親兵等六營，暨金順所部馬隊，由棋盤嶺、望鶴墩之右，直進香鋪街與賊接戰。我軍馬步橫衝直擊，霎時斬殺殆盡。維時李續宜督率馬步，已破棠梨山等處賊壘，提戈馳至，與多隆阿各營會合，裹賊於中。正在酣戰之際，其雷正縮率左路七營，由廖岡、溫德勒克西所部三起馬隊自范岡，均由後路齊至，各兵勇奮氣倍增，諸路並進，刀矛躍舞，鎗箭齊施，呼聲動天地，圍殺約三時之久，賊屍枕藉，流血成渠；其逃出之賊，分路奔竄。多隆阿即令馬步各軍追殺二十餘里，然後收隊。其石清吉率中路等六營，亦已攻破賊壘四座，斬殺無遺。是役也，各軍奪獲大礮二十五尊，騾馬三百餘匹，擡鎗鳥鎗刀矛旗幟無算，共殺賊八九千名，其溺水死者又二三千名，生擒長髮老賊一千三百餘名，解散脅從一萬三四千名，破賊館百餘處，踏平賊壘四十餘座。此十月二十八日，多隆阿、李續宜兩軍會勦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是夜三更後，賊即全數棄壘逃走。二十九日，官軍將所餘賊壘悉焚毀之。多隆阿親督馬步躡尾追剿，殺賊又四百餘名。十一月初二日，多隆阿與李續宜皆率所部，出至桐城，該逆抵死固守，踞城不出。官軍當各收隊回營。現據探報：一陳逆及捻首龔瞎子、孫葵心等皆逃竄廬江，懷桐城內之賊，援絕勢孤，雖尚負固死守，不久即當殲滅。一等情。田多隆阿、李續宜馳報前來。臣等查陳逆四眼狗以逆眷困於安郡，圖解重圍，輒糾合悍捻十餘萬衆，築壘四十餘座，併力上犯，實屬兇狡非常。若非仰仗聖主威德，將士齊心用命，以少克衆，必至逆欲愈張，楚邊震動於東，征全局所關實大。多隆阿、李續宜和衷共濟，聯兩軍數萬士卒，為一心謀定後動，出奇制勝，旬日之內，殲除大股援逆，厥功甚偉。多隆阿、李續宜應如何獎勵之處，出自天恩。所有戰功最著之副都統銜齊齊哈爾城廂



白旗協領溫德勒克西，副都統銜儘先卽補協領吉林伯都訥，廂紅旗佐領金順，均擬請以副都統記名簡放；吉林烏拉布特哈廂白旗佐領委營總富平阿，擬請以協領儘先卽補，並請賞加副都統銜；總兵銜補用副將四川梁萬營都司雷正綰，擬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湖南永綏協標螺螄壩守備趙旣發，儘先參將陸茂林，副將銜儘先參將王可升，儘先補用參將直隸杜勝營都司曹克忠，均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儘先游擊梁洪勝，儘先補用游擊湖南衡州協左哨千總王萬年，均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譚仁芳，擬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參將銜；都司銜儘先守備湖北宜昌鎮標左營左哨千總王允昌，左手受鎗子傷，尤爲出力，擬請免補守備，免升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副將銜；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劉寶國，擬請賞加勇號；總兵銜候補副將蕭慶衍，擬請免補副將，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新授湖南鎮筵鎮總兵胡裕發，擬請交部從優議敘；總兵銜候補副將彭星占，擬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候補副將借補湖南綏靖鎮標中軍游擊王載駟，候補副將周忠容、趙太和，均擬請賞加總兵銜；候補副將郭鵬程，擬請賞給勇號；副將銜候補參將林貴廷，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候補游擊朱吉玉，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推補，並請賞加副將銜；藍翎同知銜湖北候補通判吳廷華，擬請免補通判，以同知仍留湖北過缺卽補，並請賞換花翎；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可否由臣等查明，擇尤保獎，出自逾格恩施。其陣亡之吉林六起滿洲廂白旗披甲花翎額外驍騎校豐伸，吉林八起伯都訥廂黃旗披甲藍翎普奇顯，又藍翎外委王品祥，外委劉楚泰，六品藍翎軍功呂志國、向昌志，皆係首先陷陣捐軀，均請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受傷員弁兵勇，另行查明，分別辦理，合併陳明。所有兩軍擊退大股援賊情形，謹繕摺由驛馳奏。上諭：「官文、胡林翼奏：『逆衆圖援懷桐，楚軍會勦，大獲勝仗。』一摺，勦辦甚爲得手，多隆阿、李續宜和衷共濟，出奇制勝，實屬調度有方。多隆阿著賞穿黃馬褂，李續宜著賞加二品頂戴，在事尤爲出力之協領溫德勒



克西儘先佐領金順，均著以副都統記名簡放；佐領委營總富平阿，著以協領儘先卽補，並賞加副都統銜；都司雷正綰，著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儘先參將趙旣發、陶茂林、王可升、曹克忠，均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儘先游擊梁洪勝、王萬年，均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譚仁芳，著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參將銜；儘先守備王允昌，著免補守備，免升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儘先參將劉寶國，著賞給銳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副將蕭慶衍，著免補副將，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總兵胡裕發，著交部從優議敘；候補副將彭星占，著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王載駟、周忠容、趙太和，均著賞加總兵銜；郭鵬程，著賞給衝勇巴圖魯名號；候補參將林貴廷，著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候補游擊朱吉玉，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推補，並賞加副將銜；候補通判吳廷華，著免補通判，以同知仍留湖北，遇缺卽補，並賞換花翎；其餘在事出力人員，準其擇尤保奏，候朕施恩。陣亡之滿洲廂白旗披甲額外驍騎校豐伸、伯都訥、廂黃旗披甲普奇顯，外委王品祥、劉楚太，六品軍功呂志國、向昌志，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欽此。」

再，此次逆捻自九月內竄擾壽州、六安，六安州爲鄂省東北邊境，入寇之道，蓋賊詭計，欲見形於東北，牽動我懷桐大軍，厚集東北，而因以全力解安慶之圍。及見我軍不動，乃會合以趨桐城，而仍分股萬餘人，以竄霍山。臣胡林翼當以統帶昌營之候補副將余際昌，率所部分駐霍山之黑石渡、三石嶺等處，兵力單薄，旋飭管帶貞右營記名總兵湖南乾州副將成大吉，由羅田之松子關移駐霍山之諸佛庵，以爲聲援；又飭令統帶亨中營之儘先補用副將楊富有，統帶元左營之儘先副將劉長槐，由英山移往諸佛庵，添助成大吉一軍；又飭令鄖陽城守營守備孟繼，鄖陽鎮前營守備李克儉，將所統鄖陽馬隊三百人，由英山往助余成兩軍，並飭令固守險隘，相機進剿。旋於十一月初六日，據余際昌、成大吉會稟：「霍山之賊，盤踞城東門三板橋一帶，該副將等連日會勦，



疊有斬獲，因賊勢頗怯，遂於初五日夜三更後，分三路進攻。孟麟、李克儉所帶馬隊由中路進，而以署霍山縣令張組所帶團練隨後接應。余際昌一軍由右路從黑石渡潛進，成大吉一軍由左路從戴家河潛進。因三板橋賊壘營棚多用稻草蓋搭，該馬隊逼近賊營，用鎗火攻撲，霎時火起，賊不知我軍虛實，該副將等左右夾擊，斬首二百餘人，奪獲器械無算。賊衆悉逃奔舒城，以兵少，故未窮追。現在霍山境界已無賊蹤，我軍惟花翎儘先守備王占先奮勇當先，賊用大礮轟擊，受傷最重，登時陣亡。又陣亡六品軍功王占魁一名，等情前來。據此所有霍山分股來犯之賊，同時勦退，陣亡之花翎守備王占先死事最慘，相應仰懇天恩，飭部照都司例從優議卹。六品軍功黃占魁請照外委例議卹，以慰忠魂，合併附陳。

請緩提漕折銀兩暫資飢軍接濟疏（十二月初四日）

竊於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初五日，奉上諭：「戶部奏：『酌提各省漕折銀兩，採買糧石，以實倉儲。』一摺。京倉爲根本至計，兵民口食攸關，亟應廣爲籌畫。現在湖北軍務肅清，閭閻安業，所有應征各款，自可照舊徵收。著官文、胡林翼將漕折銀兩提解十萬兩，務於年內一律解京，並將提解銀數日期，先行奏報。等因。欽此。」又於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準戶部咨開：「本部具奏：『籌辦京倉。』一摺。十一月初七日，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恭錄咨行，遵照奏案，迅將前項漕折銀兩，限年內儘數解京，勿稍遲誤。各等因。臣等於疊次奉準部文之日，卽諄飭司道等竭力籌解。嗣據司道糧臺會詳：「現在楚省雖已肅清，而征皖馬步六萬餘人，每月軍餉及製造卹賞等項，約需銀四十餘萬兩。吳蜀阻兵，鹽茶釐金，均形短絀。各省協餉，任催罔應，虧短月餉至二百餘萬兩。曾經陸續奏明在案。前於十月十一日，欽奉上諭：『前因部庫需餉孔亟，當諭直隸、山東、河南各解銀二十萬兩，山西、陝西各解銀三十萬兩，湖南、湖北、四川各解銀十數萬兩，星夜赴京交納。現在部庫罄竭，京



師需餉浩繁，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四川各督撫，嚴飭藩司，迅將前撥各餉，無論何款，如數動撥，陸續批解，徑赴戶部交納等因。欽此。臣等謹將道庫征存南折銀，挪解六萬五千兩，連所征洋藥稅銀三萬五千兩，湊足銀十萬兩，分批委解赴部庫交納，以應急需。並於十月初八日，恭摺奏報。欽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在案。竊查湖北漕折銀兩額征，不過十餘萬兩，迭經奏請，專濟征兵行糧。本年皖省前敵征兵，積欠口糧，至六七月不等，飢軍嗷嗷，所有各州縣陸續解來漕折銀兩，勢不得不暫資接濟，以救眉急。合無仰懇聖恩，垂念征皖各軍，亦關緊要，俯準將湖北漕折銀兩，暫予緩解，仍俟明年酌察軍情，設法籌解，不敢久延。一據糧臺司道等會詳，請奏前來。臣等覆思京倉關係根本至計，萬不可致有匱乏。臣等受恩深重，豈敢稍同膜視？惟是鄂省前敵征兵，攻圍安慶，扼禦援賊，目下首逆偽英王陳玉成，雖經挫敗，尙能收集餘燼，調發江南，另股全力西犯，圖解重圍，防勦正當喫緊，各營將士歲暮飢寒，若不竭力搜括移挪，稍爲敷衍，勢必有潰散之虞。惟有籲懇皇上天恩，俯念飢軍困苦情形，將漕折一項，暫緩提解，一俟懷寧桐城克復，皖省軍務稍定，能否酌裁勇丁，卽當設法籌畫，趕緊完解，以固根本。萬不敢稍存玩忽之見，致有貽誤。謹合詞恭摺具奏。

硃批：「軍餉固屬緊要，京師尤爲根本之地，著先行迅解五萬兩，下餘銀兩，準其暫緩，戶部知道。欽此。」（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再，安慶爲江表咽喉，實平吳之根本。安慶未復，水陸阻梗，不能直抵金陵。且首逆陳玉成因賊眷悉在安慶城中，邀合髮捻十餘萬人，竭力上竄，圖解城圍。十月十四至二十八等日，經多隆阿、李續宜合軍力戰獲勝，業經馳奏在案。惟逆匪雖經敗挫，仍分屯廬江、桐城，脅制其衆，使不潰散。又復糾集下游，金陵、蘇常援賊，并力上犯，逼近從陽，分擾桐城、鄉村，眈眈以伺我軍之瑕釁。而將挾江南賊勢之全力，以謀楚軍也。刻屆冬令，安慶城河水涸，道路紛歧，四路羽書告急，將有應接不暇之勢。皖南、浙江之賊，亦分三大枝竄入江西。臣曾國藩、祁門各營圍裹



於中，勢頗危急；湖南道州賊匪，亦且竄入江西，上游內地，大江兩岸，風鶴驚傳。昔年金陵屯有重兵，賊尙爲所牽綴，不敢悉力西竄；今則益無忌憚矣。臣等鑒於金陵圍城之失，故以萬四千五百人圍城，又以二萬餘人應援，賊以一萬數千人防山險，而水師馬隊及分防南岸各營，尙不在此數內。皖楚交界，袤斜五百里，山內山外，歧路有歧，防不勝防；又仿傅彛制馭苗疆之法，修建礮卡數百處，以節兵力，而固民志。蓋賊旣陷吳，勢必全力犯楚，楚軍不支，則襄陽鄭陽與陝西之武關荆子關切近，非屯宿重兵，不能防禦。陝西河南設有震驚，則且增兵募勇，所費乃益多也。至本年欠餉之鉅，實由分兵一萬八千餘人，應援皖南浙江淮揚等處，裹糧相從，又復增募新勇以補其闕；湖北通省之錢漕，不及江南浙江一郡之額，亦不及河南山西額賦三分之一，民力幾何？飢困殆所必至，可否懇請恩施逾格，俯準以漕折協濟征皖水陸各軍兵餉，出自聖裁。又臣等於九月初三、十月十二等日兩次奏請陝西、山西、四川三省援照成案，按月協濟皖軍兵餉銀五萬兩，廣東、山東按月協濟兵餉銀三萬兩，均荷恩旨俞允，而各省並無報解文書，應請皇上天恩，飭下嚴催，以救飢軍，而全大局。臣胡林翼自十月初三日，猝中風寒，病勢頗劇，以軍情喫緊，未敢偷安，請假刻下，賊援安慶，桐城甚急，臣於拜摺後，力疾馳入太湖，與懷桐各軍，聲勢聯絡，其潛山、桐城、舒城山險，及英山、霍山、羅田、麻城、蘄州、蘄水山內礮卡，一律告成，仍派兵分防，以杜侵軼。合併附片陳奏。

卷四十三

請緩徵各州縣漕糧疏（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竊查前準部咨：「嗣後蠲緩漕糧於地丁摺外，另行具摺，候旨遵辦。」等因；湖北省濱江各屬，咸豐十年，夏秋被淹，受旱暨水衝沙壓各區，現經臣等將錢糧南米等項，勘明已未成災，輕重情形，另摺奏請分別蠲緩展緩。



外惟公安、沔陽、漢陽、黃陂、天門、雲夢、江陵、石首、監利、松滋等州縣，尚有應徵漕糧，力難輸納，據升任藩司嚴樹森，兼署糧道唐訓方轉據該管道府結報會詳，請緩前來。臣等覆加查核無異，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十分之公安縣東一等三十二里、申梓等三洲，應徵十年漕糧，緩至十一年秋後分限三年帶徵；成災五分之沔陽州梅公等一百二十七垸，應徵十年漕糧，緩至十一年秋後分限兩年帶徵；勘不成災被淹較重之沔陽州十一墩等八十三垸，漢陽縣白釜池等八區，黃陂縣牛湖等二十五社，天門縣田灣等三十六垸，淖潑等八垸，沈湖等三十七垸內最低之一百四十一甲，雲夢縣永保等四會，江陵縣王家等五十一垸，下長洋等三十一垸，石首縣一都等三十一坊垸，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五十三垸，越子等三十二垸內未涸各區，松滋縣中二等十二都內未涸各區，並一所等八所，各應徵十年漕糧，緩至十一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各屬原緩六七八九等年漕糧，均請分別遞展一年帶征，以廣皇仁，而紓民力。理合恭摺具奏。

請分別蠲緩各州縣新舊錢糧等項疏（十二月初四日）

竊照楚北素稱澤國，地勢低窪，咸豐十年，夏秋水漲，濱江各屬，田地多被漫淹，並有缺雨受旱之處；又荆宜兩府，入夏以來，陰雨連朝，川江水漲異常，歸州漫及城根，東湖縣水漫入城，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監利等縣，民隄漫潰，各縣附近都垸，並枝江、宜都二縣近水田地，亦俱被淹，公安縣水高城牆丈餘，監利縣被淹，江湖連成一片；又襄河、漢水陡長二丈餘尺，天門縣屬之紅沙廟峰口頭兩隄，漫潰成口，垸田被淹，並灌入沔陽州之通順河隄，帶淹各垸，雲夢縣聯升會民隄，漫刷成口，附近各會與漢川縣低窪各垸，均被帶淹。據各該州縣先後稟報，均飭道府親勘加結詳辦，並經臣等專摺馳奏各在案。茲據該管道府稟報，除歸州、東湖、宜都三州縣地勢較高，水退尚早，無誤秋成，毋庸查辦外，實勘得公安縣東一等三十二里、申梓等三洲，本年夏汛異漲，圍境被淹，全隄漫潰，城



內水深丈餘，及八九尺不等，現在低窪之處，尙未涸出，探量水深五六尺，秋收失望，民情極爲困苦，成災十分；又沔陽州梅公等一百二十七垸，居通城等湖腹內，夏秋江水陡漲，衝潰垸隄，各垸被淹，現值冬令，水深數尺，難期補種，情形極重，成災五分；又十一墩等八十三垸，夏汛均被帶淹，雖不致成災，而積水未消，情形較重；又金馬等一百九十一垸，入秋以來，陰雨過多，收成歉薄，情形較輕；嘉魚縣廣賢等八里暨九洲、九屯，本年水勢較大，被淹日久，秋收歉薄，情形較輕；漢陽縣白釜池等八區，地勢最低，本年被淹較早，均屬一片汪洋，情形較重；又菱角湖等八區，久沈釜底，台頭等十八區，沿河傍湖，秋深水勢未退，情形次重；程家山等十三區，被淹後間有涸復，尙可補種，情形較輕；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五垸，因上游河水迭次漲發隄潰，水退甚緩，秋成失望，情形較重；又竹筒等十二垸，地勢稍高，前被漫淹，現漸涸出，補種情形較輕；黃陂縣牛湖等二十五社，夏初漫淹，秋汛復漲，水勢未退，難期補種，情形較重；又夏家嘴等二百零四社，歷被賊擾，又因大旱之後，民間元氣未復，情形較輕；孝感縣尙文等四十五社，地勢較低，夏間山水陡發，被淹後涸復補種，又尙義等一百五十七社，因秋後缺雨，收成歉薄，情形均屬較輕；黃梅縣金林等三十五鎮，歷被賊擾，本年被水帶淹，民力拮据，情形較輕；鍾祥縣河鄉、楊林等二十村莊，湖鄉、鐵牛埂等二十六村莊，頻年積淹，本年夏秋復被淹沒，情形較重；又河鄉、南湖等三十村莊，塘港等五村莊，又湖鄉、龍山觀等七十六村莊，董家壩等五村莊，本年被淹後，涸復補種，收成歉薄，情形較輕；京山縣吳集等二十五團，頻年積淹，本年山水漲發，積水無從宣洩，已涸之區，沙厚泥深，亦難翻種，情形較重；又水田湖等十團，羅漢寺等六團，被淹後涸復補種，收成歉薄，情形較輕；潛江縣文慈等十二垸，泥伏、崔家等六十六垸，本年夏秋被雨漬淹，收成歉薄，情形較輕；天門縣田灣等三十六垸，淖澧等八垸，因襄河紅沙廟隄潰，致被淹沒，又沈湖等三十七垸，內最低之一百四十一甲，係頻年淹漬，本年又復被淹，情形較重；沈湖等三十七垸內，較高之九十一甲，被漬後涸復補種，又未經被淹被漬各垸，多係節年緩徵之區，本年收成又形歉薄，情形均屬較輕；雲夢



縣永保等四會，夏秋襄南二水，同時併漲，從下游鎮口倒灌，致聯升民隄潰漫，被淹情形較重；江陵縣王家等五十一垸，下長洋等三十一垸，地勢最低，因潛江縣屬之羅家剝潰口，水勢倒灌，被淹無從宣洩，情形較重；南湖中洲等七十二垸，吳家橋等二垸，頻年積淹，本年襄水復漲，積水難消，情形次重；東洲等十七垸，象湖等三垸，麻家等三十一垸，被淹後現雖涸復，收成究屬歉薄，情形較輕；石首縣一都等三十一坊垸，本年夏汛異漲，致被淹沒，現仍水深數尺，情形較重；九嶺等三十坊垸，係上年被淹之區，元氣未復，情形較輕；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五十三垸，越子等三十二垸，內未涸各區，頻年積淹，本年江隄漫潰，水勢內注，無從消洩，情形較重；其越子等三十二垸內，已涸各區，補種稍遲，收成歉薄，情形較輕；松滋縣中二等十二都，內未涸各區，並一所等八所，因下游江陵縣隄潰倒灌，難以消洩，情形較重；其中二等十二都內，已涸各區，補種歉收，情形較輕；枝江縣青夾等十七洲垸，地最低窪，夏秋被水淹沒，間有衝坍沙壓，情形較重；長太等十垸，沙溪坪等四區，被淹後涸復補種，情形較輕；荊門州馬下二等三圖內，江家灣等十區，馬上三等十圖內，萬家嶺等二十一區，夏間襄水泛漲，被淹日久，未能補種，情形較重；馬下一等十二圖內，晏公廟等三十四區，地勢稍高，被淹後涸復較早，情形較輕；又江夏縣城廂內外之崇通、稍水等屯，並漢陽居仁、由義、崇信三坊，房屋被賊燬盡，居民雖漸次歸來，而大廈基址，多係荒蕪，又羅田縣栗子坳等六十區，迭遭賊擾，元氣未復，又廣濟縣泰東、永東、靈東等三鄉，道光二十八九年，大水潰隄，該三鄉之石牌崗、汪家蓬、黃花蓬各處田地，或衝坍成河，或沙壓五六尺不等，黃梅縣潘興口、費楊邱三圩，嚴家洲等處民田，並毗連蘄州衛屯，坐該縣黃鳳鳴、許登雲二處屯地，逼臨大江，道光三年十一年兩次汎漲，江隄衝潰，各該處田地，逐漸坍塌殆盡，餘地復被沙壓，該二縣額徵，咸豐九年，民賦屯餉、漕費、蘆課等款銀米，均經按年奏請，緩征在案；本年各該處軍民，迭赴院司，以田地坍沒，沙壓頻年，糧賦無出，困苦異常，呈請長緩。委據黃州府知府周炳鑑親詣該二縣勘明結報，各該處沙壓田地，實係一片白沙，彌望無際，難以翻挑，其隄佔挖廢民地，並無欺



隱，衝塌地畝，水深數丈，亦未淤復，無從啓徵。以上公安、沔陽、嘉魚、漢陽、漢川、黃陂、孝感、黃梅、鍾祥、京山、潛江、天門、雲夢、江陵、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十九州縣內，公安縣東一等三十二里，申梓等三洲，並沔陽州梅公等一百二十七垸，被水成災，餘俱勘不成災，係屬被淹受旱，積淹歉收，並屯坐各衛軍田輕重情形相同，暨江夏、漢陽二縣，房屋基址多係荒蕪，羅田縣賊擾，元氣未復，廣濟、黃梅二縣，及蘄州衛屯坐該縣民屯田地，坍塌挖廢沙壓，委無捏飾情弊，由升任藩司嚴樹森兼署糧道唐訓方酌擬分別蠲緩展緩新舊錢糧南米會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遇有水旱災傷，例應勘明分數，分別撫賑蠲緩，如不成災，亦請緩徵遞展。本年湖北各州縣，祇公安縣全境被淹，成災十分，沔陽州成災五分，例應撫賑，惟現值庫藏支絀，軍餉不繼，實難籌辦，已飭諄勸紳富就地賑濟，好爲安撫，俾免失所。其應徵錢糧等項，同勘不成災各屬，應征各款，若責令照常完納，民力實有未逮，除請緩漕糧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成災十分之公安縣東一等三十二里，申梓等三洲，應徵十年錢糧、南米、屯餉、蘆課等項，照例蠲免七分，蠲贖銀米一併緩至十一年秋後，分限三年帶徵；成災五分之沔陽州梅公等一百二十七垸，應徵十年錢糧、南米照例蠲免一分，蠲贖銀米一併緩至十一年秋後，分限兩年帶徵；勘不成災被淹較重之沔陽州十一墩等八十三垸，賑漢陽縣白釜池等八區，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五垸，黃陂縣牛湖等二十五社，鍾祥縣河鄉楊林等二十村莊，湖鄉鐵牛埂等二十六村莊，京山縣吳集等二十五團，天門縣田灣等三十六垸，淖潑等八垸，沈湖等三十七垸內，最低之一百四十一甲，雲夢縣永保等四會，江陵縣王家等五十一垸，下長洋等三十一垸，石首縣一都等三十一坊垸，監利縣崇林等一百五十三垸，越子等三十二垸內，未涸各區；松滋縣中二等十二都內，未涸各區，並一所等八所，枝江縣青夾等十七洲垸，荊門州馬下二等三圖內，江家灣等十區，馬上三等十圖內，萬家嶺等二十一區，各應徵十年新賦、錢糧、南米、蘆課、隄閘、河費、閑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十一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各屬原緩舊欠各項除雲夢縣七、八兩年帶徵六、七兩年銀米，仍應照常徵解。



外；該縣九年帶徵，六年同各州縣，原緩六、七、八、九等年銀米及蘆課隄閘各款，分別遞展一年帶徵；又次重之漢陽縣菱角湖等八區，台頭等十八區，江陵縣南湖、中洲等七十二垸，吳家橋等二垸，除十年南米照常徵收外，請將應徵十年新賦、錢糧、蘆課、隄閘、河費、閑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十一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其應帶徵九年緩徵銀米、蘆課、隄費等項，展至十二年秋後，限一年帶徵；原緩六、七、八等年銀米、蘆課、隄費等項，請俟九年緩徵銀米徵齊後，再按最先年分遞年帶徵，較輕之沔陽州金馬等一百九十一垸，嘉魚縣廣賢等八里，暨九洲九屯，漢陽縣程家山等十三區，漢川縣竹筒等十二垸，黃陂縣夏家嘴等二百零四社，孝感縣被淹之尙文等四十五社，及受旱之尙義等百五十七社，黃梅縣金林等三十五鎮，鍾祥縣河鄉南湖等三十村莊，塘港等五村莊，並湖鄉龍山觀等七十六村莊，董家嘴等五村莊，京山縣水田湖等十團，羅漢寺等六團，潛江縣文慈等十二垸，泥伏、崔家等六十六垸，天門縣沈湖等三十七垸內較高之九十一甲，江陵縣東洲等十七垸，象湖等三垸，麻家等三十一垸，石首縣九嶺等三十坊垸，監利縣越子等三十二垸內已涸各區，松滋縣中二等十二都內已涸各區，枝江縣長太等十垸，沙溪坪等四區，荊門州馬下一等十二團內之晏公廟等三十四區，各應徵十年新賦、錢糧、南米等項，及孝感縣尙文等十九社，原緩子年錢糧，並京山縣水田湖等八團，羅漢寺等六團，已經啓徵原緩六、七、八等年錢糧，照常帶徵，請將各屬六年起應行帶徵銀米，及蘆課、隄閘各款，分別遞展一年帶徵；天門縣未經被淹被漬各垸，原緩六、七、八等年銀米，同石首縣沙湖垸三、四甲，原緩九年銀米等款，均展至十一年秋後分別遞年帶徵；各屬五年以前有無遞緩帶徵之項，應照奏案，俟清查完竣，另行查辦。至武昌等衛軍田，應徵應緩銀兩，均照屯坐各州縣一律辦理；又江夏縣崇通稍水等屯，應徵十年分楚課正銀三百五十八兩四錢一釐，請緩至十一年秋後帶徵；未完帶徵九年分正銀三百五十八兩四錢一釐，同八年分原緩銀兩，一併遞展一年；漢陽縣居仁、由義、崇信各坊，應徵十年門攤地課銀兩，應請照額先徵一半，其餘一半銀兩，亦請展至十一年秋後帶徵；八



九兩年所緩銀兩，並請遞展一年；羅田縣栗子坳等六十區，被擾之後，元氣未復，本年應帶原緩六年錢糧漕南二米，仍請緩至十一年秋後再行啓徵；又廣濟縣泰東、永東、靈東等三鄉，水衝沙壓上、中、下則田地應徵民賦錢糧正耗銀一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四釐，漕米二百七十八石九斗三升二合五勺，耗米二十七石八斗九升三合三勺，南米四百三十五石八斗五升五合六勺，耗米四十三石五斗八升六合六勺；黃梅縣潘興口費楊邱三圩巖家洲等處，水衝沙壓挖廢田地，應徵民賦正耗錢糧銀七百九兩六錢九分，南折驢脚隨漕錢糧正耗銀二百一兩八錢八分九釐，漕米五十六石一斗二合一勺，耗米五石六斗一升二勺，蘄州衛屯坐黃梅縣境，黃鳳鳴、許登雲二處，水衝沙壓中則屯地，應徵屯餉正耗銀八十兩七錢八分六釐，軍安正耗銀一十兩八錢四分二釐，幫費銀一百七兩九錢七分六釐，加津銀三十兩一錢八分二釐，請自咸豐十年爲始，並廣濟縣未完原緩咸豐八九年舊欠銀米，暨黃梅縣蘄州衛未完八年錢漕，及原緩九年舊欠銀米，一併準其展緩，俟各軍民力能翻墾，及淤復之日，再行啓徵，以廣皇仁，而紓民力。除被淹成災州縣，及廣濟、黃梅二縣，並蘄州衛衝坍沙壓各民屯田地，飭取頃畝冊結，另行題送外，所有勘明公安、沔陽二州縣，被淹成災分數，暨嘉魚等州縣，被淹受旱勘不成災，輕重情形，分別蠲緩新舊銀米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臣等與司道因恐情形不確，往返駁查，至再至三，並因臣胡林翼督師皖邊，堵勦逆匪，是以奏報稍遲，合併陳明。

請仍減成收捐以救飢軍疏（十二月二十五日）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準戶部咨議復臣奏請「減成收捐」一摺，議稱捐項減四成，六成，係捐銅局章程，若援照辦理，有妨京捐，擬照江蘇、福建、安徽凡實職虛銜，貢監減二成，再減一成，升銜各項減四成，再減一成，



捐米每石作銀四兩四錢，捐米者照米核算，捐銀者照銀核算，奉硃批：「依議。」欽此。竊臣於八月十九日，因軍餉久欠未發，奏請減成收捐，數日後探聞援賊將至，督臣官文見兵勇索餉情急，恐滋事變，於九月初三日，附片奏明萬難緩辦，先將原存執照，比照奏請減成章程收捐，奉旨：「戶部查照辦理。」欽此。即派各營員及地方各官四出勸諭，自九月初至十月中旬，據委員報捐數目，總計尚不及千金，旋準部文議駁，仍諄飭各委員，即照部駁章程設法勸諭，迄今兩月，因捐價稍昂，苦心開導，迄無成數。前十月杪，援賊十餘萬來，援懷桐，臣傳令調兵，各勇丁環跪，求多給數日之糧，臣曉以大義，慰以溫言，許其但能勦退援賊，必求聖主恩施，廣撥協餉，照前收捐，以補積欠，幸賴皇上洪福，大挫凶鋒，而賊黨益堅，兵窮更甚，枵腹單衣，風雪衝隊，飢寒慄慄，凍病交加，總計欠餉已二百四十餘萬兩，臣籌措無狀，各實難辭，而危迫情形，有不能不瀝陳於君父之前者，深惟部臣之意，以為湖北已就肅清，視為安靖省分，竊念楚皖毗連，官軍與賊勢不兩立，並無畫疆自守之形勢，皖中將士，暴露數年，皖省一日不平，鄂省萬難安枕，兼以孫葵心、張樂刑等久受髮逆僞職，聽其指使，倘鄂省有變，則逆賊之勢，可以西通巴蜀，南連兩粵，兼可北擾秦豫，不獨蘇常永無克復之機也。臣所部楚軍，與曾國藩統帶各營，分駐皖南北，據江上游，逆賊之必集，羣兇挾全力以求，決勝負於一旦者，亦事勢之必然，故楚軍之飢潰，實非獨湖北一省之關係，而所仰資以接濟軍食者，則惟湖北錢漕釐金兩項，湖北歲入，錢糧漕折不過百萬兩，除本省廉俸旗綠營餉，僅餘五六十萬，益以災荒蠲緩，未能如數徵收，即使全徵，而以五六十萬兩供征兵六萬餘衆之需，所少幾至九分，釐金賴商賈轉運貨物，方可流通，湖北自巴蜀大亂，來源已無，蘇杭迭變，去路又塞，商賈失業，貧民愈苦，釐課亦漸就衰竭，湖北兵力，本難自養，今歲援蜀，浙援淮，援徽，分兵分餉，自顧不遑，又以大局所關，不敢膜視，自臣觀之，湖北兵事餉事，有萬難於武漢未復之時者，彼時賊僅據金陵，其力未厚，其根未深，今賊踞富庶要區，動挾數十餘萬衆，南北兩岸同時並進，賊勢既大，非昔比，官軍當武漢未復之時，山陝湖南四川，月有協餉，臣至湖北數



年，凡有捐項，均照通行減二成定例，並未議減。今協餉久停，前蒙聖恩，準撥山陝廣東月餉，奉旨逾已四月，杳無報解文移。臣減捐之請，不求於武漢，未復之前，而籲求於今日，此實臣無可如何之末計也。至謂減四成係銅局捐例，令照江蘇安徽各章程，是僅就減成名目略計，未就捐項實數細推。江蘇收捐錢米折合銀兩，未諳其詳；福建專捐鐵錢每銀一兩，易錢數十千，捐項極減，未敢倣行。臣紮營皖邊，去安徽濰州約四百里，去河南光固不及三百里，歷年親見捐生兩處報捐，詢知安徽係捐餉票，河南係捐台票鈔票，捐生持銀買票交捐，凡例銀一百兩者，安徽需銀一成有餘，河南需銀二成，名減三成，實不止此。臣前請減成之數，覈計例銀百兩，實需捐庫平足銀三成有餘，如監生一項，須足銀三十六兩零，不惟比銅局昂貴，即較安徽河南捐數多至加倍。緣錢價過賤，餉票鈔票其價更低，臣不欲以虛名買其實禍，故定以庫平足銀實數登記執照，以便部臣查對銀數，核銷軍需。是名雖多減一成，實則增貴於各省。若謂恐妨京捐，則以近京之皖豫減捐，行已數年，均與京捐無礙。湖北之捐，比皖豫增至加倍，且視皖豫去京尤遠，其無礙京捐，確有可證。况專歸銅局各條，臣並未敢擅請。此在部臣總司度支，不能不申明例案，而軍事危如累卵，不得不急切變通。臣自愧持籌無術，致數萬軍士嗷飢號寒，環求莫應，情狀日危，若不據實敷陳於聖主之前，萬一瞻徇遷延，釀成事變，貽誤大局，補救無及，臣罪愈深。為此瀝陳，籲求慈恩逾格，特賜俯準。照臣前所請減捐章程，凡捐實職虛銜貢監者，照例減四成，升銜加級各項減四成，遞減二成，捐米一石作銀五兩，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捐銀二兩五錢，飯銀照例交納，均以庫平足銀上兌，不準交錢文鈔票餉票等項，以防過減。其專歸銅局各條，並補交四成實銀者，仍不準收，以裕京餉。冀得稍收捐款，藉補軍食，以拯危機，以禦強寇。臣一面派員於附營地方勸諭，一面填給執照，以期捐生踴躍。一俟欠餉清釐，釐課稍充，即行奏請停止。所有楚軍飢困非常，急待減捐濟餉情形，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恭摺由驛具奏。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再兩江督臣曾國藩前於夏間調總兵鮑超等軍渡江勦皖南賊匪派其弟道員曾國荃訓導曾貞幹留圍安慶牆壕深堅賊勢漸已窮蹙探聞首逆陳玉成復糾約李秀成楊七麻子及北路捻匪併力西犯其大股賊匪均從南岸渡江而北會於無為廬江以圖急援懷桐賊勢披猖旬日外必有大戰也提督楊載福副都統多隆阿臬司李續宜前因安慶樅陽日有警變均於十二月初八日先後會集樅陽安慶相度地勢審量賊情布置已定其多隆阿李續宜二軍仍堅扼桐城以備援勦臣於十二月十三日紮營太湖藉完後路城守兼與前路桐城驛報捷近附片奏明。

### 恭謝實授湖北巡撫疏（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胡林翼現已服滿著實授湖北巡撫俟軍務完竣再行回籍補行守制欽此」竊臣以庸下渥荷恩施負墨經以從戎捧溫綸而蒞鄂金革勉從夫公義未展孺私涓埃無補於聖朝難辭清議三年竊位五內懷慚乃蒙予以真除重之疆寄拜膺新命撫封圻而職守更專自顧菲材望江漢而仔肩彌重臣惟有殫心皆疚力疾從公願迅掃乎穢槍庶同登於衽席勵甲士而藉申天討三軍齊効馳驅集寅僚而共懷官箴百度惟期修舉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具奏叩謝天恩。

再臣體素弱兼以十載戎行積受風濕去年十月舊疾復作十二月從英山拔營太湖冒雪前進沿途中寒氣喘痰逆右脅痞塊沈痛晝夜呻吟數月之久未見痊可據醫云「心脾受損藥力難期速效」合無仰懇天恩賞假一月俾臣在營調養謹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因病懇請賞假」一摺湖北巡撫胡林翼著賞假一箇月在營調理欽此」（二月二十一

日奉）



卷四十四

奏陳大股髮捻竄入英山等處現籌援勦情形疏（二月初十日）

竊逆首陳玉成，勾結捻首龔瞎子等，百計圖解安慶之圍，自去歲十月，經副都統多隆阿、新授安徽巡撫李續宜兩軍勦敗後，已不敢窺伺安慶門戶。頃據探報，逆捻復取道霍山、六安、商城，分擾羅田、麻城邊地，正飛調各路嚴防。詎副將余際昌所領昌營防堵霍山，各卡道路紛歧，兵單賊衆，正月二十九日，陳逆大股數萬人，從霍之黑石渡繞出昌營之後，該昌中營、昌前營、昌後營、昌右營相持四晝夜，力竭而潰，尙有三營孤懸三石嶺外，竭力固守。經營務處孫振銓馳往檄調該昌左營營官游擊李東山、昌副中營營官都司徐連升、禮左營營官都司蕭翊，猶誓以死守。復經孫振銓曉諭再四，囑其全軍回守天堂，始於初二日黎明，拔營回守，尙無損失，而賊匪已長驅而前。於二月初四日，竟抵英山。又據記名總兵乾州協副將成大吉稟報：「現駐羅田、松子關陳逆，分股五萬餘人，於二月初四日，左從平頂山，右從五斗坳，層層抄入關內，當經我軍分頭迎擊，又派兵勇從中截出，山陘道險，賊衆自相蹂躪，計斃賊四五百人，生擒數十名。」該營以二千五百人力拒五萬悍賊，殺敵致果，獨爲其難，惟兵少於賊，不止十倍，急謀援應，猶恐遲滯，已咨行副都統舒保帶領馬步千餘，倍道兼程，前往策應。竊楚軍自進勦皖賊以來，凡東北接連豫皖之境，皆添設礮卡，分兵嚴守，以防賊之乘虛竄入。惟分兵太多，欠餉太久，武漢、黃腹內之地，無力添募勇兵。此次逆捻大股竄入英山，可以上竄漢、黃腹地，下拊懷、桐之背。臣胡林翼力疾從軍，已閱五月，正月二十一日，奏懇聖恩賞假一月，在營調治，而精神漸減，喘息不安，勢難親自督陣，因急咨商李續宜統領湘撫各營，於二月初六日，自青草壩拔隊上援，仍留多隆阿之軍駐桐城、挂車河，以防桐廬上犯之賊。臣胡林翼仍當固守太湖城池，勉自支撐，不致奔潰。所有援賊乘虛竄入楚軍回勦大概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



里馳奏。

請飭催山西等省協餉片（二月二十五日）

再、準部咨咸豐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援賊上犯安慶，飢軍久困，請飭催五省協餉。』一摺；逆匪陳玉成裹脅賊匪七八萬人，蟻附桐城，結營數十里，勢將厚集匪黨，併方上犯。現在楚軍堵扼安慶一帶，力控上游，所欠前敵軍餉已逾二百萬兩。前曾諭令山西、陝西、四川等省，月濟該省餉銀五萬兩，並著山東、廣東每月各協解三萬兩，如期籌撥。迄今未據報解，當此防勦喫緊之時，豈容任意延宕，致誤大局。著崇恩、英桂、譚廷襄、勞崇光、耆齡、文煜懍遵前旨，迅速籌解，務須不分畛域，如期接濟，毋許推諉稽遲。欽此。」仰見聖主軫念飢軍，眷懷大局之至意。當即咨行山、陝、四、川、山、東、廣、東各督撫，欽遵迄今，尙未接準咨解。查楚軍自霍山失利，賊即竄踞黃州，不特武漢戒嚴，卽麻城、黃陂、黃安、孝感、應城各屬，亦紛紛告警。而襄陽、隨、棗等州縣，又有豫省捻匪窺伺，全局震動，非厚集兵力，痛加勦洗，必致蔓延日甚，愈難收拾。無如楚軍欠餉，截至上年十月，已二百餘萬，數月以來，又增欠八十餘萬。刻下藩糧二庫搜括已盡，鹽釐等款，又因商民聞警星散，無從徵解。日盼鄰省協餉接濟，不啻以日爲歲。餉者向也，兵心之向背系之。當此江西之寇勢正張，豫省之捻氛日逼，川省之餘孽未除，我楚已有三面受敵之勢。又以皖逆分股狂竄，患及心腹。雖經臣等策勵各軍，分道勦辦，期速殲旃，惟仍無餉可恃，不特無以責將士奮勇效命之忱，實有飢疲潰散之患。查四川、山東現均有軍務，恐目前未遑兼顧。若山西、陝西、廣東三省，似尙不難籌撥，以濟楚軍之急。誠知山、陝等省，以京餉爲重，極應趕辦。藉紓聖慮。而臣等數年來竭兵力，餉力以謀皖，實欲平定東南。今事變迭出，不僅楚人之憂，臣等焦灼實深。合無仰懇天恩，迅飭山西、陝西、廣東各督撫，臣速卽如數籌撥，委員星解來鄂。以後按月接濟，一面由楚派員迎提。至山東、四川兩省，仍令遵旨籌款。



協濟，以救飢軍，而全大局，楚省幸甚！謹合詞附陳，伏乞聖鑒，速賜施行，不勝迫切之至！謹奏。

恭謝恩賞福字各物疏（二月三十日）

臣於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由督臣官文咨開，准兵部遞到恩賞福字一張，藍瓣花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銀錢二箇，銀鏢四箇，食物半分到臣，臣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欽惟我皇上恩周禹甸，煦春共澤夫醴膏，慶衍箕疇，錫福復頒，夫宸翰分香雲之一片，香溢荷囊，承隆露於九重，光騰榆莢，旣兼金而比重，亦挾纊以同溫，况水陸奇珍，義不忘乎懷核，醍醐美味，感更切於投醪，臣惟有勉竭駑駘，時深策勵，戎幕廣解推之惠，外以獎率三軍，疆圻宏覆幬之仁，內以奠安北庶，卽慶櫜槍速掃，五雲呈捧日之祥，琛寶畢來，萬國輸貢，珍之悃，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

奏陳髮捻大股犯楚請分別將弁功罪疏（三月初五日）

竊逆首陳玉成勾結捻首龔瞎子分犯羅田松子關，經成大吉擊敗，陳逆自率大股竄入英山，李續宜全軍回援，業於二月初十日將大概情形恭摺馳陳聖鑒在案。嗣據成大吉陸續報稱：「逆首陳玉成嗾捻首龔瞎子統帶髮捻五萬餘人，分擾羅田之松子關，二月初四日，逆賊之左從平頂山右從五斗坳抄入也。」成大吉分飭武前營都司曾昭仕，武中營游擊胡以章，從右路迎擊，發中營副將張運馥隨同成大吉所帶之貞右營，從左路迎擊，正酣戰間，成大吉暗令武後營參將王名濬從左側山腰截出，賊衆驚潰，我軍奮力衝殺，賊衆狂奔，墜崖挂木，自相蹈藉死者三千餘人，右路之賊亦被曾昭仕、胡以章帶隊奮殺，斃賊千餘名，計自己至未，鏖戰三時之久，共殺賊四千餘人，殺斃騎馬賊目一人，小頭目十餘人，奪獲偽印二顆，器械旗幟無算，生擒數十名，餘悉敗退關



外，我軍稍有傷亡；至初七日辰刻，賊更分爲五路，一由五斗坳牽制武前武中兩營，一踞中路爲犄角之勢，餘從關左之平頂山分三路包抄武後營牆壘，蜂擁而來。成大吉卽派發中營分爲兩路抵禦，而自率貞右營從近壘一路偃旗突出；武後營亦派隊出壘助勦，力戰多時，賊復敗退，追殺數百名，生擒一名，奪獲偽印一顆，據生擒賊供：「初四日被官軍殺斃騎馬賊，卽龔瞎子，其黨不服，挑選先鋒奮力報仇，不料又敗。」約兩次接戰，我軍傷亡共三百餘名，戰士疲勞而賊衆尙多，適派防麻城之候補知府梁作楫，以所統帶之凱前凱右副後等營分駐長嶺關，距松子關僅二十里，成大吉卽於初八日辰刻，預約長嶺關凱前營參將劉中和，凱左營守備蕭玉元，副後營游擊陳日元，均派六成隊伏於馬鞍腰平頂山之側，又飭麻城舉人夏梧帶領練勇伏於關內，布置已定，申刻賊率全隊由山路排牆而進，意欲乘我不備，衝入關內，以圖分竄，成大吉卽飭各營迎頭奮擊，一時伏兵齊起，賊復敗退；我軍乘勝追離關外七八里之觀音塘，始行收隊，是夜四更，賊全數從松子關外竄逃，旋據各路探報，擒黨因龔瞎子死，散去二三萬人，從舒廬而歸於定遠，髮逆亦散去數千，尙餘三四千人，繞道竄入英山、羅田、交界山中，仍往從陳逆合黨，此成大吉駐松子關以少勝多，屢戰皆捷，擊散擒黨之情形也。惟余際昌以七營分布霍山之三石嶺、樂兒嶺等處，僅昌副中昌左禮左三營駐守三石嶺，尙能自保，而駐守樂兒嶺之昌中昌前昌後昌右四營，於正月二十九日同時潰散，賊衆一擁而入，直走英山，援師追勦，只隔數日之程，而賊遂於初八日乘虛竄陷黃州，亟應分別功罪以示勸懲，記名總兵湖南乾州協副將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當賊五萬之衆，竟能力扼巖關，疊挫兇鋒，厥功甚偉，可否請加提督銜，副將張運馥，請加總兵銜，參將王名潛，游擊胡以章，於上年十月桐城挂車河戰功案內，已保副將，二人均請加總兵銜，都司曾昭仕，於前案內已保游擊，加參將銜，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以昭激勸。余際昌以三千五百人分防霍山關隘，不能堅守待援，貽誤大局，除三石嶺後二日撤回之三營，應免查辦，管帶昌中營副將余際昌，昌前營參將楊飛熊，昌後營都司浦本祥，昌右營都司李殿



元均應請旨革職，留於軍營效力，以觀後效。其副將成大吉各營陣亡都司尹翠日，外委歐正亭，軍功楊福堂、龍得祥、黃玉魁、王先道、殷邦明、張唐文、曾昭松、胡大貴、李學山、常科名、段春發、劉有勝、李衍堂、楊復興，應請旨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查明各路將官功罪，分別勸懲各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查明將弁功罪，分別勸懲。』一摺，粵逆陳玉成糾合捻逆，竄擾湖北羅田、松子關，經副將成大吉分路進剿，斃賊四千餘名，連日賊分五路來犯，復經官軍痛剿，殺斃捻首龔瞎子，並伏兵追擊，餘從關外逃竄。副將成大吉以少擊衆，殲除大慙，厥功甚偉。副將余際昌等分防霍山，不能堅守待援，致令逆匪闖入黃州，自應分別功罪，以示勸懲。記名總兵副將成大吉著賞加提督銜，副將張運馥保升副將，參將王名滔、胡以章均著賞加總兵銜，保升游擊都司曾昭仕著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副將余際昌、參將楊飛熊、都司浦本祥、李殿元均著革職，留於軍營效力，以觀後效。陣亡都司尹翠日，外委歐正亭，軍功楊福堂、龍得祥、黃玉魁、王先道、殷邦明、張唐文、曾昭松、胡大貴、李學山、常科名、段春發、劉有勝、李衍堂、楊復興均著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欽此。」（三月三十日奉）

再，臣於八年冬紮營黃州，九年冬移營英山，十年冬因懷甯桐城喫緊，進紮太湖，而賊遂由英山竄陷黃州，是臣銳意前路，而疏於後慮，且皖楚邊防爲臣一人專責，此次邊防失利，腹地空虛，臣胡林翼咎無可辭，應請旨將臣交部議處，謹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賊陷黃州，自請議處。』等語；此次賊匪竄入黃州，湖北巡撫胡林翼駐紮太湖，勢難兼顧，所有該撫自請議處之處，著如恩寬免。欽此。」（三月三十日奉）

卷四十五



覆陳湖北兵力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疏（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諭：「翁同書奏：『請飭撥楚兵協同防剿。』等語；據稱：『苗沛霖因與壽州團練尋仇，時思殺官報復，聲言：『欲攻壽城，并有勾結廬州粵逆』之語；現在該前撫練兵守陣，紮營河口，尙無疏懈，惟兵力尙單，請飭湖北巡撫撥精兵二千駐紮三河尖，協同防剿。』等情。苗沛霖恃強跋扈，意存叵測，已諭令袁甲三妥籌辦理，前有旨令翁同書來京另候簡用，授李續宜爲安徽巡撫，現在壽州兵力尙單，著官文、胡林翼就近調撥精兵二千名，派委得力將弁統帶，駐紮三河尖，以壯皖軍聲援，而固楚疆門戶。至胡林翼前保之同知劉蓉，現在何處？該員才具尙好，應如何錄用之處，著胡林翼酌量具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竊查湖北以全力謀皖，本省留防之兵，卽形單薄，自霍山失利，賊逆乘虛而上，黃州旣陷，武漢震動，省會之地，僅存馬隊百數十名，營兵亦止二千數百；臣官文倉卒添募新勇，分撥布置，加以水師礮船梭巡江面，扼賊南渡，賊之詭謀，原欲擾我腹地，使我軍不得不分，乃狡焉肆出，以圖解安慶之圍，故其深入也，風馳雨驟，晝夜兼行，不數日而黃州之賊已竄至黃安、黃陂一帶，意在牽掣李續宜，使之愈追愈遠；而其潛伏桐城之賊，不下十萬，伺釁乘瑕，眈眈欲動，假令桂軍河之軍，再爲分撥，多隆阿必難自立；而前路一空，勢將無所顧忌，長驅競進，直撲安慶矣。若遽撤安慶之圍，則潛山、宿松等處六州縣仍歸淪沒，不獨前功盡棄爲可惜，而皖北永無廓清之望，卽鄂省更增滋蔓之虞。曾國荃一軍孤立，驟無援師，臣等且爲慮之；太湖地勢，下可通安慶，桐城之氣，上可遏黃州，回竄之鋒，應有重兵駐紮，方能扼要出奇，四路策應。臣胡林翼以二千人，力疾守城，亦正苦於無勇可募，無餉可增；臣等於鄰省軍務，但使方有可籌，斷不稍存推諉；惟值此事勢萬緊，若欲勉強抽撥，竊恐兵力愈分，兵心愈危，轉致貽誤全局，臣等之罪滋大。一俟李續宜勦辦得手，軍威漸伸，則城賊



之膽必寒，克復之期可卜，自應通籌皖北戰守，以稍紓皇上南顧之憂；至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現隨湖南撫臣駱秉章入蜀，臣胡林翼另片詳悉具奏，所有兵力勦辦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覆陳。

再，臣奉恩旨垂問劉蓉如何錄用之處，當即欽遵轉詢湖南撫臣駱秉章，嗣據駱秉章函稱：「劉蓉新募護軍營勇丁八百名，總辦營務，隨同入蜀。」并經附片奏明在案。臣查劉蓉器識遠大，兼知兵事，如蒙天恩逾格簡用，昇以封疆藩臬之任，尚能獨當一面，不負職守，謹附片覆陳。

### 官軍克復孝感等縣並解麻城縣圍疏（三月十六日督發）

竊皖逆自踞黃州後，分黨數萬，裹脅日衆，竄擾麻城、黃安、黃陂、孝感、雲夢、德安、隨州等屬，勢極披猖。臣官文先將武漢根本重地，籌防穩固，一面商議各軍分道勦辦，並二月二十三、四等日，副都統舒保等馬步各隊於灑口、雙廟等處截擊竄賊，迭獲勝仗情形，已會摺馳奏在案。嗣臣李續宜統率所部會合舒保馬隊，先後由灑口進紮雙廟、楊店一帶，審察地勢賊情，知悍逆聚踞孝感縣城，而以德安、雲夢、隨州三處賊踞爲長蛇之勢，意圖窺伺荆襄，適統領水師惠潮嘉道彭玉麟督各營礮船上駛至省，臣官文面授機宜，即行督隊泝流而上，與臣李續宜商定進兵之策，力攻孝感，以扼其吭。三月初一日，派遣員金國琛等率湘營勇丁七千餘人，由楊店進紮孝感，離城五里許之東北各路。又彭玉麟率嚮導營花翎都司王吉等帶舢板數十號，入府河，至該縣城河進攻，舒保督帶馬隊往來策應。初二日，各軍齊至孝感城邊，見城上旗幟如林，城外環築土壘木卡，密釘濠籬，城河纜木爲橋，四面鎗礮密布，以拒我師。初三日，王吉率礮船至城河，賊出大隊抗拒，我師開放鎗礮，立斃紅衣黃帽賊目一名，衆賊披靡敗退，各哨官直前奮擊，燒賊船數十號，斃賊二三百人，生擒長髮老賊二十一人。初四、五等日，大雨停兵。初六日卯刻，王吉率守備陳邦榮等駛至西門，拋擲火蛋，焚燬賊卡，城賊出拒，我軍舢板且戰且進，立將浮橋



焚燬，斃賊多名；而陸師連日攻擊，輒爲堅壘所阻。初七日，陸師均進逼東西北城根一帶，彭玉麟等會商以水師分爲三隊，晝夜轟擊東南兩門，金國琛等以陸隊四面圍攻城壘，自初八夜水陸夾擊，施放鎗礮火器，城賊壘賊死拒不懈，加以濠溝木城層層阻隔，力攻一日夜，傷亡弁勇甚衆，而各軍志氣彌厲，不肯收隊，誓破此城而後已。至初九日二更，始將木城焚拔，濠溝填滿，四面攻進，立將東西兩大壘踏平，斬擒悍逆數十名，賊衆慌亂，我軍陸師乘勝由大東北等門緣城而入，水師由小東門緣城而入，敗賊急縱火突城逃竄，當於是日亥刻，將縣城克復，派兵防守，水師沿岸轟追二十餘里，舒保金國琛等即率馬步隊跟蹤追勦，斃賊甚多，天明追至白沙渡，逆衆情急爭渡，落河淹斃者屍積滿河，馬步力戰兩晝夜，已覺困乏，馬隊又追殺數十里，贖殘賊百餘名，逃往德安城中，我軍振旅回營。綜計此次攻城，追賊，斃斃四千餘名，生擒五百餘名，內有偽丞相，偽殿帥，偽指揮，偽檢點等數十名，均卽正法，奪獲騾馬五十餘匹，鎗礮刀矛旗械無算，僞照多張，解散被擄難民數千名。此三月初九日亥刻，水陸各軍大獲勝仗，克復孝感縣城之實在情形也。臣官文前於雲夢、應城被賊竄擾，卽經派調副將銜游擊王允昌、都司江得勝步隊副將銜洞庭營游擊張啓基水師，馳往襄河、漢口一帶，勤辦竄逆，兼爲孝感各軍聲援。嗣雲夢縣知縣吉棟稟報：「督帶團丁會同水陸兵勇於三月初七日，將縣城先自迅速收復，搜捕境內逃逆，拏獲長髮賊十二名，解省正法。」署應城縣知縣艾錕稟報：「逆匪闖入縣城，該令招集膏洞勁勇擊退，賊未踞擾。又黃陂、黃安二縣，疊經該縣整齊團練，擒斬逆賊多名，縣城當卽收復，仍飭各該縣嚴守山僻要隘，遏賊竄路。又麻城縣城前經知府梁作楫一軍會同該縣知縣吳林嬰城固守，三月初四日，賊衆萬餘，由英霍繞路直撲縣城，凱左營副將銜參將劉中和奮勇出隊，斃馬賊數十名，猝遇步賊圍裹，力竭陣亡，兵勇亦傷亡數百。嗣梁作楫等調集守關兵勇內外夾攻，殺賊三百餘名，敗賊潰竄，城圍已解。」等情。由該縣吳林等稟報前來，查逆衆上犯楚疆，懾於武漢兵威之盛，無由逞志，分股繞竄德安、孝感等屬，圖窺荆襄，又以另股逆衆直犯麻城，牽我兵力，計甚狡毒。此



次水陸各軍，奮力痛勦，斬馘數千之衆，克復孝感縣城、雲夢、應城等屬逆匪枝葉已翦，麻城之圍亦解，實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刻下德安、隨州賊勢漸孤，臣李續宜會同舒保當率得勝之師，分道圍攻，期速掃清上游境地，直搗黃郡逆巢。臣官文又添募湘軍，仍嚴防武漢，鎮靜調度。臣胡林翼督飭前敵各軍，力圖桐懷，慎密防勦，總期迅掃逆氛，仰慰宸廑。克復孝感案內，水師嚮導營花翎都司王吉血戰數日，奮勇冠軍，可否賞加勇號？候選道員金國琛，督隊嚴明，曉暢軍事，可否賞加按察使銜？出自天恩。此外出力文武員弁人等，容臣等查明擇尤酌保，額懇鴻慈。麻城勦賊力戰陣亡之副將銜參將劉中和，仰祈恩準，飭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除飭查各軍陣亡員弁另行辦理外，所有水陸各軍勦辦皖逆連獲勝仗，克復孝感等屬情形，謹會同繕摺由驛馳奏。

### 楚軍截勦安慶援賊獲勝疏（四月初七日督發）

竊皖逆上竄楚疆，前經臣官文等將分軍勦辦，迭獲勝仗，並克復孝感情形，先後會摺奏報在案。臣等料該逆必有分股回援安慶之計，當飭懷桐水陸各軍嚴密戒備。三月十三日探報，偽英王陳玉成即四眼狗於德安、隨州各留強賊萬餘，以死拒守，牽制我軍。該逆仍糾集悍黨，由蘄州黃廣回竄宿松境內，窺伺臣胡林翼太湖大營後路。見我軍加勁守禦，賊不敢犯，繞竄宿松縣屬之桃花鋪。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即派記名副都統溫德勒克西、金順各率所部馬隊官兵七百餘員名，馳往迎擊。十四日黎明，我軍正在紮營，見該逆漫山而至，溫德勒克西等乘其喘息未定，奮起擊之，鏖戰四時之久，斬馘多名。狗逆不敢久停，即率衆逕竄石牌而入安慶。於集賢關外築壘抗拒，多隆阿以賊衆我寡，必須添調步隊出奇制勝，親自督師前往。當派記名總兵雷正綰、儘先副將楊朝林、儘先參將穆正春、儘先副將王可升等，率精選中前左右四營，又派儘先副將趙既發、率勝勇營，儘先副將曹克忠、率忠字營，儘先參將王萬年、率年字營，參將余福象、率親兵營，均各出七成隊，馳往迎勦，並派吉林、黑龍江



各起馬隊，爲懷桐兩路策應。二十一日，拔營進紮高路鋪。二十二日午刻探報，有桐城、廬江逆首偽璋王林紹璋，偽玗王洪成玗，偽前軍吳如孝等，率大股二萬餘，自新安渡至橫山鋪到練潭一帶，連營三十餘里，將由馬踏石過河，竄往安慶，與狗逆聯合圖解城圍。多隆阿審察賊情緩急，定計截勦援賊，斷其內外勾結之勢。遂於二十三日午後，令雷正綰、楊朝林、王可升、朱希廣等，各率所部弁勇，由下路出擊練潭，令穆正春、趙旣發、曹克忠、楊正彪等，各率所部弁勇，由中路出擊橫山鋪，令余福象、王萬年、姜玉順，各率所部弁勇，由上路抄擊後山埋伏之賊。又令溫德勒克西、金順、雙福、富平阿等，各率馬隊由左路金神墩襲賊之後，爲牽制之師。布置既定，分途而進。該逆張旗出抗，我軍步隊奮呼齊進，鎗礮環施，刀矛并舉，殪其悍賊數十人，逆衆披靡潰竄。適余福象、王萬年由橫山後抄至，將賊裹在垓心，馬步前後夾擊，殺聲震天，屍橫遍地，逃賊爲追軍所迫，紛紛投入菜子湖淹斃無數。維時新安渡又出援賊萬餘，揚旗疾至。多隆阿登高瞭望，傳令以三營步隊擊其首，以五營步隊擊其腰，而以馬隊繞擊其尾。該逆前後失措，登時潰敗。我軍冒殺殆盡，敗賊奔回桐城。馬隊追過天林莊而返，沿途斬殺甚夥。收隊回營時，已二更，查點我軍無一傷亡。是役也，計殺斃黃衣賊目五名，轟斃及溺水死者共一萬餘人，生擒三十一名，奪獲騾馬四十餘匹，偽印鎗礮不計其數。此三月二十三日，我軍勦辦安慶援賊，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四、五日，多隆阿正擬圍勦安慶，而探報：「逆首黃文金與敗逆林紹璋等，又由蕪湖調到新賊七八千人，并捻匪二萬餘，均至天林莊築壘二十餘座，欲洩前忿，竄入安慶，以通狗黨。」二十七日卯刻，多隆阿密飭馬步隊，掩旗息鼓，分伏山隘，而以馬隊數十人，且進且退者數次，示以怯弱。該逆果率大隊猛撲，行五六里，我軍伏兵齊起，金順等馬隊，又分兩路，左右包抄，鎗礮箭斃之賊，又二千餘名。敗逆竄回天林莊原壘，因值大雨，我軍即行收隊，現仍設計進勦等情。由多隆阿馳報前來。臣等查此次狗逆糾黨回竄，圖解安慶城圍，詭謀已非一日。臣等先經咨飭駐紮安慶圍師之道員曾國荃等，固守濠壘，以防爲勦。提臣楊載福亦率水師總兵李成謀等，梭巡外江內湖，



焚奪賊舟數十號，以杜城賊往來接濟；乃該逆恃有外援之衆，冀內外聯爲一氣，逞其鴟張，仰賴聖主威福遐臨，曾國荃臨大敵而能鎮靜，固守營壘，壯志可嘉。多隆阿料敵決勝，督率將士，出其不意，連日截勦，大獲勝仗，殲斃援賊萬餘人，實足以申天討而快人心。臣胡林翼現復添調介字等營，並調回副將成大吉一軍，多隆阿復抽調義中等十三營，卽當剋期會合痛勦。查狗逆已入樊籠，應卽先行毀平集賢關等處賊壘，進兵速克堅城，仰慰宸廑。此次勦辦，尤爲出力之副將銜儘先參將勤勇巴圖魯穆正春，副將銜儘先參將楊勇巴圖魯姜玉順，儘先參將楊正彪等三員，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卽補。已革參將因功績保參將銜朱希廣，請賞加副將銜；吉林二起副都統銜儘先協領鑲白旗佐領委營總富平阿，前因隨勦不力，經荆州將軍都興阿奏參，摘去頂戴，交部議處。此次奮勉立功，請賞還頂戴，開復原參處分。出自天恩，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容臣等查明擇尤彙保，合併陳明。所有連日勦辦安慶大股援賊，大獲全勝情形，會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再、皖逆前由英霍入楚，颺疾異常，自竄踞黃州，疾趨德安、孝感、隨州等屬，因楚師全駐皖疆，鄂省存城旗綠各營兵勇不滿三千，勦守均難足恃。當聞警之初，臣官文矢志固守，以待援兵，外雖示以鎮靜，而內則憂心如焚，仍照前在將軍任內守荆州之法，周密布置，又兼文武大小官員齊心努力，武漢扼要巡防，使賊不知虛實，未敢遽行上犯。又上下江面水師礮船晝夜梭巡，賊亦無由偷渡，省地得臻穩固。嗣臣李續宜與舒保統率所部，於二月二十日，均繞至省垣，與臣官文面商機宜，以賊勢趨聚孝感、德安、隨州等屬，蓄意窺伺荆襄，正值捻逆出巢，由南陽竄入楚境，上游老河口逼近襄陽，而荆襄爲中原重鎮，一有疏失，不特豫蜀之寇遙爲響應，且慮秦晉上游聞風震動，北路大局所關較黃州尤爲喫重。是以臣等權其緩急，臣李續宜以大隊直搗孝感，卽於收復縣城後，進攻德安、隨州，仍令成大吉等軍勦辦黃州，現成大吉調援安慶，彭玉麟督率水師，於外江內湖節節布置，上下嚴密梭巡，以防江面。臣官文又以李續燾、唐敏興、余際昌各軍赴黃州、武昌一帶攻勦，賊由蘄州暗通興國，前免



罪各匪，勢將蠢動；復派候補知府唐協和、候補都司江得勝、馬隊營總花凌阿等，率馬步一千三百名，前往大江南岸之興國、大冶等處，查拏土匪，兼助北岸黃州各軍聲勢。此分別籌辦之情形也。駱秉章援蜀一軍，前經臣等奏請暫留，助鄂援江。嗣駱秉章分留道員劉嶽昭所部勇丁四千六百人，於三月初旬由宜昌拔營，行抵安陸。當經臣官文飛飭劉嶽昭率勇馳往隨州，得以專力攻勦，兼保安襄門戶。現據報：「於二十六日已抵隨州，相地紮營。其各邑團練派員前往整理，尙皆踴躍。臣李續宜以溝口爲老營，已令道員金國琛等率各營勇丁會合舒保馬隊，進駐德郡之東北，逼城而壘。惟該逆於德安、隨州各城外環築木椿數道，周以深濠。我軍節次仰攻，未易得手。三月二十六日午後，德安城賊由北門出二千餘人，撲我營盤，經馬步奮力擊退。是夜二更後，復有大股逆衆分路圍撲舒保。金國琛等率馬步迎勦，陣斬紅衣長髮賊目四名，鎗斃礮斃悍賊五百餘名，奪獲旗幟偽印無算。賊仍敗退入城，我軍爲濠所阻，未敢深入，亦卽收隊。查明受傷弁勇分別辦理，連日爲雨所阻，現復由省續解礮位，築臺轟擊，力圖克復。」等情。由舒保馳報前來。除仍咨飭各軍慎密防勦，期速克復各城，迅掃逆氛，另行馳奏外，再查前次攻克孝感及攻勦德郡尤爲出力之吉林正紅旗防禦委營總安圖、吉林滿洲廂紅旗領催補用防禦委營總桂廉二員，籲懇天恩，賞加勇號，以示鼓勵。出自鴻慈，所有德安官兵打仗獲勝，並劉嶽昭一軍已飭赴隨州攻勦情形，謹附片陳明。

上諭：「官文等奏：『請將攻勦出力之防禦賞加勇號。』等語。吉林正紅旗防禦委營總安圖、滿洲廂紅旗領催補用防禦委營總桂廉，前次克復孝感及攻勦德安逆賊，甚爲出力，自應量予獎勵。安圖著賞給圖蘇克特，伊巴圖魯名號；桂廉著賞給伊拉古勒巴圖魯名號，以示鼓勵。欽此。」（四月十七日奉）

## 卷四十六



奏陳楚軍勦退安慶援賊疏（五月初六日督發）

竊逆首四眼狗陳玉成，糾集髮捻數萬，上竄德安、隨州，分踞黃州、蘄州、黃梅、宿松各城邑，該逆仍自率悍黨萬餘人，回援安慶。三月二十三日，逆首林紹璋、洪成珩、吳如孝等，率黨二萬餘人，由桐廬上趨，欲合陳逆，被副都統多隆阿截擊，大獲全勝，賊仍奔回桐城。及二十七日，續勦逆首黃文金獲勝，大概情形，業已會摺奏報在案。茲準多隆阿咨稱：「三月二十六日，據探報：『逆首偽定南主將黃文金，即黃老虎，率黨由南岸渡江，合敗逆並擒匪二萬餘人，於天林莊築壘二十餘座。』」本日在挂車河出隊，又分布香鋪街等處。『多隆阿揣知該逆必復竄練潭、馬踏石一帶，造搭浮橋，希圖竄往安慶，與狗逆合，遂於二十七日五鼓，由高河鋪親率開化、新前、新右、義中、飛虎右等五營，拔營由新安渡進兵，迎頭攔擊，詎逆衆亦由新安渡迎頭蜂擁而來，多隆阿當令參將銜儘先游擊藍斯明、參將銜朱希廣、副將銜儘先參將姜玉順、副將銜儘先參將梁洪勝、副將銜趙克彰，分五營爲三隊，布爲長蛇陣勢，以遏賊衆，該逆搖旗猛撲二次，各營施放鎗礮，賊多受傷，不敢復進，多隆阿登山瞭望，該逆雖分股撲挂車河老營，大隊趨重新安渡，實逾我軍五營數倍之多，當即飛調挂車河之記名副都統金順，率所部吉林六起、黑龍江八起馬隊，又飛調駐高河鋪之步隊八營，均於未時始到，多隆阿即派記名總兵雷正綰、儘先副將楊朝林、儘先副將王可升、副將銜儘先參將王萬年，率各營由右路繞出，派副將銜儘先參將穆正春、儘先副將趙旣發、儘先副將曹克忠、副將銜不入班次參將余福象，率各營由左路繞出，派金順率營總舒亮之吉林六起，營總巴彥杜楞之黑龍江八起，更出步隊左路之左，繞至香鋪街襲賊之後，該逆正抵死拒戰，見我軍繼集，以爲伏兵果起，力不能敵，方欲回奔，適金順率兩起馬隊，從香鋪街截出，馬步併擊，鎗箭齊施，刀矛亂刺，賊紛紛敗潰，由右邊奪路而逃，奔往天林莊負壘不出，日暮大雨，收隊回營，計是役殺斃賊二千餘名，生擒長髮老賊十四名，



奪獲馬九匹，擡鎗小鎗旗幟無算。同日又據營務處儘先協領穆圖善稟稱：「該逆以五六千人，攻撲挂車河老營。」協領卽派總兵銜補用副將石清吉，副將銜儘先參將劉寶國，參將銜儘先游擊譚仁芳，候選縣丞楊德峻，儘先副將陶茂林，參將銜張養吾，率所部弁勇，分三路出擊，並派營總雙福率吉林八起，委參領倭克吉布率突騎營馬隊，均於步隊後列隊護營。該逆見我軍馬步齊出，遂卽過河，漸逼營根。我軍先以鎗礮轟擊，賊仍迎敵不退。我軍奮力衝殺，約三時之久，賊見新安渡大股賊衆敗潰，乃卽回奔。協領卽調吉林八起暨突騎營馬隊，乘勝追過河東，始收隊回營，計殺斃賊五六百名，奪獲擡鎗小鎗刀矛旗幟各數十件。此三月二十七日新安渡與挂車河兩處打仗獲勝之情形也。查我軍馬步無一傷亡，卽欲乘勢進剿，因連雨三日未果。至四月初二日，天色晴霽，多隆阿卽令新安渡十三營，拔營過河，進攻天林莊賊壘。派親兵年字忠字勝勇、開化、精選、左等六營，由新安渡中路出擊，吉林六起馬隊繼之，并調新中、新左、茂字、左仁、飛虎、中左等六營，由挂車河左路出擊，吉林八起暨突騎營馬隊繼之，派精選中、前右、義中、新前、新右、飛虎、右等七營，由新安渡右路出擊，黑龍江八起馬隊繼之。自新安渡至天林莊，中隔兩河，步隊皆鳧水而過，分路徐進，距賊壘二三里，該逆望風膽落，棄壘而逃。多隆阿當令金順率各起馬隊，跟蹤追剿，令步隊各營將賊壘悉數削平，適大雨如注，卽振旅回營。金順等馬隊於初三日辰刻始至。據稱追至孔城，沿途殺賊約五百餘名，此多隆阿連日力戰，勦退援賊，不得與陳逆合勢之情形也。先是，首逆陳玉成屯駐集賢關內外，與城內之賊日夜夾攻。曾國荃圍師，經曾國藩暗調鮑超一軍，合成大吉之軍，由集賢關西北進剿，適多隆阿將外援擊退，遂由集賢關東北，同日進剿，逆首陳玉成知援賊外絕，官軍四面合圍，留悍賊數千，深溝高壘，分踞關內外，逆首於初十日，自率馬步賊五六千人，連夜由冷水鋪向馬踏石奔竄，多隆阿時已進逼磨山營次，聞之，卽派溫德勒克西率富平阿之吉林二起，常星阿之黑龍江二起，由黃馬河抄橫山鋪大路，派金順率舒亮之吉林六起，巴彥杜楞之黑龍江八起，暨雙福之吉林八起，由新安渡抄包家大橋，并飛



傳雷正綰、楊朝林、穆正春、王可升、趙旣發、曹克忠、梁洪勝、趙克彰、朱希廣、姜玉順、余福象、王萬年、藍斯明統帶十三營弁兵，均出全隊，分途尾追。自磨山至馬踏石相距十八里，惟曹克忠、王萬年二營由間道先至，楊朝林、趙旣發二營繼之。賊至馬踏石河邊，見追兵尙少，即督齊隊伍，意欲背水一戰。該四營亦列隊牽制，不使賊奔。少頃各營先後追及，該逆前臨大敵，後隔溪河，驟難越遁，即率衆拚死回撲，各營奮呼直前，鏖戰二時之久，該逆且戰且退，紛紛鳧水過河。我軍乘勝追抵河岸，因暮未便窮追，遂即收隊。三更抵營，計是役斃賊約一千餘人，生擒十一名，奪獲旗幟、刀矛甚夥。我軍並無傷亡。溫德勒克西、金順所帶馬隊，至次日平明追及包家大橋，該逆踉蹌而奔，馬隊追殺直抵蔣家山賊壘，賊衆蜂擁出隊，接應逆黨入城，始收隊回營。是日馬隊殺賊六百餘人，亦無傷亡官兵。此四月初十、十一日馬步分途追賊獲勝之情形也。十四日陳玉成復糾僞璋王林紹璋、僞玗王洪成、玗僞定南大主將黃文金、僞格天義陳時永暨捻首孫葵心等髮捻共三萬餘衆，馬賊四五百名，復圖併力上犯，由挂車河、崆峒尖之巔斜迤棋盤嶺，列隊二十餘里，於江家橋、閻家雙墩、麻子嶺一帶築壘八座，餘賊於壘後項家河一帶紮散營四十餘處。是日陳玉成亦率悍黨數千人，由山內破焚黃家鋪團卡，旋據馬哨擒賊供稱：「陳玉成攻破團卡後，仍出山外調黃文金四千餘人，隱伏山內，陳玉成自率各逆首欲分三路圍撲我營。」多隆阿乘其布置未定，先發制人，即於十五日黎明派格通阿率舒亮之吉林六起、巴彥杜楞之黑龍江八起，先往伏於棋盤嶺，伺賊出隊，即馳焚項家河一帶賊營，並派溫德勒克西率富平阿之吉林二起，常星阿之黑龍江二起，伏於老梅樹街之左。俟我軍進攻時，即由范岡出抄賊後，平明多隆阿親率馬步各營分兵五隊，揚旗而出，以石清吉、劉寶國、藍斯明、梁洪勝、茂林、張養吾之飛虎中、飛虎左、右、義中、茂字、左仁等營爲第一隊，由右路出老梅樹街，以余福象、趙旣發、曹克忠、穆正春之親兵、勝勇、忠字、精選、左等營爲第二隊，由中路出，以譚仁芳、趙克彰、楊德峻、朱希廣、王萬年之新中、新前、新左、右、年字等營爲第三隊，由左路出挂車河，以雷正綰、楊朝林、王可升之精選中、前、右



等營，爲第四隊徐出，列隊於挂車山口，以防山內之賊，出襲我軍後路，以姜玉順、雙福、富慶阿、倭克吉佈率開化營、吉林、黑龍、江西、丹突騎營各起馬隊爲第五隊，列於駁中，以作中左兩路策應。部署既定，依次而進，甫至河邊，賊已分三路而來，僞英王陳玉成與僞格天義陳逆率悍賊四五千，出挂車河之左；僞玗王率黨七千餘人，自雉雞塔、江家橋出挂車河之中；僞璋王與孫葵心率賊一萬餘人，由麻子嶺、棋盤嶺出挂車河之右。壘賊並未出隊，賊之大隊均排於逆壘之前。多隆阿卽飭第一隊之飛虎中、飛虎左右、義中、茂字、左仁等六營，迎擊右路璋逆；第二隊之親兵、勝勇、忠字、精選左等四營，迎擊中路玗逆；第三隊之新中、新前、新左、新右、年字等五營，迎擊左路陳逆。其餘四五兩隊，列隊不動。我軍三路進逼，三路賊衆亦搖旗吶喊來撲，漸逼漸近，我軍分途接仗，往來衝擊，至三十餘合，該逆不稍退卻。正酣戰間，賊之後軍忽亂，溫德勒克西率所伏馬隊飛騎衝入賊陣，右路步隊各營士氣百倍，馬步奮力夾擊，賊卽紛紛潰入中路。我軍右路馬步卽斜抄中路之後，中路賊復不支，並歸左路。我軍中路各營卽並歸左路，與左路各營迎頭並擊，右路馬步從旁夾擊。陳逆玉成仍敢攔督中右敗賊，施放洋鎗小鎗，并力死拒，鏖戰二時之久。忽項家河散營經舒亮、巴彥、杜楞所伏兩起馬隊馳至，焚燒煙燄突起，賊遂慌亂。我軍勇氣倍加，馬步一擁齊上，鎗箭如雨，連斃黃衣騎馬賊目十餘名，賊卽紛紛潰散，傍山向桐城而逃。多隆阿一面飭開化營及吉林八起、黑龍江西丹四起，並突騎營馬隊進列河東，牽制賊壘，并飛調精選中、前、右三營，由挂車山口進勦黃山鋪山內黃逆伏賊，一面督飭馬步各營跟蹤追殺，約五里許，適焚燒散營各馬隊橫抄而至，該逆不敢戀戰，奪路狂奔。我軍復合馬步并力進勦，其江家橋、麻子嶺一帶壘賊，仍踞未動。多隆阿卽飭各營暨姜玉順、雙福、富慶阿、倭克吉佈等所率馬隊分撲賊壘，以期一鼓殲除。親率數騎往來督隊，各營將弁士卒奮不顧身，爭先併進，拔毀木城四道，詎壘賊鎗礮尙多，洋鎗更夥，子如雨下。我軍前者傷亡，後者繼進，架肩緣壘而入，拋擲火蛋、火箭，霎時入壘之火均起，賊棄壘欲遁，我軍步隊從壘後殺出，馬隊環壘圍斬入壘之



賊，斬殺無遺；是時精選中、前、右三營亦抵黃家鋪，與黃逆接仗，逆亦敗竄，該三營遂將山內賊館悉數焚然，濃煙布滿山谷，敗賊緣此而逃。是役計踏焚賊壘八座，山內山外賊館敗營各數十處，殺斃黃衣騎馬賊目十三名，馬賊百餘名，共斃賊八千餘名，生擒二百餘名，內偽丞相五名，檢點三名，將軍一名，均經訊明，分別斬釋，奪獲騾馬四十七匹，偽印百餘顆，大礮六尊，擡鎗一百餘桿，小鎗三百餘桿，刀矛旗幟不計其數。此四月十五日勦賊獲勝，踏平賊壘，焚燬賊館，散營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此次逆首偽英王陳玉成自鄂回竄，由懷而桐，復糾下游璋珩、黃孫等衆，並捻逆大股上犯，希解皖圍，我軍屢次移營迎擊，追殺五獲大勝，踏平賊壘八座，前後焚破散營及賊館百餘處，奪獲偽印自安福以下，至指揮止，二百餘顆，其餘總制監軍通傳等偽印，不計其數。五次共殺賊不下二萬餘人，實足以寒賊膽而伸天討。頭品頂戴副都統多隆阿，謀勇兼全，忠勤尤著，兵略精審，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可否仰邀優獎之處，出自天恩。各營將士稟承號令，戮力同心，轉鬪追奔，一月有餘，五次大捷，所有迭次戰功卓著之記名簡放總兵四川梁萬營都司雷正綰，請賞加提督銜；儘先副將湖南永綏協螺螄壩守備趙旣發，儘先副將直隸杜勝營都司曹克忠，儘先副將王可升，副將銜趙克彰，均請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梁洪勝，副將銜儘先參將湖南衡州協左哨千總王萬年，開千總缺，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銜儘先即補，並均請賞給勇號；參將銜儘先游擊藍斯明、譚仁芳，均請免補游擊，以參將銜儘先即補，並均請賞加副將銜；總兵銜儘先副將湖北提標中軍參將石清吉，總兵銜儘先副將楊朝林，均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副將銜，不入班次；參將余福象，請免補參將，以副將銜儘先即補，並請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劉寶國，請免補參將，以副將銜儘先即補；儘先副將陶茂林，請賞加總兵銜；游擊銜張養吾，請以游擊儘先即補，並賞加參將銜；藍翎選用縣丞楊德峻，請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即選，加同知銜，並請賞換花翎；呼蘭廂藍旗佐領副都統銜，即補協領委營總莫德勒巴圖魯魯常星阿，呼蘭正紅旗佐領副都統銜儘先即補協領委營總穆圖善，均請以副都統記名簡放吉



林滿洲廂白旗佐領副都統銜，儘先即補協領委營總舒亮，請賞給勇號；呼倫貝爾廂紅旗佐領儘先即補協領伊普格巴圖魯格通阿，請賞加副都統銜，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可否擇尤保獎，出自恩施。其陣亡之五品花翎儘先千總楊得勝，吉林滿洲正藍旗托克通阿，佐領下披甲藍翎委防禦全安正白旗阿昌阿，佐領下披甲藍翎德升，吉林拉林廂黃旗常海，佐領下披甲藍翎即補驍騎校四十，齊齊哈爾城廂黃旗蘇龍額，佐領下披甲花翎即補驍騎校委防禦全星，均請旨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勦退援賊，迭獲大捷情形，會摺由驛六百里馳奏。再，現在道員劉嶽昭圍攻隨州，臣李續宜圍攻德安，總兵鮑超、成大吉圍攻集賢關外賊壘，尙未即時破滅。自黃州至宿松數百里，未能分兵兼顧，而鮑超一軍本係皖南之師，經曾國藩撥援安慶，仍須暫留北岸。四月十一、十二等日，據江西探報：「逆賊偽忠王李秀成一股，又已竄踞義甯州武甯縣，逼近鄂省邊境。」臣官文已先後調派知府唐協和、副將余際昌、何紹彩、參將唐敏興、游擊王允昌、周開先、都司江得勝各軍步隊，並委營總花凌阿馬隊分赴興國、崇陽、通城、通山一帶扼要防勦，惟各邑道路紛歧，兵力尙單。臣胡林翼應俟集賢關外賊壘蕩平，雨止放晴，即行籌撥營伍回勦黃州各屬賊匪，並先調撥總兵成大吉、胡裕發統率十營勇丁分勦南北兩岸竄賊，合併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 陳報自太湖督兵回勦啓程日期疏（五月十二日）

竊賊首陳玉成等上竄德安、隨州，分踞黃州、蘄州、黃梅、宿松等處，復擁衆回援安慶，逼我集賢關圍師之後；經副都統多隆阿督率馬步五次勦退援賊於前，總兵鮑超、成大吉會師盡殲關外壘賊於後，其關內賊壘十三座，又經候選道曾國荃作長濠圍之，先後會摺陳奏在案。陳逆自疊經痛勦，竄伏桐城之後，勢孤無援，兇鋒頓衰，縱欲逞其狡謀，復圖竄擾，必非近日所能爲力。况多隆阿馬步全軍一萬餘人，仍駐桐城之挂車河，屹然難犯，鮑



超一軍亦不下萬人，現經會國藩飭令進勦宿松，仍可爲集賢驛之聲援。會國藩又近駐東流，與安慶相隔咫尺，尤可隨時策應。是安慶勦辦事宜，兵力已厚，會國藩得專意與水師穩守圍攻，無庸慮也。惟鄂省之蕪黃各城邑，被賊久踞，逆匪僞忠王李秀成一股，由吉安、瑞州竄踞義甯州、武甯縣，逼近湖北之通山、通城、崇陽、大冶縣與國州邊界，各州縣羽書告警，日夜紛至。安徽撫臣李續宜圍攻德安，又分駐黃岡、新洲等處，以固武漢之門戶，分兵力單，兼顧爲難。臣現駐太湖縣城，下游旣已解嚴，卽當親督成大吉一軍回勦上游，相其緩急，先援南岸，再攻蕪黃。全軍現已進發，臣定期於五月十二日起程。臣自去冬患病數月，纏綿近日，諸病漸輕，惟吐血尙未能愈。鄂省係臣之汎地，武昌尤全局根本，際此南北兩岸軍務迫急，不敢不力疾從事，以冀早事肅清。其潛山、太湖兩城，均經派員留兵固守，一切守具軍火，尙爲充實，斷不致稍有疏虞。所有督兵回勦，并起程日期，理合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報。

硃批：「覽奏各情俱悉。欽此。」

再本年二月，已革副將余際昌自霍山潰敗，其哨官都司銜儘先守備徐步鼈籍隸羅田，敗潰不復歸伍，持刀至縣城圍局，索給口糧。經羅田縣官紳傳諭，徐步鼈之父母禁阻，徐步鼈仍露刃詈罵，情尤悖逆。當卽提解軍營正法。梟示。又正月初十日，據管帶信左營副將曹日昇稟稱：「前哨官守備尹中鈺，左哨官守備潘中和，什長把總嚴正興，千總王得貴，外委龔世有，等於五月初六日，在城西門外，歃血要盟，鬧索口糧，稟請究辦。」查湖北東征兩岸水陸各軍，欠餉均至六月之久，四百萬兩之多。該守備尹中鈺等，意圖鬧餉，歃血要盟，若不從嚴究辦，無以防微杜漸。當卽按軍法將尹中鈺、潘中和、嚴正興一併處決。中王得貴、龔世有，二名事發逃走，均應咨部斥革，行文原籍及湖北、江西各營一體查拏。所有各弁犯事，先後正法緣由，理合恭摺附陳。

馳陳安慶圍師戰守各情形疏（五月二十日督發）



竊逆首陳玉成回援安慶，多隆阿之師，五次大捷，逆首竄逃，先後恭摺奏報在案。嗣據統帶安慶圍師候選道曾國荃稟稱：「狗首陳玉成率馬步悍賊，由楚北回援安慶，三月十八日，至集賢關內，焚燒房屋，火光燭天，該逆騎馬親至後濠，往來窺伺；二十日黎明，賊分三大股而來，自毛嶺東至蕭家壩，縱橫二十餘里，旗幟林立，該逆率黨列隊於菱湖之北岸，城賊葉芸來亦率黨出城，列隊於菱湖之南岸，以爲接應，我軍環濠屹立，不爲之動，賊不敢逼，惟連夜於菱湖北岸築壘十餘座，城賊亦於南岸增壘五座，城中出賊划，置湖中以通往來。」二十二日，曾國荃商請水師提督楊載福調蔡國祥全營礮船，由東岸擡入菱湖，兼派曾貞幹之相恆營與蕭孚泗之吉中節字營出濠護衛礮船，狗首遂分大隊捲旗疾趨，由蕭家壩蜂擁而來，蕭孚泗由中路堵禦，鏖戰兩時，多有斬獲，忽賊馬數百騎，由右路抄來，將蕭孚泗圍在垓心，趙其拔力戰死之，曾貞幹急派張祿帶吉中義字營出濠接應，鎗礮齊施，蕭孚泗衝突出圍，仍大呼回旗陷陣，殺賊百餘名，賊衆潰退；是時蔡國祥礮船二十餘號，已入菱湖轟擊岸賊，奪獲賊船。二十三日，楊載福又調唐學發舢板船十餘號，入菱湖助戰，轟賊最多，惟狗首督率羣賊，增修礮壘，漸加逼近，曾國荃旋與楊載福定計，必須先據東路湖邊要地，爲水師安泊之所，乃可制壘賊之縱橫。二十六日，派湘恆吉、左吉、中義、智、和、節、字等營，及周萬倬之新後營，出東路橫濠，倚水畔扼要修壘，狗首果欲以死力爭此要地，率大股悍賊，連番猛撲，鎗子如雨，我軍以一半接戰，一半修壘，一晝夜而壘成。二十七日，周萬倬派都司劉祥勝率隊與水軍扼守新壘，兩日之內，水陸各營，鎗礮共傷斃賊約五百餘人，內有賊目二名；而我軍被賊鎗礮陣亡數十名，受傷亦百餘名，然自我軍水陸穩守嚴密，無隙可乘，適多隆阿軍連破璋玕、黃等逆，又鮑超、成大吉兩軍，均旦夕將至，狗首自知前阻圍師，後受援軍，走入絕地，遂謀逃遁，於四月初四、五、六等日，陸續進屯關外；初七日，曾國荃與彭毓橘率步隊八十餘人，並楊鎮南馬隊百人至關外，審看地勢，陰與援軍約會夾擊，甫近賊壘，狗首卽以大股分數路來撲，馬步據險列隊以待，該逆疑我師爲誘敵，恐山後有伏，遽止不前，乃徐



徐收隊，適手嶺之賊，將近後濠。曾國荃即派本營數哨，出濠迎擊，鎗隊排轟追逐，共殺賊八十餘名，奪獲擡鎗刀矛旗幟九十餘件。日將晚，狗首又督大隊繼進求戰，我軍仍憑濠以待，賊不敢犯。旋據探報：「狗首率黨於初十日，由馬踏石鳧水而遁，尚於關外赤岡嶺留賊壘四座，關內近濠留賊壘十三座，以爲死守待援之計。」曾國荃見關外賊壘已有鮑超、成大吉兩軍圍攻，惟十三壘之賊，佔踞死守，必非一時所能攻克，惟作長濠圍之，以斷其去路，則不攻而自困。適因江水泛漲，安慶西路所紮之營，漸可抽撥。十三日，派副後長勝、吉中、信字等營，共二千餘人，分八壘駐紮。又於東路吉左營，抽撥二哨，紮蕭家塢隄埂，以礮船護之。又調樅陽之吉中、仁字營，紮蕭家塢湖水邊，各營通力合作，開挖夾濠，數日而成，深溝高壘。現在十三賊壘，盡在長圍之中，仍加意嚴防，不敢疏忽。據曾國荃稟報前來，臣等查此次逆首陳玉成，以全力來援安慶，該道所統圍城之師，前後受敵，乃會同水師，從容布置，悉合機宜，使該逆終不得逞志，將弁兵勇迭次苦戰，拒退悍賊，亦皆著有勞績，應懇天恩，準俟克復城池，彙案保獎。惟陣亡各員弁，容俟查明，另行開單請旨，交部賜卹，以慰忠魂。除水師營出力打仗業由提臣楊載福馳陳外，所有曾國荃圍師穩守，力戰拒退援賊各情形，謹會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卷四十七

水陸馬步各軍圍攻德安隨州迭勝疏（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督發）

竊皖逆陳玉成，即四眼狗圖解安慶城圍，乘我師盡駐皖境，糾集髮逆捻黨，逞志上犯，竄踞德安、隨州等處，經臣官文等調派水陸各軍，馳往攻勦，迭將辦理情形，馳奏在案。嗣三月初旬，我軍攻克孝感後，臣官文派道員劉嶽昭率所部勇丁四千六百人，馳往隨州攻勦，兼保安襄門戶。臣李續宜即派道員金國琛會率各營，同副都統舒保馬隊副將張啓基等水師，進攻德郡，乃該逆負嵎固守，於郡城外周列木城，環浚深濠，密布礮石，以阻我



師；金國琛審察地勢，商令總兵銜副將趙太和等，率為左等營紮城西；以副將郭鵬程等率毅右等營紮城西南；以副將周忠容等率新左等營，紮城東南；以總兵彭炳武等率剛右等營，紮城東北。金國琛與總兵蕭慶衍等率貞中等營，分駐城之東南西三面，均皆逼城而壘。三月二十三、四等日，我軍於城外鳳凰山、南壇山等處築成礮臺，晝夜轟攻。該逆突由北門出撲，經信中等營，會合馬隊馳出截勦，斃悍賊三四百名，餘逆敗退入城。四月初七夜，舒保、金國琛密令馬隊伏於東嶽觀之坳，以貞左等步隊為接應。又令選鋒等步隊列於長濠之上，防東北門之賊。而令新仁等步隊伏北門，以元左等營為接應。初八日黎明，我軍以計誘之，逆眾果揚旗出城。金國琛等傳令各營掩旗息鼓，俟其離城較遠，號礮一聲，伏兵盡起，扼其西北門出入之路。蕭慶衍與舒保突出衝擊，張啓基等亦率戈船上轟逆眾倉皇失措，棄械逃奔。水陸馬步縱橫截殺，計斃賊六七百名，生擒正法一百五十餘名。敗賊竄伏城柵，為我軍轟斃與逼死河內者不可數計。十一日早，大霧迷漫，賊眾由北門潛出，圖撲我營。經馬步先期戒備，分路截殺，斃賊又三四百名。自此該逆死守不敢復出，而我軍節次仰攻，城上礮子如雨，弁勇傷亡多名。金國琛等因令各營就壘中開挖地道，功已過半。一俟逼近城根，即可設計進取。此勦辦德安城賊及迭獲勝仗之情形也。又隨州踞匪深溝高壘，與德安之賊為犄角，守之愈堅。劉嶽昭自進軍，搗鼓墩後，節次逼攻，屢為礮石所阻。四月初三日，偵知城賊於南北兩路設伏，而以西路排列賊陣，往來誘敵，為包抄我軍之計。劉嶽昭察其詭謀，遂令左營游擊孫均，又英營參將蕭品元等各率五成隊出左路迎擊北路之賊，而以右營參將李盛貴健營游擊朱湘霖等各率五成隊出右路迎擊南路之賊。又令老營都司劉正庭、副後營副將李復勝等各率五成隊輔以馬隊，迎擊中路之賊。劉嶽昭自率親兵，同游擊李用恆等為三路策應。甫經整隊而行，該逆即率大股悉銳來撲，我軍奮勇直前，鎗斃黃衣騎賊一名，悍賊十餘人，逆黨猶抵死抗拒。我軍三路圍勦，大呼陷陣，鎗礮刀矛同時並進，連斃賊二百餘名。該逆紛紛潰散，我兵追至河岸，不及晷渡之賊，生擒溺斃者又數百名，奪獲旗械數百。



件，賊馬十餘匹，因值天雨收隊，嗣復迭次進攻，該逆堅守不出。五月初五日午刻，城賊忽出數千人，麇聚西門濠外，添築土壘，劉嶽昭親率各軍分路進擊，直抵濠邊，轟斃逆衆多名；右營參將李盛貴首先登壘，被賊鎗子穿左手，仍負痛督戰，將賊新壘毀平。蕭品元等復率隊抄截，殺斃黃衣騎賊四名，又步賊二百餘名，生擒九名，餘賊奔竄入城。現仍設法攻勦，此勦辦隨州城賊連獲勝仗之情形也。查該逆等恃其城濠重迭，負固死守，以待外援，我軍節節圍攻，期必盡殲而後快，以免他竄，又煩兵力，現飭各軍遏其奔逸，絕其援應，設法智取力攻，迅圖克復。堅城仰紓宸廑，其下游黃州、蘄、廣、踞逆，並南岸竄匪，亦經臣等分派水陸各軍次第勦辦，以期剋日肅清。合併陳明。所有攻克孝感首先登城陣亡之擬保游擊銜都司劉光楚，擬保守備許賓國，擬保千總王振裔、王雲程、成榮達、蕭相輝，擬保把總熊飛龍、劉萬軒，儘先把總胡星輝、楊雲從、張楚南，藍翎外委張青山、吳甘述、王炳昆，擬保外委李續堂、王錦忠、戴興高，及圍攻德郡迭次陣亡之擬保把總藍翎外委萬雲祥，毅右營擬保都司藍翎守備李堯瑞，藍翎守備萬魁勝，藍翎把總楊占春，藍翎外委李智信，藍翎外委劉文勝，擬保藍翎外委周鳳二，外委廖名，擬外委張楚勝，元左營擬保千總李續文，貞中營藍翎外委左盈庭，貞左營藍翎守備熊光和，副前營擬保外委周德太等三十名，又圍攻隨州節次陣亡之擬保都司藍翎守備謝益德，擬保藍翎千總左啓發，藍翎外委莫有提，擬保藍翎把總戴正一，擬保都司銜藍翎守備毛明作，擬保守備銜藍翎千總會國富，藍翎把總戴紀山，擬保藍翎外委陳勝之，謝先二，藍翎把總李循源，共十員名，均請旨交部各照原官及擬保官階，分別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兵勇，另行分別辦理，謹會同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硃批：知道了！劉光楚等四十員名，均照所請議卹。欽此。」

恭報到省日期疏（六月初八日）



竊臣以鄂省南北兩岸，俱被賊擾，親率成大吉等十營回勤，業經陳奏在案。五月十二日，自太湖啓行，沿江西上。六月初三日抵省，先經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會派副將何紹彩等進剿咸蒲崇通一路之賊，派副將成大吉候選道蔣凝學等進剿興冶武昌一路之賊。一俟南岸肅清，再行合剿北岸。所有微臣到省日期，理合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報。

再，臣自去冬患病，今春加以咯血，曾蒙恩允賞假一月，在營調理。自春至夏，迄未全痊。此次由水路回鄂，感受暑熱，效逆愈甚，嘔血日增，精神大為委頓。合無仰懇天恩，再行賞假兩個月，在署調理。所有日行尋常事件，即飭藩司代印代行，其軍務重件，臣仍與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會商辦理，謹附片具奏。

上諭：「胡林翼奏：『病未全痊，再賞假調理。』等語。湖北巡撫胡林翼著再賞假兩個月，在署調理。欽此。」（六月二十五日奉）

### 官軍克復通崇咸蒲等縣南岸一律肅清疏（六月二十五日督發）

竊逆首偽忠王李秀成，竄踞江西瑞州府義甯州武甯縣各郡邑，後糾集大股，分三路竄犯楚境，擾及興國、崇陽、通城、大冶、通山、武昌、咸甯、蒲圻等州縣，逼近省城。經臣等調派水陸馬步各軍，分途勦辦，並武漢籌防穩固情形，恭摺奏報在案。五月初八日，臣李續宜因武昌縣城與黃州城隔江對峙，恐賊踞修礮壘，阻我長江，即派道員蔣凝學率湘左、亨左、利左三營兼程前進，迅圖守禦。旋據蔣凝學稟稱：「賊已於初八日竄踞武昌。」該道即於初十日會同水師游擊曾紹霖、都司陳東友督帶礮船水陸夾攻，蔣凝學督率隊伍直駐武昌近城之西山左右設伏。城賊果分三路來撲，蔣凝學親自督隊鏖戰二時之久，賊衆不支，伏兵齊起，賊遂大敗。復經水師沿岸轟擊，計是役殺斃騎馬賊目三名，賊匪數百名，淹斃受傷者尤衆，生擒二十五名，訊明分別正法，奪獲旗幟器械多



件，賊受創後，閉城不出；經曾紹霖會同代理知縣龍雲，督飭水師，用大礮晝夜向城環攻，賊不能守，遂於十六日四更，奪路而逃，當將縣城克復。該逆大股，仍盤踞興國之龍港等處，擄掠民船，希圖上犯。先經臣官文派撥唐瑞廷、丁長春帶領礮船，駛入梁子湖迎擊，廣東按察使彭玉麟派水師參將喻俊明管帶礮船，由富池口駛入內湖，直抵州境，連日攻勦，斃賊數百名，焚燬賊船二百餘號，奪獲刀矛器械數十件，賊馬一匹，旗幟二十餘面。嗣臣胡林翼由太湖拔營，於六月初三日，始行回省。先經臣官文臣李續宜會派總兵成大吉率貞右、發中、武前、武中、武後、凱前、凱後、禮左、禮右、桂字等十營，道員蔣凝學率湘左、新左、利左、亨左四營，知府毛有銘率湘右、義從二營，都司孟麟率馬隊由省南之保安、金牛一路進勦興國、大冶等處；副將何紹彩，知府唐協和，參將唐敏興，游擊唐啓虞，管帶新訓四營游擊王允昌率新昌營，都司李克儉率馬隊由省西之咸甯進勦蒲圻、崇陽、通城等處；並飭會合已革皖南道李元度，上下夾擊，分路前進。維時咸甯縣知縣金東昫，督率鄉團，約會水師嚮導新前等營，蒲圻縣知縣孫寶田，會同釐局候補知府但相良，督飭守卡礮船及各團勇，均於六月初二日，將縣城收復。適李元度所部各營，自平江拔營，將馬港、乾塘坊、交園、何葛墩等處，節節掃蕩，賊遁入通城，於西門外孤鬻山築堅壘二座，賊首偽黃天福、伍逆，梁天豫、陸逆，勤天豫、何逆，均踞城中，約四千餘人，將城加高，安設滾木、梅花椿，爲久踞之計。李元度於六月初三日五鼓，派游擊李正盛等五營進攻西門一路，又派守備王保清等帶柏字等營進攻東門一路；該道自率都司王連發等帶親前等營進攻南門中路，先將黃泥坳賊卡攻破，鎗斃多名，署通城縣知縣傅詩督帶團紳會合兵勇，直趨孤鬻山賊壘，該逆開礮抗拒，我軍奮勇猛撲，將火彈延燒賊棚，煙燄迷天，逆衆慌亂，退入西北門，我軍跟蹤進城，殺賊三百餘名，逆衆向崇陽奔逃。卽於初三日，克復通城縣城，餘賊或向南樓嶺越竄，有由桂口司歸併崇陽者。李元度派各營進紮桂口，自率岡字川字及親兵兩營駐守通城。初五日，營務處陳奉彝、李元嘉、周綬等率五營直逼崇陽南門外山岡，約會崇陽縣知縣王筠節勸明進兵路徑，誘賊出戰，該逆



伏匿不出。初六日該營等與地方文武分三路進攻，悍賊千餘人拒戰，其餘逃往寒泉、大源一帶，係往通山、義甯之路。各營鼓勇進擊，鎗斃百餘名，該逆抵敵不住，且戰且逃。我軍追殺百餘名，生擒七名，奪旗三十一面。又行李百餘挑，救出難民百餘名。即於初六日克復崇陽縣城。何紹彩等復由咸甯進剿，搜殺餘匪。此省西各城邑收復之實在情形也。成大吉等率馬步各軍，由武昌縣屬之保安、金牛沿途勦洗，踏平賊壘，殺賊甚多。所有分擾興國、大冶、通山之賊，各州縣地境處處濱臨湖港，經水師節節堵剿，各該州縣文武率同團勇分守要隘，賊已不能逞志。嗣見金牛大股挫敗，我軍分道齊至，聞風逃遁，竄往義甯。各該州縣地方均於初六七兩日一律掃蕩淨盡。此省南一路各州縣同時收復之實在情形也。現在李元度之軍已乘勢追出江西之義甯州，并已移在江西交界各州縣，實力堵剿。由帶兵文武及地方官稟報前來。查此次逆匪竄入楚境，號稱十萬，南岸州縣到處蔓延，計圖窺伺省垣，并勾連北岸之賊。幸水陸各軍奮力攻擊，旬日之內，連克各城，風聲所至，賊衆膽寒。現在南岸一律肅清，堪以仰紓宸廑。查通城、崇陽俱與江西義甯接壤，當逆賊竄擾義甯時，通城縣知縣傅詩即帶團勇於義甯交界之苦竹嶺防守。不料該逆已由南樓嶺一路竄入縣城，崇陽縣知縣王筠節正在義甯交界之小山界招集團勇，力扼賊路。而該逆已由通城突至，以致倉猝失守城池。該二員實無賊至逃避情事。雖旬日之間，旋即隨同官軍克復，究屬未能先事預防，應請革職。署咸甯縣知縣金東均，署蒲圻縣知縣孫寶田，均於大軍未到之前，自行設法收復縣城，尙知奮勉，均請革職，暫留本任。署武昌縣知縣龍雲，到任僅止月餘，雖經賊匪闖入縣城，旋即隨同官軍收復，代理興國州知州徐芝，代理大冶縣知縣王墉，署通山縣知縣王紹薪，均履任未久，雖縣境被賊肆擾，仍督率紳團與水師扼要堵禦，賊匪不能久踞。以上四員或向無城池，或僅擾及境內，或雖有城池而旋失旋復，均無賊至逃避情事。然亦未敢以隨同克復，邀請免議。應請於補缺後革職留任。所有在事尤爲出力員弁，勇容俟查明核實保獎，恭候恩施。除陣亡受傷各員另行辦理外，所有官軍分路勦辦，連獲大勝，克復通城、崇陽



等縣城池，並勦退興國、大冶、通山各地方，現在南岸一律肅清各情形；謹會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遴保才勝道府各員疏（七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準吏部咨開：文選司案呈內閣抄出咸豐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奉上諭：「現在各省軍務未竣，亟應簡拔人才，講求吏治，以期康濟小民，俾無失所。各該督撫於所屬各員平日立品居官知之有素，著擇其廉潔自愛，任事實心，及素著循聲，民情愛戴，堪勝道府者，臚列政績，出具切實考語，酌保數員，俟旨簡用。其道員及州縣各官如有出色之員，著一併核實保奏。倘所保之人，查有貪污劣蹟，或名實不符，朕惟該督撫是問。其各力除積習，秉公保薦，毋得瞻徇情面，任令屬員夤緣倖進。副朕知人安民至意。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選真才，康乂小民之至意。跪誦之下，欽惕難名。臣維戡亂之略，求才為先。事君之義，薦賢為本。謹就通省所屬各員中，逐加考察，精心遴選。查有鄭陽府知府調署武昌府知府李宗燾，器識遠大，體用兼該。道銜漢陽府知府劉齊銜，識見精密，任事實心。鹽運使銜本任德安府知府李映棻，才具宏通，操守廉潔。均堪勝道員之任。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張建基，政有本原，愛民如子。揀發知州署棗陽縣知縣王璐，品行端方，官聲清卓。同知銜江夏縣知縣夏錫麒，守潔才優，結實可靠。候補同知文希范，立志誠篤，任事穩練。候補同知直隸州鍾謙鈞，通達政體，才識兼優。均堪勝知府之任。以上八員，其平日立品居官，皆臣所素知，亦眾所共信。相應請旨將鄭陽府知府調署武昌府知府李宗燾，道銜漢陽府知府劉齊銜，鹽運使銜本任德安府知府李映棻，俱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湖北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張建基，免其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記名。以湖北知府用揀發知州署棗陽縣知縣王璐，免補知州記名。以湖北知府用同知銜江夏縣知縣夏錫麒，開缺記名。以湖北知府用候補同知文希范，免補同知記名。以湖北知府用候補同知直隸州鍾謙鈞，免補同知直隸州記名。以湖北知府



用；理合具摺陳奏。

克復德安郡城并分路追勦情形疏（七月二十四日督發）

竊臣等前派副都統舒保，卽用道員金國琛，水師副將張啓基，率水陸各軍圍攻德安府城，前將連獲勝仗情形，先後奏報在案。嗣陸軍添築礮臺，水師沿河排轟，該逆仍恃其壘卡重濠，堅忍死守，我軍復率各營弁勇分途開挖地道，節次轟發地雷，雖城身屢次坍塌，而逆衆立時搶堵，我軍忘命登陴，輒爲礮石所阻。六月下旬，金國琛等激勵士卒，築堤蓄水，環城浚濠，以四面長圍，因其城賊絕其賊援，嗣長圍將成，金國琛等遂於七月十一日早，令蕭慶衍率毅右營，趙太和率爲左營，李續遠率強右營，朱吉玉率爲右營，王玉藻率溥左營，王載駟率元中營，葛清泰率瑞左營於東西南三路長濠上預爲埋伏，又派德安知府阮福安、陸知縣李泰源、參將阿昌阿、督帶練兵鄉團於西北兩路扼守，又派楊富有率亨中營，扼截北門，彭星占率信中營，扼截西門，又派于高勝等率貞左等營，斜出西南邀擊，而令彭炳武等率剛右等營爲左右翼包抄，金國琛與陳得升等率選前副前等營出中腰衝擊，是日午後，布置甫定，城賊由西北門出七八千人，揚旗吶喊，且前且卻者數次，我軍號礮一聲，蕭慶衍、于高勝等率各營左右抄擊，舒保督馬隊往來衝突，水師張啓基沿岸排礮轟攻，并分隊登陸接應，賊衆披靡潰亂，忽城賊又出五六千人，圖抄我軍之後，楊富有等俟賊隊盡出，扼其西北門歸路，大呼奮擊，會合各路馬步縱橫截殺，敗賊盡奔河西，我軍趙太和等伏兵四起，急架雲梯，一鼓緣登，連斬守城悍賊多名，立將郡城克復，共斃城內城外老賊三千四百餘名，生擒正法者八百二十六名，拔出難民共男婦二千七百餘名，奪獲馬匹、旗幟、鎗礮無算，此節次水陸圍攻，七月十一日酉刻，克復德安郡城之情形也。舒保、金國琛等審察敗賊，必分走隨州、應山各路，當酌派隊伍，令阿昌阿、阮福等搜捕零賊，卽於是夜戌刻，派彭炳武等馬步七營，連夜馳赴應山一帶追截。



金國琛率步軍十二營，會同舒保馬隊，連夜向隨州一路跟追，且戰且進。十二日早，追賊至平林市，遇賊虜集，我軍列隊圍勦，斃賊千餘。是日二更，追賊至西河，距隨州二十里，又爲我軍截斃三千餘名。十三日，追賊至吳家店。十四日，追賊至萬家店，皆應山所屬。沿途斬馘極多，屍橫遍野，統計追勦敗賊共六千有奇。內紅衣黃袍賊目數十名，又生擒一百餘名，餘賊逃匿應山、信陽各鄉。因馬步晝夜追勦，均形疲乏，遂收隊駐營隨州。相機勦辦各等情。據舒保等馳報前來。查該逆盤踞德郡，窺伺荆襄，蓄謀甚毒。先經臣等於荊州、襄陽、安陸等屬，派撥水陸各軍，節節嚴防。嗣克復孝感後，移師直搗德安，而逆衆恃其城濠深固，死守待援。起獲逆衆名冊，實有二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人之多。我軍礮攻不下，繼以地道，又繼以長圍攻勦。數月之久，士卒傷亡實多。今仰賴聖主威福，將士齊心用命，得以克復堅城，斬馘幾及萬衆，實足以申天討，而快人心。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倭什洪額、巴圖魯舒保、忠勇善戰，布政使銜廣東臬司彭玉麟、于長江、內湖布置師船，調度有方，應如何加恩之處，伏候聖裁。按察使銜卽選道員金國琛，擬請賞加布政使銜，以道員記名簡用。記名總兵剛勇巴圖魯蕭慶衍，擬請賞加提督銜。記名總兵彭炳武，擬請交部從優議敘。總兵銜儘先副將成得升、總兵銜儘先副將周忠容，均擬請免補副將，以總兵記名簡放。總兵銜新授廣東南雄協副將張啓基，擬請以總兵記名簡放。儘先副將楊富有、儘先副將劉長槐，均擬請賞加總兵銜。副將銜儘先參將朱吉玉，擬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推補。並請賞加勇號。記名總兵彭星占、總兵銜儘先副將李續遠、總兵銜儘先副將趙太和、總兵銜儘先副將王載駟，以上四員，均擬請賞給各該員祖父母、父母，正二品封典。儘先副將于高勝、儘先副將郭鵬程、儘先副將王聯芳三員，均擬請賞給各該員祖父母、父母，從二品封典。儘先選用游擊水師嚮導營都司王吉，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推補。湖北候補同知吳廷華，擬請以知府升用。均出自天恩。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再由臣等確查覈實，另行籲懇恩施。除德安郡城善後事宜，選委幹員馳往查辦，并先經咨明河南撫臣飭屬一體防勦。一面咨行舒保等會同劉嶽昭一軍，將隨州踞



逆，迅速殄除；仍查明陣亡受傷弁勇，另行辦理。再舒保等，連日拔隊遠追，是以臣等奏報稍稽，合併陳明。所有攻克德安郡城，及連日追勦賊情形，謹會同幫辦軍務福州副都統多隆阿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再，道員劉嶽昭一軍圍攻隨州，六月二十五日黎明，賊出東門，將偷割馬草採取薪木，經英左兩營伏勇，直起擊之，副後俊健三營亦同出狙擊，斃賊數人，擊傷十數人，溺水者約二十餘人，奪獲旗械等件，餘賊仍退入城。二十六日辰刻，復率股自西南兩門，張旗整隊而出，時我軍右營伏於兩河嘴之間，奮起擊退，先鋒營營官劉復勝，獨先衝突，立殺悍賊三人，鼻梁受鎗傷，猶奮勇追至賊卡，斃賊二名，適右腹中賊擡鎗子傷，從旁突出，為親勇負回，賊未入卡，各營跟蹤追之，雄俊兩營伏軍，亦從西北抄擊，生擒三人，斃賊三十餘人，奪獲旗械不少，正擬乘勢奪門，而城賊復出千餘，隔壕奮施鎗礮，礙難輕進，遂收隊回營。是役我軍陣亡二名，帶傷十一名，惟營官劉復勝傷重，醫治需時，是夜西門賊旗紛動，劉嶽昭派各營四面設伏。二十七日黎明，賊衆麇集於西南各路，我軍分道夾擊，斃賊百餘，生擒十四名，奪馬二匹，各色旗幟十三面，鎗矛十二件，正值痛勦時，俊營營官擬保參將銜花翎游擊劉復勝，被城賊礮擊，負痛下馬，親勇扶回，片時陣亡等情，據劉嶽昭稟報前來。除仍飭該道督率將士設法進攻，迅圖克復外，臣等查擬保參將之參將銜花翎游擊劉復勝，隨同百戰，屢著懋功，今苦戰陣亡，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飭部將劉復勝照參將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出自鴻施。其餘陣亡受傷勇丁，另行分別辦理，并飭取陣亡劉復勝出身事蹟清冊送部外，所有官軍接仗獲勝，及營官陣亡情形，謹合詞附奏。

謹按：此片於八月二十一日接奉旨準。

再，圍攻德安，迭次攻城，打仗陣亡之藍翎都司歐陽武，藍翎守備胡炳元，守備羅芳泰，藍翎千總易昌明，王榮華，周得勝，擬保守備銜千總藍翎把總劉再久，秦瑞芝，藍翎把總楊友勝，把總彭光明，劉正光，藍翎外委張玉和，鍾瑞集，外委駱光前，黎久敬，或首先登陣，或衝鋒陷陣，躬冒矢石，先後捐軀，實堪憫惻，相應仰懇天恩，飭部各



照原銜原官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受傷弁勇，查明另行辦理，合併附陳。

上諭：「官文等奏：『請將陣亡各員弁議卹。』等語。湖北官軍圍攻德安，迭次攻城打仗，各員弁先後力戰捐軀，殊堪憫惻。都司歐陽武、守備胡炳元、羅芳泰、千總易昌明、王榮華、周德勝，擬保守備銜千總藍翎把總劉再久、秦瑞芝、把總楊友勝、彭光明、劉正光，外委張玉和、鍾瑞集、駱光前、黎久敬，均著交部各照原官原銜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欽此。」（八月二十一日奉）

### 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七月二十七日）

竊臣自太湖回省，因病勢日重，奏懇續假，於六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巡撫胡林翼著再賞假兩箇月，在署調理。欽此。」近日以來，多方醫治，原期及早痊可，庶竭駑鈍，力遏賊氛，以紓聖主南顧之憂。無如欬逆彌甚，嘔血日至升餘，形銷神瘁，氣息奄奄。據醫云：「積勞內傷，肝胃損敗，久病之後，攻補兩窮，非專心靜養服藥，刻難奏效。」督臣官文數視臣疾，輒為流涕，即同官來見，無不悲臣之志，而憂臣病之危也。臣受恩至深，負罪至重，雖肝腦塗地，未堪自贖，何敢稍顧微軀？惟臣神志昏昏，元氣大虧，閱案牘不過數行，眼目即為昏黑，行動須人扶持，乃能起立。臣之一身本不足惜，力疾從事，已逾一年，軍務地方，實多貽誤。現在南岸一律肅清，北岸之賊，有安徽撫臣李續宜督辦，必能次第掃除，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天恩，賞准開缺回籍，俾得安心調理。應俟到籍之日，再行呈明地方官吏，照例終制。臣年甫五十，未至篤老，倘得靜心調攝，病勢稍差，一息尚存，仍當捐軀圖報，斷不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所有微臣病勢增劇，懇請開缺回籍緣由，謹恭摺附驛馳陳。

上諭：「胡林翼奏：『病勢增劇，懇請開缺。』一摺。湖北巡撫胡林翼著再賞假兩箇月，在署安心調理，毋庸開缺。湖北巡撫著李續宜暫行署理。欽此。」（八月二十六日奉）



請卹陣亡之大冶縣知縣疏（八月十三日）

竊查湖北大冶縣知縣倪應頤，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因勦匪墜馬受傷殞命，當經臣等具題開缺，並飭查明如何受傷殞命，據實詳候核辦。各在案。茲據署武昌府知府李宗燾查明：「該員於本年二月初間，因皖逆竄陷黃郡，距縣僅隔一江，該員會督弁紳，在於黃石港籌辦江防。於三月初五日夜，突有匪徒竄入縣市，滋擾該員聞報，隨即會同城守把總蔡紹陽、典史李啓泰，督率兵勇，立時擊散。旋因羽黨復聚於該縣東方山梅山寺地方，該員於三月十二日，會同興國營參將溫發魁，把總蔡紹陽，帶兵前往勦捕。該匪放鎗拒敵，以致該員中鎗墜馬，因傷殞命。當經蘄水縣帶勇之守備彭心友趨至，會同溫發魁等，將匪逆奮力搜勦盡淨。」等情，詳報前來。臣等查大冶縣向無城垣，該員倪應頤前於匪徒突入縣市，滋擾立即會同營弁督率兵勇，當時擊散，尙知愧奮。迨聞羽黨復聚，星夜集勇請兵，會同往捕，並能奮不顧身，率勇力敵，以致受傷，墜馬殞命，實屬臨陣捐軀，情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而勵臣節。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再，統領安慶全軍卽用道曾國荃管帶相恆等營國子監學正銜候選訓導曾貞幹均係兩江督臣曾國藩胞弟，國荃隨同該大臣出師軍營，迭次著績，荷蒙天恩，擢以道員卽用。前因督臣曾國藩帶兵赴援浙江，派令國荃圍攻安慶，後經臣等以安慶圍師太單，增其弟貞幹率部千人，會同勦辦。該員等自進攻安慶，相度地勢，審探賊情，開挖長濠，苦守苦戰，力禦援賊十數萬衆，潛疏地道，設計進攻，堅城得以克復，城逆無一漏網。該員等智勇兼施，厥功甚鉅，合無仰懇聖恩，賞加曾國荃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簡用。國子監學正銜候選訓導曾貞幹，請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儘先選用，並請賞戴花翎，均候聖裁。又投試賊目程學啓，係安徽舒城縣人，被脅充當偽職，本年二月，經相恆營曾貞幹招降收錄，免罪立功。程學啓投誠以來，改過自新，奮勇圖報，統領道員曾國荃



立爲開字營，數月之內，屢次血戰，殺賊甚多，實爲軍中有用之才，可否賞準以游擊歸部儘先卽選，並賞戴花翎，以示鼓勵，出自鴻施，謹附片陳明。

再，曾國藩兄弟忠義孝友，萃於一門，候選同知曾國華，前於咸豐八年在三河殉難，蒙恩追贈道員，其兄曾國藩，現任兩江總督，率師東征，備盡勤勞，其弟候選道曾國荃，率其季弟曾貞幹，帶勇圍攻安慶，一年之久，屢挫援賊，卒能克復名城，殲除逆黨，無一漏網，厥功甚大。臣等每聞其臨陣誓師，忠憤激發，而念及國華殉難，尤欷歔流涕，不能自己，軍士均爲之感動。現在曾國荃曾貞幹已由臣等奏請加等保獎，可否仰懇皇上特恩，將前在三河殉難追贈道員之曾國華，隆施破格，給予謚法，以爲一門忠義者勸，謹合詞附片具陳。

### 再陳湖北危窘情形，籲懇減成收捐疏（八月二十二日）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臣會同湖廣督臣文煜奏：「以楚軍欠餉甚鉅，無可設措，籲懇天恩俯準，仍照前議，以救飢軍，以扶危局。」一摺，奉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準戶部咨復，議稱：「臣等復查直隸、廣西等省捐米，凡報捐實職，照例統減三成，臣等公同商酌，應按臣部前議，收捐實職等項，照例減二成，遞減一成，再行酌減，請援照直隸、廣西等省減成章程，準該省收捐實職，虛銜、貢監統減三成，其報捐升銜、加級、紀錄、封典等項，仍照例減四成，再遞懇一成核收，以示限制。至原請收捐米一石作銀五兩，前經臣部查該省上次奏定，每石作銀三兩四錢之案，酌加銀一兩，每石作銀四兩四錢，較之原請數目，僅核減銀六錢。且現在福建奏請收捐米石，由海運通連耗米脚價，每石作銀四兩九錢，經臣部酌核，每石作銀四兩四錢，今楚省捐米，就近支撥軍餉，無項脚價，每石以四兩四錢核算，已屬格外加增。若如該撫所請，則福建捐米作價較少，轉得有所藉口，於捐輸京倉米石事務，殊多窒礙。臣等未便議準，應令仍照臣部前奏辦理。又捐輸折色一節，亦經



臣部奏令仍按銀數計算，茲復請每石捐銀二兩五錢，是以銀折米，復以米合銀，未免輾轉繞算，徒滋取巧，應毋庸議。奉硃批：「依議欽此。」此固部臣慎重名器之心，亦願全捐輸京倉米石之意，自應即遵照部議辦理。惟現在楚省危急之形，與飢殍之勢，日甚一日，較之上年議辦減捐時，岌岌實踰百倍，有不得不為皇上瀝陳者。上年賊踞皖桐間，雖逼近楚疆，而楚境尚無賊也。今春賊由英山一路竄踞黃州、德安、江西之賊，又於夏間竄擾興國、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崇陽一帶，省垣萬分危急；河南捻匪又復擾及襄陽、光化一路，勢不能不添兵募勇，以救燃眉，積欠征餉已數百萬兩，而又加以添募之餉，何由措辦？上年尚有本省錢漕可征，釐金雖絀，亦尚未盡停歇；今歲精華之地，多遭蹂躪，武漢、黃德、襄等府錢糧多滯，釐金盡停，僅贛、荊州、宜昌等府，而四川賊亦鴟張，川貨川鹽俱阻隔不行，以致荆宜釐課亦減，減成收捐一事，又以章程未定，應者寥寥，軍營征餉萬分支絀，臣前在太湖行營，守備徐步鼇持刀索餉，尹中鈺、潘中和、嚴正興等歃血要盟，鬧索口糧，俱經臣由驛附奏，先後正法在案。履霜堅冰，至此後愈欠愈多，恐有非軍法所能禁遏者。每念及此，寢食俱廢，且兩年以來，歷請部撥協款，並無一處解到者，是則湖北此時無地生財，無處求助，萬分無奈之計，固惟恃此減成之捐輸耳。夫捐輸一款，雖照原請減成章程辦理，尚須苦心開導，未能望其踴躍輸將。如照部議所減，更恐裹足不前，軍餉尚何所望？查原請章程，凡捐實職、虛銜、貢監，照例減四成；升銜、加級、各項減四成；遞減二成。部臣謂應援照直隸、廣西等省減成章程收捐，實職、虛銜、貢監、統減三成，其報捐升銜、加級、紀錄、封典等項，仍照例減四成，再遞減一成，核收以示限制。臣於直隸、廣西等省減成章程，未得其詳，然如福建之以鐵錢捐，安徽之以餉票捐，河南之以臺票鈔票捐，臣前次奏稱其名為三成，實不止此，恐直隸、廣西等省未必不同，蓋亦一時權宜之計也。原請捐米一石，作銀五兩，部臣謂收捐米一石，準其作銀四兩四錢，較之原請數目，僅核減銀六錢，溯自上年奏請減成後，復行奏明試辦，即派員持照四處勸諭，業已稍有成數。今若議加，則已捐者未能辦冊，未捐者因之裹囊，且所加無多，實於湖北軍餉大有關



係。總之，湖北之捐，視其名，似於各省稍減；核其實，較於各省有加，斷不敢過爲苟且，致妨大局。至謂福建收捐，海運米每石僅作銀四兩四錢，今楚省捐米若作銀五兩，則福建捐米作價數少，轉恐有所藉口，於捐輸京倉米石事務，殊多窒礙，此亦部臣之過慮耳。夫福建自行福建章程，湖北自行湖北章程，因地制宜，何能一律？且福建係運京倉米石，湖北係充大營軍食，兩不相涉，何憂窒礙？是固宜變通辦理者也。又原請章程，凡捐輸折色者，每米一石捐銀二兩五錢，部臣謂：「是以銀折米，復以米合銀，未免輾轉繞算，徒滋取巧，應毋庸議。」不知以米合銀，實於捐例無損，而於捐款有益。如部臣之議，不準收捐折色，是必全收本色，竊恐千里饋糧，水陸運費，將至不貲，其間所損，尤屬甚鉅。總之，部臣所議，實經常之道，楚北所請，乃權變之宜。湖北但有一綫生機，足以稍資支放，何敢爲是再三之瀆？無如軍餉積欠太多，大營飢潰堪虞，實有朝不保夕之勢。時局岌岌，非敢故爲危詞。且刻下京中經費浩繁，現準部文催餉甚急，臣已將征餉暫停，儘力先籌京餉，然軍士嗷嗷，實深焦灼。臣籌措無術，負罪已深，唯有籲懇皇上，逾格恩施，俯念危疆，特降諭旨，準照原請章程，凡捐實職虛銜貢監者，照例減四成，升銜加級各項減四成，遞減二成；捐米一石作銀五兩，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捐銀二兩五錢，庶得補收捐項，接濟軍食，以期拯救於萬一，其專歸銅局各條，並補交四成實銅者，仍不準收，以裕京餉。所有部議折成收捐章程，實難遵照辦理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官文具摺馳奏。

卷四十八

請優卹楊嘉運等片（咸豐六年十月初八日）

再，湖北省歷年勦賊陣亡殉難各官紳，因武漢屢次失守，案卷被焚，未經隨時查辦，臣屢飭藩司設立節義局，轉飭各地方官紳確查，隨時詳辦去後，茲據布政使馬秀儒詳稱：「知府銜即用同知直隸州前任隨州知州



楊嘉運，於咸豐四年三月，因德安府城失守，逆匪竄入州境，該員率在籍候選縣丞王青綬等，督帶練勇，於四月二十六、七、八等日，節次在馬坪港、環潭、安居等處，殺賊數百名，該員乘勝追至九里崗，手刃黃衣長髮賊目數名，嗣被賊匪從後抄截，該員箭傷落馬，經王青綬等上前救護，遇大股賊至，衆寡不敵，隨與縣丞王青綬、隨州生員馬漢祥，並該員家丁桂才、勇目沈珍、舒高發等，同時陣亡。除勇目沈珍等人數衆多，查明另案彙詳外，該員楊嘉運帶勇殺賊，並手刃賊目多名，因衆寡不敵，力竭捐軀，原驗身首異處，深堪憫惻，又賞加升銜。前任武昌府同知姜國祺，委辦軍需總局，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督帶兵勇，執劍巷戰，在橫街頭手刃數賊，力竭難支，與家丁艾四、李春同時被害。又前任大冶縣知縣汪榮基，留省委造礮臺，巡查望山武勝各門街道，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垣復陷，該員督勇巷戰，與幕友馮助之家丁柴升同時被害。又同知銜前任武昌縣知縣何開泰，留省派守漢陽門，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當逆匪攻城之際，該員執械立斃賊目二名，嗣因城陷，與家丁姚福葉和同時被害。又運同銜候選直隸州前任麻城縣知縣姚國振，於咸豐四年二月，札調帶勇，援應漢陽，並委候補按察司司獄李克慎，協同勦賊，節次在宋埠、三店、柳子港等處，打仗獲勝，斃賊多名，嗣因迎風力戰，與李克慎衝入賊陣，被衆賊刀械交加，同時殉難。又前署麻城縣事本任雲夢縣知縣韓寶昌，於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因逆匪竄擾縣屬之宋埠，該員督帶練勇，迎敵獲勝，追至龍困橋地方，是晚被賊圍住，與家丁曹貴、曹啓運、差役羅愷等同時陣亡。除羅愷等人數衆多，查明另行彙詳外，該員韓寶昌與家丁曹貴、曹啓運，被害甚慘。又前任黃陂縣推升廣東瓊州府同知呂錫麟，前因案撤任來省，委守文昌門，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遇賊戕害。又揀發同知陳錫熙，因委守漢陽門，盤查奸細，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罵賊不屈，與家丁徐貴同時被害。又試用知縣單維楷，奉委看守賓陽門梁口，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復委赴湖南催餉，甫抵武勝門，遇賊交戰，斃匪多名，因力竭不支，被賊戕害，體無完膚，與家丁王升、安太同時殉難。又丁憂尙未回籍，試用從



九品王以南，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因擊沈賊船數隻，被東門衆賊圍住遇害。並據該藩司詳明前司以該員屢著戰功，保升府經歷縣丞先給六品頂翎，曾否詳奏？無案可稽，應請敕部查明議卹。又前任鄖縣典史補用府經歷縣丞馮春輝，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帶勇堵剿，身受多傷，與次子童生馮維柏同時殉難。又署江夏縣縣丞借補鶴峰州州判本班布政司經歷余裕祖，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與子同時在城內年旺街被害，其子何名，有無官職子嗣？因無家屬具報，無憑查考，應請敕部咨查。該員祖籍順天宛平縣，寄籍安徽休甯縣，轉飭查明議卹。又前署武昌府教授枝江縣候選訓導張一芝，於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省城復陷，該員在明倫堂馬賊被戕，又前署京山縣縣丞試用縣丞姚拱辰，於咸豐四年閏五月十五日，在縣屬孫家橋地方，帶勇防堵，遇賊接仗，與家丁鄧明同時陣亡。又京山縣籍從九品李宏春，監生李先春，因賊匪上竄，弟兄捐貲同辦團練，殺賊甚多。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帶勇出隊，在朱家嶺地方，乘勝窮追，猝遇伏賊，致李宏春、李先春同時陣亡。又前代理荊門州吏目事試用從九品李樹聲，於咸豐四年四月初六日，帶勇防護州城，遇賊戕害。又前任蘄州州判魏作霖，因賊匪犯境，該員帶勇，於咸豐四年十月十四日，在州屬野堂嘴地方，打仗陣亡。又前任黃梅縣教諭漢陽縣舉人揀發知縣宋贊元，在任督辦團練，幫同收復縣城，獲糧濟餉，斃匪多名。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因遇大股賊匪，兵勇潰散，該員力戰受傷，與家丁姜宏烈同時被害。又前署武昌府同知升用同知劉士哲，前任廣西湖南屢著戰功，到任後，正值逆匪上竄，咸豐五年正月初八日，漢陽失守，該員捐貲募勇，督帶渡江，連平賊壘數座，殺賊甚多。嗣因追賊遇害，體無完膚，隨從數十人，同時陣亡。除隨從人查明另行彙詳外，該員劉士哲被害甚慘，又前任武昌府訓導邱兆鏞，於咸豐五年正月初四日，委赴漢鎮募勇，甫至江邊，即遇賊匪，該員馬賊被害。又揀發從九品姚福山，前在臣營派委監印，咸豐五年八月初八日，在漢陽麥山潰散出營，嗣尋獲關防後，查明該員實係被賊戕害。又前調臣營當差之恩施縣典史升用府經歷縣丞吳



世鼎亦經查明，實於咸豐五年八月初八日，麥山潰散，遇賊戕害。各等情，詳請核奏前來。臣查知府銜即用同知直隸州前隨州知州楊嘉運，候選縣丞王青綬，隨州生員馬漢祥，賞加升銜，前任武昌府同知姜國祺，前任大冶縣知縣汪榮基，同知銜前任武昌縣知縣何開泰，運同銜候選直隸州前任麻城縣知縣姚國振，候補按察司司獄李克慎，前署麻城縣事，本任雲夢縣知縣韓寶昌，前任黃陂縣推升廣東瓊州府同知撤任知縣呂錫麟，揀發同知陳錫熙，試用知縣單維楷，丁憂試用從九品王以南，前任鄭縣典史補用府經歷縣丞馮春輝，並其次子童生馮維柏，調署江夏縣縣丞，借補鶴峰州州判，本班布政司經歷余裕祖，前署武昌府教授枝江縣候選訓導張一芝，前署京山縣縣丞，試用縣丞姚拱辰，京山縣從九品李宏春，監生李先春，前代理荆門州吏目，事試用從九品李樹聲，前任蘄州州判魏作霖，前任黃梅縣教諭漢陽縣舉人揀選知縣宋贊元，前署武昌府同知，升用同知劉士哲，前任武昌府訓導邱兆鏞，揀發從九品姚福山，恩施縣典史升用府經歷縣丞吳世鼎等，或捐軀殉難，或力戰陣亡，或因帶勇拒敵而傷身，或爲團練殺賊而殞命，甚至幕友家丁，奮不顧身，同被戕害，均屬忠烈可嘉。可否仰懇聖恩，俯准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王以南一員，有無保升案據，余裕祖之子何名，有無官職子嗣，現無該故員家屬在楚，無憑查考，應請由部咨查原籍聲覆核辦。至殉難之幕友馮助之，家丁桂才、艾四、李春、柴升、姚福、葉和、曹貴、曹啓運、徐貴、王升、安太、鄧明、姜宏烈等，可否在各該故員名下，一併附入，出自皇上逾格鴻慈，除將陣亡勇目姓名，飭司造冊咨部議卹，並查明尚有殉難未報官紳，隨時分別辦理外，僅附片具奏。殊批：「楊嘉運等均著從優議卹，餘照所議辦理。欽此。」（十月二十二日奉）

籲請恩卹殉難文武員弁疏（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竊臣前因湖北省，自咸豐二年以來，節次勦賊，陣亡殉難各官紳，因武漢屢經失守，案卷無存，未能隨時查



辦，因恐忠義之蹟，歷久湮沒，無以勸臣節，而正人心。飭令藩司設立節義局，並飭各地方官紳，確查隨時詳辦。嗣據藩司馬秀儒將查明之前任隨州知州楊嘉運等，彙案詳報，經臣於上年十月初八日，奏請恩卹在案。茲據各屬陸續查明陣亡殉難文武各官，並殉難眷屬家丁，共計一百一十六名口，由藩司彙詳請奏前來。臣查該文武各官等，奮不顧身，見危授命，但知各盡其分，非求身後之榮；惟疊奉恩旨，飭查請卹，仰見聖慈優渥，風勵羣倫。正於表章忠孝之中，隱示維持名教之道，使正氣獲伸於天壤，則大義益炳如日星。謹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仰懇聖恩，從優賜卹，以勵大節，而慰忠魂。此外尚有未經查明各官紳，除飭催趕緊續查詳辦，不得稍有遺漏，另行奏懇恩卹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湖北省城迭陷，文卷俱失，此內有無經前督撫臣奏請賜卹之處，應由部查卷核議，並請敕部將已奏各案抄單行知，俾此後查辦，不致重複，合併陳明，謹奏。

### 卷四十九

#### 陳惟和闔家殉難請賜優卹疏（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咸豐五年六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都察院奏：『湖北紳士陳維本等，遣抱呈家人陳升以闔家殉難，未邀議卹。』等詞，赴該衙門呈訴，據稱：『該員胞弟前江蘇按察司司獄陳惟和，於咸豐二年因差回至武昌，適值逆匪圍城，陳惟和並其母朱氏，於城陷時，率領男婦親戚等二十五人同時自焚。』情節甚為慘烈，著官文、胡林翼按照所呈姓氏人數，詳細查明，據實具奏，欽此。」在案。查浙江山陰縣命婦陳朱氏，先年隨夫陳志伸游幕來楚，寄籍江夏縣住文昌門城內，三子陳惟和，係江蘇按察司司獄，於咸豐二年十一月因差回楚，適粵匪圍城，督勇守禦，十二月初四日城陷，陳惟和率衆巷戰，身受重傷，次日逆匪入室搜掠，砍傷僕人吳福、周發，脅令闔



家入會，陳朱氏、陳維和母子罵賊不屈，卽率眷屬陳常氏、陳楊氏、陳葉氏、陳范氏、陳江氏、陳楊氏、陳馮氏、陳詩周、陳詩義、陳四姑、陳巧姑、陳滿姑、陳遺姑、陳歡姑，並戚眷苗朱氏、徐常氏、徐王氏，僕人吳福、周發、婢女翠雲、吉慶、桂花、桃花共二十五名口，閉門自焚，同時殉難。陳惟本長子陳詩興，投井水淺未死，乘隙逃避，嗣省城克復，陳詩興入城，收其殘骨，稟經委驗詳報，飭殮。此時陳朱氏長子陳惟本，直隸候補通判在署邯鄲縣任內，據由楚逃出家，丁報知前情，陳惟本詳報丁憂卸事，一面稟經直隸藩司，並報後任邯鄲縣咨移過楚，因省城復陷，案卷被焚，未及查詳奏辦。陳惟本等赴都察院呈請代奏，欽奉諭旨查辦。茲據監生陳惟炳邀同江夏縣原籍族鄰加結呈報，復經布政使馬秀儒署武昌府知府嚴澍森查報屬實，詳請援照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全家殉難成案，懇請加等賜卹，建立專祠，並聲明陳朱氏因子陳惟和、江蘇按察司司獄任內，覃恩給予封典等情前來。臣查前任江蘇按察司司獄陳惟和，於咸豐二年因公同楚，適值粵匪圍城，該員督勇守禦，十二月初四日城陷，該員巷戰受傷，隨母陳朱氏罵賊不屈，並率領男婦親戚僕婢共二十五名口，一並自焚殉難，一門忠義，大節凜然，核與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全家殉難成案相符，合無仰懇天恩，俯準敕部查照成案，從優議卹，以慰忠魂。除將賚到冊結咨送各部，暨咨都察院衙門查照，並飭查此外殉難官紳，隨時奏懇恩卹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上諭：「胡林翼奏：『查明職官闔家殉難，懇請優卹。』一摺，江蘇按察司司獄陳惟和於咸豐二年因公同至原籍武昌府，適值粵匪圍撲省城，該員督勇守禦，城陷後巷戰受傷，隨母陳朱氏罵賊不屈，並率領男婦親戚僕婢二十五名口，一併自焚殉難，一門忠義，甚屬可嘉，應如何從優議卹之處，著該部查例具奏。欽此。」（三月初五日奉）

### 三次續請分別旌卹殉難紳民疏（三月二十七日）



竊臣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湖北省節年陣亡殉難官紳人等，因武漢屢次失守，案卷被焚，未能查辦。諄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將查明文武員弁，奏請恩卹等在案。茲續據各屬查明陣亡殉難紳民婦女，由藩司馬秀儒彙造清冊，詳請具奏前來。臣查清冊內開：咸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漢陽城陷，漢陽縣民人王巨卿，隨前漢陽府董振鐸守城堵禦，不敵被害；又漢陽縣學佾生程元體，隨母程汪氏，率眷屬程惇乾等，共八名口，闔門同時投水殉難；又漢陽縣糧書王正佑，並弟王正禧，管放勇糧，漢陽府兵書朱家裕子朱功福，刑書易尙賢子易法煥，雇工劉華蔭，列書萬光漢子萬宗賢，萬宗員，均隨前漢陽府董振鐸守城被害；又寄居漢陽城內之順天宛平縣人，原任漢陽縣蔡甸巡檢徐中正之妻任氏，母任李氏，率子女徐祖麟等，共六名口，當夜闔門自焚；又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省城失陷，江夏縣舉人曾繼成，帶勇在保安門城上被戕，伊子廩生曾廣譽，孫曾昭昫，同日投湖殉難；又江夏縣舉人羅肇文，同弟羅光益，帶勇在望山門城上，同時陣亡，家屬羅陳氏等七名口，同日自縊；又江夏縣附生王人寶，在省局總辦團防，被戕身死；又江夏縣廩生葛晉芳，帶勇在文昌門城上堵禦被戕；又江夏縣增生毛家桐，在團局辦公，服毒身死，家屬毛吳氏等，共四名口，同日投水殉難；又江夏縣生員路廷珍，帶勇守禦，城陷，同家屬路歐陽氏等，共三名口，自縊殉難；又江夏縣生員嚴宗淳，隨繼母嚴楊氏，率家屬嚴周氏等，共十三名口，闔門投井殉難；又江



夏縣文章崔學宗，帶勇在望山門城上陣亡；又江夏縣文章朱以垕，帶勇在武勝門被戕身死；又江夏縣幕友劉崧，帶勇在平湖門城上防堵，被戕身死，其女蕙娟戚婦湯鄧氏同日自縊；又江夏縣人武昌府書吏劉有道自縊，家屬劉張氏等一門八口，同日服毒殉難；又江夏縣人藩司書吏毛鳳翔，率家屬毛朱氏等共八名口，闔門自縊；又江夏縣民人張東來，同眷屬僕婦張世熙等共九名口，闔門被戕身死，又寄寓省城之大冶縣民人袁家賓，率家屬袁余氏等共五名口，闔門服毒殉難；又寄居省城之漢陽縣人藩司書吏潘壽平，隨前藩司梁星源辦理糧臺事務被害，家屬潘易氏等計五名口，同時殉難；又江夏縣民人朱博海，並子朱衍棠，遇賊被害，家屬朱何氏等一門八口，同日縊溺殞命；又江夏縣廩生曾翼之妻宋氏，率家屬曾卿雲等一門八口，同時自縊；又江夏縣民人李明揚之妻楊氏，率家屬李誠大等一門八口，同時投水殉難；又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江夏縣民人熊良相之妻譚氏，率家屬熊正煥等一門八口，在省城內同時自縊；又是月初九日，江夏縣城內民人殷世俊，率家屬殷易氏等一門十口，自縊殉難；又四年四月十九日，賊犯黃陂縣屬東寺畝，縣民陳殿琪，因父陳啓輝帶勇迎勦被圍，往救遇害，其伯祖母陳李氏被賊燒死，雇工殷開陽自縊殉難；又四年八月十一日，江夏縣耆民吳作祚率衆殺賊，在縣屬井東村地方被戕身死；又五年二月十七日，省城復陷，江夏縣人武昌府兵書楊民哲，隨前武昌府多山在北門城上防守，被戕身死，其堂兄楊文宣，堂姪楊永慶、楊永康，同日在署被戕身死；又五年七月十八日，漢陽縣民人郭正章在漢鎮橋口地方，劉志友在漢鎮萬壽宮地方，康萬一在漢鎮大水巷地方，各因團練殺賊，被戕身死；又漢陽縣民人蔣萃峰在漢口地方，因賊復團練之仇，與眷屬蔣王氏等一家五口，同日被戕身死；又漢陽縣人漢陽府陰陽學王鑑堂，遇賊追索禮部劄付鈐記，同眷屬王李氏等一家六口，同時投河殉難；又是日賊燒漢鎮，漢陽縣職員蕭通治之妻路氏，率家屬蕭光義等一門八口，同時投河殉難；又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江夏縣團勇楊天賜、楊天祿、楊天壽、楊天喜、楊中秋兄弟五人，在縣屬石嶺陣亡，家屬楊李氏等三口，同日投水殉難。以



上共紳民男婦一百八十二名口，或戰禦捐軀，骨肉相從殉節；或闔門罹難，衆心同慕成仁；洵屬忠烈可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分別從優議卹旌表，其餘冊開例應議卹之陣亡勇丁紳婦陳世儒、季先楷、張有亮、周思維、張兆文、王宏茂、楊元昌、梅大、吳爲才、石明興、石明發、胡德祖、黃荆頭、關少太、馬玉名、陳先茂、劉敦化、龔小壽、王大、蕭宏、蕭正高、陳貴元、劉永啓、蕭鄒氏、馮楊氏、劉張氏、馮蕭氏、余興盛、唐順章、余正佑、胡丹亭、胡香廷、胡祖榮、胡金海、胡國勝、朱尙望、朱大忠、閔孝、鄭東華、鄭祥華、鄭占華、趙萬盛、趙成華、趙成禮、趙成綱、趙成傑、趙成宗、趙成國、胡雲亭、胡碧照、涂福康、涂華明、涂華清、官紹鼎、官丁姪、官宗洛、鄭從盛、閔登洛、閔高從、趙成信、趙成永、趙成榜、趙二元、趙懷祥、徐純永、鄭光伊、鄭銀玉、宋兆烈、宋銀玉、宋章玉、駱華國、駱立起、程福建共七十三名口，因公遇害之民人范明、榮康、高奎、余文章、朱正芳、雷福榮、雷福春、張正倫、蕭正華、余國珍、余國璜、李凝云、張立祥、陽崇太、李升共十四名，又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江夏縣舉人盛際斯等，共紳民婦女一千六百九十七名口，雖授命之情不一，而取義之心皆同，均堪憫惻！合將彙造清冊，隨摺送部，相應一併請旨，敕部查照冊開姓名事實，分別照例議卹旌表，以勵大節，而慰忠魂。此外尙有未經查辦員弁士庶，並已辦各案，有無遺漏，除飭催趕緊續查詳辦，另行奏懇恩卹外，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再，湖北省城迭陷，文卷俱失，此內有無前督撫臣已經奏請賜卹之處，仍請敕部查明，並抄已奏各案行知，俾免此後查辦重複，合併陳明，謹奏。

硃批：均照所請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四月十二日奉）

卷五十

四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尤烈之官紳士庶疏（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竊查湖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三次奏明在案。茲續據節義總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七百九十七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核奏前來。臣查陳錦等二百八十五名口，或親臨戰陣，而慷慨捐軀；或力守危城，而效死勿去；從容就義，大節無虧。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天恩，敕部分別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詹尙太等四十二名，因公遇害之書差民人李光斗等十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汪傳懿等四百六十名口，舍生取義，異地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維風化。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案，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外，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 五次續請旌卹節年殉難官紳士庶疏（七月二十一日）

竊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四次奏明在案。茲續據節義總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三千五百三十六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惠瑗等四百七十四名口，或臨陣捐軀，或見危授命，率合門而就義，洵大節之無虧。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分別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馬占鼈等七百三十二名口，因公遇害之王平福等五十六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胡壽堂等二千二百七十四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敕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請卹陣亡袁得勝等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再湖北馬步各營節次陣亡員弁有隨時奏懇恩卹者，亦有續行查辦者；茲營六品軍功哨官袁得勝，於咸豐七年正月初五日攻打小池口賊壘陣亡，馬隊黑龍江鑲藍旗披甲獎賞藍翎布庫吉爾噶勒，五月十六日在大河鋪打仗陣亡，正藍旗獎賞藍翎披甲德凌，五月二十七日在蘄州鴨公嘴胡家涼亭打仗陣亡，吉林鑲黃旗披甲獎賞藍翎常林，七月十一日在孫家嘴打仗陣亡，吉林正藍旗披甲獎賞藍翎慶福，七月十六日在上巴河打仗陣亡，吉林正藍旗甲兵獎賞藍翎恩特恆額，黑龍江鑲紅旗甲兵獎賞藍翎吉里喜，七月初一二等日在黃梅十里鋪打仗陣亡，已故總兵王國才營內六品軍功哨官程光大，五月二十八日在黃梅縣打仗陣亡，寶營湖南新化縣候選從九品鄒世範，訓營藍翎外委唐敏道，外委胡宏來，湖南耒陽縣候選訓導姚緣全均於閏五月十九日在蘄州分路街獅子口打仗陣亡，守備李菊生把總曹華山均於閏五月二十七日在蘄州胡家壩打仗陣亡，忠營湖北江夏縣生員桂敦臨，閏五月二十七日在蘄州胡家壩打仗陣亡，水師正右營藍翎守備銜儘先千總王迎發，六月初一日攻打湖口陣亡，智營藍翎把總姚家禮，把總李得太，藍翎外委談運華，外委曾時榮，周福先均於七月十一日在黃岡縣鳳皇山打仗陣亡，左仁營藍翎把總何鍾清，七月十八日在黃岡縣大樹林打仗陣亡，又恭營藍翎把總李克怡，藍翎外委吳升餘，於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堵勦武昌省城竄賊中，礮陣亡，外委周後賢，於七年閏五月初二日在鴨公嘴打仗陣亡，據各營官先後查報前來，臣等查該員弁等或攻壘被害，或臨敵捐軀，均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敕部將布庫吉爾噶勒、德凌、常林、慶福、恩特、恆額、吉里喜、均照驍騎校例議卹，守備李菊生、守備銜儘先千總王迎發、把總姚家禮、李得太、何鍾清、曹華山、李克怡、外委唐敏道、胡宏來、談運華、曾時榮、周福元、吳升餘、周後賢、候選訓導姚緣全，候選從九品鄒世範，各照原銜原職從優



議卹；生員桂登臨，照從九品例議卹；六品軍功袁得勝、程光大，均照外委例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奏。

### 六次續請旌卹陣亡殉難之官紳士庶疏（十月初六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隕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五次奏請恩卹在案。茲續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六千六百三十八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核奏前來。臣查胡起太等二百六名口，奮志疆場，捐軀臨陣，或闔門就義，或率屬成仁，忠勇可嘉，情堪憫惻，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劉瑞等五千二百六十八名口，因公遇害之張先標等五十八名口，隨營病故之謝誼等九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陳修榮等一千九十七名口，見危授命，異地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 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十月二十七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六次奏請恩卹在案。茲續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三千六百十六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楊國清等一百八名口，或撻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熊宗喜等二千四十八名口，因公遇害之何興隆等四十九名口，軍營病故之衲欽阿等二十九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肅致中等一千三百八十二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八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年六月十二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



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先後七次奏請恩卹在案。茲續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八千五十一名口。」由藩司馬秀儒詳請覈奏前來。臣查康斌全等三百四十五名口，或身先戰陣，力竭捐軀，或勢處艱難，見危授命，率闔門而就義，洵忠節之堪嘉，且覈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劉先丙等四千四百一十六名口，因公遇害之葉俊卿等一百一十四名口，軍營病故之張心科等二百二十六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彭天瑞等二千九百五十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敕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 九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督發）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



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前撫臣先後八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五千五百名口。」由藩司羅遵殿詳請核奏前來。臣查吳廷柏等三百七十五名口，或攫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王廷邦等三千七百三十一名口，因公遇害之熊丁耆等一百三名口，軍營病故之李昂等九十二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詹大有等一千一百九十九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伏乞皇上聖鑒。再湖廣總督係臣本任，毋庸會銜，合併陳明，謹奏。

十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九年二月十一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



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九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四千九百二十三名口。」由藩司羅遵殿詳請核奏前來。臣查候補知縣俞恩澤等五百八十二名，或櫻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陳想等共二千八百九十四名口，因公遇害之楊景和等共三十七名口，軍營病故之楊正鳳等共三十八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陳詩興等共一千三百七十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 十一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并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欽遵。一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次，奏請恩卹在案。茲續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一千一百四十九名口。」由藩司羅遵殿詳請覈奏



前來。臣查彭得昌等一百五十五名口，或身先戰陣，力竭捐軀；或勢處艱難，見危授命，率闔門而就義，洵忠節之堪嘉！且覈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唐金彪等六百六十二名口，因公遇害之馬凌漢等一十名，軍營病故之秦登榮等三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陶光彩等三百一十九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查報，另行奏懇恩施，謹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十二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月二十四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準兵部咨：「嗣後凡陣亡殉難文武職官生監兵勇人等，分別優卹議卹，鄉勇隨同官兵殺賊立功陣亡傷故，及因公遇害，照步兵例分別議卹，若並非官派打仗，均毋庸予卹，準入祀該處昭忠祠，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準其奏請議卹，其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奉旨依議，欽此。」知照前來。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



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一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八百一十三名口。」由藩司莊受祺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方尊義等二百八名口，或擗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恭呈御覽。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兵勇紳民吳六等四百三十六名口，因公遇害之彭元善等九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熊本仁等一百六十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 卷五十一

#### 十三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兒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靈。」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



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賀壽慈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以不屈遇害，情殊可憫。節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議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覈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各在案。臣查湖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二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五百八十一名口。」由藩司莊受祺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湖北鄭陽鎮標右營外委藍翎卽補千總劉珠等共一百八十四名口，或擄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鄒敬愷等九十八名，因公遇害之楊開軒等二名，軍營病故之托克托善等二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王國雍等二百九十五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附請優卹參將黃澤遠在營病故片（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再，管帶湘新後營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黃澤遠，湖南湘鄉縣人，於咸豐九年七月十八日，在安徽東流縣營次病故。查該將先從羅澤南帶勇勦賊，最爲出力，復從李續賓轉戰數年，屢著功績，身受多傷，八年隨同克復九江，奮勇先驅，因被礮火燒傷，肢體焦爛，猶復力戰不退，將城池登時克復，似此樸忠勇敢，實爲戰將中不可多



得之員。茲因觸暑遠征，舊病復發，在營身故，深為可惜！可否仰懇天恩俯準？飭部將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黃澤遠，照立功後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出自逾格鴻施，謹附片具奏。

上諭：「官文等奏：『武職大員，屢著戰功，在營病故，懇請優卹。』等語；副將銜儘先補用參將黃澤遠，先隨同羅澤南帶勇勦賊，復從李續賓轉戰數年，屢著戰功，上年攻勦九江，身受重傷，猶復力戰不退，即將城池克復，洵為將領中不可多得之員。茲在安徽東流行營病故，殊堪憫惜！黃澤遠著照立功後軍營病故例，從優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 附請優卹守備唐應國等片（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再據多隆阿呈報：「精選營哨官儘先補用守備唐應國，六品軍功儘先外委謝日勝，均於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進攻安徽石牌偽城，奮勇先登，被礮傷，登時陣亡。」又據署理湘新後營儘先游擊周萬倬呈報：「都司銜守備黃萬勝，守備銜千總周上榮，藍翎把總彭景春、劉福超，藍翎外委潘錫珍、鄧長軒、譚春林，外委田桂蘭、王華軒九名，均於九月初一日，在安徽東流縣長安鋪地方打仗陣亡。」各等情前來。臣等查該員弁等隨征數載，屢立戰功，此次奮勇勦賊，臨陣捐軀，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準，飭部將唐應國、黃萬勝照都司例，周上榮照守備例，彭景春、劉福超照千總例，謝日勝、潘錫珍、鄧長軒、譚春林、田桂蘭、王華軒照把總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出自鴻施。除將該員弁等出身事蹟清冊送部外，謹合詞附奏。

### 十四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



王澤夏雲階，或被戕隕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賀壽慈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以不屈遇害，情殊可憫。節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請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核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三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九百三十四名口。」由藩司莊受祺詳情請核奏前來。臣查署河南南陽鎮標陳州營都司撫標右營守備嵩山等，共一百九十二名，或撻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吳琦等，共六百五十一名，因公遇害之王之新等，共九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程蘭等，共八十二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



造送部冊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 十五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月二十五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賀壽慈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以不屈遇害，情殊可憫。節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議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核，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四次奏請，懇卹在案。茲據



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五千八百三名口。」由藩司嚴樹森詳請核奏前來。臣查湖北提標中營千總章殿安等共八十六名口，或擄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李續綺等共五千五百九十名口，因公遇害之唐光美等共十一名口，軍營病故之陳天德一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徐道德等共一百一十五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王文恭摺具奏。

附續查請卹三河桐城陣亡員弁疏（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竊查咸豐八年，隨征皖省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於三河鎮陣亡，業將同時陣亡之文武員弁，開單奏卹聲明。此外陣亡員弁尚多，查明續請在案。茲據升授安徽按察使李續宜續經查明，隨征三河陣亡員弁勇丁等，血戰有年，功績迭著，死事最烈，因勦辦事繁，三河、桐城案卷勇冊全失，核辦稍遲。現將陣亡人員分別造冊詳奏前來，臣等查楚師轉戰數省，李續賓戰功為最偉，而前次三河之役，亦以李續賓各營陣亡人數為最多，且克復太湖、潛山、桐城、舒城，該員弁皆冒鋒刃，血戰立功，未及獎敘於生前，應荷恩施於身後。所有到營未久，或非日夜苦戰守營者，均請照本職官銜議卹，以示區別。謹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天恩，敕部分別從優議卹，並請附祀李續賓專祠，併入湘鄉縣昭忠祠，以慰忠魂。其陣亡之千總把總外委名數較多，現於清單內開列總數，以免繁冗，仍按名造冊咨送軍機處兵部查核，除將陣亡勇丁分造總冊咨部議卹外，謹合詞恭摺具奏。

十六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侮禦遭害，甚至全家遭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賀壽慈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不屈遇害，情殊可憫，節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議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核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五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二千四十二名口。」由藩司唐訓方詳請核奏前來。臣查署四川懋功協營左哨頭司外委藍翎馬兵陳天志等，共一百一十九名口，或撻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楊得勝等，共六百二十名口，因公遇



害之翁成等共十名口，軍營病故之楊占魁等共三名口，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劉五福等共一千二百九十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議旌，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 十七次續請旌卹節年陣亡殉難官紳士庶疏（八月十三日）

竊查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向榮奏：『查明安徽省城殉難官員，開單請卹。』」等語；在籍從九品王澤、夏雲階，或被戕殞命，或全家殉難，同罹慘烈，深堪憫惻，均著照現在官階，加等議卹，並著於該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又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甚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勿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應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等因。欽此。」又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接準兵部咨核酌請行令各督撫：「嗣後查出殉難尤烈民人，實係打仗殺賊陣亡者，雖非隨同官兵，究屬同仇敵愾，勇烈尤著，自應準其奏請議卹，其餘罵賊被戕，不屈自盡，並非打仗陣亡者，令該督撫另繕一單請旌，不得混同請卹，以示區別。」等因。咸豐九年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又咸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十諭：「御史賀壽茲奏：『請飭查湖北殉難紳民彙案請卹。』」等語。湖北武昌、漢陽等各州縣，前被賊匪竄擾，該紳民等，或辦團練殺賊捐軀，或以不屈遇害，情殊可憫，飾經該督撫查明，奏請給予卹典，並咨部議卹者，已不下數千人。茲據該御史奏稱：『漏未舉報者，尚不乏人。』恐其日久湮沒，不足以昭激勸，著官文、胡林翼通飭各州縣，遴派公正紳耆，詳細訪查，予限半年呈報，由該督撫覆核彙奏請卹，以彰忠義。欽此。欽遵。」各在案。臣查楚北節年陣亡殉



難官紳士庶婦女人等，前飭藩司督同武昌府設立節義局，行令各屬查報，經臣等先後十六次奏請恩卹在案。茲據節義局查報：「各屬陣亡殉難文武員弁紳民婦女共三百九十一名口。」由藩司唐訓方詳請核奏前來。臣查五品藍翎遇缺卽補把總李良德等一百二名，或櫻鋒刃而力竭捐軀，或率闔門而見危授命，實屬大義昭著，節烈堪嘉！且核與歷奉諭旨準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之例相符，相應繕具事實清單，仰懇聖恩，飭部從優議卹，並分別旌表其餘例應議卹之陣亡傷故兵勇紳民施映亮等共二百七十二名，因公遇害之黃大順一名，例應旌表之遇賊死節紳民婦女金宗禮等共十六名口，舍生取義，先後同情，除飭藩司造冊送部外，並懇飭部照例分別議卹，旌表以慰忠魂，而勵臣節。此外尚有未經查辦各起，容俟續催，趕緊查報，另行奏懇恩施，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恭摺具奏。

## 胡林翼奏議終



據民國十年上海商務印  
書館影印金陵原刊本影印

# 李文忠公奏稿

一

〔清〕

李鴻章 撰  
吳汝綸 編



# 李文忠公奏稿

## 卷一

汝倫署



陵	館	商	氏	春	民
原	景	務	交	合	國
刊	印	印	上	肥	幸
本	金	書	海	李	酉

### 李文忠公奏稿

#### 卷之一目錄

- 初到上海覆陳防勦事宜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 查明克復青浦情形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 奏保郭嵩燾片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 洋將克復甯波片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 西兵會勦南橋法國提督陣亡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 奏報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 攻克南橋柘林奉賢各城並踏平杭頭新場賊營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 招撫南匯城賊並克復川沙廳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
- 西兵退出嘉定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
- 奏調馮桂芬等片 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
- 松郡解圍摺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 權衡滬鎮緩急片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 代徵長江洋稅急難籌解摺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 進勦浦東獲勝摺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 上海西兵情形片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 上海一口豆石請仍歸華商裝運片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 克復金山衛摺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 察看泖澱各湖水路情形片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 奏調劉秉璋片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 進攻青浦並扼守金山衛摺 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 覆奏通靖等處江港請飭嚴防摺 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釐定鎮江水陸餉章片 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江海關洋稅第六結並免單稅無從撥還摺 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查明江海關代徵長江稅內並無洋貨進口稅片 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克復青浦縣城摺 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

奏稿一目錄

李文忠公奏稿卷一

全集一之一

初到上海覆陳防剿事宜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桐城吳汝綸編錄

奏為欽奉盛次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准通商大臣薛煥咨開承准議

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松澗兵勇眾多

而紀律不明於剿匪未能得力即著將各兵勇詳加簡閱汰去老

弱挑選精銳選派得力將弁管帶以資防剿李鴻章務當體察洋

人之性設法籠絡上海洋鎗隊頗資得力外國人時常誇耀其力

該署撫不妨多為教演以鼓舞洋人至華爾等名利兼圖亦當遇

事半龍毋惜小費鎮江一城為大江南北關鍵地屬緊要前據曾

國藩奏稱該處係進兵形勝之區擬令該署撫帶兵前往駐紮為

規復各城之計現在揚防萬分喫緊都與阿之軍不敷分布如該

署撫能紮鎮城則大江南北均資聯絡該署撫既膺寄蘇省之

地均所管轄如將上海事宜布置稍定可以分身赴鎮其赴滬各

營應留上海若干之處均著酌量辦理再據毛鴻賓奏臬司陳士

杰請在籍養親已明降諭旨准其開缺江蘇按察使以劉鄂署

理矣劉鄂督深得民心疊經中外保奏並著曾國藩李鴻章察看

如該員於軍務可期得力則李鴻章往鎮江後所有上海軍務即

可責成該員接辦該員不能竭駁楚軍即著該署撫月簡得力

之員管帶並將上海附近失陷各城會同洋人相機進兵節節攻

復以顧餉源並為將來夾攻之計等因欽此又承准議政王軍機



大臣字寄三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昨據何國藩奏李鴻章到滬布置粗定仍親赴鎮江察看情形分兵防守所統水師即由梁山賊營衝過以達於鎮已諭令都興阿分飭各路將弁嚴密駐守一俟李鴻章回鎮後即飭各軍會同勦洗李鴻章身膺副將大江南北均歸統轄務當與都興阿和衷其濟以期水陸夾攻將竄踞揚屬逆氛剋期掃蕩方為不負委任等因欽此又四月十三日准薛煥咨開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據吳棠奏髮逆竄撲揚城都興阿兵勇未滿兩萬賊眾兵單情形萬緊現在逆匪蔓延至揚城北路司徒廟等處請飭水陸兵分道接應等語李鴻章所部兵勇前據何國藩奏稱分三起下駛業經諭令該署撫將上海事宜布置稍定帶兵駐紮鎮江俾都興

阿得資聯絡現在揚防喫緊恐難曠日待援著李鴻章即令後起赴防兵勇於行抵瓜儀時先其所急會合都興阿之軍迅將撲揚逆匪奮力勦擊毋誤事機儘李鴻章能先赴鎮江一帶相機應援尤屬妥善等因欽此仰蒙

聖訓周詳力籌兼顧伏讀之下感悚莫名臣於三月初八日帶陸勇二千人搭輪舟由皖啟行初十日抵滬續到兵勇至四月初四日止其計五千五百人俱紮營上海城南現向有楚勇兩營未至總兵黃翼升所帶淮揚水師四千餘人協勦東西梁山一帶尚無下駛準期屢接督臣何國藩來函以兵勇訓練未熟人數未齊目下斷不宜出仗臣親駐營督率操演未敢少懈近來洋人助勦連復嘉定青浦二城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榮次與臣會商諄催派兵會勦浦東之川沙南匯奉賢金山等廳縣急不可待臣之兵力

何足以云會勦惟外國兵將為我出力豈可重拂其意臣於十五日接受撫篆即派所部四千人進紮南匯縣之周浦鎮由北路相機攻勦英法各兵自松江進金山衛由南路相機攻勦兩路分進相距百數十里既可掣賊匪之勢亦不至絕洋人之歡如浦東廳縣乘勢肅清當屯重兵於金山衛以堵浙江全省踞賊東竄之路此臣謹遵

諭旨體察洋人之性設法籠絡之微意也松滬水陸各軍人數雖眾紀律不明久邀

聖明洞鑒若遂加挑汰擇換將領束以楚軍規制訓練整頓必須數月乃有眉目籌臬司劉郁蔣樸實廉正深得民心現委辦軍營務藉資練習亦須數月後察看能否接辦臣從曾國藩討論軍事數年見其選將練兵艱苦經營不期旦夕之速效到滬後兩晤

英提督何伯謂外國募兵之法須操練六箇月乃使出仗其戰勝攻取固由鎗礮之精亦由紀律之嚴江南大營平素絕不操練故兵勇習氣最深收拾頗難鎮各防皆沿此弊臣在上海恐未即有化弱為強之效臣往鎮江亦未必無一傅眾咻之虞但臣職分所在不敢畏難當遵

旨詳加簡閱悉心選汰如能將上海水陸各軍兩三月間整理就緒付託有人然後周歷北岸以達於鎮可無內顧之憂容臣隨時察度奏明辦理此臣籌畫兵事次第布置之大略也鎮江為南北關鍵自古用兵必爭之地今日進兵形勝之區臣亟思移駐彼間與上游諸軍及都興阿之師就近聯絡防喫緊履奉諭旨飭援復何敢稍存推諉惟臣既在上海甫經接任一切尚未措手固未容舍之他去其後起未到者僅有兩營新募之勇實不



足自當一路洋船又不肯中道停泊勢難令其於行抵瓜儀時上  
岸援勦頃據喬松年稟報都興阿督軍嚴守賊已向西北撤退如  
果鎮揚再警俟臣處水師下駛酌留數營於裏下河各口以固江  
防若臣移駐鎮江則當會同都興阿互相援應合力掃蕩臣才力  
庸弱本不敢居統轄南北之名兵數單寡實無以備分援各路之  
用伏乞

皇上鑒臣愚悃期以歲時俾練成勁旅或上游另有續撥之師庶  
近防遠勦稍有可恃此臣目前力量不能赴救揚州之實情也所  
有疊奉

諭旨據實覆陳緣由恭摺由六百里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稿

四

查明克復青浦情形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奏為查明克復青浦縣城詳細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本月十四日官軍會同英法兩國兵攻克青浦縣城當經  
前撫臣薛煥將大略情形馳報並聲明飭令吳煦楊坊李恆嵩等  
詳細具稟由臣嚴奏在案茲據該署司等同時稟報自初三日克  
復嘉定後約會副將銜華爾商同英國提督何伯法國提督卜羅  
德挑備勁旅規復青浦十一日何伯卜羅德等帶兵二千餘名華  
爾帶常勝軍一千六百餘名直抵該縣距城里許十二三日密探  
賊勢定策進攻十四日寅刻英國將士環攻南西二門常勝軍徑  
攻東門參將李恆嵩林叢文郭太平已革參將姚紹修已革道員  
馮席珍遊擊劉士奇等督飭各隊青浦縣知縣廖秩璋帶領團勇  
會攻北門其小西門水道經已革提督曾秉忠派令遊擊曾敏行

奏稿

五

曾繼榮等帶礮船堵截時城內賊匪憑高負固以鎗礮抵拒我軍  
奮勇環擊復經英法兵施放炸彈火龍並以大礮轟塌西南城牆  
十餘丈即由西門首先登城華爾督勇繼進羣賊忙亂我軍一擁  
而上殺賊甚多餘逆奪門衝出中外兵勇痛加截殺該逆進無  
路投水死者不計其數復陣斬悍賊千餘名生擒三千餘名救出  
被擄男婦三千餘人當將青浦縣城克復其附近數十里賊蹤悉  
為官兵掃除淨盡現暫派常勝軍會同英法所派西兵在城駐守  
李恆嵩派兵在趙屯港兩岸紮營以堵蘇州援賊各等情詳細具  
報前來臣查青浦被賊竄踞兩年以來屢由此撲犯淞滬巢穴甚  
堅此次英法提督何伯卜羅德會同官軍攻勦用其利器立時克  
復其誠惻甚屬可嘉應懇  
聖恩特頒



天語褒獎以致其感悅之忱副將銜華爾慶著戰功擬請以副將  
補用其餘在事協勦員弁兵勇亦有微勞可否擇尤彙案請獎青  
浦縣知縣廖秋璋上年失守城池本有應得之罪此次帶團會勦  
調和中外弁兵隨同收復可否  
加恩免其治罪仍帶革職處分留於本城效力之處出自  
皇上逾格鴻施所有克復青浦縣詳細情形謹繕摺由驛馳陳伏

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

六

奏保郭嵩燾片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再蘇省吏治彫敝監司大員必須有文武幹濟之才廉正敦慤之  
品為之表率庶可漸挽頹風查湖南在籍翰林院編修郭嵩燾學  
識闕通志行略卓成豐三年帶勇救江忠源於南昌四年以後往  
來曾國藩軍中九年春開復經曾國藩奏調時已入直  
南書房旋往何格林天津軍營襄辦防務十年因病假歸前湖  
北撫臣胡林翼屢招未至安徽撫臣李續宜兩次奏調亦未赴營  
自以近臣乞退去就禁嚴若似以尺寸之柄俾資展布當亦不甘  
廢棄臣一介疏庸蒙

皇上天恩超擢至此夙夜愧悚惟思求賢自輔以收切磋之益可  
否仰荷

特旨將郭嵩燾授江蘇司道實缺於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

均能有所裨助且與上下游楚軍亦易聯絡臣前在安慶曾與督

臣曾國藩商及茲因蘇松糧道出缺附便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采擇訓示施行謹附片具  
奏



洋將克復甯波片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再據浙江甯波人江蘇候補知府樓一枝稟稱已革甯紹台道張景渠署甯波府知府林鈞由定海率領廣艇鄉勇進攻於四月初八日攻復鎮海縣城十二日進攻甯波逆匪堅拒不退開礮抵禦中傷外國根撥子船頭洋人二名外國兵船同開大礮轟入城內遂用梯登城殺人賊始逃竄慈谿等情前來適英國水師提督何伯來臣營而稱甯波實於十二日經該國兵船克復商請借撥華爾兵勇六百名馳往協同英法兵船防守並請中國趕派官員駐紮籌防洋人願為幫助等因除由臣諭令署藩司吳煦暫借華爾兵六百名前往協守緘請督臣曾國藩轉商左宗棠酌派文武大員由閩航海赴甯督辦防務經理關稅外伏乞皇上敕下閩浙督撫迅速委派並撥水陸官軍駐甯設防以重口岸而免後患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西兵會勦南橋法國提督陣亡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為西兵攻克南橋賊壘法國提督受傷陣亡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英法二國誠心助勦先後克復嘉定青浦縣城臣受任之初業於四月十八日將會克青浦詳細情形馳報在案茲據署藩司吳煦稟稱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維德統帶西兵協同副將銜華爾督帶常勝軍於十八日進勦浦東距奉賢縣之南橋鎮二里駐紮十九日兩國提督親往察看形勢安排礮位西初擊賊於鎮西賊恃三道土城濠溝深闊更番施放礮子密如雨西正二刻法提督卜羅德勇往直前撲近城濠揮令西兵及常勝軍冒煙衝入該鎮賊眾紛紛驚潰卜羅德正在督戰不意猝被鎗子中傷心坎登時昏暈經繙譯官扶行二十餘步倒地而絕時隨營委員候補州同葛繩孝一面催令痛擊踏毀賊營一面照料卜羅德屍身以輪船馳送回滬該署司當即親詣察看該提督確被鎗子穿胸致命其身後各事已屬法領事官妥為辦理俟收殮時再躬往照料稟請據情具奏前來臣伏查英法二國提督疊次會勦出力前因進攻龍珠庵賊營英提督何伯法受傷鎗傷欽奉諭旨飭令妥為存問夷情感悅倍加踴躍此次法提督卜羅德進攻賊營中鎗殞命忠勇奮發尤堪敬憫可否仰懇

天語褒嘉並應如何加恩賞卹以示懷柔之處出自聖裁除攻克南橋賊壘及我軍分投堵勦情形另摺奏外所有法國提督陣亡請卹緣由謹會同辦理通商大臣臣薛煥合詞繕摺具陳再此摺本應由驛馳遞緣法國駐京公使參贊哥士奇白請乘輪船之便赴京齎投因敬謹封交並咨請總理衙門恭代遞

奏



進以順夷情合併聲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

十

奏報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奏為縷陳近日各路軍情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前撫臣薛煥派攻太倉一軍被大股賊攻陷寶山嘉  
定青浦同時告警各緣由經臣於二十一日附片具報在案先是  
偽忠王李秀成駐守蘇州因嘉定青浦相繼克復逼近蘇城忠逆  
遂調踞守杭州嘉興之偽聽王陳姓偽納王郜姓聲稱九十餘軍  
晝夜急馳合股來撲忠逆自統十餘萬人抄撲太倉官軍後路知  
府李慶琛等方紮營板橋圖攻太城臣於十五日接任即批飭該  
府以兵勇本不得力久頓城下必有他變應相機妥為撤回乃援  
賊驟至該府既不能先幾撤退又不為半日之守以至所帶五千  
餘人大半覆沒僅參將姜德帶隊由東路衝出回守寶山二十日  
逆眾跟蹤連撲寶山營盤姜德倉皇置守勢極危險二十一二三  
四等日分路更番猛撲晝夜不休臣飛飭總兵鞠耀乾分派舟師  
駛入夾擊並調參將梁勝章及已革記名總兵況文榜各帶隊伍  
馳往援勦並檄次嚴飭姜德及吳淞營參將劉錫溫扼堵長濠俟  
賊逼近以鎗礮擊不許兵勇出濠一步該將等督隊苦守數日  
目不交睫困乏已極幸將賊眾擊退吳淞要口得以保全此太倉  
一軍被陷賊連撲寶山我軍嚴守之實在情形也二十日逆眾分  
竄婁塘絲互數十里繞撲嘉定縣城副將熊兆周等所帶兵勇會  
同英法留守之兵分隊巡防自二十三日起賊愈洶湧晝則澆水  
爬城夜則分門攻打經各軍奮力抵擊賊遂抄至南翔黃渡阻我  
餉運欲以長圍困我正值諸路緊急官軍無可抽調英提督何伯  
等自浦東柘林撤回全軍於二十六日馳往援救二十七日進至  
南翔賊即退去旋又折回附近村鎮與英兵相持洋人又欲將嘉



定守兵調出夾勦或可將此股擊退至青浦城守事宜本係華爾  
獨任參將李恆嵩全隊進扼趙屯港四港口一帶十九日陳逆大  
股分路竄撲李恆嵩失去礮船十餘隻二十日趙屯港添賊十餘  
萬並將蔣青浦及舊青浦對岸搭造浮橋抄襲後路我軍接仗頗  
有傷亡二十一日李恆嵩商同參將林叢文游擊王玉林退紮北  
韓山該逆即由重固衝至青浦北門二十四日又分五路來撲北  
韓山李恆嵩等力不能支又退紮塘橋泗涇廣富林各處以固松  
江門戶賊眾連日圍攻青浦甚急華爾由浦東馳回入城堅守松  
江府城亦經該文武預籌防禦其湖河來路並咨請曾秉忠派船  
分扼此嘉定青浦同時被圍中外官軍分投堵勦之實在情形也  
臣之初意如嘉青再警即將派往浦東之湘淮各勇四千人調回  
援勦乃英國水陸提督領事各官於二十五日邀臣會商謂西路  
之賊已調該兩國全軍往援臣部即應移守南橋以防金山衛各  
賊回竄並堅欲與臣立定條約臣見洋人與賊為仇實欲見好於  
我其維大局未便重拂其意此次忠逆傾巢而出亦非臣軍單弱  
所能操必勝之券不若推讓西兵以聯外援而敦永好臣俟青嘉  
賊退上海根本稍固即親巡各防督率訓練如西兵援勦青嘉不  
能得手則滬防必危臣再將浦東數千人調回併力嚴守松江提  
標中營參將李恆嵩帶水陸六七千經前撫臣薛煥飭扼趙屯港  
乃疊次退紮毫無堅忍之力應請  
旨先行革職留任以觀後效如泗涇塘橋各要隘再有挫失即請  
從重治罪參將姜德錫溫梁勝章固守寶山屢瀕於危卒能擊  
退援賊未便沒其微勞可否請  
旨均以副將補用吳淞營把總鮑承泰接仗陣亡應請

飭部議卹所有緝陳各路軍情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一

吉



攻克南橋柘林奉賢各城並踏平杭頭新場賊營摺同治元年四月

九日

奏為中外官兵攻克南橋柘林奉賢各城又周浦一軍踏平杭頭新場賊營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西兵會勦南橋法提督卜羅德被鎗陣亡當經臣於二十一日專摺馳奏交該國參贊付士奇齋帶入京請由總理衙門恭進在案先是南橋之賊憑恃該鎮為浦東適中之地負隅死守環鎮三里築壘濬濠內設礮臺四座堅固異常四月十八日英提督何伯縉譯官阿查里法提督卜羅德共帶西兵三千餘名副將銜華爾帶常勝軍二千餘名會防局委員候補知縣倪葆仁等督帶礮勇民夫隨同進發十九日礮賊鎮西法提督卜羅德猝被鎗子穿胸陣亡餘眾亦有傷斃西兵憤甚迭用巨礮轟倒西面礮臺

奏稿一

西

該逆猶於北面礮臺開礮力拒英法各兵躍濠而入爭先奮擊賊始不支且戰且走奉賢縣知縣陳化鯤率團四路追截殺斃尤眾賊遂望柘林而遁計斬首千餘級生擒賊目數十名搜獲伏賊二千餘名二十日各軍進抵柘林該處本有城寨逆眾憑險負固二十一日英兵常勝軍及礮勇營於城之西北法兵營於城之西南正在試礮聞金山衛突出逆黨數千來援沿途放火直衝我營西兵擊走之二十二日寅刻各營開礮轟城中之賊以礮還拒幸西兵礮無虛發所攻城寨與賊俱碎旋將西門轟裂大隊擁入餘賊東潰追殺不可勝計登時克復柘林城二十三日奉賢縣知縣陳化鯤青村營都司汪錦等帶領海勇暨各鄉團勇乘勝進攻奉賢該逆初猶抗拒繼開北門由海塘西竄遂將奉賢縣城收復臣處派往周浦之湘淮各勇四千人於二十日進抵該鎮堅築營壘

賊先於離周浦十八里之杭頭地方結壘四座迎拒我師二十二日參將程學啟帶隊前往攻擊是夜賊即潛遁參將滕嗣武都司銜千總劉銘傳通判韓正國等復添隊伍追至新場賊眾整隊回撲鏖戰兩時賊即紛紛逃竄立將賊卡賊壘平燬淨盡殺斃數百

人生擒四十餘人追至南匯城下因天雨收隊此中外官軍進攻浦東連克一鎮兩城並踏燬賊營之實在情形也初西兵議復柘林後直趨金山衛以期一氣掃蕩至是聞太倉失利忠逆糾眾數十萬分撲嘉青寶三縣遂罷金山之攻折回援勦英提督何伯縉復與臣面商請臣將周浦一軍調往南橋扼堵浙西浦東各賊回竄之路以便抽調西兵回滬等語臣允其所請昨親赴周浦備諭將士即日拔往南橋相機堵擊伏查南橋為浦東咽喉柘林奉賢兩城皆沿海要地逆匪佔踞半年經我軍會同英法各兵奮勇攻

奏稿一

五

克其尤為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彙案請獎再英國兵官有巴兵白來渣者督帶礮勇積受勞傷於行營暴病身故亦屬歿於王事擬仰懇

皇上溫諭褒獎并飭下總理衙門議卹以慰忠魂而敦和好伏候聖裁所有攻克南橋柘林奉賢兩城並踏平杭頭新場賊營各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招撫南匯城賊並克復川沙廳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

奏為官軍乘勝招撫南匯投誠逆首立復縣城續即合力擊退撲城援賊並克復川沙廳城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中外官軍分攻浦東連克一鎮兩城並踏燬杭頭新場城營各緣山業經臣於四月二十九日恭摺奏報在案方與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會議將駐紮周浦一軍調赴南橋頭起兵勇正在拔隊仍留同知潘鼎新都司銜劉銘傳兩營暫駐周浦以觀南匯城賊動靜資控扼匪城賊眾怵於杭頭新場之挫人人解體屢求本地團董來營說降並專人投遞稟詞潘鼎新劉銘傳與署南匯縣知縣鄧賢芬悉心計議以該縣城池高深積糧尙多急攻未能遽下賊勢雖眾其膽甚寒若仰體

奏稿一

六

皇上寬仁之德設法招撫開以生路似可不煩兵力當遣本營長髮密探入城廉得賊情益賊首偽什天安吳建瀛屢受偽忠二殿下凌辱久有他志偽淋天福劉玉林方有才等半係敗兵被脅更非甘心從逆三人其統眾萬餘踞守南匯既已勢蹙回心自可因機利導臣飭潘鼎新等務以兵威曉以大義並飛調劉銘傳面詢情形諭以不可貪功輕信稍涉大意據該營官稟稱吳建瀛劉玉林情詞懇切揆其事勢至此可無疑慮是夜劉銘傳馳回周浦五月初一日會同潘鼎新鄧賢芬分帶勇團直抵城下部勒嚴整傳諭城內全行雜髮并將各偽印兵器等件儘數呈繳我軍整隊入城降眾一萬餘人伏地歡呼跪迎迨至吳建瀛劉玉林方有才各願率勇助賊以圖報效當經各該員推誠撫馭解散被脅難民數千其餘各就所部申明紀律分別遣留即於是日收復南匯縣城臣即劄委劉銘傳署理南匯營都司會同南匯縣知縣鄧賢芬

安籌安插降卒及善後事宜並令將我軍銘鼎兩營移駐杭頭就近鈐制吳建瀛劉玉林方有才等酌給軍功頂戴責令助賊自效仍面囑潘鼎新劉銘傳以吳建瀛等甫經投降是否真能殺賊立功須隨時察看督令進剿川沙以自贖此初一日招撫南匯降賊收復城池之實在情形也偽忠二殿下者係偽忠王李秀成之子擁眾數萬盤踞金山衛圍援川南各城聞吳建瀛投降遣人來匯密諭煽惑初二日傍晚有賊萬餘由金山竄下初三日辰刻賊目偽朝將吉慶元率眾撲城復射進偽示及手書各件吳建瀛劉玉林義不返顧隨同鄧賢芬劉銘傳帶勇出擊賊眾望見旗幟即行卻退追十餘里劉玉林方有才接仗多時欲撤不能劉銘傳即派訓導趙宗道軍功劉盛藻縣丞丁壽昌率小鎗隊從旁迎擊賊紛紛披靡斬賊十餘級奪獲鎗礮多件賊眾遂竄往川沙初四日川

奏稿一

沙踞賊與援賊合股回撲南匯自北而南蔓延二十餘里劉銘傳督同吳建瀛等登城固守並派趙宗道劉盛藻乘間帶隊出城埋伏夾擊賊不能支漸移南去旋即帶勇進圍川沙及抵城根賊之尾隊盡由海塘竄去沿途截殺不可勝計遂於五月初五日辰刻收復川沙廳城此初二至初五日擊退大股援賊並收復川沙廳之實在情形也臣伏查南匯一城居浦東各縣之腹地握川沙奉賢之要害但使此城得手則浦東各縣之賊首尾不能相顧自可迎刃而解潘鼎新劉銘傳等紮營南匯境內之周浦屢次截擊獲勝乘其窮蹙搗貳之際招降逆首收復要區並督降眾協力戰守擊退援賊連復川沙深得以毒攻毒之法可謂謀勇兼優擬懇聖恩從優獎勵丁憂候選同知潘鼎新擬請旨俟服闋後免選同知以知府留於江蘇補用都司銜千總劉銘



傳擬請

旨以都司留於江蘇補用並加游擊銜江蘇候補同知直隸州署南匯縣知縣鄧賢芬本有失守處分茲帶團助剿弁設密謀諭降逆首剋期收復督率降眾守城力捍賊實屬著有勞績可否請旨免其查辦其餘在事出力各員弁可否由臣查明擇尤請獎至降酋吳建瀛等經臣設法駕馭許以虛銜頂戴竟能固守危城豈摧狂寇使川沙之賊畏而棄去容臣隨時察酌俟續立功績另行奏請

奏稿一

九

西兵退出嘉定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

奏為西兵強挾官軍退出嘉定賊勢復張松滙各防同時喫緊調派水陸兵勇分投堵剿情形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嘉定克復後旋被忠賊大股圍攻經臣於四月二十九日奏報在案先是薛煥所派知府李慶琛規取太倉一軍四月十九日覆於板橋於是寶山嘉定青浦各城同時告警寶山擊退而嘉定之圍尤急臣所部湘淮勇甫經派赴浦東既不能倉卒回救英法兩國提督方調全軍援嘉意謂可以旦夕得手臣但飛札各路在防將弁申明賞罰飭其在城守城在營守營以待援師不准出濠一步致有挫失嘉定守城官軍自四月十九至二十八日晝夜巡防目不交睫洵亦勞苦萬狀乃英法提督忽於二十八日派隊衝入重圍接護西兵及我軍一同出城其時該署縣李克勤以未奉札諭為辭副將熊兆周亦不允帶兵出城並懇留洋人協守無如該兵頭等不受商量硬將該文武及留防兵勇挾之以出本係暫退嘉定境內之南翔鎮次日西兵全隊復由南翔撤回上海以致嘉定一城復為賊據臣正在籌兵接應連接英領事麥華陀兩函內稱現議嘉定所駐之西兵均行撤退應請速將中國兵同即退出以免誤事該提督已請該邑知縣及帶兵官隨營出城詎伊固執不允事不得已只好用強拉出各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五月初一日英法提督領事各官偕至臣營面詰其故則謂嘉定賊眾兵單久被圍困餉運隔絕恐致喫虧是以徑將中外各兵撤回保守上海臣以我國軍法森嚴有進無退守城官兵豈容輕撤該提督等復再四央求謂此皆西兵之智實與該文武無涉請勿加罪臣即飭令熊兆周李克勤等退出之兵駐守法華以扼



滬西來路惟嘉城復失逆敵大張西兵為賊眾所懾從此不肯出擊賊遂直趨青浦松江初一日分兩股一由北簞山鳳凰山擊制泗涇之前一由方家窰過龍珠庵七堡繞撲泗涇之後蔓延數十里前派駐守泗涇之遊擊林叢文參將姚紹修郭太平已革道員馮席珍各營二千五百人首尾不支於初二日申刻全行潰散而參將王玉林二千餘人紮守廣富林尤為松江緊要隘口亦偪於賊勢退紮松郡北門該逆遂偪撲松城松江府知府賈益謙與提中軍參將李恆嵩商調唐橋之兵移紮城南已革提督曾秉忠亦帶水陸各軍由青浦回援副將銜華爾於初一日帶火輪船兩隻往解青浦之圍初二日用大礮轟進賊卡不料開至第四礮忽然炸裂賊二萬餘蜂擁而來只得暫行收隊旋聞松江緊急初四日趕回郡城會商中外各軍布置嚴守適賊眾攻撲東門華爾率

洋鎗小隊轟斃百餘名初五日復將城外民房燒燬使攻城之賊無可伏匿青浦本係華爾常勝軍分守孤懸賊中該逆進圍更急四面重疊築營三十餘座無路進援徒為焦灼此因西兵退出嘉定而青浦松江兩城危急支持之實在情形也自泗涇營盤失陷賊即分股斜趨虹橋漕河涇一帶距滬僅二十里臣聞西兵撤退知賊必跟蹤撲滬先於初三日調回商紮南橋之湘淮各勇三千人保守根本初四日賊氛漸近因飭參將程學啟滕嗣武通判韓正國各營於初六日四鼓拔隊赴虹橋擇要扼紮相機迎擊以分青浦松江後路賊勢並令副將滕嗣武林督帶臣老營五成隊分道策應是日黎明程學啟前隊行至漕河涇正遇大股賊眾迎面撲來約四五千人搖旗吶喊勢極凶悍程學啟即指揮迎敵鎗礮齊施賊死拒不退程學啟手放洋鎗擊倒騎馬賊目逆眾

因然欲潰參將張遇春等復由月路催軍趕到前後包圍掩殺六七百人拾遺四十餘名賊盡棄器械衣件奪路狂奔追殺四五里因天雨路滑港汊多歧收回虹橋搶築營壘初七日七堡賊營整隊欲進程學啟滕嗣武韓正國各帶隊伍乘勝追勦鏖戰半時賊即潰走我軍一擁而前立將七堡賊壘四座燒燬淨盡程學啟韓正國等追往小渡船羅家塘一帶沿途賊卡均已勦洗將至泗涇賊大股萬餘回撲我軍排轟鎗礮大呼衝殺又斃賊百餘兵勇受傷十餘人各營齊出大隊飛往接應自辰至午將賊擊退此又湘淮各軍調回上海連日擊賊獲勝踏平七堡賊營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松滬各防兵將積習相沿既不能苦戰以挫兇鋒復不肯堅守以遏要隘僅華爾一軍聯絡洋人尙肯出力臣由上游帶來新軍六千餘人分之不能兼顧數城合之或可自當一路昨因南匯

投誠機會難得不得不酌留浦東千人以資控制遂覺愈分愈單茲松青日危誠恐大股回撲上海軍須由滬城西南進紮一面堵截松賊一面策應滬防惟賊勢浩大此開兵勇節節潰退徒為外人所輕臣心實深憤恨急應分別參辦貴州定廣協副將熊兆周署嘉定縣知縣李克勤均有防守專責雖由外國兵頭強拉出城與擅自撤退逃避者有聞惟城池被陷究有應得之咎可否請旨從寬即予革職參將姚紹修郭太平游擊林叢文已革道員馮席珍派守泗涇堵禦不力參將王玉林扼紮廣富林擅自撤退應請旨將姚紹修郭太平林叢文革職不准留營馮席珍發往軍臺效力贖罪王玉林以守備降補以觀後效除將各路軍情續再分別據實奏報外所有西兵強挾官軍退出嘉定松滬各防同時喫緊



調派水陸兵勇分投堵剿各緣由理合繕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

五

奏調馮桂芬等片 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

再江蘇吏治多趨浮偽巧滑一路自王有齡用事專尚才能不講  
操守上下朋比風氣益敝流弊至今於未接任之前即商請督  
臣曾國藩檄調湖南丁憂起復在籍之江蘇候補知府黃芳來營  
察看委用旋又附片奏保郭嵩燾並請督臣兩催來蘇原期得人  
襄事漸挽積習茲欽奉四月二十三日  
寄諭滬上稅務釐捐均為劣員侵吞人已著嚴密查辦並著該撫  
派委廉潔之員妥為經理如上海無可派之員即咨曾國藩調派  
委員赴滬差委力除積習以清弊端等因欽此仰蒙  
聖明燭照指示周詳下懷曷勝欽感昨又恭錄緘商曾國藩去後  
查有五品銜候補中允馮桂芬精思卓識講求經濟翰林院編修  
王凱泰戶部主事錢鼎銘丁憂安徽候補道王大經安徽候補直  
隸州知州閻燁同知銜浙江候補知縣薛時雨新選江西建昌縣  
知縣王學懋皆才明守潔篤實不浮錢鼎銘王大經王學懋三員  
業調赴營差委馮桂芬現寓上海王凱泰現由江北團練銷差  
回京可否  
飭來臣營以資贊助閻燁在安徽辦釐著有成效薛時雨為浙中  
循吏羅遵殿曾專疏保薦現聞僑寓江西可否請  
旨敕下曾國藩李續宜沈葆楨飭令該員等迅搭輪舟赴滬由臣  
酌量器使藉除積弊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松郡解圍摺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為官軍連獲大捷擊退大股賊匪卡賊壘數十座松郡解圍滬防肅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西兵撤出嘉定賊勢蔓延松青兩城危急支持各情形經臣於五月初九日奏報在案十餘日來賊圍松江愈愈緊該郡城扼浦東西之中昆接海青頭是道一有疏虞則上海亦難孤立臣連日焦思熟慮督令參將程學啟等自虹橋節節進紮牽制松賊並飭署藩司吳煦多運米糧軍火開道送入松城批飭華爾會同松江府知府賈益謙參將李恆嵩堅固守伺隙出擊各催已革提督曾乘忠添撥礮船駛助多張援救以搖賊心嚴懲潰退以堅軍志華爾又將前次撥往甯波協守之兵星夜調回以厚兵力其各路潰勇不下數千則分派將領招集強壯資遣疲弱免

致散附郡城圍動句結 臣朝夕激厲本營不時親赴前敵三令五申嚴整部署以重根本而奪賊氣初賊據松江西門外妙嚴寺土山為營信城最近華爾以大礮轟燬其壘南門外大張涇營盤先為賊踞我軍併力奪回以通松滬要路初八日再為賊擄去設卡搭橋郡城至豆腐澗道路不通賊乘勢復據西門土山為礮臺益高其壘四門環攻志在必得華爾與賈益謙李恆嵩集議謂賊勢驟添致死力於我若非僞於後路官軍必將有變乃盡出所有大礮數十位洋鎗千餘桿與李恆嵩所帶中營擡鎗買益謙所帶督標鳥鎗環堞分列賊四處聚攻則以大礮轟之賊周圍馳驟則以排鎗擊之兩日夜鎗礮之聲不絕初十日甯郡調回之兵三百餘人適至與賊戰於豆腐澗毀其礮臺至夜三更火光四起賊寂然無聲華爾率常勝軍及英兵五十人李恆嵩將所部九百人分門

出擊殺斃無算賊分股遁往西北次日華爾正擬往解青浦之圍而賊仍在數里外來去其大股撲青浦圍數十重危在旦夕英國提督何伯於十二日駛赴松城商令華爾飭挑常勝軍於十三日夜半打破天馬山賊卡由礮路衝入青城焚燒米糧船隻帶同隊伍惡戰衝出英兵頭法爾德被賊擄去華爾且戰且退十四日撤回松郡并力防守此初九至十三日松圍稍鬆青浦撤防賊未遠退之實在情形也自賊圍青松兩城大股分紮廣富林塘橋一帶而厚集於泗涇以拒我軍距軍新橋前敵十餘里臣老營距新橋又三十里港汊重重賊扼於官軍之不能猝進也方日夜添築營壘為久踞計臣欲親赴泗涇覘賊勢即出不意薄其壘一創之十一日傳令開字營參將程學啟林字營參將滕嗣武親兵營通判韓正國等各帶五成隊先往臣親督副將滕嗣林參將張

遇春同知張樹聲守備吳長慶各營於是夜四更啟行程學啟等前隊已於黎明進逼泗涇賊卡賊開鎗迎拒我軍整隊擁入斃賊多人人生擒十餘名立燬其卡餘賊竄過涇南拆毀木橋督軍繼至望見賊營棋布旗幟林立聯絡橫互三四十里訊據生賊供稱偽忠王聽王納王均在泗涇要攻松江再到上海報復洋人等語時聞賊營掌號吶喊當飭張遇春等分撲泗涇誘賊出巢賊大隊突出我軍撤過橋口以劈山礮撞鎗擊斃悍逆數百名相持半日而退十九日賊騎數十衝入七寶臣督春垣葉樹各營馳至虹橋會齊前敵各帶六成隊分路前進至小渡船口臣勒大隊憑河設伏程學啟率洋鎗百人越橋直撲賊壘連環開放賊營人馬無聲忽大雨如注徐徐收隊行不數里雨止賊出千餘搖旗吶喊臣整軍回擊賊復少卻而雨又作急馳回營二十一日偽忠王陳炳文



偽納王郅姓糾悍賊五六萬直撲新橋營盤分十二支先於附近地方縱火焚燒周慶而呼由南而北自西而東四面圍襲及法華徐家匯九里橋已包過營後十餘里游氛直逼滬城勢極兇猛大隊圍攻開字營填濠拔椿洋鎗大礮拚力死撲程學啟以鎗礮抵禦燃火不及則擲瓶石擊之賊隨死隨拖隨上屍與濠平賊將躡以登程學啟急手燃劈山礮就勢開擊門大呼衝殺賊圍稍卻又排牆抵進我軍復退入營自辰至申如是者八九次親兵林宇奇字各營亦被圍數重韓正國勝嗣武劉士奇各督放鎗礮擊斃悍賊數百名賊更番疊上亦四五次臣接信後兩次專弁密函約令內外夾擊俱為逆阻不能達臣思賊併力撲攻前營若不與以痛創上海且岌岌莫保乘其跳跟半日氣力疲乏及離巢稍遠立脚未定之際奮迅進剿機不可失遂於是日未刻分派參將

張遇春遊擊陳飛熊訓導馬先槐三營為左路副將滕嗣林同知張樹聲游擊張桂芳守備吳長慶三營為右路臣自督參將郭松林都司吳斌王占魁為後路各帶六成隊進援張遇春遇賊於徐家匯之九里橋首先衝鋒賊以萬眾扼橋抵鎗礮對放屢卻屢前馬先槐率項字營攻其左陳飛熊率熊字營攻其右都司張志邦同春字營力攻中心三路併力賊陣稍亂張遇春躍馬過橋直取黃衣賊目賊回矛刺傷張遇春坐馬落地賊呼噪擁上張遇春翻身拔刀斫倒賊目奪其馬躍而上張志邦奮前斬取賊頭擲於賊陣賊萬眾圍然鳥驚獸駭陳飛熊張桂芳張樹聲等乘勢繼進進至營邊賊數萬合成一路復排大陣抵死鏖戰程學啟韓正國滕嗣林劉士奇等睨見軍旗幟賊陣搖動各開營門一擁而出橫衝直刺內外夾剿賊盡棄鎗礮器械奪路狂奔自相踐踏而死

於馬上接晤程學啟詢悉該營弁勇被鎗礮子重傷八十餘人陣亡十人各營傷亡亦百餘人程學啟滕嗣武各受鎗子傷幸不世重當即督同分頭追殺直至七寶天已昏黑該逆連夜敗回泗涇是日殺賊三千餘名落水淹斃及解散脅從亦數千名生擒四百餘人奪獲洋鎗擡礮馬匹旗幟數千件訊生供偽聽王鎗斃偽納王負傷而逝各頭目死者甚多二十三日乘勝進攻泗涇程學啟劉士奇由曾家橋之右從打鐵橋進韓正國由龍珠橋中路進滕嗣武由龍珠橋左路進直奔泗涇賊營該逆喘息未定見我軍三路來攻不戰自走當將賊營數十座全行踏毀燒賊棚三千餘箇一面併力追剿賊捨死逃向崑山青浦而去其松江附近廣富林塘橋大橋等處踞賊亦全數遁走此二十一及二十三日連獲大捷力解重圍端平賊卡賊壘松滬各防一律肅清之實在情形

也臣查偽忠王糾合蘇杭羽黨號稱二十餘萬竄入浦西各路幾有燎原之勢雖經臣先行從事浦東勦撫兼施收復南匯川沙奉賢柘林各廳縣斷賊接應而該逆垂涎滬上一日未忘臣由上游帶來勇數本甚單薄此次悍賊實有五六萬眾併力圍攻新橋各營即欲截斷前軍乘勢撲滬全局安危固不容髮幸賴聖主威福軍士用命參將程學啟等堅守苦戰各將弁亦神速赴機齊心奮勇擊退巨寇殲渠堵穴肅清松滬各防固出於一時僥倖非臣與督臣曾國藩始願所及各將領臨敵勇往以少勝眾實屬異常出力應懇皇上量予恩施以昭激勸參將程學啟可否以副將儘先推補並賞加勇號副將銜署江蘇撫標中軍參將張遇春已保副將滕嗣



武可否均請

賞加勇號張遇春並請以副將補用游擊劉士奇陳飛熊可否均請以參將儘先補用知州銜藍翎通判韓正國可否請加知府銜

並

賞換花翎守備張樹珊請留於兩江以都司補用其餘出力員弁

兵勇容臣查明擇尤請獎陣亡弁勇各部分別議卹所有官軍運

獲勝仗擊退大股賊踞平賊卡賊壘數十座滬防肅清松郡解

圍各緣由理合恭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

天

權衡滬鎮緩急片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再欽奉五月初一日

寄諭鎮江為南北關鍵現在北岸肅清急宜以重兵駐紮為進規

江甯之計李鴻章如能抽身赴鎮則呼應較靈於大局較有裨益

其上海兵勇該署撫亦可於抵鎮後會商曾國藩派員前往整理

善曾國藩迅即會商李鴻章酌量情形通籌全局如何可以帶兵

及早到鎮先占形勝最為得策蘇省紳士之言恐有偏私李鴻章

必當審察定見不可過信等因欽此又奉五月十四日

寄諭現在楚軍東下已攻克太平蕪湖等城即日進規九洲洲為

合圍金陵之計惟賊勢窮蹙必將鋌而走險江北尚稱完善而防

兵單薄甚屬可虞前次疊諭李鴻章赴鎮與江北各軍聯絡一氣

著即恪遵前旨迅將滬防事宜妥為辦理即日前往鎮江整頓一

切大局所關想該督撫必不敢遲延貽誤也至滬上兵勇應如何

設法裁汰整頓之處仍著李鴻章妥籌兼顧並揀派得力大員赴

滬督帶以資得力等因欽此仰蒙

聖慮殷諄指示親切伏讀之下感激莫名臣接督臣曾國藩來函

頗以進攻金陵兵單為虞又接曾國藩五月初十日自金陵雨花

臺來信我軍祇能圍其西南兩面深溝高壘以水師為根本以江

面為糧路先為自固徐圖制賊非添二萬餘人不能合圍訊生賊

供洪逆調蘇湖兩處之賊回援恐成持久之勢等語臣查金陵城

大而堅從前和春張國樞擁八九萬之眾圍攻日久功敗垂成今

蘇浙兩省偏地賊區粘連一片處處可以進援尤與昔年情形迥

異所恃楚師穩練較勝他軍賊眾多未盡精悍曾國藩以水師

為根本當可立足但軍數不及二萬其力不足以合圍即未能制



其死命此次偽忠逆黨羽撲犯松滬負創而遁聞將運合杭湖賊  
 眾赴救金陵臣深代懸慮欲馳往鎮江就近援助無如臣原部  
 陸軍僅數千人分兩處則均不得勁專一路則何可自立兵事重  
 大臣何敢易言之也滬中官民向恃洋人為安危乃援賊未來之  
 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斂兵不動揆度夷情似  
 非暗與賊通坐觀成敗實係懾於賊眾不敢向前若非親督兵  
 將痛挫兇鋒患且不測以是知洋人不可專恃滬防必須自強臣  
 忝任蘇撫既不能棄滬中每月二十萬餉源之地又不敢緩鎮江  
 接應上下游各路之師左右思維實無長策至滬上原有水陸兵  
 勇遂營簡汰整頓非親自部署不能鈐制所帶諸將中尚有勇  
 敢樸實之材實少應變馭眾之選且資望皆淺未可令其獨當一  
 面臣斷不偏信紳士之言貽誤大局惟軍事以得人心為本臣之  
 誠願到滬後稍繫軍民之望未便輕自移動慮失眾心曾國藩處  
 似亦無統兵大員可派來滬可否容臣將滬事辦妥即移師出江  
 以慰

奏稿

聖慮抑臣更有言者馮子材等催臣前往實欲臣到鎮為該軍籌  
 餉未必為進剿起見現在江北完善地方所出之餉專供都興阿  
 一軍尚無缺乏之咎已分江南止存鎮滬兩處每月僅能由滬分  
 給三萬無地可月籌鉅款臣實深內愧馮子材尚能戰守而兵勇  
 疲情已非一日長江師船大半朽壞劫奪成風臣即頌頌其間止  
 能自立一軍未便控制諸將若輕言整頓先失和衷之義若親軍  
 太少亦無整頓之資此皆實在為難情形臣不敢稍有徇隱謹先  
 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

至



代徵長江洋稅急難籌解摺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為查明江海關代徵長江稅及本年春季江海關收稅各銀數分辦清單並軍餉萬緊急難籌解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本年正月十四日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鈔片內開漢口九江雖已通商而進出稅鈔均係上海徵收實在上海關共代收九江稅若干代收漢口稅若干查明數目派員解交湖北江西二省以濟軍需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當經前撫臣轉飭遵辦去後嗣准湖廣督臣官文委派湖北候補道張曜孫來滬催提代徵洋稅疊經臣等飭令江海關查明數目分別撥交在案茲據海關監督蘇松太道吳煦詳稱漢口九江運土貨出長江正稅並復進口半稅由上海徵收係遵照定章辦理江海關所收漢口九江來貨之進口正稅即係代徵

漢九兩關正稅所收由上海運往長江各貨之復進長江半稅即係代徵漢九兩關復進口半稅滬關並無別項進口稅餉當即督飭稅務司費士來確查代徵漢九兩關銀數旋據復稱前二項稅款該司稅於上年十一月初一漢口開關之日起即將所收稅銀月冊登記特是各商船來往長江一船之內時有漢口九江兩處之貨目運入長江貨物洋商並不逐一報明孰為運往漢口孰為運往九江即偶有報明亦難保報往漢口者不因漢口價低改往九江報往九江者不因九江不能得價改往漢口以致兩關稅銀難以分晰若長江通商以來漢關未設以前該司稅初不料漢口月行設關又不知復應制還已將所收該兩口稅數載入本關徵收簿日久款多難以剔出即時彙報應請照會漢口九江詳細注

覆查運入長江之貨必須知其實在何口起卸始能指為何關進口之稅長江運出之貨亦須知其從何口下轍始能指為何關出口之稅乃洋商運貨入江得價則售市價既有低昂銷路須從其便漢九兩處即該商亦不能預定其自長江運貨至滬究係來自何口多未報明即偶有報明亦難據以為憑是進出兩項均未便由滬懸擬強為分別業經道冊詳請前撫臣薛煥咨查漢九二關各自填注在案至此項代徵之稅不應隨時解還惟上海賊氛環偪堵切喫緊自去冬以及今春各防兵勇數逾五萬需餉浩繁咸豐十年冬間曾經前撫臣薛煥奏明請將上海關稅釐捐儘數提充本省餉需又是年奉撥京餉八十萬兩亦經前撫臣奏奉戶部議准自蘇常失陷僅存上海一隅設法防勦入不敷出尚係實在情形應俟該省軍務稍定分年籌補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轉行遵照在案現在統計每年洋稅收數不過二百餘萬每月僅收銀二十餘萬除照章核扣英法各二成賠款外月稅不過十餘萬兩代徵漢九二關之稅即在其中運所收釐捐併計亦祇二十餘萬而每月兵餉軍火即須三十餘萬加以協濟鎮江等處兵餉本省俸廉兵米等款及京外飭撥緊要之款無不取給於稅捐目前之入不敷出即可知從前之收不敷放以致墊欠累累一籌莫展決裂堪虞不得不援照舊案請將前項長江稅課先行留抵上海防勦餉需一俟軍務稍定遵即趕緊解還一面督飭該司稅將上年十一月至本年正二三月代徵銀數逐一詳核開具代收長江稅並本年春季江海關收稅細數清摺兩扣呈請奏咨各等情前來臣復查上海關稅儘數提充本省軍餉數年來辦有成案匪自今始臣在安慶時道路傳聞每月滬關

一第丁巳下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3 版反外



收稅有四五十萬之說到滬後留心察訪乃知浮言未可盡信接  
任以來屢向吳煦面詰該關所收洋稅確數據稱新開洋稅係稅  
務司費士來經收登簿確有案據關道雖總司其成不能絲毫擬  
越洋人收稅向極認真如稍有不實不盡洋商斷不依從既登簿  
冊即儘收儘解非比內地各關積習書吏可滋弊混因將本年春  
季所收稅數清摺呈核臣查摺內所開至旺之月除扣賠款及船  
鈔外僅得實銀十餘萬衰月僅及十萬代徵長江稅尚在其內則  
收數並不為多臣四月十五日莅任視事以前其留抵軍需各款  
均係前撫薛煥任內之事其自四月十五日以後為日無多代  
徵之數計亦無幾業經遵照部行劃撥湖北應解京倉米價銀七  
萬兩似足相抵而滬關究竟代徵漢口九江稅各若干業經遣冊  
咨請自行填注必俟注明咨復始能分別劃抵況上海為蘇省一  
綫餉源有滬地然後有稅餉今蘇杭踴躍切近窺撲必欲得而甘  
心洋人雖議助防究係未可專恃自須練成一支勁旅以保重地  
而張  
國威若將代收之稅盡數撥還餉必不繼則兵亦不能練松勉舊  
有兵勇經此次大股逆賊衝潰已山臣遣散一萬五千餘人內又  
選派將領挑收精銳二千餘人加以臣由上游帶來水陸萬餘人  
及各防水陸舊部並南匯降卒英法各國倣勇合之仍不下四萬  
即逐漸裁汰該處地勢平坦頭頭是道欲保上海即不能不兼守  
松江寶山及浦東各廳縣人數太少亦不濟事臣日夜焦籌罔知  
所措綜計松滬軍餉及鎮江協款並製造軍火賞卹各項得人綜  
核每月亦須銀三十餘萬兩近更不撥總司稅赫德置辦輪船銷  
燬等價銀二十五萬兩又商運京倉米石先付價銀十一萬三千

兩此皆必不可欠之款又奉撥袁甲三軍餉每月二萬兩借借日  
緊實屬應接不暇據該署司吳煦稟稱上海月收釐捐銀十餘萬  
關稅銀十餘萬專抵本處兵勇糧餉尚多不敷除由臣嚴查積弊  
隨時設法整頓摺節動支並將奉撥要款督飭該署司趕緊挪解  
外可否懇懇  
聖主鴻慈俯念微臣到任未久軍餉竭蹶准其循照舊案暫將代  
徵漢九兩關之稅先行留抵俟赫德赴鄂議定設關章程再陸續  
籌款補解俾臣訓練兵勇藉資鼓勵合力進剿以顧大局而保危  
疆臣不勝悚息感盼之至所有查明江海關代徵長江稅及本年  
春季江海關收稅各銀數分繕清單恭呈  
御覽並軍餉萬緊急難籌解各緣由謹會同兩江督臣曾國藩通  
商大臣薛煥專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進勦浦東獲勝摺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奏為官軍進勦浦東獲勝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五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擊退松滬賊逆業經專摺馳

報在案自虹橋泗涇大股敗遁浦西附近各處均暫安堵青浦嘉

定仍有悍賊分守潛伏不出疊飭參將程學啟等乘勝襲攻青浦

適值陰雨兼旬湖河盛漲該縣城外港汊橋梁均被拆斷無路可

進應再厚集兵力徐圖進取至浦東一帶經知府潘鼎新都司劉

銘傳收復南匯川沙後督同投誠勇目吳建瀛劉玉林於五月十

一日攻復奉賢縣城潘鼎新劉銘傳進紮該縣派劉玉林所部千

人進紮柘林探知逆眾盤踞金山衛聯營數十里直至浙江之乍

浦並分踞離柘林十二里之漕涇鎮以阻我師五月二十八日潘

鼎新飭令劉玉林帶隊進攻屢衝不動劉玉林傍晚撤退密為布

置即於是夜初更出其不意分路劫營二更行抵漕涇當令哨勇

於黑暗中四面埋伏忽號一響我兵大呼掩殺鎗礮噴筒周圍

施放該逆猝不及防紛紛驚竄登時燒燬賊營三座殺斃及人馬

踐踏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劉玉林連夜帶隊追擊三十餘里至金

山衛城將東北門外賊營盡行踏燬殺賊千餘生擒五十餘名該

逆入城堅守適大雨如注二十九日午刻收隊回營查點我勇陣

亡十八名受傷三十六名連日探聞金山衛踞逆以大股屯於西

路二十餘里為之掎角又由浙江添賊數千冀圖合股再逞劉玉

林吳建瀛等時時派隊迎勦獲小勝查浦東數百里之地漸

就肅清惟金山衛一城為江浙匪運要隘必須速圖攻克以重兵

屯守庶柘奉川南各廳縣門戶可保上海松江對面局勢亦寬因

飭潘鼎新劉銘傳率同吳建瀛各營進紮漕涇由海塘進東北一

路並調副將華爾帶常勝軍千人同參將李恆嵩由張堰進西南  
一路會攻金山衛城又調副將銜參將覃聯陞帶陞字營湘勇進  
紮奉賢為後路援應除俟攻勦得手續行馳報外所有官軍進規  
浦東獲勝情形繕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稿 七



上海西兵情形片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再六月初四日欽奉五月十七日

寄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外國與賊接仗構釁甚深聞將調集  
印度兵大舉助剿請飭江浙督撫迅速籌議一摺據崇厚函稱英  
領事吉必勳聲稱青浦嘉定二城難以抵禦現在退回上海休息  
有月調印度兵前來秋開大舉之說該王大臣等慮及外國兵入  
內地攻剿不特得一處代守一處足為中國腹心之患即得一處  
焚燬一處亦實地方瘡痍之災請飭曾國藩等設法防範等語英  
法兩國與髮逆仇隙已深若調大兵分路進攻盡如嘉定青浦之  
事則利不償害且恐守以西兵運掉不能由我為患曷可勝言萬  
一金陵尙難遠拔而印度大隊已到應如何預籌會攻不致授柄  
於彼之處著會商妥議等因欽此 臣查英法兩國退出嘉定青浦

奏稿

奏

情形疊經奏報在案該國提督先與 臣定議原派中國兵勇三千  
外國兵三百協守嘉定華爾所部專守青浦乃援賊大股驟至合  
圍洋人苦守旬日力不能支乃挾中國兵遠行退出並未及一  
焚燬嗣經 臣督軍擊退援賊該逆仍分守嘉青二城布置完好如  
果被外國兵焚燬淨盡髮逆亦不能再守是其明徵聞上海洋商  
眾議因嘉青敗退頗損外國兵威私相謗怨以英法提督辦理不  
妥遂有秋後調兵入粵之說昨英國水師提督何伯過 臣營探問  
上下游各路軍情 臣即而詢有無秋後調兵成議所謂係何國之  
兵據稱八月以後本國自兵萬餘來滬再復嘉青布置嚴守然只  
在上海附近百里內攻剿不便遠征該提督並稱本訂於六七月  
回國換防因此遲留等語並未據指明調印度兵 臣查洋人性情  
堅執不受商量其陸軍不紮營專恃礮火故賊少則操必勝之

券賊多則生疑怯之情中國兵勇先須紮營自立腳步與外國會

攻遲速進退實難強與之合 臣俟此間布置稍安應遵

諭旨移駐鎮江行止未敢自定且得力兵勇人數較少若以孤軍

深入有戰無守有物無援似非穩著若須留滬進取當另籌自強

之策洋人即調兵助剿只可曲意羈縻仍須各打一路方不致授

柄於彼細察夷情嘉青復失該提督等既深內愧即秋後調集重

兵不過復此二城以雪前憤或不遽深入為患再查閱英國六月

初七日新聞紙內有云漢口有地一處英國要買價未議定但華

官作事不甚快速最好英國代華官攻破一城俟此地講定再行

交給城池等語即此見洋人詭詐多端未知湖北督撫曾否留心

防備除疊奉

寄諭飭查各節再由 臣曾國藩核奪會奏外所有上海西兵情

奏稿

奏

形謹先附片縷晰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上海一口豆石請仍歸華商裝運片

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

再本年正月各海口豆石開禁准令外國商船運得原為北洋海防緊要資其協衛不得不略從寬大以示羈縻遵即轉行司道備貼告示曉諭商民茲據江海關監督吳煦轉據船商王永盛等聯名稟稱沿海編氓自開北洋海禁以後造船出海各隨地產土著販運懋遷迄今二百年來藉此謀生無論何項捐款商船首先報效即如海運漕糧商墊采辦南米運津皆藉商船承辦國計民生不無小補是以和議條內有外國船不准裝運牛莊等處豆石一款奉經照准在案現在各口通商凡屬生意馬頭外國已佔十分之九惟賸登州牛莊裝豆一款係商船謀生之路今若一網打盡則中國商船立見廢棄沿海居民生計壅阻目下軍需從何而出將來海運從何而辦於大局煞有關係並稱天津海口本來無豆可裝登州牛莊除豆之外外國船均在貿易自可保護或因事有成議設法變通各口豆石生意准外國商船貿易專將上海一口歸內地商人運銷庶幾網開一面以拯商民環求通詳請奏等情並據該關道詳稱查江浙沙蛋等船航海往來貿易其自南往北者貨不拘一而自北回南者總以豆貨為大宗即滬地生意向以豆市為最大今若外國船隻亦能裝運是該商船向藉此謀生者一旦為洋商所佔則該商船所稱立見廢棄關繫軍需海運係屬實在情形惟事已成議經奏奉諭旨允准勞難更改可否設法變通俯如所請將豆石一項各口准令外國商船裝運銷傳專將上海一口仍守前約俾歸內地商人轉運庶於華商生計稍留餘地實於餉捐兩有裨益臣查核原詳係體恤華商即為顧全軍需海運起見於現議豆石弛禁一案

尚不違背相應據情奏請

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請

旨遵行除咨明總理衙門外所有眾船商求將上海一口豆石仍守前約俾歸內地商人轉運緣由理合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附片具陳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

呈



克復金山衛摺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奏為官軍連日攻剿登燬海賊卡要隘乘勝克復金山衛城浦東全境肅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浦東一軍攻克漕涇鎮後飭調潘鼎新華爾等分路會

攻金山衛城經臣於本月十三日專摺

奏報在案十四日鼎銘各營帶同吳建瀛二營由漕涇進紮南沙

距金山十五里潘鼎新等議以近城二里許賊營圍紮海塘攔路

設卡左海右河若不力破此卡無由直薄城根商令劉玉林帶隊

前往察看劉玉林見右河埂下賊椿攔處水尚不深遂同方有才

等陸續試水而過掩至壘邊齊聲吶喊該逆僅以鎗礮在內施放

鼎銘二營隊伍繼至前後夾擊火器齊施延燒賊棚遂乘逆眾驚

惶搶拔鐵槍劉玉林方有才等踰濠齊進賊首憑牆搖旗指揮被

我軍迎面砍倒眾匪紛紛出窟斃於河海刀矛者不計其數城中

大股來援復經擊退我軍回營後賊連夜修整營卡益以死守十

七日潘鼎新令軍功潘鼎琛徐道奎率三成隊伍復攻此卡逆眾

抵拒多時被我軍統斃甚夥賊聞然撤退潘鼎琛等乘勝追至城

下斬賊數十級奪獲賊旗四十餘面我軍亦有傷亡正撤隊開南

門突出賊二千餘眾蜂擁奔來我軍整隊徐退離城約五六里適

潘鼎新等帶親兵三十餘人由三陽等處探視金山衛東北地勢

猝遇賊眾見我人數甚少直前兜襲劉銘傳勒馬當先手放洋鎗

斃其騎馬賊目賊眾卻立勇丁傷亡數名因令劉玉林移營進紮

三陽賊遂盡逃入城此十四至十七日連破城外賊卡滾營進備

之實在情形也十八日參將曹聯陞由奉賢帶隊亦到南沙十九

日帶同都司胡鵬飛率五成隊伍并親兵百餘名由海塘直抵城

根賊於城外豎紅旗誘戰聯陞知有埋伏飭令各哨勇丁按隊

徐行賊分三股一伏海塘壩外一伏隄內一由隄上直趨我隊守

備陳德勝以右哨當頭迎抵高振彪以左哨攻擊隄外文清林周

河清率前後哨排列鎗礮以防抄截聯陞自率親兵左右策應

衝突再四陳德勝持矛刺取黃衣賊目洋礮飛子從陳德勝腦左

打過賊目應手斃於矛下陳德勝亦立時倒地文清林馳前救護

連斃數賊身亦受矛傷多處與陳德勝先後陣亡軍聯陞憤不顧

身拍馬衝入賊隊被矛刺傷右腿戢立馬下親兵隊從旁猛開勞

山大礮擊倒馬賊眾亦合為一處人人拚命正相持間潘鼎新

先派把總徐道奎帶隊由叵中突出接應軍聯陞督戰益急賊遂

撤退入城是晚副將華爾同參將李恆嵩遵臣札調帶常勝軍一

千餘名先後到營當與潘鼎新等會議紮營城根以便施放礮

二十日黎明華爾督隊由海隄前進離城二里許該逆仍先埋伏

千餘人意圖截其後路常勝軍以鎗礮轟散逆眾直逼城下潘鼎

新等率同胡鵬飛劉玉林等由三陽進紮金山東門外賊由城內

衝出數百名經劉玉林方有才前營擊散賊不出該員等察看

地勢排列鎗礮預備相機施放訂於五更時分四門會勦我軍甫

開鎗礮報劉玉林已先入城賊大股向西北潛遁潘鼎新等一

面派隊跟追一面入城分營布守即於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克復

金山衛城華爾本日即回松江軍聯陞亦回奉賢此十九至二十

一日偪城擊敗伏賊分路進攻立復金山衛城之實在情形也

查金山衛為江浙要衝浦東咽喉自上年八月被賊攻破此城奉

柘川南各廳縣相繼失守於是上海松江對面皆賊僅隔黃浦江

一綫之路勢甚岌岌本年三四月間英法將士攻奪周浦南橋賊



聖先克柘林臣接任後即派潘鼎新劉銘傳帶淮勇千人設計招  
降南匯賊萬餘浦東各城賊皆搖動潘鼎新等撫有降賊遂資  
其力乘機剿辦連復川沙奉賢節節進紮時苦戰賊猶欲堅守  
金山扼我之吭復連合華爾一軍併力偏攻降酋劉玉林奮勇  
先殲破卡隘賊膽已落疊次設伏又不獲遂遂於官軍進圍之際  
棄城竄往浙境計未十日克復嚴嶼從此浦東全境肅清門戶可  
守堪以仰慰

聖廬此次陣亡守備陳德勝千總文清林應懇  
敕部從優議卹其尤為出力之江蘇補用知府潘鼎新智深勇沈  
由舉人帶勇打仗久著戰功可否仰懇  
天恩免補知府俟服闋後遇有江蘇道員缺出請  
旨簡放並

賞戴花翎卽令統領浦東防務遊擊銜都司劉銘傳膽略過人可  
否免補遊擊以參將仍留江蘇補用並請  
賞加勇號副將銜參將單聯陞可否以副將儘先推補劉玉林前  
經奏明暫給虛銜項戴可否以都司補用並

賞戴花翎江南提標中營參將李恆嵩可否開復革職留任處分  
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容臣彙入南匯虹橋請獎案內擇  
尤保奏出自逾格

鴻慈所有官軍攻毀海塘賊營要隘乘勝克復金山衛城緣由理  
合繕摺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察看泖澱各湖水路情形片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再於本月十四日同黃翼升前往泖澱各湖周歷各營察看水  
路情形已於十三日附片

奏報在案十六日行抵松江十七日由泖湖赴澱山湖該處係青  
浦崑山蘇州吳江交界直達蘇境之太湖其東岸有曾秉忠部下  
破船扼守西南北岸處處賊區臣與黃翼升督同淮揚四營駛往  
巡視十八日黃翼升巡至離蘇州七十里之周莊鎮見水陸賊軍  
據橋為卡飭令副將王東華等排礮齊攻焚毀賊卡逆眾登岸開  
洋鎗抵拒黃翼升督軍截住賊船攔頭夾擊王東華帶隊上岸迎  
勦參將張元龍楊宏勝分路進剿賊紛紛敗走黃翼升由後河抄  
出當將賊巢燒燬共殺賊十餘名焚奪賊船十餘隻俘獲鎗礮刀  
矛旗幟黃衣帽四百件十九日以後復回泖湖會合已革提督

曾秉忠由章練塘于匯壘官廟繞至涑涇漸近浙江嘉善平湖各  
縣邊界二十二日回至上海老營臣查松江以西與蘇州接壤南  
與嘉興接壤湖河泛漲支流港汊千百縱橫岸低橋少水戰最宜  
將來夾攻蘇浙必須由此取徑惟頭頭是道面面皆通須有得力  
將來飛划四五百號乃敷分進牽制之用黃翼升所帶戰船僅二  
百號除分留金陵揚州六營共百二十號外到滬僅八十號現  
將黃浦舊存礮船修整改造三四十號尚未竣工仍須會商曾國  
藩另籌辦法淮揚水師自去春成軍協勦鄂皖江西各處血戰踰  
年寒暑無間克復名城數十此次由九洲洲賊壘橫衝而下弁勇  
傷亡近百名船身多被賊礮洞穿須趁三伏油艚修補臣商令曾  
秉忠嚴東所部分堵前面各隘口俟黃翼升船隻修好再行添調  
前往抽替會籌防勦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奏稿一

吳

奏調劉秉璋片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再臣等次請調各員欽奉

諭旨允准其在皖楚上游者經曾國藩與臣分別行催尙未到滬此開不乏才智之士習氣較深近日官場雖漸知儆惕然變化愧厲俟諸異時治軍籌餉均須得人襄助為亟查有翰林院編修劉秉璋沈毅明決器識閱遠能耐艱苦臣與為道義交十有餘年深知其結實可靠該員去冬山安慶經過督臣曾國藩一見大加器許謂為皖北人才臣今春統軍來蘇曾國藩允為奏調臣營學練軍事昨又函催臣自行奏請該員與臣所帶淮勇各營官多相浹洽可否請

奏稿一

吳

旨飭赴軍酌量委任又新授浙江金華府知府徐寶治現抵上海為賊所阻不克赴任該員係江蘇吳江人品端才潔可否暫留臣營差遣俟道路疏通再飭赴浙之處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進攻青浦並扼守金山衛摺 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奏為官軍進攻青浦並金山衛城設守情形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六月二十一日克復金山衛城業經專摺馳報在案七

月初七日欽奉六月二十六日

寄諭李鴻章月片奏洋兵不守青浦嘉定現向為賊堅踞飭參

將程學啟等進攻青浦能否厚集兵力趕緊克復如將來洋兵到

後我軍即與分路攻取縱使洋兵克復城池仍應我軍駐守以免

流弊等因跪誦之下仰見

宸謨廣運籌及萬全曷勝欽佩查青嘉各城賊誘之既不來戰

必須官軍進偪次第移營攻取為先發制人之計臣密飭參將李

恆嵩探明進攻青浦路徑於河港歧出之處搭造浮橋以利師行

派令副將程學啟率開字三營副將滕嗣武率林字兩營通判韓

正國率親兵兩營於七月初七日自虹橋拔隊前往北斡山去青

城十餘里相地修築營壘參將劉士奇郭松林各率所部紮塘橋

後路又派臣弟分發知縣李鶴章率本標親兵及樹字營馳往督

攻初十日各營先後到齊濠鹵甫竣又調副將華爾由松江帶隊

來會定議進攻日內計可直抵城下其如何攻勦情形俟報到即

續具奏至浦東金山衛城克復後責成知府潘鼎新會同參將單

聯陞都司劉銘傳以所部分駐要隘益以吳長慶一營吳建瀛三

營歸併扼守臣復委臬司劉郁前往會商潘鼎新查勘海塘及

河道形勢加工濬修為穩守計據稱海塘外灘宜開長濠塘內池

北舊河西接黃姑塘向南繞至金家橋東歸張堰大河節節皆須

挑濬俾河路曲折皆通水師可以駛入接應再勘得衛城東面海

塘受潮怒激塘埂衝潰不過幾尺勢甚危險已籌借款項趕緊分

別修築藉地利以省兵力所有官軍拔營進攻青浦並金山衛設  
守各情形理合繕摺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

吳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六月十八日

奏為欽奉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六月十八日

寄諭潘祖蔭片奏楚軍乘勝近逼金陵大局安危所繫鎮江揚州已有備禦惟通州靖江泰興等處江港可通者十餘處由江南太倉常熟江陰出口即能隔入賊若乘虛擾及裏下河等處江北軍餉無籌即全師不壯等語著會國藩李鴻章設法兼顧派令安員防守保全完善之區原摺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臣查江防大段由靖江而上至瓜洲為內江由靖江而下至海門崇明為內洋自瓜洲至通州五六百里向皆責成各水師分防其南岸之江陰口福山口徐六涇口楊林口劉河口賊巢密布時時出江搶擄

奏稿

辛

船隻游匪劣勇逆逃旬結臣自四月接任後營經咨飭李德麟等分段巡緝並咨商黃彬設法堵剿六月開江洋盜劫之案日凡數起商船阻絕南北不能通行經臣商調副將華爾帶輪船隊伍於七月初二日出吳淞口就近剿劉河賊巢毀賊卡三處攻奪該口內新老兩鎮救出商船三十餘隻難民數百平其方圓礮臺二座斬短髮粵人七八百名洋鎗斃其乘馬悍賊土人指為粵賊頭目楊姓者也其自楊林口而上接連通靖江港紛錯可以漏賊者何止十餘處竊意江南全局鮑超由東壩進會國藩由金陵進秋冬以後賊必不支上游無懈可蹈即恐併出南岸各口就食於裏下河州縣而狼顧江而遼闊巨浸泊天一經偷渡闖入通如即成噬臍之患臣每與督臣何國藩商深用焦慮署提臣黃翼升所帶水師皆長龍舳板於洋而風湖沙性實不相宜現暫留副將陽利

見蔡東祥所部四十船巡防三江口兵力單薄勢難兼顧他處其餘一百數十號調入松江泖澱各湖頭頭是道向不敷用曾秉忠

礮船現已裁撤大半合之黃翼升新營祇可專力湖防至於通靖

江防似應仍責成黃彬所部師船肅清江而嚴扼北竄計年內外

赫德購到船礮定可得用或俟九洲洲克復由督臣會國藩商之

楊載福彭玉麟分一軍下駛則一切皆資整頓不獨為外江內河

設防已也惟目前別無救急之法可否請

旨敕下都興阿黃彬安籌布置嚴飭諸鎮將實力防禦通靖泰興

各口岸儘有疏虞俾賊闖入裏下河即惟分防之鎮將是問再上

年都興阿黃彬奏調廣東紅單船四十號來江助剿本年復委郭

定猷赴粵守催臣查原奏本以舊船聞多損壞調到新船裁替而

現據南臺候補道許如駿詳稱黃彬以裁船原議籌給一月餉銀

以作路費又有不給餉銀起行仍在江南隨幫按成攤放舊欠之

奏稿

至

說是新船入江仍未能即撤舊船由該臺疊次詳請月籌新餉專款前來臣復查南臺進款分供水陸兩軍實已萬分拮据現經臣核定餉章月片附陳何能再有增益况赫德所購外國船不久必到當蘇餉艱窘之際豈能議添兩分重餉此項紅單等船調到若使枵腹荷戈豈得毫末之力若仍自求口食尤開騷擾之端查水師各幫內原續雇紅單船七十七隻兼之大洋艦快蟹拖各戰船共三百餘號目下縱有抽減約計以船身稍舊者旋泊駐防以其稍堅固者出江堵擊似尚足敷調撥其新船到防之期計與赫德礮船不相先後兩項相較洋船已別無變動之法紅單尚可

在緩議之條籌思至再惟有併請

飭令都興阿黃彬暨廣東督撫臣將前調紅單等船四十號即行



停止如已報起程無論駛至何處即速追令回粵勿庸來江以節糜費所有欽遵

諭旨設法保全完善之區請飭水師鎮將嚴堵通靖泰興各港口并請將前調廣東紅單等船四十號即行停止各緣由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專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額定鎮江水陸餉章片 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再鎮江軍餉經臣於四月內據蘇藩司議詳

奏定由滬每月撥濟銀三萬兩查照糧臺水陸分攤之議故未經指定專解陸營續經署漕臣吳棠遵

旨核將泰壩鹽釐每引劃分三百文以濟鎮餉各在案惟江南糧臺各進款分供水陸向無定章以致彼此推始而文移往復繼則連章入告各執一詞迄無定議當防勦吃緊之際若不秉公衡斷釐定餉章請

旨飭遵誠恐爭競不已有礙大局經督辦糧臺署漕臣吳棠與臣往返咨商據南臺候補道許如駿疊次原詳覆加斟酌查該臺進款以沿江釐捐上海協餉口岸鹽釐為三大宗沿江釐卡每月約收銀二三萬兩既歸各幫水師就近提用則滬餉三萬兩除水陸

各營米價八千兩及福山鎮總兵鞠州乾所部月餉一千八百餘兩外其餘二萬餘兩應即全解鎮營口岸鹽釐每引捐銀二兩七錢五分每月約收銀一二萬兩內除瓜洲防兵向按九十天一關

由淮運司在於此項鹽釐每月巡提銀五百七十兩交水師局員領給外餘即儘數按月解水陸兩營此外除蕩捐一項有名無實業經停止其泰壩鹽釐每引劃分三百文每月約得銀三四千

兩專濟鎮營至如花布釐捐歲可收錢六七萬串焦山貨捐歲可收錢十餘萬串揚由關稅及鎮江洋稅兩項每月約銀千數百兩

以後旺收與否未能預定廣東協餉

奏准每月三萬兩又添撥水師每月二萬兩久未報解現經臣等

專員咨催又如江北捐借及革員王藻等捐款雖屬畸零或可催

解若干以上各項均以五成歸鎮營四成歸水營其餘一成提為

解若干以上各項均以五成歸鎮營四成歸水營其餘一成提為



水陸兩營製造軍火並臺局委員鹽折局用之費如有不足仍在  
花布釐捐及捐借項下動支統計鎮營餉數原額多於水營半倍  
是以分攤稍為從寬並非偏厚惟目下進款止此可就現有之  
數酌量分濟同甘其苦如此後各軍攻勦出力軍務地方漸有起  
色別有可籌之款容臣等隨時通融籌辦至於水營額餉六萬非  
盡口糧且有船價在內其沿江釐卡上自儀徵沙漫洲下至通州  
海門各口縣互數百里該水師鎮將自行設卡三十餘處如能核  
實收放滴歸公當可敷用而近來所收月不逾二三萬兩此則  
該營當自為整頓無事舍近而求遠者也所有臣等釐定鎮江水  
陸餉章請  
旨飭遵緣由除咨戶部外謹會同署漕運總督臣吳棠附片具陳  
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

臣

江海關洋稅第六結並免單稅無從撥還摺  
奏為江海關徵收洋稅第六結扣交英法兩國各二成銀兩掣取  
收單並查明免單稅銀總數現已儘抵軍餉無從撥還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英法兩國賠項各銀八百萬兩按照條約應於各關  
洋稅內分結扣交各二成以外國三箇月為一結其江海關第一  
結至第五結已由關道照數扣交共銀一百七萬三千八百三十  
八兩一錢二分二釐八毫節經前撫臣薛煥  
奏報在案又查接管卷內免單稅銀一項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奏定分別撥解並嚴飭關道每屆三月一結之期將實發免單張  
數稅銀數目於摺內詳細聲敘造冊送部至不扣二成之船鈔子  
稅及土貨半稅各數目並於摺內聲明等因當即督飭關道欽遵  
查明辦理茲據該關道吳煦詳稱英法兩國領事以第六結屆期

奏稿

臣

請照向章覈扣查自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起至同治元年  
三月初二日止係外國三箇月一結第六結期滿計江海關徵收  
各國洋商進出口洋稅及進口洋藥稅實共銀六十八萬五千七  
百五十六兩一錢五分三釐應扣交英法兩國各二成銀十三萬  
七千一百五十一兩二錢三分五毫總共四成銀二十七萬四千  
三百二兩四錢六分一釐照數兌足分別移送英領事麥華陀法  
領事伊擔親收取具收單在案其第六結期內免單稅銀除鎮江  
一口並無給過免單甯波一口被陷停止通商外實發各口免單  
稅銀天津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五兩九錢二釐牛莊二千八百七  
十七兩八錢五分九釐登州七千五百八十八兩一錢七分四釐  
漢口七千八百五十九兩四錢四分九釐江三千一百八十八兩三錢  
廣東五百五十八兩四錢四分五釐汕頭六十一兩七錢二分三



釐福州七百四十一兩一錢四釐廈門一百四十一兩四錢二分  
 五釐另造清冊送部查覈至海關所收稅課銀兩應係儘撥江南  
 大營軍餉自蘇垣失陷上海添兵募勇辦理防剿經前撫薛煥  
 奏准儘所收釐捐關稅抵放軍需祇以餉絀兵多中外錯處繁費  
 益增入不敷出無論已徵之稅動用無存即續徵之稅亦隨收隨  
 放上海為餉源重地有上海然後有關稅若按各口免單紛紛割  
 還則當此逆氛徧地江浙處處梗塞上海銷數無幾海關所收之  
 稅幾將盡數撥還他省軍餉定致虛懸一經餉竭兵譁大局何堪  
 設想再四思維無從分別撥解應請俟蘇省軍務稍定再行議撥  
 以保危疆而免決裂等情詳請具  
 奏前來復查上海防剿吃緊免單稅銀業經儘數抵放軍餉委  
 係實在情形可否懇

奏稿一

奏

恩暫准留用俟蘇省軍務稍定再行撥還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除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暨戶部查照一面飭令該  
 關道趕造清冊月行送部外理合會同通商大臣薛煥恭摺附  
 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再第六結期內江海新關共徵洋船鈔銀一萬九千八  
 百三十一兩三錢八分三釐又徵內地子口半稅銀一萬八百九  
 十六兩九錢九分又徵復進口半稅銀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三  
 兩八錢六分四釐除照章於三箇月限內原包原貨出口給還銀  
 九萬三千三十兩五錢一分二釐外實共徵收復進口半稅銀二  
 萬六千八百十三兩三錢五分二釐均不扣二成合併聲明謹  
 奏

查明江海關代徵長江稅內並無洋貨進口稅片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

再查明江海關代徵長江稅銀並軍需萬緊急難籌解緣由經臣  
 等於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恭摺馳

奏奉

旨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單二件併發欽此欽遵在案惟  
 查官文原片內開洋商由上海運洋貨進長江又由長江運土貨  
 回上海應完長江進出口正稅及土貨復進長江半稅均令在上  
 海完交以上皆係長江應收之稅等語因思洋貨向無一貨兩稅  
 之例既完海關進口稅即不能再完長江進口稅所奏恐與例未  
 符且聞江漢關已奏明於七月初一日照更定新章起徵事關稅  
 款出入若不確切查明必多轉轉當飭該關道吳煦復查去後旋

奏稿一

奏

據詳稱上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定各口通商章程第一款內  
 載洋商由上海運洋貨進長江須在上海將進口正稅完納等語  
 則湖廣總督所奏不為無因但查洋貨以先到之關納稅為定既  
 在進口之海關納稅無論轉運何口均准給免照免其重徵自道  
 光年間五口通商以來各海關一體照辦天津新定條約亦復相  
 同漢口九江兩處既准通商辦法自當一律若一貨兩稅洋商扭  
 於成例恐難允遵所有長江通商以後上海關代徵貨稅祇有長  
 江運來土貨應完漢口九江出口正稅及由上海運入長江土貨  
 應完漢口九江復進口半稅兩項其由上海運入長江洋貨係  
 遵照條約給發免照委無代徵長江進口正稅等情請奏前來臣  
 覆覈無異相應請  
 旨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湖廣督臣查照辦理昨總稅務司



赫德由鄂回滬臣雖未接晤據薛煥吳煦均稱該總司稅熟悉各  
關稅務深知原委現擬赴京應如何分別收徵諒可議定第查蘇  
杭營陷以後僅存上海一隅為各貨匯聚之所並非各貨行銷之  
所祇緣先在海關納稅並代收各口正半各稅是以收數較旺然  
除扣英法四成外每月至多不及二十萬少則十餘萬儘放松滬  
正餉鎮江協餉計尙不敷而遠近各省視為膏腴傳聞異詞咸將  
取給於此其隨時特出之款奉撥之款不一而足通計每月用費  
約需四十萬即連本處捐釐併計久已萬難支撐今江漢關自行  
徵稅各口又索免單銀兩則此後海關應收之稅更少各軍餉需  
及會防經費從何取給決裂恐在目前臣受  
恩深重方欲練成勁旅隨同諸將帥規復舊疆無如稅額驟減軍  
餉日絀臣適逢其會動多掣肘惟有督飭司道力求撙節以待事

奏稿  
機之轉亦不敢徒事呼籲上煩  
慮慮因查明江海關代徵長江稅內並無洋貨進口稅一層不得  
不據情申辯並將滬餉前後大略附便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附片具  
奏

克復青浦縣城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  
奏為官軍攻克青浦縣城追殺逆眾大挫賊鋒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派兵進攻青浦業經臣於本月十三日專摺馳報在  
案旋據在事文武稟報各路官軍先後薄青浦城下議定分門合  
圍副將程學啟率開字三營由北崑山出隊進攻西北兩門副將  
滕嗣武率林字兩營攻東門副將華爾率常勝軍會同參將李恆  
嵩攻打南門十二日華爾以輪船駛進內河安放礮轟倒城堦  
數處程學啟等各帶四成隊伍自東北兩門助之賊不敢接仗全  
退入城當燬其北門外賊卡兩座東門外賊卡一座力攻六時之  
久該逆堅伏不出遂各收隊十三日華爾復攻南門率勇爬城而  
城上鎗礮甚密勇目被傷數十名又自松江添調常勝軍五百於  
十五日刻由南門進攻程學啟滕嗣武令開字等營各出八成

隊伍分攻東北兩門已革青浦縣知縣廖秩璋代理知縣李克勤  
各率壯勇民團隨同進剿卯刻賊由北門出戰先經開字營擊敗  
東門之賊亦於巳刻出戰被林字營以劈山礮擗擊均復退回城  
中李鶴章帶舢板船四隻長龍船一隻堵扼東門河橋防賊東竄  
密飭參將劉士奇都司張樹珊主簿余思樞守備周盛波各帶隊  
在北門六里外埋伏連判韓正國參將郭松林都司苗順清各帶  
隊在西門六里外埋伏城賊如由兩路竄出則與程學啟等前後  
夾擊是日午刻華爾將南門城牆轟裂十餘丈急督勇冒煙撲上  
噴筒洋鎗並放城頭礮城紛紛倒地我軍一擁而進賊眾拚死由  
西北兩門奪路而逃立將青浦縣城克復程學啟等揮兵截殺又  
經李鶴章所派兩路伏兵齊出追逐數十里直至白鶴口黃渡一  
帶十六日午刻始收隊回營共生擒逆匪四百餘名城中及沿途



殺斃溺斃者約計三四千名奪獲旗幟刀矛鎗礮無算此官軍攻克青浦追殺逆賊大挫賊鋒之實在情形也伏查青浦切近松滬四月間經洋兵克復旋被大股賊匪攻陷踞守益堅此次臣調派各路官軍前往會剿仰賴

聖主威福華爾爭先效命諸將士奮勇圍攻遂能剋期報捷殲賊甚多實非臣始願所及自當遵

旨酌留官軍駐守署提黃翼升親帶礮船馳往布置暫令副將程學啟移師入城會同代理知縣李克勤妥籌保衛華爾同參將李恆嵩仍即拔隊回松查副將華爾督軍鏖戰躬冒矢石奮勇登城可否仰乞

天語褒獎其餘尤為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均屬著有微勞容臣查明彙入前次保案酌請獎勵所有攻克青浦縣城緣由謹繕摺由

奏稿

六

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據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道楊坊會稟接華爾知會派駐甯波之常勝軍於七月初八日會同各軍攻克餘姚縣城合併聲明謹

李文忠公奏稿卷一

李文忠公奏稿

卷之二目錄

逆匪復倡滬防摺 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洋將添造上海礮臺經費片 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北新涇解圍摺 同治元年八月初七日

湖州降賊之千總熊得勝軍前正法片 同治元年八月初七日

協解袁甲三軍餉片 同治元年八月三十日

上海已革副將馮日坤正法摺 同治元年八月三十日

華爾陣亡請卹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初六日

松滬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三日

水師蘆墟勝仗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三日

請飭多隆阿回援金陵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

奏稿目錄

克復嘉定縣城摺 同治元年九月初六日

逆賊圍攻四江口摺 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

程學啟不能赴援金陵片 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

郭嵩焘請無庸迴避片 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

四江口解圍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覆議江南糧臺歸併江北摺 同治元年十月十九日

克復上虞縣城摺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覆奏曾秉忠金鴻保參摺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續徵稅銀請准歸還原借商稅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覆奏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白齊文滋事撤換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獎外國官弁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收復常熟昭文攻克福山許浦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整飭常勝軍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查明淮鹽課釐數目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勒伯勒東陣亡請卹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請留英總兵哇藥德克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請優卹曾貞幹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覆奏添募揚勇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稿一目錄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

全集一之二

逆匪復倡滬防摺

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桐城吳汝綸編錄

奏為青浦克復後蘇州逆首糾合各路大股來犯復繞蘇滬防以圖大逞現在調撥撥勤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七月十五日克復青浦業經專摺馳報在案溯自臣到滬後裁汰松滬舊有兵勇暨節次潰散之餘現存不及萬人分防

松江寶山與上海之北新涇等處已虞不足臣所部湘淮勇及浦

東新收各營除淮揚水師外陸軍亦不過萬餘人現駐金山衛四

千餘青浦城內一千五百名分紮北崙山鳳凰山塘橋等處四千

人為青浦後路援應臣上海老營所存不滿三千人署提臣黃翼

升親督師船分防青浦泗涇各內河與陸師相為依護誠以青浦

為蘇州門戶而金陵攻急賊必全退蘇州恐我滬上一軍由崑山

長驅而進奪其巢穴故青浦為賊所必爭非得重兵扼守勢難完

固該縣甫經克復副將程學啟入城布守即據報偽忠王李秀

成調蘇崑嘉興等處踞賊十餘萬分為三大股遣賊目三人統之

由西北兩路撲犯其西路係偽主將蘇王譚姓所帶有眾二萬餘

十九二十等日直撲青浦西門黃翼升督各船開砲對擊賊旋回

竄二十五日繞撲北崙山營盤副將滕嗣武通判韓正國堅壁靜

守乘該逆填橋渡水之際鎗礮環施擊斃執旗賊目數名適水師

礮船駛抵西南河橋併力轟擊而鳳凰塘橋各營亦整隊來援賊

勢不支隨即敗走我軍追勦數里生擒二十餘名賊既不得逞於

青浦復以大股偪攻北新涇營盤北新涇前接張官渡後達法華

鎮為上海西路衝要六月間臣派已革總兵況文榜熊兆周等統



貴州兵常銳勇各營千八百人駐扼該處二十六日況文榜伺賊將至密派弁勇至張官渡埋伏賊之前隊遇伏即退迨二十七日黎明該逆數千由張官渡過河猛撲我軍開礮力拒殲賊不少副將梁安邦都司周元芳等督隊夾擊賊多時各營火器齊發該逆紛紛敗去仍屯踞左近全無退志二十八日派隊往剿玉字春字兩營山中路進志字東字兩營攻城之右熊字垣字兩營攻賊之左賊亦分路蜂擁迎敵都司劉玉林衝入賊隊生擒十餘名斬賊酋二人懸其頭於馬後賊為披靡劉玉林率數十人追之戰十數合右腿忽中鎗傷暈跌落馬方有才等趕前救護扶上馬者三次馬陷泥淖中賊矛環刺登時陣亡哨官守備熊得春亦歿於陣賊遂分數支壓下各營奮勇抵禦將賊堵回八月初一日各路之賊環撲北新涇營內糧藥缺乏河道淺狹不能運入賊并繞越營後擾及法華之西距上海僅十餘里營兵力過單暫令副將張遇春等分督隊伍嚴陣於法華左右副將王東華督帶礮船由洋涇浜乘潮駛過曹家渡立毀其浮橋三座兩岸之賊蟻聚蜂屯彌望十餘里重重包裹王東華督軍連開鎗礮左右環擊斃賊數百復揮眾登岸衝殺將至北新涇張遇春亦由陸路派隊來應賊退數里其法華街西之賊經都司苗順清馬隊衝潰天晚仍各收隊回營以該逆數大股聚集近郊數十餘萬圍撲北新涇營我軍分防青浦金山衛均在百里以外存滬僅二三千人久恐難支乃飛調劉銘傳吳建瀛四營由金山衛拔隊回援程學啟滕嗣武韓正國等各帶所部由青浦北崑山分路夾擊又調華爾常勝軍由松江來滬據蘇松太道吳煦稟報華爾常勝並約會英法各兵合力迎擊其北新涇營仍密飭況文榜等鎮靜嚴守俟各路兵勇調

齊即會合洋兵分路援剿以冀掃蕩賊氛查花翎補用都司劉玉林自投誠以來屢立戰功感沐再造殊恩奮勇捐軀洵堪嘉憫九江鎮標儘先把總保升守備熊得春同時陣歿可否均請旨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大股逆匪竄倡滬防分調援剿各緣由繕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稿二  
三



洋將添造上海礮臺經費片

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再七月初九日據蘇松太道吳鼎稱六月二十四日准英國提督領事等面稱保守上海須環城建造礮臺前經逐一勘定共計十八處業已分別興工又南門至西門應另作新路一條西門外有一高地為徐家洲及英界至西門之要路應於西門城內築一堅固泥城以資防衛共需各工程經費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片單開送並繪具礮臺圖形並稱該提督先經函致駐京公使轉致總理衙門查前項礮臺各工雖為防堵要策第未准先行商定業已逐一開工現據交到繪圖催令速交經費無從與之辨論等語續據稱英國官兵催送礮臺工費甚急已由五月分釐捐款內動撥庫平銀四千二百二十餘兩解送會防公所查收湊付申報前來臣維英法提督從前不時來營會商事件無不擇善而從如派

兵教習以及開馬路挑濠溝等事俱經委婉酌飭照辦惟礮臺一節並未先行商及適承總理衙門公函內開實有此語現據稱工價每礮臺一座由八十兩至三千兩不等亦無從細與稽核事

關沿海州縣添設礮臺開銷經費臣未敢壅於上聞除將原繪圖形并錄原交清單咨送總理衙門備查外理合附片具陳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北新涇解圍摺

同治元年八月初七日

奏為官軍分路夾剿大獲全勝立解北新涇之圍旋又會合乘勝追逐敗賊滬防肅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大股逆匪竄圍北新涇營寨備滬防分調援剿各緣由經臣於本月初二日奏報在案查偽募王譚主將即係五月間攻陷湖州之賊為偽忠王李秀成部下著名兇悍忠逆本欲其赴援金陵而譚逆請先打上海蓋恐我軍深入躡其後也該逆既率其醜類繞出青浦直撲北新涇營七月二十六日以後屢攻不破復添來偽主將蔡姓黃姓兩大股蔓延二三十里連營數十座實不下十萬之眾况文榜熊兆周梁安邦等督率弁勇併力抵禦晝夜不息賊亦傷亡不少而層層包裹斷後路援兵不能遽達初一日賊用稻草填濠我軍火器齊發燃燒稻草並燒死濠中衝鋒悍

賊百餘該逆站立不住我軍乘機出營追殺奪旗器械甚多初二日晚賊眾四五萬更番撲都司張榮發督勇苦戰被賊洋礮打斷右臂勢甚危險二十八九日以後該營消息即與上海不通賊眾分股四出焚掠附城西南火光燭天計北新涇營中糧藥將盡萬一失事賊眾愈張滬營且將孤立臣因密商臣弟李鶴章傳諭青浦及北簞山鳳凰山塘橋各營以五成隊留守而各帶五成隊急趨泗涇七寶抄賊之後各營悉聽副將程學啟調度臣親督

上海老營七成隊伍與程學啟等約於初三日會戰於北新涇並調浦東各營分兵星夜來援程學啟等先於初二日五鼓開道裹糧行抵七寶詎譚逆已派賊佔住該處阻臣營與青浦各營中通之路程學啟遂令於七寶街北橫排五營街南橫排五營未刻譚逆復率大隊二三萬擁至圍之數重猛衝三四次其氣銳甚我軍



壁立不動俟其衝過鎗礮環施斃賊無算賊復死力回撲親兵營執旗外委張嘉興楊立誠劉義勝等中鎗倒地通判韓正國倉持大旗率眾一擁而進鏖戰三四合韓正國右足被洋鎗子穿透左脅右腿均受矛傷猶裹創力戰副將滕嗣武參將郭松林由兩旁抄擊賊漸不支復併入別股狂呼猛進守備周盛波都司張樹珊遊擊張桂芳率領各哨拚命迎敵程學啟往來督戰該逆大敗四路狂奔我軍一齊追殺十餘里生擒四百餘名斬斃及淹斃者約三千餘名奪獲旗幟刀矛鎗礮馬匹無數因已昏暮各令收隊紮住七寶為詰朝會剿之計譚逆大股是夜遁回野雞墩與蔡黃逆眾仍圍新涇然已一夕數驚懼追兵之即至矣臣督率各隊於初三日已刻行抵虹橋瞭見賊眾憑河據壘旗幟如林並於壘之左右設伏以待遂急趨前進與程學啟等相遇於北新涇營外隨派

奏存字熊字垣字等營分三路迎剿該逆以洋礮洋鎗對擊子落如雨勇丁凌長春等奮不顧身斃水而渡中礮陣亡程學啟滕嗣武郭松林已馳入汛文榜等營中各隊復鼓勇爭先盡力轟打踏斃賊營十數座賊皆逃過吳淞江北岸恃有大河阻隔排列不退副將華爾帶常勝軍在法華援應署提臣黃翼升聞警是日自青浦回滬即督王東華等水師由吳淞江乘潮進擊與賊相持至夜四更後風雨大作礮聲如雷轟斃數百名又踏毀北岸賊營七座賊乃退去初四日我軍撤回譚蔡黃各逆又率眾回撲北新涇適參將劉銘傳三品頂戴吳建瀛帶隊赴援衝至野雞墩戰十數合殺賊無算徐家匯西兵復出隊協剿連開大礮賊即狂奔初五日追過南翔賊已退向嘉定而去滬防一律肅清此初二三四等日連獲大捷力解北新涇圍之實在情形也臣查偽慕王譚逆糾合

黨眾窺竄上海計極狡毒二十九初二等日遊氛北抵新聞南入漕河徑距滬不過數里臣守營鎮靜密調各路之師倍道來援但慮北新涇早晚攻破逆眾乘勢長驅臣營兵力過單殊難楛柱仰賴

聖主威福況文榜等苦守七晝夜屹未動搖賊不敢舍之深入而程學啟諸將神速赴機奮勇力戰遂擊退悍賊數萬水陸中外各軍復合力追剿滬防危而復安實非臣初念所及所有此次異常出力之已革補用總兵況文榜係應解皖省交督臣曾國藩訊辦之員前在杭州督戰頭受鎗傷至今未愈留滬以來屢經大敵苦志堅忍初四日之戰又被賊礮傷左腿子向未出可否籲懇天恩免其查辦留營差遣已革記名總兵貴州定廣協副將熊兆周可否開復革職處分仍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儘先提

奏副將梁安邦可否賞加勇號副將程學啟總兵銜副將王東華可否均以總兵記名簡放知府銜候選通判韓正國可否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遇缺即選兩江即補都司張樹珊擬保都司儘先守備周盛波可否均以遊擊儘先補用以昭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其餘隨同出力員弁兵勇容臣查明開尤保奏陣亡弁勇彙案咨部分別議卹所有官軍分路夾剿大獲全勝立解重圍滬防肅清各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湖州降賊之千總熊得勝軍前正法片

同治元年八月初七日

再湖州被圍五月有餘糧盡援絕守極苦聞係千總熊得勝開門延賊始入城正在密飭訪拏開據湖州在滬紳士稟稱熊得勝係湖南人自湖州被圍該千總即將城外難民船擄劫一空又城中設有四隅粥局以濟餓民該千總率領兵勇搶去粥米數百石變賣圖利每石索洋錢一百元飢民因而餓死者甚眾三四月開該千總借索米為名闖入人家打傷勒無所不至被傷喪命者有之迫欲整既盈無可搜括密約迎降滿城並無知覺以致湖州陷陷熊得勝遂受檢點偽職門條有管理洋磁街字樣七月二十日熊得勝忽由賊中潛來上海洋涇浜必有詭謀請速拏辦等情臣當即面諭署藩司火照密派運事候補州同葛繩孝外委徐爾森等前往搜捕在法國租地界內之客棧獲到轉解來營臣復

令湖人識認無誤似此從逆要犯罪惡滔天未便稍稽顯戮即於軍前梟示以彰

國法而快人心至統領湖防道員趙景賢尚無下落臣連日督軍攻打偽慕王譚主將一股該逆前次圍陷湖州所擄弁勇陸續逃出臣逐細研訊據稱趙景賢被偽忠王囚禁在蘇勸令投降趙景賢矢志求死陽狂謾罵忠逆先加禮貌復加拷掠至手批其頰血流面頰不為少屈臣推原趙景賢從前死守湖州之心當不肯遽與名節湖人又謂趙景賢城破被擒實為熊得勝所賣參眾證似尚可信除再查有確據隨時奏報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奏

協解袁甲三軍餉片

同治元年八月三十日

再臣於五月開承准寄諭著李鴻章於江海關稅項下先提兩月餉銀四萬兩趕解袁甲三軍營等因欽此當即恭錄札司欽遵辦解去後茲據兼署滬司吳煦詳稱咸豐八九年按月籌解皖餉銀兩其時蘇省完善每年有徵收地漕錢糧以及關稅釐捐數百萬現在蘇常均為賊踞松江各屬錢糧蠲緩絲毫無徵且逆氛熾熾估稅釐短絀自英法各二成賠款按結扣還關稅所得月不過十萬兩內外以後漢九等關自行徵稅收數將更不如前而松滬各防軍餉虧欠纍纍實有自顧不遑之勢惟袁甲三望餉迫切暫於關稅項下分解一萬兩以濟急需以後委難源源接解請奏咨改撥前來臣查袁甲三軍餉支絀倍於他處蘇省果可籌濟何敢稍分畛域無如南岸郡縣大半淪失上海一隅中外防剿兵勇需費甚鉅又按月協濟鎮江即不能兼顧皖北昨經臣督飭司道勻解一萬兩又由江海關籌解續撥天長犒賞銀五千兩委赴袁甲三軍營交收巴屬勉願大局此後無力續解不得不據實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上海已革副將馮日坤正法摺 同治元年八月三十日

奏為查明已革副將馮日坤通賊濟匪擾民吞餉案證確鑿欽遵諭旨一面傳旨正法一面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臣國藩欽奉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寄諭有人呈稱上海已革副將馮日坤縱兵通賊各等語江南水陸各軍原為剿賊而設該省淪陷已久僅存上海及江北一隅若

如皇內所稱軍務何由得有起色我兩宮

皇太后觀此情形寢食俱廢即著該大臣密咨該署撫令其留心

訪察如馮日坤果有通賊情事該大臣即行一面傳旨正法一面

奏聞等因欽此 臣等又欽奉五月二十日

寄諭詹事殷兆鏞奏贖陳在籍聞見情形請飭整頓一摺江浙地

方淪陷帶兵將弁乘亂肆行不法甚有潛謀反側兩端首鼠者甚

曾國藩李鴻章嚴密訪查遵照節次寄諭辦理其應行逮問及等

辦者即應懲治一二巨寇以示懲儆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

查摺內開去秋馮日坤兵劫殺吳煦未婚婿九月劉郁膏出師百

姓環訴馮兵搶掠婦女經劉郁膏搜獲馮兵幾殺劉郁膏等語又

欽奉七月二十日

寄諭有人奏江南水師亟宜整頓一摺據稱馮日坤所募水師多

係廢勇桀驁不馴身帶紅巾劫掠行旅與賊往來等語著曾國藩

李鴻章查明據實參奏毋稍徇隱並如何設法鈐束嚴加整頓之

處向同商辦毋稍遲緩等因欽此節經臣國藩密咨李鴻章欽遵

就近密查嚴辦數月以來軍務緊急仍隨時留心訪察查已革副

將馮日坤係廣東人在江南大營多年金陵之潰蘇常之陷所部

廣勇投賊甚多嗣由鎮江調赴上海該革將以辦理蘇州內應為

名與蘇賊廣東人李紹燦勾通接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間密派

弁勇張有文吳春劉阿榮等由滬販運洋鎗銅帽火藥大小三船

往蘇至澱山湖被提督曾秉忠守卡礮船盤獲當經前撫臣薛煥

咨令曾秉忠將所獲人犯正法馮日坤猶不知悔懼據曾秉忠向

臣鴻章面稱馮日坤仍有販賣接濟蘇賊情事若查問過緊恐信

致從賊等語薛煥亦謂從前籌辦內應誤用馮日坤不料其因緣

為茲擾害地方深以為恨臣鴻章前於巡查泖澱湖之便親至松

江府西門外密訪據居民指稱五月間賊撲松郡馮副將縱勇乘

亂擄劫百姓受害甚苦臣鴻章又至該革將廣富林營盤面詢帶

勇遊擊梁世能守備歐陽才等據稱馮副將兵勇二千名從未足

數經領糧餉亦未照數轉發多係侵吞各等語惟馮兵劫殺吳煦

未婚婿一節查係傳聞之誤至上年八月間在南橋縱勇搶掠圍

殺劉郁膏賴團練救免實有其事然在種種惡跡中已屬輕罪不

論先經臣鴻章將馮日坤廣勇二千分別裁遣並咨令曾秉忠簡

汰各項礮船以為鈐束整頓之計詎馮日坤畏罪驚疑求曾秉忠

代為告病回籍臣批令來營驗病疊催不到該革將潛至上海洋

行藏匿蹤跡詭秘臣密飭署藩司吳煦署臬司劉郁膏勸誘來營

該革將於八月二十六日始來營投見當經傳知現有奉

旨查辦事件暫交藩司發上海縣看管詎馮日坤抗不服管闖出

縣署一日間兩次脫逃賄買法國巡捕仍縱歸洋涇浜藏匿當經

該關道吳煦飭令上海縣王宗濂董事楊徽猷持夜行執照連夜

出城偵尋至老旗昌洋行第三層洋樓將馮日坤扭獲由道馳稟



到臣伏查該革員通賊濟匪擾民吞餉案證確鑿情罪重大且心術險變詐莫測滬上密運賊區若春候臣國藩傳旨再行正法文移往返需時既感逃竄稽誅且恐片生枝節為害尤甚即經臣鴻章於八月二十七日欽遵

諭旨一面傳旨將該官犯馮日坤即於軍前正法一面會同臣國藩合詞恭摺

奏聞以仰體

皇太后暨我

皇上整頓軍務之至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稿一

十一

華爾陣亡請卹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初六日

奏為浙城復陷慈谿經副將華爾督兵克復華爾旋即中鎗傷亡甯郡防守喫緊新署道史致謬已入城布置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甯波官軍會合西兵克復餘姚縣城前經臣附摺陳報在案八月中旬新署甯紹台道史致謬由皖來滬正與臣籌商滬

捐濟餉各事宜接據甯波府知府林鈞稟報法國兵與廣艇構戮叛兵勾引髮逆攻撲姚城雖經中外官軍擊退恐該逆更圖旁竄

該道隨於二十三日與副將華爾同坐輪船駛往甯郡二十九日接據該署道稟稱探聞賊於本月十九至二十一日接續由杭州

渡江蟻聚上虞不下十餘萬勢甚猖獗該道旋即入城接印詎賊匪大股經廣匪勾結先於二十五日寅刻突入慈谿縣城蔓延鄞

鎮二縣邊界窺伺甯郡而鎮海為郡城咽喉與慈谿接壤尤少防

兵飭將王瑩保護商輪船一隻雙枝夾板洋船一隻先扼要口杜其東竄復照會英國總兵分撥輪船會同參將布興有等在大西

壩一帶節節防守復商同華爾將駐守姚邑之勇抽調數百名來甯幫同保護又據稱郡城僅有道府親軍四百名廣勇各部潰散

之後餘存無幾提標六營兵丁老弱二千餘名本不足恃除派守餘姚及分防各縣外存城亦復有限外國教習洋鎗隊號稱二千

餘名聞只一千數百名實數無從稽核處此絕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用西兵防守無如賊氛甚惡市肆不通關稅日絀

艱窘莫狀諄求臣處撥借餉銀以蘇困涸等語續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華爾於抵甯後聞慈谿復失即於二十六日督帶常勝軍

駛至半浦距慈谿二十餘里由陸路策馬進兵是夜即宿城外之板橋廟二十七日黎明親赴城下周歷閱視指揮兵頭六人率眾



登城該副將在後督隊正用千里鏡窺看賊勢不期賊從城上放鎗適中華爾胸腕子從背出登時暈倒為隨從通事扶救回船其時派令登城之常勝軍已一擁冒煙直上賊匪紛紛潰敗被我兵斬擒甚眾立將慈谿縣城克復而華爾受傷回船自知不救飛棹回郡因慈谿守兵太單復指調防甯之常勝軍二百六十名馳赴防守二十八日華爾傷重殞命等情臣查甯波正值喫緊據史致謬請兵請餉上海屠齒相依難膜視已飭勸諭甯屬紳商湊集英洋二萬元紹屬紳商湊集英洋一萬元先後委員馳解接濟復飭吳煦派法思爾得在松江挑選常勝軍鎗礮隊四百五十名仍坐輪船於本月初二日駛往協防英法二國亦派兵船各一隻同往甯郡當可無虞至常勝軍除前調赴甯波由甯應付糧餉外現留松江者據吳煦稟稱共有四千五百餘名向由華爾教練口糧

奏稿一

極重每月需餉不下七萬兩惟華爾新亡一時未便遣散又華爾遺言擬暫交白齊文法思爾得會同管帶查白齊文法思爾得二人自前年雇令攻克松郡時即在事中白齊文亦經具稟願隸中華奏奉

諭旨先賞四品翎頂嗣以蕭塘戰勝復蒙

恩賞三品頂戴法思爾得亦尚奮勇可暫令會帶等語又據吳煦面稟接英領事麥華陀照會英國提督欲派兵頭接管此軍臣復查常勝一軍先由關道吳煦飭派華爾教練是以前撫臣薛煥奏委該道會同前蘇松糧道楊坊統帶每有調遣皆轉由該道飭遵以符體制今若由西人專管恐未必悉就範圍或改派華官經理又未必兩相浹洽經臣與吳煦再四商議自當仍令該關道吳煦會同楊坊統帶其白齊文法思爾得是否勝任並應否允准英國

派人幫同教練之處由該道妥酌飭遵如白齊文等果忠勇出力自不妨破格獎勵如常勝軍不能如前得力即將人數口糧酌量裁減亦責成該道秉公核辦該軍仍應聽臣等調度並隨時察酌奏明請

旨定奪再查副將華爾係美國部落紐約人前充該國武弁咸豐十年來遊中土經吳煦雇令管帶印度兵隨攻嘉定太倉并兩次克復松江府城屢攻青浦身先士卒疊受重傷旋因奉

旨撤印度兵華爾赴道具稟願隸中國臣民吳煦因留令管帶常勝軍協守松江本年正月率五百人破賊十餘萬於松江之迎禧濱天馬山等處以少勝多功績最奇復邀同英法二國兵攻燬高橋蒲塘周浦南橋柘林王家寺龍珠庵等處賊壘據吳煦稟稱本年春前松滬屢瀕於危而能幸轉為安者華爾之力為多疊沐

奏稿一

恩施由四品翎頂加三品頂戴副將銜並以副將補用一再傳旨褒嘉自臣抵滬受事以來該副將頗遵調遣屢次派令會勦金山衛城進攻劉河逆匪所向克捷又奮力克復青浦並有力圍堵蕩蘇州賊匪之議似此忠勇性成例以中華驍將洵已出色當行得之外國道臣尤屬難能可貴臣已督令吳煦等為改服中國冠裳易棺收殮葬於松江以全其效命

中胡之志該副將華爾於松江甯波戰功尤著此次攻克慈谿鎗礮命實屬可敬可憫相應

奏懇

天恩敕部從優議卹並於甯波松江兩處建立專祠以慰忠魂除咨明總理衙門外所有浙賊復陷慈谿竊伺甯郡新署道史致謬入城布置由滬勸集餉銀解濟並副將華爾再復慈谿中鎗傷亡



恩優卹各緣由理合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浙江撫臣左宗棠恭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稿一  
六

松滬近日軍情摺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三日  
奏為縷陳松滬近日軍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八月初間擊退北新涇大股援賊欽遵八月二十  
二日

寄諭督飭將士分布要隘嚴申警備隨時緘商督臣曾國藩豫為  
籌畫進攻蘇城之計並探鮑超一軍進抵何處務期聲勢相接乃  
可深入夾攻連接上游來信洪容海所部復叛廣德再陷偽忠王  
輔王各股援賊屬集甯廣太平一帶鮑超曾國荃之師疫病太多  
未知攻勦若何極為焦慮臣由上游帶來水陸各軍自夏徂秋奔  
馳苦戰積受暑溼疫癘大作病者十之六七死亡亦眾現分紮數  
路其金山衛張堰各營專防浦東以當平湖乍浦來路青浦塘橋  
虹橋北新涇各營專防浦西以當崑山嘉定來路署提臣黃翼升  
水師分紮澱湖一帶兼防蘇州嘉興來路目下分防各處兵單  
甚覺可虞將來進規蘇州人少更不濟事現仍派員赴皖江添募  
十營並由曾國藩督催總兵李朝斌募造太湖水師駛至松滬會  
勦均須三四月後乃可齊集至華爾傷亡所遺常勝一軍據蘇松  
太道吳煦稟稱擬派華爾部將白齊文法思爾得會同管帶英酋  
又欲另派兵官接管經臣於本月初六日專摺奏報在案適英國  
水師提督何伯至自煙臺十四日同英國陸路提督士禮佛必攜  
帶白齊文來臣營晤商何伯面稱白齊文材勇可任無庸由英國  
派員接管且無庸令法思爾得會帶以一事權並與臣議明剋日  
會攻嘉定縣城臣查法思爾得現往甯波防勦臣向未見其人白  
齊文亦初見面均未悉其底蘊既據何伯推誠相屬自應照准此  
後果聽調遣以希得力與否再由臣隨時察看據實奏



聞英國新換水師提督不日到滬何伯即當交卸回國惟以四月  
開嘉定退出為憾必欲克復此城以雪前恥臣以蘇賊上援正宜  
設法雕勦藉圖牽制俟何伯白齊文進兵即令我軍分路協攻如  
可得手即派我軍駐守除俟進兵若何情形續行具奏外合將近  
日軍情專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一

六

水師蘆墟勝仗片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三日  
再記名總兵王東華等督帶淮揚師船在澱山湖口駐泊堵剿八  
月閒踏破石人廟賊卡當經臣附片具  
奏在案其澱湖迤西之蘆墟地方係吳江縣所屬查有賊匪千餘  
築壘一座並有賊船數十隻攔截河面王東華稟商署提臣黃翼  
升設法往攻閏八月初六日寅刻黃翼升親至澱山湖派參將張  
元隆張光泰攻其左副將成俞卿參將朱有勝攻其右王東華及  
參將周國興由中路進及抵蘆墟賊船排列鎗礮齊施我軍奮勇  
直前頻開大礮賊不能敵會黃翼升另派小隊登岸抄後將賊壘  
攻破水陸紛紛敗退我軍追過蘆墟賊仍於湖面回列成陣抵死  
抗拒見我軍三路並至轉舵驚遁王東華等追擊數里殺斃溺斃  
之賊不計其數迨望尤家莊一帶復有賊卡賊壘我軍乘勝進攻

奏稿一

九

拔樁而入立將卡壘踏平斃賊無算維時日已薄暮兼之汶港紛  
歧蘆葦叢雜未便窮追遂各收隊回營共奪獲賊礮船九隻洋礮  
二十一尊旗幟鎗礮百餘件計點我軍陣亡勇丁羅長卿一名由  
黃翼升咨報前來理合附片馳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請飭多隆阿回援金陵摺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

奏為大股援賊上犯金陵南閩各軍病勇太多恐難久禦強寇請旨速飭多隆阿統軍來援以維大局而助成功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偽忠王輔王等調集各路逆匪上援賊勢浩大正深焦慮接據江蘇藩司曾國荃閏八月初十日稟稱近日疊訊賊供偽天王尙據金陵老巢偽忠王頭隊已抵丹陽擄掠九十月間定必合力謀我該司從前進兵時勇力強壯尙能戰守又恃鮑超一軍可速來援不意夏秋以後疫症流染每營病故八九十名勇病日多其無病者不過一二成隊似此光景不惟難以制賊即自守亦無把握鮑超軍士疾病死亡相等勢不能速離甯國且恐為偽侍王等牽制或偽忠王橫截其間與金陵隔絕該司深入危地不可孤立無援儻羣賊環至亟肆疲我病軍不能禦強寇南岸別無援師支持日久何堪設想請會商督臣官文曾國藩奏調多隆阿折回渡江會剿俾軍心有可指望等情前來臣查偽天王洪逆潛移蘇州之說係七月間由蘇逃出偽職劉萬東來滬臣與黃翼升當面詰訊據供云然臣比於奏報中附陳並聲明恐未確實不謂竟屬謠傳曷深惶悚大兵之後疫症流行軍中尤甚鮑超曾國荃所部轉戰勞苦其致病之由殊堪憫念惟各路探報偽忠王李秀成偽輔王楊輔清偽護王陳坤書等合股上竄分援金陵甯國偽侍王李世賢又欲由浙東併力來會蓄謀甚狡股數甚眾適值鮑超曾國荃兩軍病疫繁興之際如曾國荃前敵營盤稍有蹉跌則太平蕪湖防兵皆單賊可循江邊上竄而鮑超一軍且受圍困不特關繫蘇浙兩省之全局實關繫皖南江西數省之全局也八年李綱實之於三河以孤軍無援而敗皖鄂因之騷動十年和春張國

樑之於金陵以後路圍困而敗蘇浙因之靡爛前鑒具在不可不思慮豫防東南軍興以來湖北江西安徽數省戰爭不休生民待盡經曾國藩胡林翼等選將練兵艱苦經營十年之久上游始報肅清今各處敗賊聚於蘇浙一隅勢漸衰弱其機會固難得矣臣愚以為宜趁此時合眾人之力以謀之張四面之網以困之使其衝突不動窮極思散庶幾有平賊之一日此賊平則淮北之捻匪陝西之回匪河南山東之教匪四川貴州之苗匪聞之膽落自當漸次削平

聖主中興之大業可立致矣統計現在上下游各路兵數皆僅可自立而不可以進援甯國金陵近日軍情亦僅可以守而不可以戰非另有大枝援兵則賊勢將不可制曾國藩先以秦中事急屢次奏止多隆阿南來彼時金陵防務不且盼鮑超能進東壩不圖洪咨海投誠事既中變鮑軍疫病增多波折忽生可憂甚大伏思前奉

諭旨令勝保督辦陝西軍務勝保威望素著或可獨任陝事多隆阿忠勇智略眾所共推粵賊惟陳玉成最悍乃為多隆阿擒滅忠輔侍各逆必畏多隆阿之先聲多隆阿所帶馬步隊皆百戰勁旅與鮑超曾國荃共事有年深相投洽從前每遇急難亦常相救助儻蒙

皇太后

皇上俯念江南事體重大

飭令多隆阿迅速取道河南皖北由和州逕趨金陵兩三月間即可南渡既收駕輕就熟之效必有擒渠堵穴之功曾國荃勇於進取已抵金陵城下當能堅忍苦守以待援師若無援救之人終恐



莫保若非多隆阿之力亦斷不能援臣智慮短淺何敢妄議大局且不知陝省近日剿辦情形若何惟據曾國荃函稟情詞迫切臣待罪蘇撫既欲早復財賦之區稍濟京餉仰體

君父之急又懼事勢多變前功盡棄全局復壞權度時宜不得不激切上陳曾國藩相距較遠往返函商動輒踰月若待商定會奏多隆阿師期更恐遲誤是否有當謹冒昧專摺由驛奏

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采擇施行謹

奏

奏稿一

三

克復嘉定縣城摺 同治元年九月初六日

奏為中外官軍克復嘉定縣城乘勝擊退援賊恭摺陳仰祈聖鑒事竊本年四月間嘉定縣城復為賊踞嗣後蘇崑大股逆匪屢由嘉定竄犯滬防必應力圖克復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每以上次西兵退出為憾今當交卸回國艱赴臣營商籌進剿並約定克城後由臣派兵防守臣於閏八月二十三日專摺陳明在案二十八九等日英提督何伯會同新任水師提督固伯帶英兵一千八百餘名並法國官兵四百名臣又調派三品頂戴白齊文參將李恆嵩管帶常勝軍一千五百名英法教練勇會防局礮勇千餘名分起拔隊復派知縣李鶴章督帶親兵及桂字建字介字各營總兵況文榜熊兆周副將梁安邦梁勝章各帶所部相繼而進沿途踏燬賊卡二座九月初一日直抵嘉定城外駐紮初二日寅刻分

奏稿一

三

隊進攻英法兵及常勝軍教練各勇攻打東南兩門李鶴章督令游擊黃中元張桂芳張樹珊周盛波縣丞余思樞三品頂戴吳建瀛各營攻打西北兩門況文榜等各派隊伍並知府符信一營及署嘉定縣知縣張潛所帶練勇分投扼要設伏何伯指揮西兵連夜築成礮臺連環開放炸礮該逆仍以鎗礮抵死回拒我軍輪流環擊計歷三時之久轟倒南門城牆十餘處賊勢不支我軍分布雲梯一擁而上西兵同時登城擊殺守城悍賊多名旋開東門大隊一律入城搜剿賊乃拚死由西門奪路狂奔經吳建瀛奮力兜截擒賊無數並合兩路伏兵追殺十餘里突有偽天將黃姓微天義潘姓由太倉糾合大股悍賊來援將馬隊數百攔橋迎堵把總夏長勝白萬和躍馬過橋衝入賊陣均中鎗陣亡適各營洋鎗小隊趕至余思樞等督令連環施放賊始披靡即有偽微天安田邦



哲率眾百餘跪降馬前因令棄械隨行分別安置當將嘉定縣城克復計先後生擒賊匪六百餘名殺斃淹斃者約三千餘名解救難民甚眾此初二日攻克嘉定之實在情形也臣查嘉城為蘇滬門戶我與賊所必爭英國提督何伯與臣再四會商謀定後動中外將士同心輯睦分路進攻崇朝而下堅城其神速尤不易得除一面飭派況文榜熊兆周梁安邦梁勝章等督率兵勇會同該縣張潛入城分門駐守並令李鶴章將虹橋塘橋各營進紮南翔一帶總兵程學啟分統數營進紮黃渡一帶商請署提臣黃翼升酌派水師二營進扼崑山大河來路以防蘇崑太倉之賊合股回窺並查明在事尤為出力員弁兵勇分別奏獎外至英提督何伯不日回國尚為中國出力勦賊忠勇可嘉可否仰懇天語褒獎以示優異此次力戰陣亡之把總夏長勝白萬和應請

奏稿一

西

敕部從優議卹所有克復嘉定縣城緣由謹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合詞恭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逆賊圍攻四江口摺

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

奏為蘇崑杭嘉逆賊糾合大股十餘萬圍撲青浦嘉定各城圍攻四江口營盤飛飭水陸各軍赴援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中外官軍會克嘉定縣城當將派兵分守各情於初六日

奏報在案該逆以我軍既克嘉定必乘勢進勦崑蘇偽慕王聽王等糾合蘇州嘉興杭州各處賊十餘萬由崑山太倉分進迎拒我師護其巢穴一股由安亭竄方泰鎮圍撲南翔以絕嘉定後路一股由蟠龍竄四江口圍撲黃渡以截青浦來路十二三日北路一股竄近南翔十五日李鶴章商令游擊銜吳建瀛帶建字三營紫隊南翔之北李鶴章帶本標親兵及桂字樹字介字四營副將郭松林帶督標親兵及松字雲字四營均向南翔之西沿路抄擊

奏稿一

五

忽見陸家行賊旗密布方泰鎮踞賊亦列隊迎拒李鶴章回禦陸家行之賊郭松林進勦方泰鎮之賊陸家行各逆見我軍分路並進向東狂奔方泰鎮賊抵死不退郭松林帶千總李長樂縱馬直入賊隊往來衝殺李長樂手刃三十餘賊逆勢披靡游擊黃中元參將陳有昇大隊踵至分投檢斬追殺十餘里生擒一百三十餘名斬獲首級數百顆奪獲旗幟洋鎗無數訊據生擒各賊僉供偽慕王宿衛精兵是夜吳建瀛亦於方泰鎮西北攻破賊卡二處生擒逆匪七名內有偽宿衛天軍主將一名訊明正法其南路一股賊數約七八萬人先於初七日自蟠龍鎮至四江口對岸排列游擊鄭國魁參將劉士奇督隊迎擊總兵程學啟由黃渡帶隊助勦賊勢少卻乃該逆自蘇州陸續添到礮船百餘隻民船千餘隻水陸夾進經參將宋有勝張光泰知縣馬玉麟千總鄭國榜督帶



師船分頭堵勒晝夜力持至十四日該逆連夜於三江口四江口環紮賊營五座並偷搭浮橋渡江內竄將劉士奇鄭國魁張光泰水陸各營層層圍裹十五日辰刻程學啟陳飛熊各帶隊伍援勦開放洋鎗劈山礮斃賊多名該逆陣勢甚厚死擊不散鄭國魁劉士奇兩營久被圍困同張光泰等併力由內轟擊傷斃多賊我軍亦有傷亡劉士奇被洋礮子打穿右耳門仍裹創督守而青浦西北之洋新涇趙屯橋白鶴江等處賊勢蔓延並擾及重固張堰一帶距青浦十餘里十六日署提臣黃翼升派令總兵王東華副將成俞卿參將宋有勝分師船為三隊由青浦進援自督親兵左營繼進逆賊蜂擁前來各營排礮轟擊且戰且進斃黃衣賊目數十名衝入八九里將至白鶴江兩岸賊旗如林洋鎗如雨賊眾一二萬扼斷隘口哨官周再升中礮陣亡弁勇傷亡數十名該處河窄隄高行駛不便黃翼升督隊將附近小橋拆斷數道阻賊來路徐徐收隊回青也又派令李鶴章等乘南翔北路賊勢稍減抽出江橋五成隊伍山紀王廟前往黃渡與程學啟合軍援擊惟賊數過眾兵力過單水卜能否得手此南北兩路同時喫緊分派援勦之實在情形也除續後援勦若何再行具奏外所有蘇嘉逆賊糾合東竄圍撲嘉定青浦並四江口被圍危急飛飭水陸赴援緣由謹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程學啟不能赴援金陵片 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  
再疊准督臣曾國藩咨函以大股援賊屬集金陵攻撲官軍壕壘自閏八月二十日至今更番疊換晝夜不眠危險萬狀請派記名總兵程學啟一軍暫棄青浦雇坐輪船趕赴金陵援勦等語臣查金陵官兵勢成孤注偽忠王李秀成率領各股逆眾上犯蔓延甚廣攻撲甚力臣早為懸慮業於閏八月二十四日專摺請旨飭調多隆阿統軍回援曾國藩一軍關繫東南數省全局雖臣相距較遠人數較單必當設法派援期補救於萬分之一曾國藩發函時尙未知肅定克復程學啟已調紫黃渡前敵其青浦縣城已另派記名總兵滕嗣武帶千人接防現在偽慕王聽王各黨恐我軍乘勢入蘇糾合蘇常杭嘉守賊十餘萬由昆太水陸並進圍撲黃渡四江口頭敵營盤程學啟所部二千晝夜搏戰十餘日尙未解圍臣處各軍赴救不遑若令程學啟遠去賊眾深入松滬更危惟查有三品頂戴白齊文接管華爾常勝軍此次攻克嘉定頗資其力該軍四千餘人打仗向稱奮勇所有西洋炸礮大礮各利器購備夙多施放亦便自有輪船數隻再添雇數隻可敷行駛臣已飭派署藩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道楊坊督同白齊文趕緊籌措行裝駛往金陵協力援應其行抵該處應如何會合攻勦由督臣曾國藩核飭吳煦楊坊轉飭白齊文遵照當可得力除俟該軍啟程另行奏報外理合附片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郭嵩燾請無庸迴避片 同治元年九月十九日

再據新任蘇松糧儲道郭嵩燾詳稱該道與督臣曾國藩為兒女姻親照例呈請迴避等語臣查蘇省吏治凋敝臣到任後力求整頓奏請將郭嵩燾補授斯缺原期得人佐理漸挽頹風郭嵩燾學識品行眾論交孚久邀

聖明洞鑒自咸豐十年假旋後杜門息轍澹然算營曾國藩胡林與屢招不至李續宜兩次奏調亦未赴營絕非世俗希榮干進者可比臣接奉

俞旨即覺次飛函敦促並請曾國藩代為勸駕該道感蒙

聖主特達之知顧念親舊引嫌之義進退趨避之又久而後抵滬受事復以迴避呈請開缺在該員守官常之定例原非與退讓之虛文惟江蘇軍務正殷需才甚急可否仰懇

聖主逾格恩施暫令郭嵩燾毋庸迴避即以蘇松糧道襄辦臣營軍務俾收羣策羣力之效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奏

四江口解圍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奏為督率官軍合力援剿三賊三捷大破賊於四江口立解重圍餘匪遁回崑蘇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蘇崑杭嘉大股賊匪十餘萬圍撲青浦嘉定圍攻四江口營盤飛飭水陸各軍赴援情形於本月十九日

奏報在案自十五六日以後該逆愈聚愈多由青浦西北至三江口四江口蔓延數十里連營數十座晝夜出戰我軍魁字奇字兩營被圍甚急消息不通糧藥將盡賊復於大河支港偏搭浮橋擄

及黃渡十七日李鶴章由江橋馳赴黃渡會同程學啟分爲三路進剿賊見我軍出隊即於河南岸各橋布陣以待程學啟率開字三營由右路進撲石橋賊蜂擁迎敵鎗礮齊施程學啟大呼殺入賊乃紛潰直追至老青浦街前斃賊不少該逆犯我左路副將張

桂芳游擊張樹珊周盛波黃中元等揮兵過河戰十餘合賊以洋鎗死抵子如雨注李鶴章飭令各營以劈山礮排轟擊斃無數賊始披靡中路之賊亦經副將郭松林擊敗賊即入壘固守時已申

刻我軍亦有傷亡遂令收隊此十七日獲勝之情形也十八日該逆堅伏不出所有十七日我軍進攻橋路賊已紮卡勢難徑渡李

鶴章程學啟等因赴河北踰看地勢議由北岸分路而進十九日辰刻我軍出隊方行三四里該逆先由左路迎來勢極兇猛經程

學啟督同張桂芳周盛波竭力抵禦鎗斃賊眾數百賊乃抽隊繞

我右路經郭松林張樹珊等埋伏河邊乘賊半渡突出奮擊斃賊

千餘中左兩路逆匪遂分隊赴援約有四五萬眾程學啟揮令周盛波馳赴右路助戰參將陳飛熊知府符信各營由中直進將賊隊擊斷李鶴章知會三路一齊擁入該逆紛紛敗退追至安亭河



邊偽慕王聽王親督大隊迎拒各以洋鎗隔河施放潛由我軍之  
後搭橋渡過數百人程學啟抽隊擊敗之悉殲其眾北岸賊隊漸  
撤向南我軍遂亦收隊以防南岸此十九日獲勝之情形也兩日  
殺賊不下四五千而賊眾且悍我軍人人殊死戰營官大都受傷  
陣亡員弁至十三名之多此外傷亡勇丁約計亦有六七百人賊  
猶未退十八十九等日黃翼升派副將成俞卿參將朱有勝等分  
帶師船進剿杜村自督親兵舢板進剿洋新涇八字橋該逆以洋  
鎗猛拒當飭總兵王東帶隊擊斃多名賊即敗走仍在趙屯橋  
抵守不下臣以賊勢蔓延四江口久圍未解非添撥大隊親往督  
戰不可連夜撤調駐守浦東張堰之參將劉銘傳帶洋鎗小隊四  
百人前來助戰並調駐守南翔之游擊銜吳建瀛帶三成隊伍又  
調白齊文常勝軍一千人由松江運赴重固截剿又函約黃翼升  
帶水師各營由青浦進趙屯橋截剿臣自帶英國教練洋鎗隊周  
志鴻等七百人於二十日馳赴江橋添調各營隊伍二十一日行  
抵黃渡周覽賊營形勢偽慕王一股屯駐吳淞江北岸自十九日  
挫衄後賊氣漸衰惟南岸偽聽王一股偽主將鄧光明一股約眾  
七八萬為忠逆李秀成部下著名兇悍洋鎗約有數千桿衝突無  
前其所紮營壘皆扼河汊要口攻取甚難因激厲諸將詰朝會戰  
二十二日辰刻派程學啟統開字三營熊字兩營會字一營當右  
路之賊劉銘傳統銘字樹字桂字及撫標親兵各營當中路之賊  
郭松林統松字介字雲字及督標親兵兩營當左路之賊臣帶建  
字三營居中調度飭李鴻章分路催督自辰至未屢衝不動賊旗  
林立四望無際臣誓將士以有功必賞退後必斬郭松林劉銘傳  
兩路突倡賊營拔籤踰濠以洋鎗小隊膝行而前擊倒黃衣賊酋

數名賊眾稍卻猶以鎗砲抵拒乃冒煙直入各斃悍賊數百郭松  
林同符信陳有昇何映文乘勢踏毀頭營兩座賊大潰退劉銘傳  
張樹珊張桂芳又攻破中路賊營二座其右路大股之賊抽隊回  
救程學啟胸受子傷痛不可忍瞥見賊旗舉動乃裹創督戰與陳  
飛熊吳建瀛以二千餘人連環鎗砲緊跟壓下賊隊立腳不住由  
南岸潰向北岸我軍三路圍殺賊紛紛竄逃所過各河港浮橋均  
被逆眾踏斷人馬落水死者以數千計河水為之不流生擒及殺  
斃者又萬餘人內有偽主將義安燕豫兩指揮檢點數百人連毀  
賊營二十餘座奪獲洋鎗砲械馬匹偽印旗幟七八千件四江口  
之圍立解劉士奇鄭國魁復派隊由河岸截剿又擒斬數百人張  
光泰鄭國榜各帶破船在中流橫擊又轟斃百餘人追至河邊天  
已昏黑三更後北岸偽慕王一股即退回崑山是日白齊文李恆  
嵩帶隊由杜村進白鶴港圍攻賊巢環鎗斃賊極多擒獲千  
餘名黃翼升督帶王東華成俞卿宋有勝各營由趙屯橋擊潰  
賊追至三江口轟斃無數並踏平沿橋石壘四座兩岸土壘八座  
立將浮橋拆毀臣復督帶各營至四江口拊循守卒籌度布置旋  
即整旅回滬此二十二日親督各軍大破賊於四江口立解重圍  
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該逆恐我軍深入糾合蘇嘉杭湖數偽王之  
眾圍撲四江口前敵水陸四營必欲打破此關竄陷嘉青復窺松  
滬為先發制人之計經劉士奇鄭國魁等堅忍苦守程學啟郭松  
林等督隊苦戰十七十九兩仗斃賊已多猶敢築營圍困死力抗  
拒臣復調齊各路兵將親督鏖戰仰蒙  
皇上威福殲擒悍賊至一萬數千名之多實賴軍士用命獲此奇  
捷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所有尤為出力之記名總兵程學啟謀



勇山眾紀律精嚴可否請

旨遇有總兵缺出儘先提奏並

賞加提督銜副將郭松林每戰當先力摧狂寇可否請

旨以總兵記名簡放江蘇印補參將劉銘傳血性忠勇屢救危難

可否請

旨開復暫行革職處分以副將儘先推補參將陳飛熊張桂芳游

擊張樹珊黃中元周盛波臨陣奮往可否均請

旨賞加勇號陳飛熊張桂芳並請以副將儘先推補張樹珊並請

以參將補用游擊銜吳建瀛可否請加副將銜參將劉士奇張光

泰游擊銜都司鄭國魁把總鄭國榜被圍十五晝夜死守待援劉

士奇張光泰可否均以副將補用鄭國魁可否免補游擊以參將

儘先補用鄭國榜可否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出自

皇上逾格恩施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容臣查明彙案保奏至力戰

陣亡都司劉玉勝藍加興守備黎高陸曾廣道汪中雨千總何長

慶把總李得秀周蘭桂童邦選米春榮外委袁得林余學祥王德

興均請

敕部從優議卹其餘陣亡兵勇容臣查明咨部照例辦理所有官

軍合力援勦三戰三捷大破賊於四江口立解重圍各緣由謹專

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議江南糧臺歸併江北摺 同治元年十月十九日

奏為欽奉

諭旨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閏八月初一日

寄諭有人奏請將江南糧臺歸併江北辦理等語據稱江北地方

現設南北兩臺南臺係候補道許如駿辦理北臺係候補道許道

身辦理一臺有一臺之用一切委員局費在所必需當此經費支

絀之時南臺一局大可歸併北臺辦理不獨節省度支即將來北

岸肅清各營渡江會勘糧臺事權歸一呼應尤靈亦因時因地量

為變通之法惟兩岸餉源盈絀懸殊恐致彼此互相牽混惟有分

明界畫以南臺籌定水陸進款專供水陸兩營之用北臺向有之

款專濟北營不得絲毫通融辦理仍無窒礙等語所籌係為慎重

餉稍起見於現在情形亦相符合著李鴻章吳棠詳細籌商若令

許道身兼辦南北兩臺有無窒礙抑或仍須令許如駿分辦之處

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等跪誦之下仰見我

皇上樽節餉需整頓臺務之至意伏查南北岸皆隸蘇省從前南

軍駐金陵北軍駐揚州相距較遠內地籌餉不得不分臺供支自

金陵大營潰散江南財賦全失僅馮子材一軍退守鎮城與揚州

一江之隔兩岸水陸各營聲息相聞本無庸分作兩臺徒添委員

局費之需且啟畛域紛爭之漸現在南臺進款經臣等於七月間

奏定有案鎮江陸營軍餉除滬上協款及鎮關洋稅外仍須由江

北籌濟水師軍餉以沿江釐金為大宗亦應由江北督查若以北

臺兼辦南臺係屬就近經管事理極順況北岸肅清後揚州稍設

防兵亦應分軍渡江會勘誠如原奏所稱糧臺事權歸一呼應尤



靈是併募之議於目下地方情形固無窒礙於將來軍務全局且  
 有神益等往返面商並察看候補道許道身精明幹練才具優  
 長以之總辦兩臺可期勝任應即將江南糧臺歸併江北統歸許  
 道身一手經理其鎮營支應本由南臺派員承辦今南臺既撤查  
 有鎮江府知府金以誠熟悉情形應令隨營支放仍由許道身總  
 司其事該營除正餉外一切軍火製造須隨時通盤籌畫其  
 南北支放及水陸分解事宜悉照向章辦理即有時通融緩急仍  
 不准牽混絲毫一面飭令候補道許如駿交卸南臺趕緊造報無  
 須再令分辦該臺委員併行裁撤以節靡費而歸劃一至許道身  
 本任泰州知州現在兩臺合併支發浩繁恐難再顧地方公事應  
 即另委接署俾得專心籌辦等仍當隨時查察責令該員將襄  
 下河各屬丁漕督催各州縣實力徵解沿江口岸各項釐捐會同  
 水師鎮將逐加整頓核實支放以期滴滴歸公庶於併募節餉章  
 程不致有名無實欽奉  
 奇諭遴委江北大員勸捐兵米一節臣等查上年江北捐借共派  
 四十萬兩係按淮揚通海十四廳州縣分派現仍仿照勸辦改捐  
 借為捐米統清淮滬上南非臺併為一捐由各屬印委認定捐數  
 銀米並繳分限分解兩淮鹽運司喬松年素顧大局條理精當臣  
 等已飭委該運司督辦會同許道身妥速籌勸其印委各員認真  
 出力者准予優獎怠玩違誤者立予撤參如此明定章程於捐餉  
 可期踴躍所有等遵  
 旨會議各緣由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奏稿二

三



克復上虞縣城摺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奏為甯波中外官軍聲獲勝仗力保餘姚並攻克上虞縣城餘匪遠遁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八月間奉化慈谿再陷甯波軍情喫緊迨兩城先後克復上虞賊匪又竄陷泗門鎮員外郎謝敬一軍潰散慈谿餘姚復形岌岌節據甯紹台道史致謨稟報在案茲復據稱該逆屯踞泗門馬渚復分股立卡許山沈山頭並擾及後山北沈師橋魯家橋等處慈餘兩邑警報日至該道將謝敬一勇招集名曰信義軍尚有千數百人無人統帶不得已暫留已革道員張景棠前赴餘姚督率進剿一面會商英國總兵張德克稅務司日意格派撥輪船三隻並調游擊吳長安守備張其光同知鄭維春等師船九隻分赴丈亭太平橋姚江等處巡扼又抽撥練頭勇三百三十名協

奏稿一

同游擊李光靖遊軍一千一百名張其光廣濟石軍四百名嚴守慈谿又令甯波甯紹軍務之法蘭西參將勒伯勒東赴餘整隊以待日意格亦督帶洋兵五十名同往張景棠抵餘連日派隊擊退附近賊匪因與勒伯勒東及已革護提督陳世章籌議直搗上虞賊巢使泗門許山之賊不能久踞九月二十七日勒伯勒東日意格帶領洋兵二百名花頭勇一千名同知銜謝采嶠帶領黃頭勇六百名法國兵頭科客知府王維圻帶領綠頭勇八百名均於黎明拔隊直趨上虞張景棠派中書謝錫藩帶領信義軍六百名會同法國參將買武勒德格先赴泗門約合民團力防內宜飛調慈防李光張其光各帶七成隊伍約合游源團勇由許山一路兜勦派州同謝國恩縣丞查廷植帶信義軍六百名接應各路陳世章及代理紹興府知府楊叔樸餘姚縣知縣陶雲升同護游擊汪雲

龍等兵勇一千二百餘名留守餘城張景渠部署既定即督帶各

隊相繼而進突見餘城北門外紅米山逆旗布滿即令謝國恩查廷植汪雲龍吳長安各率所部由山後包抄左右夾擊並令前署山陰縣知縣莊鳳威前署會稽縣知縣趙厚慶帶勇往來策應賊果蜂擁來撲我軍擊斃前隊數十名該逆後隊併進適汪雲龍吳長安從山坳左右殺出謝國恩查廷植從山頂馳下四面合剿查廷植奮勇當先陡中敵子陣亡各軍憤激力戰轟斃騎馬賊目一名殺賊三四百名生擒老長髮四名姚江各船同時開砲助勢該逆敗向西北而去訊據賊供偽戴王偵知官兵直攻上虞分遣黨眾由泗門馬渚翻山先撲餘姚再撲慈谿侯潘小鏡子所招廣匪到日合撲甯郡等語二十八日勒伯勒東等偵知餘姚賊匪退向廣城自三十里牌至姚村下塘節節進剿連破賊卡十四座殺斃

奏稿一

賊匪及起獲賊糧無算張景渠親督莊鳳威邊厚慶及同知謝雲書守備查聲顯各隊亦於是日馳抵下塘二十九日我軍至謝家橋該逆踞守石卡抵死抗拒陣亡黃頭勇三名勒伯勒東日意格揮兵偪卡洋兵連放落地開花破賊轟斃及落水死者約千餘人遂乘勝踏毀通明堰賊卡二座三十日我軍直薄城下該逆土城木柵層層環繞日意格督兵攻毀木柵備至土城日意格躍馬當先右臂陡中鎗子落馬洋兵負救回營各兵勇見將領受傷誓必破城當晚不肯收隊勒伯勒東運到車輪大洋礮轟塌土城城上鎗礮如雨我軍冒煙布梯洋兵黃頭勇先登各軍蟻附而上砍倒守堞燬賊從西南兩門竄逃遂於十月初一日卯刻將上虞縣城克復前後斃賊數千生擒二百餘名我軍亦有傷亡其沈山頭許山泗門馬渚之賊經李光張其光謝錫藩謝國恩買武勒等



合力靖蕩餘姚全境肅清初五日意格回甯養傷該道親往慰勞所述餘上攻勦情形甚悉并云此次圖勦勝於固守攻卡難於攻城若稍涉遲疑潘小鏡子所招廣匪與逆匪結連則勦辦更形棘手張景渠調度合宜兵勇樂於用命故能迅速奏功等語該道已屬張景渠暫駐上虞督兵防守一面調布與有等水陸各軍駛赴曹娥江扼守照會咳藥德克由滬添雇小輪船一隻續往協防等情具稟請

奏並請將張景渠暫行留營前來臣等伏查甯郡兵勇不過萬餘當泗門失陷餘慈交警實有防不勝防之虞該文武以勦勝於防定計先攻虞邑連戰皆捷遂復堅城從此扼守曹江甯郡之藩籬益固進規紹郡金衢之聲氣漸通於浙東大局殊有裨助法國參將勒伯勒東自奉

奏稿一

奏

旨准受中國官職感激圖報英國水師總兵咳藥德克屢次助援甯關稅務司日意格奮不顧身運達大體均擬請

天語褒獎以示榮寵杭協城守營外委陳鑑堂軍功胡順富劉金元朱超良林士柯林榮等六名首先登城應請以把總儘先拔補已革甯紹台道張景渠當史致謬未到任之先聯絡西兵連復數城迨史致謬到甯後以該革道能見信於外國官弁和衷共濟深得紳民士卒之心籲請留營襄辦等未敢率予批准此次會督中外各軍攻克上虞據史致謬面稱張景渠不避艱險調和得體可否懇

恩暫緩擊問准予留營以觀後效出自

逾格鴻慈陣亡候選縣丞查廷楨應請

敕部從優議卹其餘在事出力員弁紳董及傷亡兵勇即飭該道

史致謬查明分別

奏請獎卹臣等續據該道來稟嵊縣新昌兩城又於十月初五初

六等日相繼克復除飭將詳細情形查明稟報月行具

奏外所有中外官軍力保餘姚克復上虞各緣由謹合詞恭摺由

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宗棠駐軍龍游賊氛中阻所有甯波文報必

須繞道蘇皖等省非一兩月不到此次克復上虞頗藉外國官弁

之力亟應破格

奏獎遂其效忠之願未便過事稽遲是以由臣鴻章就近主稿聯

銜具報合併聲明謹

奏

奏稿二

奏



覆奏曾秉忠金鴻保參案摺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奏為欽奉

諭旨查明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九月二十一日

寄諭有人奏曾秉忠自革職後延不交卸縱兵通賊到處擄掠強

搶婦女劫人勒贖八月間將直鎮焚掠一空殺戮良民無數並

釐局委員金姓閔姓貪婪庸劣請飭查辦等語曾秉忠之缺既令

黃翼升接署何以尚未交卸著曾國藩李鴻章查明勒令交卸迅

飭赴營差委毋任逗留該革員所部均係廣勇此時未便操之過

感致生他變著李鴻章查明如有前項劫掠等弊設法遣散回籍

免生事端委員金姓諒係知府金鴻保該員與閔劍等狼狽為奸

人所共知閔劍命案經李鴻章查參金鴻保事同一律豈可獨

邀寬免著該督撫嚴飭前旨即行嚴參仍為人言所欺致除惡不

盡於吏治難期整頓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整飭官常除惡務盡之至意跪讀之下悚惕莫名臣查已革

提督曾秉忠約束不嚴疊經都中糾劾臣到任後即欲將該部船

勇全行遣撤六月間臣與署提督黃翼升前往湖潑周歷各營察

看水路情形西與蘇州接壤南與嘉興接壤湖河汊港千百縱橫

黃翼升所帶淮揚水師除分留金陵揚州各處外陸續來滬百餘

號實屬不敷分布維時防期萬緊黃翼升以獨力難支商請暫留

曾秉忠船隻臣不得已將該革員水師三百六十隻裁去一百六

十隻挑留二百隻旋又裁去三十隻飭令嚴東營規協同黃翼升

分投堵剿並商請曾國藩飭催處州鎮總兵李朝斌太湖師船一

百六十隻改由松滬進兵以備替換現在黃翼升師船分防蘇州

崑山各來路曾秉忠師船分防嘉興平湖各來路路喫緊其勢

實未可遽撤李朝斌新造船隻須明年春開成工可否俟李朝斌

下駛再勒催曾秉忠赴皖差委至曾秉忠所部廣勇從前劫掠之

案層見疊出七月間進剿直鎮將賊擊退復又肆掠臣聞信後

即咨飭嚴辦旋經臣擊獲馮日坤正法該革員漸知儆畏數月以

來營規較肅與民相安原奏所稱縱兵通賊實無其事此後或有

焚掠擄殺實據臣當隨時懲辦設法遣散回籍斷不稍事姑容至

黃翼升於八月二十一日接署提督篆務曾秉忠當即交卸所部

船勇黃翼升以各分段未便兼統惟黃翼升軍規整肅曾秉忠

船隻漸少其勢自足相制月前嘉善平湖賊股內犯曾秉忠督船

堵剿亦尚出力未必無感愧奮興之意此曾秉忠暫留原防未能

速撤之實在情形也同知銜候補知縣金鴻保本為吳煦私人蘇

省吏治貪詐朋比積習相沿皆由一二人倡之於上才智之士爭

趨風氣其咎固不盡歸之屬員五月間殷兆鏞奏稱去秋道署門

前有人謀一大蠹以俞斌為首金鴻保為首閔劍為心腹蓋誠有

之該三人者才具頗長而俞斌經手各捐局弊竇尤多閔劍與關

幕句連不無狼狽為奸之處臣故不得不嚴劾以警其餘惟察看

金鴻保才力精敏實在俞斌閔劍之上該員於滬中捐釐各局情

形極熟利弊周知臣欲整頓釐務亦不得不暫資熟手臣初抵任

時每詢吳煦關稅釐捐月收幾何均不過十餘萬臣以關稅係

洋人稅務司經收無甚弊混且外國會防及教練兵勇費用向由

吳煦經放關稅所入先儘洋兵開銷所餘無幾實不足分給軍需

六月間臣即另派安徽候補道王大經常州府知府薛書堂管理

捐釐總局詳定章程嚴剔弊端使之滴滴歸公專供松滬水陸各



軍月餉其總局分局節目條款督同各員往復裁決行之數月漸有成效每月所入多或二十餘萬少亦近二十萬軍賴以接濟倘免飢潰並兩次分濟何國藩軍營九萬兩皆由捐釐項下籌出並未動支關稅絲毫王大臣等書堂操守極好但於滬局情形稍生尙賴金鴻保隨時擘畫而金鴻保所管貨捐局乃釐務大宗每月多或十餘萬少亦八九萬頃緒紛繁驟無遺其招怨致謗或由於此臣明察暗訪金鴻保在從前釐政混淆之時恐不能毫無侵染處今日上下肅清之際亦甚欲刻厲自新當此軍餉緊急人才難得果其有一長可取臣何敢稍涉成見盡予罷斥惟有隨時留心查察如該員有貪婪確據立即參劾斷不為人言所欺致吏治難期整頓此金鴻保暫留釐局有益軍餉之實在情形也所有遵

旨查明覆奏緣由謹專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續徵稅銀請准歸還原借商稅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再據委督揚關由開稅務前常鎮海道高長紳詳稱前管關道英喜任內咸豐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徵洋藥稅銀之日起至十年三月二十三日止一年共收洋藥正耗銀三千九百三十五兩零前於九年五月間奉部提撥洋藥稅銀一萬兩當因徵未久稅銀無多於商稅款內借撥湊足解部兌收聲明續徵稅銀歸還前借商稅等情經戶部以揚關徵收洋藥稅銀歸還原借商稅之款尚少銀兩俟續徵歸還核與前議山海關監督烏勒洪額徵解洋藥稅銀於新增盈餘項下抵解案內議令該監督賠補成案不符應令將徵存洋藥稅銀儘數解部如稽口歸還商稅或稱動撥即著該監督賠補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轉行到關伏查此項洋藥稅銀前道英喜於咸

豐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文啟徵旋於五月間奉部提撥洋藥稅銀一萬兩維時開徵未久所徵稅銀不敷起解因奉部文內有如洋藥項下尙未收有成數即將本年應徵錢糧先行起解俟洋藥收項有數即為抵補如有推諉即由戶部查參等語是以前道英喜稟明前撫臣准於商稅款內撥借銀八千三百七十九兩一錢湊足一萬兩委員呈解戶部兌收並於咨解文內聲明俟續徵洋藥稅銀歸補前借商稅在案是從前撥借商稅係遵奉部文通融籌解准其抵補核與山海關烏勒洪額之案情形不同所有此次續徵稅銀應准歸還原借商稅未清之款詳請附  
奏免賠前來相應據情附片陳明可否懇  
恩准予免賠之處出自  
皇上逾格鴻慈除咨部查照外伏乞



奏  
聖鑒訓示謹

覆奏近日軍情摺  
奏為縷陳近日軍情恭摺  
奏仰祈

聖鑒事竊十月二十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十二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擊破四江口援賊大獲奇捷一摺此次逆賊糾合大股圍犯青嘉經官軍擊退賊膽已寒即應趁此聲威進搆崑山若能將該城克復則松滬之門戶益固即進剿蘇城之路亦通該逆必應回顧不敢悉眾救援金陵若李鴻章體察情形迅速進攻該撫前奏所稱改造小划兵船計當造成即可會同黃翼升水陸前進以為節節進剿之計李鴻章自簡署巡撫以來軍務地方均能稱職頗為嘉悅已明降諭旨補授江蘇巡撫該撫務當感激知遇益矢公忠斷不可稍自滿假以期常承恩眷勉之懷之等因欽

此仰蒙

聖慈優渥

訓誨周詳感激之餘震悚無地除已月行具摺恭謝天恩專差齎進外伏查前次四江口大捷擒斬甚眾賊膽已寒若自數路之兵乘勢進搆崑太或冀漸次得手無如軍分守浦東西各城既不能併歸一處前敵兵力本單苦戰十餘晝夜疲乏損傷無隊可換必須略予休息蘇常附近州縣賊皆堅守崑山太倉相為犄角尤為蘇州門戶賊所必爭必救之地若我以孤軍深入而賊以四面來抄堅城阻於前糧路斷於後此危道也臣之愚計欲俟上游諸軍攻勦得手使該逆奔救不遑然後乘其敝而殲之以收前後夾擊之勢庶無進退狼顧之虞探聞金陵解圍後忠賊



李秀成分股回蘇添守崑太布置極嚴其大股仍分竄甯郡和合  
專走皖南北空虛之地以牽掣上游兵勢臣前派員弁赴皖添募  
十餘營據報陸續啟程督臣曾國藩以蕪湖一帶防務喫緊暫留  
協守急切斷難抵滬現有兵數能進一而不足防數而之抄  
襲能當前路而無以備後路之接應將舍太而圖崑賊可繞嘉定  
以竄入將舍崑而圖太賊可繞青浦以竄入左右籌思尚不敢輕  
進貽誤惟有督率將士嚴申戒備俟有可乘之機即行奮迅進取  
以期仰慰

宸廑至前奏改造小划已由曾國藩委派處州鎮總兵李朝斌製  
造太湖水師與黃翼升復派將弁赴上游添釘船隻目下正在  
興工須明年二三月間配齊弁勇下駛黃翼升所部師船現分扼  
青崑蘇嘉各交界亦待船勇到齊水陸合力節節進剿臣一介庸

儒屢被

朝廷不次之擢當盡其力所能為勉圖報稱斷不敢因循苟安白

外生成所有近日軍情及相機籌辦各緣由理合專摺由驛馳陳伏

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白齊文滋事撤換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再前派常勝軍助剿金陵因白齊文復往甯波調勇遷延時日經  
臣於十月二十五日附片陳明在案嗣據吳煦稟稱該道督帶頭  
隊輪船已於十月二十九日駛抵鎮江一俟大隊到齊定期進攻  
等情其時白齊文已至甯波仍託病未行臣又批飭吳煦楊坊  
等嚴催後隊輪船剋期上駛去後忽據署松江府知府方傳書等  
稟稱本月十四日早開白齊文由滬回松江將城門關閉因餉銀  
未發欲率勇搶劫該府同參將李恆嵩暗中設法勸諭通事勇頭  
許以發餉各勇始一開而散白齊文隨即旋滬臣接閱之下不勝  
詫異正在籌辦間復據吳煦稟在鎮株守旬餘後隊查不見到不  
得已折回催隊十四夜駛至上海詢之楊坊知白齊文任意宕延  
屢催罔應核計九月以前之餉早已放清十月之餉楊坊亦許為

措備告以

一有起程的期立即應付詎白齊文不但行期無定輒

稱不願前赴金陵請辭差使楊坊責以大義白齊文佛然回松十

五日已刻又帶洋鎗隊數十人趕至上海楊坊寓中將楊坊與額

胃腔打傷吐血不止並將發餉之洋銀四萬餘元強行搶去稟請

速行拏辦等情前來伏查外國人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難駕馭

前以白齊文原係常勝軍弁口曾請歸中國版圖已受三品頂戴  
職銜又經英國提督何伯保薦吳煦楊坊皆久與熟習暫令接帶  
此軍臣等實未深悉其底蘊是以疊次奏明隨時留心察看將來  
能否勝任及是否就我範圍再行酌奪奏

聞嗣經協辦嘉定等處向為出力亦據實陳奏偶來臣營謁見每  
為切實勸導方冀曲意籠絡俾為我用不料其跋扈狂悖竟至於  
此自何伯回國後英國駐滬提督領事緝譯各官均與白齊文交



往親密白齊文亦情有英國袒護日漸肆橫此次逞兇滋事經吳  
 煦楊坊知照英國陸路提督士迪佛立與之理論士提督夢領事  
 方以為非邀至臣營晤商據士迪佛立夢菲陀面稱已遵臣照會  
 轉飭白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一面諭令英國前派  
 去幫同教練之兵官名奧倫者暫行接管俟中外會商派定委員  
 接替辦理臣聞奧倫性情偏執未可專任且豈奉  
 寄諭令派大員接管自應欽遵妥辦惟常勝軍人數過眾犷悍難  
 制其帶兵弁目百數十人皆係外國人與該勇相習已久若管帶  
 驟易生手呼應難轉生事端而各弁目素畏英國之強內又有  
 英國派去數人又當白齊文反噬之際非英國派人暫管不能令  
 行禁止萬不得已與士迪佛立等酌商由中國與英國各派委員  
 會同接管並議定外國所派之員須與中國官員和衷會商聽臣  
 調遣其支發口糧約束營規裁減勇數一切章程應由中國主持  
 經理該兵官不得干預並由臣照會士提督遵照辦理查升用副  
 將署提中營參將李恆嵩與常勝軍相處最久人頗機警明白大  
 義前經臣等派令協同管束奏奉  
 諭旨李恆嵩如與該勇熟習足以獨力鈐制密行稟候李鴻章酌  
 辦等因欽此臣因詢委該員會同英國所派兵官接管俟收回兵  
 再飭陸續裁汰至三品頂戴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違犯法令  
 應照中國之法治罪以杜後患而做其餘業令吳煦楊坊李恆嵩  
 等嚴密解解應由山總理衙門照會美國公使轉飭駐滬領事官  
 一體嚴拏勿任遠颺仰乞  
 聖明核示至二品頂戴蘇松太道吳煦二品頂戴前蘇松糧道楊  
 坊本願帶常勝軍赴援金陵屢次延誤實由白齊文不遵調遣楊

李文忠公奏稿 卷二

坊並被白齊文毆傷尚非縱容逗留然該道等創募此軍及換人  
 接帶始終主謀又有督帶之責不能實力鈐制辦理不善咎亦難  
 辭應請  
 旨將吳煦楊坊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接辦事宜以觀後效如該軍  
 仍前犷悍應責成吳煦楊坊妥為裁遣一手經理不得置身事外  
 希圖諉卸再前次擬赴金陵雇用輪船及添購軍火價值頗鉅茲  
 既赴援不成此項銀兩不准開銷稅款應令吳煦楊坊自行賠補  
 除俟辦有頭緒再行具奏外所有常勝軍不遵調度及籌商撤換  
 各緣由理合會同頭品頂戴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附片馳  
 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五四七



奏獎外國官弁片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再欽奉九月二十五日

上諭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克復嘉定縣城乘勝擊退援賊一摺此  
次英國提督何伯與李鴻章謀定後動將士輯睦崇朝而下堅城  
法國官兵亦奮勇爭先出力勦賊均克盡友邦之誼著李鴻章傳  
旨嘉獎等因欽此臣當即欽遵傳

旨嘉獎該兩國官弁等莫不歡欣鼓舞感激

恩施以為榮寵惟查自中外會防以來英國領事麥華陀法國領  
事伊擔不分畛域遇事籌商曾經勸諭洋行捐造礮臺開築濠溝  
工程浩大辦理迅速其兩國會勦之兵弁房屋夫船供應一切費  
用雖由中國籌備而西兵糧餉皆係該國自行給發英國水師提  
督何伯陸路提督士迪佛立繙譯官阿查里法國水師提督伏恭

等奮勇爭先不辭艱險次助勦克復堅城竊惟中國出力員弁

皆職分應為之事我

國家酬庸有典猶且細大不遺矧在遠國外臣視同己事推堅陷

陳卓著戰功酌理衡情似難沒其勞績可否懇

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兩國駐京公使回奏該國酌給

議敘以示我

朝行賞論功中外一體之至意其餘兩國出力員弁即由臣飭令

會防局仿照該國功牌式樣另鑄金銀等牌若干面分別酌給佩

帶宣佈

皇仁俾知感奮臣為柔遠旌功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會同頭品頂戴辦理通商大臣臣薛煥附片具

奏

收復常熟昭文攻克福山許浦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為密約投誠收復常熟昭文縣城攻克福山許浦各海口并官

軍攻燬太倉附城賊壘力籌堵剿情形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以逆眾分守崑太兵單尙難進取俟機有可乘再

圖攻勦緣由於十一月十八日馳

奏在案適據管帶親兵水師游擊周興稟稱偽天軍朝將錢桂

仁暨偽職駱國忠董正勤等由常熟專人來營諄求自願投誠獻

城并約太倉偽佐將錢壽仁即周壽昌同時舉事臣與李鶴章密

商即飭傳諭該偽職等約期內應并察知永昌練首候選道徐佩

瑗與該偽職等合謀已久札飭調齊練勇協力妥辦嗣經周興隆

遵飭改裝入城密訂於十二月初一日常昭舉事即約會官兵分

攻太倉與錢壽仁相應以期同日得手水陸布置均定昨據周興

隆駱國忠等稟稱偽忠王李秀成忽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金陵

回至蘇州錢桂仁心生畏憚已託詞往蘇恐有反覆不及待初一

日之期商定先期在常昭舉發遂於二十八日黃昏駱國忠設計

演戲就席砍殺偽忠王安錢壽仁偽建天福姚得時即率所部圍

勦各館逆眾時董正勤等各誘殺諸鉅酋合兵夜搜梗頑賊眾殺

之幾盡天明周興隆駱國忠督令合城雜髮挑派奮勇萬人分守

四門及水陸來路以防蘇賊並令余拔羣潘金旺率礮船陸隊潛

會福山偽職胡經元江勝海等合勦廣逆比至則賊營固守賊艇

環列無隙可乘周興隆駱國忠於二十九日率奮勇千人洋鎗二

百名夜四鼓進抵福山令潘金旺駱國忠仍攻賊之南周興隆駱

國忠抄過北面斷賊登舟之路并伏百人於江口隄下天色將曙

鎗礮噴筒齊聲雷發余拔羣亦於江中開礮攻打自辰至午賊漸

鎗礮噴筒齊聲雷發余拔羣亦於江中開礮攻打自辰至午賊漸

鎗礮噴筒齊聲雷發余拔羣亦於江中開礮攻打自辰至午賊漸

鎗礮噴筒齊聲雷發余拔羣亦於江中開礮攻打自辰至午賊漸

鎗礮噴筒齊聲雷發余拔羣亦於江中開礮攻打自辰至午賊漸

鎗礮噴筒齊聲雷發余拔羣亦於江中開礮攻打自辰至午賊漸

鎗礮噴筒齊聲雷發余拔羣亦於江中開礮攻打自辰至午賊漸

鎗礮噴筒齊聲雷發余拔羣亦於江中開礮攻打自辰至午賊漸



不支偽主將粵逆侯得龍立於船頭方指揮開駱國忠從岸下觀  
定手燃洋鎗正中侯得龍倒落江中賊船潰亂駱國忠揮兵齊發  
火箭燬逆艇數隻賊溺斃甚多奈拔羣亦飛船衝突奪賊船二隻  
其餘竄逸大江西北者十數船偽近天福謝有成慌張欲走胡經  
元從背後殪之江勝海乘勝砍殺小頭目數十並率眾從內殺出  
時逆眾守牆者鎗礮子尙如雨下駱國忠跳越兩濠于刃捍逆數  
名毀牆而入潘金旺周興隆分從南北殺進粵逆死黨無一脫者  
並生擒五十餘人許浦白茅徐六涇各海口賊營皆為我有此十  
一月二十八九日十二月初一日收復常熟昭文縣城並攻克福  
山要口之情形也贛南鎮總兵程學啟知縣李鶴章遣臣飭諭先  
於潘鎮鋪望仙橋等處派隊扼堵牽綴賊自率親兵開字諸營  
直至太倉五里墩造浮橋渡河毀其卡進至南碼頭石橋亦為賊  
毀恐河立四營拒我程學啟等揮兵對敵即時趕造木筏率驍勇  
渡河踏毀土營四座賊敗退入城我軍備至城根河而甚闊不能  
全渡慮中賊計仍回對河嚴陣以待賊堅伏不出城中寂無動靜  
嚮晦之際風雪漫天士卒飢凍遂撤回外岡而是日周興隆所派  
之董正勤吳超凡帶勇千人前抵太倉支塘鎮伏賊突起鎗礮對  
擊鎮後又竄出一股斜包我軍之後截斷歸路董正勤等苦戰退  
回均受重傷陣亡勇丁二十餘名偽佐將錢壽仁在太倉知事機  
已洩旋率所部二千脫出初七日來臣營投見暫安插其眾於黃  
渡是否可用仍須察看分別遣留此初一日進攻太倉獲勝未能  
如約會齊之原委也徐佩瑗不知忠逆之回也先入蘇城將密有  
所約忠逆至蘇疑而拘之該團局船勇聞信則伺賊之援常昭者  
中路擊敗之賊復改道來援惟常昭新附眾心未定又為蘇州門

奏稿一

五

戶忠賊必挾全力以相爭勢頗危險臣軍分守嘉定青浦各要隘  
中阻崑太兩城與常熟相隔甚遠陸路無從救應又未便以孤軍  
深入乘松滬於不顧但據周興隆駱國忠稟報城內米糧頗足沿  
海一面尙可通行臣已用礮船解濟軍火飛調福山鎮總兵鞠輝  
乾率所部師船會同副將黃登第艇師五隻駛泊徐六涇口飭千  
總袁光政將周興隆所部船隻帶赴常熟互為聲援並委候補知  
州吳毓芬前赴常昭福山一帶察看情形撫馭降眾固結其心如  
援賊暫未調齊城內不生他變周興隆等或可支持一兩月以待  
臣新軍之至先是六七月間臣疊派員弁赴皖北招募十營嗣因  
上游緊急曾國藩截留張樹聲等五營守蕪湖旋調守無為州又  
留吳長慶等四營守廬江如皖事稍鬆明年正二月可以抵滬臣  
處兵力漸厚即當相機進圖崑太以通常昭之氣如新軍未至以  
前忠逆糾合上下游賊眾圍攻常昭必分股出崑山撲我前敵各  
營以圖牽制臣縱不能遠救常昭亦當會合中外各軍竭力堵剿  
以擊援賊之勢而此番常昭收復使該逆自相殘殺且使目前上  
竄大股各思回救無論能否久支於全局軍情或稍有裨游擊周  
興隆與降將駱國忠等於四面賊區之中奮勇舉事力誅賊酋黨  
眾多人收復城池復乘勢攻克福山要口將連年出江肆劫之廣  
逆誅戮殆盡實屬膽氣過人惟臣慮兵力過單無法往救不知該  
游擊等能否保守未敢遽為請獎應由臣酌核勞績暫假以虛銜  
軍功頂戴以資籠絡果其力卻援賊始終不渝再查明在事出力  
人員懇  
恩優予獎勵所有先期密約收復常熟昭文縣城攻克福山各口  
並現籌堵剿各情形理合恭摺馳陳伏乞

奏稿一

五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稿一

五

整飭常勝軍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再白齊文不遵調遣劫餉毆官已經臣奏明嚴密拏解並將片委參將李恆嵩會同英國兵官奧倫管帶常勝軍緣由附陳在案溯查常勝軍本華爾管部其初不過千人吳煦楊坊等始意欲藉以禦寇耕糧夫價及一切軍火支應視官軍加至數倍漫無限制陸續增至四千五百餘人并長夫礮船輪船經費月需餉銀七八萬兩前此收復松江青浦等城未嘗不兼資其力遂日益驕蹇漸成尾大不掉之勢臣籌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關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輕於發難此次白齊文逞兇跋扈立即撤其兵權事當更替之初須求補救之法英國提督士迪佛立初不願中國官員會帶臣與之往復辯論舌敝唇焦數日以來始獲定議士迪佛立原定條約十三條臣覆加勘正增為十六條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蓋印移交分執並咨明總理衙門備案其條約大要如裁汰常勝軍為三千人減定長夫額數口糧刪除病房及口用房費種種浮濫之款既可以稍節餉需又如中國派員會帶口糧由臣處派員經管眼同外國官散放松城內外地方事宜外國管帶官不得干預購買軍火須有撫臣文書管帶官不准私購懲辦諸勇須聽中國會帶官主意各條亦可以漸收兵柄自此大定約庶以後辦理稍有頭緒至於白齊文逃匿不出據吳煦等稟稱該犯經士提督派兵官押解來滬現由英國兵船看管至今並未交出係藉口華爾白齊文先後託買軍火帳未算清等語復據英國領事請由臣處派員赴兵船會算帳目臣查常勝軍先期經川款項從未稟報臣衙門並無案據未便會算代償當即札飭吳煦楊坊自行清理相應請



旨將三品頂戴白齊文先行革去職銜仍俟英國交出該犯並責  
令吳煦楊坊等解臣營照中國軍法懲辦其常勝軍先經議派英  
兵官奧倫會帶茲據英國定約隨後奏明交兵官戈登管帶該二  
人者臣均未悉其底蘊現在奧倫甫經接帶會同吳煦李恆嵩赴  
松點驗勇數裁減冗費粗立章程似尚實心幫助將來能否持久  
有無偏執私見不致再生枝節之處容臣隨時察酌妥辦具奏臣  
惟諄飭吳煦核實整頓和衷籌商於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制控  
馭之道以期協力保衛仰副  
聖座所有籌議整飭常勝軍各緣由謹會同頭品頂戴辦理通商  
大臣臣薛煥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一

奏

查明淮鹽課釐數目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為遵  
旨查明兩淮鹽課及江北鹽釐各數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管卷內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兩淮鹽課現飭喬松年專心辦理自應日有起色每月可得  
課銀若干江北釐捐為數若干並著該撫查明具奏等因欽此當  
經前撫臣欽遵飭查臣復飭令分晰詳覆在案茲據該運司詳稱  
淮南鹽課自咸豐七年奏明設局徵收每年所收課銀總在二十  
萬兩內外現在鹽課收數雖與歷年相仿加以新增鹽釐銀錢合  
算收數實倍於前其鹽釐取諸水販者在於外江抽收取諸棧商  
者在於內河抽收均歸該司督率局員按月徵解惟所收課釐因  
銷數暢滯靡常多寡不一未能逐日派定數目現以一年所入約  
畧攤計每月可得鹽課銀一萬數千兩鹽釐銀一萬數千兩鹽釐  
錢一萬一二千兩其每月解往臨淮大營在萬兩之內江北糧臺  
在萬兩以外解瓜洲水營與鎮江陸營自七八千至萬兩不等兩  
營相同又解臨淮大營清淮籌防及南北兩臺釐錢均在三四千  
兩內外礮船勇糧在一千兩內外俱係隨時分別解濟軍餉並開  
具簡明清摺詳請覆  
奏前來臣查金陵被踞以後江路梗阻商販不前即竭力徵收斷  
不能遵復課額而設卡抽釐以補正課之不足果能滴歸公軍  
餉不無裨助該運司所報每月入款似已漸有起色除飭令督率  
各員設法運銷嚴剔奸弊以冀課釐兩項日益月增謹照繕清單  
恭呈  
御覽所有遵



旨查明淮南鹽課鹽釐各數緣由謹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署漕臣吳棠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稿一

奏

勒伯勒東陣亡請卹摺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為權授浙江總兵勒伯勒東礮傷陣亡請  
旨優卹並派員接帶該軍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據浙江甯紹台道史致謬稟稱已革道員張景渠署總  
兵勒伯勒東帶兵由上虞分道進剿籌攻紹興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軍在大小皋埠接仗獲勝二十七日紹城諸暨之賊分股竄至  
東關曹娥江道墟包抄我軍之後希圖偷渡直犯上虞時勒伯勒  
東已帶隊先行至竹箦營距紹城十餘里張景渠聞後路賊  
犯曹娥帶兵回援並分撥州同謝國恩信義軍由平水迎剿張景  
渠督同游擊布興有守備張其光等將曹娥之賊擊退惟游擊李  
光一軍在道墟接仗失利賊已蔓延嵩壩將及梁湖情形萬分喫  
緊張景渠分兵力堵後路二十八日勒伯勒東拔隊徑薄紹郡自  
安門鎗礮互轟斃賊不少勒伯勒東親放大礮藥多礮炸致傷該  
總兵頭頂登時殞命並傷亡外國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洋兵密  
栢爾密蓋爾二名各勇陣亡傷亡三十餘人繙譯官布樂師及兵  
勇二十餘人受傷甚重實屬變生意外幸該逆未敢出犯勒伯勒  
東所部仍退駐竹箦牌十二月初一日賊股來撲經兵頭法蘭喀  
揮兵奮擊鎗斃騎馬賊日一名殺賊六七百名餘賊逃竄入城該  
營與信義軍仍退紮潭村鎮塘一帶該道現擬畫江扼守相機再  
進並派人將勒伯勒東遺骸迎護來甯厚葬郊外聲請  
奏卹前來 臣等查勒伯勒東本係法國兵官本年夏秋間助甯  
波慈谿餘姚等處無不勇往直前城池立復自權受中國總兵職  
任以來感沐  
聖朝恩寵益加奮勉攻克上虞茲以急取紹城孤軍深入親然巨



破臨陣傷亡實屬奮不顧身故忠盡命允為荒服蓋臣可敬可憫相應請

旨照故副將華爾之例

救部從優議卹並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一併議卹以慰忠魂法國提督伏恭現派達耳第福由上海馳赴甯波接統勒伯勒東營部兵勇面請臣鴻章就近飭委其在甯波之英法兵官哇藥德克等亦力薦之臣查達耳第福即買武勒前在餘姚帶勇打仗尚稱勇敢惟貪利任性實不及勒伯勒東之誠厚前總理衙門以法國公使哥士奇請加該員以江蘇官職咨令臣鴻章酌辦臣方給以江蘇副將銜付即將前派法國教練之洋鎗勇五百名交其管帶疊加訓飭似尚勉就範圍茲法提督請派赴甯波接帶情事尚願臣欲其幫同地方官和衷出力謹受甯波道節制是以未遽允給委

札昨甯波道史致謬稟稱該軍無主勢恐渙散請即奏明暫令達耳第福接管英國總兵哇藥德克由甯來滬謁晤復以相屬臣鴻章稔知達耳第福素性剛愎又面囑哇藥德克隨時照料並諭令達耳第福須聽甯波道訓遣不准擅專妄為致干軍紀如果該員實力報效恪遵中國法度再由甯波道詳請

奏懇  
聖恩授以浙江武官職任並由臣宗棠核給劄付如達耳第福有貪利滋擾及督隊不力情事即由臣等一面撤革一面奏聞所有權授浙江總兵勒伯勒東傷亡並暫委達耳第福接帶各緣由謹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專摺馳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請留英總兵哇藥德克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再據甯紹台道史致謬稟稱甯波紳士翰林院編修孫學駒等聯銜呈稱甯波各屬自上冬逆匪竄擾生民塗炭本年四月前道張景渠帶領兵團由鎮海乘勝進攻約會英法二國水師同時助剿迅將郡城克復慈谿奉化象山三邑以次肅清七月攻克餘姚八月慈奉復陷逆氛逼近郡南當蒙飛調兵團與英國總兵哇藥德克法國稅務司日意格籌商防剿水陸並兵慈奉接踵攻復郡城解嚴嗣又拔取上虞收復新嵎哇藥德克兵無役不與所向有功中外同心和衷共濟地方賴以安堵商賈因之漸通且自該總兵駐紮以來約束洋兵相安無事不分畛域督隊巡查尤為商民所感頌茲聞有不日調換之信聞郡紳民羣相走告依戀難忘呈懇詳請具

奏將哇藥德克展留一二年俟全浙廓清再行遷調等情由該道轉稟前來臣查英國水師總兵哇藥德克深知大體疊次助攻城池無恃功驕矜之習所部兵目遇敵爭先毫無騷擾該道致謬現請管帶常安軍教習洋鎗可冀練成勁旅實於海疆防務有益該總兵昨因公來滬臣鴻章接見其人尚屬和平公正孫學駒等以中華紳士請留外國兵官出於至誠非尋常保留地方官可比臣等未敢擅便可否請  
旨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核照會英國公使將哇藥德克暫留甯波協防俟軍務稍平再令回國以資熟手而順輿情理合會  
同通商大臣臣薛煥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請優卹曾貞幹摺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為卹用知府曾貞幹在金陵營次積勞病故請  
旨格外加恩賜卹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據藩司曾國荃稟稱胞弟曾貞幹於咸豐三年以諸生  
隨兄曾國藩募勇三百人擊賊常甯之洋崗旋會水陸各軍東下  
自岳州假歸咸豐八年因兄曾國華殉難三河慨然有殺賊復仇  
之志前湖北巡撫胡林翼札委募湘勇千人赴鄂防剿十年克復  
太湖縣城經湖廣督臣王文奏保訓導并加國子監學正銜嗣圍  
攻安慶漸次統帶至五千人屢次擊取援賊克復安慶省城奉  
旨以同知直隸州選用時安慶初復江北各城多為賊據該員駐  
守樅陽鎮以固皖東門戶同治元年隨曾國荃大營肅清江北各  
城渡江紮營三山夾會賊赴援青陽數萬人環攻三山營壘該員  
以一軍力戰支持卒解賊圍遂進克繁昌縣城又會水師克復魯  
港南陵奉  
旨賞給迅勇巴圖魯名號又進克蕪湖縣城遂圍金陵該員獨當  
江東橋一路七八月間病瘵醫治甫愈適忠逆李秀成侍逆李世  
賢率賊數十萬赴援金陵時曾國荃駐雨花臺當金陵東路該員  
當西路力保餉道兼援東路之急苦守力戰四十餘日十月初五  
日擊退大股援賊奉  
旨加恩以知府用初八日該員與福建提督楊岳斌察看九洲洲  
賊壘設法進攻感受風寒傷疾復發以十一月十八日卒於江東  
橋營次等情前來臣查補用知府曾貞幹素負奇氣為諸生時專  
習擊刺超距之法有幽并俠骨自曾國藩奉  
命督辦軍務曾國華曾國荃皆從事行間該員以諸兄受

國厚恩感激圖報益習為勞苦忍飢寒隆冬短袴衷和不御棉衣  
初帶勇三百人楊岳斌彭玉麟皆其幫辦該員知為大將才力言  
於曾國藩使各將一軍論者服其知人治軍有紀律尤善拊循戰  
士人樂為之用履危蹈險堅固不搖忠侍大股赴援金陵屢爭奪  
官軍餉道該員從容布署戰守兼施晝夜防護無少休息使賊卒  
不得逞以去先後克復安慶蕪湖各城及解金陵賊圍實該員之  
力居多而在軍中日久勞苦憂思該員精氣亦已竭矣又逆揣金  
陵之賊勢必北渡解圍四日即與楊岳斌冒風雨乘舟上下謀攻  
九洲洲以遏賊路屢接曾國荃稟報敘述該員戰績徒以曾國藩  
親弟未敢聲請獎敘臣欲專摺保奏又念曾國藩公忠之誼不欲  
為諸弟敘勞乞  
恩賞出至誠若由臣具奏亦涉形迹之私欲俟克復金陵後彙案

敘保而還 病不起於臣心尤為遺憾該員年甫踰三十並無親  
生子嗣初謀帶勇時先撫兄子紀渠為子本年五月其妻鄧氏又  
已病故聞其病中謔語但以殺賊守濠為言忘家為

國至性耿耿斬然無所顧念尤為難得伏查曾國藩兄弟五人為  
國家效力疆場先後死事者二人一門忠義海內欽仰從前候選  
同知曾國華殉難三河經胡林翼奏請  
加恩賜諡以其勞績宣付史館茲曾貞幹在軍營病故其生前功  
績之盛與所以積勞致疾之由迥非尋常將士可比臣知之較深  
不敢任其湮沒可否仰邀

諭旨准照二品例賜卹並予  
賜諡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仍宣付史館特予立傳出口  
逾格天恩所有曾貞幹在營病故請



旨優卹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案稿一

奏

擬奏添募揚勇片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再欽奉十二月初十日

寄諭李鴻章招募揚勇原因滬上兵力未厚第江北各營月餉僅止三兩且須五六日始能一關必致該處得力之勇改名應募相率引去於江北軍務大有關係著李鴻章飭知委員張家瑜等即行停止該撫籍隸皖北廬鳳一帶民風素稱強悍若派員前往招募必可訓練成軍並著酌量辦理上海月餉雖多何以每名有七八兩至十兩十二兩之多恐有常勝軍潛赴江北招募之事尤當嚴行禁止等因欽此伏查臣處各營兵勇皆照會國藩楚軍章程每月給銀四兩二錢五錢不等無論餉源盈絀臣恪守定章斷不敢妄有更變近因稅釐短收不得已而酌發半餉代購食米滬上薪糧昂貴數倍江北兵勇之苦奚減揚營且以江北各屬完善之區供給揚州一軍以上海一隅稅捐所入供給臣軍與各國教練之勇並分濟鎮江安慶各軍其餉數之多寡亦可懸揣而得矣至所稱月領口糧銀七八兩至十兩十二兩者外國教練勇日頗有此數從前徇洋人之請相沿成例習為固然臣方日議裁減豈肯令所部各營尤而效之壞亂營制虛費帑項

聖明慮及常勝軍過江招募固知臣軍無此餉額臣亦無庸深辨惟日下防剿喫緊兵力單薄以致欲取崑太則分路並進而不足欲援常昭則臨時抽調而無從疊次奏明在案前派員赴皖北募成十營經會國藩截留九營分守無為廬江等處故就近派赴淮揚添募以濟孤軍之急仍嚴飭該員弁不准收募揚營兵勇旋據募回五營臣親加點驗均係裹下河上善與皖北客民於揚營防務似無關礙常勝軍亦無潛赴江北招募之事昨在都興阿來咨



即經詳晰咨復而都與阿疑慮過甚遂以上瀆

宸聰仰煩

聖訓周詳莫名欽悚除飭知張家瑜停止招募外所有查明各緣

由理合附片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奏稿二

奏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

李文忠公奏稿

卷之三目錄

進攻太倉援剿福山摺 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達耳第福陣亡請卹摺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覆奏降將江勝海等情形片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請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摺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籌撥常昭摺 同治二年二月十七日

西兵克復紹興諸暨蕭山等城片 同治二年二月十七日

克復福山常昭解圍摺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請假授戈登總兵片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克復太倉州摺 同治二年三月十六日

崑山獲勝摺 同治二年四月初五日

籌辦京米章程摺 同治二年四月初七日

米捐仿照銅捐給獎片 同治二年四月初七日

太倉獲勝摺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踏平崑山城外賊壘片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克復崑新摺 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

籌賑收復地方並酌請蠲免漕糧片 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

克復江陰縣屬之楊庫汛摺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覆奏趙景賢死節摺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分路規取蘇州摺 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

裁減蘇松太糧賦浮額摺 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

清查蘇松漕糧積弊片 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

擊收江陰無錫援賊摺 同治二年五月三十日



關稅留抵軍餉摺 同治二年五月三十日

奏稿三目錄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

全集一之三

進攻太倉援剿福山摺

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桐城吳汝綸編錄

奏為官軍節次進攻太倉援剿福山各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常昭被圍降眾堅守調派各軍分路進剿緣由經臣於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馳奏在案二十五六等日程學啟李

鶴章等督率各營會合常勝軍正擬進攻太倉各門緣兩中止二

十七日稍霽程學啟率領先鋒開字等營由西路進方至蟠龍鎮

遇崑山援賊揮兵接戰排放洋鎗該逆抵敵不住旗隊靡亂副將

宋有勝陳有昇劉士奇等各帶隊伍往來衝殺斬首數百級生擒

百餘名奪獲旗幟刀矛無算逆匪敗回崑城我軍即在蟠龍紫住

李鶴章令記名總兵郭松林率領桂樹松建十二營五成隊伍及

常勝軍由南路進行抵南馬頭該逆憑河築壘以拒我師郭松林

與管帶常勝軍之奧倫以洋鎗劈山礮轟擊斃賊百餘參將李恆

嵩指揮西兵施放炸礮子落賊營打死黃馬桂賊目數人乘

河斬關直入該逆紛紛敗入城中我軍即據其壘以護西兵

正在部署間東北兩門之賊復出李鶴章飛調已革總兵況

副將梁安邦各軍向前堵禦賊即退回天復大雨因傳令各軍

定營盤以待詰朝會戰是夜三更賊由南門出撲松建各營我軍

憑壘堅守西兵亦開放炸礮轟斃多賊二十八日黎明程學啟率

隊扼堵西南援賊來路李鶴章令松建六營分進南門兩旁護放

西洋大礮自辰至午奧倫督軍將城牆轟塌數丈我軍渡過浮橋

攀城直上詎城內伏賊以千餘洋鎗死抵缺口子落如雨兵勇傷

亡過多又值浮橋斷後隊不能接應以致仍復退下賊即跟蹤



道出郭松林從旁迎擊立斃賊數十名始行潰退是時程學啟探聞賊復出恐蟠龍南面隊伍過單撤調西門外雲魁各營前往協堵而以桂樹標親兵四營代之該逆見我軍移動復從西南兩門出戰賊聲震天李鶴章因飭降將周壽昌及副將銜史建瀛迎拒西門之賊郭松林迎拒南門之賊自率親兵小隊扼堵河面添搭浮橋一道郭松林等奮不顧身往來血戰將與倫所失炸藥計帶勝軍傷亡百餘人外國兵頭亦傷十餘人一時難期力振該軍即於二十九日退回松江是夜五鼓程學啟復率七營馳赴西門挑戰賊堅伏不動相持數時始行撤隊三十夜探賊有大股萬餘自崑山竄至蓬萊鎮竹司大橋之天福庵等處欲抄襲官軍後路同治二年正月初二日郭松林先派松建二營扼紮新

奏稿三

之右一由河東當廟而進外國兵頭勃蘭乃分派常勝軍以左路擊退廟東之賊以右路抵禦河西之賊並追殺過橋奪取賊卡輪船亦開礮轟擊我軍乘勢踏燬街後賊營一座其中路配帶礮車攻打河東之賊賊勢不支退入河西石營其營臨河對岸亦有賊卡中通浮橋相為犄角我軍收回廟內礮牆為孔安礮以守之二十六日署提臣黃翼升統淮揚水師三營及總兵鞠輝乾副將黃登第各船齊集福山均派隊登岸會合常勝軍分路進剿焚燬賊卡二座圍攻河西賊營該逆憑牆開礮不肯出戰我軍數次攻撲陰雨泥滑未能得手海面颶風忽起黃翼升以該處沙灘無可停泊移駐福山上三十里之鹿苑港常勝軍亦以兵力過單於三十日撤回松江此十二月二十五六等日水陸各營奪燬福山賊卡之情形也查進圖太倉分期福山無非為節節打通救應常昭起見乃太城賊援甚眾各軍未能驟進福山賊壘甚堅孤軍又難深入頃接周興隆駱國忠正月初二初五等日自常熟城中密稟偽幕聽潮各王黨眾數萬四面圍攻月餘不退忠逆李秀成復由蘇州添賊萬餘礮船二百餘隻並帶大洋礮數十架食子數十斤於正月初二三四晝夜轟打初五黎明業將大北門外營盤攻陷西門外兩營亦相繼被踏孤城危險眾心驚惶臣無路能援徒深焦慮復調駐防浦東之記名道潘鼎新副將劉銘傳參將張樹珊等抽帶三千陸軍附搭輪船由海道繞赴福山會合黃翼升等師船相機進擊一面專謀吊書慰諭城內降眾安心死守未卜能否有救惟臣處兵力本單浦東西各城均須分防另無大枝勁兵可以進剿前疊次陳明在案今不得已而協攻太倉又不得已而遠赴福山前去後空已非穩善而事機所值勢難忽然惟有竭力籌援

奏稿三



以圖牽制而邊旁食所有官軍節次援剿各情形謹繕摺由驛馳  
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稿三

四

達耳第福陣亡請卹摺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中外官軍進攻紹興法國兵官權受江蘇副將達耳第福中  
鎗陣亡請

旨優卹並派員接帶該軍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勒伯勒東在紹興陣亡經臣等

奏明令法國兵官權受江蘇副將之達耳第福即買武勒赴甯接  
帶勒伯勒東兵勇如果該員實力報效恪遵法度再懇

恩授以浙江武官職任核給卹付各在案茲據甯紹台道史致謬  
稟稱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英國總兵哇藥德克親運大礮赴營

籌攻紹郡該道兩商已革道員張景渠從中調度和機而行毋任  
達耳第福急功輕進二十七至三十等日紹城逆首結連蕭山諸

暨之賊約一二萬人分路竄至東浦包家山白塔洋等處希圖包  
抄我軍後路經張景渠抽調游擊布興有李光等分投截擊賊即

敗退並攻毀昌安鎮賊卡一座其竄近江邊之賊復經礮船轟斃  
百餘名我軍亦有傷亡先是哇藥德克會商進兵之策張景渠議

分攻稽山五雲昌安三門達耳第福力主先攻西郭門阻之不聽  
張景渠恐有疏失添派知縣莊鳳成勁義勇先由西北接應知府

王維圻法國兵頭常師帶安軍紫昌安門外州同謝國恩帶信  
義軍紫五雲門外布興有廣勇紫陶堰李光靖逆軍紫葛壩守備

張其光廣勇紫東關知縣遊厚慶真山勇及會稽民團駐嘯嶺為  
前勦後防之用本年正月初一日我軍分道由東浦前進哇藥德

克達耳第福帶領西兵車輪大礮進攻西郭門常安信義各軍分  
攻昌安五雲兩門圍攻竟日礮塌西門城堞丈餘而城上復鎗礮

環施子落如雨我軍未能得手即於酉刻收隊初二日西郭門外







覆奏降將江勝海等情形片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欽奉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寄諭前據李鴻章奏稱官軍約會投誠匪眾克復福山要口江勝海乘勢欲殺小頭目數十名是江勝海頗知順逆此次都興阿奏稱前將魏麟彪行至謝家橋遇賊廝戰忽見已投誠之卡麟突插黃旗心知有變隨戰隨退探聞江勝海已在謝家橋復投入蘇逆等語福山海口與上海聲息隔絕原難保其毫無反覆第江勝海纔殺賊投誠何以忽又投入賊內是否江勝海性情反覆確有其事抑或魏麟彪等懼於攻勦隨意捏報李鴻章已派鞠耀乾駛泊徐六涇口該處是否仍為賊踞著查明分晰具奏等因欽此又欽奉十二月三十日

寄諭該撫所奏各情與都興阿昨日所奏歧異恐係魏麟彪並未前往任意捏報都興阿未及詳查據以入告著李鴻章迅速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等因欽此臣查江勝海本係歸守福山賊目周興隆招撫常昭踞賊後即囑降將駱國忠密約江勝海投誠殺賊內應係屬實情嗣忠逆大股圍撲常昭內外隔絕文報難通江勝海如何復叛情形無由確查惟據鞠耀乾等咨報江陰太倉援賊分竄福山徐六涇許浦等處南岸各口又為賊踞臣前派守備劉增壽扮作鄉民赴常熟城下探信該弁回稱江勝海因賊眾力單旋又反覆忠逆將江勝海等拘押賊館另派逆黨踞守福山徐六涇以阻我進拔之路臣恐訪聞不實未敢據以上陳是以十二月二十七日續奏摺內僅將福山復為賊踞鞠耀乾魏麟彪等進攻未能得手情形據實聲明都興阿等想係據探報及魏麟彪稟詞入奏與臣稟次奏報亦屬大同小異至

諭旨垂詢練首徐佩瑗已為蘇賊所拘其為人向來如何被拘後如何情形錢壽仁既率眾來投有無密謀可圖太倉一節臣查永昌練首道員徐佩瑗當蘇州初陷時集團堵剿甚為出力嗣常昭失守該員處四面賊區之中備受偽職毀譽參半自臣接任後疊次投稟請為內應臣亦曲示羈縻茲為蘇賊所執家產均被封搶其被拘後如何情形尚未探悉至錢壽仁係桐城人其率眾來歸出於至誠聞其黨眾陷在太倉者又被忠賊調回內地尚無機會可圖至正月初二三日以後常熟孤城被賊圍攻益急署提黃翼升督率各部師船輪赴福山白茅徐六涇各口攻勦日有捷斬圍城之賊亦分添各口以禦我師編修劉乘璋會同道員潘鼎新副將劉銘傳張遇春等統帶陸隊三千餘人於十三日駛抵福山正與黃翼升籌商登岸忽遇東北風陰雨四晝夜不息波浪如山

船不得泊十八九日風雨少止黃翼升分派礮船渡師於福山上游五里之西洋港陸續上岸連夜乘營劉乘璋潘鼎新等皆於沙泥淺灘中赤足晷水身先士卒指揮齊進賊方出隊阻擊見我軍氣盛未敢逼近二十日水陸各營出隊往攻福山獲一勝仗周興隆駱國忠等於正月十三日尚有帛書出城據稱自初十日接到臣處專弁劉增壽齋去帛書知援師即至人心稍定惟困守月餘軍火油鹽既俱匱乏守陣將士精力疲憊設使西北門地雷轟發眾必驚亂恐有不測該將等惟與城存亡等情臣又飛函商令黃翼升潘鼎新等穩紮穩進先將福山悍賊擊退即乘機節節攻打又恐背水之陣軍無後繼擬添派常勝軍千人馳往援應周興隆等果能竭力死守始終勿懈或有解圍之日除撥勦若何情形再行續奏外所有查明覆陳各節及常昭福山近日軍情理合詳晰

九



附片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三十一

請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摺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援案請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准總理衙門來咨遵議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  
學館為同文館等因伏維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欲  
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之  
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  
胡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  
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均設立繙譯官一二員遇中外大臣會  
商之事皆恐外國繙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  
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  
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上  
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甯波商夥子弟佛  
達游閒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進逃藪一英法  
等國設立義學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  
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淫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者類皆  
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僅通洋語者  
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  
俚淺文理不特於彼中兵刑食貨張弛治忽之大嘗焉無知即遇  
有交涉事宜詞氣輕重緩急往往失其本旨惟知藉洋人勢力播  
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即如會辦防  
堵一節聞與通口漢語之大酋晤談尚不遠乎情理而瑣屑事件  
勢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其間句結洋兵為分肥之計誅  
求之無厭排斥之無理支銷之無厭欺我辱嗜逞其資或遂以  
小嫌釀大衅洋務為

一第丁丁丹賣家日二二二二二 6 反EJ



國家懷遠招撫之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  
情偽之莫辨操縱進退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京師同文館  
之設實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異敏之士出乎其  
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附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  
在於此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種類較多書  
籍較富見聞較廣語言文字之粗者一教習已足其精者務在博  
采周咨集思廣益非求之上海廣東不可故行之他處猶一辨人  
傳之之說也行之上海廣東更置之莊獄之間之說也愚擬請  
仿照同文館之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選近郡年十  
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  
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文藝學成之後送本省督撫考驗  
作為該縣附學生准其應試其候補佐貳佐雜等官有年少聰慧  
願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結送局一體教  
習藉資照料學成後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均由海關監督籌  
試辦隨時察覈具詳三五年後有此讀書明理之人精通番語凡  
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應添設緝譯官承辦洋務即於學館  
中遴選承充庶關稅軍需可期核實而無賴通事亦斂跡矣夫通  
商綱領固在總理衙門而外交涉事件則兩口轉多勢不能以  
八旗學生兼顧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  
必多人數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長者測算之學格物之理  
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縱一二必能  
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  
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  
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神助如蒙

俞允一切章程及薪資工食各項零費容臣督同關道設法籌畫  
或仍於船鈔項下酌量提用其廣東海口可否試行有無窒礙之  
處懇請  
飭下該省督撫體察辦理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籌撥常昭摺 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

奏為水陸官軍籌撥常昭進紮福山節次接仗並常昭降眾堅守  
昆太各路防剿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署提督黃翼升督率各部師船編修劉秉璋會同道員  
潘鼎新副將劉銘傳張遇春參將張樹珊等統帶陸隊三千餘人  
先後攻剿福山經臣於正月二十二日附片馳報在案旋准黃翼  
升劉秉璋節次來函及潘鼎新等稟稱我軍從福山上游五里之  
西洋港陸續上岸紮營連破賊卡正月二十一日潘鼎新劉銘傳  
張樹珊徐得勝各率所部分三路進剿賊於同觀山之北徐得  
勝胸受鎗傷三處劉銘傳張樹珊往來衝突適傷聽王大股來援  
千總袁定邦奮勇接仗身受重傷猶手刃數賊而死我軍以寡敵  
眾勢不能支且戰且退是時鼎新正營列隊由福山之東有字

營列隊茅家山之西鼎新營列隊海塘之上該逆一由茅家山  
一由石壘衝出並撲我營潘鼎新軍接戰賊隊屢卻我軍追至  
街口相持不退復有另股來撲潘鼎新及知州吳毓芬各帶小隊  
橫衝而東賊為披靡乃聽逆大股由西路回抄直趨海塘已包鼎  
字營之後我軍拚死突圍而出漸撤隊回營黃翼升親督水師由  
廟後兜截將賊擊退計我軍陣亡百餘人受傷數十人二十三日  
樹字營進紮蘆浦港口之西鼎新營里許銘字營亦移於其南跨  
海塘為壘二十四日鼎新營亦皆派隊進紮營壘未成而賊  
已出隊一股由東路撲銘樹新營劉銘傳施放炸彈賊不敢偪由  
海塘而西我軍出營尾追斃賊無數賊敗回謝家橋一股乃偽  
聽王親率悍賊直犯銘樹營營內不及百人游擊董鳳高督勇  
憑牆開礮屢撲不動遂分犯鼎新營得兩營蜂擁而進牆內礮礮齊施

擊斃騎馬賊目賊猶抵死不退伏於墳坎之間子如雨落潘鼎新  
張遇春潛出小隊以洋鎗擊斃執旗老賊賊始稍卻張樹珊自東  
路趕至一齊追殺賊復回撲張樹珊右肘受鎗子傷猶復大呼奮  
擊追過海塘該逆向繆橋田莊一帶退去是日殺賊數百人我軍  
間有傷亡方賊圍撲之時副將黃登第艇師向岸開礮黃翼升亦  
帶各船由鹿苑來援先用排礮轟擊各營官爭先登岸將岸邊之  
賊殲斃無數始行收隊二十五日鼎新有得等營亦皆移紮蘆浦港  
之兩岸二月初四日參將李恆嵩督帶常勝軍千餘名駛抵福山  
鼎新營遂撥隊移紮福山之嶺樹字營撥隊移紮福山之東崖下  
初五日有字營又移紮樹字營之前與賊壘相去不及半里常勝  
軍以礮車推至有字營牆外轟擊春字營隊勇亦皆往施放開花  
礮將賊壘打塌丈餘轟斃守賊無數各營出隊猛撲脫衣渡濠伏

於牆下賊從牆內開放鎗礮抵死不退水師由廟後上岸列隊海  
塘攻其別壘正在酣戰間常勝城外援賊踵至一股倚賊營為陣  
一股攻鼎新有新營一股分上同觀山塔山窺我後路劉銘傳帶  
小隊衝上茅家山擊退同觀山之賊張樹珊列隊海塘以防塔山  
之賊相持至暮賊各回巢我軍亦即收隊此正月二十一二十四  
二月初五等日我軍會攻福山連戰獲勝之情形也臣兩次接到  
常昭城內帛書據稱正月二十八日該逆以大礮轟倒東門城牆  
二三丈賊即乘勢爬城周興隆駱國忠等各督洋鎗礮隊抵擊斃  
賊不少並用皮箱門板等物將缺口堵住復添來悍賊數千各帶  
雲梯數百具騰聚西山意欲緣城而上亦經將士開礮抵住其夜  
該逆又移泊大船兩隻多裝洋鎗在小東門外河下搭造浮橋并  
於河之對岸築卡安置大礮數尊轟我城牆城處日夜不休受傷



兵勇甚眾二月初三日該逆在大北門外添卡四座又用大船匿賊渡河潛在相近河岸開挖地道聞偽忠王帶賊眾十餘萬由南京來攻常熟不日即到城中諸物缺乏恐難持久等語此常昭被圍勢更危急之情形也至程學啟李鶴章等進紫崑山之交相度形勢以達南鎮為賊來往要隘欲於該鎮添築石城以遏竄路二月初一日程學啟督飭各營勇夫修築達南石城派奇字副營志魁兩營堵禦太倉之賊派開字中後兩營堵禦崑山之賊初二日該鎮自帶親兵小隊三百餘名鎗船十四隻由達南前往太倉進探地勢忽見逆匪千餘名乘船蜂擁而來當令親兵排列洋鎗扼要轟擊酣戰兩時之久未分勝敗當即揮軍少退復令鎗船依傍早隊開放鎗礮立斃黃衣賊目二名斬獲悍賊數十名生擒八名被傷落水者不計其數直追至太倉西門初三日清晨復督各營

奏稿三

六

照舊興工該逆千餘名船百餘號由六葭濱進竄程學啟調洋鎗隊四百名親兵小隊三百名並巡湖水師船十隻由大通橋至六葭濱見逆匪紛紛打館有劉主將旗號即揮兵進擊該逆不意我軍之至未及列隊即行奔潰程學啟自督小隊跟蹤追至青陽港離崑山城三里許隔河有賊營兩座因天已昏暮且隔大河未便窮追仍收回錢塘防次其達南石城已於初六日告成派知府符信帶兵守之太倉賊股連日分出東北窺竄亦經李鶴章派隊擊回此修築達南石城防勦崑太兩路之情形也查常昭縣城雖經降眾同心固守惟忠聽各股援賊圍攻兩月有餘自福山至縣城連營數十里層層阻隔聲息難通現在福山營盤紮定而賊壘更堅賊援甚廣我軍水陸不過四五千人力攻打實虞眾寡不敵常勝軍自在太倉敗挫銳氣未復近以奧倫約束不嚴英國提

督上迪佛立復申前約請派英兵官戈登接帶而喇戈登添派隊伍借買英國鎗礮軍火剋日馳往福山協力援剿戈登允即往備宋知常昭降眾再能苦守以待之否太倉崑山兩城為蘇州門戶賊所必爭此攻則彼應彼攻則此應地勢既難於進偏兵力亦細於兼顧此時忠逆由金陵回竄而金華紹興新復浙東全境肅清侍逆亦無駐足之所數十萬悍賊縱橫蘇杭數百里間軍旗形喫重兵單地廣在在堪虞所望上游新募水陸各營陸續齊集分路布置庶可漸圖得手此次福山力戰陣亡之五品頂戴儘先千總袁定邦請旨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傷亡弁勇除查明另行奏卹外所有福山常昭崑太近日軍情理合專摺由驛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三

七



西兵克復紹興諸縣蕭山等城片

再據浙江甯紹台道史致謬節次稟稱正月十九二十兩日賊山蕭山義橋臨浦一路竄來疊經已革道員張景棠分派各軍會合攻剿一勝之於下方橋再勝之於安昌塘該逆節敗退兇蹤頓消英國總兵吳樂德克由滬解來大敵並稅務司日意格調來法國洋兵陸續到營軍威益壯紹城逆首周姓見我軍四面圍攻屢戰屢捷勢不能支逆黨楊應柯密遣難民持信赴營投誠約會內應二十五日三更後城中火光四起周逆率眾出城遁去二十六日早楊應柯即開門迎降我軍一擁而進立將紹興府城收復先是育諸暨縣逆黨方蒂桂張茂夫程為懋等乞請投誠該縣副董趙春林探知城內踞逆僅五六千名當即號召各處民團分路環攻投誠之方蒂桂等亦隨同攻打即於正月二十二日克復諸暨

奏稿二

大

縣城殺賊無數餘逆遁往富陽是日逆黨何文慶率眾攻撲官兵民團合力迎擊斃賊數百名民團亦有傷亡何逆敗往山陰漓渚地方而去自紹城克復後張景棠立調各軍由安昌塘柯橋分路追剿節節進攻該逆且戰且退本月初二日黎明我軍直薄蕭山城下該逆閉門困守我軍奮力擊斃守城之賊緣梯而上立將縣城克復餘逆飛遁過江其詳細情形再行查明稟報等情查金華蘭溪湯溪龍游各城先經左宗棠將益豐等攻克茲又連復紹興諸暨蕭山各城浙東漸就肅清即可會攻杭省軍務大有轉機實屬非常慶幸現在嚴紹道路已通其克復一府二縣詳細情形應由該道稟請浙撫專摺具奏酌請獎勵理合先行附片馳陳仰慰宸廑伏乞

聖鑒謹奏

奏稿三

九



克復福山常昭解圍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奏為官軍大獲勝仗克復福山節節掃蕩常昭立即解圍恭摺奏

聖鑒事竊水陸官軍籌撥常昭進紮福山節次接仗並常昭降賊  
堅守各緣由彙經臣奏報在案鼎字樹字有字等營既紮定福山  
左右與賊營相對常勝軍亦駛抵福山二月初五日併力攻打未  
能得手初六以後各營更番輪擊使賊不得休息十五日銘字營  
暨親兵營自王家橋進迫賊大股賊由小市橋窺我西路突遇我  
軍賊大驚擾副將劉銘傳揮軍追殺數百名生擒百餘名是日接  
帶常勝軍之英兵官戈登馳抵福山上岸徧察形勢十七日編修  
劉秉璋道員潘鼎新會商戈登約定常勝軍以大礮轟擊賊壘各  
營專打援賊兼挑奮勇數百人會合常勝軍預備爬城十八日卯  
刻署提臣黃翼升帶各部水師山西路上岸令總兵王東華列隊  
西山之左副將周國興列隊西山之右總兵鞠耀乾知州吳毓芬  
參將鄭龍彪等列隊西山之後親兵得字營伏於西山之內銘鼎  
等營伏於同觀山左右以小隊誘敵樹字營列於毛家山之前有  
字營暨已革道員馮席珍所帶小隊列於港西賊營之側常勝軍  
長刻出隊以西洋大礮架福山舊城門上小礮分列其旁令呂  
宋兵乘坐小船駛近賊壘搭架浮橋各營奮勇伏於舊城牆下自  
已至午連放開花炸彈擊倒港東賊壘數尺副將張遇春揮令各  
營奮勇外國兵官揮令常勝軍擁至港邊賊猶憑牆開放鎗礮子  
落如雨我軍渡過浮橋山倒牆處而進賊向抵死抗拒我軍刀  
砍矛刺盡殲之港西賊營猶未肯退有字營衝撲數次各營奮勇  
暨常勝軍一齊擁上賊始逃竄當我軍攻壘之際謝家橋大義橋

小市橋等處賊營數十座同時出隊來援約四五萬人分為三股  
一股包西山之西黃翼升自帶親兵暨王東華周國興等向前迎  
戰劉秉璋率親兵得字等營從山後繞出賊前賊不得進一股趨  
向同觀山潘鼎新劉銘傳偃旗不動俟賊近山麓兩伏齊發賊勢  
不支我軍分路抄追斬賊無算一股倚賊營之西與營內踞賊相  
為依護參將張樹珊揮軍搏戰五六回合見賊營已潰而援賊列  
陣其後橫互十餘里包過我軍意欲將賊營奪回我軍併力奮擊  
人人殊死戰賊為披靡紛紛退去當將福山石城收復是夜各營  
復選精銳攜帶噴筒火箭潛襲大義橋謝家橋賊壘齊聲喊殺賊  
於昏黑驚遽中不知我軍多少乘營狂奔我軍節節掃蕩賊沿  
途賊營數十座先是圍城之賊多赴福山又添黑旗賊數千人攻  
撲甚猛十六夜周興隆駱國忠等商派奮勇千人分由四門殺出

連日鏖戰踏毀該逆附城營卡二十餘座十九辰刻瞭見賊眾退  
人西山一路福山火起知我援軍獲勝當即派隊迎會福山得勝  
之師前後追勦董正明驍勇過人生擒賊首孝天義朱衣點一名  
餘逆斬獲甚眾奪獲賊船數十隻旗械鎗礮無數城圍立解黃翼  
升劉秉璋潘鼎新劉銘傳等均即入城慰勞降眾此十八九日攻  
克福山常昭解圍之情形也臣查常昭投誠雖久崑太兩路未通  
福山各口又被援賊復踞而大股十餘萬圍攻七十餘晝夜無論  
智愚皆料其必難自存臣不忍負降人死中求生之意太倉堅城  
既屢攻不下因抽調水陸各營航海繞赴福山竭力援勦而眾寡  
懸殊後無接應形同孤注口切焦憂所幸眾志成城拚死守禦海  
口援軍出奇入險助以西人礮彈遂得掃除逆壘打通後路以解  
常昭之圍實非臣初念所及除派飭劉銘傳督帶銘字各營會同



知府張樹聲參將張樹珊各營分紮福山港口並咨商黃翼升酌  
將水師三營與城內外陸軍相依防守一面檄調潘鼎新一軍迅  
回金山備以防浙西竄賊並查明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先後陣  
亡弁勇分別奏請獎卹外所有福山克復常昭解圍緣由謹繕摺  
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三

三

請假授戈登總兵片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再英國兵官戈登甫經接帶常勝軍經臣以常昭圍急福山兵單  
諭令往助該兵官即星夜帶隊馳往與諸將士和衷籌商併力攻  
克英提督士迪佛立前為臣言戈登奮勇明白為駐滬英兵頭之  
冠臣初未敢信自會帶常勝軍往來臣營稟商調度情詞恭順亟  
思四出攻勦迅掃巢穴又以常勝軍習氣太壞欲漸漸約束裁制  
其志趣實為可嘉去冬士迪佛立與臣定議該國管帶官與中國  
鎮道平行戈登既為中國帶兵似應循照成案請  
旨暫假以中國總兵職任以便臣等節制調遣俟其事竣回國再  
請撤銷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奏稿三

三



克復太倉州 同治二年三月十六日

奏為官軍連日會攻太倉直隸州城旋即克復殺賊淨盡專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福山攻克常昭解圍後太倉守賊偽會王禁元陸屢次遞稟乞降情詞懇摯未忍絕其自新之路因剴切勸諭並派員入城開導勒令及早獻城該逆首請即於三月初九日派隊分紮四門預備接應李鶴章程學啟等如期嚴陣以待是日午刻東門忽出賊匪數千頭紮自中聲稱擺隊迎接南門又出賊萬餘各路伏賊齊起我軍分頭迎勦眾寡不敵致被衝動李鶴章所部各營已傷東南城根且戰且退傷亡弁勇數百名李鶴章腿受鎗子傷幸不甚重程學啟所部進扼西門又當崑山來路有賊數千山崑山來並有賊船八十餘號程學啟派弁迎探見該逆等語言親

密恐有詭計當飭各軍准備出戰忽大股賊由南門抄出又由西門突出悍賊數千蜂擁來撲前後圍繞程學啟揮令各將士併力攻勦戰數十合斃賊千餘仍將該逆擊退十一日該逆數千竄撲婁塘前敵營盤副將梁安邦等擊走之其時戈登李恆嵩已帶常勝軍由松江圖攻崑山聞信即調該兵官逕赴太倉合力進攻復派編修劉秉璋馳往幫同李鶴章料理出隊程學啟與戈登等而商妥協即於十二日督派三營進紮太倉西門並調副將陽利見帶淮揚水師中營同紮西門大河戈登李恆嵩是日帶隊由南門進毀賊卡三座十三日竟日大雨我軍站隊不動十四日黎明逆首際天福李文熙帶礮船三十餘號堵截河口程學啟派洋鎗隊四百餘名繞襲該逆後路自督水陸各營兩面轟擊奪獲礮船多隻該逆窮蹙乞降當將賊首際天福並偽爵燕豫等十九名梟

逆百餘名悉數誅戮賊出援又經擊退賊膽已寒是日已刻戈登帶西洋礮位至程學啟營前安設先將西門賊紫石壘二座全行轟破程學啟派隊守之十五日李鶴章派隊進紮南門防賊竄逸戈登排列大礮在西門外連環轟擊城垣斃賊甚多該逆仍死拒不退我軍添礮四面開放自巳至申擊倒城頭悍賊不計其數轟裂城垣十餘丈各營奮勇搶越城濠一擁而上刀砍鎗擊賊眾披靡該逆欲由南門出竄又被我軍擊回程學啟戈登李恆嵩等登時進城捕殺各軍因賊詭降屢次拒傷官兵憤恨入骨立將城賊斃餘人圍而殺之偽會王率二千人突圍由北門逃出程學啟等派隊緊追立擒蔡元隆裂其屍餘匪追斬殆盡遂於三月十五日申時克復太倉直隸州城現飭李鶴章派隊入城布置防守程學啟仍會同戈登乘勝進攻崑山以聯常昭之氣此次在事尤為出力人員並傷亡弁勇容臣查明彙請獎卹並續摺詳報戰狀外所有克復太倉州大概情形理合專摺馳陳仰慰

聖鑒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崑山獲勝摺 同治二年四月初五日

奏為太倉全境肅清官軍進紮崑山城下攻剿獲勝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太倉克復後李鶴章帶隊入城布置防守程學啟會同  
 戈登乘勝進攻崑山業於三月十六日馳報在案李鶴章於十六  
 七日飭派總兵郭松林等追剿苗涇支塘餘逆擒斬無數太倉境  
 內一律肅清業與常熟福山各營來往通氣總兵程學啟督帶所  
 部於十七八日陸續進佔崑山東門跨河立營戈登亦帶常勝軍  
 同抵城根徧察形勢崑城四面大河賊守甚嚴猛攻兩日未能即  
 下仍須添備攻具常勝軍向無營帳露宿在外已歷旬日不免疲  
 乏戈登李恆嵩遂於二十日撤隊回松總兵程學啟自督水陸各  
 營扼紮崑城東面力籌攻剿因太倉新復崑山軍情未定於二  
 十一日親帶小隊由嘉定馳赴太倉與李鶴章商籌布置於太倉

北門外通帶熟蘇州之路分紮八營以堵援賊周歷城垣雖已殘  
 破不堪布守尚為完密二十三日馳往程學啟崑山營次察度城  
 賊情形堅踞不出我軍兩岸分紮中搭浮橋氣勢尚為聯絡二十  
 四五日周歷崑江青陽江吳淞江各河道宜用水戰之地淮揚水  
 師陽利見成俞卿張光泰三營分扼水口與陸軍相為依護二十  
 六日由水路折往青浦飭守將滕嗣武加意嚴防如蘇崑窮寇乘  
 虛內竄與現駐千墩水陸各營互為援應二十七日由松江府城  
 而商戈登添備攻具刻期赴崑山會剿是夜仍馳回上海連據程  
 學啟稟稱四月初一日派副將劉士奇由東門滾紮北門外月河  
 橋步步進趨程學啟帶三營隊伍前往更樓橋周市一帶察看地  
 勢有賊千餘紛紛竄伏即飭參將周良才排開隊伍該逆見我軍  
 嚴陳而來自知不敵退回城中程學啟即飭周良才等就地扼紮

以杜該逆由北門出竄初二日五鼓劉士奇帶隊在月河橋紮營  
 程學啟親督各營洋鎗隊並副將陽利見礮船前往堵禦比至天  
 明城上逆眾睨見我軍已紮營船即刺大股由南門衝出繞襲我  
 營並於城上開礮抵拒程學啟督令各軍一面紮營一面奮勇截  
 殺互相攻擊三時之久斃賊數百名其被洋鎗擊傷者不計其數  
 該逆敗退入城劉士奇營濠花椿均已密布森嚴該營離城不過  
 數十丈擬借輪船大洋礮兩尊調齊水陸隊伍併力攻打儘能得  
 手立即搭造浮橋渡過奮勇拚死爬城所有雲梯橋筏均已備齊  
 戈登昨由松來滬商借英國礮火亦約定兩三日內帶隊前往會  
 攻探聞崑新城賊欲糾蘇州踞逆偽慕王譚紹光合力抗拒保此  
 要隘然屢敗之餘勢已窮蹙偽忠王李秀成已帶大股赴皖北集  
 縣廬江等處與鮑超各軍相持似難速回援救或可乘此機會迅

克崑城如崑城可得則與常熟各軍進規蘇州前路河湖交匯支  
 汊皆通水師既易得力陸軍亦便分扼其現踞常州偽護王陳坤  
 書一股現由楊庫顧山岡窺福山嶺總兵劉銘傳等分兵截剿  
 現踞嘉興偽聽王陳炳文一股赴援杭州富陽又分股圍撲章練  
 塘涿涇一帶以牽制我師亦經參將曾敏行都司曾光漢師船合  
 力擊退惟督飭各軍分籌防勦穩慎圖謀以期仰慰  
 慈廑除續後戰狀再行馳報外理合繕摺由驛馳  
 奏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辦京米章程摺 同治二年四月初七日

奏為遵定籌辦京米章程並先飭商試運三萬石剋期放洋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二月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  
年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籌備京米情形一摺前因戶部奏請籌款由江蘇  
省購運商米以實京儲當經諭令李鴻章趕緊購運陸續運津茲  
據該撫奏稱現擬實成商人分赴湖廣等處采辦並設局勸辦各  
等語江蘇省各府縣產米不敷民食向賴湖廣等省商販運近  
來米商斷絕采購維艱自係實情即著照該撫所議責成商人分  
赴湖廣江北一帶采辦由該商承運赴津交兌勸諭商紳各富戶  
無論種和洋米或自行捐運或湊繳銀錢交商購運儘量解藉

奏稿三

奏

濟要需并著妥議章程設局勸辦該商等捐有巨款准其隨時奏  
獎其湊捐各散戶并准其彙案分別咨部核辦各等因欽此當經  
督飭司道設局勸辦酌派商董按數籌捐期於必成惟滬上用兵  
以來事事皆資商力軍水陸數萬人四處攻勦專恃各項捐釐  
接濟祇此一縣之貿易艱難搜剔竊所疚心此次籌辦京米該司  
道等宜布

朝廷德意商民感激圖效無敢阻難兩月以來酌量攤派值商力  
疲乏之時又兼米價騰踊日久未能定局湖廣江西米價亦昂民  
閒處處阻禁不准出運采辦尤難該商董等現在設法收買種和  
洋米共計三萬石由司道等會議章程先飭運津兌收仍趕緊籌  
捐採購接續放洋惟該商等急公圖報自應查照舊章力求撙  
節俾其少一分浮費即多一分捐輸謹擬章程清單並將現在

籌備京米三萬石先行試運情形由驛具陳伏祈

救下戶部嚴准并飭倉場侍郎直隸總督轉飭天津道驗收接運  
再據該商等呈稱上年奉飭采買運津米十一萬三千石除已購  
運米九萬四千六百九十石外尚短米一萬八千三百一十石又  
在津奉別駁換及各船短交米三千一百九十一石共計短米二  
萬一千五百一十石并未領過米價銀兩茲又奉飭捐辦分批起運  
所有上年認運短少米石實屬力難兼顧請寬免以紓商力等語  
由總局司道具詳請奏前來臣查上年認運之米本係由官發價  
采辦該商等尾欠米石既未領過米價銀兩現在籌辦捐輸自不  
能再令賠墊補繳懇  
恩施收部將上屆短運米石准予寬免以示體卹而清界限合併  
聲明統祈

奏稿三

奏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米捐仿照銅捐給獎片 同治二年四月初七日

再各省籌辦捐輸事例日煩捐數日少嗣經部臣議定分發指省  
捐復驗看及各項班次均由京銅捐局辦理外省不准報捐實為  
整頓捐務之要法此次采辦京米雖係仿照歷屆米捐章程設局  
勸辦而捐項過鉅商力更疲非酌量通融不足以資鼓舞查銅局  
在京輸銀與滬局運津輸米同為裨益京儲若以銅局定章為準  
藉廣招徠仍以米石收數為衡庶存限制將來此項米捐總計銀  
數不過數十萬兩應請准照捐銅局事例給與獎敘專案核辦俟  
所捐米石運津完竣之日即行截止其零星散戶報捐先須核發  
執照應請部頒發各項職銜翎枝空白執照一千張由驛遞交以  
便隨時填給可否

奏稿三

三

無裨益謹附片具

奏請

旨

御覽 謹將籌辦米捐章程開具清單恭呈

今附

一江蘇兵燹之後產米無多客米又為賊境阻隔來源稀少湖廣  
江西等省米價一例翔貴采辦尤難現今紳商就地收買無論梗  
和洋米一律兌收以期迅速起運

一咸豐五年米捐案內按照福建成例每米一石作實銀四兩二  
錢按照海餉新例捐職銜者原減一成其再減一成七折申算  
作銀六兩捐紀級封典升銜者原減四成其再減一成五折申  
算作銀八兩四錢咸豐七年米捐案內復經部議免繳部照費及  
歸公飯食銀三錢九分仍以每石實銀四兩二錢核算其時外省  
米價每石不過二兩餘加以食耗水運一切經費申算四兩二錢

今江蘇米價每石需銀五兩有零洋米運販江蘇者亦視廣東天  
津等處價值加增合之食耗運費已至六兩以外從前奏定五兩  
米價就時價約略核計所有需用一切經費自應按照各項開銷  
實數加增入米石內每米一石作銀五兩七錢五分六釐一毫以  
昭平允

奏稿三

三

一前屆捐米案內隨繳津通食耗米二升沙船耗米八升督運員  
弁沿途食米均在其內此次由商購運無須督運員弁每石川酒  
斛加沙船耗米六升津通耗米二升

一前屆采辦章程沙船水腳及神廟稿費席片等項每石共給銀  
四錢二分八釐一毫今核減四分實給銀三錢八分八釐一毫又  
津通剝船各費仍照采辦舊章每米百石繳剝費銀四兩八錢雜  
費銀三兩三錢四釐概交天津道彙收核辦

費銀三兩三錢四釐概交天津道彙收核辦



一沙船領運仍照向章給與三聯執照赴津兌收每船各封樣米三分加貼印花以憑呈驗仍由商戶舉派董事一人赴津照料取上兌回批

一應屆海運成案承運沙船准搭二成貨物免其納稅交捐應一律照舊辦理其重洋往返應帶器械防護仍各會沿海水師鎮將接護出境

一節定新章所有指省分發驗看捐復各項名目概歸捐銅局辦理外省不准報捐此次采辦京米亦與京銅捐局上兌無異所有前項名目外省不准報捐者應請一律推廣暫准給獎其本身不願請獎者仍准其移獎俾商人得以踴躍報效其餘各捐不得援以為例

一應屆籌辦京米章程皆先設局辦理委員及書辦薪水例有開

銷此次籌辦總局即設在糧儲道公館薪水及一切局用開銷悉從節省以恤商力其承辦之廳縣各委員俟捐有成數分別勞績另案奏請獎敘以示鼓勵

太倉獲勝摺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奏為大股悍賊分投援應崑山竄犯太倉均經官軍奮力堵剿獲勝仗太境已無賊蹤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太倉全境肅清官軍進紮崑山城下攻剿獲勝情形業於本月初五日馳奏在案其攻剿崑山一軍係程學啟主之派開字老中營新中營紫東北兩門之開奇字副營紫東門外之月河橋離城數十丈初三日程學啟親督各營直逼城根開礮轟打城上悍賊拚死抵拒礮子往來如織我軍不能仰視猶轟斃賊多名會所用西洋大礮開花子告罄輪船亦被城礮打穿一處賊即乘勢由南門衝出擾及東門欲襲我軍之後程學啟當派開中開左兩營奇字營隊伍親督迎剿陣斬賊匪數百名該逆敗退入城旋據探報偽蘇王來王等糾集大股數萬來崑援應初七日辰刻

有賊萬餘復由南門繞過東門兼至青陽江一帶程學啟派洋鎗隊數百名前往牽制商令各水師會同轟擊行至對河互開鎗礮斃賊百餘賊始披靡仍向南門退走復從北門衝出直撲開字新中營當令副將陳有昇朱有勝協同參將何安泰竭力堵禦立斃悍賊多名該逆死踣營右高坡意欲築營屯紮我軍以洋鎗轟斃黃衣賊目賊即退回其援逆分股竄擾周市更樓橋等處初八日督同宋有勝周良才王永勝前往擊之鎗斃賊百餘乃卻退偽拱王一股復由北門搭造浮橋直抵開字左營之前因天已薄暮未令出隊初九日黎明該逆由南門衝出萬餘人北門衝出五六千人分偈我營別出悍賊數千直撲開字新中營濠牆意欲踰濠而入水師併力轟擊何安泰等各守營牆開礮斃賊不少該逆更番死鬪復經各軍互相攻擊自辰至未酣戰四時生擒及轟斃



者不下二三千人賊始返奔我軍逐北數里落水之賊不計其數直追至城根收隊此大股悍賊援應崑山經我軍奮勇擊敗之實在此情形也其留守太倉一軍係李鶴章主之派督標兩營撫標正營扼紮毛家市橋建字三營扼紮北門五里杜家橋復調盛字正副營親兵前營移紮雙鳳鎮東頭為犄角之勢其八里橋小路片派游擊衛汝貴築一小石營憑河扼守布置甫定即據探報四偽王大股約六七萬眾欲攻打太倉以解崑山之圍初七日辰刻盛字等三營正在挑築長濠游擊章邦喜孫善成各帶小隊探至雙鳳街口該逆馬隊百餘突至當即迎擊鎗斃馬賊三名而賊大股踵至圍撲我營周盛波督隊憑牆固守一面抽隊繞過街西從後抄擊游擊孔昭佑周盛傳衝出前營該逆前後受敵即向街南奪路狂奔遁回周市初八日黎明偽來王復率六七千眾巡撲親兵前營越濠拔柵而進周盛波先於營內設礮臺二座連環開放鎗礮擊斃紅衣黃衣騎馬賊目數十名賊復分隊三四千圍撲盛字副營一面在街口修造石卡周盛波令周盛傳由雙鳳鎮之石孔昭佑由雙鳳鎮之左分路包抄自帶親兵暨礮船直入街內賊見我軍分路夾擊築卡之賊先行潰逃所有圍撲前副兩營之賊傷亡過多偽來王亦中鎗傷奪路而遁周盛傳孔昭佑等合力兜擊該逆人馬紛紛投水為不流李鶴章派副將吳建瀛守備劉超廷各帶洋鎗隊伏於樹屋叢密處截殺百餘名與周盛波等合隊追至鴛鴦橋見有大股援逆屯紮遂各收隊初九日偽慕王湘王率三萬餘眾由雙鳳鎮之右來撲親兵前營並由鎮北大河偷搭浮橋圍我前營東面兼撲正營北面四路環攻子如雨注周盛波等連開鎗礮擊斃騎馬賊目十餘人賊猶抵死猛撲周盛傳自帶

親兵伏於牆外木城排放洋鎗與營內大礮轟擊賊無算孫善成水師往來會勦自辰至午過河之賊愈多周盛傳派隊乘船渡河將守橋之賊擊斃數百浮橋立即燒燬賊乃膽怯遁去其雙鳳鎮左之賊正在圍撲副營周壽昌帶隊衝進孔昭佑由營衝出兩面合擊該逆退踞石橋周壽昌躍馬直入鎗斃黃馬桂賊目一名賊眾死拒周壽昌被洋鎗打穿左腿膈裏創力戰適吳建瀛及游擊顏邦桂趕到伏於街旁屋內施放洋鎗相持兩時之久該逆龍旗大隊忽被我屋內鎗子擊動賊隊遂亂周盛傳孔昭佑自營內突出與援軍夾攻賊紛紛撤退是夜大廟河川橋一帶賊卡復經知縣余思樞游擊衛汝忠及吳建瀛等分路襲破殺悍逆數百名又有另股竄踞沙溪鎮分擾季家灣黃中元何映文挑選奮勇五更出隊比至季家灣天色微明賊不及防忽見我軍馳入倉皇亂竄追至沙溪所向披靡該逆仍由直塘奔回自相蹂躪港多路窄淹斃無數周盛傳孔昭佑等亦督帶洋鎗隊由直塘以西跟追該逆四路逃竄復險斬數百名落水死者尤眾諸偽王遁回崑山太境一律肅清此大股悍賊竄犯太倉經我軍奮勇擊退之實在情形也查該逆以崑山攻急糾合四五萬眾注意打破雙鳳鎮三營直入嘉定以斷後路而解重圍其計甚為兇狡賴將士用命晝夜苦戰始得以大挫兇鋒而援應崑山之賊復經官軍同時擊敗城賊為之奪氣現在戈登備帶外國礮火已於初十日抵崑據程學啟馳稟北門外已紮賊營二十餘座欲分我攻城兵勢必須乘勝先勦援賊再圍堅城方無後患臣飛飭程學啟戈登會商妥辦除得有捷音續行馳報外所有崑山太倉兩路先後擊敗援賊緣由謹繕摺由驛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  
謹奏

奏稿三

美

踏平崑山城外賊壘片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

再正在繕摺開接據程學啟稟稱崑山北門援賊連營密布意在抄擾我師十一日五鼓派開字新左營介字魁字等營五成隊伍並水師戰船搭造浮橋黎明各隊齊集先派參將周良才挑帶良字志字等四營繞道至更樓橋以襲該逆後路道員符信游擊龔生陽參將何安泰各帶所部進攻左路副將宋有勝劉士奇都司張行科各帶所部進攻右路程學啟自督親兵並游擊陳忠德洋鎗隊參將王永勝副將陳有昇各隊居中督率戈登亦派常勝軍四百名並帶小開花礮四尊會勦天明直逼賊營該逆乘大霧迷漫四面埋伏約二萬餘眾見我軍至伏兵突起鎗礮齊施勢甚兇猛當派各軍分投迎擊並令副將陽利見督所部戰船夾攻水陸各軍連戰十餘合擒斬悍賊百餘名賊已不支猶拚死抵拒戈登連放開花小礮擊中多賊該逆大股稍卻程學啟揮令各軍乘勝進擊自督陳忠德王永勝等堅力猛攻斬賊無算大股之賊始行狂奔立破賊營十餘座符信等三營由左路進擊宋有勝等三營由右路直攻復破賊營四座其餘各賊營亦多潰散周良才督率四營跟蹤追勦陽利見督率各船開礮環攻該逆奔逃無路半就擒誅計其殺斃賊匪萬餘名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共破賊營二十四座奪獲旗幟器械三四千件賊馬二十餘匹餘匪不及入城望西鼠竄我軍追過西門三里許始行收隊該逆外援受此大創賊喪膽已挑先鋒奮勇乘夜屯紮西門以備阻截竄路一面會同戈登併力攻打城池並商李鶴章派隊由雙鳳鎮進勦兩路夾攻等語飛報前來查偽慕王等各股援賊已由太倉敗退崑山猶敢於北門外連夜築營數十座多方誤我以圖牽制仰賴



聖主威福軍士用命先將城外賊營一律踏平城賊似難久踞臣  
惟諄飭程學啟等慎密籌商乘此聲威迅克堅城以期仰慰  
慈廑謹附片具  
奏

奏稿三

美

克復崑新稿

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

奏為官軍力攻崑山先下正義鎮斷賊歸路遂將崑山新陽縣城  
克復宜賊檢斬殆盡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官軍進紮崑山城下擊敗大股援賊並踏平賊壘二十  
四座各緣山業於本月十二日馳報在案旋據程學啟稟稱日前  
月十五日攻克太倉州城十七日即督率各軍直逼崑山布置牆  
濠妥為扼紮該逆即於城頭排列大礮對營開放四月初二日令  
奇字副營滾紫月河橋之左該逆糾眾猛攻當經諸將力戰擊退  
始將營盤紮定初四日復飭開字新中營滾紫月河橋之右該逆  
見我軍直逼城巢甚為懼憚偽募王來王湘王等即由蘇城糾集  
大股五六萬眾來援初七日南北二門各出賊萬數千人我水陸  
各軍擊走之初八日復四出宣擾募逆挑選悍賊踞月河橋前路

奏稿三

美

經參將何安泰等殲賊多名即行退去有另股數千人擾及更樓  
橋令副將朱有勝參將周良才等迎頭轟擊亦即敗退初九日黎  
明復有萬數千賊由南北兩門而出分偏我營欲踰新中營之濠  
何安泰等憑牆開礮力拒各軍從旁擊之斬首千餘級該逆以我  
軍苦戰死守無隙可乘遂於北門一帶連紮賊營二十餘座十一  
日五鼓派周良才督率四營繞襲賊之後路直抵更樓橋派道員  
符信副將劉士奇等分左右翼而進自督親兵繼之先將伏賊擊  
敗戈登施放小開花礮助攻諸將人人殊死戰遂連破其二十四  
營殺賊過萬我軍追過西門始行收隊此三月十七至四月初十  
日進攻崑山及大敗援賊前已稟次奏報之實在情形也戈登即  
欲攻城程學啟密覘地勢城西為陽澄湖北為巴城湖南為青陽  
江路隔水其由崑回蘇僅正義鎮一條旱路城賊向眾必由正



義回竄該處先紮有賊營四座蘇州敗賊屯踞於此接應崑城我軍必先據其後路要隘使賊膽落則破之必矣且破城後不致一名漏網因於十二日與戈登同坐火輪船由崑山南門繞赴正義鎮即開礮轟擊賊無數十三日五鼓程學啟率同記名總兵郭松林滕嗣武陳有昇游擊陳忠德及宋有勝等三營隊伍並副將成俞卿道員徐佩璠參將鄭國魁等水師各船由大河直達正義該逆憑河倚營拒戰當揮令各軍分投迎勦自督開中營洋鎗隊四百名居中策應鎗礮齊鳴子落如雨轟斃及殺斃之賊約二千名副將陳東友張光泰亦得水師前來助戰將賊石營兩座攻克總兵戈登副將李恆嵩乘輪船帶鎗隊二百餘名繼至會合水陸各軍追擊數里又斬賊三四百始還程學啟即令陳有昇宋有勝各守一營並派水師互相依紮其時慕逆等踞守崑山西門見我軍已紮正義退無所歸復率三四萬賊直撲我營當督諸軍前往抵禦各水師亦開礮夾擊斃斬二千名賊乃奔潰我軍乘勝逐北斃賊尤眾餘匪敗回崑城郭松林滕嗣武阜隊又會同成俞卿張光泰陳東友水師守住界口以阻該逆由蘇來援之路程學啟又飛飭周良才王承勝鄭國魁於北門橋口扼紮三營以杜奔潰復飭何安泰龔生陽張志邦於東門外站隊竟夜分派既定時已昏暮聞崑山西城角下人聲鼎沸恐賊復來衝撲即商令郭松林帶同陳忠德埋伏橋口成俞卿礮船攔河排列自督親兵扼紮正義大路果見慕逆等糾合大股由小西門一路拚死猛撲意在奪路狂奔因排列洋鎗迎擊我伏兵四起呼聲震天水師礮船連環轟打賊不能支紛紛回竄自督洋鎗突入賊隊郭松林左右衝突斬殺傷斃者不可數計兩岸積屍數尺河水為之不流旋報

賊由東門竄出又經副將陽利見所部戰船擊回隨飭各營按隊而進直抵城下賊猶在城開礮抗拒因派劉士奇張志邦鄭國魁符信攻南門周良才何安泰王承勝龔生陽都司張行科攻北門復派巡湖水師於西門搭造浮橋鎗船由水關潛進劉士奇等各獨雲梯蟻附而上遂於十四日卯刻將崑山新陽兩縣克復其守城各逆無路奔逃盡行勦滅計一日一夜生擒悍賊七千餘人斬斃斬斃二三萬人落水死者無算其守城偽朝將夏天義被擒並供稱偽慕王譚紹光等昨夜逃出投陽澄湖而死未知是否屬實此十三日攻奪正義鎮十四日克復崑山新陽縣城之實在情形也由該總兵等詳細具報前來臣查崑新一城為蘇省東面切近門戶賊以全力守之亦以全力救之我軍甫克太倉即滾營前進直逼崑山以水陸萬餘人擊敗援賊五六萬眾剷平賊營數十座而其要尤在不急攻城先取正義一鎮以斷其歸路使賊如阱獸籠禽束手就縛遂得立復城池賊萬之賊盡行撲滅尤足大快人心外國兵官戈登等並未用其大礮轟城亦能擒渠堵穴初非臣意料所及此皆仰賴聖主威福而諸將士爭先命先後戰攻二十七日洵屬勞苦功多戈登由崑山寄書與臣亦稱程學啟調度有方兵力足可制賊無須幫助當再會同分路進攻該兵官戈登奮勇明白應請天語褒嘉以示榮寵其統領諸軍克復太倉崑山兩次尤為出力之提督銜江西南贛鎮總兵程學啟出奇入險謀略過人可否以提督記名遇缺提奏並賞加正一品封典記名總兵郭松林可否遇有總兵缺出儘先提



奏並

賞加二品封典記名總兵陳有昇副將成俞卿張光泰均請

賞加勇號總兵銜副將陽利見總兵銜升用副將李恆嵩請以總

兵

記名簡放副將劉士奇請

賞加勇號並加總兵銜副將宋百勝請

賞加勇號並給二品封典副將銜參將周良才請以副將儘先補

用並

賞加勇號副將銜參將王永勝何安泰均請以副將推補並

賞加總兵銜參將鄭國魁請以副將留於江蘇補用副將銜吳建

瀛請以副將補用並

賞加勇號游擊張志邦請開復革職處分以參將儘先補用並

賞加副將銜游擊陳忠德請以參將補用並

賞加副將銜都司張行科請以游擊儘先補用並

賞加參將銜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其陣亡之藍翎千總黃虎臣鄧松元五品藍翎把總黃

慶榮彭長貴施啟大千總夏化甫梁占慈汪經山張勝懷東家麟

吳長陞把總周得勝胡盛元萬慶普藍翎外委張玉生藍振興謝

洪恩施大業張得海劉得魁馬公元等二十一員應請

敕部分別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隨同出力之文武員弁兵勇及傷

亡兵勇各詳詳細查明併案奏請獎卹所有克復崑山新陽縣城

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賑收復地方並酌請蠲免漕糧片  
 再臣月前巡視諸軍徧歷嘉定太倉青浦華亭婁縣各境首尾二  
 三百里皆向時被賊踞擾之地三年以來無論大道閒道逆賊出  
 入蹂躪幾於無地不焚無戶不擄而浦西之太倉嘉定青浦各鄉  
 浦東之金山縣境被害尤久且烈查蘇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  
 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今則一望平蕪荆榛塞路有數  
 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開有破壁頽垣孤殘弱息百  
 存一二皆而無人色呻吟垂斃詢其生計則云近地無可求乞遠  
 地不能行走惟掘草根作餅充飢職在撫綏日擊情形不勝心  
 疾上年冬間青嘉初復時即聞各鄉被難之慘特設善後撫卹局  
 札委即補道署蘇州府知府李銘皖督同前刑部山西司郎中王  
 恩壽候選同知徐震燁等分運錢米挨戶散給按期按村周而復  
 始藉甦殘喘惟青嘉東境其西境至崑太交界賊蹤出沒無時  
 尚未及辦現飭該委員等趕緊前往分投接濟並會商各該州縣  
 官紳設局籌捐次第賑撫惟念農田荒廢耕具全無不特將來開  
 墾倍難賦稅無出且當此餉絀民窮捐賑亦不能持久因議招集  
 流亡酌給蘆席竹葦俾其各就田莊搭棚棲宿補種黃豆包穀蔬  
 菜等物以備秋後餬口之需其各縣稍為完善地方另派員紳設  
 法勸諭借種催耕並督飭該州縣廉靜勿擾以養民力所有新復  
 之太倉州鎮洋常熟昭文崑山新陽各縣及歷年被害尤重之嘉  
 定金山兩縣擬懇  
 皇太后  
 皇上特沛  
 殊恩豁免本年漕糧與民休息其餘浦東西各廳縣俟秋後體察

李文忠公奏稿 卷三

情形業經辦理所有現籌賑卹及酌請蠲免各緣由理合會同兩  
 江督臣曾國藩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五七九



克復江陰縣屬之楊厘汛摺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奏為水陸官軍攻克江陰縣屬之楊厘汛城殺賊淨盡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崑山新陽克復後總兵程學啟一軍已進紮蘇州東北  
 之唯亭峴子山一帶距城十餘里步步為營而偽護王一股由常  
 州出竄江陰境內意欲渡江擾我完善以圖牽制偽王宗偽王相  
 各糾眾萬餘偽湖王並由無錫合股竄至常熟西境蔓延甚廣福  
 山常昭各營出隊剿辦屢獲小勝惟江陰縣屬之楊厘汛城在蘇  
 常之交去江陰常熟各五六十里為沿江著名險要之地有悍賊  
 二千餘人踞守其江陰無錫各城皆恃為屏蔽必先攻取楊厘然  
 後可進圖江陰當即咨商署提黃翼升及補用總兵劉銘傳去  
 後劉銘傳先於四月初八日親帶小隊督同銘字左右前三營進  
 紮鹿苑黃翼升督水師沿江駐守十五日探報偽湖王分股來援

護逆踞西塘市亦添賊數千劉銘傳以崑城既克東北無虞遂調  
 謝橋各營全移鹿苑以厚兵力十六日即帶小隊乘霧徑至楊厘  
 察看地勢賊開東門出戰守備唐金洲楊士江等分投迎擊施放  
 洋鎗斃賊甚夥賊乃敗入城中十七日復到西塘市察看賊情都  
 司黃桂蘭等抄擊賊營後卡擒獲數名十八日先令得字有字兩  
 營滾紮距楊厘二里許黃翼升亦派水師由夏橋港上岸堵紮江  
 陰援賊十九日復調銘字正右後三營離城里許分紮三更後劉  
 盛藻於城之東北角築一營壘安置大礮黎明該逆先開礮擊傷  
 我勇十餘人二十日派銘字前營扼紮東門外與左營互相接應  
 已刻江陰援賊數股來撲黃翼升親督水師兩面兜擊斃賊數百  
 名黃衣賊目數名賊遂狂奔副將賴榮光等追殺十餘里是夜二  
 更後劉銘傳復令刁祖彝劉東堂等各帶二成隊伍乘黑暗中於

城濠邊偷築一營未曙濠牆俱就二十一日未刻劉銘傳派令  
 該營教習法國人畢乃爾呂加等施放炸礮轟倒賊之東北礮臺  
 丈餘賊於二更後欲由南門出走經賴榮光彭楚文等擊回是夜  
 水師亦未撤隊在西門外搭蓋草棚截住江陰歸路二十二日寅  
 刻派得字營攻南門銘前營攻東門銘後營排紮東南之閒以堵  
 西塘市援賊西北兩門則有水師營官王東華賴榮光龍玉麟周  
 國興鄭龍彪等各帶水師進擊辰刻畢乃爾等復將北門月城轟  
 倒數丈劉盛藻唐殿魁各督親兵搭架浮橋城頭守賊施放排鎗  
 我軍傷亡甚眾唐殿魁左腿受鎗子傷劉盛藻赤足渡河指揮弁  
 勇擁抵城下甫將雲梯架上城頭礮石如雨梁玉和唐金洲等大  
 呼登城各勇相繼直進賊首偽劍天燕李天得錠天豫劉泰生各  
 帶洋鎗悍賊百名抵住缺口鎗矛並擊爬城弁勇陣亡十餘名受

傷五十餘名紛紛退下劉盛藻憤極以木板遮蔽礮石激勵兵勇  
 誓必登城其時王東華賴榮光正攻西北兩門劉銘傳調趙宗道  
 隊伍助之童祖亮率各營奮勇先登逆酋李天得劉泰生仍復抵  
 死抗拒經我軍洋鎗擊斃賊眾慌亂遂乘勢一擁而入所有守城  
 悍賊二千餘名殲戮殆盡賴榮光龍玉麟等由西門而進擒斬逆  
 首趙向林倪士保等多名其逸出之賊又經方有才劉東堂並水  
 師攔頭截殺無一漏網遂於二十二日午刻將楊厘汛城克復其  
 南湖北湖西塘市踞逆聯營三十餘座均於是夜遁回無錫常州  
 等處劉銘傳遂督各營入城駐守此二十二日攻克楊厘之實在  
 情形也臣查楊厘一城向有都司帶兵駐紮實為南岸要隘該逆  
 踞守甚堅援救甚力今賴將士用命奮不顧身猛攻三晝夜傷亡  
 弁勇至二百餘名得以攻克從此進取江陰當可漸次得手且可



遮蔽渡江北竄之路除教習炸礮之法國人畢乃爾呂加請由臣  
酌給三四品頂戴以示鼓勵其首先登城之副將賴榮光請以總  
兵  
記名簡放縣丞劉盛藻請以知縣選用並加知州銜都司唐殿魁  
請以游擊儘先補用並  
賞加勇號出自逾格  
恩施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可否容臣查明歸入克復福  
山案內一併保獎陣亡弁勇稟案請卹所有克復楊庫汛城緣由  
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三

吳

擬奏趙景賢死節摺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查明道員趙景賢死節情形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鴻章於同治元年閏八月初四日接奉同治元年八  
月二十二日

寄諭李鴻章片奏湖州失守情形已明降諭旨令曾國藩等查  
明文武下落具奏矣趙景賢被執不屈大節凜然現尙被賊鞫禁  
蘇城仍著該撫隨時密探情形具奏等因欽此又奉同治元年閏  
八月十七日

寄諭趙景賢現在是否尙在賊中抑係已經殉難仍著李鴻章查  
明並湖州城內文武各官下落一併咨會曾國藩左宗棠查明速  
奏等因欽此欽遵分別咨行轉飭查探去後茲據江蘇候補知府

奏稿三

吳

趙炳麟稟稱本年四月初九日有堂姪孫趙桂生杭人吳姓先後  
自蘇城賊中逸出到滬稟知堂姪前布政司銜福建糧道趙景賢  
於三月十八日在蘇城遇害當查死節各情僉稱被執到蘇後該  
逆誘偪相從百折不回求死不得自太倉敗賊回蘇播言趙景賢  
句結內應有與蘇之意偽蘇王譚紹光即於三月十八日設席招  
飲酒次相詰曰汝通妖兵耶答以我本官兵何得謂通汝獻蘇城  
耶答以蘇本

大清土地何得謂獻又曰汝今死期至矣景賢仰天大笑曰求之  
一年而不得者今何幸也遂肆口謾罵譚逆即取洋鎗對胸一擊  
而殞連日搜捕餘黨甚急各等語伏查該故道誓守湖州血戰三  
年嬰城固守五閱月糧盡援絕而陷迨被執到蘇百計誘偪矢志  
不移卒以身殉遵飭查詢死節情形據實稟報並開具事蹟節略



呈請

恩卹等情前來臣等查趙景賢係前刑部侍郎趙炳言之子由舉人選授宣平縣教諭改官內閣中書未及供職咸豐三年奉

旨籌辦本籍團練遂專湖防一面之任三解城圍每戰輒收晝夜殺賊動盈萬至不可數計先後奪獲賊船大小千數百號猶以其

開分兵四出赴援杭州協剿嘉興並克復安徽廣德州及浙江之長興德清安吉武康孝豐等縣以功累擢至福建糧道咸豐十一

年冬杭省再陷四面皆賊湖郡勢成孤注該員誓以死守賊既屢受創衙恨人骨竟掘其父趙炳言之墓而益糾大股合圍困之該

員先於太湖大錢口添築水師營以通糧道及是冬十二月大雪三日夜湖水合如平地賊履之而過我師船膠於凍不能戰大錢

口為賊奪踞運道遂絕猶時時開城出擊奪賊糧以濟食於是賊相戒不與戰移其糧屯遠處而圍攻益急元年正月初十日臣國

藩奉 奇諭垂詢趙景賢能否赴任著酌度情形諭令辦理臣宗棠暨前

江蘇撫臣薛煥亦奉 奇諭密速設法傳諭該道交代經手事件輕裝赴任各等因時甯

廣時時有賊臣國藩臣宗棠專人前往均由半途折回三月初三日該道始於圍城中密奉薛煥飭知赴任及賞加布政使銜之

恩旨軍氣復為一振當是時聞賊喫緊需才孔亟假使趙景賢遵旨交替湖防自赴新任誠如

恩諭移其捍衛桑梓之力以保障閭閻厥功亦屬甚偉揆以為國惜身之義亦未始無辭而該道感激益深效死益堅義不忍去

密寄帛書至滬與其叔趙炳麟有眾志成城守死善道之語其素所蓄積可知也自三月以後糧餉軍火俱盡軍民剝樹皮掘草根

以食猶能捺斬奸細禁止搜掠忍飢耐戰至五月初三日力竭城陷距賊匪圍城之日已五月有餘從來各處守城無如此之久者

趙景賢以辦團紳士倡率兵民同心效命可敬可哀等語隔賊巢數百里無路能援疾徒深城破後趙景賢抽刀自砍被譚逆

奪阻執之至蘇賊始則極肆凌辱至披頰流血欲以摧折其盛氣已復譚為恭敬百端誘脅該道漠不為動作絕命詩四章有云亂

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又云厚貌徒為爾孤忠矢靡他偽忠王李秀成旋有遺歸之意致書以漢高亭侯歸漢為言景賢答書以為

擬不於倫並有歸我者之知已不如殺我者之尤為知已等語先後參證則當時情事宛然可見大義凜凜終能尋約可謂皎然不

欺其志者也核其死事顛末洵屬忠貞蓋世無愧完人其長子深彥年甫十二歲聞湖州之陷痛父情切即先服毒自盡已經湖南

撫臣毛鴻賓奏請 獎卹次子五人濱彥年十歲滋彥年七歲其幼者尚在襁抱遠寄

湖湘孤苦無依聞景賢在圍城中及臨終時未嘗以置念也相應詳細陳明請

旨將布政使司銜福建督糧道趙景賢交部照布政司陣亡例從優議卹並請

特旨予諡准於湖州本籍地方建立專祠其事蹟節略隨摺咨送軍機處請

旨宣付史館予立特傳以彰忠節除查明湖州城內文武各官下落再行具奏外理合先將道員趙景賢死事情形謹



旨查明合詞恭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三

至

分路規取蘇州摺  
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

奏為調派各軍分路堵剿現辦大概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新克復後即應乘勝進規蘇城四月十七八等日程  
學啟督帶水陸各營進紮峴子山大小唯亭界浦內直等處距蘇  
之婁門約二十餘里紮營甫定程學啟與戈登各乘小舟至城下  
察看形勢該城周圍數十里各門紮有賊壘數十座城內外守賊  
共有五萬餘人堅拒不動我軍僅由東北一路進攻未足制其死  
命臣密察賊情盱衡地勢蓋有可慮者三有可幸者二查蘇常杭  
嘉為東南財賦最盛之區逆眾佔踞四年徵糧收稅取精用宏且  
時以財粟接濟金陵轉輸各路金陵是其老巢而蘇常杭嘉又為  
金陵根本賊必死守而力爭之以成掎角之勢以護糧餉之源此  
其可慮者一也江南多水蘇嘉各郡尤甚湖河蕩港千百通聯津  
路迷離橋梁斷續賊船有不能徧及之處陸軍有望洋而歎之時  
我難進而賊易守不比中原四戰之地山川瘠苦之邦克一名城  
則各城之賊無所繫戀望風而走即如前此常熟解圍太崑崙克  
擒斬悍逆實不下四五萬蘇嘉各賊亦未嘗不膽寒然猶死力抗  
拒蓋恃地形之險足以自固又念妻妾財帛之厚不肯遽棄臣由  
松滬進兵乃為蘇省偏隅嘉興對而蘇嘉並圖則無此兵力舍嘉  
圖蘇則動輒牽制此其可慮者二也偽忠王李秀成為諸賊之冠  
不甚耐戰而最多狡謀據有蘇杭嘉湖四郡之地其餘各偽王皆  
其死黨悉聽指揮咸豐十年圖解金陵圍困而繞竄浙江以取遠  
勢十一年圖救安慶而繞竄江西湖北以取遠勢去年迄今圖救  
金陵而分竄皖南北又欲繞竄揚州下河以取遠勢茲我軍進  
徧蘇州該酋仍徘徊金陵上下不即回顧遺其心腹黨羽分守蘇



嘉若此間攻勦過急則或擊眾來援或月圍窺均意中之事此  
 其可慮者三也惟是江皖浙東各有重兵堵截又赤地千里無所  
 掠食聞鮑超與曾國荃所派各軍連復巢縣含和已追至江浦浦  
 口其月股竄天長揚州者人雖多但疲實甚都與阿吳崇等果  
 能竭力堵守不使竄入襄下河鮑超等再速克二浦扼斷北賊過  
 江之路則各軍分投勦辦較易收拾此其可幸者一也李秀成李  
 世賢自分踞蘇浙氣勢日盛近歲以來屢挫於官軍各路損傷不  
 下數十萬其精銳計不甚多各軍攻奪不下數十城其膏腴亦去  
 其半現在蘇浙各賊惟嘉興陳炳文一股較多而悍有蔣益澧扼  
 其前軍繼其後至常州無錫直接金陵東壩賊援甚廣深入頗  
 難但使我軍穩紮穩進得寸得尺毋再失機徐圖制敵此其可幸  
 者二也臣軍水陸添募及收撫各城降眾已踰四萬督臣曾國藩  
 以蘇郡可圖太湖可進又添處州鎮總兵李朝斌統率太湖水師  
 十營剋日下駛協力攻勦現擬酌分三路以勦為堵由崑山進蘇  
 州為一路以程學啟所部陸軍當之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為一路  
 以李鶴章劉銘傳所部陸軍當之署提督黃翼升督淮揚水師各  
 營往來調度相輔並進戈登帶勝軍移駐崑山專備各路游擊  
 援應由泖澱湖進吳江平望太湖為一路李朝斌水師當之以上  
 三路皆欲規取遠勢以剪蘇州枝葉而後圖其根本也又恐分路  
 並進杭嘉湖各賊繞竄浦東窺撲松滬復派常鎮道潘鼎新帶所  
 部八營扼紮金山衛編修劉秉璋帶所部七營扼紮泖涇副將楊  
 鼎勳帶所部五營扼紮張堰聯為一氣以防內竄俟浙軍得手即  
 相機前後夾勦現據程學啟稟報二十九日在陽澄湖迎擊賊船  
 擒賊千餘仍即日移紮大小官塘及外跨塘一帶步步進逼李鶴

章稟報業將常熟略國忠降眾編立八營逐漸訓練分置防勦並  
 會督各軍進紮常熟西三十里之王莊探明前面賊營由顧山至  
 無錫城外連互不絕係偽章王偽潮王偽侍王帶領賊眾六七萬  
 希圖抵禦擬併力兜擊再與黃翼升劉銘傳等規復江陰又據戈  
 登稟稱俟小輪船雇齊或協攻吳江或協勦無錫冀斷各賊援蘇  
 之路臣惟諄飭諸將穩慎以圖互相援救以固全局而慰  
 宸廑除續後戰狀再行馳報外所有調派各軍分路堵勦各緣由  
 謹繕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三

五



裁減蘇松太糧賦淨額摺

奏為蘇松太三屬歲徵淨額積弊太深請比較近年完數酌中定額以收實課而廣

仁施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惟大學理財之道於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比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如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為畝有縮無贏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為畝而賦額獨重者則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

大清戶律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

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額獨江蘇則不然攷宋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籍蔡京韓侂胄等莊為官田又買似道廣以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沒入諸豪族田皆據和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況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是二者未嘗合

并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盡括境內官民田衰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縣他郡官田遞少故額遞輕今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梗米多者幾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遠過乎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太重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之五百年不改而其中

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為上考終明之世無徵至八九分者

國朝康熙十三年前無賦蘇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全完無一歲偶能及額雍正中奏準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

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連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為曠古所罕有江蘇尤東南大都商貨駢闐充溢甲於寰區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傭亦得以轉移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業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稅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

利從之於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強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

國家蠲減曠典遂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皆不歉而蘇松太獨歉此何理也謂為州縣捏災此三十年中督撫司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

同欺妄之人而且聖主不加斥戶部不加駁廷臣科道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法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實因萬不得已為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

為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必謂減額則永不加災緩則後不為例原冀民氣漸甦無難復舊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惟前辦全漕之時開遇水



早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之後依然全酒故以年計為減  
 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  
 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欵道光之初數僅分釐癸巳以後馴至一二  
 成夫所謂墊者豈州縣之果能墊哉不過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  
 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額免或攤賠  
 同歸無著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  
 實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酒一百六十萬厥後積  
 漸減損蓋自道光中年始於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言綜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  
 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運數分計之辛卯以後十年共數一  
 千三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  
 數九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辛亥以後十  
 年共數七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四成而已自粵逆竄  
 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阿朮故事蓋七  
 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也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  
 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  
 彼賊劫掠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几  
 田一年不耕便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屬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  
 之二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煙寥落於類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  
 無不鵠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鄭俠流民圖可比  
 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州可知而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  
 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  
 可敲無髓可吸矣  
 皇上視民如傷未傷者猶且如傷況已傷而傷又至重者乎斯即

據情籲請全行蠲免三五年在  
 皇上如天之仁必蒙  
 俞允惟是

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需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  
 出此也又荒田召種有順治年間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墾熟既  
 遊升科更遲現報荒田三分之一已荒者議蠲未荒者議減將所  
 存僅止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至於辦災例案自七八成  
 而五六成而四成咸豐三年聞警拋荒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彌  
 縫之見援拋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  
 督撫臣之所以為此者尙或冀其復舊今則明知無復舊之望而  
 狃於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為  
 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核歷年糧  
 數咸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  
 官墊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  
 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後大難之餘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  
 萬目艱難悉心籌畫上體  
 宵旰憂民之切下維軍國待用之殷於萬難偏重之中求兩不相  
 妨之道似宜用以與為取以損為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  
 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捏災不許挪墊於虛額則大減於  
 實徵則無減窮變通久於此時為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  
 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尙非宋元舊額不得謂少且  
 不自今日始也咸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於歷年  
 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廬舍未有損非猶是  
 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即殘破之江蘇不應仍



有此數今臣等於殘破之餘請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謂必有把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衡量多寡欲求轉逾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即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異不賢如裴延齡李實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倘有冀於將來不知乾嘉之江蘇實千歲一逢之盛會不可為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復成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二三十年冀可復道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臣等今日之所辦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中也何以

奏稿三

平

言之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產不減額之弊在多少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效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是為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望而生畏尋常蠲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里是為勞來之善術一也往者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團抵死拒敵鏢聲所達萬眾爭先小股賊匪見輒即走即以三首縣言洞庭香山金市各鄉有相持至七八月之久者固由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微愚賤天良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見皇上於經費匱乏之時尙有此度越尋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大抵以事理而論殘破之視

完善必應遞減而有此三者可以彌補此遞減之數則又以事理決之臣等所謂以與為取以損為益者此也現在蘇省尚陷賊中聞各鄉多為暗圍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即如常熟反正鄉民毀賊卡殺賊目者凡十餘處崑山克復沿湖居民被殺賊無數是其明證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望風增氣他日軍麾所指弩矢之驅必更奮筆壺之雅必更誠又未始非固結招徠之一法也等伏查順治八年三月奉

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於是江西袁瑞等府明初因陳友諒抗師加糧倍重布政司莊應會奏復舊額蘇松獨未及上請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旨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庫

奏稿三

空

皇考聖懷屢欲施恩議減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朕體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額增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欽此又乾隆二年奉

上諭江省糧額尙有浮多之處著再加恩免徵銀二十萬兩欽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  
列祖  
列宗當東南全盛之時猶復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況今日之兵燹子遺流離瑣尾至於此極也乎漕糧為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糧曰浮賦見諸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以為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願懇

聖慈鑒察特沛

殊恩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為準折衷定數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減之常鎮二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為定額即以此後開徵之年為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實辦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絀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屬弊政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自出必宜永遠禁止又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捏災著為令伏願

皇太后

奏稿三

至

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為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為七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災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籍求有著之實徵下延億萬垂盡之生上繼

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如蒙

俞允欽遵俟蘇屬肅清一體辦理先自松太創行由臣等設局擬定章程其漕糧一切瑣屑款目酌定歸併汰除以省煩文而昭實

際續再縷晰具

奏謹將歷年起運數目繕具清單又蘇松財賦考一書會收入

四庫館於重賦始末言之頗為詳盡一并恭呈

御覽所有蘇松太三屬歲徵淨額積弊太深請比較近年完數酌中定額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三

至



清查蘇松漕糧積弊片 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

再蘇松漕糧積弊視他省為甚其最不公平者莫如大小戶之分蓋州縣徵收錢糧皆有折色平餘缺分之肥瘠以錢糧之多寡為衡應酬之豐殺又以缺分之肥瘠為準錢糧重則折色平餘亦較豐酬應亦較鉅積習相仍而

朝廷之正供可緩陋規之成例必不可裁州縣一切取之糧戶而蘇松太三屬漕額獨重世家大族亦獨多皆能以正供定額與州縣相持於是一切攤之民戶惟所誅求漫無限制因有大小戶之名一以貴賤強弱定錢糧收數之多寡不惟紳與民不一律即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紳戶最少者一石完不足一石多者遞增最多者倍之民戶弱者完折約三四石當一石强者遞減尤強者不足二石而紳與民又各有全荒之戶紳以力免民以

賄免同一百畝之田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數十千者大率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短價小戶不勝其苦其黠者又詭寄於大戶而大戶益多小戶益少其勢遂偏重於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敲朴之慘拘繫之繁無一非傷民氣者推原其故皆由錢糧額徵過重激成大戶把持之勢而迫州縣以出於剝削小民之計此又明以來五百餘年積漸之習流極於今日無可為善全之術者也故以核減浮糧為理漕之綱即以辦理均賦為治漕之用當先除去大小戶名目使州縣不得意為高下以肆其苛勒而後浮收之弊乃可次第清釐臣查錢糧浮收自嘉慶以後漸次增加其時州縣之殷富已漸不如從前而浮收反日重者則以彌補州縣虧空定為攤賠之計挪東掩西弊端百出一切取償於錢糧各管上司知其弊而無能禁制又運糧之旗丁收消之倉書互相需索年

甚一年其始因浮收而有浮費其後浮費日增浮收亦遂積為固然日求取盈官民相為疾視無復上下相維之意故臣以為蘇松漕糧核減後必以革除大小戶名目為清釐浮收之原以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如蒙  
皇上天恩俯准將蘇松浮糧酌中定額臣即督飭司道等設局清查隨各州縣風土人情之宜明立章程酌定折價紳衿平民一例完納永遠革除大小戶名目不使州縣陵虐小民敢為暴斂而不顧亦不使各項陋規困苦州縣迫使病民而不辭謹先將大概情形縷晰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稿三

謹



擊敗江陰無錫拔賊摺

同治二年五月三十日

奏為水陸官軍會剿江陰無錫大股拔賊踏毀賊營百餘座追殺七八十里大獲全勝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官軍攻克江陰縣屬之楊庫汛城並令李鶴章會督各軍進紮常熟西三十里之王莊與黃翼升劉銘傳等力禦拔賊經臣節次奏報在案先是江陰地界之顧山起至無錫城外正逆互數十里賊營密布係偽章王護王普王湖王侍王五逆帶領賊眾八九萬人希圖援應江陰窺竄常熟其江陰另股又於五月十四五日圍撲楊庫經劉銘傳督軍痛斃斬千餘大破之續據探報忠逆渡江回援頭隊已到無錫聲稱合五逆之眾水陸數十萬分路內犯李鶴章與黃翼升劉銘傳熟商乘該逆遠來疲憊銳氣未復一痛懲之五月二十日辰刻率各營官赴顧山一帶端看賊勢

北自北潤南至張涇橋東自陳市西至長壽縱橫六七十里凡大小村市共紮石營土營百數十座木卡石卡百十餘處俱係憑河扼紮并於大河各要口拆毀橋梁排列礮船布置嚴密幾於無處著手遂議分路滾營而進總兵劉銘傳督銘字七營併紮行營三座進攻北潤為左路總兵滕嗣武知府張樹聲游擊周盛波各帶所部八營併紮行營三座進攻麥市橋為中路總兵郭松林副將吳建瀛黃中元各帶所部八營併紮行營三座進攻南潤為右路復慮無錫援賊繞抄王莊老營令周壽昌帶親兵正營黃金志帶親兵副營由嚴家橋進攻張涇橋一帶賊營黃翼升督同總兵王東華賴榮光參將孫善成三營水師隨中右兩路陸軍分進李鶴章自帶馬隊及羣字忠字等營在顧山上下排列大隊策應復探離蘇州十八里蠡口有賊甚眾恐由尖塔羊尖水道內犯黃翼升

飭令副將鄧長里帶淮揚親兵左營參將張學仕帶淮揚新中營先於二十日攻破該處賊營二座擒斬數百人仍移堵羊尖湖橋各隘并檄令副將張桂芳知縣余思樞日出小隊赴謝家橋排列助勢二十一日亥刻諸軍各出六成隊移紮右路南抵陳市該逆已於街頭紮兩石卡阻我進兵并以礮船依卡抵敵黃翼升親督舢板轟擊焚其四船郭松林乘勢攻入擒斬百餘名賊即遁去遂與吳建瀛黃中元何映文等傍前後大河分紮三營劉銘傳先於二十一日因常州新到大股盤踞華市擬近楊庫派令副將者貴等擊走之二十二日復督各營六成隊欲於北潤河北對紮兩營安放炸礮該逆先以礮船隔岸對轟不能近逼遂飭知縣劉盛藻游擊唐殿魁等各帶小隊護同舢板引入河內盡力轟打盡焚賊舟得與賊之石壘營抵紮滕嗣武張樹聲等隊伍行近麥市橋該

逆先搭浮橋渡河經周盛波張樹珊等各帶洋鎗隊奮勇衝擊戰數十合該逆敗退河西斬溺無算我軍焚其渡船乃得依岸屯紮至二十二日各路濠壘均就李鶴章在顧山頂上發號揮旗飭令一齊進攻左路劉銘傳當放炸礮三十七次打倒北潤河邊石壘五座轟斃百餘賊羣逆退伏營外濠中以洋鎗千餘排列施放傷我哨官二名斬春和率水師百人拚命撲之又傷二十餘名守備楊士江率勇二十餘人赤身赴河皆受鎗傷不能進該逆復於上流架橋渡河抄襲趙宗道劉東堂等擊取之中路周盛波孔昭佑張樹珊滕嗣武分帶小隊伏於河隄以礮山礮排轟破其木卡七處右路吳建瀛黃中元何映文各以洋鎗百餘繞近南潤營邊適該逆於河岸排隊鎗斃百餘人即退守營中對施鎗礮相持至午李鶴章遙見無錫拔賊萬餘由張涇橋緱山羊尖各路抄來恐



周壽昌等水陸軍抵敵不止飛調苗順清孫成賂金榮帶隊往助周壽昌於嚴家橋以馬隊洋鎗向前衝突賊無算生擒七十餘名奪馬十二匹該逆併退長涇其水路之賊見我軍礮船排轟遂亦遁去黃翼升李鶴章因令中右兩路大隊順河排伏偽作潛渡之狀而王東華賴榮光分帶舢板九隻呂世煊帶鎗船十隻由南涇衝進焚其礮船十餘艘賊猶不退悉以大礮洋鎗抵擊水師不能登岸郭松林乃乘間越過南涇趨長涇賊眾驚慌疑從天降參將張林錦游擊李長樂帶隊分攻東頭石營連放火礮噴筒冒煙一擁而上斃賊數百賊眾悉併街西郭松林率同張林錦繞撲街西頭營該逆以洋鎗排拒張林錦奮不顧身拔柁直上被鎗子打傷胸膛登時陣亡郭松林憤極與李長樂親領方桌門板擁入石營斬首百餘級衣為血染李長樂腿受矛傷猶復力戰賊始大敗街西十餘營之賊相率狂奔郭松林追至竹塘見大隊隔遠策馬回戈詎北涇逆眾分救長涇斷我歸路適吳建瀛黃中元等趕至前後夾攻賊始潰退其時天氣苦熱將士飢勞傳令撤隊回營是夜李鶴章黃翼升同赴陳市知會劉銘傳諭諸將各攜門板柴草多搭浮橋於月上時以各色火器偷擾賊營并令大隊埋伏要口以備截殺竄賊諸將踴躍從令四更後各路火器齊發鎗礮如雨該逆紛紛奔潰水陸官軍鼓噪而進喊聲震天當被劉銘傳攻破北涇賊營二十七座勝嗣武王東華張樹聲周盛波攻破麥市橋賊營二十三座郭松林吳建瀛黃中元賴榮光攻破南涇賊營三十五座擒斬逆眾六七千名戰至天明江陰無錫援賊由跨塘橋長涇西陳家橋分路來援與賊合隊仍有十餘萬眾盡力迎拒李鶴章令各軍以小隊衝進以大隊圍裏之戰不數合

賊即返奔左路劉銘傳追殺至八字尖右路郭松林賴榮光等分追至竹塘長涇勝嗣武王東華等追殺至三巴橋沿途又殺斃溺斃賊匪八九千名踏毀賊營賊卡百餘座計兩日一夜生擒偽王宗偽朝將主將及義安福燕豫各逆首百餘名悍賊五千餘名轟斃斬斃萬餘名溺死者無算焚燒賊船七十餘隻奪獲賊船三十餘隻賊馬五百餘匹偽印二百餘顆旗幟洋鎗軍械數千件查點各營弁勇傷亡約百餘名顧山以西縱橫七八十里一律肅清此五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一夜水陸官軍會剿大股援賊大獲全勝之實在情形也由黃翼升李鶴章奏前來臣查蘇州為賊巢穴我軍從崑山進攻僅當一面未足制賊死命故擬由常熟分擄江陰無錫為扼吭拊背之計賊乃救其所必攻以五偽王率領數十萬眾連營六七十里與我力抗仰賴

聖主洪福士氣百倍日夜血戰獲此奇捷足以寒賊膽而振軍威昨准會國藩來函偽忠王李秀成於五月十三日由金陵回救蘇州程學啟稟稱忠逆於二十二日糾集大股已入蘇城偏貼偽示聲稱分四路內竄幸其部眾新喋血於江常之間其氣亦稍挫遏諸將士於炎天烈日中馳逐糜戰死傷嗚病不遑顧恤自應懇恩迅速鼓勵以勸將來其尤為出力之遇缺提奏總兵郭松林福建金門鎮總兵王東華可否均

賞加提督銜記名總兵勝嗣武補用總兵劉銘傳可否遇有總兵缺出儘先提奏請

旨飭放江蘇補用知府張樹聲可否免補本班仍留江蘇以道員遇缺請簡並

賞戴花翎副將黃中元可否以總兵



記名簡用副將鄧長里副將銜參將張學仕擬保游擊儘先都司李長樂可否均

賞加勇號李長樂並請以參將補川擬保參將儘先游擊周盛波可否以副將留於兩江補川游擊銜顏邦桂常熟解圍案內擬保

游擊銜周壽昌可否均

賞加副將銜以上各員多係福山解圍克復崑太三案出力奏准

策保人員緣營次奮勇爭先不敢不據實聲明其餘出力文武員

弁兵勇容臣查明策案保奏至此力戰陣亡之擬保副將儘先

參將張林錦擬保游擊儘先都司汪龍澄擬保都司儘先守備施

銀貴均請

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水陸官軍會剿江陰無錫大股援

賊大獲全勝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奏稿三

年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關稅留抵軍餉摺 同治二年五月三十日  
奏為查明實在情形請

旨將江海關所收各稅仍准留抵上海軍需並照案請銷折耗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准戶部咨奏參江海關徵收洋稅等銀全數動撥軍需無存一摺於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查原奏內開例載各省關稅銀兩管關監督於年滿季滿時遵照定例解交部庫該督辦毋得率行指撥如遇有迫不

及待之項准其聲敘實在情形專摺奏明辦理今江海關自咸豐十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止徵收西洋各

國稅鈔及進口洋藥稅銀內地子口半稅出口土貨半稅關照船進出口正稅以及內地絲商補納三關稅銀內除扣交英法各二

成並折耗等銀統計一年期滿共實存銀一百三十一萬八千七十七兩六錢七釐六毫據該撫奏稱因軍務喫緊動撥無存等語

查該關徵收西洋各國稅鈔銀兩除洋藥稅一項例應專款解京外其正半各稅應恪遵定例專款存儲分批解部即不得已借撥

軍需亦應先行奏明方准動用其代徵太平北新領關絲稅銀兩亦應查照舊章撥還三關今該撫並未奏明承任該關道將徵存

洋稅及代徵三關絲稅銀兩稽稱軍需支絀全數撥解已與定例不符況子口稅土貨半稅等項俱係近年奏明新增並非該關本

有之稅豈容一并動用且不將掣回實收送部請嚴飭該關道將動撥洋稅銀兩掣回庫收送部查核銀數相符方准開銷仍一面

造冊報銷其子口稅土貨半稅等項但令於接到部文之日在新徵稅銀項下照數解部以充京餉至代徵三關絲稅亦令先行解

部



部一而知照各該關歸人題報案內聲明報部核銷以清款項  
有玩延再奏明嚴參並將自動撥稅銀之關道吳煦交部照  
例議處嗣後該關自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後所徵洋稅  
正項除扣交二成外其餘均應奏明方准動用其子口稅土貨半  
稅代徵三關絲稅全數解部不准絲毫動撥現既撥動如延不提  
還即著落該關道照數賠繳以重稅課再查江海關自道光二十  
三年五口通商洋商完納稅鈔銀兩每百兩請開銷折耗銀二兩  
惟天津粵海等關洋商完納稅鈔均每百兩開銷折耗銀一兩二  
錢與五口通商成案有減無增今海關徵收稅鈔仍開銷折耗銀  
二兩自係遵照舊案辦理以後應援照天津粵海二關新章每百  
兩開銷折耗銀一兩二錢仍於年終送部查核等因准此查咸  
豐十一年以前收支關稅各款均非任內之前事前管關道吳煦  
雖另案革職該員在任有年係屬一手經理責無旁貸當即劄行  
現署蘇松太道黃芳會同吳煦迅將動撥洋稅銀兩趕緊造冊報  
銷並遵照部咨指飭事理刻速分別詳辦去後茲據詳稱江海關  
徵收洋稅咸豐七八九等年均儘數解交蘇省籌餉局彙撥軍餉  
是在蘇省未失守時已不能循例解部十年四月蘇省淪陷太倉  
嘉定青浦相繼失守上海一隅之地大股賊匪時來撲竄經前撫  
臣薛煥調集兵勇分投堵剿保此危城所需糧餉以及置備軍火  
暨協濟鎮江兵餉為數甚鉅別無可籌是年十二月由薛煥奏請  
將海關所徵洋稅子口土貨半稅並洋藥稅銀儘數抵撥本省軍  
餉是已  
奏明有案並非擅自動撥且均經聖旨批迴將來辦理報銷自當  
一併送部核銷至所云接到部文之日於現在新徵稅銀項下照

數提回分款解部一節查現在嘉青昆新常昭太倉各城雖經克  
復而蘇常各屬尚為賊踞官軍分投防剿力圖進取調募愈眾需  
餉愈多不得不隨時接濟內若鎮江協餉每月奏定三萬兩源源  
撥解又英法二國駐兵上海自十一年冬開辦理會防凡租賃兵  
房支應出隊舟車夫馬等款又奉總理衙門與英法公使議定上  
海教練洋鎗勇六千八百餘名以上兩項共月需經費銀四五萬  
兩不等又常勝軍四千餘人向有外國兵官管帶教練其辛工口  
糧章程較各項弁兵加倍相沿已久按月支放不能稍欠所用皆  
外國軍火並租備輪船等價計數尤昂均為軍需則例所未載亦  
經疊次奏明在案此外尚須籌備水陸各營軍火並蘇藩司衙門  
借撥餉等款每月合共需銀四五萬兩放款常不及半而海  
關所徵各稅自元年十一月後漢口九江開關長江來貨悉在該  
關就近完納滬關收數較前大減自本年四月後各口免單又改  
為存票收數較前更減前屆關期所撥銀兩既係入不敷出現存  
正稅並子口土貨半稅及洋藥稅每月實在收數不過十萬以內  
儘抵本省軍餉萬分竭蹶全賴捐釐貼補勉強支持若使專款存  
儲分批解部必至餉匱兵譁有關大局惟有仍照前奏請將現徵  
正半各稅及洋藥稅一併留抵上海軍需俾救危而免決裂俟  
蘇省肅清中外兵勇遣撤再當遵解部庫以顧京餉至折耗一項  
緣上海自道光二十三年開市通商海關設立銀號各洋商赴號  
完稅俱用九六七成色銀若貴令補水該洋商非特不允照補反  
稱額外需索而海關放餉銀必須同火傾鎔足色庫寶每兩折  
耗銀三四分至五六分不等經前撫臣傅繩勳於道光二十九年  
奏請折耗銀三分在於正稅內作正開銷奉部議核減一分每兩



准銷二分如再不敷由該管關道自行設法籌補歷經遵辦在案  
 此次部議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後改令撥照天津與海新章  
 每百兩開銷折耗銀一兩二錢查與海關新定章程無從查悉至  
 天津關試辦章程第一款內開條約所載洋稅釐定每百兩以交  
 傾銷銀一兩二錢今照新章均按部頒庫平完納足紋裁撤傾銷  
 之費將來起解部餉實成官號按照天津關餉傾成足色庫實每  
 百兩由官加給傾銷耗費銀一兩二錢等情是天津關所請加給  
 傾銷耗費銀一兩二錢係因洋商完納庫平足紋裁撤以交傾銷  
 銀兩而設而海關折耗實因洋商完稅所交上海通川市銀向稱  
 松江錠祇九六七成色並無足色一經回火傾銷每兩已折耗銀  
 三四分至五六分不等原案每兩請銷折耗三分部議核減一分  
 准銷二分如有不敷尚須關道籌補當日減定之數實係因地制  
 宜蓋其回火折去之耗由於上海本地銀色太差較他處為獨多  
 在銀號經收稅餉本無例支工食所需房租飯食辛工硝炭等項  
 向賴傾銷銀一兩二錢以資開銷是以開辦新章十餘年來洋商  
 隨正局交傾銷工費而折耗仍准並銷折耗與銷工本係兩款判  
 然不同亦並行不悖今既准免洋商另交銷工此款即歸無著若  
 又核減折耗銀兩無力賠墊關道亦無法籌補應請仍照原案  
 每百兩准銷銀二兩以免流弊其銀號銷工如有不敷容另行籌  
 議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復加查核前屆關期將所徵洋稅儘撥  
 軍需勢非得已經前撫臣專摺奏明有案尚非擅行動用置京餉  
 於不顧現在兵數日增稅數日減以稅抵餉隨收隨放不敷甚鉅  
 此中外所共見其間萬不能提還前款亦不能存儲批解以致貽  
 誤江南大局至海關折耗每百兩准銷銀二兩實緣本地銀色太

低洋商既不另交銷工銀號無從賠火耗與天津各關礙難一  
 律且本係部臣減定未便再事核減該道等所議委係實在情形  
 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蘇省軍務喫緊仍照前奏將現徵正半各稅及洋藥稅  
 一併留抵上海軍餉并照舊章請銷折耗免其置議臣遵籌無方  
 未能兼顧京餉紓  
 宵旰之憂勤塞部臣之責望殊屬咎無可道惟江南用兵以來關  
 稅極旺之時尚不能分款解部至今日徵稅愈絀募兵愈眾中  
 外交涉之事愈多各項開銷迫不及待積欠藥藥馬有餘款可以  
 報撥如託  
 皇上威福一二年間東南肅清中外各軍陸續裁撤自當遵解部  
 庫稍濟艱難所有江海關現收各稅仍留抵蘇省軍需並照案准  
 銷折耗各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李文忠公奏稿

卷之四目錄

克復吳江震澤縣城摺 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

楊庫長涇先後獲勝片 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

輪船濟賊並白齊文私叛片 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

荷蘭議約摺 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吳江獲勝會同李朝斌周歷蘇崑摺 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

增常勝軍口糧片 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

進偪蘇城並江陰獲勝摺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日

周歷各軍查勘片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日

克復楓涇並攻克嘉善之西塘摺 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

江陰擊敗援賊片 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

親督各軍攻克蕩口片 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

駕馭西兵片 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

克復江陰摺 同治二年八月初三日

防剿大略情形摺 同治二年八月初八日

進攻蘇城克寶帶橋石壘摺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進攻無錫片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催調丁日昌來滬專辦製造片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無錫大捷摺 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

近日蘇州吳江軍情片 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

靖江縣仍隸常州片 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

攻克五龍橋並擊退嘉湖援賊摺 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

無錫擊敗援賊片 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

奏稿四目錄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

全集一之四

桐城吳汝綸編錄

克復吳江震澤縣城摺

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

奏為水陸官軍進攻蘇州花涇港同里各處賊壘轉戰三晝夜乘勝克復吳江震澤縣城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我軍由崑山規取蘇城僅圍東北一隅擬俟處州鎮總兵李朝斌太湖水師十營到後由泖澱湖進吳江平望以分賊勢業經專摺陳明在案李朝斌會克九泖七里等洲弁勇傷亡頗多尚須募補一時未能下駛臣因商令程學啟登先圖吳江以斷嘉湖賊援六月十一日程學啟督帶親兵全隊及陸師六營水師七營裏糧前進登李恆嵩會帶常勝軍千餘人乘小輪船繼進探聞吳江添賊甚眾同里亦續增二千餘人以天氣酷熱旱道難通陸師分船載往行抵九里湖離同里及花涇港均十餘里水師轉扼湖口陸師屯紮高阜準備次日與常勝軍分攻賊營戈登以該賊隊各兵頭多未到商請程學啟合兵一處程學啟遂留副將何安泰游擊阮炳福及守備鄭國榜水師扼紮湖口防勦同里之賊自督奇字營雲字營開字老中營左營及巡湖淮揚諸水師會同戈登先取花涇港再勦同里部署甫定十二日黎明乘涼駛至該處見花涇港口之夾浦有石壘二座賊船四十餘隻依營密布夾浦者即由吳淞江泖澱湖進太湖之口也程學啟當令陽利見將水師列陣陸師由湖口登岸以親兵洋鎗隊護紮開花礮位該逆見我軍突至開礮迎擊別出小隊牽制程學啟等揮兵兜勦並以開花礮向營轟打賊收回壘中適蘇州援賊數千由葑門出寶帶橋鼓譟而前令礮船截擊之援賊不敢大進然亦死力抵拒當

令連放炸礮六十餘次轟倒石城四堞壘賊慌亂戈登輪船隨到趕開三四大礮悉中要害程學啟督水陸將士一擁而上該逆遂棄壘狂奔計自辰至午鏖戰三時之久始將石壘攻克燒燬賊船二十餘隻斬三四百人擒四十餘人落水死者尤眾正在追殺間忽報吳江之賊數千蜂擁又至乃調陽利見鄭國榜水師總兵陳有昇參將陳忠德等分路回勦該逆知救援無及遽行潰退我軍復追斬數百名直追至離蘇十八里之尹山橋傍晚收隊守備劉士珂以力戰陣亡其餘弁勇陣亡五名受傷二十餘名程學啟令劉士奇王永勝入營駐守陽利見師船助之戈登亦駐花涇港附近村莊程學啟仍駛回九里湖口停泊傳令軍士飽餐連夜進攻同里先是同里之賊亦出千餘並礮船三十餘隻徑犯九里湖冀襲我軍後路當經留防各軍排隊迎勦程學啟已約令副將張光泰陳東友張元隆各由防次率師船前來與該逆相遇排開大礮左右衝突登時合隊擊退追斬二百餘名此十二日攻克花涇港賊營之情形也是夜同里鎮又添守賊數千十三日寅刻我軍分為兩路張光泰陳東友等淮揚水師由同里湖進雲字開中後新中各營陸師及巡湖水師鄭國榜水師謝梁鎮鎗船由九里湖進該逆先於湖口設伏並排列礮船用大礮轟擊使我不不得逼近各師船張翼徐入陸師舍舟登岸程學啟親燃炸礮二十餘次擊中賊目賊為稍卻然猶死據不退張光泰等麾軍大戰排礮齊轟雷鳴雨落殲賊無數逆隊遂亂水陸將士乘勢躡之賊乃盡棄礮械而走立將湖口賊營三座踏破陳忠德怒馬馳入斬賊首二顆阮炳福繼之又破賊營三座陳有昇何安泰併力兜截復踏賊卡七處程學啟督各軍追之里許有大河阻隔賊屍水爭渡我軍以洋



鎗連環排擊轟斃溺斃三千餘人。生擒五百餘人。內有偽峯天安  
嚴姓一名。即研誅之。奪獲礮船十餘隻。旗幟器械不可勝數。弁勇  
傷亡六十餘人。參將陳忠德。腿骨損折。受傷尤重。而蘇州賊酋率  
二萬餘人。礮船一百餘隻。又從尹山橋圍攻花涇港石營。勢甚危  
急。當留淮揚水師二營守龐山。湖口。開後營。開中營。守同里。鎮程  
學啟。親帶各水師及陳有昇。何安泰。葉廷杓等。自龐山湖馳往援  
救。登高遙望。見水陸賊旗。密布營外。圍襲數重。鎗礮向營轟擊。幾  
不能支。急令水陸分抄。賊後連放礮。賊大驚。徐佩瑛。鄒國榜等  
往來。蘇擊陽利。見迎。截湖口。劉士奇。王永勝。見援兵已到。同時衝  
出。裏外夾攻。賊即率眾引遁。劉士奇。以弟劉士珂。昨歿於陣。憤恨  
之極。引數騎追至尹山橋。擒斬二十餘賊。忽被洋鎗子打穿胸膛。  
裹創而回。此十三日。攻克同里。賊營及援救花涇港之情形也。是

奏稿四

三

日。戈登。李恆。嵩。乘我軍攻勦同里之際。知城賊必不設備。遂將北  
門外賊卡四道。一律踏毀。一面分派礮船。由龐山湖。截勦。適遇同  
里。敗匪。下竄。迎頭攔擊。斃賊甚眾。生擒七百餘人。奪獲礮船二十  
餘隻。燒毀賊船二百餘隻。於是吳江城外。一律肅清。外援俱斷。城  
賊益孤。程學啟。戈登。於十四日黎明。整隊移礮。城根正。擬合力攻  
打。該逆屢挫之餘。自知不敵。當有賊目秦姓。楊姓。彭姓等。率眾五  
千餘人。開門投降。戈登。會同程學啟。並帶客根本等。小隊入城。安  
撫。分別遣留。卽於是日辰刻。收復此。十四日。克復吳江。震澤。縣城。  
之情形也。查江震一城。當吳越之衝。水陸交匯。茲既攻克。則嘉  
湖道梗。氣脈不通。且由花涇港直下太湖。足爲規取蘇垣。張本。初  
因夾浦。同里等鎮。賊踞甚堅。賴我軍人人用命。連破賊壘十餘座。  
敗賊搜數萬人。城賊喪膽。開門乞降。實皆程學啟。戈登等同心戮

力發縱指示之功。其尤爲出力之副將張光泰。陳東友。成俞。卿均  
請以總兵。

記名簡放。記名總兵。陽利。見陳有昇。總兵。銜儘先。副將。劉士奇。均  
請遇有總兵缺出。儘先。提奏。陽利。見劉士奇。並請

賞給二品封典。副將張元龍。何安泰。王永勝。均請  
賞加勇號。參將陳忠德。請以副將。推補。儘先。游擊。阮炳。請以參

將。補用。並加副將銜。光祿寺署正徐佩瑛。請免選本班。以知州。儘  
先。選用。並加運同銜。藍翎守備鄒國榜。請以都司。補用。並

賞換花翎。千總謝梁。鎮。請以守備。補用。加都司銜。出自逾格。  
恩。施。至。陣亡。把總。劉士珂。外委。周長榮。張萬盛。請

旨。敕。部。從。優。議。卹。其餘。應。獎。應。卹。人員。可否。容。臣。查明。彙。案。具。奏  
惟。太湖。爲。蘇。浙。腹。心。吳。江。爲。太。湖。咽喉。縱。橫。數。百。里。間。周。圍。賊。巢

我軍由此進取。則可制賊死命。而各路之賊。亦必死力來爭。戰事  
方殷。置守不易。程學啟。暫派水陸數營。嚴密布扼。仍兼籌進。備蘇  
城。亟。盼。李。朝。斌。水。師。東。下。氣。力。較。厚。立。腳。更。穩。所。有。攻。拔。花。涇。港

同里。鎮。賊。壘。連。復。吳。江。震。澤。縣。城。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楊庫長涇先後獲勝片 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

再劉銘傳統領各營駐紮楊庫李鶴章統領各營駐紮常熟黃翼升統領各師船駐紮大河白顧山南北涇等處連獲大捷後賊已遁回常州無錫旋據稟稱五月二十七八等日丹陽偽王與江陰偽廣王同率大股竄至江陰界之後膳偽護王復由常州添調偽驅王偽泊王逆黨萬人於三十日回據華墅六月初一日江陰之賊沿江燒擄至泗港一帶護逆亦在沙山前後擄掠均離楊庫城數里劉銘傳令各營堅壁勿出初二日以馬隊游擊之擒賊數名據供護廣二逆約期初三日辰刻攻城實刻果有黑旗賊千人由沙龜二山直偪楊庫城二里許其江陰之賊由泗港來撲經龍玉麟水師扼住劉銘傳派隊分途迎勦並在林樹叢雜處埋伏自率馬隊及銘正後有字三營由中路進賊伴敗走我軍追至沙

奏稿四

五

山羣賊折回抵禦山谷中又突出賊數千劉銘傳令軍徐退該逆分股來追兩路伏兵齊發賊駭而奔追斬甚眾生擒百餘內有偽魏天義一名餘賊竄至泗港沙山踞紮初四日另股復竄至顧山北涇西塘墅一帶初五日辰刻該逆以紅旗一股由西路直撲楊庫西門午刻又由龜山出賊萬餘撲楊庫之南泗港亦出賊萬餘撲楊庫之西旌旗遍野漸迫城邊當令各營擊走之據生擒賊供護逆初欲遁回常州廣逆給糧萬石留其協攻限七日定破楊庫等語劉銘傳慮眾寡不敵請援於李鶴章其時月有數萬賊竄擾顧山西南長涇一帶以牽制王莊大河各營使我不能赴援李鶴章因令各營分投勦洗俟擊退後再援楊庫初八日辰刻該逆仍由龜山西南分數十股漸偪楊庫西南北三門午刻忽自退去據降卒云江陰無錫各偽王與護逆意見不合均率眾回遁沙山僅

護逆一股盤踞未退是夜唐殿魁派哨官周至本唐先蔭等帶勇百餘名偷擊賊館賊多憑河防守我勇由太平橋繞襲其後擒斬多名焚燒賊卡二處賊自相驚擾周至本等於煙火中逐之山口忽出賊千餘攔頭抵住施放洋鎗擊中唐先蔭左脅我軍鎗礮齊發賊皆竄向黃塘而去楊防一律肅清惟長涇踞賊如故初九日黃翼升令大河一軍由西北分路抄襲該逆受懲創見我軍至張皇欲走各營鼓譟乘之連踏卡壘十餘座斬斃溺斃者無算窮追十餘里餘賊退回祝塘青陽港李鶴章令總兵郭松林副將黃中元等連日分出隊伍於顧山陳市嚴家橋一帶排列勢若長林長涇之賊時出衝突當經擊退嚴家橋之賊亦經何映文擊敗退過羊尖五里堅伏不動如是者兩日賊於七里橋設有卡一座我軍於初九日五鼓由中路進用鎗礮排擊該逆伏卡相抗各壘

奏稿四

六

賊齊集卡邊拚命抵住適王東華督礮船前來併力攻擊礮倒卡牆數丈我軍蜂擁而進該逆且戰且退敗過浮橋意圖入壘堅守復乘勢擠之斬殺無數賊眾大敗狂奔自相踐踏死者尤多餘逆退竄黃土塘一帶而去當將七里橋賊卡一座大小賊壘數座一律踏平此楊庫長涇各路先後獲勝之情形也臣查楊庫長涇一帶竄賊經各營將士日晷擊退疫病甚多略一休息應即相機進圖江陰已緘商黃翼升並令劉銘傳李鶴章等穩慎籌辦其力戰受傷之唐先蔭回營後嘔血數升而亡其兄唐先照亦一慟而死兄弟兩人忠義並著且查唐先蔭戰功彪炳先曾受傷尤為奮勇之將相應請旨敕部將千總唐先蔭陣亡例從優議卹把總唐先照照軍營病故例議卹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稿四

七

輪船濟賊並白齊文私叛片 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

再據常熟巡船在泅關奪獲偽文數百件送臣查閱多係金陵賊  
日致蘇杭嘉興各頭目書信內稱洪逆現封偽忠王李秀成為軍  
師留守金陵因被官軍圍逼調各偽王赴援並求蘇嘉各賊解濟  
米糧該城內米價每石十二兩無處購買火藥亦缺等語臣查九  
洲洲下關克復則江路已斷商船不能販運進城金陵賊眾糧少  
實有坐困之勢曾國荃鮑超漸圍漸緊可冀得手惟接准何國荃  
咨函仍有火輪船停泊中關用小船轉運濟賊擬請楊岳斌彭玉  
麟師船查明攔禁如不服攔阻只可開礮轟擊臣已飭知在滬各  
國領事官通行諭禁聞各領事亦不願該國商船有此行為將來  
即有停泊濟匪船隻被官軍礮火擊傷諒不能代為伸辯現在蘇  
州賊勢亦蹙吳江復後我軍進步較寬惟白齊文回滬聞已密投  
蘇賊招募外國流氓百餘人陸續偷往並有代購外洋鎗礮情事  
英國文武各官皆走相告雖由臣飭行美領事西華訪擊解辦並  
商令戈登程學啟等嚴為防備通飭前路營卡一體查擊而有此  
波折自應益加穩慎臣惟激厲將士同心竭力以制狡謀所有近  
日軍情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稿四

八



荷蘭議約摺 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奏為荷蘭國遣使立約行抵上海擬令遵

旨即在上海商辦恭摺先行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查荷蘭國通商事宜先經前通商大臣薛煥會同臣

奏奉

諭旨准照比利時國條約即在上海與之商辦並恐日後該國遣

使前來仍著臣等留心察看隨時妥辦等因欽遵在案茲於同治

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接據該國領事哥老司中陳轉遞該使臣攀

姓漢文照會一件查閱文內前敘薛煥去年所給與該總領事劄

文後敘該國特派大臣立約乘船護送抵京現至上海請即

為轉奏前來情詞尚為恭順其國名荷字改用和字似取音同之

故其去年申陳內稱伊主為皇帝茲文內則稱為君主是此一層

不煩力爭而先已更易將來立約自當以該使此文為定惟不肯

從簡使而惜勞費恐輕修好之典且有失和國自主之體等語或

僅為遣使前來自占地步抑或別有要求均未可知且僅遞照會

未來晤商難保不以主命為詞乘輪船赴津滬直到京則更無從

攔阻臣當即備文照覆先請其前來面商一切遵

旨即在上海定議並告以毋庸赴京徒勞往返轉非中國曲體優

待之意諄切婉致去後俟該使覆到如何約期商辦續行奏報並

將該使照會暨現給照覆分別鈔錄恭呈

御覽仍將原照會隨摺咨送軍機處備查再通商各國立約應請

旨特派大臣辦理此案荷蘭國援請立約先經欽奉

寄諭著薛煥李鴻章和機妥辦將來議立條約一切事宜仍著派

薛煥與之商辦即照辦理比利時國成案將駐京一節預為杜絕

議定後即在上海由薛煥與之換約務令詳明周妥勿貽後患等

因欽此現在該國遣使赴京行至上海薛煥先已月蒙

簡用臣接署通商篆務是以不敢拘泥迅即照覆該使權宜致詞

旨即在上海與之商辦實為挽留該使免其進京起見如其依允

或肯先來面議臣自當切實開導阻止進京並當申明比國成案

預將駐京一節力為杜絕如該使身存意見亦無先往拜晤強

邀之理自可俟其到京飭回上海或在天津議辦諸凡周折臣不

得不先為慮及惟通商體制攸關向係

特旨派辦之事臣未敢擅專應併聲明恭候

諭旨定奪所有和國遣使立約行抵上海擬令遵

旨在上海商辦緣由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荷蘭國勢使照會文並臣給予照覆文稿分別鈔錄恭呈

御覽

大和君主特派欽差駐劄中華使官行事全權大臣

照得同治元年本國主政大臣接准駐劄廣東總領事由駐劄上海副領事哥呈遞同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前貴大臣薛劄文開稱八月二十三日哥副領事面遞該總領事閏八月申陳一件據稱接奉貴國主政大臣劄文以和國與中國通商極先久敦和好商人貿易者船艘甚多尙未專立和約誠恐商人無所遵循奉命由該總領事轉陳本大臣奏懇互立和約等情當經本大臣據情奏請

大皇帝訓示現已奉有

諭旨飭由本大臣辦理查和國在中國通商最久甚為和好現在比利時國業已立定條約俟互換之後可將比利時國條約鈔發和國一體照行俾商人有所遵循和國毋須另派大臣前來議立條約以昭信睦而取簡便本大臣既已欽奉聖訓合亟備文劄行該總領事即便詳明貴國大臣查照等情前來當經主政大臣據情奏請君主聖裁旋即欽奉訓示以和國與中國通商夙敦和好核蒙

大清皇帝諭旨欲令和國照比利時國所立之條約一體照行以取簡便而省繁費是見其曲體優待之極並見其已許講信修睦之雅若貪簡便而省勞費恐不第輕修好之典抑且有失和國自主之

體因特派本大臣前詣中華互立和約欽點大火輪師船一艘乘駕護送抵京現至上海合亟備文照會貴大臣仰祈查照來文事即為轉

奏 聖鑒不勝望速切須至照會者

照覆文稿

為照覆事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准貴大臣照會接准駐劄廣東總領事等呈遞前大臣薛劄文和國與中國通商懇照已定章程互立和約據情奏請

大皇帝訓示現已奉有

諭旨飭照比利時國條約鈔發和國一體照行等情茲奉君主聖裁特派本大臣前詣中華互立和約欽點大火輪師船一艘乘駕護送抵京現至上海合亟備文照會仰祈轉奏

聖鑒不勝望速等因前來查貴國懇照泰西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當經前

欽差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與本大臣據情會奏欽奉大皇帝諭旨允准著令薛大臣本大臣會同查照比利時國立約之案俟互換後鈔發照行即在上海妥為辦理等因欽遵在案除前大臣薛已於本年三月內遵

旨赴京月奉簡用外所有欽差通商事務大臣關防現經本大臣接署本係奉

命會辦大臣今貴大臣欽奉貴國君主飭派前來既已行抵上海即望貴大臣定期前來會晤以便本大臣與之妥為商辦一切以憑具



奏恭候

大皇帝諭旨遵行再查比利時國立約前案係於同治元年六月  
在上海議定今貴國照比國章程立約自應仍在上海辦理毋庸  
赴京若冒昧前去必致無人接待料理貴大臣亦必致仍回上海  
方可與本大臣會議立約徒增往返之勞殊非中國曲體優待之  
意本大臣理合先為明晰知會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示覆施行  
須至照覆者

奏稿四

吉

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再近日軍情自六月十四日克復吳江震澤縣城比因天氣酷熱  
常勝軍於是日午後盡回崑山戈登亦於十五日回舟十六夜來  
上海正與臣商議軍事聞白齊文先期帶流匪二百餘人投  
入蘇城戈登立即馳回崑城布置防剿程學啟方督四營籌辦吳  
江城守十五夜閒探聞嘉興府逆首偽榮王廖發受帶領水陸賊  
眾數萬分路來援十六日黎明直撲南門勢甚洶湧程學啟督軍  
登陣用礮對轟一面挑派洋鎗隊千人調集礮船二十隻出城迎  
剿嚴申軍令退後必誅該逆見我軍遠出遂捨城來撲糜戰良久  
互有損傷副將何安泰都司朱寶元乃由城左小路膝行而前抄  
襲賊之後隊都司彭玉貴等用小開花礮兩尊由正路打入謝梁  
鎮徐佩瑛礮船復攔腰轟擊賊陣大亂程學啟督洋鎗隊奮力猛  
衝賊反戈狂奔自相踐踏我軍尾追掩殺二十餘里將至平望遇  
兩收回奪獲賊礮船十二號擒斬悍賊三千餘名弁勇傷亡五十  
餘名程學啟相度形勢該城南通嘉興北接蘇州西連太湖面面  
皆為賊窟因於城南之萬頃橋扼紮兩壘令游擊阮炳福守之以  
當嘉興來路城西北之夾浦口扼紮兩壘令總兵陳有昇陸師與  
總兵張光泰淮揚水師守之以當蘇州來路又令副將何安泰督  
同游擊張志邦帶兩營駐守城中相機策應多儲米糧子藥為死  
守之計程學啟於二十日仍回唯亭老營兼顧由崑入蘇之路二  
十一二日以後蘇嘉各處大股四出狂竄互延數十里連撲夾浦  
營盤均經我軍擊退然尚距營十里內外屯紮程學啟戈登往來  
督戰刻無休暇惟該逆內有洋人施放開花礮壘次向營轟打幸  
其礮甚小不過八磅十磅且不甚準我軍尚能儘力抵禦臣現商

奏稿四

吉



令英法美各領事出示嚴禁不准各國流氓偷入濟匪並准前路各營卡查拏捆辦或者鎗礮軍火接濟漸少白齊文黨羽雖眾若外洋礮火難以運入其計亦窮至崑蘇吳江之交百餘里間河湖交錯師船甚單亟盼李朝斌太湖水師下賊以資分布聞向阻風海門不能運渡殊為焦急現飭劉銘傳李鶴章等分兵進攻江陰劉秉璋潘鼎新等分兵進圍嘉善冀可稍分賊勢除各路戰狀續行詳奏外所有近日軍情附片縷陳伏乞

奏

奏稿四

十五

吳江獲勝會同李朝斌周歷蘇崑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奏為吳江水陸各營擊退大股援賊總兵李朝斌太湖水師至滬飭派進剿臣擬親往督同各軍察看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蘇州嘉興兩路賊眾援撲吳江業於六月二十九日附陳大略在案二十一日蘇賊數萬窺備夾浦口營盤自辰至午三而挑戰總兵陳有昇張光泰堅守不動但以鎗礮對擊是夜初更後該逆忽率大股猛撲並逆夷數十人於橋邊施放炸礮正落水師哨官朱紫貴舢板船內子入藥箱開花四射船被轟裂勇丁燒斃四名受重傷四名張光泰與陸營陳有昇挑選勇丁洋鎗隊登岸猛進黑暗中喊聲震天該逆不辨多少惶遽逃走檢獲洋人靴帽數隻二十二日四更後西北城下又來逆夷三四名帶賊二十餘名潛伏草莽中伺隙登梯副將何安泰等擊走之二十三日該

奏稿四

十六

逆山平望犯北庫梅家渡直衝同里後路副將陳東友水師分路堵剿小有撿斬賊退五六里北庫股逆又率鎗礮船三十餘隻來撲千總費金綬用排礮轟回並追殺數十名生擒十五名焚賊船三隻二十四日平望大股仍撲同里陳東友派船分扼龐山湖賊不得進月股二三千人直衝吳江東門營盤何安泰帶隊出城援應並調巡湖營師船護守河口攔腰夾擊該逆路狹慌亂乘勢掩殺敗潰紛竄追剿十餘里撿斬二三百名是夜北庫新湖一帶火光如晝復犯湯家橋經陳東友督船由夾槎湖進擊戰至天明該逆愈添愈眾突至長生橋河岸排放洋鎗約二千餘桿哨官王新華陣亡外委蔣德和連受子傷頭舵礮勇水手傷亡甚多被賊奪燬舢板二隻該逆復有戰船七八十號駛出北庫陳東友費金綬分投堵禦賊眾遂闖入同里二十六七日復經水師擊退二十



九日何安泰督同參將張志邦各帶洋鎗隊追剿將至平望沿途見賊遺空壘十餘座行至蕩腰橋尚有賊營二座何安泰等立攻破之擒斬百餘名奪船十餘隻追至平望乃回先是臣聞同里被擾慮吳江糧路中斷適太湖水師已到四營即飭前往助剿七月初四日程學啟亦由唯亭督帶小隊與太湖四營會於夾浦口因蘇嘉兩路之賊均已敗遁而太湖中賊船數百往來如織蘇浙踞賊仍可通行程學啟會商各水師乘勝駛入設法攔擊初六日五鼓督同師船百餘隻鎗隊八百名嚴陣而進沿湖賊卡見我水陸勢盛望風奔潰其有憑卡抗拒者立攻毀之斃賊數百午刻均抵太湖口探得大缺口有石營三座離東洞庭山九里係由蘇往嘉湖徑渡之處擬即相機攻擄處州鎮總兵李朝斌督帶太湖各營亦於初五日抵滬陸續進發臣與李朝斌商數次該鎮明白勇

奏稿四

幹洞悉機宜惟於蘇浙交界形勢道里及前敵各陸師素未熟習臣擬即日會同該鎮前往蘇崑吳江各路周歷察勘妥籌布置以便聯絡而資攻取至總兵劉銘傳等進攻江陰之兵已於初四日拔隊前進編修劉秉璋等進攻楓涇嘉善之兵亦於十一二日會同進紮臣當次第親往各路督籌妥辦除俟攻剿若何情形續行具奏外應請

旨將同里鎮陣亡都司王新華交部從優議卹其餘陣亡弁勇容再查明彙案辦理所有吳江擊退援賊太湖水師到防各緣由理合專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增常勝軍口糧片 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

再據前敵各營探稱及生擒賊供白齊文初募各國流氓二百餘人陸續投入蘇城屢告奮勇攻打夾浦吳江既未得逞復聞上海英法領事出示諭禁各國人偷往幫助沿途營卡搜查私運軍火截擊無照洋人益加嚴緊白齊文黨眾漸已離散英領事馬安亦云近日外國人由蘇回者頗多白齊文雖甘心叛逆而各國公正官商不肯暗助似尙無足深慮惟戈登自聞白齊文投賊心甚懼以常勝軍皆其舊部慮其勾結為變屢乞加增口糧添雇洋弁臣因事會所值勉徇其請亦不專倚該軍所幸太湖水師已到兵力較厚分布較寬或可支持危局力籌進取謹附片具陳仰慰

慈廑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稿四

奏

大



進備蘇城並江陰獲勝摺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奏為水陸官軍攻毀太湖賊營擊敗逆旋即移營進備蘇城並進攻江陰連獲勝仗踏平附城賊壘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程學啟會督水陸各軍攻毀沿湖賊卡相機進擄大缺口賊營李鶴章等進攻江陰之兵於初四日拔隊前進經臣於初十日馳報在案初七日程學啟派都司謝梁鎮帶鎗船引各師船抵大缺口見兩營憑湖設立中設一卡兩面蘆葦紛雜當令各軍排列以待早隊亮水登陸自督親兵於中路設開花礮派總兵陳有昇副將何安泰參將張志邦督洋鎗隊守之太湖水師正前營副將左有才帶師船由東路轟擊新右營總兵李助發後營副將田名魁新中營副將周正林環攻西路總兵楊利見阻截後路開礮猛攻道員徐佩瑤扼守湖口以杜繞襲都司朱寶元督親兵洋

奏稿四

鎗向前挑戰連放開花礮轟倒營牆數處該逆用土壘填塞死拒不休逆首天軍主將李姓復糾集東洞庭山之賊二千餘名希圖接應陽利見攔腰猛擊立斃黃衣賊目二名轟斃悍賊百餘名該逆立即潰退其守牆悍賊經猛攻四時之久屹然不動旋因天晚收隊程學啟親往踏看見兩營勢如烏巢必先攻破北岸石牆方能得力是夜三鼓密遣陳有昇何安泰張志邦守備陳敘寅挑選奮勇五百名各帶洋鎗由斷葦越水抄襲該逆後路水師正前營而進都司彭玉貴程學理教練洋人百禮德道能督炸礮向賊營安設程學啟率親兵乘鎗船直達賊營以礮為號初八日黎明各軍開號齊進陽利見及太湖水師四營相繼夾擊陳有昇等由後路大呼直入連放開花礮數十次徐佩瑤等亦開礮環攻自辰至午擊斃悍賊無數當將北首賊營轟開兩缺口賊仍死拒程學啟

揮令洋鎗隊踰濠而進左有才等奮勇爬牆手刃守賊多名陳有昇等督軍猛撲一擁而上陽利見師船飛駛飛虹橋口斷賊回蘇之路謝梁鎮斬斷浮橋憑河扼守賊不能遁悉數誅之賊首臨天飛取首級奪馬而回南岸賊營見北岸已潰望風而走因要路均為我軍所斷即站隊抵拒當派何安泰四面搜殺程學啟與陳有昇等追殺五六里許並洞庭東山打館之賊全行誅戮統計斬殺二千餘人落水者不計其數奪馬二十八匹大礮六尊旗幟器械無算程學啟於初九日拔隊回防十四十六等日督所部陸師十營由唯亭拔營進紮外跨塘鳳凰頭唐家浜等處各水師進紮金雞湖獨池湖大牛橋洋澄後河等處圍備蘇州門葑門相距數里其太湖要隘當派太湖水師四營於南庫鎮所紮嗣李助發等

奏稿四

行抵南庫十四日探有賊取由蘇州回窺東洞庭山一帶並有礮船鎗划百餘隻希圖窺撲即督隊進剿開礮轟斃賊數百生擒數十名奪獲賊船及鎗礮器械無數水而賊勢窮蹙棄船逃遁此初七日至初九十四等日攻毀太湖大缺口賊營及擊敗窺賊之實在情形也其進攻江陰之軍先經李鶴章調派盛字兩營親兵前營忠字四營拔赴楊庫會合進攻初五日劉銘傳由楊庫至石牌初六日將銘正營有字營進紮黃山港周盛波率三營紮離江陰十里之長山賊於午刻出隊至黃山經馬隊擊收是晚初更賊復撲我營劉東堂出隊伏濠堵擊賊拚死來撲後哨哨官力戰死之劉銘傳聞鎗聲大震即派唐殿魁徐得勝各帶小隊百餘名前往援應賊復分股另撲有字營唐殿魁等於黑暗中突出分投截殺賊遂大潰是日黃興升亦派淮揚水師前營總兵賴榮光後營



游擊龍玉麟於辰刻駛進黃田港賊見我船逼近城根出隊迎拒  
賴榮光用排礮轟擊賊船六號奪獲旗幟鎗礮多件不意該逆  
早隊從兩岸抄來勢甚兇猛遂督鎗隊登右岸迎敵賊即潰退正  
在追殺而河港愈行愈窄左岸賊用洋鎗隔港開放哨官周茂發  
廖洪財受傷陣亡勇丁數名賴榮光奮力死拒忽左岸賊施放洋  
礮正中窩子從背出發時陣亡龍玉麟亦受鎗傷兩處傍晚以  
傷重身故初七日駱國忠復將忠字二營分紮大馬橋賊仍由東  
門出撲午刻者貴敗賊於黃山周盛波等敗賊於東門外斬首數  
百級生擒百餘並獲偽安福等數名正法初八日親兵前營盛字  
副營進紮二里街賊因屢挫不敢出犯據俘賊供稱城內偽廣王  
偽蕭王踞守東門外賊營三座南門外賊營二座北門外賊營一  
座離西門十里亦有賊營初九日盛副營進紮離城里許廟山之

奏稿四

三

南初十日銘後左兩營進出廟山扼紮聲勢聯絡十一日黎明親  
兵前營盛正營忠德等營護衛盛字副營於離城半里扼紮該逆  
由東門出撲我軍分投迎擊斃賊極多午後乘賊氣餒周盛傳等  
領隊衝撲追賊入城申刻劉銘傳亦將北門外賊營踏毀十二日  
劉銘傳周盛波率各營會攻東門外三座石營該營於街口三面  
錯紮為犄角之勢街內層層石卡壘石安礮幾無措手其街口一  
營尤為要隘遂令周盛傳略金榮帶隊猛攻營將炸礮對營轟擊  
賊死守不出復以洋鎗密堵礮口賊不能開放周盛傳吳超凡柴  
紹貴拔樁越濠賊排放洋鎗復以刀矛迎刺我軍頗有傷亡弁勇  
裏創擁進賊遂不支立將全營殲滅斬賊數百名其街南一  
營距城較近遂更率各營面面圍撲楊正國楊安典駱金榮躍馬  
直衝越牆而進斃賊無數餘賊竄入城中其街北石營係偽廣王

等挑選精銳駐守負固不出忽城內突出賊隊內有黃馬褂賊數  
名知為偽廣王等來援即撥隊堵截擊斃甚夥賊連撲十餘次我  
軍堅立不動俟其少懈突以洋鎗排衝賊不能抵潰敗入城各營  
遂拔樁直抵濠溝弁勇拚死緣牆而上垛口鎗矛並發受傷落濠  
者甚眾相持兩時許令洋鎗密堵牆堞號令一舉冒煙狂呼直入  
賊紛紛墮濠殲斃數百其精悍老賊竄越街內經周盛傳等各帶  
所部直截東門歸路四面兜殺生擒偽天將及燕侯等十餘名訊  
明正法統計斬賊斃賊匪千餘名擒斬賊酋二十餘名奪獲大  
礮數尊旗衣器械馬匹數百件各營遂得進紮城根其攻克石營  
當派周盛傳柴紹貴分隊扼守即安設大礮晝夜轟打黃翼升李  
鶴章病體少愈均已力疾馳往督攻此初六至初九十二等日滾  
營進紮獲勝並踏平江陰東北門外賊營之實在情形也經程學

奏稿四

三

啟李鶴章等稟報前來臣查太湖為蘇浙腹心該逆出沒往來之  
地此次經程學啟等奮力勦洗統領水師總兵李朝斌旋於十七  
日趕駛太湖酌奪布置惟臣處陸軍分攻各城尙嫌單薄更不能  
分駐湖中水師無所依附止可相機勦江陰一城為北竄裏下  
河要口我軍攻其所必救數偽王嚴密駐守深溝固壘與我力抗  
仰賴  
聖主威福士氣百倍數日之間每戰必勝連拔賊營業已薄城而  
壘或可漸冀得手記名總兵淮揚水師營官賴榮光轉戰十年曉  
勇無匹其在上游肅清長江千餘里及隨臣與黃翼升來滬克城  
破敵每戰身先奇功赫赫此次中鎗陣亡殊堪痛惜應請  
旨交部照總兵陣亡例從優議卹並准於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以  
慰忠魂陣亡游擊龍玉麟應請一併交部從優議卹其餘陣亡弁



再臣查明彙案辦理所有官軍攻毀太湖賊壘現已移營進逼蘇城並進攻江陰屢獲大捷踏平附城賊壘情形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四

三

周歷各軍查勘片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日

再臣於十一日偕同李朝斌自滬啟行十三日由涑涇至楓涇鎮該處為松江嘉興交界浙賊憑河築城石壘環峙極為險固從前曾秉忠等屢攻未下臣派令編修劉秉璋常鎮道潘鼎新總兵張遇春副將楊鼎勳等移營猛撲竟於是日午刻攻破斬斬頗眾我軍傷亡亦多詳細戰狀容俟續報十四日臣與李朝斌潘鼎新等督帶礮船由楓涇察看河路直至浙江嘉善縣城外十五里之西塘賊巢鏖戰半日而回仍飭潘鼎新等拔隊進剿十五六日循嘉善西界各河湖而往吳江徧觀城內外四營扼紮尚屬嚴密十七日李朝斌徑往太湖臣自吳江之花涇港泝吳淞江北行沿途有黃翼升所部淮揚水師營扼守蘇賊不敢東犯十八日抵蘇州棗門外跨塘程學啟營次詢知前數日移營進紮城賊晝夜出撲內有流氓匪數十人為之前驅均經程學啟督隊擊退臣周歷紮營形勢雖僅水陸六千餘人夾湖為壘地利既得士氣尚奮其城根賊營聯絡幕布程學啟俟布置齊整相機進攻臣查蘇州城大而堅四圍多水有程學啟一軍近偪於東南劉銘傳李鶴章各軍遠包於西北黃翼升李朝斌兩枝水師來往游擊局勢似漸緊湊賊氣似已衰蹙但冀金陵杭州互相牽制別無大股來援即他處喫緊臣軍勿稍抽動秋冬之間當有起色臣擬留住數日與程學啟李朝斌戈登籌商進取機宜再行轉柁而北由常熟至江陰徧攬形要察奪調度理合附片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克復楓涇並攻克嘉善之西塘摺 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

奏為續陳官軍克復楓涇鎮石壘詳細情形並攻克浙江嘉善縣北之西塘鎮踏毀千竅賊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派令編修劉秉璋常鎮道潘鼎新總兵張遇春副將楊鼎勳等移營攻破楓涇並傷越境進剿西塘賊巢經於七月二十日附片奏報在案先是劉秉璋等於十二日分派各營距楓涇三里之北官塘進築賊即大股來撲潘鼎新帶隊迎擊斃賊數名騎馬賊一名各營一面築壘一面鎗砲齊發賊敗回巢維時濠甫就天忽大雨該逆又分路來撲直備鼎新營濠勢甚兇湧潘鼎新令洋鎗排擊燃砲猛轟復經春字等營沿河抄其右路榮字營渡河抄其左路該逆立時驚潰各營跟追里許擒斬百餘名奪獲鎗砲旗械無算十三日劉秉璋等商分三路前進以勦字三營

為一路春字正中護軍等營三營應之以鼎新字後營為一路鼎新字正營應之以榮字新左先鋒等三營為一路慶字營親兵小隊應之復飭參將曾敏行率所部由西北繞賊後路游擊蔡渭川由北官塘進路東昌率敏字二營都司徐道奎帶水師均由大官塘進楓逆見我軍數路並至死拒不出各營連放炸砲轟倒石壘數處忽嘉善援賊大至楓逆突出數股迎拒蔡渭川徐道奎開砲猛攻自辰至午河橋盡拔遂分隊繞過賊營之西將援賊擊退楊鼎勳同副將唐宏成參將高占彪副將桂榮王玉林守備張紹棠帶各營由浮橋渡河繞至賊營東北該逆憑河抗拒楊鼎勳等揮軍渡河直撲東柵兩石壘賊鎗礮子如雨落勇丁傷亡枕藉楊鼎勳等督勦愈急兵勇爬牆而上噴筒火箭齊施賊營登時火起悍賊均被焚死左旁壘賊見我軍躍入奔門出竄當經斬馘數十名餘

悉就擒東柵兩壘既破街中踞賊膽落驚走我軍趁勢迫殺復奪石壘一座賊卡七處敗賊由嘉善縣一路而去計焚溺殺死之賊三四千人生擒五百餘名我勇傷亡百數十人是日都司曾守忠督礮船由楓涇西路亦將苗涇塘城壘一座攻克此十三日各軍會克楓涇之實在情形也自楓涇復後嘉興平乍各賊來援嘉善者約三四萬人分據千竅西塘等處綿亘二十餘里十八日劉秉璋等督各營由楓涇拔隊進築西塘之東太湖水師左營副將熊殿元前營參將江福山各以水師來會定議翌日早進攻復調派淮揚水師副將張元龍帶師船由蘆魁塘進攻西柵關帝橋賊壘參將楊宏勝帶師船與從九朱開泰親兵中營陸勇由楊匯進攻北柵賊壘十九日各軍水陸齊進援賊分路迎拒月股由于竄出撲春鼎各營齊開鎗砲賊知各營備嚴不敢直撲猶於對岸卓旗

站隊徐道奎排列礮船轟打賊始稍卻時各營及師船均逼近西塘勦三營當中路春兩營鼎新後兩營為左翼慶榮兩營為右翼去街口不及半里將隊伍排定援賊由烏涇塘大路蜂擁而來鎮賊亦由南柵衝出楊鼎勳勇排放洋鎗斃賊無數賊潛分兩翼從東西街口撲出張遇春潘國揚吳長慶慶軍從旁夾擊戰十數合楊鼎勳右膝受洋鎗子傷裹創力戰我軍喊聲震地勇氣百倍賊隊稍搖動江福山先由馬鳴庵橫河衝入烏涇塘賊元銜尾聯進環施排礮復出隊登岸以斷千竅與西塘往來之路賊首尾不能相顧英人馬格里以開花礮擊大隊悍賊斃十餘人哨官張全福舍騎逐北中鎗落水楊鼎勳等督勇且戰且進四面兜殺該逆頭隊紛紛墮河生擒七百餘人內有洋匪七名為賊領隊立時傷斃張元龍楊宏勝朱開泰分攻北柵西柵斬馘亦各數百



人生推數十名當將賊壘攻克西塘鎮一律肅清餘賊俱竄向于  
寨一路二十一日復派游擊劉起帶勳字營隊伍進剿于寨甫至  
中介涇賊即出拒劉起首先衝入殺騎馬賊目一名各勇奮呼直  
前賊遂驚潰踏破石壘一座上營兩座計斃賊二三百生擒五十  
餘名餘均遁入嘉善縣城統計擒斬溺斃悍賊四五百人獲逆首  
偽王宗廖姓偽羅天安施得桂偽敬天福汪敬之偽證天侯曹盛  
勇等訊明正法我軍傷亡不及百人此十九日攻克西塘鎮二十  
一日踏毀于寨賊壘之實在情形也下惟楓涇西塘兩鎮為松江  
入嘉興要隘賊所死踞力爭從前屢次圍攻未能得手此次越境  
苦戰旬日之閒攻堅奪隘連克壘卡二十餘座擒斬甚眾實賴將  
士用命現傷分路堵紮以扼蘇嘉之吭相機進擊以助吳江之勢  
其尤為出力之翰林院編修劉秉璋射日矢石智勇兼裕應如何

獎勵之處顯懇

聖裁常鎮道潘鼎新請

賞加按察使銜記名總兵張遇春請  
賞給一品封典四川儘先副將楊鼎勳請以總兵簡用並  
賞加勇號四川補用參將高占彪請以副將仍留原省儘先補用  
福建卽補游擊汀州鎮右營守備劉起請以參將仍留原省儘先  
補用並加副將銜儘先游擊廬江解圍案內擬保參將吳長慶游  
擊銜都司福山案內擬保參將潘國揚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  
先補用儘先守備福山案內擬保都司徐道奎請免補都司以游  
擊儘先補用安徽補用守備擬保都司張紹棠請以游擊儘先補  
用並加副將銜參將聶桂榮曾敏行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  
用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並懇彙案給予獎敘出自

逾格恩施陣亡藍翎把總擬保守備潘國宏藍翎把總趙炳鴻張  
全福把總陳廷村外委胡標應請  
旨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弁勇容臣查明彙案辦理  
所有官軍克復楓涇情形並擊退大股援賊攻克西塘踏毀于寨  
逆壘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四

元



江陰擊收援賊片

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

再我軍進佔江陰城根踏毀東北門賊壘正期得手十三日常州  
踞逆偽王陳坤書糾眾來援至離楊庫十里之塘溪劉銘傳周  
盛波欲乘援未到合隊猛攻十四日會攻東門連施巨礮將城  
堞擊塌正布置間忽有援賊數千由南門蜂擁而來周盛波分隊  
迎擊該逆連撲數次相持半日賊遂撤退惟城頭鎗礮甚密我軍  
間有傷亡劉銘傳以炸礮分攻北門督令兵勇疊梯登城亦以傷  
亡較多未能攻入十五日又探有偽武王一股萬餘人馬隊六七  
十四在南門外村莊打館勢頗驍悍十六日該逆從東南及正南  
西南三路直衝親兵前營經周盛傳督勇嚴禦圍撲不退其前面  
賊勢稍鬆周盛傳派楊安典帶隊伏於營旁街後周盛波派令營  
弁嚴守一而隨帶親兵往前營突圍而入轟擊兩時援股傷斃不  
少正擬乘其疲乏出營追勦城逆千餘忽由西門竄出繞至東南  
一帶近佔忠字正左營意欲牽綴我軍該兩營鎮靜不動周盛波  
遂督所部洋鎗隊並暗撤楊安典埋伏之隊前往迎勦見有黃衣  
賊數十騎圍隨偽護王指揮東南一股直撲前來偽區王一股又  
從西南包抄我軍後路偽齊王一股從中路邀截四面合圍周盛  
波令楊正國楊安典分抵東南正南兩路派哨官韓永林回隊敵  
住西南左路賊竟返擊包抄周盛波督軍猛攻東南一股揮令各  
軍以後隊改作前隊奮力衝突該逆大股漸移向東追殺二里許  
前隔一河橋梁窄小賊紛紛爭渡淹斃我軍分頭繞至河南兜殺  
斃賊無數時劉銘傳在盛傳兩營防禦城逆游擊唐殿魁率百餘  
人追殺護逆等悉力回拒而賊隊已亂我軍乘勝掩殺復大敗向  
東南而退計斃援賊不下數千奪獲馬匹鎗械多件弁勇傷亡亦

多十八日辰刻該逆又分撲東西門親兵前營銘左右營各以門  
板稻草填濠拔柵直衝內牆李鶴章適自常熟前往會同劉銘傳  
周盛波各督洋鎗隊與三營內外夾擊斃賊數百未刻始退李鶴  
章見該逆撤隊約眾十餘萬我軍苦守血戰已十三日精銳傷亡  
逾千因與劉銘傳等商調福山後右兩營樹字正前兩營羣字正  
副兩營於二十二日拔隊馳往助勦所有江陰剿擊援賊獲勝情  
形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奏稿四

三



親督各軍攻克蕩口片

再臣於二十五日由崑山行抵常熟適臣弟鶴章先期帶隊赴江陰援剿周歷城內外紮營形勢尚臻穩慎二十六七日巡視王莊大河各軍總兵郭松林等出隊邀擊蕩口江陰交界賊在祝塘周莊一帶大獲勝仗踏毀墳塘賊巢郭松林追至江陰併力協剿截獲偽文內稱忠逆自金陵檄派蘇州偽納王部承寬等圖竄常熟太倉等處以冀分我兵勢是晚據無錫蕩口鎮團紳華吳綸飛稟偽納王已帶大股兩萬由蘇城撲陷蕩口有乘虛窺竄常熟之意臣因常熟各營多調江陰助剿該逆謀我無備正可簡選精銳出其不意一猛擊之連夜調派總兵滕嗣武黃中元道員張樹聲副將吳建瀛等陸師十一營五成隊伍總兵王東華等水師四營於五鼓分道迎剿二十八日巳刻滕嗣武等遇偽納王前隊於謝家橋鏖戰數十回合大破賊於蕩口追逐二十餘里日已將落日親督王東華等師船繼至二十九日乘勝蹙之賊眾節節潰退直追至蘇州齊門外十餘里又攻破黃埭賊壘三座計兩日俘斬匪徒五六千人奪獲鎗船四十餘隻民船一百數十隻偽納王僅以身免立將蕩口鎮收復賊鋒大挫當不敢復圖內犯我軍以少敵眾人人殊死戰弁勇傷亡百餘名其詳細戰狀續行彙奏

督率將士於三十日收隊回營擬在常熟市置數日即赴江陰一察軍情並與黃吳升劉銘傳李鶴章等商戰守大略再行折回上海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李文忠公奏稿 卷四

駕馭西兵片

再臣於二十一日由蘇州婁門外跨塘折赴崑山接見戈登面商進取機宜該兵官以蘇城太大兵力甚單請添雇英國弁兵一百五十名幫同領隊攻打莫可得手臣因需費過鉅且專用洋兵易生後患未遑允行該兵官再四要求准添洋兵百名月給薪糧一萬元無論蘇州攻克與否以一箇月為限即行辭退如克蘇城常勝軍與程學啟所部分入駐守五日後仍將常勝軍撤回崑山該兵官於守城一節據稱遵示辦理於添雇洋兵一節云須與英國陸路提督伯耶妥商似身有意見臣姑置不與較昨於王莊行營果接李恆嵩稟述英提督伯耶已為戈登接至崑山請臣折回會商一切臣以江陰軍情緊急不克分身令李恆嵩轉告伯耶隨後回滬商議蓋深知洋人性情我荷暉就相商彼即多方挾制頃據李恆嵩稟覆伯耶謂須赴京都一行約三箇禮拜期即帶英兵攻勦蘇城等語臣查江南地勢各郡縣一線平排四水環繞本屬不易攻取臣由滬進兵嘉興在其南常州居其北蘇州界其中面賊巢若萃我兵力專攻一處各路之賊必包抄而入不但蘇城難克即已復之城亦難盡守是以克復崑太後臣紆籌全局必須分路前進或掎或角取遠勢以制大敵我可以抄賊之後賊不能抄我之後漸偏漸漸擊漸敗使賊大勢不振筋脈不舒則蘇州一城早遲可克亦易守此臣區區慮慮深恐債事不求速效之微意也現在相度情形學啟一軍由蘇嘉交界攻入已將蘇浙之賊截成兩截兵數雖單得黃吳升李朝斌兩枝水師足可依護自立蘇城因此亦形慌亂循序漸進但使他處無大挫失稍緩時日當可得手常勝軍弁勇戰守實未可靠所恃者英人借給戈登

六一一



開花大小礮位甚多軍火雜械時皆濟助故與英官曲意聯絡冀為我用以助中國兵力所不速惟戈登助攻名義甚順功成之後或不致月開衅端亦可礙詞拒絕至英國酋長之意欲為中國克復一二省城難保非為通商要挾張本李泰國兵船於九洲下關攻克後無所施展英人又見賊勢日窮不待求助而欲助攻蘇州若拒其所請既非和好相待之誼若任其所之必有太阿倒持之憂該提督伯即氣驕性復遇事婉商往往以正言折之彼見上意不甚求助乃稱赴京酌商果至總理衙門佈詞嚇詐王大臣自能洞燭其情相機核辦惟其中情節礙難懸揣臣途次控德不及密函知會用敢據實縷晰陳明伏乞

奏

奏

調兵助攻仍先與要約克復後立即退出由臣妥籌布置不得別有要求是否有當併候

聖裁謹附片具

克復江陰摺

同治二年八月初三日

奏為官軍合力擊退常州無錫各處大股援賊乘勝猛攻兩晝夜於初一夜克復江陰縣城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江陰圍攻日久賊勢已熾偽護王偽湖王偽武王偽齊王偽區王五大股糾眾十餘萬由常州蘇州丹陽溧陽無錫分道來援綿亙數十里繞撲我營連日苦戰獲勝情形業經附片具報在案李鶴章以賊眾我寡劉銘傳周盛波各營久恐難支飛調張樹珊余思樞衛汝忠余拔羣等六營由常熟福山馳往行抵楊庫離江陰四十里沿途賊氛梗阻張樹珊等且戰且進李鶴章復調總兵郭松林帶八營隊伍由王莊赴江錫交界橫衝賊後二十六

奏

奏

斬四五百人抄出周莊與張樹珊等偕至江陰李鶴章劉銘傳周覽江城四圍賊勢西自江邊東至山口沿河紮木城十餘里其中石營土壘木卡大小百餘座無可著手因商定以郭松林督同張樹珊唐殿魁等七營由山背密繞其後劉銘傳督所部靠山腳直擣其中周盛波周盛傳等由城旁橫穿其右先將東南大股擊退再勦西岸又調親兵後右有銘四營出隊城西牽無錫援賊所紮九營使不東向黃翼升親督水師各營扼紮江邊上岸協勦部署已定二十九日五鼓各營大隊齊出郭松林先帶馬步隊繞越十餘里埋伏賊後劉銘傳由中路進誘賊出敵自辰至巳該逆隊伍林立層層抵拒互施鎗礮午初郭松林忽自山後翻上逆眾疑從天降拚命迎戰郭松林大呼殺入橫衝直突該逆尾隊撤動頭隊遂亂劉銘傳張樹珊麾眾直搗中堅賊遂大潰各軍追殺人馬自相蹂躪死者山積而附城踞守各賊營見援眾敗走惶惑不定我



軍乘勢蹙之其守營不動者登時梯入聚殲遂將沿河木城石營  
土壘木卡百餘座一律掃蕩追過南門八九里焚其輜重船隻二  
百餘號煙燄漲天城西各賊營無路能逃仍踞死守劉銘傳添調  
銘正前後右四營洋鎗隊並帶炸礮乘勝轟打相持一時劉銘傳  
親督將士向前猛擊先將其石營一座轟塌各勇越濠踰牆逆遂  
棄營而走其旁數小營逃走不及我軍一擁而入悉數殲擒黃翼  
升督水師弁勇分攻極西山邊小營賊仍出撲張樹珊馳往助攻  
又破之於是城外各股援賊漸逐淨盡李鶴章當飭余思樞等移  
駐賊遺西門橋外兩營郭松林移駐南門石營余拔羣移駐東南  
石營遂將該城四面圍困七月三十一日水陸各軍分門  
攻打礮力所及城堞望樓大半坍塌賊眾惶怯之甚惟逆首偽廣  
王燕王奉偽忠王令必須與城存亡誓不逃棄眾心實已離散忽

有逃賊供稱有一股願為內應引官兵登城遂約期密遣回城是  
夜三鼓兵勇援梯而登者十餘人四門豫派隊伍相繼爬入城頭  
更棚火起喊聲大震守賊下城巷戰我軍鎗礮如雨集戰至四  
鼓後賊眾披靡開有帶隊由西門小路衝走又被官軍擊回無得  
脫者兵勇憤極圍而殺之李鶴章傳令須生擒偽廣王燕王是否  
於亂刃之中俟查明續報此二十九日擊退大股援賊八月初  
一日夜克復江陰縣城之大略情形也臣查江陰一城介江海之  
衝常州無錫之背為南城北竄咽喉自上年軍攻勦日繁忠  
逆即嗾守賊偽廣王李德順勾引通州教匪盛廣大黃帽才等糾  
眾數千謀為內應獻下河十三城以斷軍糧路幸先事發獲  
經通州知州黃金韶團紳編修李念誥等按名檢斬稍過亂前而  
臣等次截獲金陵蘇州賊首偽文皆囑令李德順堅守待援留備

竄路於克復以後即派李鶴章劉銘傳督帶重兵進駐常熟  
楊州自夏徂秋時與大股悍賊搏戰互爭必欲力克此城以杜蘇  
常北竄之路兼保裏下河完善口岸茲各軍銳志攻取水陸將士  
血戰二十餘日擊退援賊各股十餘萬先後擒斬賊眾兩萬有奇  
弁勇傷亡至一千數百人仰蒙  
聖主威福艱苦經營久而倖克守城悍賊幾無漏網實由黃翼升  
劉銘傳郭松林等踴躍赴機堅忍效命厥功甚偉臣不敢壅於上  
聞除臣弟四品銜補用知州李鶴章分應效力不敢仰邀  
獎敘外遇缺提督准揚鎮總兵黃翼升官職較次應如何優  
敘之處懇懇  
聖裁記名總兵劉銘傳遇缺提督總兵郭松林血性勇烈所向無  
敵擬請

旨以提督記名儘先簡放副將周盛波張樹珊周國興均擬請以  
總兵記名簡放總兵銜副將駱國忠擬請以總兵補用並  
賞加勇號副將銜參將周盛傳擬請  
賞加勇號知州銜候選知縣劉盛藻擬請免選本班以同知留於  
江蘇補用儘先游擊李長樂唐殿魁彭楚文略金榮衛汝忠均請  
以參將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三品頂戴法國兵丁畢乃爾自隨  
營投效以來冠帶雉髮願隸版圖教練鎗礮極為忠勇恭謹擬請  
加副將銜並  
賞戴花翎出自逾格  
恩施其陣亡將弁兵勇各平尚未查報並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  
勇俟查明專案  
奏請分別獎卹臣方由常熟巡視福山海口接劉銘傳李鶴章



次捷書即日馳赴江陰慰勞軍士督籌布守所有官軍擊退大股  
援賊乘勝猛攻兩晝夜克復江陰縣城各緣由理合專摺由驛馳  
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奏稿四

三

防勦大略情形摺 同治二年八月初八日

奏為行抵江陰籌布防勦大略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八月初四日由福山行抵江陰察看城外四門賊  
遺石壘甚多東北城堞均為大礮轟塌城內房屋多被炸破擊壞  
自二十九日擊退大股援賊後城中日逃出投誠之賊數百人遂  
得內應外攻克此堅城訊據生擒賊供偽虞王李愷順於初一夜  
渡河淹斃各營將士血戰日久除陣亡外受重傷者已逾千人呻  
吟相向本應略加休養再行進兵惟當賊鋒大挫之際機會難失  
臣與黃翼升劉銘傳李鶴章等悉心籌議如兵力足用則須分三  
路一進常州一進無錫一進蘇州之閭門使各城之賊首尾難顧  
無如臣部陸師不過四萬東自金山衛海塘起西至江陰止橫互  
四五百里面而賊巢處處喫重其蘇州四圍皆水賴有淮揚太湖  
兩枝水師分段扼紮以補陸軍所不逮若更遠略常州斷難自相  
照攝為今之計以規取蘇州為要而蘇州早路止有三條一由胥  
門葑門以達吳江平望程學啟派水陸五營扼之一由婁門以達  
崑山程學啟帶陸師十營水師三營扼之一由閭門葑關以達無  
錫須將無錫攻克始能由此路進是故吳江為南路咽喉無錫為  
北路咽喉欲拔其腹心須先搯其咽喉庶可漸偪漸緊現踞守常  
州之偽護王陳坤書有眾十餘萬素稱強盛雖經我軍擊敗難保  
不圖再逞踞守無錫之偽湖王黃繼子有眾五六萬堅守不出當  
飭各軍乘勢感之擬令劉銘傳帶所部九營進紮江常錫三界  
之青陽鎮兼防護逆繞襲我後周盛波帶五六營進紮無錫之美  
蓉山郭松林帶六營進紮無錫之緱山道員張樹聲總兵滕嗣武  
帶十營進紮張涇橋為郭松林周盛波後路援應又令總兵黃中



元帶三營進紮蕩口前之大橋山以堵蘇賊竄常熟之路凡此數路均須黃與升分派師船相為依護以固糧路而助攻勦李鶴章自督小隊往來調度總期進可制賊止可自立探聞護逆一股尙分踞常錫之交何國荃來函又稱偽忠王因蘇常危急將由金陵回援我軍前進必有大戰事惟尊飭諸將力求穩慎相機夾擊至江陰縣城關係南北岸大局必須擇一能將嚴密守查有總兵銜儘先副將駱國忠去冬投誠獻城各路悍賊數十萬圍攻常熟三月有餘該將督眾堅守終賴保全經臣疊加訓勵忠勇激發近來營規益整此次協攻江陰所部尤為出力即派該將督帶四營移守並令副將張桂芳鄭龍彪各帶水陸一營助之查江陰重地舊設京口協副將一缺以資控制其補授是缺之成發翔已奉旨簡放總兵奏署是缺之淮揚水師右營營官陳東友現駐守吳

江之同里並經臣保奏奉

旨以總兵記名簡用未能到任如蒙

聖恩即以副將駱國忠署理京口協員缺俾專責成該將必更感激效命是否有當出自

聖裁臣先調上海捕盜局恆川鐵皮輪船兩隻助攻江陰部署既定仍留鐵皮船協守江陰口即乘恆川輪船駛回上海離滬一月間近來各局釐捐因官軍得手蘇嘉常內地震動商貨難通捐數驟減臣軍本年欠發口糧已三箇月各營苦戰索亦殊可憫又通商洋務並須回滬清理臣於拜摺後即行啟程所有籌布防勦大略情形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進攻蘇城克寶帶橋石壘摺  
奏為水陸官軍移營進紮會攻蘇州省城獲勝仗並將寶帶橋要隘石壘攻克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程學啟督領各軍進紮吳門外跨塘業經臣奏報在案惟該逆紮有護城壘十九座極為整密外跨塘離城七里礮力難施程學啟因商調水陸諸軍滾營前進八月初四日黎明我軍出隊至永安橋布紮直逼城根午刻賊由婁葑齊三門湧出二萬餘人並有從逆洋人百餘名炸礮數座疾趨而前向我轟擊程學啟當令副將周良才王永勝游擊張生陽並教練洋人白里都司程學理帶領礮隊迎向葑門攻打副將宋有勝鄭國魁並巡湖水師迎向齊門攻打自督副將陳忠德游擊張行科都司朱寶元鄭國榜並教練洋人師仁美都司彭玉貴迎向婁門攻打派總兵陽

利見淮揚水師由黃石橋攻打部勒已定該逆來撲數次我軍屹然不動相持兩時賊氣漸衰遂磨軍三路並進礮聲雷震鎗子雨落賊礮較小彈多不炸迎拒數次均被我軍壓回乘勝猛追生擒逆匪二百餘名斬斃數百名內有逆夷二名轟倒及淹死者不計其數周良才劉士奇等追至城根收隊是夜不回老營即於永安橋左右趕築營壘初五日一律告成此初四五日迎勦獲勝滾紮城根之實在情形也臣於初九日未刻由江陰乘輪船回抵上海接程學啟稟報即分飭總兵陳東友成俞卿各帶礮船直下黃天蕩並咨商總兵李朝斌酌撥太湖水師數營駛入黃天蕩寶帶橋一帶與陸軍會勦初十日譚紹光黃子龍等七偽王各率大股分門而出有五六萬人當派劉士奇鄭國魁宋有勝知州徐佩瑛迎擊齊門之賊陳忠德周良才葉廷杓水師陽利見迎擊葑門之賊



王永勝張行科龔生陽水師鄭國榜迎擊東門之賊白里帶小開  
 花礮兩尊隨陳忠德等向封門一路轟打程學理帶小開花礮兩  
 尊隨劉士奇等向齊門一路轟打程學啟自帶親兵往來督戰自  
 辰至未鏖戰數十合龔龔黃衣賊目數名擒斬無算該逆敗至城  
 邊各偽王復揮大股蜂擁而來賊聲震地我軍洋鎗炸礮連環施  
 放應聲而倒賊眾奪路狂奔迨至護城河落水不少先後轟斃斬  
 斃一二千名奪獲旗幟器械無數內有偽蘇王龍旗兩面我軍弁  
 勇亦傷亡百餘名游擊龔生陽被賊打穿左臂都司鄭國榜打穿  
 左腮此初十日接仗獲勝之情形也據探報偽忠王李秀成已於  
 十一日由金陵回蘇所帶賊黨甚眾意欲立解蘇城之圍總兵戈  
 登聞江陰克復賊勢漸衰亦督帶常勝軍於初十日進紮外跨塘  
 十一二日赴程學啟營中會商助剿該逆妻封兩門外石壘甚堅  
 並有大礮炸礮各數尊日夜對營轟擊我軍礙難猛撲必得先攻  
 東南官塘之寶帶橋賊壘進步方寬程學啟商同李朝斌戈登定  
 於十六日水陸合攻五更時均在黃天蕩會齊其寶帶橋之西有  
 石營一座東有土營三座程學啟等親往察看定議先攻土營因  
 令宋有勝張行科龔賊營之右陳忠德朱寶元龔賊營之左總兵  
 陳有昇副將何安泰與總兵李助發張光泰副將周南侯各營水  
 師由尹山橋正路前進李朝斌督同陽利見陳東友成俞卿楊明  
 海左有才周正林曾泗美田名魁等及海生輪船迎面轟擊戈登  
 坐飛而復來輪船法國兵官參將龐發帶洋鎗隊四百名相繼並  
 至攻打一時之久土營之賊抵敵不住棄壘而奔宋有勝張行科  
 龐發等截其歸路擒斬百餘名淹斃尤夥李朝斌何安泰陳有昇  
 等乘勢猛攻西邊石營程學啟復令海生輪船駛至營邊連開炸

礮將石壘轟倒兩處楊明海何安泰等各帶鎗隊一擁而入即將  
 石營攻破水陸各軍乘勢追勦直抵盤門城根沿途大小賊卡十  
 餘處自行奔潰我軍冒雨忍飢久戰正擬收隊遣飯忠逆親率悍  
 賊二萬餘出盤門兩門直撲我軍勢甚兇猛程學啟令各軍整隊  
 迎敵又飭海生輪船由盤門塘連環轟打塵戰至晚水陸諸軍鎗  
 礮層層勇氣百倍賊遂返奔迨斬數百名有不及過橋者投水而  
 死奪獲礮械馬匹無數我軍亦傷亡數十名李朝斌程學啟親督  
 水陸各隊分段駐扼並屬戈登暫行駐守石營龐發駐守土營再  
 行節節進攻此十六日攻克寶帶橋賊壘之實在情形也查蘇州  
 省城形勢甚固米糧甚足與金陵為犄角賊必堅踞死守忠逆現  
 由金陵回救意欲護此巢穴別圖竄擾程學啟督軍進紮直薄城  
 根足扼東南衝突之路祇緣該逆護城石壘急切未下尙難攻城  
 而寶帶橋為水陸要區蘇垣鎖鑰前明臣徐達攻取蘇州即由此  
 入手茲賴水陸官軍協力攻拔該逆失其屏蔽從此進剿附城逆  
 壘即可設法攻城勦辦尙為奮勉除再添調總兵張遇春副將梁  
 安邦知州吳毓芬等四營交程學啟調遣布置以資進剿外所有  
 力戰陣亡之都司范玉舟擬保都司毛玉心擬保守備王兆林王  
 從寬外委顏芝順均請  
 敕部從優議卹其在事尤為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准其彙案酌請  
 獎勵所有水陸官軍進逼蘇州城根攻克寶帶橋賊壘各緣由謹  
 繕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進攻無錫片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再江陰克復後調派各軍分紮青陽顧山綠山芙蓉山張涇橋等處進規無錫情形經臣於初八日奏明在案茲據總兵郭松林稟稱本月十一日督帶松建六營由王莊拔赴綠山即有大股賊匪迎拒當即擊退趕築營壘十二日各營濠牆紮定親督馬步小隊前往東亭鎮踏看地勢行近東亭一里之新塘橋遙見該逆憑橋築壘牆高於城門盡裹鐵探有偽天將帶兩廣髮逆二千餘人固守偽潮王自領萬餘人在後援應該總兵令六營小隊進逼壘逆連開大礮洋鎗抵拒因添調五成隊伍並運到開花礮一尊施放十數次賊仍屹立不動又派副將吳建瀛帶建字三營由左路潛渡過河從後包抄斷其歸路自帶王平西易用剛李長樂等頭頂門板身裹棉絮由前面爬牆而入該逆首尾不顧猶抵死拒敵該

奏稿四

聖

總兵手刃黃衣賊目三名餘始敗退我軍乘勝猛追至亭子橋地方潮逆習逆又出二三萬大股相拒復為該總兵等所敗追至無錫南門弔橋刀傷潮逆幾為我擒有從賊十餘騎周圍救護用矛戳傷該總兵左腿始徐撤退計殺斃賊匪二三千名奪獲旗幟器械馬匹無算由東亭鎮至無錫東南兩門沿途賊壘賊卡一律踏平等情前來除飭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等趕緊進紮聯絡攻勦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奏 聖鑒謹

催調丁日昌來滬專辦製造片 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再臣欽奉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寄諭飭令中國員弁學習洋人製造各項火器之法務須得其密傳能利攻勦以為自強之計等因欽此遵即在上海雇募英法兵通習軍器者仿照製辦並令參將韓殿甲督率中國工匠盡心學習現製開花礮彈自來火等件粗具規模惟須精益求精必添派好學深思之文員會同講求以期得其密傳推廣盡利查有同知銜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學識深醇留心西人秘巧前經督臣何國藩奏派赴粵辦理釐務臣於本年正月間即咨調該員來滬專辦製造事宜疊准晏端書咨會以高州軍情喫緊奏請將丁日昌暫留提督崑壽軍營籌度攻勦督辦火器臣又節次咨札交催去後茲據丁日昌來稟在粵先後鑄造大小礮三十六尊大小

奏稿四

聖

礮礮子二千餘顆均已將螺絲引藥配好足敷應用各弁兵逐日練習施放得法可期制勝等語是該員委辦粵省火器業經竣事而江蘇正在進攻省城所需軍火刻不容緩雖現已雇匠開鑄恐製造未甚如法宜集眾思以收兼長晏端書原咨本有暫留二三月再令赴滬之語相應請旨敕下廣東督撫臣速令丁日昌起程來滬督匠趕造實於軍需有裨伏乞

奏 聖鑒訓示施行謹附片具



無錫大捷摺 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

奏為進攻無錫分路剿賊水陸援賊復擊退忠逆大隊燒毀白齊  
 文火輪船連獲大捷立解大橋角重圍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各營規取無錫聯絡進紮經臣於八月二十日奏明在  
 案續據李鶴章稟報是日派令張樹聲張樹珊滕嗣武列隊芙蓉  
 山前堵賊來路俾周盛波等趕築營牆忽有賊七八千人自惠泉  
 山西北塘頭嚴球一路而來各軍以馬隊衝鋒洋鎗接應迎前截  
 擊賊退入嚴球卡內王東華水師從大圩駛入夾擊奪其卡迫至  
 塘頭踏破土營兩座石營一座乘勝至城根立將西北兩門各卡  
 壘一律踏毀二十二日李鶴章以各營濠壘穩固派芙蓉山縵山  
 張涇橋諸軍五成隊分路進攻郭松林滕嗣武等各領馬步自東  
 亭追賊至九里街蹙之於東門口又分隊擊走南門抄後之賊王  
 東華周盛波擊西門之賊於張巷寺頭焚其浮橋三道與賊隔河  
 而持張樹珊董鳳高遂賊於三里街過北門大橋王東華率副將  
 孫善成渡河燒其船廠新造船板十餘號天雨收隊此二十日二  
 十二日進攻無錫獲勝之情形也二十六七日疊據郭松林報  
 稱偽侍王李世賢偽璋王林紹璋合股內犯約眾四五萬人由無  
 錫南門至坊前梅村三十餘里賊氛一片又據周盛波王東華報  
 稱高橋大股分眾七八千人擾至西高山已抄芙蓉山後僅隔一  
 圩城逆復由東北兩門竄近塘頭東亭一帶李鶴章派令各軍於  
 二十八日卯刻分四路往勦周盛波王東華以水陸八營進勦高  
 橋塘頭西高山大股牽綴賊勢勿令東趨張樹聲以六營由東亭  
 迎敵城中竄賊張樹珊以洋鎗隊二營與滕嗣武四營由興隆橋  
 抄梅村坊前之後郭松林以六營暨苗順清馬隊由縵山迎擊李

鶴章自率小隊在縵山頂調度其東路則郭松林先以馬隊二百  
 匹衝殺各村散賊令吳建瀛率三營繞過河南設伏而自領李長  
 樂易用剛苗順清等馬步洋鎗在張弓橋上往來誘擊伏從中起  
 賊隊大亂悉向梅村坊前敗走滕嗣武張樹珊由未王橋包襲而  
 來前後夾擊擒斬千人麻塘里尖各股悉聚於大骨橋憑河死拒  
 張樹珊等由東亭渡河與張士芳彭述清劈山礮洋鎗各隊合擊  
 街西股賊正追殺開街東街南樹林中突出萬人礮船數十號水  
 陸并犯將抄我後張樹聲揮所部亦分東南兩路截之劉克仁董  
 鳳高以洋鎗對擊賊船參將李正佩鎗船十餘號助之賊勢披靡  
 滕嗣武張樹珊追街西之賊已近無錫南門二里許聞後路礮聲  
 飛馳回擊面面兜勦早路之賊斬擒幾盡並擊毀賊船十餘號前  
 阻大河賊因得連幫奔駛盡逃向楊石大橋口停泊郭松林方自  
 里尖渡河追勦至橋口盡奪其礮船五六十號民船四百號并  
 生擒偽主將盛中連一名暨天將義安福燕豫各賊目三十餘名  
 立時正法西路則周盛波先令楊長有周盛朝等紮隊姑亭廟扼  
 堵西高山屯賊胡金元劉啟福等迎勦高橋大股及北門城內出  
 竄之賊而自督大隊先將塘頭鎮割稻賊眾擊退復率洋鎗隊進  
 抵城根沿河截擊賊恃其眾渡河來撲童邦喜楊正國乘其半渡  
 擊之賊遽潰退我軍方乘勢掩殺水路之賊驟至適王東華礮船  
 駛到水陸會攻擊壞賊船八九隻奪獲十餘隻其北門出竄一股  
 盡係城中悍賊經胡金元等奮力衝突賊仍敗退入城此八月二  
 十八日擊退大股援賊於坊前梅村高橋等處獲勝之情形也李  
 鶴章回營後方與諸將會商進攻之計乃於二十九日夜據現守  
 大橋角之總兵黃中元稟稱忠逆糾合偽來王陸順得偽趨王黃



章桂偽納王邵永寬偽祥王黃隆芸偽紀王黃金愛并其子偽二  
殿下其七大股同白齊文帶火輪船一隻長龍開花礮船兩隻礮  
船五六十號民船數百號水陸賊匪十餘萬由蘇州出竄逼近我  
營勢甚兇惡乞賜援救各等語李鶴章遂督張涇橋十二營五成  
隊於三十日辰刻馳援行至羊尖兩接黃中元飛稟該逆已將參  
將張學仕礮船擊沈多隻搶去多隻搭造浮橋圍困督標副營撫  
標正營並用炸礮打倒正營營牆多處傷亡勇丁百餘名萬分難  
支李鶴章督催將士疾行四十里午正抵大橋角彼時周壽昌以  
傷亡過多憤急拚命自領親兵數十人各持連珠噴筒火箭火彈  
由礮臺膝行而前伏至河邊向輪船施放箭入藥船轟然一聲尺  
木片肉如雨四飛該將乘勢亂施礮箭又燒其長龍炸礮船兩隻  
舢板船六隻火藥雷發燒死洋人數十名賊匪二三百名水路之

奏稿四

聖

予刺喊震山谷該逆奪路而竄又被董鳳高董大義潘承恩率勇  
山礮隊扼阻浮橋滿貫羣子轟斃數百名賊乃投河爭渡踐踏及  
溺斃者溝路皆滿各軍分道逐之血屍徧地直追過后宅六七里  
立解督標副營之圍南面則黃翼升率礮船十數隻由街河衝出  
令黃中元領督標正營羅得陞小隊營由河岸輔進甫至漕河口  
該逆先以礮船向嶼對岸步賊洋鎗排拒相持許久忽西面大股  
敗走船悉懸帆黃中元知其將遁飛調周壽昌率眾開門趕搭浮  
橋中板自率洋鎗橫擊之黃翼升連開排礮擊沈賊船多隻周壽  
昌隨追四五里鎗礮連環斃賊尤眾又生擒尾賊二百餘名皆立  
正法南面撫標正營之圍亦解是夜探賊退踞黃埭初一日辰刻  
飭令滕嗣武張樹聲等各率洋鎗隊往勦而於隔河浮橋處排列  
大隊我軍方近賊營該逆萬餘人蜂擁迎撲總兵王東華張樹珊

奏稿四

吳



堪設想是日呂股竄撲嶺山賊眾兩萬圍建字副營郭松林以洋  
鎗隊屢衝不動親率尖建瀛王平西易用剛領眾各持火彈噴筒  
向前施放燒傷賊匪百餘名李長樂顏邦桂督洋鎗隊一擁而上  
連環排擊賊隊擊動郭松林督隊殺入立斬黃繡龍馬桂賊目一  
名逆眾披靡易用剛王平西分投截之生擒數百名斬溺二三千  
人追至北渡港奪破船十一號民船二十餘號偽潮王黃子濠觀  
我軍分援大橋角又於初二日由無錫北門分路直撲芙蓉山經  
周盛波督隊迎擊劉啟福童邦喜楊正國等慶戰數十合破賊於  
雁臺鎮擒斬數百名鎗斃溺斃千餘名此八月三十日九月初一  
二日擊退忠逆大股援賊燒燬白齊文輪船立解大橋角重圍並  
縱山芙蓉山兩路擊退竄賊之實在情形也查我軍進圖無錫將  
斷蘇州咽喉則蘇賊日見危蹙偽忠王李秀成偽侍王李世賢皆  
率大股自金陵回援並句合逆夷白齊文黨眾帶領炸礮輪船多  
方狡逞必欲攻破大橋角營盤直入常熟太倉擾我後路擊我兵  
勢計極狡毒其分路內犯固料我措手不及而彼得全局俱活幸  
將士用命苦戰連旬轉危為安李鶴章訊生擒賊供忠逆以兩偽  
王及次子之死涕泣而去白齊文中礮折傷膀臂又傷亡夷人太  
多甚覺灰心又據戈登稟稱白齊文敗後真欲投誠為忠逆所覺  
鎖押城內或云業已被殺現僅逃出洋人二十餘名等語臣查自  
白齊文投誠以來外國姦氓及文武各官往往造言嚇詐戈登每  
以此藉口多所要求先據英國緝譯官梅輝立兩稱白齊文轉求  
率眾洋人投誠臣姑允之而嚴備之密飭戈登無為所賣今復隨  
忠逆攻我大橋角營盤卒未得逞彼在賊中屢戰不利賊亦不能  
深信計窮求降乃被囚殺即該逆夷不降不殺似已無能為役嗣

後各國流氓當不敢再入投賊臣仍慎密防備並飭李鶴章程學  
啟等穩紮穩打毋以屢勝而驕所有此次尤為出力之提督銜福  
建金門鎮總兵王東華擬請  
賞加正一品封典記名總兵滕嗣武黃中元擬請  
賞加提督銜江蘇簡州道張樹聲擬請  
賞加勇號副將銜周壽昌顏邦桂均擬請以副將儘先補用周壽  
昌並請  
賞加勇號崑太案內擬保副將參將尖勝清童邦喜王平西游擊  
童鳳高擬保參將都司張士芳擬保游擊守備楊正國均擬請  
賞加勇號擬保游擊守備孔慶玉童虎臣均擬請  
賞加副將銜仍以游擊補用擬保守備汪丙炎請以都司補用並  
加游擊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容臣查明彙案請獎出自逾  
格  
天恩淮揚水師新中營營官副將銜參將張學仕失去礮船十二  
隻雖因輪船炸礮勢難抵敵究屬畏蕙無能應請  
旨即行革職撤銷勇號陣亡花翎都司銜儘先守備施本仁請  
敕部照都司陣亡例議卹所有進攻無錫分路擊退水陸援賊復  
擊退忠逆大股燒燬白齊文火輪船立解大橋角重圍各緣由理  
合繕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近日蘇州吳江軍情片 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

再程學啟一軍自攻克寶帶橋後即商同李朝斌戈登扼要駐守  
八月十九日忠逆糾各偽王黨眾七八萬並大小火輪船兩隻洋  
人百餘名兩旁夾護欲奪回寶帶橋程學啟調淮揚水師各營由  
黃天蕩新塘口橫擊李朝斌同戈登擊其正面逆眾排列數層前  
有洋鎗數千枝更番替換拚死鏖戰經太湖水師八營淮揚水師  
四營並程學啟洋鎗步隊千餘名血戰八時之久傷斃無算賊始  
懸退我軍水陸傷亡數十名二十六日閩齊兩門出賊數萬攻打  
魁奇等營我軍憑牆以鎗礮拒退二十七八等日忠逆復糾大股  
及火輪船由齊門塘出直抵西白蕩曹莊口竊逆率眾萬餘由葑  
門出先後分犯我營經水師陽利見張光泰陸營周良才等合力  
迎擊其火輪船因我對面礮擊未敢出湖忠逆乃繞由虎邱望亭  
往撲大橋角為李鶴章所敗已另摺詳細具奏初二日賊由齊東  
葑三四分股出犯約四五萬眾礮子有重六十餘斤者開花子亦  
多程學啟督各營迎戰鎗礮施副將宋有勝游擊呂正清各受  
重傷弁勇傷亡五十餘名苦戰不卻偏賊退至護城河邊始令收  
隊二十九日吳江東門外五里許有嘉興大股偽榮王會王奉  
忠逆之令分路入竄踞紫七星橋蔓延二十餘里經駐守之副將  
何安泰參將阮炳福知州吳毓芬迎擊賊以洋鎗回撲阮炳福左  
脇被鎗子打穿傷重回營何吳兩軍力戰竟日斃賊數百總兵陳  
有昇自夾浦參將吳明善由九里湖先後趕到腹背夾擊戈登率  
洋鎗隊於九月初一日馳往會合各營連環擊賊始收退追至  
八坵而返初四日湖州嘉興之賊仍分竄吳江東南其山平望  
至同里一路賊眾亦四出挾據李朝斌親赴葉澤湖周圍察看港

漢極多賊勢水旱相護方搭造浮橋欲竄同里李朝斌督令總兵  
李助發等四面攻擊立將斷中魚棚上卡數十處概行掃平時葑  
門及寬渡橋撲出之賊復經太湖水師曾泗美等擊退查蘇州  
城大池深附河面堅壘攻取頗難忠逆又挾眾回援百計狡逞  
屢欲乘虛繞我後路經李朝斌程學啟等力扼要隘制其衝突惟  
兵力尙單似須各路得手賊勢稍分乃可乘機攻克所有近日蘇  
州吳江軍情理合附片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四

至



靖江縣仍隸常州片 同治二年九月初七日

再常州府所屬靖江一縣自咸豐十年四月奉

上諭暫行改隸通州管轄俟常州克復再歸舊制等因欽遵在案

查原案實因其時江路已斷文報不通該縣孤懸江北公事無所

稟承經荷松年於前辦江北糧運時

奏准暫隸通州本係權宜辦理自本年春夏以來劉河福山楊庫

等處賊巢先後剷除沿江兩岸各城隘悉為我有沂流而上直至

靖邑江路節節打通文報暢行無阻今江陰又復與靖邑一江之

隔相距僅二十里形勢相錯唇齒相依其交涉之事極多若分轄

於兩藩司文牘往來徒添周折呼應轉覺不靈應請將靖江縣仍

歸常州府管轄其錢糧以同治三年徵收起數照例批解蘇藩司

衙門以復舊制而專考成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稿四

奏

聖鑒訓示謹

攻克五龍橋並擊退嘉湖援賊摺 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

奏為蘇州官軍攻克五龍橋賊營並援剿吳江擊退嘉湖大股大

獲勝仗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程學啟一軍攻克寶帶橋後商同李朝斌戈登分投堵

勒並嘉湖股匪分竄吳江同里各情形經臣於九月初八日附片

具陳在案程學啟察看蘇城東南形勢以寶帶橋為扼要橋西五

里有五龍橋太湖之水由鮎魚口山澗臺湖經五龍橋繞流兩

門而達於婁江是五龍橋乃蘇州下太湖之鎖鑰也該處賊寨

壘六座憑河死守以便出入太湖而通浙賊之氣程學啟會商

登出其不意帶隊往攻十一夜三鼓分飭周良才劉士奇陽利見

等嚴守堤門外永安橋老營而自率開雲魁等五營並春字營洋

鎗隊二千人淮揚水師陳東友成俞卿等由寶帶橋進攻五龍橋

之右戈登督帶炸礮輪船洋鎗全隊及太湖水師周正林由鮎魚

口抄擊五龍橋之左李朝斌自督三營由澇臺湖進攻橋東賊壘

程學啟因該處直達胥盤兩門不過二三里利在速攻使賊救

援不及十二日黎明急令陳有昇王永勝陳忠德攻其右邊土營

鄭國魁張行科截賊歸路親督水陸各軍四面猛攻戈登以開花

大礮攻其左邊大石營轟傷垛城多名抵死不退李朝斌由左首

小河拔去木椿衝出營後以排礮對牆轟打營內賊旗亂動成俞

卿陳東友乘勢登之戈登即帶鎗隊從左首爬牆而上陳忠德王

永勝等亦撲入右首賊營立破其大營兩座土營四座鄭國魁朱

寶元追斬潰賊鮮得脫者慕逆突由盤門擁眾數千來援經張遇

春張行科督隊擊退計是役奪獲大礮十四尊旗幟數百件生擒

四百餘名傷斃千餘落水死者無算此十二日攻克五龍橋賊壘



之實在情形也其嘉湖竄出吳江同里之賊欲擊蘇州兵勢緜擾不休現守吳江之知州吳毓芬參將何安泰出城雕勦初六初八等日敗賊於長板橋初九初十等日敗賊於大江橋李朝斌督水師三營由葉澤湖分路抄擊復敗賊於方尖橋而百龍橋八坼一帶賊營密布直至平望日圖撲犯內地程學啟於攻克五龍橋後商請戈登暫為駐守十四日即督水陸各軍由吳江三路進擊一由太湖南沙一由同里長生橋一由萬頃橋正路十五日戈登派洋人克根木帶海生輪船開花礮五尊馬格里帶炸礮兩尊程學啟自帶大小炸礮七尊分途攻勦各破沿途賊營十餘座午後進至八坼諸軍會合夾攻該逆奔逃不及生擒偽貴王陳得勝及悍賊一千餘名斬殺三千餘名落河死者橫屍蘆葦中水為不流共破賊營三十餘座奪獲洋鎗六百餘枝礮船四十號民船六七百號馬匹鎗械無算迨至平望賊營望風奔潰立將平望西首大橋拆斷而回訊據擒賊供稱偽會王榮王貴王帶賊三萬餘人逃出者不及一半實足伸天討而快人心此十五日援勦吳江擊退嘉湖大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查官軍進攻蘇州紫永安橋而婁門路斷紫寶帶橋而葑門路斷茲攻克五龍橋而盤門出太湖之路又斷蘇逆緊急遂句通浙逆圖撲吳江以擾我後雖疊次擊敗而未受大挫程學啟與戈登李朝斌同心協力忽往忽來神速迎勦幾使嘉湖援賊片甲不歸從此攻蘇之軍庶可不虞牽制臣飛飭程學啟調陳有昇梁安邦二營扼紫五龍橋張遇春二營扼紫寶帶橋鄭國魁二營移守同里之長生橋均派太湖水師分駐依護仍令程學啟戈登督帶鎗礮隊伍四路游擊隨時會商李鶴章等先將忠逆

大股援賊打退再行設法攻城惟分布太廣兵力過單必須相機穩慎籌辦以固全局所有攻克五龍橋賊營並援勦吳江擊退嘉湖股逆大獲勝仗各緣由理合繕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稿四

奏



無錫擊收援賊片 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

再忠逆自大橋角敗退後即從蘇州無錫溧陽宜興更調大股合前收賊約八九萬眾船千餘隻停泊運河口令各偽王由望亭后宅滾營紫進聲稱直窺常熟抄我後路初四日先經郭松林督率吳建瀛易用剛清順清等馬步迎剿於茅塘擊斃數百追過后宅石橋守備楊人傑死之我軍憤極一擁而進賊敗退半里忽后宅西面樹林中出賊萬餘阻我歸路把總但成喜死之郭松林激勵將士分投血戰術殺數十回合擒斃多名賊始退回勝廟武張樹珊於是日由紅山進剿擊退蘇舍橋一帶搶劫秋稻之賊李鶴章會商諸將以賊步步立營用逸待勞我軍亦須紫營對敵不可浪戰因調勝廟武張樹珊分隊赴紫大橋角併紫行營五月初八日李鶴章親督各軍往察形勢進至后宅二里許周圍大河分搭浮

橋八道進后宅街東忠逆自率黃衣賊黨數百出拒我軍排放鎗礮奪其卡勝廟武合力逐賊狂遁入營其離街三里之北忠逆自紫頭營最為堅固街西三里連營無數皆倚河為壘勝廟武張樹珊先攻頭營鼓譟而進拔橋踰濠賊伏不動猛撲近牆鎗礮如雨傷亡勇丁四五十名徐徐撤退後面各營又出賊數萬蜂擁來撲我軍轉至街西大橋整隊應戰數時斃賊數十名李鶴章督催橋東大隊一齊過街衝突賊始退回李鶴章見賊勢甚眾宜督銳以待之留勝廟武三營併紫大橋角而令張樹珊帶隊回張涇橋老營像備左右夾擊初九日郭松林以津鎗礮隊收賊於紅山十一日又敗偽金玉陽王股賊於坊前梅村追至下旬橋十三日忠逆率大股由后宅竄撲安鎮郭松林又督隊擊走之擒斬頗眾此李鶴章大橋角緘山各軍連日堵剿忠逆大股之實在情形也江陰

西南焦塋吳等處復為偽護王賊眾踞守口在江陰城西數里外肆行擄掠並於斜橋三河口築壘十餘座劉銘傳自八月十九日進駐青陽布置甫定九月初二日先攻芙蓉圩之賊破其外卡搭浮橋渡河圩內出賊萬餘分路來撲劉銘傳令彭楚文守護浮橋劉盛藻徐得勝畢乃爾劉朝幹等從兩邊圩堦迎擊劉東堂劉盛休由圩心迎擊水深數尺各勇解衣酣戰賊大敗狂奔護逆以木板浮河逸去斬偽天將馬逆一名擒其偽屬官孫朝將啓天福二名及參謀等五百餘人奪戰馬六十餘匹鎗械數千件玉祁芙蓉圩等處卡館一律掃清初三初五等日復令唐殿魁等由秦望山出勦焦塋之賊劉銘傳自以五營由芙蓉圩繞焦塋之後合攻之劉盛藻奪其石堰三河口賊卡二處張桂芳敗其西路援賊各軍分攻河東南北三路賊營劉盛藻先破其營外石卡李子川

等皆勇越濠登牆三面齊進擒殺賊二千餘名奪獲大礮數尊馬匹器械無數立將焦塋賊營全行踏毀十一二日會同芙蓉山周盛波各營迎勦侍逆大股又破賊眾於西高山聯營進紫侍逆退踞高橋與劉銘傳隔河相望此劉銘傳一軍連日擊退護逆堵勦侍逆各路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查忠侍各逆全勢萃於西路力援無錫以護蘇州援賊一日不清則錫城一日不能進取忠逆狡悍為諸賊之冠又糾合各大股分路進逼幸護逆一股受創已深不足深患侍逆一股亦為劉銘傳等逐退高橋其鋒稍挫我軍可以專意併圖忠逆臣現飭李鶴章與劉銘傳郭松林張樹聲等堅紫營濠以固後抽派先鋒精銳翻營直逼賊壘合力攻打或率其勇或抄其後總須步步穩慎擊退忠逆而錫蘇各城乃可漸圖陣亡守備楊人傑把總但成喜應請



敕部從優議卹所有無錫援賊大至各軍分路攻剿獲勝及現辦  
辦理各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四  
完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

李文忠公奏稿  
卷之五目錄

- 蘇州無錫連獲大勝摺 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
- 黃翼升不能赴援臨淮片 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
- 攻克許關虎邱賊營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五日
- 無錫擊退援賊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七日
- 攻踏蘇州城外賊壘摺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 克復蘇州摺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 無錫合圍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 駢誅八降酋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 克復無錫金匱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 籌辦大略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 進規嘉善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 無錫訊遣降眾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 進圍常州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 籌處置常勝軍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 連復平湖乍浦海鹽各城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攻克平望鎮九里橋黎里等賊壘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
- 常州獲勝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攻克輿城賊壘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進圍浙西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移駐蘇州兼籌上海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戈登辭賞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收復嘉善縣城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攻毀沈蕩新豐鎮賊壘片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常州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奔牛解圍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奏稿五目錄

李文忠公奏稿卷五

全集一之五

蘇州無錫連獲大勝摺 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

奏為蘇州官軍攻克蘇口黃埭等處賊營無錫官軍攻勦后宅安

鎮梅村西倉茅塘橋等處賊連獲大勝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進攻蘇城獲勝並忠侍各大股併拔無錫各緣由經臣

於九月十八日

奏報在案臣因蘇城東南兩面業經程學啟等布置扼紮均屬穩

密而忠逆糾眾擾蘇錫之交前有李鶴章所部各軍迎勦攻蘇

各營正可暗抽精銳隊伍由蘇城西北面橫出賊後則城賊與援

賊氣阻膽寒當飭程學啟戈登遵照會商該總兵等即約定九月

十九日挑派鎗礮隊先攻齊門外十餘里之益口賊營以通要路

是夜三鼓程學啟會同戈登督帶小輪船炸礮洋鎗隊及各水師

銜枚急走二十日辰刻團防紳士候選道潘會璋亦督礮船民勇

來會先派劉士奇等裝封兩門十營各出隊漕莊口牽制賊賊程

學啟揮令各軍猛進見蠡口賊紮石營兩座互開大礮向我軍轟

擊戈登連開炸礮傷賊多名程學啟督水陸各軍四面環攻兩時

之久賊眾不支龐發帶礮隊由營後踰牆而進陳忠德帶鎗隊由

營旁進襲立將賊營攻燬該逆無路可逃遂令各軍用洋鎗悉數

斃之計殺悍賊千餘人戈登即督兵駐守程學啟督隊進偪齊門

適城逆糾眾來援總兵陳有昇怒馬衝入陳忠德張行科繼之成

俞卿水師沿河排擊賊眾披靡回奔劉士奇復督各營從漕莊抄

截追斬千餘人奪礮船三隻二十一日以後陰雨連綿未克進兵

程學啟戈登同坐輪船察看前途形勢黃埭虎邱之交賊紮四營

一第丁〇〇〇丹黃多日巨...



最扼要隘會商黃翼升潘曾瑋各帶水陸隊伍於十月初一日往  
攻是日戈登派克根木帶鎗隊千名由黃球之右白督鎗隊由黃  
球之左海生輪船由大河進程學啟派陳有昇陳忠德進黃球之  
南周良才張行科抵禦蘇城來路黃翼升督同陳東友陽利見黃  
中元聯嗣武由黃球之西潘曾瑋亦督民團礮船隨同進剿已刻  
各軍均抵該處逆眾開礮抵屹然不動我軍左右環攻午刻後  
逆首萬國鎮糾眾圍程學啟登督放開花礮亂落如雨乘勢  
越濠而入手刃悍賊多名黃翼升復令水師登岸夾擊賊眾紛紛  
逃竄各軍圍而殺之無得脫者當攻毀賊壘四座擒斬二千餘人  
生擒偽頂天扶朝綱天將萬國鎮一名此九月二十月初一等  
日蘇州官軍攻克蠡口黃球等處賊營之實在情形也偽忠王李  
秀成糾各股進踞蘇錫交界之后宅西倉茅塘橋一帶偽侍王李

奏稿五

等熟商以賊雖眾而實怯宜分路滾營前進一痛懲之派周盛波  
由興隆橋進紮與劉銘傳炸礮隊合攻坊前賊壘張樹聲由中安  
橋進紮與郭松林炸礮隊合攻梅村茅塘橋賊壘李鶴章自督洋  
鎗隊分投策應二十八日黎明周盛波帶兩營拔隊進興隆橋逆  
眾拒橋抵守周盛波督各營小隊擊走之追過東亭距無錫東門  
二里許斃賊甚多轉至鴨城橋遇坊前賊又斬獲百餘名二十  
九日督率兩營分紮鴨城橋待逆率黨數萬來撲周盛波調隊  
堵擊一而知會郭松林由梅村進剿忠逆先已竄入安鎮偽武王  
汪有為分竄嶽山郭松林督隊惡戰奪賊馬十五匹追往嵩山是  
日張樹聲亦移三營進紮中安橋遇賊大隊戰數十合擒斬數十  
名張樹聲繞由太平橋抄擊生擒一百三十二名主將章成高一  
斬溺無數賊遂潰退亦迫至嵩山郭松林乘勝進攻梅村西倉賊  
巢賊復分股迎拒郭松林大呼陷陣用洋鎗連環排擊賊大潰走  
立將梅村賊壘十餘座踏平燒賊船數十號追過至德橋焚賊渡  
船十三號敗逆紛紛投水生擒忠逆護國軍師戶部尙書李生香  
一名偽主將侯爵各賊目數十名擊斃偽航王唐政才擒獲賊眾  
千餘名賊馬二十二匹淹斃殺斃五六千人忠逆由茅塘橋自帶  
黃馬桂悍賊數千來援即派副將吳建瀛分攻西倉賊壘兼顧左  
路郭松林親督鎗隊衝進忠逆且戰且走追抵茅塘橋賊壘忠逆  
復以鎗礮對轟適吳建瀛攻陷西倉賊營八座又會攻茅塘橋賊  
賊兩時破賊壘三座忠逆死據石營鎗礮愈密郭松林撲牆過猛  
身受鎗子傷二處天已微晚即收隊回此九月十四至二十九日  
無錫官軍攻剿后宅安鎮梅村西倉茅塘橋等處援賊連獲大勝  
之實在情形也臣查李鶴章解到生擒偽尙書李生香訊係忠逆

奏稿五



平師據稱忠逆因金陵緊急欲救金陵必須先救蘇錫冀調各逆  
匪速解蘇圍乃有生機又在李生香身邊搜獲忠逆致無錫偽潮  
王黃子滌常州偽護王陳坤書兩函內有蘇杭二處不穩金陵不  
能解圍常錫亦成瓦解等語忠逆在賊中謀略較長彼以金陵蘇  
杭三城皆有官兵圍攻而蘇州尤為中樞關鍵故糾眾死爭兩月  
以來不肯少休經蘇州屢挫之餘復率侍護潮各逆圍救無錫以  
解圍困督飭將士先以堅壁勿戰挫其氣繼以滾營並進逼其  
鋒連日疊受懲創惡醜漸衰仍飛飭李鶴章劉銘傳等穩紮穩  
打並令程學啟戈登由許關一帶抄截蘇錫交通之路以收前後  
夾擊之效如將此股援賊合力勦退分攻蘇錫當可漸次得手惟  
月來陰雨開作每誤師期殊深憂灼所有蘇州無錫兩路進剿獲  
勝各緣由理合專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稿五

四

黃翼升不能赴援臨淮片

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

再前奉七月二十日  
寄諭上海戰船足數分布黃翼升所部淮揚水師著將一半留助  
防剿一半速赴臨淮惟淮滬兩處相距較遠黃翼升往來布置能  
否兼顧仍著會國藩李鴻章酌量辦理等因欽此臣查會國藩奏  
調黃翼升赴淮之時程學啟一軍尙紮淮寧離蘇城四五十里江  
陰尙未克復此間軍情較緩而臨淮兵單事急正難支持是以督  
臣權宜酌調嗣後疊奉

諭旨圖攻蘇州程學啟兵不滿萬由婁門進偪南至封門盤門北  
至齊門陸師分紮二十餘里緊接城根與賊隔河對壘賊時出  
竄撲自忠逆回蘇又糾約嘉湖賊眾擾我吳江同里後路現忠侍  
各大股又竄併無錫與李鶴章劉銘傳等相持苦戰各路悍賊萃

奏稿五

五

全力以爭此中權各軍水陸亦當萃全力以支此危局淮揚水師  
本有十二營自八月二十九日在大橋角失利被忠逆輪船炸礮  
奪燬舢板十九隻經臣將該營官張學仕參革並裁撤一營現僅  
十一營分駐嘉善之西塘蘆墟二營蘇城東面之金雞湖獨池湖  
二營北面之陽澄湖一營蠡口治長涇二營大橋角一營無錫之  
大高山河內一營均與陸軍相為依護協助防剿黃翼升自帶二  
營來往蘇錫之交四處策應李朝斌所統太湖水師船隻較少專  
顧吳江之九里湖葉澤湖夾浦口及蘇城南面之黃天蕩實帶橋  
五龍橋各防仍隨時入太湖雕剿賊勢過重地面太寬處處喫緊  
實無可抽調接替疊經臣縷晰緘商督臣求為緩調督臣顧念大  
局亦知臣軍愈形喫重不忍偪催惟連接咨函轉准楊岳斌彭玉  
麟咨稱前派助援臨淮之丁泗濱王吉等戰船自秋涉冬煤米告



警衣服不足各勇飢病已滿兩月定期亟須飭調出江協剿東壩  
催令黃翼升即率所部數營於十月中旬趕到臨淮接防等語現  
在江浙三城以蘇州為關鍵各路賊勢以蘇錫為最多況蘇城六  
門已圍其四無錫官軍雖獲勝仗攻剿正緊若合水陸之力剿除  
忠侍各股則蘇州無錫兩城可漸得手即金陵杭州兩處亦大鬆  
勁若於四面水鄉中抽去一枝水師則罅漏甚多門戶自開不獨  
蘇錫難攻且長忠侍各賊內竄之志關係全局實非淺鮮臨淮援  
軍四集似可自保所有黃翼升淮揚水師應請暫留協攻俟蘇州  
無錫克復再飭分帶數營前往臨淮即毋庸兼顧蘇滬除再函懇  
督臣轉商楊岳斌彭玉麟查照核辦外謹附片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六

攻克許關虎邱賊營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五日  
奏為蘇州官軍攻克許關虎邱等處賊營追至閩門大獲勝仗現  
籌攻剿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等督軍攻克蓋口黃埭即飭由許關一帶抄  
翼以圖夾擊各情經臣於十月初四日

奏報在案初九日五鼓戈登督帶常勝軍並開花礮隊及輪船前  
進程學啟派陳有昇周良才張行科朱翼元分兩翼自督陳忠德  
王永勝並洋鎗隊伍由中路進復派巡湖營水師徐佩璠等由大  
河直逼令鎗船謝梁鎮作嚮導黃翼升督成俞卿陳東友鄧長里  
水師三營均分路由黃埭繞進許關該逆連營數十座旗幟如林  
濠牆堅整守悍賊俱偽來王所部來逆親率賊眾出營抵禦各  
要口賊營亦出隊牽制洋鎗子落如雨程學啟居中督率派張行

奏稿五

七

科陳有昇等分攻左右賊營戈登督鎗隊兩面環攻黃翼升督水  
師連環開礮酣戰三時戈登帶洋兵數十鎗隊千餘奮勇直撲立  
將王瓜涇口賊營六座攻克程學啟督軍將觀音廟賊營四座攻  
克各軍直抵關口該逆仍復死拒程學啟戈登派令各軍施放洋  
鎗火箭轟斃悍賊無數遂將許關賊營五座全行攻破戈登督兵  
駐守程學啟即會同克根木督帶輪船進逼十里亭賊營該逆憑  
濠抵禦當飭張行科陳忠德等踰濠撲入先將左首賊營攻克餘  
營四座亦即敗遁虎邱賊營相繼潰走沿途賊卡十數道一律掃  
平擒斬悍逆不計其數直追至閩門街口該逆於楓橋築有閘門  
一道賊眾擁擠奔逃自相踐踏自許關起沿途十八里賊屍狼籍  
拋棄旗幟刀矛塞路填溝二鼓後始行收隊我軍止受傷十餘名  
程學啟當派張行科開字右營分兩營扼紮黃翼升派成俞卿鄧



長里水師二營護紮戈登亦派鎗隊二百名開花礮數尊協守許關石營此初九日攻克許關等處賊營追至閩門之實在情形也臣查官軍進逼蘇城先後奪獲擊隘步步皆得地勢惟許關為閩門至無錫大道援賊屬聚西路時與城賊往來策應此路不得終不足制賊死命此次經程學啟黃翼升戈登等神速進剿分兵置守蘇城陸路盡斷城賊已孤忠侍各援逆當亦膽寒氣奪十二日忠逆分股由無錫回援復經程學啟等奮力擊退李朝斌張遇春水陸各軍是日由五龍橋進攻盤門又踏破賊營六座天氣晴煖正可乘勢攻打除由臣親赴城外察看督飭偏攻月片陳明並出力將士彙案請獎外所有蘇州官軍攻克許關等處賊營追至閩門大獲勝仗現在急籌攻剿各緣由理合繕摺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補五

八

無錫擊退援賊摺 同治二年十月十七日  
奏為無錫各軍滾營苦戰十晝夜擊退各大股援賊連獲大捷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李鶴章劉銘傳等各軍滾營對壘與賊搏戰大略經臣於前片聲明臣於十五日拜摺後始據李鶴章等將前後戰狀縷晰稟陳自初二日辰刻侍逆出撲鳴城橋營沿河排列二三里向營轟擊周盛波一而守營一而抽半隊從西繞搭淨橋抄其後賊始潰退追之過橋數道忽東南兩面大股俱出賊旗徧滿各村先經李鶴章馳往調度當飭郭松林一軍由坊前中路進張樹聲一軍由嵩山左路進周盛波一軍專敵東亭侍逆大股並為郭軍策應該逆亦分三路迎距見我軍全出悉以洋鎗藏入村屋穴牆施放其執旗矛賊眾俱伏林中李鶴章令顏邦桂李長樂劉克仁楊

奏

奏補五

九

正國等率小隊百餘馳擊之林賊突潰村賊出救郭松林張樹珊周盛波率馬隊分數路衝之賊始狂奔追及坊前賊營忠逆由茅塘橋率數萬人包抄而來周盛波張樹聲分軍禦之鎗破震野塵戰至未郭軍攻破坊前一營周軍擊退西路奪東亭土卡一座張軍擊退東路奪茅塘石卡兩座方撤隊里許賊又由梅村之下繞出數千槍阻浮橋適譚正武及郭松林馬隊三十餘匹至橋猛衝鎗隊亦至奮力排擊賊乃大敗李鶴章等以忠侍兩逆分頭聯絡非滾營進逼難期得手周盛波等五營已先紮興隆橋鳴城橋兩處又調張樹珊六營分紮中安太平西安橋三處撫左小隊兩營填紮芙蓉山並飭郭松林周盛波張樹聲等次第滾紮日以半隊出仗借護築壘劉銘傳亦於初五日率銘字六營至鳴城橋會剿侍逆自初二日後堅伏不出忠逆則日以數千人迎拒疊經符信



余思樞張紹棠張樹珊等擊走之初八初九兩日我軍三路營勦相備各以炸礮轟擊因賊壘阻河爬牆難入初十日劉銘傳郭松林復分滾一營於河邊誘敵不出逆突山東路出大隊排列高奚兩山張樹珊正在翻營督軍猛擊符信余思樞從旁抄入該逆大亂追至西倉我軍鎗礮齊發賊營二十餘座一律踏毀追至茅塘橋十一日李鶴章劉銘傳復調水陸由西合攻錫城又出援賊數萬分股攻我雁臺石卡當飭李正珮等分隊往堵並派周盛波兩營隔河抵敵余思樞劉啟福兩營由後截之餘仍合攻侍逆用大駁猛力轟擊未及兩時賊營瓦房俱倒土城亦塌數丈同知劉盛藻從煙火中率親兵爬牆而入詎該逆營內深溝覆板又築月城貼地密開鎗眼子如雨注速令撤下弁勇傷亡已多正相持間忽援賊由新州街東亭鎮分路來撲我軍左右迎擊賊始敗回適

奏稿五

十

浮橋我軍憑河以洋鎗排轟至天明時適童邦喜余拔萃等由新塘追勦護湖賊眾又抄其後賊乃狂奔追近南門始各收隊李鶴章先調符信余思樞等四營五更時自安鎮徑撲茅斯忠逆各壘由西倉分路抄入前後搭橋徑過該逆初未及防我軍發喊開鎗逆眾慌亂奪路狂奔乘勢蹙之擒斬甚眾追至虞斯始行收隊計忠侍兩逆大股連營數十里一律燬盡連日擒斬甚眾溺斃賊匪踰萬奪獲馬匹器械無算踏毀大小賊壘百餘座我軍傷亡五百餘人訊據擒賊供稱護黨逆回常州侍逆遁回宜興深陽忠逆暫退蘇州北望亭一帶仍欲繞山許關背後靈巖山木瀆小路援應蘇州等語臣查官軍分攻蘇錫以來賊勢漸窮蹙忠侍各悍酋糾率大股併命回救兩月不休總欲擾我後路以解蘇圍經劉銘傳郭松林張樹珊周盛波等滾營備紮晝夜苦戰得以大挫其鋒功績甚偉除俟蘇州無錫克復彙請優獎陣亡弁勇查明請卹外現督飭水陸各軍設法攻蘇並飭李鶴章劉銘傳等乘勢進紮併同無錫如有一處得手則兩城次第可下全局庶有轉機惟將士過勞窮寇死守仍須於奮勇中力求穩慎所有無錫官軍擊退忠侍各大股連獲勝仗各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稿五

十一



攻踏蘇州城外賊壘

奏為督飭各軍連日猛攻踏毀蘇州婁齊葑盤四門外長城十餘里賊壘二十餘座大獲勝仗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馳抵蘇州督軍籌攻業於十五十七等日疊次

奏報在案臣周歷東南非各門察看形勢太湖之水由胥口鮎魚

口流入蘇州胥盤兩門外繞至婁門齊門大河如帶橫豎三四道

環衛城垣該逆憑河築長城周圍十餘里鎗眼礮臺層層密布長

城內石壘土營數十座南自盤門北至婁門聯絡扼紮牆內多穴

地為屋堆土覆板於其上以避開花礮布置極為嚴整而婁門外

石壘長城尤高且堅程學啟所部各營與之隔河對壘已踰兩月

屢攻不下賊之精銳盡聚於是臣與程學啟等再四籌商須

先設法攻破此處使該逆藩籬盡失我軍乃可直抵城下用礮轟

打十六夜四鼓各軍飽餐銜枚而進月霧迷茫中偷搭浮橋該逆

已有防備伏採開鎗子密如雨戈登帶隊衝入炸礮火箭迸發賊

於暗地藏避抵死對擊傷我弁勇數十名斃洋兵頭目數人程學

啟大呼猛撲萬鎗排放礮賊無數而守堞悍逆寂然不動天已曙

明仍各撤回戈登憤甚約於十九日調齊炸礮二十餘尊合力攻

打探知偽忠王李秀成因我軍攻勦緊急十八日出望亭帶悍逆

千餘繞許關背後盤旋木瀆小路入城協守十九日辰刻程學啟

督所部各隊緣南岸進戈登督常勝軍及英法教練勇緣北岸進

臣在望樓高處督戰該逆旗幟布滿戈登督率洋弁排列開花大

小礮位對準轟擊自辰至午長城堅壘土石亂飛墜缺十餘處守

壘之賊當之輒碎餘均伏地窟中程學啟戈登帶隊乘勢搭橋過

河忽忠逆募逆率死黨萬餘人出城湧至助守營牆程學啟揮令

王永勝陳忠德陳有昇周良才龔生陽朱鐵元等四路猛撲紛紛

越壕鎗箭齊鳴逆勢稍卻戈登帶奮勇鎗隊肉薄以登立將賊匪

長城攻破賊惶遽各軍分頭攻奪忠逆大隊拚力衝突程學啟

督令糜戰數十回合該逆狂奔入城陳東友水師復由黃天蕩登

岸夾擊所有婁門葑門賊壘二十餘座次第燒燬擇其衝要者分

兵駐守是役也弁勇傷亡五百餘人斃賊五六千人為蘇軍近來

未有之惡戰二十日齊門外賊營四座知東門長城已破官軍偪

紫白相驚擾黃翼升況文榜等乘勢蹙之亦潰入城其盤門外賊

營經李朝斌張遇春何安泰等水陸各軍於十二日攻克我軍收

隊後賊復填紫白飛調現守西塘之總兵楊鼎勳選帶洋鎗隊干

人前來助攻十九日楊鼎勳率同副將尹連陞等會合水師攻撲

尹連陞拔棹踰濠中礮死之二十日李朝斌楊鼎勳張遇春督軍

猛進賊濠潰退迨至城根拾殺頗多又踏毀賊壘四座此連日督

軍攻克婁齊葑盤四門外賊壘長城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蘇賊屢

戰屢挫勢已窮蹙但恃城外大河長牆堅壘為憑依之固我軍礮

火雖多難以偏城轟打幸賴將士用命齊心血戰戈登以英國兵

官會帶中國兵勇近月以來與程學啟互相推服竭力幫助見臣

親往督戰尤為踴躍立破長城石壘多座於是東南西北三面我軍

可徑抵城下城賊膽寒頗有逆酋乞為內應未知能否憑信臣暫

給諭招撫督同程學啟妥籌辦理惟蘇州為忠逆巢穴志在死守

仍欲出擾我軍後路圖解重圍城內精壯老弱間有十餘萬人無

路能逃不得不為困獸之鬪臣惟謹慎戒備一而督軍乘勝轟打

以冀早克省垣仰慰

慈廑總兵銜儘先副將尹連陞力戰傷亡應懇



恩敕部照總兵陣亡例從優議卹其餘陣亡弁勇俟查明彙案請  
卹所有連日攻克婁齊封盤四門外長城十餘里賊壘二十餘座  
大獲勝仗各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十四

克復蘇州摺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為督飭各軍攻剿蘇垣賊勢窮蹙倒戈內應官軍入城殺分  
別解散克復蘇州省城恭摺仰懇  
聖鑒事竊連日攻克婁齊封盤四門外長城賊膽寒謀乞  
內應各緣由經臣於二十二日馳報在案先是偽忠王部下偽王  
都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等因回援蘇錫屢挫蘇省四  
路圍困金陵官軍攻奪孝陵衛糧路斷絕該逆大勢已去轉求管  
帶魁字營副將鄭國魁遞稟乞降臣以城大且堅猝難攻破暫行  
給諭招撫令程學啟鄭國魁反撥開導曉以利害多設方略脅以  
兵威該偽王汪安均都雲官先後密約程學啟單騎相見於城北  
洋澄湖情詞懇順求勿開礮轟打臣與程學啟商蘇城本係忠  
逆巢穴該逆往來援救行蹤無定其城守事宜專交粵西老賊偽  
慕王譚紹洸主持譚逆兇狡百倍尋常從前杭州湖州各城  
均係該逆攻陷必須除此巨患勒令該降賊等或生擒逆或斬  
募逆首級來獻始准收撫程學啟自二十日起逐日偪抵城  
根挖壘濬濠修築礮臺安設大礮布置攻具為即日轟打之勢城  
內賊眾惟慕逆一股守志甚堅餘皆解體忠逆見人心散亂即於  
二十日夜帶所部萬餘由甯門出光福嶺一帶小路搭橋而去  
二十三四等日程學啟督隊攻婁齊二門李朝斌督水陸各軍攻  
封盤二門黃翼升督水師牽制甯門甯路晝夜不撤愈攻愈緊二  
十四日午刻慕逆傳令各偽王上城堵禦正在對眾指揮都雲官  
商令偽天將汪有為出其不意立拔腰刀刺殺之大眾呼噪齊入  
將慕逆死黨殺斃千餘都雲官稟求調兵入城協剿是夜開齊門  
迎降程學啟即飭鄭國魁鄭國榜帶兩營隊伍入城彈壓二十五

奏稿五

十五



日清農部雲官等齎慕逆譚紹洸首級來獻臣營中降卒驗視無訛城內各眾概行難疑程學啟親督各隊入婁門安撫降眾並督軍搜剿慕逆餘黨兩廣人數百名李朝斌張遇春何安泰等帶隊由盤門截殺黃翼升等由閘門截殺又斃五六百名解散數千人惟投誠賊黨有四偽王四天將之眾欲求添立二十營隨同勦賊該酋等久在城中為大頭目狼子野心恐其難制臣與程學啟暨諸將密商宜乘其窮蹙設法驅除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節因令程學啟遣親信隊伍駐守婁齊封盤各門二十六日未刻程學啟督同劉士奇陳有昇楊鼎勳張遇春王永勝周良才葉廷杓朱寶元等帶隊分門並進程學啟下令曰該降眾若意圖佔踞結黨橫行者殺無赦願解散者給路票回籍別有埋伏棍巷館舍開鎗抵拒經我軍排齊鎗礮來往衝擊斃悍賊二千餘名餘眾肉袒稽首乞就遣散亦有捫城幡重妻財驚遁出城於是城內稍就清理立將省城克復臣即日入城巡視並令程學啟督帶八營入城駐守一面會督地方官紳將存城降眾難民妥籌遣散安置之方以善其後此二十四五六等日外攻內應勦撫兼施克復蘇州省城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蘇省被踞四載與金陵杭州為逆匪三大巢窟互相犄角此其腹心一氣黏連根柢極為深固臣由上海偏隅節節進攻本不得勢但以人力苦爭賊眾兵單時深惴懼仰賴皇上指授機宜多方激勵而督臣曾國藩遣將助兵隨事商榷中外水陸將士和協一心遂得屢挫兇鋒固偏城根黨眾乞降渠魁授首先下名城實非微臣慮所及皆緣

聖主中興 威德遠被氣機大轉賊勢日衰金陵杭州當可以次得手慶幸之

餘惟加戒慎遇缺提督勃勇巴圖魯南鎮總兵程學啟忠勇謀略有古名將之風自隨臣來滬所向無前戰功最多經營蘇城市及半年兵不滿萬每動一著即制賊命川兵如神操勞過度近得頭暈咳血之症仍勉力支持應如何優加獎勵之處出自聖裁英國兵官會帶常勝軍權授江蘇總兵戈登奮勇勤苦洞悉機謀火攻利器尤多贊助擬請旨酌加賞資俾事竣回國藉示榮寵統領太湖水師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李朝斌統領淮揚水師遇缺提督淮揚鎮總兵黃翼升勞苦戰爭謀勇兼裕蘇州而面皆水惟水師之功居多該二員均已賞穿黃馬鞋應請旨酌予優獎臣未便擅擬至尤為出力將領擬保官階另繕清單

乞 願懇 恩施其餘出力之文武將弁兵勇及投誠賊目擇其可用者俟查核明確續請 獎敘攻勦蘇州疊次陣亡將弁並繕清單懇 恩敕部各照原銜從優議卹所有克復蘇州省城各情形理會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繕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陳伏 奏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無錫合圍摺

奏為無錫官軍連克高橋新安等處賊壘擊敗忠護各股援賊漸次合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李鶴章劉銘傳等軍擊退無錫大股援賊並踏毀三里街萬壽橋賊壘經臣於十月十七二十二等日馳報在案劉銘傳於十七日出坊前回堰橋原營十八日出勦斗門秦巷一帶踞逆賊又盡遁高橋之東惠山孟里等處高橋西通常州南扼宜興賊以礮船二十餘隻守河口河東築土壘木卡十餘處劉銘傳以三路夾期方可得手商調王東華水師於二十日會合陸軍至高橋二里外賊即來迎各哨船猛進徐得勝劉朝幹等由橋西迎擊劉盛藻唐殿魁等由北門外遠抄賊棄營而奔奪獲礮船幾千餘城賊出援亦經擊退二十一日賊萬餘列高橋王東華以大礮轟

擊徐得勝等由西斗門出勦賊始遁去龍山西三里墩賊營亦遁此二十二等日攻克高橋賊壘之情形也護逆自常州來援見高橋已阻折回西斗門沿河築卡偽英王叔率賊二萬餘與護逆合援二十三日圍撲萬壽橋營盤一股由橫山牽制青陽官軍另股由錢周村渡河撲石撞橋劉銘傳令徐得勝等固守勿出自帶三營堵錢周村橋口調唐殿魁者貴二營折回堰橋以顧後路二十四日賊精悍數千擁撲新後營身山西萬壽橋渡河撲銘正營劉銘傳令唐殿魁率二營迎擊渡河之賊自帶二營擊撲營之賊賊已包過萬壽橋劉盛藻軍乃爾率隊直衝賊大敗走徐得勝劉朝幹分頭抄擊迫至西斗門唐殿魁劉東堂等亦擊敗西萬壽橋之賊均斃賊無數二十五日又至西萬壽橋黃桂蘭等擊敗之二十六日五鼓忠逆帶大股二萬餘由蘇州西路繞來乘霧擁撲

萬壽橋離我軍里許築壘徐得勝等以洋鎗向人營叢處擊之已刻霧開賊忽由高橋出水陸數千以洋匪所拾飛而復來輪船衝散王東華孫善成等水師至萬壽橋河口連開炸礮劉銘傳親督奮勇百餘人蛇行河堤截其後用洋鎗擊斃洋人數名賊盡匿船內不攻仰視任輪自走因湖闊水深仍被逸去月股圍營之賊乘開炸礮時各攜稻草門板猛撲徐得勝頭營子落如雨傷亡頗多徐得勝徐得貴均受鎗傷又一股由西萬壽橋直撲銘正營賊如林見輪船近走始退劉銘傳令者貴劉朝幹擊西萬壽橋之賊劉盛藻軍乃爾擊南街築營之賊唐殿魁徐得勝抄擊圍營之賊三路齊進賊大潰走迫殺數里擒斬二千餘人我勇傷亡百餘人偽忠王率其黨遁回常州高橋大河賊船數百號均向常州一路而走劉銘傳恐輪船復來於湖口添築一營嚴為防範此二十三

至二十六等日萬壽橋屢次擊退援賊之情形也李鶴章聞蘇城已克令黃中元郭松林夾勦望亭新安各賊壘並訊降賊知忠逆已拆無錫西門大橋放進輪船二十六日郭松林令吳建瀛帶建字三營進佔城南清名橋謝連陞帶松字三營排隊青龍橋左右自率松建六營小隊及開花礮隊馳至新安壘賊迎拒郭松林率隊衝殺文茂林易剛黃式壽分三路擊之賊棄壘狂奔追及望亭賊亦出撲周學林大呼馳入胸中鎗子陣亡段懇壽張玉才踴救亦受火彈重傷我軍益憤怒力奮擊生擒七百餘名奪獲賊船三十餘隻馬匹器械無算沿途賊營一律踏平南門援賊出城亦為吳建瀛等擊退是日周盛波張樹聲等又擊退東北門之賊奪石卡一座木卡四座此二十六日攻克新安望亭賊壘之情形也臣查忠逆自蘇城遁出仍糾護逆回援無錫並恃洋人所拾飛



而復來小輪船往來衝擊據擒賊供稱忠護二逆皆言此次輪船炸燬不能打開萬壽橋官軍營盤無錫不保速援金陵再回竄路等語現在蘇錫之交一律肅清高橋既克西北衝要亦斷即使輪船復來河狹橋多設防較易但恐山常州孟河口等處出江繞竄圖援金陵臣已飛咨都興阿曾國荃吳全美等一體嚴防兇勦李鶴章現飭郭松林進紮無錫南門周盛波移紮北門侯惠山紮定即可合圍與劉銘傳併力攻城陣亡游擊周學林守備王舒甲費承隆把總孫勳煥趙明禮均請

奏稿五

二十

賊各緣山理合由驛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蘇州逆首偽納王邵雲官偽比王伍貴文偽康王汪安均偽甯王周文佳偽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為等因官軍圍攻緊急乞降內應該節等願望太奢恐有後患分別驅除解散各緣由業經臣於二十六日  
奏報大略在案先是官軍入城查探降眾實有二十餘萬其精壯者不下十萬都雲官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獻城後遂佔住閭胥盤齊四門於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准立二十營並乞  
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其挾眾要求之狀種種堪虞臣思受降如受敵必審其強弱輕重能否駕馭在我若養虎貽患苗沛霖宋景詩皆其前鑒門幸而如李世忠至今滁州等城仍未

奏稿九

五

退出蘇省財賦名區豈容該酋等擁眾盤踞貽無窮之憂況都雲官等積戾巨酋在賊中封至偽王偽天將其罪惡已不可赦今圍困始降毫無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將來斷不能遂其所欲即斷不能無反側之心因傳令該酋等八人來營謁見詎都雲官並未難髮維時忠逆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蘇甚近都雲官等皆係忠逆黨羽誠恐復生他變不如立斷當幾登時將該偽王天將等誅派程學啟督隊入城捕獲逆黨於是降眾二十萬咸繳軍器乞就遣散臣復派委弁挑留精銳二千人分置各營其餘陸續資遣安置臣即於二十九日入城駐守督率官紳分投撫卹人心大定不謂戈登因臣先調常勝軍回駐崑山未與入城之功忽生異議先曾謂納逆不應殺募逆茲又謂不應殺納逆聲稱即帶常勝軍與官兵開仗經道員潘曾瑋總兵李恆嵩勸止乃又招去納逆



義子邵勝鏞暨久從蘇賊之廣東人千餘名意殊叵測又慈惠英  
國提督伯郎緝譯官梅輝立來蘇辨詰臣告以自督軍來滬先收  
南滙降首吳建瀛准帶下人次收常熟降首略國忠准帶二千人  
均肯退出城池謹受約束故以戰功保至副將信用不疑臣並非  
好殺降者茲邵雲官等所求太奢欲踞省城關係太大未便姑容  
養癰成患且誅八酋而後能解散二十萬眾辦法似無不是戈登  
先期調回崑山事在倉猝未及商量蓋一商詢則彼必極力沮格  
此事遂無了局矣該提督則以英國不喜殺人是使戈登無詞以  
對外國強派臣辦理錯誤臣姑勿深辯惟其悻悻見於詞色據稱  
申請公使與總理衙門議定再將常勝軍作何區處其意殆挾該  
軍與我為難耳臣維戈登助剿蘇城近來頗為出力是以督同程  
學啟曲意籠絡俾為我用疊經據實奏報仰懇

奏稿五

三

恩獎不料成功之後既索重賞仍生衅端值此時事多艱中外和  
好臣斷不敢稍涉鹵莽致壞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體如  
臣構味恐難駕馭合宜設英公使與總理衙門過於爭執惟有請  
旨將臣嚴議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理合附片  
縷晰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克復無錫金匱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奏為官軍乘勝進攻克復無錫金匱縣城生擒偽湖王黃子澹父  
子餘逆悉數殲除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無錫官軍攻克高橋等處賊壘擊退忠護各股援逆乘  
勢合圍於初三日馳報在案李鶴章當飭郭松林圍南門黃中  
元繞圍西南絕官輿之路張樹聲圍東門李正珮張士芳接應北  
門符信余思樞接應南門周盛波圍北門勝嗣武繞紮高橋絕常  
州之路逆首偽湖王黃子澹父子率眾六七萬人矢志死守傍逆  
河周築土城各門橋口均以四五天營護之鎗礮極密李鶴章親  
赴各門頭營來往督催三晝夜攻打不息令各軍於對岸築壘仰  
以運河為濠花籬為溝填塞河路併力猛撲初一日周盛波北門  
獲勝燒其礮船十餘隻民船百餘號郭松林黃中元攻破惠山石

奏稿五

三

卡二道搗斃賊二千餘名是夜李鶴章令丁日昌手燃三眼開  
花礮燒城屋數處遙聞賊亂乃親督張樹聲張樹珊攻破亭子橋  
口頭營一座殺賊數百名初二日已刻張樹聲羅得陞等攻破東  
門土營四座符信余思樞李正珮張士芳乘勝破其土城周盛波  
易宏達等攻破北門土營四座郭松林攻破南門土營五座張光  
泰王東華等礮船又合擊西門之賊奪礮船八十餘隻民船七八  
百隻郭松林黃中元又破其西南二營李鶴章見城上賊漸移動  
飛派黃金志段珮持令分催東北兩軍爬城自赴南門令郭松林  
吳建瀛率眾分爬與黃翼升分督水陸四門豎梯一擁而登賊全  
走向東西城頭放鎗死抵張樹珊劉克仁董鳳高符信余思樞黃  
中元復從東西橫阻而登賊即下城巷戰潮逆自率兩廣老賊五  
六千名出北門經周盛波擊斃三千餘級轉由西門而遁周壽昌



文茂林等領隊截殺先破城外五環洞橋賊營該逆路斷衝突十  
 數次周壽昌縱馬手擒偽湖王黃子濬餘賊四散悉追斬之湖逆  
 之子仍在城傾眾抵拒又被郭松林擒獲李鶴章遂登南門城頭  
 飭署金匱縣趙宗道前金匱縣暢和會持令大呼棄械跪降者不  
 殺被擄男婦入館於是沿街跪者數萬人其餘悉數擒斬逸出之  
 賊經練勇及水師截殺數百名又被劉銘傳萬壽橋一軍擄擊其  
 竄往常州者無多城內外街巷河溝伏屍山積實足伸  
 天討而快人心計生擒湖逆父子及大小賊目五百餘人擒斬溺  
 斃二萬餘人救出難民三萬餘人我軍止傷營哨官數人連日兵  
 勇傷亡千餘人無錫金匱縣城遂於初二日未刻克復臣查無錫  
 為蘇常咽喉水陸關鍵自八月間李鶴章劉銘傳等軍由江陰進  
 紮忠侍各逆糾大股悍賊十數萬自金陵溧陽回援扼要築壘奮  
 力衝撲冀解蘇圍日夕搏戰我軍儼一移動即為所乘幸各將士  
 堅苦相持滾營進逼旋擊退忠侍各股俾攻取蘇城之軍不受牽  
 制其為功於大局非淺遠也逆由蘇遁出復糾常州護逆與洋匪  
 輪船拚死撲犯湖逆亦立意死守我軍兩次擊退忠逆乃得直抵  
 城下合圍猛攻迅速奏效各將士苦戰三月之久先後大小百餘  
 仗實屬著有勞績除上第鶴章分應效力不敢仰邀  
 獎敘外記名提督署狼山鎮總兵劉銘傳記名提督郭松林血性  
 忠勇摧鋒陷陣所向無敵為各賊所深憚該二員官職較大請  
 旨優加獎賞提督銜金門鎮總兵王東華提督銜記名總兵黃中  
 元滕嗣武總兵周盛波張樹珊張光泰陳東友周國興均請以提  
 督記名  
 簡放周盛波陳東友並請

賞給從一品封典記名總兵張桂芳羅得陞均請以總兵遇缺題  
 奏張桂芳並請  
 賞加提督銜羅得陞並請  
 賞給勇號副將顧邦桂請加總兵銜  
 賞給勇號副將周壽昌唐殿魁吳建瀛彭述清易用剛董鳳高李  
 正佩者貴文茂林吳勝清周興隆副將銜參將童邦喜周盛傳余  
 拔羣均請以總兵記名  
 簡放周壽昌並請  
 賞加提督銜彭述清易用剛李正佩並請  
 賞給勇號吳建瀛並請  
 賞給正二品封典參將易宏達游擊吳家榜均請以副將補用副  
 將銜游擊張紹榮胡金元參將張士芳參將銜游擊宋德鴻游擊  
 徐得勝劉克仁董大義劉啟福連陞黃金志副將銜潘承恩均  
 請以副將推補易宏達張紹榮胡金元劉克仁董大義劉啟福謝  
 連陞並請  
 賞給勇號江蘇簡用道張樹祥以諸生從軍領隊殺賊謀勇兼裕  
 應如何獎擢之處請  
 旨定奪候選道符信請  
 賞給勇號知府銜甘肅補用直隸州余恩樞請免補本班以知府  
 儘先補用並請  
 賞給勇號江蘇候補同知劉盛藻請免補本班以知府補用並  
 賞給勇號換戴花翎藍翎補用同知署金匱縣知縣趙宗道請以  
 知府儘先補用並請  
 賞換花翎同知銜江西補用知縣丁日昌請免補本班以直隸州

一第10下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反文內



知州仍留江西補用並請

賞戴花翎江蘇補用知縣劉東堂請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補

用前任金匱縣知縣楊和會請免其查辦失守處分開復原官發

遣新疆已革道員馮席珍請免其發遣留營效力銘字營教練鎗

礮副將銜畢乃爾請以副將補用松字營教練美敘羅殿盛字營

教練矩類均以洋人願隸版圖請

賞給游擊銜此次各軍廩戰日久勞苦功多是以奏保較優伏懇

恩施以示鼓勵其餘出力文武各員並陣亡將士容俟查明彙請

獎勵所有官軍攻克錫金縣城生擒潮逆父子餘逆悉數殲擒各

緣由理合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奏

籌辦大略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再偽忠王李秀成自十年春開攻破金陵長圍疊陷蘇常杭嘉湖

各處上竄江西湖北先後勝魯濱兵游匪眾以百萬計分置各城

又盡得東南財賦之區取精用宏日以強人幾至不可收拾自去

歲屢屢敗及投降各城精銳散亡不下二十餘萬今年春夏開

竄皖北失利經上游官軍截殺解散又十數萬眾其自九洲過

江僅存四五萬人維時偽天王驚惶失措賴李秀成回金陵主

持守局而忠逆以蘇州為分地事急故須回援其部眾悍酋布滿

蘇浙總以踞守蘇省之偽蘇王譚紹洸偽納王邵雲官踞守杭州

之偽聽王陳炳文偽歸王鄧光明踞守無錫之偽潮王黃子濂為

最該酋等各擁眾數萬與臣軍搏戰較久謀勇兇狡實倍他賊臣

本無辦賊之才亦無必勝之兵幸值

兩宮

奏稿五

奏

皇太后孜孜求治昕夕憂勤

皇上福祚中興威德遠布是以天奪其魄藉各路官軍為之驅除

計蘇州之捷剿除偽慕納比康甯五王及四天將解散近二十萬

人無錫之捷剿除偽潮王父子擒斬解散約五萬人金陵浙江各

軍擒殺解散之數更不勝計忠逆黨羽已孤巢穴已失據擒賊愈

供該逆踉蹌西走隨行僅兩萬餘人將赴金陵設法解圍曾國荃

鮑超等兵勢正盛攻勦正緊料其無法解救則挾偽天王洪秀全

及其母妻眷屬山浙皖交界上竄江西福建以尋回粵之路臣駐

蘇省徧察城中城守規畫布道極有條理深以未得擒殺此酋為

恨若逸出江閩恐仍蔓延為慮現在曾國濟派兵回防江西左宗

棠派兵分截皖南固已豫有戒備但使該逆不再竄踞城池變為



流賊勦滅較易至常州偽護王陳坤書一股約眾數萬能守而不  
耐戰與忠逆夙有嫌衅近稍解釋深陽偽侍王李世賢賊守俱悍  
人數尚多與忠逆同宗素好似皆聽忠逆為進退杭州之聽逆陳  
炳文係安徽人歸逆鄧光明係湖南人聞忠逆有回粵之志多不  
願從嘉湖蓄糧甚富尚須死守幸各路兵力皆強有局甚穩如金  
陵杭州再有一處得手賊勢自必瓦解即日馳赴無錫籌度分  
布進取之方擬令程學啟會同李朝斌劉秉璋潘鼎新水陸各軍  
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浙西之賊冀與左宗棠蔣益澧之軍前後  
夾擊李鶴章劉銘傳各軍相機進常州宜興兜剿蘇境之賊冀與  
曾國荃鮑超之軍前後夾擊欲分各路賊勢藉固蘇滬藩籬總須  
慎之又慎斷不敢恃勝而驕自取顛覆惟各軍自春徂冬幾於無  
日不接仗無時不移營傷亡病瘵繁累相屬即能戰之將多有積

奏稿五

天

勞致病天氣苦寒須略休養臣未忍過於督催惟有體察軍情仍  
無坐失機會所有近日賊情及籌辦大略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進規嘉善 奏為官軍進規嘉善擊賊克復涇匯逆壘相機信剿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臣擬令程學啟會同李朝斌劉秉璋潘鼎新水陸各軍  
分路兜剿浙西之賊業於初五日附片具陳在案疊據劉秉璋呈  
稱嘉善城東六里張涇匯為要路該逆擊壘重濠聯  
絡固守劉秉璋先於十月二十日由楓涇帶隊進攻該處官塘南  
北岸有石壘四座逆眾出拒我軍鎗礮環施乘勝衝撲吳長慶  
桂榮袁發等俱拔柁下濠分撲各壘勇丁從礮口爬入被賊擊刺  
傷亡頗多參將王玉林帶隊馳濠被賊洋鎗中胸穿透登時陣亡  
劉秉璋在濠邊揮戰援賊大至我軍憑河分堵猛撲數十次賊在  
營後站隊壘賊抵死拒敵劉秉璋腿受鎗傷仍督隊徐撤回嘉

奏稿五

天

善踞賊遂連日糾眾出竄劉秉璋派令駱東昌帶船分扼西涇及  
伍子塘與曾守忠師船聯絡二十一日城賊大股直撲千寮之鳳  
洞橋大通橋一帶離伍子塘不遠駱東昌會同曾守忠師船並進  
至亭子橋口有木卡一座踞逆千餘駱東昌令各船開礮轟擊環  
放洋鎗並合盧滿江帶船抄賊後路夾攻賊始敗遁擊平木卡追  
至鳳洞橋亦有木卡一座賊糾該處踞逆回拒各船迎頭環擊  
斃賊不少哨弁羅成霖被傷左足裂旗襄創衝入盧滿江鎗斃騎  
馬賊一名賊隊大亂敗走轟毀木卡追至大通橋外二十八日城  
賊又出大股馬步萬餘人鎗礮船百餘艘由南星橋分股撲東西  
涇口把總陳廣生令各船開礮轟擊該逆直逼河口排放洋鎗並  
以竹排搭渡包抄各船分頭迎擊自辰至午被賊奪去戰船八號  
駱東昌令各船駛至西涇口奮擊賊猶恃眾不退適曾守忠



渭川師船俱至賊始稍卻劉秉璋以萬涇為西塘楓涇中開要路二十九日川派水陸隊伍往勦該逆屯聚大河南北中搭浮橋於南岸橋口築卡我軍先擊北岸之賊紛紛敗退又逆風追擊南岸之賊退入村莊小有斬獲三十日劉秉璋復派苗桂榮萬重會敏行蔡涇川等水陸分路夾擊列隊苗涇四河口會敏行蔡涇川以礮船轟擊南岸賊百餘人聶桂榮等陸隊衝突亦斬百餘人賊勢不支山浮橋南退適太湖水師及潘鼎新楊鼎勳各營亦皆派隊來援賊棄械狂奔橋斷溺斃無算我軍乘勝追擊賊仍逃入城中其北岸與未及過河者二百五十餘人悉數擒獲此二十至三十日賊獲勝之情形也十一月初四日劉秉璋創傷漸愈又率水陸各營往攻涇涇潘鼎新亦派徐道奎帶舢板船十七號趙濟川帶礮隊兩哨炸礮二尊助勦黎明劉秉璋令蔡涇川徐道奎帶船攻南石礮以綴賊勢令趙濟川以炸礮打河北橋頭賊壘連開四十餘礮賊甚夥仍屹然不動吳長慶趙濟川帶隊撲至濠邊拔柁下濠賊抵死不逞聶桂榮萬重帶二營扛梯捆草一齊猛撲拋火礮延燒賊屋賊始慌亂我軍肉薄以登殺賊百餘當將北岸橋頭賊壘攻克餘壘三座各駭而奔適善城援賊大至我軍分路包抄斬賊數百人賊棄械狂奔岸窄河寬溺斃約三百人所有涇涇匪賊一律攻奪劉秉璋當派袁發萬重填築二營為進信嘉善地步此初四日攻克涇涇賊壘之情形也查浙省嘉善昆連松江為浦南衝要瀕防後路張涇匯又為嘉善東隅鎖鑰是以該逆聚死守自前月下旬我軍進攻未克城逆大股屢次分投竄撲經我軍勦獲勝踏毀壘嘉善賊膽漸寒除飭劉秉璋等相機勦外程學啟李朝斌水陸各軍亦已次第分

道前進冀成犄角之勢兩江補用副將王玉林游擊銜都司包清旭力戰捐軀殊堪憫惜請旨敕部分別從優議卹所有官軍進規嘉善擊敗賊壘攻克張涇匯賊壘各緣由理合由驛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稿五

三十一



無錫訊道降眾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再臣於初五日拜摺後馳往無錫晤商李鶴章劉銘傳等偵知常州護逆一股因蘇錫克復其部眾漸已離心正當乘機進取遂飭劉銘傳督帶所部九營並駱國忠二營張桂芳一營由江陰西南焦塾三河口等處進紮李鶴章派周盛波張樹聲等十二營由運河官塘進紮常州步為營穩慎籌辦臣訊據無錫逆首偽潮王黃子濬供稱忠逆現帶各股賊眾退聚丹陽欲突圍入金陵將洪秀全之子擁戴出城竄擾江西仍留偽天王守金陵以待援應等情未知是否確實除將該逆首黃子濬暨其子黃德懋凌遲處死懸首示眾外應准會國奎來兩金陵官軍業經合圍城中接濟已斷驚擾異常惟洪逆據陣死守似忠逆未必能遂入城即進城未必能再出竄而各路防備自須加嚴臣於初九日由無錫回

奏稿五

三

蘇督籌善後各事查城內降眾難民向有十數萬人近甚安靖其籍隸廣東湖南湖北江西者酌給川資先行押送過江遞送回籍其隸皖浙江蘇者分別資遣安置派合署臬司郭柏蔭督同府縣官紳次第經理仍派六營分門駐守以昭嚴密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謹

奏

進圍常州摺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為各軍分進常州連日圍攻各門勦蕪兼施踏毀城外賊營二十餘座大獲勝仗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李鶴章劉銘傳兩軍分路進紮圍攻常州業於十二日附陳梗概在案劉銘傳於初九日帶隊抵常州城北十五里之鄭陸橋其前營滾進距城四五里探視城外各門賊營林立人數甚眾劉銘傳督軍由羊頭橋開道深入而圩塘賊營三座適包我軍之後幸屢戰皆捷飭駱國忠兩營暫紮西施橋扼其竄路張桂芳等滾紮孫村距城僅隔一河徐得勝者貴兩營紮過河西即有常州西路奔牛鎮石城賊首邵小雙率眾二千乞降劉銘傳即令駐守該處堵擊丹陽援賊李鶴章派周盛波張樹聲兩軍於初八日由無錫進紮城壘初九日周盛波進抵常州城東十五里之掃

奏稿五

三

鼓橋張樹聲攻奪白家橋賊卡十一日即派兩營進紮白家橋周盛波哨至東門三里橋攻破賊卡一座已刻逆眾萬餘由西南兩路來撲我軍鎗礮連施屢戰數十合斃賊甚多賊退入營申刻城賊又出千餘復擊走之十三日各營出五成隊先搭浮橋數道並築長卡陸續滾進李鶴章已將無錫城守布置就緒馳赴常州督勦十四日劉銘傳督所部攻西北門外各賊營一面飭令唐殿魁劉盛藻等環攻圩塘之賊該逆抵死拒守我軍以大礮轟塌營牆各勇拔椿踰濠一擁而入先破賊壘三座擒斬無數賊二三萬蜂擁出救劉銘傳督隊分投迎勦惡戰兩時賊敗退入城劉銘傳乘勝攻打連破東北門外賊營十數座收降卒一萬五六千人十五日李鶴章飭周盛波張樹聲於五鼓出隊進攻東門賊營先令降賊引導繞渡城河冒充城中口號襲破東門根石營二座遂連



破各橋口寶塔邊石營數座擒斬數千降二三百人我軍入據其  
壘與劉銘傳各營一氣聯絡又會攻小北門口大石營劉銘傳正  
用千里鏡測望礮路破賊洋鎗子中傷頂額登時暈倒幸入骨未  
深子已取出午刻偽護王陳坤書率眾數萬山南門總撲周盛波  
營後我軍大隊撤過河南張翼迎之戰數十合賊乃潰走乘勢追  
過西門大河檢斬溺斃數千人破南門石營兩座此連日分路進  
攻踏毀常州城外賊營二十餘座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查  
護逆一股久踞常州人敢雖眾不甚耐戰前此營援江陰無錫經  
劉銘傳屢次擊敗又值蘇錫克復軍氣愈奮賊膽愈虛祇以城堅  
池深各門外多紮堅壘為死拒待援之計茲劉銘傳李鶴章等乘  
其衰蹙神速猛進勦撫兼施連克賊營二十餘座收降二萬餘人  
城外已漸肅清丹陽宜興來援各路亦經紮斷該逆似難久踞除  
奏

奏稿五

奏

屬劉銘傳加意調治襄創督攻並飭李鶴章設謀招撫仍督隊  
速攻以期早克名城仰慰  
慈廬所有官軍進圖常州連毀城外賊營大獲勝仗各緣由謹繕  
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處置常勝軍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再浦東一路自劉秉璋攻克張涇漚賊壘平湖賊酋陳恩榮赴滬  
鼎新營中乞降初八日已率眾薙髮獻城當將平湖縣城收復官  
軍旋入協守乍浦嘉善賊酋亦紛紛具稟投誠臣飭劉秉璋潘鼎  
新相機察辦俟措置就緒再行續陳  
奏程學啟即日拔隊進攻平望與劉秉璋等隨時會商勦撫兼施  
仍嚴防杭州聽歸各逆及湖州黃老虎大股回援常勝軍現駐崑  
山自臣發給犒賞洋銀七萬元尙屬安靜戈登招去從賊之廣東  
人聞已遣散過半英提督伯耶回滬糾集各國領事聚議蘇州殺  
偽王一事已告明駐京公使以後戈登仍否幫中國帶常勝軍俟  
奉復文再行定見戈登暫駐崑山聲稱不歸臣調遣臣兵力可敷  
防剿亦無須該軍協助但冀總理衙門與英公使議定安法即讓  
戈登告退須責令將該軍帶隊外國弁兵一百數十名全行撤回  
或由臣選派數人幫帶該軍營次購買外國礮位及現存外國軍  
火全行交出彼無所挾持庶不敢背叛滋鬧蓋常勝軍所恃只有  
礮火此外實無他長洋人議論每謂該軍若無外國官統帶定必  
投賊作亂何以中國弁兵並無無故投賊之事英酋欲攬兵權以  
箝制地方勇丁欲附洋弁以要挾厚餉相為固結不解操縱緩急  
頗有為難諒蒙  
聖明洞鑒所有近日軍情理合附片具  
奏

奏稿五

奏



逆復平湖乍浦海鹽各城摺

奏為官軍乘勝逆復浙西平湖乍浦海鹽各城安撫降眾分兵扼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劉秉璋等攻克張涇匪賊壘並平乍賊酋投誠大略經臣於二十七等日馳報在案先是七月中我軍攻克楓涇西塘後平湖賊酋陳殿選即陳恩榮遣人乞降劉秉璋等以該逆未經痛剿其意難測未即允行十月中該酋又出至大洲塘求見潘鼎新劉秉璋言城中不願投誠者半請謀定舉事潘鼎新等察其意甚誠當給記保獎札以示籠絡及劉秉璋西涇張涇匪之捷擬分兵進扼新埭該酋遂請約期十一月初六日潘鼎新派夏金標潘鼎立進紮廣陳以觀動靜劉秉璋派聶桂榮張應魁由楓涇移紮新埭楊鼎勳出隊于窰劉秉璋進兵鍾埭牽綴嘉屬各逆而絕

該酋反顧之心初七日令徐道奎帶水師夜偪城根該酋即勒所部分開各逆館開城迎我軍入當將偽洗天安陶雲從偽翼天福江之源偽遂天福胡金鏘偽劄天安沈本立各館悍賊誅殺殆盡督令合城雉髮陳殿選率陳殿魁王應海錢玉興朱六玉等所部萬餘人盡降初八日遂將平湖縣城收復陳殿選初約乍浦賊酋熊建勳同降熊酋亦決十月二十六日乍浦偽茹天福甘姓密約內應請我軍夜襲之十一月初五日三更潘鼎新親督潘國揚潘鼎立丁壽昌劉恩洲韓照揚各帶五成隊銜枚疾走過乍浦東門外牛橋賊壘賊睡中驚起我軍殺入鮮得脫者及抵乍城賊眾有備甘首謀不得發潘鼎新當派各軍將南門外燈光山暈頂山北門外三里橋共賊營四座分路踏殺賊數百餘匪逃向沿海山坳踐死無算我軍天明收隊熊建勳懾於此舉始具稟乞降潘鼎

新派主簿趙濟川齋札進城宣諭初十日派丁壽昌唐宏成劉恩

洲帶三營進紮乍浦城根自督潘國揚一營勒兵平湖南門外以俟十二日熊建勳率眾雉髮獻城遂又將乍浦城收復次日潘鼎新即令熊建勳隨同唐宏成帶隊前往海鹽該縣踞逆多熊酋舊部經唐宏成等反覆論導立時率眾雉髮迎官軍入城澈浦鎮踞賊震懼思逃亦經熊建勳傳諭招撫雉髮來降三十四兩日遂又將海鹽縣城及澈浦鎮收復潘鼎新劉秉璋商派四營駐守平湖三營協守乍浦留二營守金山衛以固蘇省門戶海鹽暫令降眾自守臣查平湖乍浦海鹽各城倚角相連與浦東金山接壤為漚防後路浙省東北沿海屏蔽平乍賊眾各有萬餘城堅濠深存糧足支數月設恐城拒守我軍圍攻正需時日該降酋等懼我軍威次第納款浙賊潘離已撤杭嘉踞逆皆有首尾狼顧之象據各

降酋願率眾往攻嘉興已飭潘鼎新劉秉璋等分別遣留相機督勦惟聞歸逆鄧光明率同偽相王偽獎王三萬餘眾入援嘉興意圖復奪各城海鹽澈浦去蘇較遠飭由潘鼎新等隨時酌調應援並令程學啟速攻平望嘉善以圖牽制水師游擊徐道奎首先入城搜殺梗逆請以參將儘先拔補並賞加副將銜平湖降酋陳殿選等早議投誠並助官軍圍殺賊眾乍浦降酋熊建勳連獻兩城均有微功該酋等在賊中非大頭目暫留助勦尚易控馭似應免罪給獎藉廣招徠陳殿選可否賞給游擊銜陳殿魁可否賞給都司銜王應海錢玉興朱六玉可否均賞給守備銜熊建勳可否賞給三品頂戴花翎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及各降酋容臣查明彙



核請

獎所有官軍乘勝連復平湖乍浦海鹽各城安撫降眾分兵扼守各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美

攻克平望鎮九里橋黎里等賊壘摺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奏為官軍水陸會剿攻克江浙通衢要口之平望鎮及九里橋黎里等處賊壘大獲勝仗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飭程學啟李朝斌水陸各軍進攻平望以圖嘉湖

歷經具陳在案程學啟於二十一日由吳江赴七星橋一帶備察

形勢恐天寒河凍不便師船急令各營出六成隊裹糧紮行營前

進二十二日黎明程學啟令劉士奇所部兩營由南庫進紮梅堰

塘防湖州之賊來援餘營分三路進攻李朝斌督水師由汾湖兜

剿查平望賊於鶯脰湖南北岸築石城二座土壘三座皆憑河為

濠異常堅固以石沈舟填大河而以木柵阻小河船不能行程

學啟令各軍泗水掘壩賊突出二三千人隔河密放洋鎗淮揚水

師右營記名提督陳東友奮前迎擊右脇中鎗洞穿幾死程學啟

奏稿五

美

督王永勝張行科陸隊併力抵禦賊始退入是夜四鼓時賊千餘

分兩路劫營我軍聞聲密令各勇潛伏蘆葦伺賊漸進發喊迎賊

排放洋鎗亂擲火彈我軍水陸鎗砲齊起賊復退回二十三日黎

明程學啟令劉士奇張家瑜趙三德與太湖水師楊明海江福山

由鶯脰湖攻其右翼生陽葉廷杓阮炳福攻其左王永勝何安泰

張行科攻其中陳忠德帶親兵護開花砲隊與吳毓芬周良才隨

後策應李朝斌督李助發周正林水師繞進左港合圍縣丞程亮

采帶鎗船分扼汊河以防竄逸賊先以大礮遙擊近則偃旗不出

陳忠德令洋弁備雷開放炸礮數十各勇隨煙擁進賊亦鎗礮齊

發近者輒倒嘉興援賊突來萬餘李朝斌急抽師船與淮揚巡湖

各水師迎剿葉廷杓陸師隔岸禦之吳毓芬周良才併力夾攻賊

勢過猛我軍屢進屢卻程學啟連開大小炸礮五百餘斃悍賊多



名劉士奇楊明海江福山爬牆立破左壘李朝斌督李助發周正林由河南附堞而登龔生陽阮炳福費金綬由河北膝行而前各破石壘一座王永勝何安泰張行科陳忠德率勇填濠拔椿擁上餘二壘盡破賊聞有乘舟逸者悉為鎗船截殺屍骸山積計擒斬頭目三十餘人悍黨四千人燒賊船五百餘隻奪獲火礮六十餘尊火藥五千餘斤礮船民船百餘隻旗幟器械無算援賊氣奪遁歸吳毓芬何安泰追殺十餘里復擒斬數百人我軍傷亡二百餘名二十四日程學啟令王永勝何安泰龔生陽張行科進攻九里橋李朝斌自督兩營由驚脰湖會剿立破賊營二座追斬百餘人淹斃無算復令劉士奇阮炳福與水師進攻黎里斬數十級賊已狂奔該處賊營二座亦破平望附近一律肅清程學啟派吳毓芬陸師兩營填紮平望兩石城其三土營立即平燬李朝斌派水

奏稿五

聖

師兩營泊驚脰湖相為依護並令費金綬礮船紮牛頭河以杜繞竄之路臣查平望一鎮東連嘉興西達湖州南通杭郡實為蘇浙樞紐自來東南用兵形勝之區故浙賊多聚精銳守此要隘據程學啟稟稱破壘之後賊猶格鬪逾時向所罕見其兇可知此次經程學啟李朝斌等相機冒寒猛進神速奏效嘉湖失此藩籬賊當已奪氣除飭仍乘勝相機與潘鼎新劉秉璋各軍夾擊併圖嘉興外其尤為出力之將領記名提督劉士奇陳東友李助發記名總兵王永勝何安泰周正林可均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副將龔生陽阮炳福可均均賞給勇號副將銜儘先參將張行科彭連陞可均均以副將推補五品藍翎費金綬可否以守備補用並賞換花翎至陣亡之藍翎守備孟得元謝正元王德昭張萬壽藍

翎把總劉富春林得勝涂長慶劉德才外委馮萬順劉保善李春瑞陳玉林李承熙均請  
敕部從優議卹其餘應獎應卹人員容臣查明彙入蘇州克復案內辦理所有水陸官軍攻克江浙要口之平望鎮及九里橋黎里等處賊壘各緣由理合繕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聖



常州獲勝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再李鶴章劉銘傳等進剿常州自十五日攻克東北門外白橋寶塔邊一帶賊壘周盛波遂進佔南門石營賊以死爭當經擊退惟小北門外有賊大土城一座東門迤北迤南各有附城賊營一座濠堵紫一營又於小北門外東門之南北隅分築三營皆距賊壘百步鎗礮雨密傷亡雖多而營壘立就十七日約會劉銘傳各營三面會攻賊數千迎戰張樹珊大呼衝入立斃多名賊退入營我軍圍攻四時之久各勇蛇行拔柵賊鎗礮愈猛暫行收隊董鳳高自告奮勇李鶴章派張樹聲兩營五成隊於二更時復攻之賊仍死拒張樹聲親督弁勇運草填濠猛撲以火彈打燒賊柵哨官王正典首先爬牆中鎗死之董鳳高率眾殺入逆眾持刀格鬪董鳳

奏稿五

聖

各門牽縱城賊自督周盛波符信余思樞周壽昌等九營專打援賊而令郭松林紫大南門之左架礮城午刻章逆護逆治逆糾眾五六萬分列西南縱橫三里分三路迎拒李鶴章符信余思樞周壽昌當其中周盛波當其左余拔擊當其右自率章邦喜周盛傳在後策應章逆巡撲中路余思樞率眾直前斬數十級符信周壽昌分包而入追至三里街賊營未入壘當被我軍踏毀土營四座檢斬五六百名護治二逆從兩旁抄襲周盛波余拔擊分路截之章逆又率眾回撲余思樞等前後衝突合力痛擊逆勢稍卻李鶴章令章邦喜周盛傳兩營遠包西南五里之外飛調郭松林率鎗隊巡撲大南門賊卡使賊處處受敵申刻我軍各路衝入賊遂大潰追過西門七里橋又破賊營三座檢斬溺斃二千餘人奪獲馬匹刀矛旗幟無算臣查孟河汛城為沿江要口經我攻克則常郡之賊斷難由此北竄護逆踞城死守惟恃忠逆來往應援營受痛懲援逆亦漸不振除飭李鶴章劉銘傳等合謀備剿外所有常州近日獲勝各情形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奏稿五

聖

奏

聖鑒訓示謹



攻克瓊城賊壘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再浙江海鹽縣城於十三日收復十五日瓊城踞逆左元興糾眾數千來犯該處距海鹽十三里為北門要衝當經潘鼎新派唐宏成丁壽昌劉思洲趙濟川等帶隊前往督同降酋熊建勳擊走之即將瓊城石壘攻毀賊退至沈蕩乘勝追殺餘賊遁入嘉興潘鼎新令降酋吳秉權王燮堂等分紮三營於瓊城犄角堵禦方政德紮二營於三環洞橋對面以防嘉賊從小路抄後十七日嘉興桐鄉石門各逆大股並撲瓊城偽會王蔡逆由海甯逕撲沈蕩海鹽潘鼎新派丁壽昌唐宏成等分道馳援十八日唐宏成抵海鹽北門飛飭降眾嚴守瓊城自督熊建勳等繞出沈蕩截其歸路擒斬數百名賊始潰退其撲海鹽之賊經丁壽昌潘國揚督降酋方政德黃開宏扼南門外之駱駝橋慶賊兩時賊亦潰敗追剿十餘里

奏稿五

聖

蔡逆遂併趨沈蕩該處廢降酋李交楚等分紮城外已被賊圍奮死抵禦我軍追至備勦賊乃敗回臣聞聽歸各逆黨眾均集嘉興杭州海甯等處該逆雖擊退必復來爭潘鼎新兵力較單暫撫降卒而用之臣飭其妥為控馭並帶所部各營移駐乍浦扼海口形勝之地兼顧平湖復調唐宏成協守海鹽劉秉璋由嘉善進取程學啟山平望進紮亦得面面牽制之勢仍飭各軍穩慎以圖互為策應所有官軍攻克瓊城賊壘擊退嘉甯各股竄逆情形理合附片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進圖浙西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再臣欲保蘇滬門戶不能不進圖浙西以勦為堵各城踞逆抗拒者設法攻打投誠者乘勢招撫係辦賊一定機宜潘鼎新受平湖乍浦海鹽之降臣意初欲盡遣之劉秉璋潘鼎新等皆以前路賊勢尚多地形散漫我軍分布防勦實苦單薄且與浙軍中隔杭嘉海甯各城難遂聯絡誠慮逆眾鋌走或有潰裂之時不得已暫就降人可用者撫而留之准該降酋備費自效仍隨時籌措接濟此目前權宜辦法臣飭潘鼎新等嚴明約束力禁騷擾平湖乍浦守事我軍主之海鹽則我軍督降眾守之似尚操縱由我惟左宗棠行營相距較遠由杭達滬必須繞甯波渡海新復地方不可一日無官若拘泥文法俟浙省委員來署恐多遲誤且客軍及降人雜處或且裹足不前可否變通辦理仿照前湖北撫臣胡林翼進剿

奏稿五

聖

安慶太湖潛山由鄂委員代理地方成案暫由臣慎選委員於收復浙省府縣時就近暫委代理以便調協軍民彈壓撫綏仍咨明浙省備案俟浙委到後再飭交卸或俟杭城克復左宗棠兵力能及再統由浙省核辦之處其暫留降眾仍責令經手人員逐漸遣散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移駐蘇州兼籌上海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再欽奉十一月初四日

寄諭該撫能否在蘇城駐守居中調度著酌度妥辦上海一隅為華洋交涉要地餉源所繫劉郁膏等日後能否辦理裕如並應否酌留武職大員在彼駐紮彈壓李鴻章仍當隨時兼顧以期周密等因欽此仰蒙

聖訓周詳無遺弗屆曷勝欽服臣自十月二十九日移入蘇城因衙署被燬即以偽忠王府為撫署旋調署臬司郭柏蔭來省委辦善後總局督率府縣官紳查遺降眾清查戶口年內冀可清理常州嘉興各路正在進兵臣就近酌籌調度未敢遽離至上海餉源為臣軍命脈所繫自臣赴蘇後各司道循照舊章辦理靜謐如常署藩司劉郁膏久任上海廳縣民情愛戴堪資坐鎮現在籌餉徵

奏稿五

聖

漕各事亦須在滬經理臣本留有記名總兵鄭海鰲護軍營准勇五百人紮營滬城南門外即令劉郁膏等會督營弁彈壓防守其捐釐總局事務有署糧道薛書堂留滬督查可無貽誤至該處華洋交涉事件極多近來各國洋人紛投並集尤為繁雜緣通商大臣主持一切關道有所稟承臣既移駐省城即偶回滬未便久留該道黃芳兼管地方關稅各事恐難獨任洋務查有候補知府應寶時辦理會防局與洋人共事兩年熟悉情偽不激不隨臣在滬時與外國人交接每令該員從旁調停悉察妥洽擬飭其幫同關道黃芳籌辦洋務即作為通商大臣衙門隨員仍兼管會防局其有緊要事件隨時會同關道稟商臣處裁奪或由臣抽閒往滬督辦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覆

奏

奏稿五

聖



戈登辭賞片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再欽奉

寄諭此次攻克蘇城戈登甚為出力著傳旨嘉獎賞銀一萬兩著李鴻章籌款賞給頭等功牌即仿照變通辦理等因欽此除臣先已允給常勝軍犒賞洋銀七萬元飭關道黃芳於稅項內提撥借放外臣又於蘇屬餉局內籌銀一萬兩派記名道潘曾瑋齎送崑山宣

旨嘉獎戈登排隊祇迎免冠敬謝稟稱以外邦小臣叨沐殊恩感愧交并當此軍餉支絀不敢濫膺

上賞虛糜帑項仍交潘道暫存等語旋據潘曾瑋李恆嵩面稱該兵官因前殺偽王一事既持異議英提督伯郎令其靜候公使與總理衙門定議伯郎現往香港未經商會不敢擅收惟該兵官感

激之餘漸知悔悟當約束勇勿任滋事俟伯郎回滬商在或俟回國時賞作盤川自應敬謹領受臣當即函復戈登以中國體制有功當賞不可固辭至頭等功牌仿照外國寶星式樣飭會防局變通製辦並俟戈登事竣回國再行傳

旨賞給以示

聖主柔遠酬功格外優待之至意合先附片覆陳伏祈

聖鑒謹

奏

收復嘉善縣城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奏為規浙官軍乘勝合進逆首率眾投誠收復嘉善縣城恭摺仰

祈

聖鑒事竊臣前令劉秉璋偕取嘉善程學啟由平望進葉業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陳在案楊鼎勳一軍先在干家洪家灘等處堵截嘉興嘉善往來之路嘉善逆首陳占榜余嘉善屢次密詣道員吳毓芬營中乞降初未即允自程學啟攻克平望該酋等益懼軍威復至吳毓芬處陳請獻城遣子為質並求派兵前往吳毓芬察其意甚誠赴蘇稟商臣會同程學啟劉秉璋楊鼎勳等妥為辦理十一月二十七日先飭該酋等將城外營壘撤退劉秉璋楊鼎勳各帶小隊前往分列東西兩門吳毓芬帶隊入自南門督令合城降眾難髮二十八日程學啟劉秉璋楊鼎勳帶同嘉善縣知縣

傅斯燾訓導章朱絛等入城陳占榜余嘉善等率眾環跪郊迎城內肅靜無聲市廛未改程學啟等宣諭

朝廷寬大之德降眾羅拜感激遂將嘉善縣城收復降人老弱約近二萬陸續資遣暫准挑選千人編立兩營仍令自備口糧協同官軍守禦臣查自我軍收復平乍海鹽惟嘉善一城向為嘉興東

面之蔽是以分飭各軍先圖此地現經該降酋等率眾投誠計嘉興東北兩面均已肅清潘鼎新之軍又克沈蕩新豐賊壘當飭各軍會合進攻惟嘉興為聽歸各逆老巢杭湖賊糧賴其接濟必

以死爭仍令程學啟劉秉璋潘鼎新等相機剿辦嘉善降酋陳占榜余嘉善先期納款據程學啟等稟稱該酋頗知愛民歷視城外

田疇如常耕種且經程學啟等剴諭該降酋悔罪感泣謹受約束可否仰懇

聖鑒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天恩准將陳占榜

賞給游擊銜余嘉鰲

賞給都司銜以示激勵而廣招徠所有官軍收復浙省嘉善縣城

緣由理合繕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五

攻毀沈蕩新豐鎮賊壘片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再嘉興踞逆分撲海鹽平湖在沈蕩新豐兩鎮築壘自海鹽守兵  
擊敗蔡逆後偽王宗陳炳桂偽蔣王陶金會偽天將錢得勝等併  
踞沈蕩與瑛城之軍連日接仗二十四日悉眾來撲唐宏成督熊  
建勳等分頭夾擊賊始披靡陣斬四百名生擒百餘名乘勝追  
勦該逆敗回嘉興當將沈蕩鎮賊營六座盡行踏毀新豐鎮離平  
湖城十八里扼漢塘咽喉為嘉興平湖要道二十五日潘鼎新由  
乍浦帶隊往勦賊跨河為營平列三座勢甚堅整堵斷橋門阻我  
礮船二十六日潘鼎新令潘國揚韓桂榮張應魁趙濟川直攻中  
路石壘丁壽昌唐宏成劉思洲陳殿選繞後襲其北潘鼎新夏金  
標韓照楊迎頭冲其南賊扼險死拒潘國揚等以開花礮轟塌營  
牆數丈丁壽昌等由上塘新篁里抄出排鎗環擊北面賊先潰潘  
鼎立等自竹林廟一帶抄攻逾時南面亦不能支與石壘之賊紛  
紛皆潰我軍拔柁踰濠斫殺悍賊數十名餘眾奪路狂奔追至十  
八里橋落水死者無算新豐鎮賊營一律毀平臣查嘉興竄逆屢  
受懲創現經收復嘉善其勢益孤惟聞蔡逆復於海鹽之通園百  
步橋交界地方紮營欲俟進攻嘉興以躡我後當飭潘鼎新留意  
防範一面仍與程學啟劉秉璋等相機攻取所有官軍攻毀沈蕩  
新豐鎮賊壘情形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五



常州近日軍情片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再常州各軍獲勝情形經臣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附片陳報在案  
 東北門外賊營數十座均被官軍攻塌惟南門口德安橋尚有賊  
 土營石卡二十八日李鶴章督郭松林周盛波等三面進攻用炸  
 礮轟塌營牆郭松林率奮勇數十人乘煙擁進擒斬悍賊二百餘  
 名李鶴章即派隊填紮又附城河趕築一營以便架礮轟城護逆  
 忽帶賊數萬由西門出抄我後周盛波郭松林余思樞等奮力  
 兜勦賊大挫退擒斬六七百名奔勇傷亡六十餘名護逆被圍緊  
 急求救於丹陽大股偽忠殿下偽然王章王等糾黨分撲孟河汛  
 石橋灣羅墅灣各降眾營壘自二十六至二十九日陸續攻破降  
 酋張邦佐死之餘眾傷亡過半惟奔牛二營係降酋邵之倫與劉  
 銘傳派去營官黃桂蘭唐殿魁督勇死守該逆於奔牛四面築營  
 十餘座夾河搭橋周圍聯絡又由溧陽調回小火輪船開放三十  
 二磅炸礮營內更樓石牆房屋多被轟倒勢甚危急十二月初三  
 日劉銘傳李鶴章商抽攻城隊伍二千人由湯莊橋突圍猛沖距  
 奔牛八里賊出大隊迎拒我軍且戰且進忽由兩邊村樹中伏賊  
 齊起包抄後路我軍行隊過單致被挫折傷亡二百餘名而奔牛  
 守將日有帛書乞援于藥將營久必難支劉銘傳領傷甫痊憤急  
 難忍密派幹弁於初五夜輕齎洋藥捲四萬筒送入奔牛營中諭  
 令唐殿魁等堅守五日以待援師初七日劉銘傳親帶三營郭松  
 林挑派三營鎗隊滾紮而前奔牛至常州西門二十里內賊營  
 甚布無懈可擊劉銘傳等偏師直搗倚營自固李鶴章又添派副  
 將曹仁美參將周蘭亭董鳳高帶兩營鎗隊繼進以備策應頃據  
 劉銘傳李鶴章報初九日卯刻十偽王之眾圍撲董鳳高前營

奏稿五

乃股萬餘人抄襲我後劉銘傳郭松林分投迎勦自辰至未鏖戰  
 大破之殲斃生擒六七千人追逐十餘里薄暮乃止有此奇捷當  
 可即解重圍常城踞賊因我軍分隊遠勦日出撲營初五六日張  
 桂芳駱國忠敗賊於北門初八夜周盛波敗賊於南門遂不敢出  
 除俟奔牛解圍詳細戰狀續行具  
 奏外查踞守常州偽護王陳坤書係粵西老賊部眾十餘萬其籍  
 隸三江者多已投降惟楚粵悍黨相約死守又恃丹陽金壇句容  
 宜興各股就近援應是以屢戰屢挫而其氣不衰此次章然各逆  
 欲攻奔牛直抄劉銘傳西北門各營之後深入腹地圖解常圍  
 臣初聞援賊甚眾慮我攻城各營受其牽掣浙西軍情少紓已檄  
 調總兵楊鼎勳六營由嘉善拔赴常州協力援勦又調總兵況文  
 榜兩營由太倉拔赴江陰常州交以保劉銘傳後路又派程學啟  
 親帶小隊馳赴常州察看賊情以備兩邊策應詎援軍未至而劉  
 銘傳郭松林等已酣戰破賊此後兵力愈增或可漸次得手所有  
 常州近日軍情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奔牛解圍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奏為常州官軍擊退大股賊燒燬飛而復來輪船立解奔牛重圍大獲勝仗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偽章王然王各逆糾集悍黨並用輪船開攻我奔牛營盤經劉銘傳郭松林等滾營援勦初九日獲勝大略經臣於十一日附片馳報在案初十日以後忠侍護請逆復由金壇溧陽丹陽並常州城內添賊數萬在奔牛四面築營數十座李鶴章當抽撥吳超凡等四營六成隊並飛調無錫守將黃中元滕嗣武各選奮勇洋鎗隊五百人往助於十三日繞赴李士橋與劉銘傳等會剿十四日辰刻賊眾嚴陣以待我軍分三路進剿銘傳率董鳳高彭楚文吳超凡者貴畢乃爾以小炸礮轟其欄橋頭營兼護浮橋郭松林率吳建瀛易用剛周蘭亭黃式壽文茂林曹仁美由上數里

攻其東南各營兼擊城賊行隊黃中元滕嗣武由下數里攻其西南各營兼擊羅墅灣等處游賊密飭奔牛守營之唐殿魁黃桂蘭馮席珍邵之倫等持援軍猛撲即衝出夾攻郭松林先出隊賊二萬餘迎拒我軍排鎗猛進斃賊數百適劉銘傳用炸礮轟倒逆壘丈餘與郭松林等三面撲入賊營如兩周蘭亭曹仁美以藤牌膝行至敵洞外連拋火彈燒走放礮之賊我軍一擁而登先破東面大賊營殲其眾復與吳超凡彭楚文者貴等猛攻橋頭之營劉銘傳揮刀催隊噴筒火箭向缺口齊發煙衝入斬賊數百立破其壘西而賊營亦皆驚亂嗣武率勇爬牆賊不及開鎗皆奪門走黃中元由後截擊逆斃無算對河各大股賊拚命來敵並搶護輪船郭松林滕嗣武等從左右抄擊賊漸敗退曹仁美率鎗隊衝過浮橋洋匪正開炸礮迎拒曹仁美帶選鋒數十人竟水傍船

李文忠公奏稿 卷五

連拋火彈燃及藥船聲如雷震立將忠逆所購洋人飛而復來輪船焚燬燒死洋匪多名餘悉搶斬奪獲十二磅炸礮並船頭大礮劉銘傳督隊向奔牛猛衝賊又分股三四萬眾繞後圍撲郭松林折回先以馬隊數十突入賊陣馳驟賊大驚竄鳳高以排鎗鏖之各鳥獸散不及歸營巡向奔牛丹陽一路遁走唐殿魁黃桂蘭等開營衝出分路阻殺各軍四面追擊十餘里連破賊營三十餘座賊屍及所遺旗幟刀矛塞路填河劉銘傳等當即入營撫勞將士各軍苦戰一日亦已饑疲遂行收隊計擒斬溺斃賊眾約近萬人生擒洋匪十餘名奪獲馬匹器械無算燒燬洋匪在滬所劫之飛而復來小輪船一隻奔牛之圍立解臣查奔牛一鎮為鎮常交界衝途該降眾投誠劉銘傳即派唐殿魁等二營冒險併紫而忠護侍等十巨酋死護金陵老巢後路亦即糾集各巨股窺我兵單重

圍困襄並用輪船炸礮力爭此地半月以來營牆被塌雖旋即堵住而危急萬分此次官軍以四千餘人當十餘萬狂寇竟能力戰解圍焚奪輪船足寒賊膽而除後患其尤為出力之總兵唐殿魁可否請旨賞加提督銜總兵文茂林副將黃桂蘭可否均請賞給勇號已革道員馮席珍可否請賞給道銜參將周蘭亭請以副將留於兩江補用並賞給勇號副將曹仁美以鎗隊五十人竟水撲燒輪船異常奮勇可否請以總兵記名遇缺儘先提奏降內邵之倫投誠獻營隨同死守尙有微功可否請賞給游擊銜其餘出力員弁陣亡將士容臣查明彙案核請

六五三



2094647

S  
Z121.5  
15a



ZW 21101000584816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獎卹前准何國基十一月二十五日來函聞李秀成前夜出城向  
旬容去據檢賊供稱圍奔牛時李秀成亦在其內除飭李鶴章劉  
銘傳相機圍攻常城仍防忠逆回援外所有常州官軍擊退拔賊  
燒毀輪船立解奔牛重圍各緣由理合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稿五

美

李文忠公文稿卷五

六五四